利 萨 尔 迪

癞 皮 鹦 鹉

上

周末 怡友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
El Periquillo Sarniento

Ediciones Ateneo, S.A.
México, 1973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癞皮鹦鹉〔共两册〕
Laipi Yingw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51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3 1/4 插页4
1986年9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 10019·3986 定价 4.70元

译本序

可以说，在整个十九世纪墨西哥文学中，没有产生过一部象《癞皮鹦鹉》那样真正广为流传的作品。小说作者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以笔名“墨西哥思想家”为人熟知。他早年遍游全国，尔后，时局的动荡使他深入体察到墨西哥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状况，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而塑造出一个集中了那个时代一切主要特征的人物形象。

在整整三个世纪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拉丁美洲没有产生过小说，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殖民者的禁令及愚民政策，二是人口稀少及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导致了拉丁美洲三百年小说空白的怪现象。

然而，西班牙大批骑士小说和田园小说的流入，加之十九世纪初叶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共同促进了拉丁美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场民族独立运动中，敏感的知识分子走在了思想独立的前列。他们从孕育了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人物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里吸取养料，热情传播革命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不少反对殖民暴政的火一般的文章及歌颂自由和爱国主义的美丽诗篇。

一七九四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在拉丁美洲被译成西班牙文，随后，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得到了传播，这一切都为拉丁美

洲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生活在这个动荡时期的利萨尔迪，在刻苦自学中接受了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成长为一名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奋斗一生的文化战士。

利萨尔迪的最大功绩在于他写出了拉丁美洲第一部具有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这使他赢得了拉丁美洲第一个小说作家的称号，并成为一名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以致"所有的墨西哥小说，都能够在《癞皮鹦鹉》的这位敏捷而鲁莽的创造者身上找到自己的根源"①。

一

利萨尔迪一七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于墨西哥城一个贫寒的医生家庭。他在墨西哥城附近的特波索特兰上完小学，又回都城学拉丁语。后来进依尔德丰索学院学习哲学，但由于父亲猝然辞世而辍学。利萨尔迪约从一八〇五年起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一八一〇年的独立革命爆发时，他在塔斯柯城担任助理法官，十分同情革命。一八一二年，墨西哥民族英雄莫雷洛斯率领起义军进入该城时，利萨尔迪把城里军火库的武器弹药提供给了起义军，为此，他坐了牢。当政府宣布新闻出版自由时，利萨尔迪即出版了一些讽刺诗小册子，嘲讽和揶揄当时墨西哥社会的各种人物。随后创办了他的第一个刊物《墨西哥思想家》，并以此为笔名发表文章，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民主自由。他因此又

① 见路易斯·阿尔贝尔托·桑切斯著：《美洲文学比较史》(Luis Alberto Sánchez, Historia Comparada de las Literaturas Americanas)，第二卷，一二四页。

遭到逮捕。在狱中，他仍竭力设法使刊物得以继续出版，但由于殖民当局再度加紧专制统治，该刊被迫于一八一四年停刊。利萨尔迪出狱后又创办了一些刊物，写了大量的宣传性小册子，还组织过一个读书会，这使他第三次被捕入狱。利萨尔迪尽管经历了多次监禁的折磨，但他始终抱着从容和乐观的态度，并对当时官方控制的舆论界对他的诽谤予以坚决的回击。

一八二一年墨西哥正式宣告独立，但先后上台的执政者都是大地主阶级和土生贵族阶级的代表，这使利萨尔迪深感失望，他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并未因为墨西哥获得独立而实现。一八二五年，瓜达卢佩·维克托里亚政府为了表彰他在独立革命期间的功绩，授予他退休上尉的头衔和年金，并委任他为官方报纸《政府公报》的主编。但利萨尔迪拒绝与政府合作，他于次年创办了他的最后一本刊物：《墨西哥星期邮报》，并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本小册子：《遗嘱和临别之言》，总结了他作为社会弊病揭露者和改革者的一生经历。一八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在墨西哥城逝世。

二

《癞皮鹦鹉》是一部流浪汉体小说，它通过描写主人公号称一千〇一次的冒险经历，展示了一幅独立前夕墨西哥社会的广阔画面。小说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它最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一八一六年印刷成书。但是，由于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直到一八三一年作者去世后才全部出齐。

作者为何采用这种当时在欧洲已经过时的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来写这部书呢？这是因为：一、流浪汉小说涉及的范围广大，

可以包容一切社会现象，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二、当时的墨西哥在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下，经济衰落，社会混乱，人民生活动荡不安，不少人流离失所，成为周游四方的流浪汉；三、由于当时拉丁美洲的小说处于形成阶段，创作技巧不高，而采用这种信笔所至的流浪汉体小说的形式恰好能弥补这一不足。利萨尔迪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并获得了很大成功。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而被誉为拉丁美洲第一部小说。

小说开宗明义，道出了写书的目的："连连数月的缠绵病榻，使我只能同大夫和病魔周旋。我唯一顺心的希望是盼着有一天，等我对神明的上帝克尽了职守，你们就痛快地给我合上双眼。我的爱子们，我遗给你们的这部书写的全是我一生遇到的真情实事，你们读了一定能懂得该怎样提防和避免前人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甚至还会对书中主人翁遭受的那些往事深表同情。"接着，作者便开始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的身世、冒险和流浪生涯。

主人公原名佩得罗·萨尼恩托，出生于墨西哥城一个血统高贵而家境小康的家庭。幼年时因教育不当，使他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上学后，因为他穿着绿上衣黄裤子，象个鹦鹉，又因为他姓萨尼恩托，读音与癞皮近似，所以，同学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癞皮鹦鹉"。小说在叙述主人公癞皮鹦鹉的身世、童年生活以及在学校受教育时，对当时儿童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究竟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描写也为主人公的性格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第十一章起，癞皮鹦鹉开始涉足社会，从此，主人公这一典型人物形象逐渐得到了展示。鹦鹉学业结束后，为了逃避干

手艺活，贸然进了修道院。但他很快发现在修道院当修士并不是一件象他想象的美差，在那儿不仅要严格遵守教规，还得干各种体力活，这同他那从小养成的好逸恶劳的习性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绞尽脑汁逃出了修道院。这时，鹦鹉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很快挥霍光了全部家产，只好弃家出走，过上了流浪生活。由此，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叙述主人公怎样在坏朋友的怂恿下卷入地痞帮口，怎样在师傅的唆使下行盗，怎样被捕入狱，后来又怎样逃离监狱并当了药店学徒等等。通过对主人公一系列遭遇的描写，癞皮鹦鹉这一流浪汉的典型形象已经基本确立。这时的癞皮鹦鹉尽管已经成年、对是非曲直也十分明了，但由于长期同坏朋友混在一起，哥儿们义气胜过了一般的是非标准，他已基本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是“什么样的纽带”把他和那些人连在一起。这表明主人公已经身不由己，必然要在这条路上滑下去的趋势。

小说上卷问世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对它大加赞扬，有人说它一钱不值。而作者的政敌则更是竭尽攻击谩骂之能事，他们指责“这位鹦鹉议论滔滔，不管人家身份如何，一概无情鞭挞”（下卷前言），他们攻击作者打着评论家的幌子，实际上是国内各行各业最大的诽谤者；并诬蔑他“以除弊为名，来满足他的尖刻邪恶的品性”。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给予当时的统治者多么沉重的打击。这正如作者所说的，“他们每念到一条新的或同他们堕落腐败的观念格格不入的断语就会立时骂我为笨伯，就会对我的观点大加讨伐，甚至会有人来诬告我是鼓吹异端的人……你们想想：恶念、偏见和愚昧的势力是多么强劲顽固哇！”（上卷前言）。这说明殖民当局在墨西哥这块土地上所造成的弊端是多么根深蒂固，而要根除这些弊端、医治社会的沉疴痼疾，

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

三

小说下卷在人物性格的发掘方面又更进了一步。同上卷相比，在情节安排和气氛渲染上更加熟练和引人入胜。下卷第一章至第二十一章继续叙述主人公的冒险经历。但此刻的癞皮鹦鹉已经满身恶习，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他更多的时候是主动去干坏事,并唆使别人干坏事。他先是在图拉镇装成大夫,利用他多年在江湖上混就的一身本领同当地要人周旋，但由于一次医治瘟病失利，终于狼狈出逃;尔后他又同一位情妇鬼混,后来又设计抛弃了她而同一位小姐结了婚。至此，按照常人的想法，鹦鹉经历了多年的辛酸流浪,应当改邪归正,过过正常人的生活了。然而,他的流浪与冒险的习性不是一时一刻养成的,要他放弃这种念头,改变这种习性,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因此，他的这个新家庭很快便破裂了，妻子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鹦鹉只得再次流浪。经过一番曲折和磨难,他又一次入狱,法庭判处他八年徒刑,把他发配到马尼拉去充军。在马尼拉充军的八年里,鹦鹉给一个上校当勤务兵。这位上校是上层社会的正人君子,和他在一起，鹦鹉不仅养成了良好的品德习惯,学会了待人接物,还积攒了八千比索的资财,并打算回国后用这笔钱作生意发大财。然而不幸的是他在归国途中海上遇险,失落了钱财,又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回国后，他加入了一伙强盗的行列，在一次抢劫之后，遇到了一件使他灵魂震惊的事情:他小时候的伙伴、唆使他走上邪路的师傅、也是那个地区的强盗头子哈努亚里奥在一棵树前被正

法。这使鹦鹉深感恐惧，明白了流浪和冒险只会给他带来灾难和不幸，于是，他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至此，主人公流浪、冒险的过程全部结束，同时也到了这一典型人物性格变化的转折点。从此，鹦鹉脱胎换骨，改邪归正，过上了美满、幸福的居家生活，度过了安静、愉快的晚年。

小说虽然叙述了主人公的冒险和流浪生涯，但作者的本意并不全在主人公的奇遇本身，而在于揭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变化和导致这种变化的外界影响，以达到唤醒“沉睡的人民”，改革政治生活，创造一个合乎道德的和平的社会制度的目的。作者以社会生活为纬，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经，通过主人公的流浪经历，将一帧帧现实生活的画面连接起来，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风俗画。在这幅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生活的冷漠，教育制度的弊端，神职人员的恶习，司法的虚伪，监狱的腐败以及种族歧视和印第安人等问题。

处在墨西哥社会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国家这样一个动荡不安时代的癞皮鹦鹉，其生活经历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先后侍候过许多主人，干过各种差事，时而富有，时而拮据，时而走运，时而倒霉，时而结婚，时而鳏居，时而官运亨通，时而获罪入狱。他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状态，总是从一种境遇跳到另一种境遇，从背运突然交上好运，从主人一下子变成奴仆。癞皮鹦鹉是动乱社会的特殊产物，他是在不断解决与周围环境所产生的矛盾中观察社会，认识社会，从而适应社会，求得个人的发展的。他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常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紧要关头，他往往见机行事，依靠自己的智谋求生存。他有时言简意赅，一语道破真理，有时糊涂之极，做出许多傻事；有时心慈意善，俨然一副正人君子模样，有时又心狠

手毒，做出伤天害理的缺德事。他偷了东西被警察抓住时，不惜嫁祸与人、诬赖另一个同他一样的穷人；为了吃饱肚子，他可以不顾廉耻地去同那些乞丐们一道装成病人、跛子、瞎子、残废和落难人，骗取人们的怜悯和施舍，并且以此为荣，津津乐道。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这一系列冒险经历和他的言行举止，把这个自轻自贱、甘愿堕落的泼皮无赖的神态活灵活现地勾画了出来，读后令人感到可悲可笑。

四

利萨尔迪的小说是一种“巧妙有趣的混合物”，它既有对社会现实鸟瞰式的描绘，高屋建瓴的批判，也有对人物思想感情、内心状态细致而深刻的揭示。书中的人物表面看来行动随便，言语直朴，有些议论甚至有失轻浮，似乎只能聊博一笑，然而字里行间却显露着思想的光辉，因为作者的目的是要针砭时弊，“打击所有背弃公理的人”。为此，他满腔热忱地劝人为善，不知疲倦地鼓吹新思想、新道德。这对于增强拉丁美洲的社会意识，唤起民族觉醒，促进美洲主义精神的传播和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利萨尔迪又是个启蒙主义思想家，他的小说里总是穿插着许多新思想的说教。这种思想主张不仅寓于故事情节之中，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人物之口，滔滔不绝、一泻无遗地表达出来的，以致桑切斯说它“是用两种语言写成，一种是故事叙述者的语言，另一种是道德家的语言，在同一本书里同时并存，仿佛两种不同的版本，同时又相辅相成”①。

① 路易斯·阿尔贝尔托·桑切斯：前引书，第二卷，一二一页。

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是很成功的。作者笔下的癞皮鹦鹉是个性格极其复杂的流浪汉，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至多是个意志薄弱者。他没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经不起社会恶习的引诱，干了不少坏事，但从未达到真正犯罪的地步。鹦鹉并非天性邪恶，他也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他的思想始终处在善与恶的矛盾斗争之中。而这种双重性格，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向好的方面转化，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作者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施行良好的教育，对社会环境加以改造。这正是作者写书的动机。

除主人公之外，小说还塑造了不少次要人物的形象。如其中的哈努亚里奥，他是主人公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又是唆使他走上邪路的主要教唆犯。他代表一种邪恶势力，即书中所说的“坏的榜样”，他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把鹦鹉一步步逼上歧途。每当鹦鹉单独行事时，他就能较清醒地对是非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一旦同哈努亚里奥混在一起，他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甚至只能依附于他。作者在刻画哈努亚里奥这个人物时，始终对他持批判态度。最后，作者用他的惨死来教育主人公，使之彻底醒悟。哈努亚里奥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他的下场正体现了作者的“善恶报应”的思想观点。

在另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作者也力求各具特色。他们有的议论滔滔，一泻千里，有的言语幽默，微言大义。例如在下卷第一章里描写泻药大夫时，为了表现他的饶舌和貌似高雅实则庸俗的特征，在他的言谈中，作者有意加进许多拉丁文短语，这就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具体。在这样一群活泼有趣的次要人物的陪衬下，主人公便显得更加有血有肉了。

作品还表现了夸张、浪漫的特点。如螃蟹的故事，鞋匠掴图

拉真皇帝耳光的故事，主人公在海岛的见闻等等。它们或取材于民间文学，或取材于古老传说，这些基本上与主线无关的奇闻轶事，常常被用来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借以缓解紧张的故事情节。此外，书中还成功地运用了许多比喻、成语、谚语、警句、方言及双关语等，这使小说更显得幽默风趣，独具特色。

本书是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初期的作品，结构比较单一，缺少总体艺术构思，情节安排上过多偶然巧合，有些议论似嫌过长，冲淡了故事主线的气氛。此外，在十九世纪初动乱的墨西哥社会，作者的追求和理想是很难实现的，尽管他为小说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十分完美的结局，但那只不过是他的良好愿望而已。

五

利萨尔迪的另外三部小说是：《吉诃蒂塔和她的表妹》、《忧郁的夜晚和欢乐的白天》和《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

《吉诃蒂塔和她的表妹》(1818)被认为是《癞皮鹦鹉》的姊妹篇，写妇女的教育问题，作品通过一对表姊妹的不同命运来表现主题：表姐吉诃蒂塔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追求享受，爱慕虚荣，把父亲的遗产挥霍一空，最后沦为娼妓，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表妹则家教严格，品行端正，从小热爱劳动，安分守已，长大成为贤妻良母，不但于家庭、社会有益，自己也获得了幸福。作者通过这个结局，指出了家庭教育和妇女教育的重要性。这部作品由于说教过多，并且有意识地以两个人物作为两种教育结果的代表，流于概念化，艺术价值不及《癞皮鹦鹉》，不过仍

保持着作者讽刺的特色。

《忧郁的夜晚和欢乐的白天》(1818)是一部对话体小说，初版时书名为《忧郁的夜晚》，二版时加上了“欢乐的白天”。这是一部感伤的充满道德说教的作品，描写主人公特奥菲洛在四个夜晚和一个白天的五种境遇，反映了独立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尽管作品带有雕琢的痕迹，但却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它的感伤情调，浪漫气氛，为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小说开了先河。

《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写于一八二〇年，这时，作者的讽刺笔调也随之达到了高峰，其笔锋之锐利，如刀似剑，直刺封建殖民社会的痛处。在这部小说里，利萨尔迪又回到了《癞皮鹦鹉》的现实主义风格，塑造了殖民地时期的另一个流浪汉典型——卡特林。卡特林满脑子封建余毒，自以为出身贵族，高人一等。他不学习，不劳动，靠着吹牛、诈骗和赌博混日子，落得个身体残废、沿街乞讨的悲惨下场，最终在芳华之年含恨死去。这部小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除小说之外，利萨尔迪还创作了几个剧本，一部田园诗及几十篇寓言故事。

利萨尔迪毕生致力于新闻事业和文学创作，为拉丁美洲的独立解放事业奔走呼号。他以报纸刊物的形式揭露黑暗，针砭时弊，宣扬新思想，鼓吹新道德；又以小说的方式来宣传他对政治、教育、宗教、科学、医学、法律等方面的主张。利萨尔迪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对拉丁美洲的独立解放运动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生发表的作品之多难以统计，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单从文学角度看，他的主要成就在小说方面。

利萨尔迪的最后一部小说《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即中译本《堂卡特林》)已经介绍到中国，受到读者的好评。现在，利萨尔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癞皮鹦鹉》的中译本也出版了。我们希望，它将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并对促进中墨两国文化交流以及增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胡真才　孙乔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次

致读者前言

我的先生们，我之所以不敢把《癞皮鹦鹉》披露于世，原因之一是我不知把这部书献给谁。因为我看到许多平庸或高超的作品，在卷首都有献辞装饰门面。

这个向例或沿袭使我觉得也许它本身确有妙道，因为所有的作者都力图寻找梅塞纳① 或庇护人，并把自己的书献给他们，以为这样做了多少总会得点益处。

后来我就更加确信无疑了。我在一本红皮的薄本子里念到：有些人已同别人定了契约，要是对方出钱，他就把书献给他。还有人先把书献给这个权贵，尔后又换个笔名，再去献给另一个人。大名鼎鼎的英国史学家托马斯·富勒② 就把他的著作分成多卷，分别献给各个巨头。又有的人把书献给自己，还有的人则谁帮他承印书籍，他就把书献给谁。

既然如此，我便对一位朋友说："罢了，我这部书也不能没有献辞。卡洛斯③ 还活着，这可使不得。要是人家看到我这部书卷头没有得到一位杰出、卓著或至少是显贵人物的荫庇，他们会

---

① 梅塞纳（公元前69—8年），古罗马骑士，曾和奥古斯都一起大力提倡文艺，维吉尔、贺拉斯等都受到他的庇护。后来一般被称为文艺家的保护人。

② 托马斯·富勒，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著有关于十字军的《圣战历史》、《英国豪杰传》等。

③ 卡洛斯是作者的幼子，当时刚满周岁。

怎样议论我呢？

“再说即使把书献给一位富贵的老爷是件万万不能从略的事情，难道谁能无耻到竟让人在献辞里把祖宗的骨头挖出来，对先辈进行考证，寻觅家谱，证实他们同佩拉约①和古斯曼②家系有亲缘；身上又有东方王族的血统；夸说他们如何博学，尽管他们目不识丁；赞扬他们从不知晓的美德，把他们完全同一般人隔开，并使之转眼变得神圣呢？”末了，我又对朋友说：“谁能如此冷漠，明知自己在世上受到了过分的谬奖，而且又特别牵强附会，却还是那样小气吝啬，连印书的成本都不愿支付给我，使我不得如愿；或要么当情势急转直下时，恐怕连买件斗篷的几个小钱也不会拿来孝敬我，难道使梅塞纳的名字得以不朽的繁重业绩也毫无足取吗？”

我朋友答道：“那么你想把这部书献给谁呢？”“献给那位敢于替我支付印书费用的先生。”他又问道：“印书费大约需要多少呀？”“约四千一百多比索。”我朋友十分惊诧地叫道：“圣巴巴拉③！难道用四开纸印一本四小卷的书要耗费偌大的代价？”我对他说道：“是的，朋友，这就是美洲的才子过去和将来永远面临的巨大障碍，于是他们必然很难在文学界出头露面了。这种在国内印刷卷帙浩繁的书籍所需的巨大代价就使许多人对写书望而生畏了，因为他们觉得其间的风险显而易见，他们的辛劳不仅得不到报偿，也许还会亏钱蚀本，于是许多能使读者得益和使作者荣耀的优秀作品被扔进书柜里无法出版。这种不幸使得国内没出现过一本自己印行的著作。因为你瞧，若是这部书印刷装

① 佩拉约，七世纪西班牙民族英雄。

② 古斯曼，古代西班牙著名将领。

③ 圣巴巴拉，古希腊圣人。

订好了，就至少每本要耗去八至十个比索。若是这里费用昂贵，到了西班牙就更惊人了；这样，就算这部书是上乘之作，我怎样往那儿运送一箱呢？假如这里每本书的成本是十个比索，到了西班牙再加上两三个比索的运费、税收和手续费，就需十三个比索；然后销售书籍还要有所盈利，这就会使每本书的售价高达十五或十六比索，那时，还有谁能买得起它呢？”

我朋友说道：“上帝保佑！这真一点不假。所以你也别想去寻求梅塞纳的庇护了。有谁愿意冒险出钱替你印书呢？罢了，你别发痴了，还是把书藏起来，或付之一炬。你别一味寻找保护了，免得丧失理智。你大概连把书稿全部整理好的钱也难以凑齐；你总惦记着把书献给M伯爵，以为他既是伯爵，就一定有钱，大方，他的车值四千比索，马值五百，办个舞会耗去上千，赌博时就更随心所欲了；他兴许能慈悲为怀，接受你的献礼，对你惠予保护，使你得以出书；或至少如你所说，准有厚赏到手。你既然这样想，倒不如登门拜访，再追寻他的三亲六故，细究他的出身，在莫雷里①辞典里找点同这一姓氏牵搭得上的体面事情，然后强人意愿，硬列在他的名下；你还可以反复论证他的父母，说他是哥特族的后裔，使他相信自己身上有着皇族的血统，又是西赫里科族、图里斯蒙多族、特乌蒂塞洛族和阿塔那希尔多族②的近亲；尽管他对这些全不明白，但谁也不会去探询真相。最后，统而言之，你尽量曲意逢迎；待到献辞写完，你紧皱眉头把它献到他们脚下。若是这位先生未曾寓目就接纳了，便会随意给点赏钱，并贻笑你的蠢举。倘若他心境欠佳，说不定对你拒不接纳，或你

① 莫雷里，十七世纪法国传记作家，编写过历史辞典。

② 西赫里科族、图里斯蒙多族、特乌蒂塞洛族和阿塔那希尔多族均为五、六世纪西班牙强大的哥特人的统领。

一经阐明意图，就被他逼得逃之夭夭；但他心情愉快时，就会对你称谢，说道：你纵情去写献辞吧，但暴乱者……战争和眼下的窘困局势对你不利，必使你徒劳无益。

“你心乱如麻地离去了，但并不感到绝望。你又跑到K侯爵那儿同样串演了一通，结果仍然照旧；接着你找到G富翁，也绝无半点异样；这时你只得去求请T受俸牧师，但还是一无所获；直至你按字母顺序把所有的人都找遍了，这时你白白写了上千份献辞，实在感到厌烦绝望了，便只得把你那可怜的书扔进醋油铺去了。朋友，这就是奢望，穷人本不该成为作家，更不该去为那种费钱的差使操劳了。”

我垂头丧气地听着我朋友的话，感到忧心如焚，他刚收口，我便长叹一声说道：“啊，我的贴心伙伴！你使我如梦初醒，但又让我万分悲痛。诚然，你使我大开眼界，让我痛楚地看到了许多无可辩驳的事理。但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毁了我这部书。我自知才疏学浅，所以写的东西也绝不会造诣高雅，自拔流俗。但你该明白，它终究已耗费了我不少精力，再加上我是个粗人，干这种差使又缺乏工具，所以就更心劳力竭了。

“所谓缺乏工具是指资料欠缺，这该使你明白我又多花去多少心血。我常常夜不成眠，为寻找资料东奔西走，切磋疑点，博究问题，写作，修改，等等，历尽了艰辛。我本想这部书能解救我的穷困，却又得不到庇护而只好忍气吞声……见鬼去吧！这真不如用一大堆泻药和灌肠剂来了结我呢……”我朋友对我说道：“且慢，我来为你推荐些梅塞纳，他们定能替你支付印书费。”

我不胜惊喜地问道：“啊，朋友！他们是什么人？”我朋友答道：“读者。你这部书最值得献给的人是谁呢，难道不正是那些花了钱来买你的书念的人吗？他们就是支付印书费的人，同时

也是最可靠的梅塞纳。所以你应该鼓足勇气，别再迟疑，把你的书献给他们，这样你方能解脱忧虑。”

我谢过了朋友，他辞去后，我便顺从了他的指点，立即准备把这部牵肠挂肚的《癞皮鹦鹉》献给读者先生。

但既要写献辞，就得赞美或感恩，所以我也该对你们献上最恰当的称颂，这对你们的谦恭绝不会有任何伤害。

当我朝着你们功绩和美德的广阔领地迈进时，对于你们极其著名、起初是最远古最幸福的家族，即世上第一个君主的后裔我能说些什么呢？

对于你们那种无法估量、又无人知晓的辉煌业绩我该如何评说呢？

对于你们的称呼和头衔，即不仅不该对你们称呼你或你们，而恰恰当得起极其高贵、显赫、崇高和受人尊敬的“您们”这一点，以及你们极其优良、安详、高尚和庄重的品格我明白了些什么呢？为此，对于称颂你们的崇高伟大，谁能十分胜任称职呢？谁能恰当赞美你们的功绩？谁能对你们的美德和学识作出哪怕是最起码的勾勒呢？末了，不是任何人、任何生存在你们领地的鹰、虎、狮子、狗和猫都无法数清你们各个显赫家系的光辉名字吗？

我十分清楚地理解你们是一位忘恩负义者的后代，你们同骨肉相残的该隐①、昏庸盲从的纳布科②、失节淫乱的大利拉③、亵渎神明的伯沙撒④、令人诅咒的卡内、口蜜腹剑的犹大⑤、背弃信义的西门⑥、鼓吹异教的阿里罗⑦、强盗窃贼以及许许多多过去、现在一直在我们这个世上横行的流氓无赖有着亲缘关系。

① 该隐，亚当之子，杀死其弟亚伯。参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八至九节。

② 纳布科，咖勒底亚王，以昏庸贪婪著称。

③ 大利拉，圣经中诱引大力士参孙被抓的淫荡女人，参见《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

我也明白，或许你们只是些平民、印第安人、混血儿、黑人、有恶习者、傻子和糊涂人。

但当我愿乞你们慈悲之心、想博取你们对我这部书的赞赏时，我就把你们的这些不足全都忘却了；我也不会对我那些作献辞的先师们所走过的老路有任何一点的偏离，因为他们向来对他们的梅塞纳的恶习和短处视而不见，而对他们的美德和荣耀却盯住不放，并一味吹嘘夸大。

清闲的读者，这就是我把这部书献给你们时要做的事情，也作为符合你们真实品性的一件礼品。

你们既然当之无愧，就热情收下这份礼品吧。你们可以每天买六七章，并至少订购五六册⑧；尽管过后你们会觉得为这种如此拙劣讨厌的小东西耗费了钱财而暴跳如雷，或对我痛加抨击，把这些本子当作包装纸或废纸；但只要你们支付印刷费，我就决不懊悔我朋友的劝告；相反，我将矢志不移地把你们当作我笔端一切奇情异事的唯一的梅塞纳和庇护人，并象现在一样对你们赞颂不绝。我祈求上帝使你们长寿，用钱周济你们，好让你们资助作家、出版家、纸商、推销员、装订员和其他一些你们乐意资助的人。

先生们，再会吧。

利萨尔迪。

---

④ 伯沙撒，以色列王，曾掠夺耶路撒冷神殿中的金银器皿，最后被神革去王位。参见《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

⑤ 犹大，出卖耶稣基督的恶徒。

⑥ 西门，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曾三次不认主耶稣，参见《新约》《马可福音》第六章三节。

⑦ 阿里罗，三四世纪从基督教派中分出的阿里罗教派的创始者。

⑧ 本书当初发表时曾分多册陆续问世。

……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他的肖像，只有那些奇丑不堪的魔鬼才甘愿自认。谁找见了污点就自己洗刷，这比对我的思想、格言、看法或书中的其它不足之处吹毛求疵远为重要。

引自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①

《亚开龙河之舟》序言

① 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十八世纪西班牙文学家，曾模仿盖维多的风格。

第　一　章

鹦鹉叙述他给儿子们写书的目的，他的父母、国籍、出身和其它一些童年发生的事情。

连连数月的缠绵病榻，使我只能同大夫和病魔周旋。我唯一顺心的希望是盼着有一天，等我对神明的上帝克尽了职守，你们就痛快地给我合上双眼。我的爱子们，我遗给你们的这部书写的全是我一生遇到的真情实事，你们读了一定能懂得该怎样提防和避免前人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甚至还会对书中主人翁遭受的那些往事深表同情。

我指望你们念了这部书，能摒弃我和别人染上的恶习，免得重蹈覆辙，象我那样坎坷一生。你们该明白：最令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能从别人身上吸取教训了。

我满心指望你们不要对我孩儿时期的品行不端怒形于色，我心诚意真，十分羞愤地把我的一切隐私都告诉了你们，因为这能使你们得益受利，使你们再也别去吃我经受的那些辛酸苦头了。

你们别以为念这部信史是件倒霉的苦差，我对怎样变换文体，使之读来有趣虽算不上行家，但我还是力求摆脱那种单调乏味的文体，使读者不致生厌。也许你们会觉得我有时一本正经，俨然象加东① 那样满口格言珠玑，有时又特别轻浮凑趣，简直和

贝尔托多②一模一样了。你们在这部著作里将念到一些博学的片言只语和滔滔的雄辩才思，你们又将发觉这部著作还掺合了许多谚语及凡夫俗子的放肆言谈。

我还要告诉你们：本书毫不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它只是有感而录，顺理成章，这就同那些信笔书写的文体十分相似了。

末了，我嘱告你们，不要把这部书到处乱放，因为低能人或心术不正的人总能找到话把儿来攻击它。但是如果你们免不了总要把书借给别人的话，请你们别借给上述那两种人，也别给假冒为善的娘儿们；别给钱迷心窍的神父们，他们无论在活人或死人身上都善于获取私利；别给欺心的庸医和冒牌的律师，也别给那些专会签字划押的公证人、讼师、饶舌鬼和营私舞弊的贪利者；别给商人、高利贷者，也别给占据遗产的遗嘱执行人；别给那些不注重家教的父母们，也别给那些迷信虔诚的信女们；别给受贿的法官、奸诈的警官，也别给暴虐的城堡长官；别给那些象我一样才思低劣的诗人和作家，也别给趾高气扬、装腔作势的军官和士兵；别给那些贪得无厌、愚蠢高傲的财主和恶霸，也别给懒惰无能或品行不端的贱人；别给故作苦相寻求施舍的乞丐，也别给操皮肉生涯的姐儿们；别给缺乏教养的小姐和特别爱俏的老巫婆，也别给……唉，这名单已说得够长的了。只要你们别把这部信史借给上述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就足以令人欣慰的了。因为我在序言里就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了③。他们每

---

① 加东，古罗马政治家，中世纪学校通用的教本《加东格言集》嫁名于他。

② 贝尔托多，意大利诗人，以讽刺嘲弄著称。

③ 本书最初发表时分成多册陆续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后作者又作了许多反驳和声明，后来都收在合订本里作为序言，本书只收了一篇作者为全书所写的前言。

念到一条新的或同他们堕落腐败的观念格格不入的断语就会立时骂我为笨伯，就会对我的观点大加讨伐，甚至会有人来诬告我是鼓吹异端的人，但这恐怕只能成为白日作梦的事了。你们想想：恶念、偏见和愚昧的势力是多么强劲顽固哇！

因此，我这部书只是为你们而写的，或至多只能献给那些诚实正直的人。他们虽然有时失掉主见，或有一些过错，但他们懂得真情实事的份量，他们念这部信史时不会感到遭受屈辱。他们知道我并不是在指桑骂槐，而是在抨击所有那些背弃公理的人。但即使那些上述提到的人（假如他们也念到了我这部信史）感到不太自在，或想挖苦它，你们也能毫无愧色地跟他们说："你们凭什么要动怒？这部信史叙述了一个流浪汉的经历，用的人名又不同于你们，凭什么你们要对它百般攻击呢？"

我的孩子们，我长辞人世后你们就要念到这部信史了，那时你们可以对我盖棺定论，对着我的亡灵着实评说一通了。你们该从我的痴疯中惊醒，不要再上当受骗。你们该尽量顺从点化，从我这饱谙世故的话语中吸取教益。你们用不着对这部书作任何称颂，它不过是叫你们得益的经验之谈。你们有了这些考究，就可以开始念这部信史了。

我的国籍、父母、出身和启蒙教育

我出身在南美的墨西哥城，也就是当时的新西班牙① 首都。对于我亲爱的祖国，不管我献上多少称颂的赞词都难以满足我的心愿，这毋庸置疑。在这块国土上生息的本国人，以及那些四

①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把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分为四个总督辖区：新西班牙、秘鲁、新格拉纳达和拉普拉塔。

方游客都对她吟歌志感，表达了多少令人心醉的称颂！也许这是他们最公正的评判吧。但他们往往眼光短浅，对社会弊端视而不见，有时则故意渲染，把长处无限夸大了，甚至对那个国家的人也不例外。好吧，描绘墨西哥的情况暂且留给那些公正的好奇者去做吧，我只须告诉你们：我约在一七七一年至一七七三年生于这个富庶而又人烟稠密的都城。父母的家景不太富足，但也算不上贫寒，他们血统高贵，常以品行端正为人赞赏，并引以自豪。哎，要是孩子们能承袭父母的好品性该多么令人神往！

我出世后受了洗①，又忙了些那个时辰免不了的事情，接着，我奶奶、姥姥以及一些大婶大娘们便想哺养我规矩成人了。她们对我管束得十分严格，以为要是对我撒手不管，准得把我惯坏，将来惹出大祸来。她们总是一字一板地说，她们自己就是这样被管束成人的，所以不用多说，这种方式当然就是哺养孩子的最好最稳妥的办法了。她们觉得上了年纪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比晚辈们强，她们爱对自己的儿孙吆三喝四，晚辈们也当该对她们俯首贴耳。

那时她们从小篓里拿出一条丝带，她们管它叫颈饰带，上面镶着黑玉小手、鹿眼、鳄鱼牙及类似这些的小玩意，并说等到教父让我信仰耶稣基督时，她们就要把这些迷信的古董玩意全给我带在身上。

上帝啊，你瞧瞧吧！这些虔诚信女们的迷信偏见使父亲多么为难！为使她们明白对孩子管教太严没有任何好处，父亲费去了多少口舌！为使那些诚实无欺的女人明白事理，懂得黑玉小手、遗骨、古石及其这样那样的护符压根儿敌不住任何疾病、暴

① 指基督教徒的习惯，孩子出世时要洗身。

怒、凶眼和诸如此类的祸端，父亲使尽了多少心机啊！

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提到过这些事，并把其间的趣事讲给我听。有时她们迫于情势，只好践诺要是我不愿带念珠、圣十字架、小金盒和拿小福音书① 的话，就不来强求我，不再非要我顺着她们的心意不可了。这样，他们就准备给我洗礼了。

于是父亲母亲请了教父，并和另外一些三亲六故作了定约，他们都答应一旦我孤单无靠，准会给我救济。

可是那些可怜的父老长者对人情世故远不如我清晓，因为我深知教父们大多数对自己的教子不尽职责。要是隔了许久再碰上教子，他们至多拿出半个雷亚尔② 应付了事。要是教子的双亲过世后，那些教父就更不会去理睬自己的教子了。但十分尽职的教父确实也有，他们庇护和培育教子甚至超出了自己的儿子，这种教父当该永垂青史！

事实上，那些富裕的教父和三亲六故在节骨眼上压根儿没来救济过我，他们似乎根本不曾认识过我，难道还要我去时常惦念他们！他们无情、吝啬、懵懵懂懂，无论在我孩儿时期或长大成人后，他们都对我没一丁点儿顾念之情，好象我父亲为我挑选的教父都是从最贫穷的养老院里找来似的。

我讨厌这样的教父，更讨厌那些贪财的父母们。他们对孩子洗礼时根本不顾教父的品行是否正直，他们总喜欢邀请那些富裕的、地位较高的老伯们，这无非是为洗礼时的那么一点小礼品。他们总是盲目地认为：也许有一天大祸临头或世道更变，那时自己又早已去世，这样儿子们也好有个依托。这真是荒唐之

---

① 小金盒指一种项链上装着圣像的小盒子。小福音书指一种很小的给孩子念的福音节选文本。

② 西班牙古钱币。

极。我的孩子们，请原谅我这番罗嗦的闲谈，这在我这部书中恐怕并不多见。

终于，他们给我洗礼完毕，便给我取名为彼得罗，以后又按惯例加上父姓，为萨尼恩托。

我母亲长得雍容华贵，父亲十分宠爱她。这样，母亲和那些精灵的姑母、伯母们便不断劝说父亲，让他下决心给我找个保姆，用当地人的话叫“恰恰瓦①”。

啊，孩子们！待到你们有了家室时，切记别把自己的孩儿交给这一类保姆照管。她们大都不太尽职，动不动就会使孩儿得病，反正她们压根儿不爱孩子。她们哺养孩子只是为了挣钱，她们不管孩子是否得病、吃了什么伤身的食物，也不管孩子的成长发育，更不必说去引导孩子走上正道儿了。再说，这也着实违乎天理。一个有理性的母亲怎能去干一头母驴、一只雌猫、一只母狗或任何生来没有理智的雌性动物都不会干出来的事情呢！

难道牲口会把自己的崽子交给另一类动物去照管吗？难道有理性的人就该漠视自然法则，把自己的孩子托给雇佣的奶妈，甚至不管那人是黑人还是白人、有病还是无病、习性正派还是放荡，以为只要有奶就行，其它则一概不去细问，这不是连母狗、雌猫、母驴以及另外一些雌性动物都不如了吗？

啊，那些可怜的孩子要是有点觉知，就会感到他们的母亲多么玩忽职守，这时他们会痛愤不已地骂道：狠心的女人，厚颜无耻的家伙，你们当得起母亲的称号吗？你们懂不懂身为母亲的崇高荣誉？你们知道不知道母亲的特有标志？你们曾否见到过母鸡护卫小鸡那种专诚亲近的情景？啊，你们一定全不知晓。你

---

① 墨西哥印第安人土语。

们孕育我们不过是因为肉欲，你们生我们不过是迫不得已，你们管我们叫儿子是因为自古以来就这么称呼，你们有时垂怜我们绝不是心甘情愿，你们舍弃我们则是为了满足肉欲或寻欢作乐！这样的论断着实使人羞于出口，你们若有点胆量，请从实道出这些令人生厌的事由吧！你们若贵体欠佳，这当在例外，但须得到正直有识、不迎逢谄媚的大夫确诊；你们玩忽职责，除了不愿受累，不愿消退你们的姿色，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值得辩白的因由吗？

那些狠心的母亲们确实当不起这个亲切的名头，她们罪恶的渊薮以及对我们的爱我们早已领教，她们不得已孕育了我们的辛酸事我们全都明白。她们可以把我们随意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干出最凶暴的野兽也难以干出来的事情，这样的母亲难道还用我们去对她们补报养育之恩吗？那些可怜的孩子们要是会动脑筋、能说得上话，他们准能赞同我的结论。

这样，我被托给了一个奶妈。那女人造化低劣，简直没一点灵性。要是人吃了食物能有所滋养的话，那就是使我渐渐对那些奶妈有了更深刻具体的认识。那种母山羊一样的女人哺养的孩子长大后准不会有多大出息。我说第一个奶妈造化低劣，这恐怕有点故意伤人，但更糟糕的是我的奶妈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后天又换了另一个，这样不知更替了多少回，总是一个比一个差劲。那些奶妈不是贪酒，就是馋嘴，不是馋嘴，就是贪色，去了这个恶习，就有那个恶习，或是本来觉得挺好，不知怎样突然又挺起了肚子。害了这种体病、心病的人是绝对没法医治的。要是母亲们对自己失责引起的恶果哪怕稍有意识，也许就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

父母的失职使我脾性乖戾，但他们的娇惯也同样使我受害

不浅。保姆们不会调理我健康成长，她们使我变得任性、暴躁、不入情理，甚至连任何细小的事情都不能将就；但父母却对我过于放纵，结果反把我惯坏了。我断奶并不吃力，以后他们对我的照顾更加精心周到了，但却从不明白到底要把我培养成什么人。

我的孩子们，你们该明白我父亲可没半点迂腐，他对母亲过分溺爱孩子极不赞成。但他看到母亲有时伤心落泪或极不高兴的时候，就会作些收敛，曲意迁就她。这样，我便时而受到过分的溺爱，时而又得些教诲，但无论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那时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不管是否合情，母亲立时会设法满足我。比如：她的念珠、缝衣服的顶针、其他孩子手里的糖块等等，这些她都依着我当即办理。要是没有拿到，她也会哄我半天，不然我就会跑到院子里大哭起来，因为我一哭她们就非得去把那东西拿来不可了。于是乎，我每要一件东西，就干脆装着哭叫起来，这样她们就会立刻来依从我了。

要是保姆对我稍有怠慢，母亲准会惟她们是问。母亲这样娇纵我，使我越发变得任性恣情了。

我饮食无定，不得规矩，总是想吃就吃，不得有任何延误。这样，没过多久我肚子长得很大，体形奇丑，竟没一点可爱的样儿了，于是她们又马上去请高明的大夫来给我诊疗。

此外，我还是个瞌睡虫。醒来她们就给我穿衣提裤，把我从头至脚裹得跟布包一样严实。据说我向来是鞋袜没穿好不肯离床，帽子没戴上不肯出窝的。我的父母算不上贫穷，他们爱讲究体面，所以各种家什一应俱全。他们可以随便享用，可我却不得任何自主。偶尔，我能在走道或阳台上呆一会儿，但这必须在风和日丽的时辰才成。我特别惧怕洗澡，洗澡时得把屋子关得严

严实实，水也得温暖适体。

我幼儿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那种无穷的溺爱除了使我弱不禁风，病不离体，难道还有别的益处吗？我很少见风，也从不让身体去适应各种气候的变化，所以稍有不慎，我的体质就顶不住。那时连着几年我经常伤风感冒，简直成了半个佝偻病人了。啊，母亲们何曾明了这种溺爱竟会给孩子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的孩子们，你们将来有了孩儿应该合理照管，要让他们吃易于消化的食物，饮食适量；让他们经得住风吹和气候的多变；让他们起居有时，能打光脚，不用帽子或头巾也照样出门；他们的衣裤不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阻碍全身血液的流动；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嬉闹，吸收新鲜空气，这样他们的筋骨才会灵活强健。末了，还得让他们经常洗澡，要是不能用凉水，至少用温水或不那么适体的水温，这样对增强孩儿们的肌体颇有益处。许多高明的大夫都这么嘱告，墨西哥城那些有见识的人也都如此行事。你们瞧，大街上许多男女孩子都穿得十分随便，他们的小脑袋露在风中，有的孩子通身就穿一件连衣裙，甚至一条小短裤儿。愿上帝把这种好法子赐给所有的孩子们，让他们都能健康成长，最终为社会效劳！

我那可怜的母亲另一个偏狭就是用妖怪、魔鬼和野兽来吓唬我。每回我发了脾气或大哭大闹、不想睡觉时，她就用这些古怪的名字来吓唬我。这使我变得特别胆小柔弱，大约八至十岁的当儿，只要半夜一有声响，我还是特别惧怕，尤其是见到模模糊糊的黑影我就害怕得不敢进屋。尽管那时我不信真有魔鬼，却相信死人能随时跑来恐吓活人；鬼怪只要得手，就会随时跑来挠人，用尾巴勒人的脖梗；黑影儿会突然向人扑来，痛苦的灵魂会窜出来求救相告等等，这真比信仰的条文更使我折服。这些

全该归功于那些偏狭的女人，她们照料或看望孩子们就是用这些吓人的谎话和令人生畏的魔鬼来作王牌的！啊，这种女人对我的伤害该有多大呀！多少邪恶的信念充塞着我的头脑！那时我对上帝的概念是多么模糊，而对魔鬼和死人却又是多么相信敬畏！孩子们，要是你们成家立业时，切记别把自己的孩儿托给那些邪恶的女人，她们都当该连同那些捏造的鬼话和骗术一起被活活烧死。你们也别让孩儿们跟那些痴騃懵懂的人闲磨交往，他们不仅不会让人得益，相反只会叫人谬误百出，愚不可及，甚至比牲畜长了扁虱还要危害更大。因为孩儿时期学的东西不论是好是坏，都十分根深蒂固。待到成年，尽管有好的书本或聪明的学者开导，但也难以抹去陶冶过人们心灵的那些最初的痕迹了。

我们常见到许多德高望重，或人品出众，或学识渊博，或才干精深的人，然而他们却偏偏都有荒诞无稽的鄙俗之处。更糟糕的是他们对这些短处还极力维护，甚至比贪婪的克雷索①更胜一筹。他们往往死到临头还舍不得抛弃那些僵死的信念和偏见，但这也不足为训，这正好比贺拉斯②说的那句话："新容器能把初次盛入的气味永远保留。"

父亲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个理智慎重的人，他对那些蠢事十分恼怒，但同时又过分娇纵母亲。为了使母亲心情舒畅，反使父亲自己苦恼不堪。他几乎宽容她的一切妄念，善意地忍让着母亲和那些大姑大婶们来糟蹋我。上帝啊，她们把我娇惯得多么糟糕、哺养得多么荒唐！难道她们对我幼年时期那些背乎情理或伤身害体的事情进行过任何有益的指教吗？从来没有。她

① 纪元前六世纪利底亚王，以贪财著称。

② 古罗马抒情诗人，与威尔戈里维斯并称罗马黄金时代双臂。

们对我最初的过失是否有过指责和制止呢？闻所未闻。她们对我起先的任性放荡是否有过处罚纠正呢？绝不可能。相反，我任意恣情，狂饮暴食，我干的所有蠢事和说的所有傻话都被她们当作孩儿家的趣闻乐事，好象孩子本该不用去顾念品性的优劣和名声的好坏似的。

这样，她们便原谅我一切出格的品行，默认我一切鄙俗的过失。她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说道："您随他便吧"，"他还小呢"，"孩儿家都这样淘"，"他做的事连自个儿都不明白呢"，"您怎能让他做事跟大人一样规矩得体呢"？母亲有恃无恐，父亲便只得一味顺从她。啊，男人在哺养和教育孩子时也迁就女人，这该多么让人讨厌！

我在家里整整关了六年，简直活得跟动物一样，既不懂那些我该懂得的日常细事，更别说知道外界的许多新奇有趣的东西了。

终于，我入学的年龄到了，于是我摆脱了家庭小天地。但我在学堂不仅没学到多少好品性，反而更加调皮促狭了，这都该归结于我的好母亲给我的好照应。欲知后事，请看下章。

第　二　章

鹦鹉入学后的经历和成长，以及其它一些读后、听后、问后便知的细事。

父亲为我入学的事十分烦恼，母亲也在嘤嘤哭泣，我更是哭喊不止，怒气十足。但这都不能使父亲收回成念，他已决定送我

去那倒霉的学堂上学了。

我第一个老师着实人品正直，但却当不起老师这个教职。第一，他十分贫穷，任职仅在于救急。他顾不上自己的爱好和才能，他很少动气，更不会因为教职的卑微而感到没有体面。

男人们总以为孩子压根儿没心思去听他们说教，甚至觉得对他们的话难以理解。于是他们在孩子面前特别随便，甚至信口开河，好象他们跟前的学生都是些幼稚好奇的傻瓜似的。

我就被那位老师当作这类傻孩子坐到了他的身旁。这也许是父亲对他专门有过嘱咐，也许是因为我衣着体面，在学生中间首屈一指的缘故吧。

我不明白人的外表得体有何奇功妙用，这竟连在孩子身上也不例外。

我常挨着老师身边，就不免听到许多他和别人发的牢骚。一次他和一位先生说道："唉，干这个行当真叫穷的走投无路呀；整天跟一帮娃娃打交道才叫倒霉呢，你瞧，他们既淘气又蠢笨！我费尽心机也教不出一个象样的学生。啊，这种该死的职业滚蛋吧！投上了这个门道真叫祖上作孽！……"你们从这些私愤中该看出他多么心地纯朴、才疏学浅了吧，他竟把老师这一十分崇高重要的职务视如草芥。教育和培养孩子是个十分受人尊敬的职责，所以许多国王和政府都对学识卓著的老师备加奖掖，赐予优待。但我那可怜的老师却全不开窍，他身居要职，却拒不尽职，这实为一大憾事。

第二，他完全不具备任教的才能或本事。他心地善良，待人随和，这种脾性对学生就有点过于宽容了。他从不呵斥学生，更不会责打学生，他觉得戒尺和鞭子似乎都是大可不必的东西。这样，学生们都对他特别称道，我也当在其中，因为我时常自行其

是，散漫逍遥，而这却全未受到任何处罚。

我的孩子们，你们该明白：这位先生虽然人品居上，但作为老师或家主却糟糕透了。对待学生尽管不能象苦役犯监工那样整天举着鞭子，但也不该把一切处罚全都废去。掌握分寸，少行责打，不报私愤，依过惩处，这同说服教育相辅相成。如果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那时再按照孩子的年龄、过错、处境从严惩罚，这就是最合适的上策。我不赞同父母和老师都变成霸主，但也不愿他们纵容和庇护孩子的过错。柏拉图① 说："对孩子不要一味严厉责罚，也不要总是娇惯宠爱。"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偏不倚，适得其中。

第三，我老师还欠缺许多担当这一教职的必要本领。他能念会写，理解和解释课本也全都不错，但对教孩子却一点不中用。须知会念书并不等于能念得准确。念书有多种念法，这得依文体而定。西塞罗② 的诗文和塔西佗③ 的史书就念法不同，普林尼④ 的颂词和莫雷托⑤ 的喜剧也各有特色。这就是说，念书的人该把握住书本的文体，念出语气的抑扬顿挫，只有这样才表明你书念得好，确实善于念书。

许多人以为书念得好坏就在于是否能念得快，这就非闹出笑话不可。又有些人以为念书只要按标点符号去念就准保没错，但这种死板的停顿听起来总不那么顺耳。还有的人不管念什么文体的书都矫揉造作，语气单调，这实在令人乏味。这些都是念书时常见的毛病，你们慢慢儿体会到了我这番实话的意义，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③ 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④ 普林尼（61—113），古罗马著作家、散文家。今存《书信集》十卷，三百余篇。

⑤ 莫雷托（1618—1669），西班牙剧作家。

就一定会有所领悟。

若是你们听人念演讲十分动人，念故事娓娓动听，念戏剧神情毕肖，那时你们闭上眼睛就会觉得那人似乎在讲台上演讲、在大堂里叙述和在剧场里演出一样真切有趣了。于是你们会说：这人念得真棒！反之，若是你们听人念书硬梆梆的，或词句不清，或随意窜行，或语气单调，把“杨格的夜”和“虔诚的基督徒”①念成了一个调子，那时你们立时会说：这人念得太差劲了。这断语恰好同我对我老师的评论吻合了。你瞧，我老师简直是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着念：c和a拼在一起念ca，c和e拼在一起念que，c和i念qui，等等，难道你对他还有什么指望吗？

这光是讲念书，书写又怎样呢？那就更糟了。这也难免，因为“根基不牢，就别指望房子坚固耐久”②。

在写字或教书法方面我老师确实有点本领。他懂得顺序笔划，形状布局，间隔距离，大小比例等要领，总之，他的字写得不错。但书写规则却一窍不通。他在书写时总喜欢用句号、逗号或问号，但往往顺序不清，不得要领，显得缺乏学问。为此常闹出许多笑话，好象他书写时索性一个逗号都别用反倒更让人明白些似的。人们在干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时，也许能碰巧得手，这好比驴子会偶尔吹响笛子一样，但一般总要碰壁。我老师的情形正是如此，该用冒号的地方他用逗号，该用逗号的地方他却略去不用，明明该用冒号的地方他偏用句号。这样，当然就会谬误百出了。也许光乱用标点还算不上糟糕呢，有时他甚至会干出亵渎神明的缺德事。

---

① “杨格的夜”和“虔诚的基督徒”为当时流行的普通教本。前者是诗体，后者为经文体。

② 西班牙谚语。

那时他有一张圣母玛丽亚怀孕时的精美画像，他便在下面写了一首复句体诗①，诗文本该这样写：

玛丽亚是上帝
最宠爱的女儿，
不，她有感而孕
也算天生的罪孽？

但那可怜虫却按向来的陋习把标点符号完完全全弄颠倒了。要是他写这首诗只是想给别人一个轻微的忠告，那他就等于做了一件天大的傻事，名副其实的讥刺，因为他写道：

玛丽亚是上帝
最宠爱的女儿？
不，她有感而孕
也算天生的罪孽。

这回你们该明白缺乏书写修养的人会闹出多大的笑话了吧！你们多该在这方面用点心血啊！

可是，遗憾的是当今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多么欠缺啊。许多粗劣芜杂的词句在蜡烛铺，巧克力店，烟酒店，新闻小报，甚至在剧院的广告上都随时可见。有时在名词或动词中间冒出个大写字母，有时又任意用一些字母去替代另一些字母等等，这都变得司空见惯了。比如："名闻遐迩的巧克力店"，"皇家雪茄和香烟店"，"塞维亚的理发师"，"骄傲的公主"，"暴虐的独裁者"，②等等，这不仅显示出那些书写的人平庸无知，同时也把都城的文明糟蹋贻尽了。

---

① 一种第一句和第四句押韵，第二句和第三句押韵的古诗。

② 上述词组的每一个单词里都有一个字母误写了。

要是外邦人看到这些家伙不是在偏僻的小镇，而是在北部印第安国① 堂堂的墨西哥城乱涂乱写，在如此众多的社会名流、学者和高官面前甘冒不韪，他们对我们的社会文明会产生什么样的看法呢？他们该怎样评说这些笑话呢？难道他们不该说(这是公道话)你们是最无见识的凡夫俗子，社会文明全给你们这帮败家子糟蹋得一干二净了吗？

但愿有一天，让那些泛滥成灾的荒唐词句统统见鬼去，以便使我们的文明重新得到振兴！

我的孩子们，这恐怕还不是最恼人的事情，要是你们看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甚至上过大学或学院的人也常常犯这种毛病时，那才叫人惋惜呢。他们听人讲演时作的笔记简直无法辨认，这种爱写错字的陋习只能归罪于那些教育孩子的启蒙老师。这些人轻视书写，以为这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对孩子施教极不认真，有的甚至象我的老师一样连自已都不得要领，这种人真不配担当教职。

这会儿你们想想，我跟这位"高明"的老师能学些什么呢？只能一知半解。我在他身边整整一年，依我这位好老师的话来说我已把书念得相当流利了，尽管我念得囫囵吞枣，简直跟跑马一样急切。我的老师从未想到该教孩子们认真念书，于是我们便象猫儿一样机灵地略去所有那些该念出语气停顿的句号、引号、惊叹号等等，而这反而还受到老师的赞扬。

母亲娇惯我时父亲总对我谆谆教诲，可那时我早已把教诲忘得一干二净。我在学堂学到了不少自得其乐的坏习气，变得既没教养，又爱耍无赖、吵嘴、骗人、吹牛和赌博了。

---

① 指墨西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墨西哥为印第安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的王国。

我那个学堂不仅简陋，而且管理也特别糟糕，学生更是品行恶劣。我整天和他们作伴，又有老师的默许，再加上我向来特别淘气，竟沾染了不少恶习，其中之一就是给别人取绰号。我不仅给男孩子和同学们取，而且还给所有我认识的邻人们取，甚至连受人尊崇的老人也没有放过。正经人对这该死的恶习一定会嗤之以鼻！但这一恶习几乎遍及所有的小学、中学、居民区及公共场所，这种恶习在村镇尤为厉害，那儿几乎人人都有绰号。我那个学堂的学生就几乎忘掉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会用骂人的绰号来互相替代。有的人叫斜楞眼，驼背，烂眼睛，穷瘪三等等。有的人迫不得已，只好让人叫自己疯子，笨驴，傻瓜等诸如此类的难听名字。

我和这么多哥儿们作伴，当然免不了也有个绰号。我头一次进学堂时穿的是绿上衣，黄裤子，因为这衣裤的颜色比较显眼，有时老师就亲热地叫我小彼得罗，这便给我那些小哥儿们钻了空子，于是他们就管我叫小鹦鹉①。但我这绰号要是不另外加个什么词儿，就很容易和我们中间另一个叫鹦鹉的哥儿们相混，于是这个词儿很快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曾害过癣病，可我那些哥儿们却一点不知道。但他们突然想起我的姓氏大可利用，于是便给我安了个响当当的“癞皮②”这一名头。从此以后，不管在学堂哥儿们中间，还是在周围的成年人面前，癞皮鹦鹉这个绰号便很快不翼而飞了。

那时我并不在乎自己这个绰号，而是想用别的难听绰号去狠狠回敬他们。后来我稍稍懂点事了，就觉得人要是有个难听的绰号是多么讨厌难受！于是我对自己痛恨不已，咒骂那个恶

① 小彼得罗和小鹦鹉在发音上有些相似。

② 其姓氏萨尼恩托和癞皮有几个字母相同。

习和那些哥儿们，但这都后悔莫及了。

我的孩子们，你们总该从这里有所得益，你们千万别让自己的孩儿沾染上这种恶习。你们该明白：一个人有了这种该死的恶习只能表明他出身低贱，缺乏教养。给别人取绰号不仅是一种荒诞无稽的恶习，更主要的是这些绰号本身就是伤害人的东西，甚至会给人的自尊心带来很大的损害。沾上了这种恶习的人一定灵魂堕落，他们或轻或重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罗马故事中，人们发现许多人物都有绰号。比如：罗圈腿，大爪子，嘴皮匠，齇鼻子等等，但那是人们为了便于永远记住那些传说中的人物而按照他们各自的特征和缺陷来取的，而我们今天这样做就纯属愚昧无知了。卡斯提亚法律① 对恶语伤人者规定处以重刑。基督也曾亲口说：凡骂弟兄是笨伯或庸人的人，将为炼火的囚徒②。

这种恶习就是在平辈人之间也完全应该彻底抛弃，难道我们还能去侮辱那些无论在年龄、学识和本事方面都超过我们的长者们吗？但实际上又有哪个德高望重的年老长官在他们管辖的市镇和村社没有被人取过绰号呢？由此可见这种恶习是多么流毒深广了。所以，我们无论在大厅广众之中或私下议论的场合都应该对老人特别敬重。

一切老人都值得敬重。他们斑白的两鬓就足以使后生们肃然起敬。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就为人熟知，《利未记》里写道："要尊敬老人，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③ 这连新教徒都认为

---

①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颁布的法律。

②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③ 参见《旧约》《利未记》第十九章三十二节。

公道，玉外纳① 说道："从前，要是后生见了长辈不起身问安，孩子不敬重父母，就顶得起死罪。"斯巴达人曾规定孩子该恭敬老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得给老人让座。

要是古人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公开嘲弄那些善良的老人，咒骂他们去见阎王，他们会怎样发怒呢？那四十二个童子不是在两只母熊的爪子和利齿下都丧掉了性命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正是因为他们嘲弄了先知以利沙，骂他为秃子的缘故。②啊！要是那两只母熊能活在世上，见了谁粗鲁无礼就狠狠收拾他们该多好哇！

不仅是对老人，就是对那些呆笨或痴傻的人也不该动不动就侮辱他们。我们之所以摆脱了那个倒霉的天命，又没有心灵上的缺陷，那是因为托了上帝的福。我们本不该妄自尊大，而该细细想想：要是万一自己也遭了那个不幸，也变成呆笨痴傻的人时，那会怎么样呢？所以揣情度理，我们就该对有缺陷的人怜悯同情才对，因为人类的不幸总是息息相通的，上帝向来就是这么安排的。

因此，你们该明白，对那些不幸的人不仅不去同情和帮助他们，反而去任意嘲笑和愚弄他们，这是多么残忍无道的不义之举啊！这些话你们该好好记住，以便将来指点你们的后代，切勿把它们当作多余的闲话。

现在再来讲学堂里的事吧。我想，要不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任何人也没法使我摆脱那位可敬的老师了。一天，有个教士带着孩子来见我的老师，他们彼此叙过话，那教士正要离去，忽地发现了我前面说过的那首小诗，于是他停住了脚

---

① 玉外纳（约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

② 参见《旧约》《列王纪下》第二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

步。他带上眼镜仔细看了一遍，又慢慢儿地念了起来，他想把那些用错的标点符号去掉，以为那是什么碍眼的脏东西，但当他发觉那些字都写得工工整整时，便开口问道：

"请问这是哪位先生的大作？"

我那位好老师回答说诗文是他作的，字也是他的手迹。教士一听便马上发起火来，问道：

"您的诗文言之何意？"

我老师有点口吃地答道："教士先生，我是想说，圣母玛丽亚因圣灵有感而孕，她是上帝最宠爱的女儿。"

教士说："朋友，您说得不错，但我念到的诗文却是一派胡言。错儿就在于您的标点符号用得太糟糕了，您赶紧趁我还在这里的当儿，把这首小诗统统抹去。要是您用标点不在行，倒不如干脆不用，因为您写信、写文章不用标点，虽然使看的人费点劲，但总比您妄自逞能，害人误己要好得多，您瞧瞧这会儿您对神明的亵渎该有多大呀！"

我那可怜的老师听了这番话羞得无地自容，他立时当着教士和大伙儿的面抹去了那首小诗。这时教士才松了口气，他接着又继续说道：

"我把侄子送这儿来，是因为他十分无知幼小，就跟瞎子一样什么都不明白，可巧又碰上了您这个愚昧无知的瞎子。要是领路的小癞子① 也是个瞎子，您该明白他们一定会双双落进悬崖。您心地善良，品性也好，但这些都不能使您成为一个好父亲和好向导，更不能担当学生们的好导师。这都该具备必要的学问、智慧、品格和本领才行。您的本领给修女和看管教堂的人做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流浪汉体小说《小癞子》一书的主角，曾给瞎子当过领路人。

个小差倒不错，但教学生念书就不成。所以您还是趁早找个别的饭碗儿，别让我下回来再碰上您，那时我就准会让人把您辞掉，再会吧。”

你们琢磨琢磨，我老师挨了这顿训斥多么窝火！教士一走，他便一屁股坐了下来，双手捧着脑袋，羞愧不堪地沉默了许久。

那天没教书上课，也没做祈祷和讲解，反正一切都免去了。大伙儿都为老师的苦恼感到难受，并想替他分担痛苦。我们收起了书本，谁也不敢高声说话，但还是忍不住偷偷地玩一阵，闲聊了一会儿。直到十二点，教堂的钟响了，这时我老师才清醒起来。他马上领大伙儿做了祈祷，等大伙儿为他祝福之后，他便用一种十分凄惨的语调说道：

“我的孩子们，我不能再这样得过且过了。这行当根本不会给我带来幸福，我早就腻透了它。刚才那教士的话你们该听见了吧，上帝尽管会原谅我的过错，但世人却不会轻饶我。所以你们下午就不用来上课了。你们可以同父母说我害了病，永远没法再教课了。孩子们，我为你们祝福，上帝保佑你们。”

那时，大伙儿都显出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说实话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他虽说本事不行，但论起温和柔顺来却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老师了。终于，我们和他告别了。

也许大伙儿到了家都会象我一样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向父母和盘托出，并声明老师再也不会教课了。这样，父亲打算给我另找老师。五天后，事情办妥了。于是父亲又把我交给了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师去管教。

人的命运真是变幻莫测！半年来，这位新老师几乎总是对我们阴沉着脸，没露过一丝笑容。上帝啊，您为什么要让我中途转学，去忍受这么严厉的管束！转眼间我似乎从天堂到了地狱，

从天使身边到了肆虐成性的魔鬼跟前。那时整个世界都似乎在朝我压来。

新老师是个须发花白的细高个儿，他精细多疑，狂妄自傲。他爱挑剔别人，但字却写得很好，脑子也灵，又刻苦好学，不过这些长处都叫他那严厉阴森的秉性给埋没了。

他教的学生不多，这恐怕是他过于严厉认真的缘故吧。他从不放任学生，啊，要是他能悉心施教该多好哇！但人总不会十全十美，不是这头不足，就是那头有缺陷。我第一个老师太心慈手软，第二个老师又过于严厉认真；他们一个纵容我，一个苛求我；一个给了我很多爱，一个无情地折磨我。

我的新老师向来不苟言笑，从他那副阴沉严厉的脸上你能想象出古雅典最高法院的法官该多么铁面无情。他是那种把"教书必动于罚"这种残忍的格言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去遵奉的人，这样，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忍受着折磨。那时鞭子、戒尺、驴帽子① 等不断向我们袭来。我因为最淘气，所以受的惩罚就最多。

要是我第一个老师仅够得上宽容这个断语的话，那么我第二个老师简直要比暴君更残忍了。要是前者真的只配给修女当小差的话，那么后者完全能充当宰割生灵的屠夫了。

假如人们过分迷信权威，以为学生对老师有了恐惧心就能规矩向上，那就完全错了。普林尼② 十分明确地断言说："恐惧是极不忠诚的向导，"恐惧和威吓只能暂时奏效。西塞罗说："精神受了刺激就绝没法一下子恢复起原有的功能了。"我的情形恰恰如此，我一进学堂就吓得魂不附体，双手颤抖，舌头发硬，不仅念不好书，而且连话也不敢多说。那时我显得特别蠢笨，这并不是

---

① 一种象驴头一样的高帽子，作为对学生罚站时戴在头上的刑具。

② 指大普林尼(23—79)，古罗马著作家，著有哲学、历史、修辞学等作品。

缺乏勤奋，实在是恐惧的缘故。这样，我念书时错误越多，惩罚就越厉害，恐惧心就越大，手就越笨，舌头就越不灵，最终就更得受罚。

在那该死的暴君那里，我提心吊胆地整整熬了两个月。那时母亲十分疼我，她经常逼着父亲给我转学，为这事她费了多少心血！她同父亲争吵了多少回！流了多少眼泪！但父亲还是毫不动情。他认为这都是母亲纵容的恶果，于是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迁就她了。这样，事情一直毫无着落。一天，有位教士来串门，他对我老师知根知底，便把他的暴虐全盘端了出来。母亲听完连连央求父亲，教士也竭力为我说情，终于，父亲才算答应给我重新转学。

第 三 章

鹦鹉第三次进学堂，以及他父母为替他寻找职业发生的一场争论。

几天后，父亲在那位好教士的陪伴下，决定把我第三次送进学堂。我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出了龙潭又入虎穴，但父亲和那位可敬的教士却一个劲地给我鼓气。

不一会儿我们到了学堂，那时一种意想不到的、甚至有点过分舒心的情景使我感到多么惊讶！原来那是个宽敞豪华的大堂，光线充足，窗户明亮，两边好看的窗户上每隔一定的距离镶着衬格纸和剪纸，左边墙上挂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制作得精致美丽的玫瑰花环，这些迷人的装饰品耗去了多少天才工匠的

智慧辛劳！我似乎觉得这位老师专门念过布朗夏尔[①]的《风俗画流派》这本书，并且竭力想照着书上说的去模仿布置一样。因为整个大堂都显得光线充足、洁净、奇异而又令人赏心悦目。

我到那儿的头一个印象就觉得这个学堂比较舒适，这就使我原来的恐惧心理大大消退了。那时我看到许多学生都十分高兴愉快，又想我也马上要和他们作伴，不觉心里更感到踏实了。

那时我暗自揣摩：新老师最好别再是个上了年纪的严厉老头。果然，我的猜想证实了。新老师约三十二三岁，算得上半个小伙子。他身材细瘦，中等个儿，衣冠整洁得体；他的相貌慈善，嘴角挂着微笑；他目光活泼深沉，显得既可信赖，又可尊重。一句话，这个和蔼可亲的人好象生来就配教孩子念书似的。

父亲和教士走后，老师把我领到过道，开始教我熟悉花盆，问我知道哪些花名，让我体味那些花卉的娇美和沁人的芳香，以及大自然怎样巧妙地用大地的乳汁来养育各种各样的植物。

接着，他又把我带到大堂里许多悬挂着的鸟笼跟前，欣赏各种漂亮的小鸟欢快悦耳的鸣叫。这时他对我说道："孩子，你没瞧见大自然给这里的花儿鸟儿多么美妙的赏赐吗？大自然是我们信奉和尊崇的上帝布置的，大自然里最使人叹服的奇迹也是上帝用万能的意志造就的。我们头顶上空的那个火球不知多少万年以前就被点燃了，它从不熄灭，也不知烧的是什么东西，竟能如此火焰熊熊。它不仅光芒万丈，而且还把生命赐给人类、畜类、植物和山石。我的孩子，那就是太阳，就是白天的火炬、上天的明眸和大自然的灵魂。它用仁慈的光芒普照千家万户，赢得了神明的宠爱，也就是万能上帝的宠爱。现在你该细细想想：伟

---

① 十七世纪法国画家。

大上帝的威力、智慧和仁爱是多么了不起啊！你之所以有太阳照耀，天空作美，鸟儿取乐，花儿恭维，有人教你念书识字，又有大自然为你提供的一切，这都是上帝用神灵的双手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尽善尽美地为你安排和布置的，难道你还能昏昏然不念上帝的大恩大德吗？尽管你感恩戴德，难道就当得起上帝对你如此慷慨无私的赏赐吗？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所以，你该明白：知恩图报的人对施主最得体的还愿就是尽一切可能为他效劳，不使他产生任何烦恼，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旨去做，你对上帝就该这样去报答他，你现在就该做这种知恩图报的人。上帝要你爱他，要你遵从他的圣旨。你要首先敬重父母，然后敬重长辈，并且还要特别敬重你的老师。现在我和你既然成了师生，你就该处处听从我，设法做个好学生。我会对你象儿子一样来爱护，并对你悉心施教；你也该爱我，敬我，象对你父亲一样听从我。

"你不要怕我，我不是屠夫，你该尊重我，相信我，把我当父亲和朋友一样看待。

"那里放着各种处罚人的刑具，有鞭子、戒尺、驴帽子、足枷、脚链等许多吓人的玩意儿，但这都不会轻易动用，它们都被锁在一间小屋子里了。这些刑具意味着痛苦，丑恶，它们不是为你和你看到的那些孩子们预备的。你们都是有身份人家的子弟，从小又有好父母的教养；你们一定都渴望成为品性、名誉和气节完美的人，你们决不需要那种处罚人的刑具，我也绝不相信、也绝不希望你们受罚。

"我的孩子，鞭子是用来管束理智、责打那些缺乏理性的畜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不让它们懒惰，它不是用来对付规矩识礼、懂得体面、从不莽撞的孩子们的。对他们不仅不能责罚，相反必

须循循善诱，使他们真正心悦诚服。

“只要悉心施教，不动刑罚，任何欠缺理智的人都能心归意顺，有所得益。你看那些可爱的小鸟，它们叫得多么动听悦耳啊，难道我责打了它们吗？没有，它们谁也没挨过打。要是我真的这般无道，就会连那些动物都受不了。我真心教你们，你们要勤学刻苦，这些你以后会慢慢明白的。

“既然鸟儿能不用鞭打就学会欢叫，难道有理性的学生还反而需要鞭子吗？……耶稣啊，这真不可思议！……你说什么呀？我骗人？你爱我？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

我情不自禁地答道：“是的，先生。”

我吻了他的手，对他的好脾性感到十分惊喜。这时他拥抱了我，把我带进了他的屋子，给了我几块饼干，然后又让我坐在他的床上，并说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儿玩耍。

人的脾性能始终和蔼可亲，尤其是在长辈身上，这真是难能可贵！但我老师却能用他的心灵来感化我，他只用一席话，就使我永远爱上了他，既对他尊重相信，又心甘情愿地听从他了。

晌午，老师带着我们做完祈祷，就让我们三三两两地游玩嬉闹了。他觉得只要学生尊敬他，随便怎么嬉闹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时一些仆人和保姆陆续前来领自己照管的孩子，我的保姆也终于来了。那时老师把一本要我念的书给了保姆，还让她给父亲捎了张字条，嘱告父亲首先该让我读费雷乌里和平托的简明教程，假如我念过了这些书，就学《幸福的人》、《来自天国的孩子们》、《聪明人的娱乐》等小人书；但千万别让我念《孤独的生命》、《萨亚斯故事集》、《格拉纳达内战》、《查理大帝及其十二武士》①

① 这些均为当时的儿童书籍和流行小说。

之类的无聊书籍，这些书不但无益，还会把孩子的心灵弄坏，使他们不务正业，或满脑子充塞着奇异的神怪故事和可笑的谎言。

父亲一丝不苟地按我老师的嘱告做了，他觉得那些话句句在理，我老师也完全不是凡夫俗子。

我在这位可敬的老师身边整整学了两年，学业结束时，我已能比较扎实地念书、写文章和讲述课本了。大考的那天，父亲让我穿得十分齐整，他执意要给我老师送一份厚礼，其实也并非必须那样做不可。考试完毕，父亲和老师叙了礼，我又拥抱了他，然后和父亲一同和他告别。

我的孩子们，这也许使你们难以置信。我向来十分淘气，这并不是我缺乏道德，而是因为我母亲的过分娇纵。后来，我进学堂又受了小哥儿们的挑唆，这就使我更加促狭了。可是现在经过这位老师的诱导，我又变得不那么坏心眼了（做个好孩子我从不够格）。请你们不用惊讶，只要教书的人有本事，态度慎重，施教得法，再加上有好榜样身教言传，再淘气的孩子也完全能由坏变好。

因此，你们将来有了儿子，不仅要对他们良言劝诱，还得作出个好榜样。孩子好比大人身边的小猴，他们活蹦乱跳，见到大人干什么就会立即去模仿。他们模仿坏样往往比模仿好样学得更快更象。比如你们祈祷，他们见了准会跟着学，但总是心里满不情愿，显得十分麻木。要是你们由着性子满嘴胡说、恩将仇报、淫荡好色、赌钱酗酒时，他们学起来就不会那么麻木了。他们学这些坏样儿最起劲，以为这是一种乐趣，并拼命模仿，用以满足欲望。那时你们就没脸再去斥责他们了，因为他们会说：这都是你们教的，你们是老师，我们不过照着学就是了。

螃蟹这小动物爱横着走道，于是有些开明的螃蟹觉得这样

子很丑，想把这弊病彻底除掉。这时有个小螃蟹说："先生们，你们想一下子除掉这个根深蒂固的弊病真是太愚蠢了。眼下最好的办法是开导后生，让他们直着走道，然后再让他们去教育自己的后代，这样才能永远根除这一恶习。"所有的螃蟹都交口称赞这个办法，于是便推出老螃蟹来付诸实行。这些老螃蟹对小螃蟹讲解得头头是道，劝他们走直线，但小螃蟹们说："父啊，这怎么走呀，您能作个示范吗？"这下子就糟了，大螃蟹作示范时还是横着走的，同刚才说的大相径庭，于是小螃蟹当然按他们看到的而不是听到的去做了。结果它们还是和先前一样走道十分难看。这个童话故事对人也同样适用，塞涅卡① 说："用语言来通往美德的彼岸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用榜样却既简短又奏效。"

所以，我的孩子们，你们将来在自己的孩儿面前应该规矩行事，哪怕穷得没一点招儿，也不能让他们瞧见你们的短处。说实话，要是你们成了坏小子（这上帝不容），我宁肯要你们当个伪君子，也不愿叫你们在孩儿面前丢人现眼。因为品行虚假总比无耻恶习的危害要小些。这并不是说可以伪善行事，更不是可以对它宽恕原谅，而是比较起来前者的危害不那么露骨罢了。

给孩子们作出个好榜样，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这么做，许多异教徒也懂得这个道理。玉外纳在他的《讽刺诗》（第十四集）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现在我用卡斯提亚语翻译如下：

孩子在家所见所闻
并无半点出格犯浑。
昏聩糊涂的哄骗

---

① 塞涅卡（约公元前 4 —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

远远抵不住稚弱的童贞，
于是那沦入怨恼的人
便从此永远失望消沉。
假如你觉得失足难免，
对孩子千万严加防范，
万勿小看他幼稚年少，
恶念总会处处透渗；
你若撒野发浑，孩子
抗违时必先默不作声，
你是尊长，却任性恣情，
明日他准学样效尤。
（你该明白孩子的习俗
犹如容貌必和你相似。）
若他犯下弥天大罪，
总会和你丝连线牵，
惩罚斥责全都由你，
满城风雨事非细微。
你若插手更添祸害，
盛怒除嗣该当倒霉；
在他面前你是长辈，
难道你还能对他公正
解释为父的放荡妄为？

我在家闲居了几天，这好比父母对我的恩赐，过后他们就打算替我找职业了。

父亲是个聪明人，他慧眼独具，并知道自己风烛残年，家景

又不富裕，所以想尽快给我找个职业。他常说：不管职业多么低下，总比交运的浪荡子强。但没等他把这主意和母亲讲清……唉，耶稣啊！这位好心的主妇已变得惶惶不安，难以抑制了！母亲确实很爱我，但她往往爱得不合情理。她人品好，又规矩正直，但却满脑子陈规旧俗，那时她对父亲说道：

"让我儿子去找职业？上帝不容。人家看到堂曼努埃尔·萨尼恩托的儿子去学裁缝、油漆匠、首饰匠或别的手艺，会怎样议论？"

父亲答道："怕什么议论？堂曼努埃尔·萨尼恩托是个正人君子，只是稍微穷点，没有家产遗给儿子，所以想给他找个正当有益的职业自立谋生。须知这就绝不会给国家增添吃闲饭的人了，这事根本不用怕人议论，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妨碍。"

母亲起劲地反对说："不，先生，你愿意让彼得罗不顾身份去卖苦力，我还不愿意呢。我人虽穷，但总算还没忘记我和我儿子是庞塞、塔格莱、平托、贝拉斯科、苏马拉卡莱基和布蒂布里① 的高贵后代呢。"

父亲说："亲爱的，庞塞、塔格莱、平托的高贵血统以及世上所有的家谱和头衔同你儿子找个职业有什么关系，他不是没有任何家产用来维持生计吗？"

母亲接着说道："为什么您觉得贵人子弟做裁缝、油漆匠、首饰匠、编织工或这一类的工作是件体面的事情呢？"

父亲十分沉着地答道："是的，我的宝贝。贵人子弟受了

---

① 庞塞，西班牙殖民者，曾参加过哥伦布第二次航海，被任命为总督。塔格莱，十八世纪秘鲁军人，侯爵。平托，十六世纪葡萄牙旅行家，到过印度、中国等地。贝拉斯科，西班牙军人，航海家，曾参加过哥伦布航海舰队。苏马拉卡莱基，十八世纪西班牙军人，贵族。布蒂布里，西班牙巴斯克省贵族。

穷，又没有依托，能找个职业谋生，别去行乞，这就是相当合意的事情了。要是贵人子弟既无职业，又不得恩赐，最后落个身无分文、衣衫不周、饿死冻死的下场那才可悲呢。我觉得贵人子弟到处行乞，游游荡荡，瞧瞧哪家死了人①，哪儿能下赌赢钱，或到处打听哪儿能得到施舍，那才叫丢脸呢。这些人会大白天走东闯西，一探听到哪儿有吃的，就立即扑过去，就象人家把传道士称为不速之客一样，这种人大伙就称他们为食客或没脸皮人。传道士终究还有人邀请他们去做祈祷，所以常在别人家打野食，但这些没脸皮人却从没人邀请，也没让他们去做祈祷，可他们却会自己跑去。他们虽然填饱了肚子，却常常被人家当作笑料，忍受着无穷的蔑视，到头来非让人深恶痛绝，把他们彻底撵走不可。要是贵人子弟吊儿郎当、寻衅闹事、欺诈勒索、甚至除掉一切假面具公开行盗，这就坏到了极点，简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那就必然被处刑或流放做苦役。贵人子弟堕落犯罪，最后被处死这类事情你也总该有点了解吧。就说那个显贵的小少爷吧，他出身豪门，据说还是当朝国务大臣的侄子呢。但他堕落、放荡、不务正业，结果在通往阿卡普尔科②的小普拉塔娜坡旁打死了一个卖艺的可怜人，原来他想抢那可怜人千辛万苦挣来的几个小钱。那少爷被解到法院后判了极刑，关在一个小教堂里。这时有个总督看在他大伯的面上把他从教堂保释出来，免除了他的极刑，但现在也已经下在牢里多年了。这就是贵人子弟堕落犯罪的可悲下场。门庭的荣耀不会因为亲友的品行不端而受到损害，要是那少爷被推上绞架，他大伯恐怕照样和先前一样体面。因为只有他父母最了解儿子，他们才该受到责备，而其他的

---

① 办丧事时有施舍。

② 墨西哥南方临太平洋的港城。

亲友则全不必感到耻辱，也不会受到连累。

“我怎么又提到这件该死的事情，唉，但愿以后别再有这类事了。你别眼睁睁瞧着贵人子弟受穷却又死要面子，不愿让他找点事情干干，你想想这该多么危险呀。”

母亲立刻说道：“你的话不言自明，难道小彼得罗必然成为那种凶恶的吃人魔鬼吗？”

父亲答道：“是啊，亲爱的。胡安和彼得罗本没多大区别，他们同属一种类型。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只是他们各自做事的方式和所处的境遇不同罢了。要是彼得罗穷困潦倒、碌碌无为，凭什么他不会放荡堕落，象世上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胡安去偷去抢呢？难道我们从圣父①那里得了字据，能保佑我们的儿子免除恶习、不去遭受别人那样的厄运了吗？你瞧瞧，在要紧时辰那些人不是都得不到照应，铸成了弥天大罪了吗？”

母亲说道：“您的话在理，可是亲友们瞧见彼得罗干体力活该怎样议论呢？”

父亲立即答道：“有什么可议论的呢？什么也议论不着。他们至多会说：我表哥是个裁缝，或我侄子是个首饰匠之类的话。也许还会说：我们没裁缝之类的亲戚等等，或许他们根本不提这事。但你想想：要是彼得罗没有事干，最终被饿死困死，那时他们会怎样议论呢？他们必然会反唇相讥，或置之不理。你不信就说说你的论断吧。”

我那好母亲说道：“他们……他们会救济他，这并不有损他们的面子。”

父亲说道：“亲爱的，这事说来怕遭笑话。彼得罗没有招惹他

---

① 指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第一个人。

们，就当然不会有损他们的面子。但富人亲友们往往都很精明，他们从不受穷亲友的牵连，他们会把这些亲友一脚踢开。要是彼得罗交了好运或在世上出人头地时，那就不仅亲朋好友会来认他，而且会象那些大人物一样，许多没有任何缘分的人都会跑来投靠他，围着他趋炎附势；要是他受了穷（这难以幸免），就除了想拚命挣几个比索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是世上早有的金科玉律，所以世人常打趣说：'朋友莫过于上帝，亲友比不上比索'①。你那当官的大叔，我的神父侄儿，德加多那些姊妹们，还有里维拉大婶，曼努埃拉姨妈等亲友这会儿不是常来串门套近乎吗？这是因为我们虽穷，但托上帝的福还没缺吃少喝，再加上我们又殷勤好客，所以他们就乐意常来。他们有的来借债，有的来求援，有人来歇脚，有人来问安，有人来吃饭，有人来喝杯咖啡。要是我过世后你受了穷，你就会看到那些亲友怎样象苍蝇害怕烟气一样一哄而散了。所以彼得罗还得设法找个职业，这样我去世后他就不必苦苦哀求亲友和外人救济了。你该明白：有时沾点亲反不如外人那样容易得到恩赐和庇护。但不管怎样，最好还是人人都自食其力，都有事可做，这样就谁也犯不着谁了。"

母亲说道："这叫我左右为难了。不过没职业的贵人无论在什么体面场合总比干裁缝、首饰匠、油漆匠的贵人受人尊重，而且也更体面光彩。"

父亲答道："这真是庸俗的偏见。人可以没有职位，但不能没有正当的职业。去部队从军或找个别的体面差使当然比当裁缝和别的低贱职业要更受人尊重，这毫无疑问；但在许多场合，

① 西班牙谚语。

人们反而更尊重那些裁缝和铁匠，而对游手好闲、衣衫不周和招摇撞骗的贵人则十分蔑视，但愿我的儿子别成为那样的人。再说，难道这些职业就当该受到人们的鄙视吗？不，倒是品行邪恶和没有教养才该受人唾弃。难道找职业比养活猪崽还要龌龊卑贱吗？不，这本来就不象要西斯托五世①去当基督大教堂里的工匠那样难办……”

这场争论的结果究竟如何，下章自有分晓。

第 四 章

鹦鹉父母争论的结局，以及他如何被送进学府，并获得进步。

母亲听父亲说了许久，但她还是不同意让我找个职业，她请求父亲把我送进学堂，这时父亲大人说道：

“你别死心眼儿，要是彼得罗不爱上学，或不是念书的材料，你硬往他不爱去的地方推，这不是犯傻吗？有些父母硬要孩子做律师或教士，不管他们是否合适，有没有那个才能，这必然害人误己。结果那些孩子会怨声载道，痛悔自己一事无成，只落个受俸律师、庸医或无知教士的下场，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

“所以，给孩子找职业要依才量力。有的人能干裁缝或油漆匠，但干不了铁匠或木匠，尽管他身体好，劲头足，而且自己也愿

① 十六世纪罗马教皇。

意干那个行当。

"人并不是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的，舞文弄墨的人也不是个个都能学会各门学问。有的人能搞神学，但学不会大夫，有人学物理不错，但做律师就特别糟糕，因为他没有那个才能。所有的学问都是这样：有些人当兵合适，经商就不行；另一些人经商在行，可摇笔杆子就不灵；还有些人对自由艺术得心应手，但从事力学就一窍不通。这种例子着实不少。

"那种能胜任一切学问和职业的人则是大自然的怪物，或万能神明的化身，他们能爱干什么就干得了什么。

"这种万能的人也许给世界带来过恩赐，他们是人们理智、实践和记忆中的怪物（若能这样称呼的话）；他们学识渊博，远远超出了他们同时代的那些学者们；他们出类拔萃，使人感到万分敬仰；但这种人只是天资的怪物，在现实世界上极为少见。即使这种人再了不起，也绝对当不起'万能'这一神圣的称号。假如万能是指通晓一切、无所不包的话，那么天地宇宙间除了上帝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上帝主宰一切，他才是唯一真正的'万能神灵'；要是谁承认某人为万能的人，那就等于承认有另外的上帝，这就连大名鼎鼎的神秘大师莱布尼兹①的信徒都觉得荒谬绝伦了。

"这种天才人物也许不会缝鞋，绣花，不会干许多简单省力的小事；他们要是重新回到当今我们这个世界上来的话，也许会把他们原来的许多格言和论点统统推倒，转而承认现在的种种新见解。

"亲爱的，你该细细想想：人总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和不足，即

---

① 十七世纪德国自然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使最显赫的天才也只是伟大而已，但绝不是天地万物那样的伟大，只有上帝才当得起这个称号。所以我们指点孩子应在了解了他们的才能和兴趣之后再作决定。

“记得斯巴达人为使孩子们选择职业时人尽其才，就先在一个大堂里备上各种行业的必需用品，比如：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天文、地理等器具，甚至还摆了各种兵器和书籍。然后他们就故意把孩子领到那儿去玩，随便他们动用什么器具。这时，他们的父母便躲在暗中观察自己孩子的举动，看看他们到底喜欢什么；要是他们看到孩子喜爱兵器，书籍，或别的学问和手艺，或对某一种器具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就会立即决定让那孩子学这个行当。这种聪明的考察真是事半功倍。

“我对这种好法子特别赞赏，而对那些父母的一意孤行、不顾孩子的才能、定要把他们送进学府的偏见则十分鄙弃。

“亲爱的，这种偏见根深蒂固，粗鲁卑劣。智力迟钝的孩子不管上了多少学堂，念了多少书，都不会出息长进。天资不足的人任何书本和学堂对他都无济于事，毛驴儿天天驮着煤块或石头在学堂或学府进进出出，但它们还照样是毛驴。学问不一定都集中在大学或学堂里，而大学或学堂对那些缺乏才智的人也全然白搭。

“再说，孩子尽管有上学的才能，我也不能赞同他进大学，因为家景十分贫寒。我打短工几乎难以餬口，难道还能每月凑上十个比索的学费、并为他齐备一套体面的行装吗？这实难办到。”

母亲一声不响地听了很久，这时她说道：“不，这算不得理由，更别说难办到了。只要有点奖学金就一切都解决了。”

父亲说道：“这好极了，你帮我解了大难。但你瞧瞧另一个

难处该怎么办。我已届天年，又受了穷，没什么东西遗给你；一旦作古，你就成了寡妇，既无依托，又不得温饱；那时你和你儿子相依为命，他至多懂点拉丁文，会咬文嚼字，又能莫名其妙地用文绉绉的话去唬弄世人，但这实际上不值分文。要是没人悉心培养，他上学后必半途而废，到头来教士当不成，律师当不成，大夫也当不成，他的学问干什么都没法谋生，更别说来赡养你了，而你也完全周济不了他。那时最糟的是他连手艺活都没法学了，这有三个理由：第一，孩子在学堂必染上虚浮习气，以为只要进了学堂或穿上礼服、会念几句西塞罗① 或祷文本②，就绝不能再去干那些丢人的店员或学徒之类的职业了。他们不就学了点微不足道的拉丁文吗？要是他们得了光彩赫赫的学士头衔时，那该变得怎样了呢？啊！那时他们该觉得整个地球都没法容下他们了！可怜的孩子哟！

"第二，那时他们都已长大成人，知道手艺的重要；但看到别人都成了行家，唯有自己偌大年龄才开始当学徒，不免感到没脸见人，更难办的是还没有师傅愿意收留这些大小伙子当学徒呢。

"第三，这些大小伙子尝到了散漫放任的滋味，再也不愿去屈从他人、在别人手下当徒弟了。你瞧瞧彼得罗吧，要是让他再去上学，我去世后他准保半途而废，变成空浮于世的人。那时他不仅成不了你老年的拐杖，反而成了你身边的累赘，对你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店铺作坊根本不需要哲学和拉丁文），那时你会把儿子的所有学问和昏话都一古脑儿归结为犹大的罪过了。所以，亲爱的，咱们现在就该着手准备将来的事情，难道这还不该给彼得

---

① 古罗马雄辩家、诗人。

② 一种宗教上每天用的祷告书。

罗找个职业吗?”母亲答道:“你如此固执己见，定要让那可怜孩子去受罪、去做匠人、辱没他的人格，这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为何要这样夸大事实呢?难道彼得罗真的愚笨痴傻吗?你也必然会在他上学期间长辞人世吗?你以为你一死，我们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吗?那时上帝还在，亲友和教父也会救济他，说不定还有墨西哥城许多心肠慈善的富人来庇护他呢。即使没有这些人，我这母亲不是还在他身边吗?我就是行乞讨饭也得把他拉扯成人。你不仅不爱那可怜的孩子，甚至连我也不爱，所以你一直让我心里难受，难道还要我赞同你的主意吗?啊，我这苦命人哟，我不幸的孩子呀……”

我那可怜的好母亲说着便痛哭起来，父亲的固执使母亲着实洒了几把眼泪。母亲一动真情，父亲就连忙抱住了她，又象以前那样娇纵她，对她说道:

“快别哭，亲爱的，千万别这样。我的话全是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你乐意让彼得罗上学就让他趁着年轻的好时光继续学习吧，我决不再反对。也许上帝会给我延年增寿，这样我就能看到他长大成人了。即使不这样，上帝也会放你一条活路的，因为他知道你心地善良。”

母亲这才安静下来，从那时起，她为我准备了黑礼服，拉丁文课本，以及其它必需物品。

照理说，父亲的道理也确实讲得不少了，他见识高明，很有魄力，但这些都由于他对母亲的过于迁就而不得施展。

男人偏爱女人，想尽量博取她们的欢心，这并不背乎常理，甚至是正当合理的事情，但万万不能过分迁就，娇纵背理，使他们自己及其子女都深受其害。所以你们该从这里引为借鉴，该按上帝的旨意和天命的安排去恩爱你们的妻子。你们不要象超

世绝伦的大勇士赫尔克利斯[①]那样失去男子气概，这位勇士曾战胜了狮子、野猪、毒蛇以及所有碰到的猛兽，结果却在翁法勒[②]的绵绵情网下俯首听命；她让他剥下了尼米奥狮子[③]的皮，又让他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还让他纺线，要是折断了梭子或完不成限额就得受辱骂责打。这种没男子骨气的事情即使在神话故事里也令人蒙羞！

有的女人专会利用男人这种傻劲，把那些无能的小丈夫牢牢缚住。

瞧瞧那些男人吧，他们根本不懂得、也不善于维护自己的身份和威信，有的人甚至甘心充当女人的奴仆，这多叫人愤怒！这种人心里存不住任何秘密，他们会把所有事情全向女人袒露，他们每干一件事都得同女人商量，没她们的允许简直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时女人往往会得寸进尺，要是她们觉得男人已被她们的美色迷住时，她们就会立时施展出全部的威严，那时她们就个个变成了翁法勒那样的女人了；于是男人便只得卑躬屈膝，变成女气十足、不知羞耻的赫尔克利斯了。这样，女人便可以为所欲为，把男人当作脓包，捉弄他们，使唤、咒骂、甚至还可以责罚他们。这不过是撒泼女人的天性，是她们对丈夫或情人厚颜无耻的下贱举动。

愿上帝保佑，别让我们做怕老婆的男人，也别事事请示女人、受她们的管束，更不要一见到女人哭泣动怒就只会一味宠爱迁就她们。那样的男人几乎不配当男人，只配当山羊崽子，或至多是个无能的家主。他们对孩子根本做不了主，而是全让女人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② 希腊神话中赫尔克利斯大力士的女主人，以心肠狠毒著称。

③ 希腊神话中赫尔克利斯打死的猛狮。

一手包揽，这连孩子都早已觉察到了。所以他们根本不把父亲放在眼里，要是做了坏事，父亲拿他们问罪时，他们只要把母亲找来就会得到庇护。有时母亲还会甘冒不韪，同父亲大吵起来，这样过失便有了依托，惩罚也就能完全逃脱了。

泰伦斯[1]说：母亲往往阻挠父亲对孩子的惩罚，并纵容犯罪。此话不无道理，现在引一首小诗为证：

母亲往往纵容
孩子失足犯法，
她们总是阻挠
父亲实行惩罚。

我的父母确实都不是我说过的那种女气十足的男人或狂妄高傲的女人。父亲有时我行我素，母亲也就得过且过，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不必事事相强"[2]。要是母亲做了许多恳求和努力都不能改变父亲的主意时，她便求助于眼泪了。这真好比神灵显现，因为娇美女人落泪简直抵得上无敌的武器，它能把最小心谨慎的大丈夫都乖乖征服。

要是父亲能保持硬汉的脾性该多好哇！但男人往往不得自主，尽管他们觉得自己向来十分威严。

终于，我上学的日子到了。那时我们用的是堂马努埃尔·恩里克的教本，此人在墨西哥城名声显赫；他不仅有口才，还善于教拉丁文。那时城里有许多人教拉丁文，但谁也及不上他，因为迄今人们还普遍认为教拉丁文应该注重文法、轻视知识呢。那时老师往往喜欢按死规章教学生，这叫"杠杠"，必须按着这些"杠

① 泰伦斯(约公元前190—159)，古罗马喜剧家。

② 西班牙谚语。

杠”才能造句、翻译祷文本、特伦多① 宗教会议文本、圣皮奥五世② 教本等。要是有运道，就可以译《伊尼特》③ 和西塞罗的小段诗文；这种教学法正如卡拉桑斯神父④ 在他的《天才的辨别》一书中说的那样，使学生变得特别爱咬文嚼字，而不是在说拉丁文了。那时我也难以摆脱这种坏习气，我满脑子装着拉丁文的各种规则、隐语、辞句，等到弄熟了这些条条框框，反使我连拉丁话都说不连贯了。我的译文还不算太糟，我比较顺手地译了祷文本中的说教部分和神父问答教本的几个章节。那时，维吉尔、贺拉斯、玉外纳、佩希奥⑤、卢卡诺⑥、塔西佗等人的诗我已读得烂熟，要是能和他们当面幸会，我准能讲得头头是道。维吉尔的诗我那博学的老师曾译过几首，我就是从他那儿才找到了这位诗人的作品。那时我还学会了作诗，比如六音步诗、五音步诗等，但不会对句。

这样，三年过后我便心满意足地结束了学业。那时大伙儿都夸我是个了不起的文法家，我听了便忘乎所以，以为事情真是那样似的。上帝啊，他们为了讨好我竟当面骗人！那时我考试的成绩似乎不错，这下子我便神气十足：老师和亲朋都前来对我贺喜，我的好父母也喜形于色，好象我赢得了全墨西哥最高学位似的。

那时大伙儿给我送礼，拥抱，又向我老师表示祝贺之后，便要我讲述三年来的学习和成长经历。当时在场的孩子实在不少，

① 特伦多为意大利城市，十六世纪中叶曾在那里多次召开改革基督教的会议。

② 十六世纪意大利教皇。

③ 《伊尼特》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

④ 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父、教育家。

⑤ 佩希奥（34—62），古罗马诗人。

⑥ 卢卡诺（39—65），古罗马叙事诗人。

简直就象个小学堂了。其中有些孩子流里流气，他们随同大人来，他们的品性教养都十分糟糕。我向来坏得出奇，最能出坏点子，于是这些孩子便都对我特别佩服，并甘愿为我提供一切便利。人常说："物以类聚"，又说："驴不和狼合伙，鸽子不和乌鸦作伴，"① 我也绝不会和正派理智的孩子合群。我总是和那些促狭淘气、品行不端的哥儿们打得火热，这样我越变越坏。若是你们听不进我的劝告，也不想将来教育你们的孩儿；或让他们交几个正经朋友，或干脆一个不交，那么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同样也会发生我这种倒霉经历。"近神像者神明，近邪恶者邪恶"，② 这一神圣的格言是多么千真万确啊！因为我的情形也恰恰如此；我向来淘气，再加上坏哥儿们作伴，这就堕落得更快了。

你们念到这里一定会惊呼：我们父亲怎么一下子得了个好成绩呀？他过去在学堂里不是坏得出奇吗？这个急变怎么来得这么快呀？我的孩子们：童年时代养成的习性无论好坏都会根深蒂固。所以对儿童的培育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小时染上的恶习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姨妈大婶的讨好、老师的宽容以及那些品行邪恶的哥儿们挑唆的缘故，但更主要的是我天性邪恶和恣情任意造成的；这些恶习已在我心灵上盘根错节，为了消除这些讨厌的弊病，我费了多少心思，我的好老师给了我多少责备和抚爱，那些好同学又给我作出了多少好榜样啊！要是老师的训导和同学的好榜样能经常在我身上起点作用，也许我就不会放荡堕落，甚至还会变成品性正直、笃信宗教的人呢。啊！那些暂时表面的悔过迷惑了多少人呀，有些人刚刚悔过，便以为自己从此就完全变好了，于是又开始散漫松劲，这样他们刚刚起步的规矩

① 西班牙谚语。

② 西班牙谚语。

品行又立即给魔鬼夺走，或许还会变得比过去更坏呢。

我就有过这种切身体验，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悔改时邪恶的欲望只是暂时被压着，但并没有消亡；我表面上看去举手投足十分得体，但心里却总是对恶习念念不忘。我的邪性就象灰烬下的炭火一样藏得更隐蔽了，反正出于对我老师的敬慕和那些品行端正的好同学对我的鼓励，我不象先前那么卑鄙无耻了，但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打消了这种邪恶的念头。

果然，我一离开那些好人、同浪荡哥儿们混在一起时，又邪念萌发，并恶性膨胀，简直超脱了理智和年龄的约束，就象河水越过河床那样无法控制地到处泛滥了。

那时我变成了最放荡促狭的学生，也叫"冥顽不化"①。我的品性绝不能和好人相比，博学的帕斯卡②早就说过："促狭的人品性卑劣。"那时在学校常说：parar la bola,pandorguear,cantaletear③等等，意即应该尽一切办法对别人嘲笑、污辱、挑衅、责难、谩骂、捣乱和虐待。最讨厌的是这些小丑们对新入校的可怜学生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了。这些该死的促狭鬼真该把他们绑在学校的柱子上，对他们每次撒野都痛打一百鞭子！但痛心的是学校的教授、助教、助考老师及校方人士对这些无耻行径却熟视无睹，即使受害者抱怨申诉也常被当作是孩儿家的幼稚行为，而不明白这种放任就等于默许，等于准许我这样的促狭鬼放荡堕落，滋长灭绝人性的残忍心理。我曾大肆辱骂和欺侮过许多人，有一个学生竟被我侮辱得痛哭流涕，这时我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幸灾乐祸地嘲笑起来，这对他的伤害就更加厉害了。

---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帕斯卡(1622—1662)，法国哲学家，自然学家。

③ 墨西哥土语。

你们瞧瞧，那时我成了全校最有名的“捣蛋鬼”，哥儿们都夸我“门门在行”，“出类拔萃”，还说他们听人骂我“臭嘴子”都感到得意；我既然堕落到了这步田地，我的好品性又上何处寻觅！我的孩子们，难道你们还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吗？这还不足以说明我的心灵和品行已完全堕落了吗？把折磨别人当儿戏的人总是灵魂卑贱、心肠狠毒的，这并不是幼稚行为。没有上帝和理性的管束，就会少年失足，长大后更加堕落。我当时的那些小哥儿们后来能改邪归正、变成好人的就寥寥无几。可是那时我们学校却偏偏有许多这样的坏小子。

现在你们该完全相信我真的堕落了吧。终于，我开始学习哲学了。

第 五 章

鹦鹉在哲学班的经历，他的毕业论文，获得的学位，以及其它一些读者愿知便知的趣事。

我学完了拉丁文，便到了最古老的圣伊尔德丰索学院①师从堂马努埃尔·桑切斯·戈梅斯博士学哲学，这位老者至今还健在，仍为学生的楷模。当时那个著名学院的宗旨是用宗主国文化来培养品学兼优的学者和文人，它还没开始教现代哲学，那儿的课堂上还在讲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②；人们也还能常听到有关人的理性、内在的特性以及物质的第一性等问题的争论，可最

① 当时墨西哥最古老著名的神学院。

②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认为任何个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由以上四种原因构成的。

后却总是"何足道哉[1]"，得不出任何结论。实验物理那时还未被人注重，卡尔德西奥[2]、牛顿、穆斯切布雷克[3]等伟大人物的名字在那聚集着许多象波蒂略[4]一样杰出天才的深宅大院内还很少为人熟知。总之，当我那博学的老师敢于单枪匹马首先向我们宣讲真理的演变时，那种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最高理性的"散步学派"[5]还没有完全被抛弃。那时我老师只是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最合理的部分以及现代物理学家著作中最真实可取的东西拿来教我们，这样，大伙儿便一下子都成了风靡一时的电学家。那时我们根本不去分析各种不同的见解，也弄不清任何学派体系，只是一味迷信作者。

这种教学法尽管比较生动，但我们还是学到了不少荒谬绝伦的东西，而这些按理却都是可以避免的。大名鼎鼎的费霍[6]在他的评论集第七卷中的十、十一、十二章里都论述过这个问题。

我学拉丁文时就学了不少模棱两可的昏话，比如：可吃的贝壳，小牧民吃土坯，杀父不犯死罪[7]等等。一开始我还学了不少荒唐的诡辩，并以此和那些天真的同学胡搅蛮缠，比如：同大地接吻是恭顺的举动，女人就是大地，基督使徒应是十二人，圣彼得就是使徒等等。请注意，那时我诡辩起来简直比巴黎学院最善辩的博士还要得心应手，即使对最确切的真理我也能强辩几句；反正我老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尽管争论的东西往往连我

---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十七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

③ 十八世纪荷兰物理学家。

④ 十八世纪西班牙神父，哲学家。

⑤ 这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派教学法，即边走边教学的实地教学法。

⑥ 费霍(1675—1764)，西班牙神父，文学家。著有《世界剧评》多卷。

⑦ 原文拉丁文。

自己都莫名其妙。那时我善于在伊斯拉神父① 的词句里找到自己需要的论据，这样，不管别人对我的围攻多么猖狂，我却从不让步。我常对他们说：要以理服人，不要无理取闹。可我自己的举动却时刻都应着那句老话："谁爱争嘴，谁必挨骂"②。

自从我学了还原、反复、等同及其诸如此类的名词，我变得多么固执痴傻啊！特别是下面这些混帐诗句准保使你们念了大吃一惊，你们念吧，惊讶吧！

> 巴巴拉，塞拉伦特，达利·费里奥·巴拉里东塞朗特斯，达比蒂斯，法贝斯莫，费里塞索诺鲁塞萨雷，卡梅斯特雷，费斯蒂诺，巴罗克，达拉布蒂。费拉布东，迭沙米斯，达蒂西，博加多，费里松。③

怎么样！这诗句还不离奇吗？拿它们去装饰药铺的瓶罐儿不比用来掌握学拉丁文的条条框框更合适吗？我的孩子们，这种凭空臆想的做法使我深受其害，结果我念起来任意胡诌，前后颠倒，把开头的巴巴拉同结尾的费里松念换了个位置都不知道，反正它们都是些胡话。那时我不是在学习和传布知识，而是在尽量诡辩；不是在探索真理，而是搞乱真理，成了个染上了炫学癖的饶舌鬼。

在这一片杂乱的争辩声和粗言俗语声中，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推论式，省略推理，连锁论法和两端论法。这后一个议题许多已婚的先生都十分反感，他们讨厌事物的两端性，所以把它叫做头上长着两只角的东西。

① 十八世纪西班牙著名耶稣会神父，作家。

② 西班牙谚语。

③ 这是作者故意用拉丁人名来绕口念拉丁文，诗文也讲究头一句和末尾句押韵，第二句和第三句押韵的格式。

为了不使你们受累，我把哲学班期间的事情一笔带过，就象空中的闪电一样不留任何痕迹。那时我连续经过了令人厌倦的争辩，涉及到了理性的功能、自然逻辑、虚假逻辑和现代逻辑、表面对象和实质对象、学问的方式、亚当是否因为过失而丢了学问（这连魔鬼都不会去争辩）、逻辑是科学还是艺术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问题；那时我变得象裁缝那样头脑死板，却又十分自得其乐地认为我甚至能用逻辑推论去同埃斯塔里塔①进行争辩；我连树木可以从果实得到论证都不明白，却还要对任何问题都大发谬论，这恰好证明我孤陋寡闻，简直比倭瓜还要空虚，可我行事时却还在竭力证实自己是合乎逻辑的。

我的物理学并没走运，但在辨别特殊物理和一般物理上，在了解某一种物理是否指物体的整个本性、而另一种物理是否指某些具体的属类等方面，我还是得到了一些乐趣。那时我不明白什么是实验物理，什么是理论物理，什么是异常现象的规律性；也不明白什么是力学，哪些是动和静的规律，强力和力量意味着什么，它们怎样构成，又怎样分解；更不懂得什么叫向心力、离心力、切线、引力、重力、负荷、功率、强度，等等，既然我连这些都不懂得，就更别说静力学、静水学、水力学、气体测量学、光学及许许多多这一类的学问了。然而，我却十分热衷于争辩物体的本质是否可知，本质是固定的三重体还是液体，真空同物体的本质相抵触是否可知，以及大自然的三重体，无限可分性，等等，这都使我或得益，或受害。确实，我的好老师教了我一些几何学、计算学和现代物理知识，但这些学科的时间都很短，定律又肤浅，或许是因为自己不够勤奋，结果连一门也没学通的缘故吧。但在毕业时，我却恬不知耻地自诩为物理学家，这真是无知

① 古希腊哲学家。

的蠢货！我凭着死记硬背写出了毕业论文，于是就总爱向人炫耀自己如何有学问。要是有人问我巧克力经过搅拌为何会起泡，火焰为什么是圆锥体而不是别的形状，热水或其它液体经过风吹为什么会变凉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象，那就一定会使我当众出丑，狼狈不堪。

我自以为已经懂得了思辨哲学，伦理学，这也同样徒有虚表，在哲学班结业时我甚至差点把自己标榜成又一个所罗门①。

啊，要是我一开始就摆脱那些条条框框，多学点逻辑学，思辨哲学，以及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方面带本质性的东西，那么，两年半后我准会大有所获！

假如我老师不怕势孤力单，他准能坚持这种做法，可当时要是偏离了陈旧的教规，自己标新立异，也许会被那些虚伪自负的学者们围攻指责呢。

那时我们对老师总是礼数周全，并且也不再争辩生灵的理性、内在的特性、形式、外表、本质及其所有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了，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却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这一切，但总是劳而无功。胡安·布查多·梅克尼奥②说："现在已不象过去那样常听到这些无聊的争辩了。但是否这种争辩完全消失了？是否在大学彻底清除了这种粗鄙的残渣？我觉得有些地方还存在着这种陈腐的陋习，不说全部，至少在某些领域这种陋习还在顽固地阻碍人们去探索真理。"这番论述可说是一针见血，那时墨西哥的情形恰是如此。

终于，接受学位的日子到了。我对自己的毕业论文自鸣得

---

① 圣经中以色列智者。据《旧约》《列王纪上》第四章三十节记载："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

② 西班牙思想家，作家。

意，好象我真的精通了拉丁文似的。那时大伙儿也一味夸奖，似乎我们都得了优异的好成绩。这样，我们一个个都飘飘然起来，简直“比印第安人菜园里的马齿苋还傲气”①，这种妄自尊大的丑态是多么荒唐可笑！

那时我觉得自己完美无缺了，别人也总把学士这个“杰出”、“光荣”和“博学”的响亮头衔安在我身上，使我完全成了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神明的上帝啊！那充满赞誉的日子使我多么伤心难忘！那举行仪式的时刻多么使人心灵陶醉！那时，当我发完誓，面对大伙儿站在两个拿着鼓槌的人中间时，我耳边只听见一片欢呼声，那场面多么了不起啊，我简直快活得要发疯，好象我已经是一个头戴博士帽的博士先生一般了。那时我把这种赞誉和学士头衔看得无与伦比，即使拿将军和元帅的头衔来换我也不干呢。请别以为这是故弄玄虚，因为当我听到用拉丁文正式授予我学士头衔时，我简直万分激动，要是没有父亲和朋友们的阻拦，我准会象阿里奥斯托②被马克西米连一世③封为诗人时那样兴奋得自个儿跑到大街上去。反正那时我们激动得难以自持，简直跟害了热病或疯癫的人一样了。

等我回到家时，屋里早已挤满了老人、孩子、亲友及其家人。我一进门，他们便争先恐后对我叙礼恭贺，于是我神气活现地同他们一一回了礼。那时我的好母亲那股高兴劲儿简直甭提了，她眼睛总是乐呵呵地眯成了一条缝。

这时我脱去礼服，准备同大伙儿一起入席，于是，客人们又

---

① 西班牙谚语，喻忘乎所以。

②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著有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喜剧《金柜》、《妖术》等。

③ 马克西米连一世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

彬彬有礼地对我祝贺了一通。我的孩子们，我敢断言：任何婚礼、洗礼、唱诗诵经以及你们见过的所有节日都不会有这番马孟西亚① 更为诱人。这好比教堂的科卡②，它是唤人集聚的大钟，招兵买马的大旗，若是这种场面都觉得乏味，就绝不会有别的热闹的节日了。

你们别以为只是在墨西哥城才有食客云集之类的事情，别的地方同样也有。比如在西班牙这种习气就十分风行，这里有一首小诗可以为证。诗文这样说道：

大家为吃喝而来，
伊耶卡斯的女神③，
大家为吃喝而来；
节日没人去理睬。

孩子们，许多人确实都为吃喝而来，他们不是为了节日，更不是为了庆贺。即使在办丧事时也少不了吃喝的东西，那时是怎样举办的呢？总是先悲叹哀哭，然后就拿起面包、奶酪、白兰地、巧克力茶，坐在餐桌上打起牙祭来了。所以人们常言道："面包去悲伤，腹饱心欢畅。"④

你们别厌烦这些闲话，它们会使你们得益。我先前说过，若是你们善于寻觅学问，就会在这部信史的字里行间找到许多有用的东西。我久卧病榻，写了这些闲散的琐事，这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而只是随感而录，但我还是想在这心境糟糕的情况下尽

---

① 印第安人土语，原为奶头的意思，这里指吃喝玩乐。

② 印第安人土语，意为大钟。

③ 马德里南边托莱多城附近一镇的女神，那里雕像、纪念碑甚多。

④ 西班牙谚语。

量使你们得到忠告、警觉和学问。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配对你们夸耀学问，我只指望对你们尽到父亲的职责，使你们念过这部信史后能有所得益和乐趣。你们该捧起盛满笑料和学问的酒杯喝下这些难喝的苦酒，那时我就心满意足了，就算完全尽到了一个真正作家的义务。贺拉斯说：

作家履行的职责，
娱乐读者教育读者。

我确实这样做了，虽然总是未尽如人意。

大伙儿都兴致十足地入了席，他们简直把我当作节日的神像一般不停地在谈论着我。我如此年轻就得了学士的头衔，这也着实为人津津乐道。那时我的父母感到多么光彩体面！我又是多么洋洋得意，自负高傲！那时客人们都想方设法来讨好我，他们一刻不停地对我说道："您请，学士先生"；"您喝，学士先生"；"您瞧，学士先生"；"您过来，学士先生"；"您转身，学士先生"。

午饭晚饭过后，接着又是舞会，那片赞誉声还是有增无减。上帝啊，他们竟整天对我讨好个没完！甚至连老人和孩子都对我唠叨起来。终于，蒙上帝垂怜，客人们都纷纷回家了，于是这场没完没了的胡闹才算到此收场。父亲为这桩庆贺事耗去了六七十比索，结果反使我变得更加狂妄了。这时我们都感到身倦体乏，于是便立即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起床后，我觉得昨晚大伙儿使劲夸我时那股痛快得意的滋味似乎一夜之间踪影全无了。啊，人心是多么不知满足，只有坚定的美德才能使它得到弥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你们别以为这全是虚情假意的事情，你们迟早会承认我是个诚实人。我绝不是那种巧伪人，我过去奸诈邪恶，现在病倒在

床上总不那么坏心眼了吧。你们该明白这些话全是真心实意的，这无须用我的品性来担保，而只要让你们知道我对自己的品性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并懂得恶习不可隐讳这一点就够了。假如我病魔脱身后又象先前那样放荡作恶（上帝不容），我也绝不抵赖这会儿写的事实；相反，我会象奥维德①说的那样，对你们承认自己是明知故犯。

现在话归正题。那阵热闹过后，父母想让我去他们友人的庄园玩一阵。那时正赶上给牲畜打烙印的季节，再说庄园离城又不算太远，于是我便欣然应命。

第 六 章

我们这位学士在庄园经历的事情，新奇而有趣味。

我在父亲的朋友陪伴下来到庄园，原来那陪伴者就是庄园主，我们下车时有许多人跑来热情迎接。

那时正值给牲畜钉掌的时节②，所以庄园主家宾客盈门，许多城里和邻近村镇的客人都赶来凑热闹了。

进了客堂，我便在一边坐下。我不爱在女人堆里胡闹，所以对她们说的乡下的新鲜事也不太留意。这时个儿挺高的庄园主太太上前和我攀谈起来，她问我道：

“小少爷，您一道儿觉得乡村怎么样？您对乡村一定感兴趣吧，听说您还是头一次离开墨西哥城呢。”

①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变形记》、《悲歌》等。

② 当地风俗习惯，这个时节除了给牲畜钉掌，打印，还有赛马，斗牛等娱乐。

我答道："对，夫人，我太喜欢乡村了。"

女主人又问："这儿跟城市完全不一样，对吗？"

我十分识体地答道：

"是啊，夫人，我喜欢乡村，但对城市也不厌烦。我觉得它们都很好，所以无论在乡村或城市，我都十分高兴。城里有城里的趣味啊。"

我的话立即博得一片赞赏，好象我说了什么基督警言似的，女主人也不停地夸我说：

"是啊，到底是读书人有学问，哈努亚里奥说要是您不淘气，准会更有出息。"

哈努亚里奥约十八九岁，他是女主人的外甥、我的老同学，也是我最要好的哥儿们。我之所以总想避开他，其原因是他太促狭，太狡猾了，我跟他学了不少坏样。他从小和我同学，成了我的阿威特索尔特①，我怎么也甩不掉这个影子。我连续两次转学，他也和我同出同进，后来我到恩里克老师那儿学拉丁文，又进圣伊尔德方索学院学哲学，他都和我同校，并和我同时毕业。

他神态潇洒，长得又高又匀称。但那时学校几乎人人都有绰号，即使象那耳喀索斯或阿多尼斯②那样的人也难以幸免。这样，我们把堂哈努亚里奥这一名字的发音和他身上最突出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称他为"长脚胡安"。但不管怎样，他是我的老朋友，干起坏事来又总比我精明灵活。那时他总让我学他的坏样，并到处吹嘘我的恶习和"癞皮鹦鹉"这一绰号，这真使我这部信

① 墨西哥土语，原意为征兆，这里作灾星讲。

② 那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照影投水的美男子，死后变成了一朵花。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被野猪伤害的美男子。

史增添了不少滑稽趣味。他十分卖劲地把我的绰号传到文法班，哲学班，后来又传到了所有的熟人中间。我的孩子们，要是我没这个绰号而名声远扬，那真该对我这位莫逆之交的朋友、才华卓著的大师和为我显身扬名的恩人重重赏谢一番了，因为我们这位功绩无量的长脚胡安对所有这些名头都十分胜任合适。

也许当时在场的小姐们对我的人品早已有所了解，或对我的绰号也已经知道了。那时我在客堂同女主人以及别的小姐们高谈阔论时，却没注意到女主人的女儿早已在一旁为我捧场喝彩了。她长得秀丽端庄，正值豆蔻年华，今年恰好芳龄十五，这就十分惹人喜爱。于是我便尽量对她殷勤周到，总想博取她的欢心。那时我一提到大学里的趣事，她总是头一个高兴地对我称赞喝彩。

我正十分得意的当儿，只听院子里响起了马嘶声，没等我发问，一个身披细呢斗篷、足登宽口长靴、全身打扮得象个体统牧人模样的人走进了大厅……那是谁呢？啊，也许是我罪孽深重，那人正是我的好哥儿们、"大恩人"长脚胡安这家伙！他一进门就看见了我，于是便边走边跟大伙叙了礼，然后就张开胳膊跑到我跟前，喜滋滋地大叫道：

"啊，我亲爱的癞皮鹦鹉！这太巧了！怎么样，哥儿们？想干些什么？请坐……"

那该死的家伙当着这么多体面先生跟前说出了我的癞癣和饶舌鹦鹉的绰号，这简直使我有点怒不可遏。更糟的是还有许多碎嘴女人和姑娘们在一旁，她们听到了我这绰号，立刻就开怀大笑起来。她们根本不顾我的人格是否受到了污辱，也不管我的脸色是否会羞得难以形容，但我确实记得那时整个大厅都

好象变得一片漆黑，我的整个脸颊和耳轮简直比用花椒搓过还要热辣。那时我十分冷淡厌恶地对长脚胡安搪塞了几句，以为这样也许能减轻姑娘们的嘲笑和这位哥儿们的放肆言行。但事情却恰恰相反，我越正经，她们越笑得厉害，甚至连娘儿们都意兴浓郁起来。这时长脚胡安那坏小子便更加添油加醋，使得大伙的笑声愈加厉害了。我窘得无地自容，只得屈从命运，强作镇静，并同大伙一起苦笑凑趣。说实话，我当时笑得那么尴尬，这真叫迫不得已。

终于，她们对我"鹦鹉""癞皮"大肆数落了一通，就再没别的笑料来嘲弄我了，甚至连那该死的长脚胡安也找不到侮辱我的东西了。这时多谢上帝照应，一场恶谑的风波才算到此了结。

这时我才头一回感到有了难听的绰号是多么令人厌恶！那些薄情寡义的造化小儿他们的品性又是多么卑鄙无耻！这些人宁肯失掉朋友，也不愿放过嘴边应景的俏皮话。他们专会用下流无耻的玩笑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受了他们危害的可怜虫该多难受啊。那时我就象浑身挨了一顿痛打一样十分狼狈，因为我还直想博取他堂妹的欢心呢。我的孩子们，你们应该永远和这种人断绝交往，不要有任何犹豫才对。

午饭时辰到了，大伙依次入席后，一桌盛馔已经摆上。我和特拉纳潘特拉镇①的一个牧师对席，他身旁是库阿蒂特兰镇②的神父，这是个有点发福但十分正派的老人。

大伙儿吃得都很高兴，我也同样如此。我终究还是个孩子，不会和大伙儿记仇。他们客气地让我吃味美的炒菜和可口的果酱，因为庄园主堂马丁先生向来慷慨大方。

---

① 墨西哥城附近一小镇。

② 墨西哥州一小镇，手工业品较发达。

席间大伙儿说了许多我不明白的事情，待到撤走杯盘时，有位小姐问起谁见过彗星，这时牧师说道：

"小姐，您说的是彗星吗？"

小姐答道："正是。"

"这就对了，头几天晚上我们在教区的平台上还见过彗星呢，太有意思了。"

小姐道："啊！多糟糕的事情！"

"为什么，小姐？"

"为什么？因为出现彗星就表明那儿将发生大灾祸呀。"

牧师道："这就太荒唐了，彗星和其它星体一样都是行星，它们的行程十分遥远，周转一次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人们就不能常见到它们，但这决不是灾祸。对了，堂哈努亚里奥朋友在这里，他准保知道什么叫彗星，为什么人们见了彗星会浮想联翩，他一定会帮大伙儿解开这个谜，让您们称心如意。"

这时他堂妹说："太好了，哈努亚里奥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长脚胡安这小子对彗星一窍不通，他还以为那是焰火呢，但他并不痴傻，反而不慌不忙地答道：

"堂妹，这事儿我朋友鹦鹉先生来讲最合适了。首先他是个聪明的天才，其次这又恰好给了他发挥才能的机会，还能帮大伙儿弄明白什么是彗星，给在座的客人添趣助兴。好了，你让萨尼恩托先生讲吧，你们准会钦佩他的好口才。要是他不在这儿，就当然该轮到我了。但我讲起来就不光是刚才说的彗星了，也不止是它们从哪儿起程运转了，而是全部的星体；即它们叫什么，怎样运行，有什么作用，乐趣又在哪儿；反正你想知道的东西我都会详尽解答，不管你问得多复杂，我都能使你满足；我不怕你不

信我的话，因为盖维多① 大伯说：

拿星星吹牛乱说
是最可靠的说谎，
因为谁也不会去
向它们核对谎话。

“庞西亚尼塔小姐，我朋友大鹦鹉会从一般和特殊这两个方面来解释彗星，你听了准会感到满意。好了，我该去备马鞍了，先生们，失陪了。”

说着，他没让我辩解就走出了大厅。这时神父和别的先生们都赞同那位小姐的主意，特拉纳潘特拉镇的牧师也非要我来解释不可，这真叫我一时无法推托。

于是我说道：“先生们，我实在力不从心，再说在这么多长辈跟前炫耀自己这多愚蠢失礼呀。”

那位严肃的神父见我以礼推托，便强作笑容道：

“诸位请听：在远古时期，我们教区有个最愚昧虚浮的神父。一天，他在道台上对那些可怜无知的印第安人信口开河，他正讲得摇头晃脑的当儿，主教先生巡视教堂来了。这时人们开始窃窃议论，那位说教的神父也慌了手脚，惊吓得好象见了魔鬼一样了。他不声不响地摘下了四角帽，主教大人让他继续宣讲，可他却朗声说道：

“‘主教阁下，区区岂敢当着您大人的面讲道，那不是放肆无礼嘛！卑职不敢！您请，您开始训诫吧，我去为教民做弥撒。’

“主教先生看到这位无知的神父如此彬彬有理，不觉大笑起

① 盖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著有《西班牙诗集》、《骗子堂巴勃罗传》等。

来，他当即把神父赶下道台，末了又把他逐出了教区。您们瞧瞧，那神父多么倒霉！”

胖神父说到这里就打住话头，牧师和女人们都笑了起来，我也给逗乐了，尽管我不明白他说的彬彬有理到底指的是我还是长脚胡安。这样没过多久，牧师就急着想把事情痛快裁定，于是便对庞西亚尼塔说道：

“小姐，您挑个人讲彗星的事儿吧，您愿意让那书生讲呢，还是让我讲；要是您挑上了我，我就痛痛快快来讲，我不爱老让人着急，也不会摘小姐们的面子。”

也许牧师对庞西亚尼塔使过眼色，于是她立即对我说道：

“先生，您不会摘我的面子吧。”

这次我无法回避，只得答应了。但我不知从哪儿说起，最恼人的是我根本不懂任何有关彗星的知识，可我却妄自尊大（这是一切无知者的本性），于是对大伙儿说道：

“先生们，刚才有人提到的所谓彗星就是一些比其它行星更大的星体，它们不仅大得出奇，而且还有一条很长特长① 的尾巴……”

牧师插话道：“很长特长吗？”

我没觉察到他在讥笑我连西班牙语都说不利落，便十分自负地答道：

“是的，牧师先生，确实很长特长。怎么，您没见过吗？”

他说道：“罢了，罢了，上帝保佑。”

于是我又继续说道：

“彗星的尾巴常有两种颜色：白色或肉色。白色意味和平或

① 这是作者说话时的语病。

幸福，沾了血迹似的肉色预示战争或灾祸。所以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看到彗星显出了白色的尾巴，就知道有神灵降生了①，于是屋大维王就创造了太平盛世。这毋庸置疑，要是美好之夜没有救世主降生，彗星就不会显出白色的尾巴来了。我们之所以很少瞧见它们，这是上帝故意让它们远离我们。只有在预示国王驾崩、神灵降生、城池和平或战争时它们才挨近我们，这时我们就能肉眼瞧见它们了。我们没有天天见到它们是因为上帝不需要显示神迹，彗星显示出白尾巴准会天下太平。这就是有关彗星的事情，小姐，您明白了吗？”

我说完这些感到十分得意。

她说道：“先生，多谢您了。”

这时牧师说道：“不，用不着多谢。这位少爷不但没说到要害，反而还信口胡诌，这就不能为人谅解了。现在可见他根本不懂天文学，也不明白什么是恒星、行星、彗星、星座、蚀分单位、蚀等等。朋友，我不是天文学家，但我多少懂点常识，尽管这很浮浅，也许总比您强些。您这会儿说了多少胡话呀，最糟糕的是您还特别自负，以为您说的事情您自己真的全明白一样，往后切不可这样轻浮。您应该明白彗星不是星形的东西，它们不会显示神迹，也不会预示战争或和平；东方王②在救世主③降生时看到的星体不是彗星，屋大维亚诺也不是国王，而应该叫恺撒大帝或罗马王才对；他并不是因为救世主的降生而使世界太平了，而是和平的使者耶稣基督愿意在太平盛世降生，这就是奥古斯都·恺

① 据《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至二节记载：“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② 指前面提到的“从东方来的博士”。

③ 指耶稣基督。

撒·屋大维王①时期；末了，您对彗星的任何盛传都不必轻信，我不光这样劝您，还想给您简要讲讲什么是彗星呢。您听着：彗星和其它星体一样也是行星，它们同月亮、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赫斯切尔星②等都是球形的天体（即圆形，一般称作球形），它们都不是透明发光的星体，这就同地球的情形一样，因为地球上反射或我们感受到的光亮都是从太阳那里得来的。我们之所以不能经常看见彗星，那是因为彗星的运行轨道和其它行星不同；即后者围绕太阳成圆形循环，而前者却是椭圆形的循环。也就是说一些行星是圆形运转，另一些行星（如彗星）则是椭圆形运转。这就说明彗星的行程遥远，我们也就不能常看到它们了。这好比我们从这儿到墨西哥城打个来回要比从这儿到危地马拉跑一趟要快得多，因为前者的行程比后者的行程要少许多倍的缘故嘛。至于彗星尾部的颜色也不象人们说的那样邪乎，那不过是太阳把光束射到了它们的气体上，这就好比光束能射进窗门一样，太阳也同样会依据不同时间和状况把光束射到气体上，使彗星的尾部呈现出白的或红的颜色。这不必挖空心思去妄加解释，我们不是天天都见到抹着红光或白光的彩云吗？这都是依据它们和太阳所处的位置而反射得来的。所以彗星尾部出现白光并不意味吉利，红光也不是灾祸临头，这都为这一学科的物理学家早已确定和证实了的东西，而其它胡话则都是令人发笑的谬论。要是您想深究这些问题，您就念念阿尔梅达神父和布里松③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书都已译成了卡斯提亚语，

① 奥古斯都·恺撒·屋大维王，罗马帝国皇帝，他在位时是常被称引的太平盛世。

② 这是作者自己发明的星名。

③ 阿尔梅达是十六世记葡萄牙作家，航海家；布里松是十八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

内容也十分精练。我不过大致对您讲了一些有关彗星的事情，这就恐怕也不少了。您确实有点卖弄学问，但这回却碰了一鼻子灰，不过别人听了我们的谈话也会有所启发。您刚才那副无知自负的神态使我不得已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争，我知道这会剥人的体面，但有识之士却会原谅我。不知您会不会领受我的一片至诚，我旨在让您明白今后绝不要再去自作聪明，信口胡吹了。”

你们想想：我挨了这顿斥责多不是滋味！但我立刻明白那牧师尽管言语直率，却句句中肯，我虽然无知，但并不痴傻，也不是不开窍的木鱼脑袋。这样，我便觉得有时人们尽管显得高傲自大，但他们还是见到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精深的真理。有些混混沌沌的人连最明显的真理都领悟不了，这种人活着该多么不幸！然而最不幸的恐怕要算那些面对光明硬要闭住眼睛的人了，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难以顺从理智！那时我狼狈不堪，只觉得遭了奇耻大辱，连吭气都不敢，更别说干其它事情了。这时女人们、神父及其他客人都互递着眼神看着我，这使我越发感到难受了。

但是，牧师先生终究是个好人，他立刻把我从窘境中救了出来，他对大伙儿说道：

“先生们，大伙热闹得够劲儿了吧，我准备去做晚祷了，小姐们也得歇一会儿，这样下午就能再去观赏斗牛哇。”

说完他便起身离席，于是大伙儿也纷纷散开了。这时女人们聚到了里屋，男人们有的在长椅上歇息，有的看书，有的玩纸牌，还有人甚至挎起猎枪去果园消遣了。

我还在坐着发呆，尽管许多先生和他们的太太都来邀我一块儿出去，我全谢绝了。我推说自己旅途劳顿，这会儿只想能睡个午觉。

当大伙儿正各自游玩或休息的时候，我自个儿到过道里的木凳上坐了下来，开始了一场深刻仔细的反省。

说实话，那位牧师确实把我羞得够呛，但不管怎样，我先信口开河，这就活该自讨苦吃。我无疑是一个笨汉，粗坯，自负的人，难道我念过有关行星、天体、彗星、蚀以及牧师对我说的那些书了吗？那些作家的名字哪怕从封面上见到一次或听人讲过一些不是也很好吗？是谁让我着了魔，来胡说这些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事情，并且又那么虚伪自负呢？当时我想了些什么呢？罢了，也许我是哲学班毕业的学士，又是物理学家的缘故吧。但要是所有物理学家都象我这样混帐，我宁愿得罪物理学和世上所有的物理学家，并让我的罪孽也一同见鬼去！当时牧师先生、神父先生以及大伙能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不该骂我是头蠢驴吗？长脚胡安那小子没有当众出丑，他比我机灵，确实胜我一筹。“善于缄默是得益的起始，沉默是学识短浅的好屏障。”①长脚胡安没有胡说，人们就不知道他是否懂得彗星的知识；我费尽了口舌，反而落个弄巧成拙、当众出采的下场。但眼下已后悔莫及了，为了不致一蹶不振，我还得找那位牧师谢恩，他比谁都更了解我，我得让他指点我去念些物理学家的著作。物理学确实是门大学问，它既实用，又有趣味，我真该对它有所理会。

我拿定了主意，便起身去找牧师。这时他已做完了祈祷，于是我开门见山对他说道：“牧师先生，您刚才对我说的那些有关彗星的书本都是什么来着？您在席面上没想到我会那么卤莽吧。老实说，我是个蠢货，我只是在学校学了点物理和一般物理

---

① 墨西哥谚语。

的原理就自以为成了物理学家了，并且认为这门学问就再也没什么可学的东西了。这种偏见是在我写了几篇论文，并受到亲朋的赞扬之后产生的。再说我从哲学班毕业没几天，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简直以为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并觉得头衔就表明学问，就是博学的证书，就能和任何人辩理，甚至连所罗门也毫不例外。您刚才给了我一个教训，使我能引以为鉴。我喜欢物理学，很想知道一些简明易懂的书本，您一定能直率指点吧。”

牧师说道：“这才是个好兆头，这表明您天资不凡。一个人能知错，认错，改错并重新确定前程，这就为一般堕落的理智难以企及。您的狂妄自大恐怕会竭力阻拦您去悔改，这样，堕落的理智就会褫夺指点的光芒，这就好比固执的病人羞于医生发现他的烂疮，于是就讳疾忌医，结果反使病情更加恶化一样。可是，您给大伙儿讲了那么多有关彗星的胡话，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学校准不会教这些东西。”

我答道：“说的对，这些娓娓动听的虚假之词全是从我家那些姨妈大婶、厨房佣人那里听来的。”

牧师说道：“您当然不是头一个在吃奶时就碰上这种荒唐事的孩子，确实，所有这些谎话都是那些奶妈子和娘儿们编造出来的。您趁着自己还年轻，就该奋发勤勉，好将来有个造就。至于哪些作家的书值得细读，我自会告诉您，另外趁着在这儿的工夫，我想和您再次聊聊。”

我连声谢了恩，简直被他的好品性感动得落了泪。我正想再让他对我施行指教，却发现大伙儿已在嚷着要我们一块儿去牲畜打印场游玩了。

第　七　章

鹦鹉接着叙述在庄园发生的事情。

那时尽管大伙儿在招呼我们，可那位善良的牧师却还是不停地对我说道：

“您要我说出哪些物理学家的著作能使您得益，这我说不好，我能对您推荐的书十分有限，现在只凭记忆来说。您可以念念帕拉和诺莱神父①的《实验物理》，堂特奥多罗·台·阿尔梅达神父②的《哲学游戏》，布里松③的《物理学辞典》和《物理学概论》。您只要仔细念完这些书，就无论在哪儿都有办法应付这些问题了。要是您还想念点自然史方面的常识书籍，您可以念普卢切④的《大自然状况》这本书，这对您准会颇有益处；您也可以念著名的布丰伯爵⑤写的《自然史》，这本书趣味盎然，你会大有所获，这位作家通常被人誉为法国的普林尼。朋友，念这些书是件十分有益、舒适和有趣的事情，它们不会伤人头脑，也没有神学那样抽象，更没有医学那样疑人；它们没有法学那样复杂，也没有数学那样微妙。无论物理学还是自然史都会令人满意，令人愉快，令人着迷，令人受益。这是一种不烦人的学习，不累人

---

① 帕拉和诺莱神父均为十八世纪法国物理学家。

② 葡萄牙自然学家，哲学家，航海家。

③ 法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

④ 德国物理学家。

⑤ 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曾任皇家植物园园长。

的职业，他们讲的道理悦耳中听，写的词语句句在理。要是站在宇宙外边看待世界就会对他们的精辟见解表示惊讶，这好比孩儿头一次见到新鲜玩具也会惊奇一样。但哲学家们看待宇宙的眼光就不同，他们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惊讶。他们了解、观察、探究、敬慕大自然里的一切，若是他们的理智能升到天国，那他们就会狂热地爱上这充满最高尊严的无垠太空；若是他们能考察太阳，就会发现它是个火焰万丈，光芒四射，同时又把恩泽和仁爱普降给整个大自然的庞然大物；若是他们能观测月亮，就会知道它是跟我们踩着的地球一样的一个有山，有海，有峡谷河流的球体，就会知道它是一面镜子，反射着太阳灿烂的光芒，并用太阳的恩泽养孕着它的一切；若是他们能飞到金星、水星、火星及所有的恒星或行星上去，那他们就会观赏到一个无限奇异巨大的宇宙世界，就会看到各种发光或明亮的天体，太阳照射或月光反射的天体，这些天体都在按照万能的上帝开天辟地时规定的轨道不停地运行和循环；若是他们能踏上我们栖息的地球上来，他们就一定会赞美那儿的一切，就会瞧见地球上的海水仅以细沙堤岸为防，就会瞧见直入云霄的高山，震耳欲聋的瀑布，欢快的泉水，静静的小溪，汹涌的大河，以及树木，植物，花卉，鲜果，森林，山谷，丘陵，鸟类，兽类，鱼类，人类，甚至还有地下爬的微小的蠡虫；反正一切应有尽有，一切都会使他们发生兴趣，从而去深入地探究。大自然里的空气，云彩，雨水，露水，冰雹，磷火，地光，雷鸣，闪电，光线，以及所有的大气现象都为他们进行庞杂详尽的考察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舞台，他们的理智对如此混沌驳杂、稀奇费解的生灵经过了一番惊讶、观赏、考察、推测、研究之后就会得出种种结论，然后把世人的聪明或愚蠢全部奉献到上帝王位的神座前。那时，在至尊神灵的宝座前，最伟大的哲

学家也会谦恭跪拜，承认神威，称颂神明，默认上帝伟大崇高的智慧，感谢他把浩大洪恩赐给了他的子民，上帝是世上最高尚、最伟大、最权威、最不计报酬的神灵，'在他脚下生存着一切生灵'，'他的意志主宰一切①'。哲学家们准会得出这种崇高的必然结论，并成为冥思苦想的神学家；这正如车轮的辐条都依在中心的毂上，一切生灵也同样都依托上帝才能生存。不信上帝的人不承认上帝创造并庇护着整个世界，他们漠视许多民族共通的见证，可是连最野性的东西也都承认上帝为最先的起始了。因为众神都喝彩上帝的荣耀，苍穹报知他的奇妙神迹，我们眼前的一切生灵都是向导，它们引导着我们对所有肉眼难以辨别的神迹顶礼膜拜。由此可见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都是人面兽心的畜生，或至少是一些甘心低于畜生的人，这显然……"

这时，庄园上的孩子和先生们见我们落在后头，便跑来催我们快去瞧庄上人和牧人玩耍。于是我们只得终止谈话，说得更确切些，永远截止了一次十分迷人的谈话，我觉得它比任何给牲畜打印的乐事都要有趣得多。

大伙儿看到我和牧师形影不离，以为我还在恼恨席间的事儿，于是便假装和我逗乐。我心烦意乱，觉得我之所以能顺从理智，心胸宽阔，没有执迷不悟，这都该归功于上帝的恩德。我失足时往往魂不附体，我往往明知故犯，昧着良心的责备和公义的惩罚，这就说不定又会叫谁遭难。我这样寻思了一阵，觉得我绝不会记仇记恨，即使对我的冤家也不会这样，更别说对那些给过我忠告，甚至还对我有所期望的知心人了。但这类事情并不多见，因为人的自尊心往往对最友善的指正也会心怀不满，甚至大发

---

① 原文拉丁文。

脾气，所以庄园的客人们瞧见我和牧师相处得如此融洽都感到十分惊奇。

终于，我们走进了游乐场。这是个大院子，里面搭了些提供便利的板条。牧师和我坐定后，就开始观赏给牛犊、马和驴打火印，并以此来打发时间。但是我发觉大伙儿瞧见用烧红的铁块给牲畜打印时并没那种看斗牛或驯马时露出的惊喜神情，更没有看到牛犊向人猛扑或骡子把人猛摔下地那种全场欢腾的劲头。那时尽管受伤的可怜人装出一副倒霉相，以便博得人们的同情怜悯，但到处还是一片没完没了的哄笑声。

过去我从未见到这种场面，每当我看到一个可怜人儿在骡蹄或牛角下遭了殃、瘸脚拐腿地狼狈退场时，我心里总是十分难受。那时我只想到那可怜虫身受的痛苦，即使大伙儿都笑得前仰后合时，我这种天性的怜悯之心也不会让我发笑。那位机警的牧师（但愿他能为我终身师表！）发现了我那副严肃沉默的样子，便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问道：

"您在墨西哥城没见过斗牛吗？"

我答道："没有，先生。我头一回看到这种娱乐，这不仅伤害了牲畜，而且也使人遭受痛苦，这真是一种野蛮的嗜好。"

牧师说道："朋友，说的对，这么说您大概没见过最糟糕的事了。要是您看到城里的斗牛，尤其是在皇家节日①里的斗牛，您会说什么呢？您在这儿看到的一切都不过是那儿的水果和花面包而已，这儿至多是牛犊把人撞倒，幼马幼骡把骑手摔下地去，这虽然会使人着恼，但不会致人伤亡。城里那些节日就不同了，那里斗牛是以凶猛的牛角尖为目标的，所以常见到斗牛士的肠

① 指西班牙殖民者规定的节日。

子缠在牛角上，或一些伤情危险和当场丧命的人。”

我问道：“牧师先生，有理智的人就该把自己的生命牺牲在野兽狂怒的骨骼上？人们就该成群地拥来观赏牲畜或他们的同类如何流血并以此为乐吗？”

牧师答道：“这在西班牙版图内现在有，将来也永远会存在。这种习俗甚至永远不会被人忘记，它既违背天性，又和我们当今的文明相矛盾。”

我们对这一话题着实议论了一番，觉得它十分有趣。待到牧师住口时，我对他说道：

“牧师先生，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同学哈努亚里奥或长脚胡安这家伙知道了我那番彗星的胡话和您那番正当的责备，他准又会在席面上当着大伙儿对我尽情嘲笑。他生来是个浑小子，专爱让人出丑，这是他的拿手本领，说实话我真不愿再受今儿中午那股子气了。他既然象我一样促狭鲁莽，又没有脑子，您就一定也能用几个物理上的问题把他难倒。我可以担保，他对物理就象对做鞋那样一窍不通。所以我求您行个方便，让他也当场出丑。”

牧师说道：“您瞧，我替您干这事并不费劲，但这是冤冤相报，这种邪恶的念头您该永远把它除掉。报复意味着灵魂低下，它不会也不可能容忍任何细小的伤害。宽恕侮辱不仅是一个好基督徒的特征，而且也是灵魂高尚伟大的特征。任何人，不管多么贫穷，多么软弱，多么胆怯，都有能力对侮辱进行报复。干这事用不着顾及信仰，才能，智慧，高贵，家谱，教养和任何好念头，只要有卑鄙的灵魂，让报复的念头恣意横行，快快了却凶狠的意念就行。可是要忘却侮辱，宽容加害我们的人，用善行去以德报怨，那就不仅该通晓福音（尽管这已足够），还得灵魂高尚，心

地善良，这就为一般人所不及了。象图拉真①那样的伟大人物并不常见，据说曾有个鞋匠要谒见皇帝声张正义，他挨近了皇帝，乘人不备打了他一记耳光。于是百姓都不安起来，卫兵们也想当即宰了他，但图拉真却赦免了他，让他自责自罚。歹徒得了性命，皇帝问道：'我何曾伤害过你？你为何要辱没我呢？'

"鞋匠既蠢笨又饶舌，他说道：

"'先生，百姓都说您脾性好，可我却一点儿也没觉得，眼下我触犯了神明，知道自己不免一死，为的只是让后代传诵说，有个鞋匠敢掴图拉真皇帝的耳光呢。'

"皇帝说：'好吧，若是你就为了这个，那你的胆量还没超过我。我也想让后代说，若是鞋匠有胆量掴图拉真皇帝的耳光，图拉真更有胆量宽恕鞋匠。你得赦了。'

"这事儿用不着再添油加醋了，它本身的理由就十分清楚。您会从这儿和许多这类事情中明白只有丑恶懦弱的人才爱报复，而高尚勇敢的人则不图报复。因为他会克制自己，控制情感，这是最难以做到的。所以这是最得体的成功，最真正的宽宏大量。

"鉴于这些，我觉得您还是最好忘掉和别理会哈努亚里奥先生的侮辱。"

我说道："好吧，牧师先生，要是宽恕侮辱比侮辱本身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胆量，那我现在就发誓这辈子绝不报复长脚胡安，也绝不报复所有加害于我的人。"

牧师笑道："啊，堂彼得罗，要是世上所有的发誓都能践诺，那该多好哇！可是您不用这样盲目发一辈子的誓，人都是十分

---

① 图拉真(53—117)，古罗马皇帝。

懦弱动摇的，我们都信不过自己的品性，也保不定能完全实践自己的誓言。海员遇到了大风浪就一千一万遍地许愿发誓，但到了码头便什么都不记得了，好象他们根本没许过什么愿，没发过什么誓一样。大地震动时到处是一片悔悟痛改的祈求声，待到震动平息，酒鬼照样喝酒，色鬼还找婊子，赌徒又摆赌摊，高利贷者又继续放债，大伙儿还是和先前一样恶习不改。对人危害最大的就是过于自信和执迷不悟，这使年轻人变坏，纯洁的灵魂堕落，正直的好人抛弃公理，甚至连聪明诚实的人也会变成罪犯。所罗门失过足①；圣彼得被当作十二使徒中最出色的一个，但他却是头一个也是唯一不承认他神圣导师的人②；所以我们不该老想着自己如何能耐，不该老发誓个没完。'时候不到，谁都是硬汉'③。人不过是一根可怜的小草，有点小风就会东倒西歪的。”

说话间我们感到下午的时间已慢慢过去了。这时娱乐也停止了，我们便回到了大厅。

大伙儿到屋里后又用纸牌来消遣，他们都十分喜爱打牌，于是就一群一伙地打起了贡多洛纳牌④。我既不会打牌（最好永远别学会），又不会吹拉弹奏，便索性去听姑娘们唱歌。不料她们却尽拿我开心，她们围着我取笑，一个小姐开腔道：

“姑娘，你讲个故事吧，但别讲‘癞皮鹦鹉’的故事。”

另一个说：

“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为什么鹦鹉会跟人学话呢？”

---

① 参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一章一至四节。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六十八至七十五节。

③ 墨西哥谚语。

④ 当时的一种纸牌名。

又一个说：

“啊，姑娘，我这臂膀真痒！会不会长了癣？”

她们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嘲弄我，直到吃晚饭时才算罢休。

席面摆好后我们都入了座，我那好哥儿们长脚胡安也坐在那里，他还想打坏主意，谁知又会有什么新花招呢？大伙扯了许多事情，我很少插嘴。我上当后总爱用“依我看”、“我不在行”、“据说”、“听人说”等等辞令来搪塞，也不象中午那样说话大大咧咧，神气活现了。牧师先生那通训斥使我变得谨小慎微，干什么事都不敢鲁莽胡来了。啊！适时的训斥多么使人得益！

饭罢，长脚胡安果然露出了真面目，他假装和我套近乎说：

“鹦鹉先生，那么彗星是一种象喇叭一样的东西喽？午间那会儿你一定出足了风头！啊，这回总算领教过你了，过去我一直不晓得你是个如此出色的物理学家，不仅物理学家，你还是个天文学家呢，将来您还会成为国内最杰出的编年史家。您既然对彗星如此通晓，还有什么当今和将来可能发现的天体能瞒过您的眼睛呢？”

女人们总爱人云亦云，她们听出那话里带刺，便开始讥笑我，用眼睛死盯着我。可是牧师先生已处处在为我着想，他懂得我已难以对付这种挑衅了，于是便把我从嘲笑中解脱了出来，他对庄园主堂马丁说道：

“听说后天有日蚀，这是真的吗？”

堂马丁说道：“是的，先生，这把我吓坏了。”

牧师问：“为什么？”

主人答道：“怎么为什么？因为日蚀是恶鬼。记得两年前我种的麦子本该有个好收成，结果让那该死的蚀糟蹋得颗粒无收。这还不算，在那时生的牲口崽子都畸形怪状，大部分难免一死。

您瞧瞧我对蚀如此担惊受怕确有几分道理吧。”

牧师说道：“堂马丁先生，我觉得‘狮子并没人们说的那么可怕’①。这就是说，那可怜的蚀并不象您想的那么糟糕。”

堂马丁说道：“牧师先生，怎么不能？您虽说学识渊博，但我也老于世故了，您应该明白‘经验是学问之母’②。无疑，蚀对播种、牲畜、健康甚至孕妇都凶多吉少。记得五年前我太太正怀孕，结果碰到了蚀，生下了波利纳里奥这个小儿子竟是个瘸子，这真叫人难以置信。”

牧师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堂马丁答道：“怎么回事？先生，叫蚀咬了呗。”

牧师道：“您别故弄玄虚了，蚀是正经东西，它对谁都不会伤害。要是您不信可以问问堂哈努亚里奥，他一定明白这个事情，学士先生，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堂哈努亚里奥见到有人抬举他，便感到十分得意，他对大伙儿说道：

“没有，没什么说的，蚀不可能去咬掉母亲肚子里的胎儿，但它会用恶气去伤害她们，使她们生下瘸子或佝偻婴儿等。听我伯父说，他认为蚀最能害死幼畜和枯死麦苗了。牧师先生，您知道quod ab ex perientia patet non indiget prol atione③，这就是说：经验证明了的东西不必再去寻找证据了。”

牧师说道：“您伯父的话并不使我惊奇，他对许多异常现象找不到原因，于是就只能这样来解释。但您这位念过大学的先生也这么说就有点令人费解了，照这个理由，您说说，什么叫蚀

---

① 西班牙谚语。

② 墨西哥谚语。

③ 拉丁文。

呢?"

哈努亚里奥说道:"我认为蚀就是太阳和月亮之间的争斗,最终必有一胜一负。如太阳得胜,月亮就必然被蚀,如月亮得胜,被蚀的就一定是太阳了。这无可厚非,要是在水盆里做个试验,您就会象真的看到太阳和月亮如何争斗,并发现在争斗中互相残杀的情景了。既然两个天体都能互相伤害,难道还不会危害世上嫩小的种子和软弱的婴孩吗?"

这时堂马丁这位大好人说道:"我也这么认为,牧师先生,您瞧瞧我的话不错吧。我侄子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他和他已故的父亲讲的完全一样。他父亲是我的兄弟,当时是个见多识广的才子,在我们老家华斯特加镇被大伙儿称为学问的宝库呢。啊,我的兄弟,您要是还活着该多好!您看到您儿子哈努亚里奥这么出息该多高兴啊!"

牧师说道:"我肚量再大,也不会承认他有出息,他说的话连他自己也没有弄懂。蚀到底会产生怎样的争斗、相撞和倒霉邪恶的结果呢?堂马丁先生,您该知道即使全蚀也不过遮了大伙儿一点日头,它对您,对庄稼和牲畜不会带来任何别的危害。再说太阳和月亮也根本不会争斗,那些骗人的鬼话也全没有依据。难道您能够站在这儿同一个在墨西哥城里的人挥胳膊试拳头吗?"

堂马丁道:"这倒是不能。"

牧师说道:"这就如同太阳和月亮一样,这两个天体之间相隔成千上万个里瓦[1]呢。"

堂马丁问:"这回说准了,到底什么是蚀呢?"

---

① 一里瓦合6.4公里。

牧师答道："说穿了就是当月亮跑到了我们视线和太阳之间时，叫做日蚀；或者地球跑到了月亮和太阳中间时，就叫月蚀。"

庄园主又问："您这算讲明白了？可我还是不懂。"

牧师说道："这会儿我叫您好好弄个明白。您只要知道在我们视线和另一个明亮物体之间夹着一个混浊体，它使我们见不到那明亮物体的光亮就成了。"

堂马丁道："这就使我更不明白了。"

牧师道："您该明白：要是您把手正着放在眼睛和烛光之间您就准会看不见烛光。"

"这我明白。"

"这样您也就明白了蚀。"

堂马丁惊问道："牧师先生，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么点工夫就能叫人明白什么是蚀了吗？"

牧师答道："对，我的朋友。您的手比烛光大，您把它放在烛光跟前就把光全挡住了，这情形如同全蚀一样。要是您把手放在一堆熊熊的火光跟前，您就准保挡不住全部火光，而只能挡一部分，因为那火光比您的手要大得多。这时您就能把它比做偏蚀，这就是说，仅遮去了一部分光亮，您明白了吗？"

庄园主答道："明白了，难道日蚀和月蚀就这么简单明了吗？"

牧师说道："对，先生，我说过太阳和月亮之间隔着许多里瓦，前者又比后者大不知多少倍，这好比一堆火光要比您的手大许多倍一样。所以当月亮行到了太阳和我们视线之间时，就遮去了一部分太阳，这种现象我们不久前见到过，但哈努亚里奥，您，还有其他一些先生却认为这是月亮吞食了太阳，其实这和手掌遮去了一部分火光是一个道理，这回您总该彻底明白了吧？"

堂马丁说道："这回完全清楚了，这么说日全蚀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月亮很小，怎么也遮不住整个太阳。"

牧师说道："要是月亮老是在太阳和我们视线之间同一个距离运行，那就当然应该这样。可是有时月亮离我们很近，把太阳全遮住了，这好比您把手挡在眼睛跟前，尽管您的手比火光要小得多，但却任何火光也看不见了。"

庄园主又问道："那么，月蚀又是怎么回事呢？"

牧师说道："这也是如此。当月亮行到太阳和我们视线之间时会全部或部分遮蔽太阳，而当地球行到了月亮和太阳之间也同样会全部或部分遮掉月亮。"

堂马丁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这会儿我明白了您说的那种日全蚀，月全蚀，或叫全部遮蔽的比方来了。那个时辰一点光亮都见不到，于是就感觉到手掌比熊熊的火光还要大呢，难道这就是蚀的比喻吗？"

牧师说："对，先生，这正是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闰年三百六十六天，这样我们就天天可以见到日蚀全蚀了，这多有趣啊。"

堂马丁道："牧师先生，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牧师道："当然稀奇，您见过晚上出太阳吗？"

堂马丁道："没有，先生，连影儿都没有见过。"

"那是太阳整个儿都被遮蔽了。要是您想别瞧见我，您只须把我送进屋里，或蒙上眼睛就成了。"

堂马丁道："这倒一点不假。照着您对我打的比方，我觉得地球要比太阳大出不知多少倍，它绝不会比太阳小，特别是您越瞧觉得越大。"

牧师说道："但它真的和太阳比起来就显得十分渺小，简直就象榛子和椰子一样了。"

堂马丁说道："您这么一提醒，咱们似乎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的手比火光小得多，但把它挨紧双眼就什么光亮都遮蔽住了。"

牧师说道："正是这样，能不能遮住火光，主要看你的手离开眼睛的距离。您要是放远了，就遮不住光，总会看到一点火光；要是您把手蒙在眼睛上，那就什么也瞧不见了。"

堂马丁道："这当然喽，那时我不仅瞧不见火光，甚至连偌大的庄园大门都瞧不见，反正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因为我的手把眼睛捂得十分严实了！"

牧师说道："您的话说的在理。月亮尽管比太阳小得多，但能把太阳全遮蔽，出现全日蚀，这是因为它离我们很近的缘故，这就好比手能遮蔽火光的例子一样。这些我们早已明白了，地球虽小，但能整夜遮蔽太阳，这道理也是如此，因为它和我们挨得特别近。"

堂马丁道："牧师先生，我完完全全明白了蚀的道理。我想任何人不管多笨，这回也总该彻底弄清楚了吧。女儿你明白了吗？姑娘们你们明白了吗？"

她们都众口一词说全部明白了，并懂得随意做个日蚀、月蚀和花灯蚀的样子，这时大好人堂马丁又问道：

"牧师先生，蚀既然如此，为什么会使庄稼和牲畜遭殃，甚至使人得病，使婴孩带有先天性缺陷呢？"

牧师答道："这真是俗言俚语。蚀不会引起灾祸，也不会侵犯任何东西。庄稼之所以颗粒无收，那是耕种不适时宜，水分不足或过多，种子受损或低劣，土壤缺少肥料或贫瘠等原因造成的；牲畜流产或生了怪胎，那是牲畜自己不慎，或得了什么人们不知道的疾病，或吃了什么伤体的毒草等；我们人得病往往因为

活儿过累，饮食无度，吹风着凉等许多常见的情况所致；至于婴儿生来就瘸拐，佝偻，缺残或夭亡，那是因为其母亲不慎吃了有害的食物，生活放荡，用力过猛，干活过多，急性霍乱或腹部受伤等原因引起的。这回您该明白那可怜的蚀完全不该担当这些罪名了吧。”

堂马丁道：“对，可是灾祸为何偏偏在有蚀的时辰发生呢？”

牧师答道：“蚀的过失就在于它偏在发生灾祸的时辰出现，于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便把世上所有的灾难都归结为蚀的罪过了。这正如人害了病，总想找个得病的原因，于是便认为害病是因为老实易欺的结果了。所以，朋友，您别庸人自扰了，也别对蚀惴惴不安，现在到了该为蚀正名去罪的时候了。”

这时大伙儿都对牧师称赞喝彩，同时又着实把长脚胡安寒碜了一顿，羞得他面红耳赤，只得当众退了席。没过多久，我们便准备休息了。

第八章

鹦鹉在庄园遇到的奇事，以及他返回家。

翌日，大伙快活地起了床，神父备好了马车，牧师也准备装束就道了。这时牧师十分亲热地和我道别，我一时感到有点依依难舍，因为我觉得他既慈善又不固执。

他们离去后我确实感到少了些相知的同伴。我那哥儿们长脚胡安总是那么愚笨无耻，他那股疯劲儿总好象对任何人生之道都满不在乎。午饭时他又用彗星的事情来捉弄我了，但我却

用他那番蚀的胡话给顶了回去，这样就剥了他的面子，使他一时有点受不住了。也许这会使他意识到："自己房上有玻璃瓦，却想去掷人家的瓦"①，这真是愚蠢之极。

大概我是那儿的稀客，或我的脾性随和，所以太太、姑娘和大伙儿都喜欢和我接近，而不喜欢天性粗鲁狂傲的长脚胡安。那时我每说点趣事大伙儿总对我喝彩称道，这就使长脚胡安十分嫉妒，总想找碴儿报复我。他总是假装和我亲热友善来暗地伤人，这使我无法躲避。这种奸诈丑恶的灵魂实在令人作呕！

他确实曾帮过我的忙，但也生来爱使坏点子。他出坏点子时总把邪念掩饰起来，于是我就眼睁睁地上了他的当，由着他呼来唤去。

那时我们爱午后骑马闲游，这下子我这个冒充的骑手就露了馅儿。因为我只骑过墨西哥城租金很便宜的马，这些马多半瘦骨嶙嶙，精疲力尽，迟钝，驯顺，又不会放刁撒野。可是庄园里的马却全不是这样，它们都膘肥体壮，生气勃勃，这足以令我胆战心惊，所以他们总给我备女主人或她女儿的马。一天，哈努亚里奥和我，还有管家的两个调皮儿子一同去出游了。

这四人中间我是最差劲的或最书生气的骑手。这样，他们便在野地里没完没了地调弄我。他们抓我的马尾巴，驱赶它，惊吓它，总想把我那匹温顺的马激怒，使我摔下地去。他们时时都在巧妙地寻找机会，结果我便象闹着玩似的不断摔在地上或沙土上，但我并没被他们的威吓折服。那时尽管我的好哥儿们不断拿我开心逗乐，但我还是觉得他们也时常安慰我。他们有时会数着我摔倒的次数说："小哥儿，不用慌，要是你想掌握在马上灵

① 西班牙谚语。

活自如的本领，那即使摔烂一条腿或折断一根肋骨也该毫不吝惜。朋友，要当骑手就得经受摔打，你这会儿自己也觉得比先前强多了吧。不，你长进多了，也不那么胆小了，要是你在庄园多呆些日子，你准会把大伙儿都比下去。”

谁会相信这些轻浮的恭维是那些促狭鬼用来使我更加挨摔挨撞的灵丹妙药呢？谁会相信恭维能使我忘却摔倒时他们对我的嘲笑以及有时几乎难以从地上爬起来时那副狼狈相呢？然而，确实有人会认为恭维是无人不爱的东西，即使是冤家的恭维他们也会聊以自慰，除了这些人，别人谁会去理会它呢？

哈努亚里奥这浑小子总是想方设法来糟蹋我，他从不感到厌烦，并总是装成是我的莫逆之交。一天下午正好有斗牛，于是他便和我一起来到了斗牛场。那儿的牛都是些小牛犊，牛角也很平，这时他对我说：斗牛是件很有趣的娱乐，男子汉就该什么都当得起；斗牛场里最能大显身手了，娘儿们才胆怯害怕呢。他还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胡话，这样，我在那欢闹的人畜面前竟把上回和牧师先生发生的丑事一古脑儿掷到了一旁。于是愁惧消失了，先前的谨慎也丢掉了，一切都被推倒了。我走进斗牛场，觉得自己十分威风。

起先，我站在离牛犊大约十至十二瓦拉[①]的地方挑逗它，这样就能趁势避开它的猛劲，跳到栅栏的横杠上去。任何事情只要多经历几次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渐渐适应了牛犊的进攻，并能比较灵活地甩掉它们时，我的伙伴们便对我使劲喊道：“挨近点儿，呆子；男子汉该当如此，别做胆小鬼，加劲吧。”这些挑逗人的话使我更加胆大了，于是我越来越挨近了偌大的牛头。这时

① 一瓦拉约合 0.8 米。

长脚胡安先生从我后面踮着脚尖赶来，使我遭到了牛头的威胁，我正想脱身，但已经晚了，因为长脚胡安堵住了我的退路，他正好和我撞了个满怀。正在这个当儿，牛犊赶上了我，它用头把我凌空挑了起来，好象故意找我出气似的把我足足扔出四五瓦拉。我一时忘记了什么叫恐惧和剧痛，直担心再次遭殃，可那牛犊还想和我彻底定个输赢，这下子急得我连忙起身，竟没发现我一跤摔得连裤带裤扣都挣脱了。我的裤子一下子落到脚面，缠得我一步也动弹不了，出尽了洋相。这时那头该死的牛犊趁我动弹不得，又向我第二次猛扑过来。它劲头十足，好象使我觉得整个教堂的塔楼在向我压来，要把我通身的肋骨全都捣碎，并扔到月球上去似的。那时我挨了这顿猛摔，早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失去知觉后他们连忙给我盖上斗篷，吓得甚至连斗牛戏都全部停止了。娘儿们都说我一定受了致命的打击，但上帝却只想让我暂时昏死过去。于是他们用棉花、卤汁、以及绷带等物品把我抢救了一阵，半小时过后我苏醒过来了。那时除了有点坐骨疼痛之外，别的地方都安然无恙了。

我完全恢复知觉时只见身边聚满了庄园里的先生们，他们让我躺在一张床上，身上捂得严严实实，许多人不胜惊恐地问道："您感觉怎样？""您好点了吗？""您疼不疼？"这时我才感到身上的裤带断了，裤子一直还松着扣。我想起刚才露着屁股遭受的险情真有说不出的羞愧，这滋味真叫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我那时似乎是堂堂正正地倒下去的，这就象恺撒被布鲁图①斩杀时的情景一样了。

---

① 布鲁图（约公元前85—42），古罗马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者。

我对大伙的抢救一一作谢后，就对他们说我的伤情并不严重。尽管这样，女主人还是让我喝了一杯淡醋，不久又让我喝了点汤药。这样，第二天我便完全恢复了元气。

我那好朋友哈努亚里奥见我遭了不幸，并看到大伙都在为我祈祷时，他也显得不胜痛惜。但第二天我脱离了危险，他又俏皮地在姑娘面前讥刺我如何赤身裸体、丑态百出地摔了个狗吃屎了。

这些寒碜人的话使姑娘们听了哄堂大笑起来，我没法制止他，只好羞愤地央求他别再笑话我了，但这却使他那条该死的舌头更加播弄得厉害了。

最后他假装安慰我说道：

"哥儿们，别死心眼了，这都是开玩笑嘛。今天下午咱们去夸马特兰镇遛遛，你会看到那儿的庄园是多么漂亮。你想骑什么马呢？是姑母那匹杏色马还是褐色马？"

我这才对他答道：

"朋友，谢谢你的美意。请你原谅，什么马也别给我准备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骑什么褐色的公马母马了，也决不在母牛跟前停留片刻，更别说公牛和牛犊了。"

他说道："上劲吧，男子汉大丈夫！别脓包了，不想摔打就成不了骑手，好斗牛士应该死在牛角下才对。"

我答道："你去挑个好死的法子吧，随你怎么摔我都不管，可我却不想再对不住我这条性命。我何必拖着摔折的肋骨或瘸着腿回家呢？不，长脚胡安，我生来就不是骑手，也不是斗牛士。"

反正我已不再陪他去骑马和斗牛了，那时我开始对他渐渐冷漠疏远了。啊，能自警自戒的人该多幸福！但能从别人身上吸取教训的人更加幸福！所以古人说：Felix quem faciunt aliena

pericula cautum ①。这叫做“善于从不利中得利”②。

三天过后，连着几天的斗牛戏全部结束了，于是客人们也陆续回家了。这时哈努亚里奥看到我对他堂妹十分殷勤，她也对我情意绵绵，于是便打算让我遭受一场比那次斗牛更糟糕的恶作剧了。

一天，堂马丁去邻近庄园后哈努亚里奥便对我说：

“我看出庞西亚尼塔喜欢你，她爱上你了。你对我说实话吧，你该明白我是你的朋友，你对我不该有分毫欺心。你们俩在一起相配才叫郎才女貌，我打听这事是想为你出力帮忙。她是我堂妹，我又不能娶她，再说我看到你这样的好朋友来享受她的美色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谁会相信这就是那坏小子为捉弄我，使我声名狼藉而设下的罗网呢？然而我却又象往常那样轻信了他，我说道：

“你堂妹真是顶瓜瓜的，这不用多说。我爱她，这也不必对你隐瞒，但我不知她是否爱我，这确实无从知晓。”

哈努亚里奥说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呢？你没对她求过爱？”

我答道：“从来没有。”

他又问：“为什么呢？”

我说道：“怎么为什么！因为我羞于出口。她也许会说我胆大包天，并把这事告诉她母亲，或叫我滚蛋。再说你姑母总爱疑心人，她从不给我们单独的机会说话，又对孩子从不撒手，难道我还能对她说这种事情吗？”

这时哈努亚里奥笑了起来，他挖苦我胆小怕羞，末了他对我

① 拉丁文，意即：能引以为鉴的人多幸福！

② 墨西哥谚语。

说道：

"你真死脑瓜，以前还以为你不傻，没那么窝囊呢。瞧，你面前的阻力该有多大！把它们全甩掉吧，胆小鬼。女人都喜欢男人爱她，所以无论谁向她们表示爱情，即使天悬地隔，她们也会表示感谢。你想想你对谁也不表示爱情，人家能知道你爱她吗？这就叫求爱，没脑子的家伙，这样你才会有求必应呀。要是你怕我婶母这老婆子的话，那我可以给你担保，我保证让你单独和我堂妹谈个够，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吗？说实话只有我才是你的真心朋友呢。"

这话正中了我的下怀，我正想找机会和庞西亚尼塔见面，于是就当下赞同了他的主意，接着又把他当作大恩人似的连声道谢了一番。

那骗子离开我片刻后又回来了，他喜形于色地走到我跟前说道：

"一切都成了，庞西亚尼塔叫我一攻就破，竟什么都对我和盘托出了。她说得很婉转，她说她非常爱你，我说你也爱她，并愿意和她单独幽会。她正好也这么想，但她母亲实在叫人难办，她整天守着她，就象钥匙圈那样把她圈住了。事情尽管看来很难，但我囊中自有妙计，我保证能使你们不费周折，如愿以偿。你瞧，叔父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回来，庞西亚尼塔和她母亲睡觉的那个房间你一定知道吧，她的床就在一进门的左边，今晚十一二点你就可以去同她尽情幽会，这时辰那老婆子睡得最死。庞西亚尼塔会在那儿等你赴约的，她只让我转告你进门时留点神，别弄出声响。要是她睡着了，你就摇摇她的枕头，她至多轻轻眯个盹儿。所以，你瞧，鹦鹉先生，你担惊受怕的事情这会儿了结得多快呀！你别发呆了，这机会不可多得，你该趁早把它抓住，反

正我已为你尽到了心力。”

我对他那番美意又连声称谢了一通，便开始细细考虑该对那姑娘说些什么(说实话，我只有嚼舌根的能耐)。那时我多么盼望时间快快逝去，好让我象夜猫子似的去幽会。

实际上，那诡诈的长脚胡安根本没对他堂妹传递过一句我的真心话。相反他跑去让他婶母留心自己的女儿，并说我是个十足的下流坯；说我在席间就总对她眉目传情，她也对我暗送秋波；还说他好几个晚上发觉我都没睡在床上，所以最好让庞西亚尼塔搬到一个女仆的房间里去，让那个女仆来睡在那张床上，这样就能证实他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了。女主人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全，于是就象亲眼目睹过一样完全相信了他的话。她对哈努亚里奥热心维护她家的荣誉十分感激，并答应按着他的主意去办。于是她懒得辨别，直接把那无辜的姑娘关在屋里惩罚了一顿。这件事直到两个月过后我才从她家的一个使女口中得知，那时她来我家应差，听人说起那爱惹是生非的无赖堂兄时才知道原来庞西亚尼塔蒙受了冤屈，白白遭了一顿责罚。

我的孩子们，你们从这件事情中该得出两个教训：第一，千万别把心地轻易露给那些自称为朋友的人。一则那些人可能不是朋友，而是象哈努亚里奥那样的骗子，他们会利用你们的天真和纯朴来毁坏你们；再则即使他们是朋友，也总会有闹翻的一天，那时要是他们生性邪恶，就一定会报复你们，把你们心里的隐私全都揭发出来。不管怎样，缜密周全总比吐露心地要好得多。塞涅卡说：“你心里的秘密既然隐蔽着，就对谁也别说。要是你自己都守不住秘密，怎能叫别人秘而不宣呢？”

第二，你们别动不动就迎合他人的主意，不考虑是否可能，也不管是真是假。这是一种难以原谅的鲁莽，它来自于愚蠢，而

愚蠢则从古到今都给人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犹太人因为邪恶的哈曼，却在受骗的亚哈随鲁的权柄之下双双毙命①；而那该死的长脚胡安的促狭和中伤却使他堂妹遭受责罚，辱没清名。

那天女主人见到我总是横眉瞪眼，没个好脸儿。我究竟还嫩，不知那就是因为我的缘故，反而以为她身体欠佳，或同使女们动了怒呢。那时我确实奇怪庞西亚尼塔怎么没来吃饭，但那不过是对她的一种思念而已。

入夜后，饭罢，我便躺下休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竟连约会的事都忘了。约定的时间一到，胡安这条专门等着害我的恶狗看我已酣然大睡，便起床把我叫醒，说道：

"该死的懒鬼，你把约会都忘了吗？快去，现在正好十一点，庞西亚尼塔在等你呢。"

我从梦中惊醒后勉强起了床，我穿上衬衣，光着脚，又冷又怕，浑身打着颤儿去摸我情人的卧房。那时她对于我这位宽宏大度的好朋友设置的圈套还一无所知呢。我没露一点声响地进了门，慢慢地靠近了那张我以为躺着那位好姑娘的床。接着，我便动了动她的枕头，没等我寻思过味儿，那老娘就照着我的脸下了毒手，她狠命一鞋掌，直打得我头晕目眩，眼冒金星。那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惊恐本该使我沉着镇静，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但剧烈的疼痛又使我忍不住嚎叫起来，简直比狠命的鞋掌声音还要响亮。那时这位老婆子拼命揪住我的衣服，强把我拉到她身旁说道：

"住嘴，你这泼皮无赖！色胆包天的混帐小子！你来这儿干什么？你的斯文劲儿总算叫我领教了，难道这是给你父母增光

---

① 哈曼是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宠臣，详见《圣经·旧约》《以斯帖记》第三章。

添彩吗？难道你就这样报答我们对你的恩宠？难道出身好、有教养的孩子该象你这样吗？那些没有教养的东西瞧见你这样会议论什么呢？你这不要脸的流氓，竟敢偷偷钻到一个少女的床前，钻到老爷最宠爱的女儿跟前捣鬼。你该知恩感念才对呀，看在你父母的面上我不让仆人用棍棒敲打你。不过明儿我丈夫回来就立即让他送你回城，我讨厌家里窝藏个流氓。”

那时我惊恐万状，跪在她跟前泣不成声，连连央求她网开一面，别告诉堂马丁，她终于应允了。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发现那卑鄙的哈努亚里奥正在被窝里偷偷地笑个不停，可我却还不明白其中的奥秘。

第二天一清早，堂马丁就回来了。女主人不知推说什么紧迫的事儿要到城里去办，便备了马车，他们没让我看一眼可怜的庞西亚尼塔，就把我送回了自己的家。女主人说话算数，果然没对她丈夫泄露一丝风声。

第九章

鹦鹉回家后同父亲的一席奇特有趣的长谈。

我们到家后父母很高兴，母亲还特地把我紧紧搂抱起来，好象我经过了长途跋涉，饱尝了风尘劳苦一般。堂马丁先生在我家耽搁了两三天，他办完事便直接回庄园去了。这使我十分高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只字不提在庄园发生的那件丑事了。

一天，父亲他老人家把我单独叫到跟前说道：

“彼得罗，一晃你的少年时光已过，现在你已经是青年人了。

明天你又会不知不觉地变为成年或壮年，这就是说，你今天是小子，明天就是汉子了。你今天有父亲给你指点，劝说，养活，可明天我死了，你就该用自己的汗水或本事谋求生计了。倘若你不这样，就免不了要忍饥挨饿。因为你该知道我家道贫寒，除了给你点好教养(而这你也未尽如人意)，就再也没别的东西遗给你了。

“为此，我就得替你从长计议，今天想想明天的事情。你念过拉丁文，哲学，这就有了深造的好条件，你就能接着学神学或经书，法律或医学。头两门学问若是刻苦攻读，必能名利双收。但这需要天赋，并且学以致用，才能最终成为基督教士。因为一般俗人尽管可以充当好神学家或经学家，但往往不能在道台上讲经布道，也不能在忏悔室排解良心的纠纷。所以那些学问对他们来说不怎么经世致用，而只是在无须靠它们来餬口时用来博个名头。

“医学和法律对一般俗人来说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这些学问本身就十分有用。只要学的扎扎实实，就一定会前程无量。倘若当上了迂腐的神学家，昏庸的郎中，讼棍或夸夸其谈的小律师，就会既没多大学问又得替人当灾。这些人谁也瞧不起他们，也没人愿意把自己的灵魂、运道和财产让这些无能的庸人去操持摆布。

“这就是说，我的孩子，你有四条路可走，你可以选一门最合适的学问，并靠它在这块土地上谋生。当然你还有别的生路，但我不能给你指点，因为在这儿行不通。有些东西能使你成名，但恐怕难以使你得益，物理学，天文学，化学，药物学等，这些都在我指的头等学问之列。

“我不指望你投身于艺术，这只能让你寻欢作乐，但不能接

济钱囊。就算你成了大演说家，说话比德摩斯梯尼①更娓娓动听，可是你若不能在讲堂或别的大堂里显耀才能，也就是说你不是祭司或律师，这对你有何益处呢？再比方你学语言学，有的还有些用处，有的则已经过时。就算你把希腊语、希伯来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都学得滚瓜烂熟，那也还是维持不了你的生计。

“若是你想作诗谋生的话，我更得劝你快快作罢。因为缪司们的下场往往是轰动一时，潦倒一生。若是有人受了穷，人家就会说：‘他是吟诗填词的’，好象诗人和穷人这两个词原是同一个意思，或有了诗才就意味着将来要忍饥挨饿似的。有些平多②地区的人因为诗才横溢而交了好运，但那在现实中是极为少数的例子。维吉尔就是一例，他曾托庇于阿古斯都，但不可能所有的维吉尔都得到阿古斯都和梅塞纳的庇护。相反，许多齐备了贺拉斯认为作诗必需的两个条件：灵感和技巧的人，一走上这条路，就落得乞讨求施的下场。所以有些明眼人往往舍弃诗文，把这种职业看做是坑人的买卖。埃斯特万·曼努埃尔·比列加斯③就曾在他的《情诗》中这样论说过。所以这会儿我还是劝你念念博坎赫尔④的箴言警句吧：

倘若你想吟诗赋词，
你才情再好也少作为妙，
因为虽说志趣在向你欢呼，
可天资却会对你功夺造化。

①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322)，古雅典雄辩家，今存演说四十余篇，系古代雄辩术的典范。

② 古希腊山名，阿波罗和缪司的住地。

③ 比列加斯是十七世纪西班牙诗人。

④ 博坎赫尔(1608—1658)，西班牙诗人。

“这就是说，你诗兴再浓，诗作再妙，并使你名闻遐迩，你也还是少去干预它，更不要着迷上当，误入歧途，到头来一事无成。你既然成不了阔佬，那时天资就会来播弄你了，因为当你囊空如洗、连一个镚子都要你使大劲儿才能挣到时，难道你还有心思去写诗吗？这往往是许多诗人的真实写照。伟大的奥维德神父说：‘您不要侍奉缪司，她们只能使您穷困潦倒’。你该明白，就连赫赫有名的诗人荷马① 也终究走投无路，死在贫穷困顿之中。

“这并不是说诗和这一类的学问毫无价值，相反，许多这一类的学问不仅有其价值，而且对一些老师来说是十分必需的。比如：辩证法、修辞、基督教史等对神学家就必不可少，化学、植物学和所有的物理学对医生来说也都是十分必需的，逻辑学、雄辩术以及世上的渊博学识对于一个好律师来说不仅是必备的门面，而且还是少不了的拐杖呢。再说学习语言能使文人在他们各自的专业上得到更为优雅丰富的学问，能使他们直接从最纯真的源泉中汲取养料，深解其中的奥秘；那迷人的诗句恰似甜美的甘露或清新的饮料，它们能使人修身养性，使那些从事繁杂工作的人驱除过于专注的精神疲劳。但这些考究的学问和另一些重要的学问有很大不同（要是能这样区别的话），因为它们只是纯粹的摆设，有时能借以餬口，但决非铁打的饭碗儿。这至少在美洲是这样，因为这个行当在那儿没有地位，也没人去鼓励和奖掖这门学问。

“因此，可以断定，你这样的穷人想以文事谋生，就得成个神学或经学牧师，或巫师、医生和律师才行。这会儿你可以选个你

---

① 古希腊诗人，到处行吟的盲歌手。

喜欢的学业了，不过你得先明白：学业选的合适就会给你这辈子带来福分和好运。

“我不会强求你草率作出决定，不会这样，我的孩子，你不必因畏怯而马虎行事。从今天起，我给你八天时间，你可以细细盘算一下。你若碰上识见高明和品行端正的朋友，不妨把遇到的难题同他们实话相告，向他们讨教，并从中得到启发。你一定要自己拿主意，首先顾及你的才能和兴趣，然后再慎重地选择你的学业。若是你权衡过后及时有所省悟，觉得自己成不了好律师，也干不了牧师、巫师的差使，你就尽管同我直说。这不必扭捏作态，托上帝的福，我不是糊涂父亲，我不会因为你深思熟虑得到了省悟而反倒忧虑不安起来。不会这样，我的彼得罗，你痛痛快快告诉我你这会儿是怎么想的。按你母亲的意思，我把选择学业的事情让你自己做主，再说你已长大成人，我也该对你更加尊重。你是这事儿的主角，你直接关系到事情的成败，无论干哪个行当都得依你的才能和志趣来定，而不必受你母亲和我的左右。

“我不是那种一心指望自己的孩子去当牧师、修道士、博士或硕士的父亲，尽管他们的孩子生性蠢笨，或同那种职业多么牵搭不上，但他们还是一意孤行。我绝不是那样的父亲，我看准孩儿们顶要紧的是别懒惰，别松松垮垮，要设法为自己、为国家做点正经事儿，别拖累社会，被人当作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不仅有学问的人可能难以维持生计，就连从事自由职业和干死活儿的人也不知道是否能牢牢吃稳一口饭。

“所以，我的孩子，若是你不喜欢学文的行当，若是你觉得那条通往成功的道路难以攀援，或即使入了门，又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你还是瞠乎其后，你在学业上还是一筹莫展，这你也无须

自暴自弃，你还可以再去学画画、音乐或别的职业。世上有许多裁缝、首饰匠、编织匠、铁匠、木匠、金银匠、车辆制造匠、石匠、皮革匠和鞋匠，他们都能以双手自食其力。这会儿你说说，你想干哪一行，你喜欢什么职业，你觉得什么行当能保障你正直谋生。你该明白，我瞧见你学会了一门手艺时该多高兴啊！只要上帝给我一息生命，我就会不停地鼓励你找个职业，你该明白在正直人手里没有下贱活儿，世上除了没手艺、没职业、没任何活儿最可鄙之外，从来没有什么贱手艺、贱职业和贱活儿了。说真的，彼得罗，懒惰无能是男子汉最可怕的天敌。因为迫于生计，他们又不知该怎么去做和做些什么，于是就好象有一只大手把他们推到了最可耻的恶习堆里，这样，人们就常见到骗子，坑妻害女的流氓，盗贼等等；因此，监狱、充军、苦役和绞刑也就屡见不鲜，罪犯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为此，我的孩子，你静心捉摸一下你的才能和爱好，然后再慎重选个职业，这样你就能在老天赐给你的有生之年里自食其力，不使别人感到厌烦。你对任何人都该仁慈善良，这是我们当今做人的社会准则。

"你还应该留心：假如你当了法官，就该居官尽职，又得宽严适中，以免施政受到恭维的左右。你不要虚度时光，使你的想法茫无归宿；若是你对自己的才能和喜好都没有定准，好比是对一个异邦人那样全不了解，那你就会自欺欺人，甚至连一丁点儿的益处都不会给你带来。伟大的贺拉斯在他的《诗艺》中曾对作家们说道：'创作应该选那些最力所能及的题材，应该顾及肩膀是否能经得住那个负荷。'

"的确，若力量超过担子，担子就能负载；反之，若担子超过力量，人就会精疲力尽，在重压下狼狈跌倒。

“确实我们人人都心如明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得了各种行业。可是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深明大义，但总是对旁人清，对自己迷。比如有人操这操那营生，结果一败涂地，于是大伙会说：‘哎呀！他爱担当不知好歹的事儿，那还不等着倒霉？’可是我们自己干这事儿，却满以为自己能一举成功。要是失败了呢？哟！那时就会千方百计原宥自己，为自己的歪门邪道开脱罪责。

“所以，我的孩子，我总在和你念叨：你选择这样那样的学业，或这种那种的手艺活时先得好好思量盘算，瞧瞧你够不够那个格儿。因为有时尽管你十分喜爱某个职业，以为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但你没有那个才能也照样会失败，那时你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斥责了。

“西塞罗可谓罗马雄辩大师，他性爱诗文，但却欠缺那种叫做灵感的诗才，这使他在诗文中犯了不少可笑的语病，或诗音不入耳。昆体良①就曾指出过这一弊病：

啊，罗马在荣耀中
诞生，我将为主宰②。

“玉外纳说：要是使安东尼③激动的东西不是痛骂，而是蹩脚的诗文，那他就绝不会自寻短见。

“大名鼎鼎的塞万提斯是个伟大的天才，但他又是个低劣的诗人。他的叙事文名传不朽（尽管迫于比塞塔④，他死于求施之

---

① 昆体良（约35—95），古罗马教育家，演说家。

② 原文拉丁文。

③ 安东尼是古罗马恺撒的部将，曾与屋大维、李必达结成后三头政治，共同打败刺杀恺撒的共和派贵族。公元前三十一年在亚克兴战役中失败，逃至埃及，后自杀。

④ 西班牙币名。

中，但他仍不失为伟大的作家），可是他的诗文，尤其是戏剧则几乎无人称道，甚至连他的不朽巨著《堂吉诃德》也并未使他免遭诗人低劣的猛烈攻击。至少比列加斯① 在他对朋友的第七首挽诗中这样写道：

你从赫利孔山② 显身扬名
这比得过蹩脚诗人塞万提斯，
即使他是吉诃德大师也无济于事。

"这两件事情都表明我和你说的话全是真情，所以，孩子，你去好好想想吧，你得明白自己在世上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致于游手好闲，无所作为。"

父亲走后，我象傻子一样许久许久还在那里发愣。父亲的那番教诲确实使我难以全部领会，但我十分清楚地懂得他老人家指望我选个职业或学业，让我这辈子不缺吃少穿，可是我却从未打算过对他言听计从。

在八天的期限里我整整玩了七天，那时母亲对我十分宽容，于是我天天找朋友游玩，溜达。到了第八天，父亲提醒我说："小彼得罗，你该记得今晚要说的事情了吧，这我在八天前就同你商定了。"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约会，于是立即想找个朋友商量对策。

我确实找到了同我商量对策的朋友，但那些象我一样莽撞的毛小子是多么糟糕的朋友啊！我找到的这位公子哥儿叫马丁·佩拉约，他虽说也是个无耻之徒，但心眼却没长脚胡安那么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诗人。

② 希腊山名，文艺女神的住地。

坏。他约十九、二十岁模样，简直比皮尔汉[1]更风流倜傥，比丘比特[2]更缠绵多情，比巴蒂洛[3]更舞姿翩跹，比我更冥顽不化，比大蜂房里的蜂王更好吃懒做。他尽管十分不才.却为当神父念了很久的书。据说那时做个牧师只要有屠夫的本事就成了。他加入教会后穿上了道袍，因为他父母非要他跻身宗教界不可，这好比硬用锤子把铁钉砸进墙缝一样。这样，他就能承袭父母那笔相当可观的牧师俸禄了。我多么讨厌、甚至一辈子都讨厌那些长子继承权和世袭的牧师职位！

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我选中的出类拔萃的博士，心思独具的谋士和“品行端正”的聪明人，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他是怎样让我父亲的好主意圆满收场的。

我把恼人的难题对马丁·佩拉约诉说后，又把父亲对我的指点也道了出来，这时他立刻笑了起来，并对我说道：

“这没什么，你只要象我一样做个牧师就什么都好了。这是最上流的正道。你瞧，牧师在哪儿都吃得开，谁都敬重他们，连傻子也不例外。人们见了他们的缺点就会替他们遮掩，谁也不敢嘲弄他们，更不敢对他们有任何违拗了。豪华的舞会有他们的份儿，盛大的娱乐少不了他们，就是在贵妇人的殿堂里也能博得青睐。总之，尽管他们弥撒做得再糟，也不会短缺他们一个比索。所以你应该设法做个牧师，千万不要犹豫犯傻。你瞧，一天我赌博时本想赢钱，可偏巧对手那张牌压过了我，但我死抓住赌注不放，这样，我既保全了自己的钱，而且还等于把那份该属于别人的赌注也抢了过来。那赢家嚷着定要找回他的赢钱，可是我立即

---

① 古希腊著名浪荡公子。

②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③ 古希腊著名舞蹈家。

大喊起来，并发了火，接着又发誓，末了抓起钱就直奔大街，结果他们谁也不敢对我哼一声，因为我有助祭的名头在庇护我呢。你想想要是那时我是大夫，或小律师，那就准会要么输个精光，要么来场搏斗，也许我死在那儿连骨头都找不回来呢。所以我再次奉劝你一心当个牧师，再也不要去转别的念头了。”

我答道：

“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我完全赞同。可是我父亲说神学、经学、法学或医学才有出息，而我呢，老实说真没多少本事去学这些玩意儿。”

佩拉约说道：“你别不识相，当个牧师要不了多大本事，学起来也不费工夫。你有牧师的名头吗？”

我答道：“没有。”

他又道：“你不过是没去争取，要是你受了别的名头那才糟糕呢。穷牧师往往是神父们的仆人或下人，他们有的只能给神父们铺床打杂，但这和他们到底能得些什么关系不大。至于你父亲说当个牧师非得学神学或经学不可，那话你不必当真。你只要学点费雷尔或拉加拉① 的词句释义就成了，要是你再读点克利盖特② 或萨尔马蒂森塞文本③，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伦理学家了。你就会在忏悔室里象塞涅卡，在说教台上象西塞罗那样念念有词了，因为你能排解良心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许多复杂事情。那时听你讲道的人就会比听马西略纳斯和布达鲁埃斯④ 的人还要多，据说这两位全是古代大演说家，可我却对他们全不了解。”

---

① 费雷尔和拉加拉是西班牙的伦理学家。

② 克利盖特是十七世纪法国神学家。

③ 萨尔马蒂森塞文本是当时从西班牙神学大全中摘出的一本书。

④ 马西略纳斯和布达鲁埃斯均为古代雄辩家。

我说道："可是，朋友，我确实觉得自己不配当个牧师，因为我爱寻花问柳，所以我想还是找个随便点的职业。"

佩拉约答道："你这流氓，瞧你多傻！你不觉得轻易放掉这么好的机会是着了邪魔了吗？你以为光是入了教的人那样做才会犯罪吗？不，朋友，巫师和所有已婚的人都难以除外。再说，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过我不想叫你开眼了。朋友，你就下决心干这个行当吧，别三心二意的，过后你准会感激我的一片忠告呢。"

我辞别朋友后便径自回家，事情经过这番折腾，我终于下决心当牧师了，因为马丁确实把事情说得很明白了。

入夜后，我那整天为我操劳的好父亲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里，对我说道：

"我的孩子，我让你考虑选个合适学业或手艺的期限今天已经到了，你作出了决定就该马上切实从事，我确实不愿让你浪费时间。现在你告诉我，你是怎样想的，主意又是怎样定的？"

我答道："我……大人，我想当个牧师。"

父亲说道："这很不错，可你从没学过这个行当，这样你就该学点印第安人的语言。比如，墨西哥土语、奥托米语、塔拉斯科语、马特萨瓜语① 及其别的语言，只有学会了这些语言，你才能当个好牧师，才能在村镇上给那些可怜的穷人做圣礼，你明白这意思吗？"

我说道："明白，大人。"我这样痛快回答并非说明我真懂牧师的职责。

父亲又说道："眼下你也该明白：到时你将毫不犹豫地听从

---

① 以上均为墨西哥各地印第安人的语言。

主教的吩咐，即使把你派到热带最糟糕的小村子，不管你多么不乐意或甚至对你的身体多么不适应，那你也得立即从命。因为你在牧师的道路上越是历尽坎坷，将来你当了神父就会越是功绩无比。那些偏僻的村庄一定气候炎热，若不同笨拙的印第安人交往，你会在那儿憋得十分难受；你还得经常骑马受罪，整天听人忏悔；你得头顶烈日，冒着暴雨，还得没完没了地守灵或守夜；你将时常和蝎子、肚里掐踏、特拉拉黑、皮囊里咬、扁蝨、赫汉、沙库毒①，及其所有这一类吸血十分厉害的小虫子搏斗；你若能免除疟疾（那儿叫寒热病），那才叫怪呢，还有一种就是黄胆病。假若你供职时跟了一个阴郁、蠢笨而又任性的神父，那就有你耐着性子瞧的了；要是你跟上一个懒散、爱舒适的人，那就会什么事儿都堆到你的头上，而油水却全部归他拿走。这就是受了牧师职位并去切实供职的人全部真实的情况，你喜欢这个行当吗？”

我不由自主地答道：“喜欢，大人。”说实话，他对我讲了一大通当牧师免不了要经受的艰难困苦，可这并没把我吓倒。不过我心里还是直在计较：我何必要这样自作自受呢？难道我非去炎热荒僻的小庄子不可吗？我命里注定要去挨蝎子、蚊子及父亲说的那些野地里的虫子叮咬吗？我跑不了要得寒热病，或我跟随的神父必定是懒散和任性的吗？也许事情会适得其反，我被派到好村镇去，并遇上好神父，那时我就会春风得意，财运也会好转起来。这样要不了几年，我博得了神父的肥缺，然后再仰仗当牧师时的功绩，我就能心安理得、悠然自在地过好日子了。

父亲去门口唤仆人上烟的工夫，我正自个儿在屋里这样盘

---

① 以上均为当地的小虫子名。

算着。等他老人家回来坐定后，便又对我说道：

“那么，小彼得罗，你有了供职的勇气，你想学什么呢？经学还是神学？”

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正想着自己将来怎样享福，怎样财运亨通，哪里还顾得上学习和各种职业呀。

我稍顿了片刻，父亲察觉我一时乱了方寸，便说：

“你既然决定侍奉教职，就该齐备相应的学问。所以你就该爽快回答，你学什么呀？经学还是神学？”

我蹙着眉头答道：

“大人，老实说这两门学问哪门都不合我的口味，它们太深奥了，我很难学成。我爱学伦理学，听说牧师至多是个小神父，所以有这点学问就什么都齐全了。”

父亲听到这话有点发怒，他直立起来，慢慢走到客堂门口说道：

“你瞧吧！正是这些轻口薄舌的胡话把年轻人毁了。有些人对学问兴味索然，他们散漫堕落、荒废学业；他们满脑子装着那些痴人说梦的事情，他们走牧师这途径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门行当最省劲、最能应急、最不用费脑子去掌握学问。事实上，连最普通的伦理学也要学四个定义和四种实例，还得同宗教会议和条文相吻合。若是他们偶然一着得手，转眼成了祭司，那就只会处处给教会增加些声名狼藉的白痴而已。”他转身正脸对着我继续说道：

“确实，孩子，我明白那些劣根性的牧师准保对你说过当牧师不必需要多少学问的混帐话。我自己也偏偏碰上了晦气，亲眼看到有的牧师竟劈开阿古古特①来取汁水，或脱了衣袄光身

① 印第安语，意为一种长形的瓜，可以从中取出甜汁水。

穿着祭服。他们无能而自负，又总爱掺合一些不相干的事儿。但彼得罗你应该懂得：文法不通、道德低劣的人绝不能象你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好牧师，也绝对当不起神父那样辅佐灵魂的崇高职责。我记得清清楚楚，过去有个时期（如安德烈斯神父在他的《文学史》中所说的），知识十分贫乏，只要稍微能读点书、写几个字就算有了当牧师的一切条件了。若是交了好运，能在教堂唱诗，那就可以获个博士的名头了。可是谁没怀疑过神圣的教堂未受到披靡一切的愚蠢的侵害呢？谁对那蒙昧的时代因为要使百姓不欠缺精神食粮而没有精选人才并容忍公职人员昏庸无能感到不痛心呢？最后，又是谁为了他们的子孙不忍饥受饿，打算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宠，把精神食粮痛楚地送到一双双粗糙的手中，并把大片的土地、万物和子民托庇给了那些不懂福音的庸人了呢？但正如在那个时代说只要念了点书就能担得起神圣的教职是拙劣的谬误一样（尽管那时确是常事），同样，今天要是说获得那么崇高的职位只需懂点文法和伦理学就行了也十分荒唐，尽管许多人接受圣职时并没多大学问。教会虽然总是容忍了这些人，但却并不爱他们，相反，它指望祭坛前的所有祭司都要品学兼优。神圣的特伦多会议①规定说：'牧师应该懂得拉丁文，并深有修养；随着时日的推移，他们应能融汇贯通，能赐授圣礼，点化百姓；最后，还得能兴办神学院，好让后代永守教规。他们可以任意选学文法、唱诗、推算圣人的节日及其这一类的正经学问，他们应该能背诵经书、教本、圣人的训谕、赐授圣礼的告白书，尤其要引导人们听从忏悔和其它一些礼仪，使那些神学院成为上帝的使者们永久的园地。'所以，我的孩子，你该明白神圣的

① 指一五四五——一五六三年期间在意大利召开的多次基督教改革会议。

教会指望（过去也一直这样指望）它的所有信徒们都见识高明，这是公道合理的事儿。你明白什么叫牧师以及它的职责是什么吗？你准不太明白。你该懂得牧师是法典的大师，信仰的博士，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你瞧，那种对文法和伦理只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人是否当得起这些名头或是否值得这些名头；你瞧，要博得学问精深才能胜任这种崇高的职责，既然如此，难道有了一点贫乏可怜的知识就可以感到足够或绰绰有余了吗？这事儿你该好好想个明白，要是文法不清和修养不深的人授了圣职会怎样呢？

"再说，我们常见到许多博学的牧师，他们都年老体弱、百病缠身，多年的勤奋攻读使他们白发皤然，但他们却还是书不离手，他们觉得要深解神学的奥秘还相差很远，他们感到在通晓圣经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探索。许多教会里的神父和智者们尽管常常忏悔，但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对这一神圣的职责没有尽到全部心力。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来论断牧师这一崇高的职责呢？该怎样深刻理解这一职责要求具备的神明和智慧呢？

"只有探讨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明鉴万物，才能懂得那些造化小儿们是怎样凭着懂点内布里哈①和布·拉腊加②的皮毛就心安理得跻身于神圣的教会。他们有些人一得到祭司的圣职，便同时也把那些作家的书扔到了一旁，甚至连祷文本都撇到脑后去了。末了，若是我们到主教管区和教会所在地以及其它城市去走走，并且再沿着同样属于上帝的那些村镇和穷乡僻壤去转转的话，就会看到许多愚蠢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若是我们在道台旁听了那些供职人员愚不可及、文理不通的胡言乱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人文学家。

② 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父，传教士。

语，我们对整个教会能产生什么样的论断呢？那些供职人员的品行又如何来评说呢？在他们庇护下那些可怜的村镇得到了什么精神安慰了吗？啊！若要论说他们的祸害，那就得用伊尼斯对狄多诉说特洛亚城的悲剧①那样来谈论了，难道谁扯起这事会不陪上眼泪呢？"

这时父亲看过钟点对我说道：

"今晚的话已说得够长了，可我还有许多要紧的话想同你说，暂且把它们留待明天再谈吧。现在已是十点，你母亲还等着我们用餐呢，走吧。"

第十章

父亲冗长的谈话结束；鹦鹉开始学习神学，后又辍学；他父亲给他寻找职业，他拒不从命，以及其它一些琐事。

我们象往常一样快活地吃了晚饭，然后又按时休息。那时我反复思量着父亲的话，不停地领会其中的含义。因为即使你再不愿理会，那些真实的情形还是在直勾勾地吸引着你。我觉得父亲的话尽管理由十分明显，但我还是不敢下决心去念经学或神学，因为我向来总是好逸恶劳。终于，我想着想着进了梦乡，模模糊糊地为自己盘算着怎样成为一个不劳而获的牧师，怎样把父亲的好念头岔开，等等。许多孩子往往拒绝忠告，却不明

① 伊尼斯，维吉尔史诗《伊尼德》里的主角。狄多，伽太基女王。特洛亚城被希腊人攻陷后，伊尼斯流亡到伽太基，和女王狄多恋爱，后又抛弃她。

白在不知不觉中自得其乐地毁了自己。

翌日，父亲做完弥撒，把我叫到他屋里说道：

"我不会把昨晚的话置于脑后，我告诉你，彼得罗，许多村镇因为神父和牧师的昏庸无道而深受其害，这好比好逸恶劳的牧人绝对照管不好羊群一样。你应该明白牧师的学问永远没个穷尽，尤其是在他们兼管村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你对我的话要坚信不移，你该明白在村镇上，其实在许多地方都有那种靠伧俗的心灵祈祷来完善神秘灵魂的人；一个无能的神父因为懒惰或不才，不仅没有学过神学，就连圣泰瑞萨[①]的书籍、埃斯盖腊神父[②]的《神道的启示》、奥皮奥尔神父[③]的《神秘的省悟》都没见过，更别说去念肯皮斯[④]和比利亚卡斯丁[⑤]的著作了。这样，他们怎么去指点那些同他们一样凡庸的灵魂呢？一个心路不宽的人怎么去辅佐一个纯真飘渺的灵魂呢？若是那灵魂受了迷惑或确实有失偏袒，而牧师又不明白什么是改邪归正的途径，那怎么去探察和辨别那人的心灵呢？若是他不懂什么叫胡诌、失神、狂喜和精神错乱怎么办呢？若是抚慰和严酷同时占据了他的心，使他难以自主时怎么办呢？若是他们听到神圣的接吻、神明的拥抱和精神上的婚礼之类的话惊讶得无可名状时该怎么办呢？若是（还是别让你费解受累吧）他们全不明白神圣的恩赐在虔诚的灵魂中起过巨大作用怎么办？难道这些还不是真的吗？若是你想驾个小船到加的斯、甲米地[⑥]或别的港口去，但你的航海知

---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秘文学家。

② 古代神学家。

③ 古代神秘文学家。

④ 十五世纪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⑤ 十七世纪西班牙禁欲主义作家。

⑥ 加的斯是西班牙南部临近大西洋的港城。甲米地是菲律宾吕宋岛一港城。

识却十分贫乏，那你还不是白白去送死，去往鱼群里扔，往暗礁上碰或漂泊到别的海湾，永远也到不了你将抵达的港口吗？这个道理你总该明白吧，因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那些命运不济的牧师也活该晦气，他们连最普通的罪犯都不会给予宽恕（比如只会划着小船去伊克塔卡尔科镇①的印第安人）。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是青盲眼，即使他们渴念完美的那个灵魂也是昏聩蒙昧着的，他们需要点拨得宜的引路人，可是在那些心思迟钝的牧师身上却难以如愿。他们的灵魂（若得不到恩典的庇护）或冷淡，或沉沦，而那些所谓的引路人呢，不是混混沌沌，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赶。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但任何智慧博学的牧师却对这些弊端毫不隐讳。我想（仅我自己愚见）博学高超的牧师在忏悔、点化修女和其他一些灵魂时肯定一丝不苟，他们讲经布道时总是满腹经纶，挥洒自如，他们在演讲之余一定还研究神学，还要祈祷上帝，他们懂得该怎样把份内的事料理完善，怎样和其他才智博雅的同僚们一起排忧解难。明白了这一层，我才会更加体味到那些可怜的灵魂精神寄托的不幸下场，才会相信这些灵魂落在无知愚蠢的牧师手里为何必然更加倒霉，因为那些牧师连念弥撒和用耶稣基督警言去皈依忏悔者这种必不可少的事情都料理不清，难道还能对他们有什么好的指望吗？所以，我的孩子，我竭诚规劝你，若神圣的教会能使它的所有供职人员都成为神学家和圣人的话，你就应该不惜一切去争取。但事实上却往往因为聪明才智的圣人十分欠缺，所以才使那些对做个简单圣礼也只是懂得一星半点的人也都来胡乱充数了。

这些事情不一而足，我只是想使你明白牧师都应该成为法

---

① 伊克塔卡尔科镇是墨西哥城东南方一小镇，为印第安人的居点。

学的大师，他们最能阐述教义和解释圣经，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和习俗十分通晓，他们还应该懂得如何在尘世维护我们神圣的宗教和信仰中的非它莫属的精粹。

“这会儿我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再来说说我们念念不忘的牧师，或叫做只会做弥撒和吃饭的小修士吧。他们应该同异教徒一道明辨我们宗教的真伪，教义的公道，牧师的神明，先知的灵验，以及论证弥赛亚①的显现，推算但以理②的有福之日等等（要提防异教徒寻衅或纠缠这些事情，尽管他们信仰盲目，对学问一窍不通。我曾在沿海一带住过，同他们早已打过交道）。再说，该怎样洞察和对付异教徒的诡辩和诽谤呢？该怎样揭露他们内心深处的邪恶念头呢？最后，又该怎样侃侃而谈，以理服人，并使自己的学问超凡脱俗呢？若是光靠费雷尔、克利盖特、拉腊加等人就能抵御异教徒的侵袭，那真叫人不明白圣阿古斯丁③怎么会容忍马尼盖奥教派④，圣哲罗姆⑤又怎么对多纳托教派⑥的信徒无可奈何，许多神父怎么同芸芸众生的恶教徒及其他们的头领唇枪舌剑地论战了一番，结果还是敌不过他们的原因了。

“我的宝贝，这回你总该明白当个够格的牧师光是有点学问远远不行了吧。牧师必须有丰富坚实的神学知识，并懂得基督

---

① 指耶稣基督。参见《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

② 参见《旧约》《但以理书》第十一章。

③ 圣阿古斯丁（354—430），古代罗马著名神父，著有《上帝的城市》等书。

④ 古代波斯人创立的宗教教派，认为有两个主要创世主，一个产生好的，一个产生坏的。

⑤ 圣哲罗姆（约347—419），基督教教父之一，他根据《圣经》的拉丁文旧译订定的“通俗拉丁文译本”在十六世纪被特伦多会议规定为天主教的法定本。

⑥ 这是由伽太基人多纳托创立的宗教教派，认为他们是先知的继承人。

教的规章或律法，即教会的教规。

“再则，文学对牧师也是大可自负的学问，因为十八世纪中叶振兴牧师圣职的正是文学家。所以先人尤里安①写道：‘不是文学家的人当不起牧师的圣职’，于是牧师的名头便开始成为博学和文学家的雅号了。‘莱戈’②这个词本身是指无知识或不懂文学的人，这样，人们渐渐把博学的人称作牧师，而把那些不懂文学的牧师则称作‘莱戈’了。所谓牧师是因为它具有学问和其它艺术知识，在《安德烈斯编年史》③里我们能念到这样的词句：‘有了罗马人的首创，使得西班牙人原来对地道牧师才称为布蒂诺的习惯也改了过来’。在埃尔斯特的主教史里说：‘主教大人胡安④是《教规法典》方面的大牧师’，这就是说是大学者。这种用法在古代法语中是常见到的，因为牧师就是学者的意思，所以牧师也当然应该具备学者的知识和学问了。

“穆拉多里先生⑤把这方面及其旁及的学问都收集在一本题为《论优雅的兴趣》一书中，在那儿你会看到要当个名副其实的牧师就得先成为文学家，否则就必然是徒有其名，永远也成不了博学的牧师和神父，而只能是一些庸碌之辈。

“我已跟你说得不少了，你若想成个牧师，就该告诉我，你决心学点什么？”

那时我感到心神不定，竟有点乱了阵脚，于是我只好回答父亲说我想学神学。这样，两天过后我便成了神学专业的学生，并

---

① 尤里安(332—365)，古罗马皇帝，新柏拉图主义信徒。

② 莱戈，原意为世俗的、无知识的意思，这里被具体指某一类型的人了。

③ 指十五世纪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写的《基督教皇纪事》一书。

④ 胡安主教是七世纪希腊禁欲主义大师。

⑤ 穆拉多里(1672—1750)，意大利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意大利文集》、《意大利史料集成》等。

穿上了道袍。

我进神学院不久就见到了我的朋友佩拉约，于是便把我们父子间的事情向他细说了一遍，并声称我因为难以违抗父亲的教诲才选择了神学专业。

这时我朋友说道："你若不喜欢这门专业，这岂不是在学院荒废时日吗？可是眼下又没有别的办法，你想怎么办呢？有时我们只得顺从专横乖戾的老人，尽管我们对他们的指点总是满不情愿，有时甚至还会暗地里蒙骗他们。我父亲也是这类人，他非要我学经学不可，这就是说，你得喜欢你不爱好的东西。他还跟我讲硕士学位和硕士帽，可我却不爱虚荣，我根本不惦记这些，只想着能好赖了结学业，博个不起眼的学位，获得个圣职，这样才能摆脱那些书堆，把烦恼彻底甩掉。你也该这样：先在学校耐着性子熬一阵，等学业结束，你至少可拿个神学学士的头衔，这样人家也就心服口服，你也算在学习上大功告成了。

"你在学校不必含辛茹苦，也不必为啃书本而绞尽脑汁，你只需顺着路子学点老师教你的东西就成。你还得多练练嘴皮子，常在学校转转，你应该明白顶重要的是那些书本上的玩意儿，亲爱的，书本比学问更不得马虎，因为拿学位全凭照着书本死记硬背。

"这会儿你我总算心照不宣了吧，你瞧那一批批进校的学生，他们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大伙儿都只是每天上堂应应景而已。但假如你到时拿不到一纸证书，证明你确实在那儿学习过神学的课程，那么，即使你比圣多马①还要精通神学，也还是毕不了业。反之，若是你有了证书，你就成了学士，尽管你可以象

① 圣多马是基督十二使徒之一。

里帕尔达神父①那样连上帝是谁都不知道也没关系。现在既然大伙儿都这么混，你我也一定能敷衍了事，蒙混过关。

“我在神学院几乎未逃过学，可过去这却是常事。那时学堂星期天、星期四、还有宗教节都不上课，即使这样，我还要每星期旷课一两天，因为我特别讨厌自作自受的规矩了。

“你若不想让自己叫神学压得喘不上气来，你我就干脆一起作伴，轻松自在地混混。你得设法从你父亲那儿挖点钱，你跟着我保你日子过得舒坦，而且还会让你心灵开窍。我看透你还是个乡下佬，我得设法把你带出个道儿来。对了，我可以把你领到许多娇小姐的府上去游玩，到那时你就能和那些体面人物跳舞作乐，调侃聊天了。再说，我总在你身边，当然还能让你和那些有身份的贵妇亲近，因为同贵妇人交往是顶体面的事情。末了，我还得教你打台球，玩纸牌、三人牌、巴西加②等游戏，这都是风流公子少不得的本事。这样我们才会日子过得兴味无穷，一年过后你准连自己原来的样儿都辨不出来了，你对我这番苦心也一定会感激不尽。”

佩拉约这番话使我感到绝路逢生，因为我恼恨神学，喜欢过闲散、自在的日子，于是对他深深致谢。从那时起，我便事事听从他的差唤和点拨了。

不久，他便经常带我参加优雅的家庭舞会，那儿的小姐们都有自己的雅号，比如：蟑螂小姐、扭屁股小姐、断骨头小姐，等等。

我这才明白，原来舞会和晚会就意味着一帮穿着坎肩、礼服和裙子的男男女女在那里嬉戏作乐，他们都是些放荡不羁、风流倜傥的公子小姐和舞场老手。

---

① 里帕尔达神父是西班牙昏庸无能的神父。

② 当时赌牌的一种打法。

我经常和那些人作伴，又有佩拉约的教唆，没几个月便成了出色的曼陀林琴手、舞迷、刺头、饶舌鬼、俏皮精、厚脸皮和无所不为的无赖了。

那时佩拉约总想让我快快出师，便把时兴的游戏全都教给了我。比如：打台球，玩三人牌、杜蒂和假牌①。他还教我学会了玩押宝，并告诉我该怎样见机行事，托上帝的福，别心思迟钝，屈从命运。因为他说："赌牌不会作假还是趁早回家。"所以真假掺半的事情就十分常见了。

我花了一年时间学会了所有那些欺诈的手法，终于期满学成了，这样我也可以在规矩人面前充当老手，或在大堂上讲点泼皮无赖的事情了。无赖这个词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卑鄙堕落的无赖，如在大街上玩蹭钱或掷骰子的醉汉和村夫。他们猥亵不堪，最终必落个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下场。他们在小店和酒馆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人们便叫他们粗坯无赖。

另一种是体面光彩的无赖，这就是那些穿着斗篷，礼服，甚至抹着香水、终日吊儿郎当、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他们是交际场中的上宾、娇小姐面前的仆人和风骚女子的情人；他们向来是称职的赌徒、骗子、促狭鬼，舞会上有了他们就令人讨厌，宴会上有了他们就令人恐慌；他们是食客和厚颜无耻、冥顽不化的家伙，同时又是喋喋不休的饶舌鬼和人模狗样的怪东西；反正他们扰乱和危害那个倒霉的社会，所以人们管这样的人叫做体面的无赖。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从佩拉约及其同伙们的言行中发觉这种无赖不仅没有丧失体面，而且还能登上大雅之堂呢。

我父亲那可怜人对我的邪门歪道毫无觉察，相反，他对常来

---

① 杜蒂和假牌均为赌牌术语。

我家串门的马丁·佩拉约还十分赏识。我曾说过你们的祖父是仁慈善良的好人，他品性端正，最容易受坏人的欺骗。我和佩拉约就把我好父亲蒙骗了，使他一直以为我还是个聪明规矩、知礼识体的好儿子呢。那时父亲甚至把油滑的马丁也当成机灵、懂事而又好学的人，于是马丁总在我父母跟前夸我如何聪明勤奋，使他们更觉我的好品性是生来就有的。这些话主要是说给父亲听的，母亲根本不用这些，她向来对我娇宠宽容，大错她会原谅我年幼，小错就更是活泼可爱了。

可是正如假钱使不长久一样，坏事也同样如此，要么立即倒霉，要么暂时走运。有时坏事尽管有虚假的皮壳，又让人觉不出卑鄙下流，但它早晚要被人戳穿。我的情形就是这样。一天，我毫无精神准备，父亲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写毕业论文，是否有点把握。其实，他问我这些还不如干脆问我会不会跳舞，或勾引女人和玩牌赌钱了，要是那样，我就能立即对他痛快作答。可偏巧他的提问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一味寻欢作乐，竟没顾上任何学习。我那本比卢阿特书①还从未寓目，几乎是原封未动地放在那儿。

然而，我总得有个应付，于是便说：老师什么也没布置，我正要去问他呢。

父亲说道："罢了，你先别急，这事让我去问吧。"

父亲接受了这件差使真叫我倒了邪霉，因为他已决定第二天去学院打听我的情况。若我还有点造就，他就心里有个底，也好继续为我筹备学费。

那时我老师既认真又实在地对父亲说道：

---

① 当时的神学教科书。

“先生，我希望您能领会我的意思，您的孩子简直没有一点希望。这不是他天资不足，而是缺乏勤奋。他旷课太多了，几乎每星期都有一两天，即使到校，也总爱和别人搬弄是非，使大伙儿都跟着虚度时光。这回您总该明白他有什么专长或长进了吧。再说我看出他有些受宠，又沾上了坏习气，我怕他早早被断送掉大好前程。所以您作为他的父亲该多留心他的言行，看看他到底在忙些什么，不然这孩子会走上邪道，那时您就悔之莫及，只能让他去见上帝了。”

父亲不胜羞愧地告辞了我的老师，他心里直对我憋着一肚子气。可怜的父母啊！不争气的孩子使他们多么焦心难过！午间，父亲到家后气呼呼地没答理我，同母亲一起进了里屋。直到下午两点时分，母亲才眼泪汪汪地走出里屋，这时她吩咐准备用饭。

父亲毫无食欲，母亲也是如此。我生来厚脸皮，又不知他们是在生我的气，便只管狼吞虎咽地吃了个足，因为厚脸皮人往往十分贪嘴。席间父亲一声未吭，饭毕大伙儿谢过上帝，母亲便准备午休了，这时她正颜厉色地对我说道：

“下午你不用再去学校了。”

这好比往常出了意外事一样，使我感到十分慌张。我生怕父亲知道了我的放荡行为，那就一定会让我挨顿板子了。

终于，我明白了他们刚才生气，席间冷场以及母亲流泪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我想到母亲不仅喜欢我，而且还特别宠爱我，于是大大咧咧地问道：

“母亲啊，父亲有什么心事？”

这时可怜的母亲含着泪把父亲同我老师的谈话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我，并说父亲已决心让我中途辍学，重新找个职业……

我惊问道："找职业？母亲啊，上帝不会容忍。难道一个学士去干手艺活，念神学的人转眼去当裁缝或木匠，这能有光彩吗？这样同学们对我该怎样讥刺？亲友们又该怎样评头品足？大伙儿的风言风语该怎么受得了呢？"

母亲答道："孩子，那么你想干什么呢？我已向你父亲哀求再三，我什么都说了，我向他哭求，可他还是不为所动，这就叫人没法说服他了。他说他不愿只顾让你痛快而叫魔鬼把你毁了，我不得已……"

我说道："母亲啊，您别哭，这事我自有主意。父亲既然迫不得已才让我去当铁皮匠或裁缝，难道我就不能自己去投军吗？难道穿军服吃军饷的事情也全完蛋了吗？"

母亲问道："小彼得罗，这话该怎么讲？"

我说道："母亲啊，要是去干手艺活，那还不如去投军呢，我这副好身板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这又使母亲伤心得含泪对我说道：

"啊，我的宝贝，你在说些什么呀？去当兵？不，上帝不容！你别太性急，也不必往绝路上想，这会儿我再去劝说你父亲。你既然学习不中用，可至少还有点本事，这就能在店铺里打个主意。"

我说道："得了，母亲啊，这反倒更糟了。难道一个学士能去弄得满身油污，神学家能去做醋油烧饼这类行当吗？不行，绝对不行，只有当兵的路才是唯一可行的。因为父亲一旦负担不了我，国君就是众人的父亲，他有使不完的钱财供我吃穿。我今天就马上去从军，明天就能穿着军服来瞧您了。"

以后，每当我想起当时我给可怜的母亲带来的悲伤，以及她为我洒下的泪水，我的心就感到无限悔恨，但那已无法弥补了。

我的孩子们，你们该记住这些教训，该明白对母亲永远要爱慕敬重，决不能象我那样恣情任性。你们该祈祷上帝宽恕我年幼时期的过失，该牢记先知的良言宝训：敬重你的父亲，体谅你母亲的呻吟，应该懂得你的生命由他们而出，你得报答他们的恩典。

那时母亲竟连连央求我别去投军，她发誓说她一定让父亲打消他的主意，不再让我去学手艺活。我这才定了心，因为这正满足了我的心愿。我刚才执意让母亲她老人家伤心，并不是我爱从军，更不是想当兵，这就好比我厌恶所有的体力活一样，我也同样对它不屑一顾。

要是母亲能开通些，痛痛快快把我送到军营，让军纪来管束我，那该多好哇！这样，我的夸夸其谈，以及他们对我的担心就会全部消除，但母亲并没这样去做，这就使她难免还会遭受天知道的苦头。

这时，父亲戴上了礼帽，拄着拐棍准备出门，他对我说道：

“你穿上斗篷一起走吧。”

我穿了斗篷，悻悻地跟着他老人家出了门。那时母亲还是诚恐诚惶地在那里发呆。

走不多远，父亲在一个高门大院旁停了下来，他对我说道：

“儿啊，我刚明白你原来是个浪荡子，我真不愿看着你一天天走上邪路。你老师说你是个懒虫，不务正业，又性情刁顽。你学习已不中用了，既然这样，我总不能让你成为盗贼，被送上绞架。你现在就该立即选个职业，要不我就把你送到国王的部队里去服役。”

那时，我原先同母亲的那股拗劲一下子全部消失了。父亲从来说话算话，他下了决心，我就只有屈从，于是我立即求他再放宽些时间，让我最后仔细想想。父亲终于允许了，他又给了我

最后三天的期限，这样我们便一起返转回家。那时可怜的母亲因为长期为我操劳而变得身心交瘁，再加上我刚才的言行使她大受惊恐，竟一时急得吐了血。

如前所说，父亲对母亲爱得很深，他瞧见母亲如此虚弱，十分难受，便立刻差人去找大夫前来救急。其实第二天母亲的病情就有了好转，但她仍然不时地在那儿哭泣，因为我把父亲对我的最后决定也告诉了她。那时母亲尽管在病痛中，但她还是不断恳求父亲别让我去学手艺活，可父亲只推说等她病愈后再细细商量。

这使母亲更伤心了，甚至连我也心里没底。我从未见到父亲一意孤行时对母亲如此生硬，那时我真以为自己无法摆脱干体力活的下场了。

啊，我以后该怎样逃脱工匠师傅动不动就给我的责罚呢？想到了那种可怕的时辰，我忍不住又去找机灵的马丁·佩拉约哥儿们求救了。我匆匆忙忙踏进他家时，只见他手里抓着一根从梁上吊下来的绳子，嘴里哼着小曲正在地上跳来跳去。

他那副自我陶醉的神情竟使他没发觉我进了屋，还是在那里跟小鹿一般跳得十分欢快，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马丁先生，你在干什么呀？你疯了吗？难道你在演杂技？”

这时他才看见了我，于是答道：

“我没疯，也不想演杂技，我只是想哼着波利舞曲走个舞步。”

说着他又蹦跳起来。

我马上趁机说道：

“请稍停片刻，我有个要紧事同您商量，这事只有您才能帮得了忙。”

这时他知趣地取下了绳子，同我一起坐到床上，说道：

“唉，真不知你有急事，快说吧，你该明白我最看重你了。”

于是我把所有的苦恼事都告诉了他，末了还对他说，为了摆脱丢人的手艺活，我想去当修士。他十分认真地听我讲完，便说道：

“鹦鹉先生，我为你父亲的荒唐固执感到遗憾，你既然已免不了要被送去学手艺活或从军，那唯一能使你摆脱这两个职业的办法就是去当修士了，这方面咱们所见略同。因为‘独眼总比瞎子强’①，鹦鹉裁缝或鹦鹉士兵都比不上彼得罗修士神气。修士生涯虽说有许多难以煎熬的苦处，它得参加仪典、遵守规章、服从教长，还得丧失掉你我喜爱的自由，但这些都会习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再说虽然有这些苦事，但你也能大有好处：你修道的体面名声人们会到处传诵，尽管那都是些愚昧无知的人；你神圣的法衣会令人深深敬仰；特别是还能让你有个餬口的铁碗儿，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你该明白这是匠人和士兵绝对找不着的肥缺，所以你该把脑子放灵活点才对。”

我说道：“我来这儿是为了让你父亲给你大爷圣迭戈教长写封保荐信，这样他们才能收留我。这种急事稍有怠慢就会铸成大错，只要我拿到修道院的通知书，我父亲的火气就会顿时全消，并且对我另眼相看呢。”

佩拉约说道：“这倒不算难办，今晚我让我父亲写封保荐信，明早你就来取吧。”

这几句宽心话使我十分欣喜，于是我告辞了马丁，径自回家了。

---

① 墨西哥谚语。

我进门后发现庄园主堂马丁和他那位曾用鞋掌痛击过我的太太，以及他们的女儿，还有促狭鬼长脚胡安都来我家串门了。这真是世人的胡乱折腾：住在城里的人总想去乡村远游，乡村的人又千方百计到城里来作乐。尽管这样，他们的欲望还是无法满足，因为这些人的忧伤不在于是否去乡村或城市游玩，而是埋伏在了他们的心里。他们的心飞到哪里，无穷的烦恼和忧伤就会跟随他们到哪里。

我同客人叙过礼，他们也和我寒暄了几句，我便和哈努亚里奥一起来到过道，开始扯起了许多事。我对自己的经历没多提，我只讲了些离别后的新奇见闻，并说我最近决定去当修士。这时长脚胡安立刻对我说道：

"好哇，太好了！鹦鹉先生，去当修士吧，亲爱的，再也没有比当修士更妙的事情了。人并不见得都去干该干的事情，但称心如愿的差使总不能白白放过。有人受了圣职，是因为他干不了别的事情，或只为保住牧师的职务；有人遇见女人就想结婚，那准不是什么爱情，也绝不会亲热相处，这叫逃避兵役；有人去投军，那是弄虚作假或犯了什么罪过，得不到任何公义的庇护才去的；再说有人做尽了种种违心的事情，目的是为了避免那些糟糕的意外事。所以你为了摆脱手艺活或兵役的苦差而去当修士，这完全正当，有什么稀罕的呢？对，鹦鹉先生，你做得对，我赏识你的果断决心。不过，兄弟，你还得趁热打铁，加劲把这事彻底做好，因为稍有松劲就会前功尽弃。"

这位伟大朋友的演说就这样结束了，他确实说了许多真心话，但并不完美。要是他事后对我说这些话，尽管说得再好，恐怕我也不会听信他，但当时我却十分相信。其实这些办法和窍门儿都是为了让我逃脱惩罚，不去干体力活，蒙骗父母和教长，

使不称心的事情快快了却。这些都不过是权宜之计，它们必将化作脓血，使我后患无穷。我敢作保，要是长脚胡安当时对我这个既无天资又没本事的人说点扫兴的风凉话，也许就会使我大开眼界，从此打消去当修士的念头。但偏偏该着我倒霉，我的那些好哥儿们全是坏心眼儿，他们的虚假教诲更是恶毒透顶。

第二天我来到佩拉约家，他把保荐信交给了我。原来他父亲并不满足于给我写个字条，他觉得我既年轻又正直，就决定亲自为我去向教长说情，这样我可以免去修士生涯中经常遭受的那种严厉的苦修和劳累了。

那时我觉得讨厌的运道好象在全力协助我，因为一切都顺顺当当，似乎都是按我的意愿进行的一样。于是我十分喜悦地拿起保荐信，对我朋友的一片心意深深致谢后便直接回了家。

第十一章

鹦鹉穿上修士道袍，当天作了忏悔；以及其它一些有关的趣事。

那天我感到十分惬意，巴不得第二天快到，好让我去拜见教长。下午依照佩拉约父亲的信约，我哪儿也没去。

这样，时光慢悠悠地逝去了。第二天，我准时到了圣迭戈修道院。当我走过一条林荫小道时，曾在一棵树前站立了片刻，那时脑子里便浮起了教区的情景。我开始练习用恭顺的口气同教长说话，低头，垂眼，双手拿住帽檐。

我作了一番谦恭的种种举动，发觉有点虚假，便立时作罢，

直奔修道院。

进了大门，我在走廊里打听教长的门牌，一经得知，便三步并着两步直接推门而入。这时我发现教长正坐在桌旁，桌上摊着一本书，无疑，那会儿他正在念书呢。

我同他问过安，毕恭毕敬地行了我刚才练习过的吻手礼，于是把他兄弟的保荐信递给了他。他看完信，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便问我是否愿意在修道院当个修士。

我答道："愿意，神父大人。"

他又问道："您明白什么是修士，什么是我们圣方济各神父①的严厉教规吗？"

我答道："明白，神父。"

"您这黄金般的年龄为何要钻进寺院离群索居呢？"

我说道："神父，我愿侍奉上帝，为他效力当差。"

教长道："这心意太好了，可是为什么就不能为尘世的陛下效劳呢？并不是所有的修士和圣人都能在修道院侍奉上帝的，上帝的圣地到处都有，他会从许多地方挑选干材。至于报答上帝的恩典，则随时随地都能办得到。有已婚的圣人，单身汉圣人，鳏寡圣人，隐士圣人，宫廷圣人，白痴圣人，学者圣人，医师圣人，律师，匠人，乞丐，士兵，富人，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圣人。所以，可见侍奉上帝不必非当修士不可，而只要信奉圣典就成了。这在宫廷，公署，街头，作坊，店铺，乡村，城市，军营，船舶，甚至在犹太人的教堂和摩尔人的清真寺都完全一样。一生信奉宗教是最完美的，不过若天资低下，力不从心，那就难免空有雄心了。许多人厕身寺院，也许要到百年之后才能超度。事情并不在于开端是否良好，而是贵在坚韧不拔。胜利的桂冠并不是任何人都

① 指十三世纪意大利"方济各"教派的奠基人。宣传"清贫福音"。

能轻易摘取的，它是属于那些极度顽强、始终不渝的佼佼者。您这个年龄最容易被心灵上的急变或热情所左右，这就是所谓忽起忽落的萨卡德① 式的冲动，所以许多人常常无所信奉，或即使有了信仰，也只为了不遭人议论。这些不是真心受戒的人，他们不过是些恶修士，悖逆者和放荡汉；他们沾满恶习，背弃教义；他们愚弄上级，对俗人言语放肆；他们时时在削弱宗教的威信。这是常有之事，圣特雷莎② 说：世界指望所有贞洁的人都尽善尽美，对谁也犯不着例外。它遍及一切，注视着那些人，它绝不轻易捉弄世人。于是这个世上的人就能对另一个世上的人开恩赦罪，免除他们的恶习。可是若被人发觉那些修士或灵魂贞洁的人也有恶习，那真是奇耻大辱了。这时人们就会呼天抢地，不仅大谈那些无耻的修士，而且还会诋毁整个宗教的荣誉，那时教会里或甚至同一个修道院里其他许多正直规矩的好修士也会同样遭到诽谤。

"为了避免后来人失足，再去承担一件不仅力不从心，而且是永无休止的职责，为了使教长们克尽职守，不致使宗教因后人的昏庸而一蹶不振，就必须十分谨慎有效地考验所有愿来者的心灵，即使是无信仰的人也得如此，因为无信仰就是为了使他们确立信仰。所以对无信仰的人教长也该考验他们的心灵。您决心在宗教上侍奉上帝，那么，您是否明白首先抛弃意志，除了有一味顺从上帝的意志，不许有任何其它意志吗？"

我说道："明白，神父。"

"您知道应该永远超脱尘世，超脱闹市和虚荣，就象您洗礼时发誓的那样吗？"

---

① 一种禾本植物，燃时劈啪作响。

② 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秘文学家。

"知道，神父。"

"您明白来这儿不是为了消遣娱乐，而是整日忙不停手地做事儿吗？"

"明白，神父。"

"明白，神父，""知道，神父，"我只管对他的提问回答说"明白"，"知道"，我觉得那是命运相关的时刻，也许是正在对我施行圣礼呢。那一连串考验结束后，他立时对我颁发了证书，并嘱咐我让父亲去同他老人家聚首会面。

这都是我事先背熟了的虚假言词，可那位好教长却信以为真，把我当作好样儿。他确实是个正人君子，而我却是个无耻之徒。我说过无耻之徒蒙骗正人君子轻而易举，这在他们毫无防范时更是如此。

那好教长同我告别时把我拥抱起来，说道：

"那么好吧，我的孩子，您和上帝在一起吧。若这样能使您荣耀高尚，灵魂完美，您就求上帝领受您的一片至诚。您应该天天虔诚热心地向他忏悔：上帝啊，子民坚信您的庇护。[①]您应该天天苦修您的心灵，使圣灵[②]的恩泽日积月累，最终结出美德的圣果。"

我对他吻手谢恩后，便返转回家。谁相信我走出修道院时竟会如此得意忘形，以为自己真有当修士的本事了呢？那位教长慈眉善目，说话深沉有力，意味无穷。他心思严谨，脾性温和，的确称得上真正的美德，就是恶习也能叫它感化。

那时我不禁反躬自问：是什么手竟如此鬼使神差，未让我觉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指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位。

察便把我推到了修士的行列，而上帝却凭着它让我心归意顺，选择了这条上好的道路呢？无疑，事情已十分明白清楚，听说上帝能使曲尺变成一条条直线，这准是其中一条。从修道院回家的路上诸如此类的念头一直在我脑际排遣不开。

进了家门，我便先去看望母亲。我向她据实讲述了身经的一切，并告诉她我已得到了圣迭戈修道院的证书。母亲看过证书并未感到惊讶，在她心目中我永远是个诚实孩子，甚至就象圣费利佩·德·耶稣①那样正直呢。

母亲欣喜若狂，这无须诧异。既然她会把我的恶习当作聪明伶俐，那么，我真正的美德在她眼里又该多么了不起啊！

父亲从外面回来，母亲便喜形于色地迎了上去，她一口气向父亲述说了我的全部打算，并把教长的证书递给了他，说道：

"瞧吧，亲爱的，这回您该明白狮子并不象画的那么凶猛吧②！小彼得罗也没象您说的那么糟糕！他终究是个孩子，稍微有点淘气，可哪个小孩子不是这样？恐怕你指望孩子一出世就得是个圣人吧，亲爱的，这真好比白日作梦，尽想美事！孩子该怎样承袭前人的美德呢？靠的是天长日久。这回你瞧见他变得多快了吧。难道你曾料想到吗？你昨天还说彼得罗是个浑小子，可今天他却成了圣人；头一天你还唯恐他给你们祖上带来污点，这会儿却看到他将给你们家族光宗耀祖；你瞧，家谱上有了修士这类亲人，就决不会蒙昧低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并以此信念为荣。有人说，世上这种偏见在美洲最根深蒂固，可我不仅不服输，而且待家谱上有了修士这类亲人，还要同印第安的胡安

① 圣费利佩·德·耶稣（1575—1597）墨西哥圣芳济会修士，被钉在十字架上殉教而死，一六二七年被列入有福者行列之中。

② 西班牙谚语。

长老① 比个高低。贵族们津津乐道的那些证书和家谱，可咱们却不稀罕这些玩意。这事的底蕴只有最贴近的人才摸得着，外邦人不知就里，他们才弄不清那些人究竟是不是贵族呢。如果有了修士这门亲就不会这样，因为人人都心如明镜，谁也不会怀疑他是贵族，怀念他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是贵族。若这种修士成了婚，那么他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以及无穷无尽的后代都成了贵族，因为一个修士就是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所以你瞧我这会儿该多高兴啊！你也该为彼得罗的新转变而有股子喜气。"

我从门洞里听得十分真切，目睹了那里的一切：父亲一遍遍地念着那张证书，细细打量着它。我甚至还瞧见父亲不止一次地揉揉眼睛，尽管那里并没有眼屎。也许这就是他在怀疑那张几乎难以置信的证书吧！

父亲尽管满腹狐疑，但还是听得十分认真。母亲一说完，他便说道：

"上帝保佑，亲爱的，你多么心肠善良！你这会儿说了多少傻话！要是让人听见了，叫我的脸往哪儿搁呀。说实话，象你这样门第高贵的人并不非要儿子去当修士不可，这并不增添多少光彩。相反，有这种奢望和虚荣的人反倒证明他们并不高贵，至少算不上出类拔萃。拼命想得这个名头确实要担点风险，少不了还得用尽各种手腕才成。但这不足为训，因为真正的高贵在于人的品性，这才是真伪贵贱的试金石。那些显耀的职位，基督教士或一般俗人也能获得的职位并不说明问题，这连许多没有

① 中世纪传说里的人物。一说是土耳其东部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王，一说是蒙古族王，一说是阿比西尼亚王，古代阿比西尼亚王同时也是教会里的长老。

才能的人往往也能凭着邪念来占据它们。可眼下要紧的是这张证书，我连连划了十字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彼得罗昨天还自由散漫，逃学旷课，同那些哥儿们一样不务正业，难道今天就这么规规矩矩，愿意当个修士，去信奉那么严厉的宗教？他昨日还散漫懒惰，就连念神学都左右为难，今儿就能铁心侍奉教会？他头天还吊儿郎当，这会儿就能聚精会神？他难道能一天换个样，同先前完全判若两人？这其间的奥秘着实使我费解。

"我知道上帝是万能的，他无所不包。我清楚地记得抹大拉[①]变成圣者，迪马斯[②]变成忏悔牧师，扫罗变成圣保罗[③]，奥雷略变成阿古斯蒂诺[④]，还有些罪人能为建造教堂出力流汗。但将功赎罪的事儿并不常见，常见的倒是时时蔑视罪人，所以世界就被糟蹋的愈加厉害。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事儿同彼得罗的捣鬼……"

母亲说道："住嘴！因为你不爱那可怜的孩子，所以尽管他做了天大的好事你也将信将疑。他有时做点缺德事蒙骗了你，这也在孩儿家情理之中。可这会儿你眼睁睁瞧见了他的美德，却硬是视而不见，还在一味疑神疑鬼，这正如老话说的：狗害狂病，至死不悟[⑤]。"

父亲道："瞧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亲爱的。彼得罗的美德在哪儿呢？"

---

① 受耶稣感化的妓女，在十字架下哭耶稣并为发现耶稣墓穴空无尸身的人之一。

② 神话故事中的凶残者。

③ 扫罗指圣经上圣保罗改宗前的名字。参见《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九节。

④ 奥雷略是罗马历史学家，后成为阿古斯丁教会的门徒。

⑤ 墨西哥谚语。

母亲答道："还有什么美德可以比这证书更能为凭呢？"

父亲接着道："不，这证书并不表明德行，只能说明他善于蒙骗教长。为了满足心愿，他可以不惜一切。"

"你这番言语只说明你不愿花钱供养彼得罗，不愿在他的学业上破费一个子儿。可你也别硬把自己的孩子往死路上赶呀！好在他还有三亲六故，要是没有，我沿街讨饭也得供养他。"

母亲动怒后父亲只得平心静气地说：

"夫人，别说这种赌气话了。我决不是为了开销，而是凭着办事的经验使我怀疑彼得罗。我了解他的能耐，摸透了他的脾性，所以才敢这样寻根追底。他是我儿子，我对他情深义重，可这并不能纵容他。他好逸恶劳，放荡不羁，整天和那些哥儿们瞎胡混。他决不会把事情想得那么透彻，他年幼无知，根本不明白该怎样去辨别事物。因此，可以想见，他在修道院一旦尝够了教职的苦头，恐怕不出两三个月就准会偷偷弃职，这倒是该认真计较的事儿。开销的事不足挂齿，对他有长进的事儿我不是一直在快活地供养他吗？尽管这样，这次我还是同先前一样十分高兴，心甘情愿供养他一切所需的东西，并恭贺他能出息长进。"

父母的争论圆满收场后，两位好心肠老人便一同用了晚餐。

入夜时分，父亲把我叫到一旁，对我细细地盘问了一番。我只是一个劲儿地依头顺脑，那股虚伪的样儿活象在对教长说话。父亲他老人家给了我一通宝训，他告诉我修士该如何苦修，怎样才能尽善尽美，他们的职责是什么，资质不足的人当了修士会多么不伦不类，以及许许多多真实精辟的道理。他说得言语得当，由浅入深，确实使我明白了不少事理。可后辈们却偏对这类话充耳不闻，事过不久，我竟全把它们置之脑后了。当时听父亲训话时我双目低垂，装出一副真心实意的样儿，简直象个虔诚无

比的新信徒。我这么神情毕肖地串演了一通，父亲便认为我说的话全是真情实事，于是答应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见教长。他对我祝福后，我又吻了他的手，然后休息了。

我一上床便入梦乡，我把他们一个个蒙骗后就可以逃脱杂活和兵役的苦差了。

翌日，我醒来时父亲已出门，晌午回家后他当着母亲的面对我说：

“小彼得罗先生，我已拜见了教长，眼下万事俱备，上帝再宽待你快活几天，过后你就要身着道袍了。”

母亲十分高兴，我装得更加欣喜。饭毕我急忙找到了佩拉约，得意地向他述说了事情怎样一帆风顺。他对我恭贺道：

“哥儿们，我真高兴事情竟这么顺当。往后要紧的是你该顶住修士这个苦差，新信徒得苦修一年出头，你准会碰到许多新奇怪诞的苦事。如深更半夜起来，整天没完没了的祈祷，行路时低垂双眼，话说得少，斋戒得多，体罚，扫院，永世遵奉修士的清规戒律。这种苦事永远没个穷尽，这叫做永世的顺从，常久的奴役，只有以死才能和它相争。但不管怎样，你既已入了这个门，就该硬顶着吃点苦头。不然，就会叫人瞧不起，到时你父母会怎样想呢？亲朋们又该怎么议论？教长会说什么？你所有的相识该怎样讥笑？我父亲会怎么想？大伙儿又该怎样贫嘴饶舌呢？要是你现在就后悔，那才叫大伙儿看笑话呢，不仅你自己声名狼藉，而且你那可怜的父母也将羞得无地自容。所以哥儿们，事到如今已别无它法，老话说：‘敢做敢当’①。无论如何，眼下你一定得去当修士。”

有些人骨子里就是坏心眼儿，他们有时想行点好事，但末了

① 西班牙谚语。

还是把事情弄糟了。他们象猫儿那样既伤人，又惹人爱怜。佩拉约就是这种人。他夸了我一通后，接着就拿我开心，或让我受罪。因为他直跟我讲修道院如何象个牢笼，我既身陷囹圄，自然就好比在牢笼里一般了。他就是这样变着法儿来说得我心里难受。

我同他分手时无限悔恨，简直就想收回我的打算。但人言可畏，"别人能说什么?""大伙儿该怎么议论?"这些杂念又迫使我铤而走险，它们象严厉的诫律，使我把怯懦撇在一旁，继续趱奔那虚无缥缈的前程。

连日来全家为我忙着准备出家的物品，亲朋好友得到消息，便络绎不绝地前来庆贺喜讯。这样，父母便又得应酬那些徒有虚表的礼数。说实话，那套彬彬有礼的贺礼简直连一个小钱都不值。

父母整理行囊，待客酬答，忙了八天。我则同佩拉约一起东走西走，恋恋不舍地去朋友家跳舞告别。确实，要我完全舍弃那些放荡的心念，一时心里真感到有点舍不得。

我那哥儿们佩拉约把我先前的打算和将要入修道院的事早已向别人传开了。我一再让他多加小心，别走漏风声，可他却置若罔闻。每到一处，那些碎嘴子哥儿们姐儿们便拿话气人，叫我有口难辩，特别是那些小娘儿们，她们有的说：

"啊，多可惜！小小年纪就与世隔绝！……"

又有的说：

"多冤哪！年纪轻轻的。"

有人问：

"喂，怎么样，您忘不了我吗?"

又有人问：

“您到底信奉的是什么呀？”

这个说：

“冲你这般年少貌美、风流轻佻就成不了好修士。”

那个说：

“舞伴和修士？瞧着吧，我才不信呢！”

她们七嘴八舌，正讲得十分起劲的当儿，一个小娘儿们忽地冷冰冰冒出一句话：

“哎，小姐！谁在说话哟？快住嘴！别打扰人家为上帝效劳。”

这时我只得装聋作哑，听而不闻。我跳舞，弹琴，搭讪，竭力做得不露破绽。

进修道院之前的日子我这样晃晃悠悠地混了过来。

佩拉约那小子可算精明油滑，他每天只许我在外面玩到晚上八点（修道院给修士规定的钟点），这使我十分生气。我整天寻欢作乐，在那些姐儿们中间鬼混，虽然感到厌倦，但和常来我家串门的庄园主圣马丁的女儿庞西亚尼塔颇有交情。她纯洁活泼，聪明伶俐。她熟悉我的脾性，总把我当作又痴又黠的毛小子。事实上我确实有点痴傻。我对她甜言蜜语，弄得她销魂荡魄。她爱变着法儿撩拨我，使我觉得她已爱上了我。那时我的疯劲儿比她更足，总想把事挑明，伺机一举征服她。可她却比我知礼识体，总觉得那是天悬地隔的事儿，确实，那机会从未碰到过。

一天，我递给她一份情书，痴情绵绵地向她发誓说：要是我不做修士，就一定设法同她成婚。我那时心明如镜，痴恋得多么令人可笑！可最得劲的还是她对我的那番答复。她写道：

“小少爷，谢谢您这番美意，您要是闲得慌，就再给我写封回信。

现在我正和另一位少爷相爱，要是没这事，我一定设法同您结婚，没人比您再好的了。望您原谅。上帝作成您当个好修士，给您好运气。

——您熟识的人。"

我念了那信心如刀割，简直有点无法自持了。她撩拨我，痴恋我，却又生着法儿来伤害我。那天正是在家的最后一晚，第二天就得进修道院了，我几乎彻夜未眠。为爱情赌气吃醋，满肚子的忧愁真不知该怎样了结！终于，屋外晓色朦胧，渐渐景物也依稀可辨，最后便人声鼎沸了。

午后，我满腹离愁别恨，同母亲和大姑大婶们一一拥抱告别。当我紧紧抱住娇美的庞西亚尼塔时，她母亲恰好就在跟前，因此她显得有点窘迫，没有往常那种含情脉脉的神情了。

大伙拥抱、洒泪、依依道别之后，我们便立刻起程了。父亲、大伯大叔和一些邻居们打算把我送到修道院，他们分明对我这种虚情假意摸得一清二楚。

接着，命运就开始播弄我了。因为尽管一路上马车成行，可谁也不愿作声，到处笼罩着一片倒霉的晦气。在大街上，人们也似乎为我们捏着冷汗，说实话，他们确实对我和父亲母亲深表同情。

到了圣迭戈修道院，大伙儿见了教长，他依旧那样和蔼可亲地同大家叙礼问安，然后便同我们一起坐上马车，直奔塔库巴亚①，那是圣迭戈修道院新信徒苦修的僧院。

到了门口，送行的人忙着卸运行囊，我们便直接到教堂去唱诗，举行仪式。我身穿道袍，俨然一副修士模样，同其他修士相比简直就象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但我还是依然如故，恶

---

① 今墨西哥城的一部分，古迹甚多。

习未除，甚至连一点改邪归正之心都没有。这时我才真正体味到那句老话的含义："人不可貌相。"

父亲和其他送行的人一一同我道别，准备离开那个令人敬畏的僧院。长脚胡安拥抱我时显得尤其难舍难离，我对他反复叮咛道："别忘了常来看我。"他应允了，于是众人离去，我独自留在修士中间，这又应了常说的那句话："小狗到了陌生人家里，该夹紧尾巴才成。"①

果然，我觉察到穿上了那身粗呢道袍并没好滋味可受。用膳时辰到了，那顿晚饭极度简单，我用完便忿忿地上了床。可那张板床更使人恼火，硬的把骨头顶得生疼，简直没一块舒适的地方。我生平从未受过这种委屈，更没闹过这种玩笑，一时真感到万分悲伤。

我百感交集，不能成眠。一想到庞西亚尼塔，狐狸，蟑螂②和那些舞场的姐儿们，就深怪自己不该下决心进修道院。佩拉约好心反帮了倒忙，仅一纸字据就把我推给了魔鬼，害得自己大吃苦头。我这么左思右想了许久，但并不责怪佩拉约，那一切恶果都该归于自取。

我那时扪心自问：我自作自受，被下在骇人的监牢里，过着如此凄清的日子，这不是自讨苦吃吗？难道我扒窃偷盗了什么贵重宝物了吗？我私造了什么伪币？胡诌了什么大逆不道的昏话？放火焚烧了房舍？我既然未曾犯下任何罪孽，怎么还要平白受这份窝囊罪？是什么妖魔迷了我的心窍，单单只为躲避学徒或兵役的差使而愿意来当这种倒霉的修士？学徒和兵役这行

① 西班牙谚语。

② 狐狸，蟑螂均为那些女伴的绰号。

当准比修士自在，至少干那种活可以吃个痛快，爱怎么吃就怎么吃；有了小袄，也能再穿件衬衣；又能在褥子上美美地睡觉打呼噜，闲时便可自由散漫。一句话，可以随心所欲和朋友熟人跳舞嬉闹。而这里却全然不同，通身只有一件粗布袄[①]裹着皮肉的躯壳，光着脚，食膳节俭，睡觉的板床更是硬得叫人彻夜难眠；此外，又与世隔绝，终日劳累，更别想找姑娘们寻欢作乐了。啊！我这心高命低的可怜虫，怎么会动了当修士的念头，这真叫人大难临头！

那些得不到上帝垂怜，又没有多少本事的修士和圣者（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尼姑）准保也会象我这样自艾自怨。这种恬静、淡雅而又与世隔绝的好日子是专为那些识宠知恩的人受用的，而对于那些资质浅、缘分薄的人来说简直就象落到了险恶的地狱般的苦海里去了。这时他们该多么难熬啊！我的孩子们，无论如何，你们该量力而行，该留神别一味只图痛快，到头来落个惨不忍睹的下场。你们还得留心千万别干那些力不从心的事儿，那必然会自食其果。

我这么怨天尤人地思忖着，将近深夜十一点半才昏昏入睡。我刚合眼，一个值夜的小修士走进屋来，他催我说道：

“小兄弟，小兄弟，快起来，该去做晨祷[②]了。”

我睁开眼，憋着一肚子气，无可奈何地下了床。我迷迷糊糊地去做了祈祷，心里还在暗暗生气。后来，我回到屋里，直想喝点巧克力茶；那时我确实感到饥肠辘辘，但屋子里却什么也没有，更别说找个帮手接济一把了。

这时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笼罩着小屋，惊恐压倒了体内的

---

① 指修士的道袍，一般用粗呢布制成。

② 指过了午夜，新的一天开始时的祈祷。

饥火，更加叫人忧心忡忡，简直到了毛骨悚然的地步。我痛悔交加，涕泪横流，凌晨四时许，我终于身倦体乏，渐渐进入了梦乡。啊！我虚脱的多么可怜！可我还未酣睡，值夜的小修士又把我唤醒了，他催我去做早祷①。

我万般无奈，就象死到临头那样气得咒骂起来，不过那只是在我心里嘀咕，嘴上却未吐一句狂言。我暗暗想道：照这日子过下去，不是活受罪吗？那值夜的小修士真是缺德，竟不让人睡觉！他准是我的宿世冤家，是又一个贝德罗·忍凶医师②，《堂吉诃德》里的这位医师总把桑丘·潘沙面前的菜盘撤走，使得他要吃不得吃，而这小修士则尽同我的美梦作梗，让我要睡不得睡。

我胡思乱想地进了教堂，漠然地念诵经文，嘴上念着，肚子里却咕咕作响。昨晚的饭食太糟糕了，我几乎粒米未沾，所以肚子瘪得象一张皮，直想快快结束早祷，好去足喝一顿巧克力茶。据说从前修士都喝上好的巧克力茶，眼下那屋子放着不少大茶杯，那准是给修士预备的。昨晚的饭食太糟糕，今天的早点一定可口，我这么暗地里猜想着，一时仿佛真的喝上了一大杯上好的巧克力茶似的。碰上好运气恐怕还能外加一些饼干，要是没有饼干，大块乳酪面包总短不了。

我正想得出神的当儿，早祷结束了。大伙儿纷纷离开教堂，我便焦急地盼着早点。六点，六点半，七点光景了，巧克力茶还是渺无音信，甚至让我盼了一上午也没动静，这该多么令人伤心！原来那是个斋日！这时我感到万箭钻心，越发悔恨当初不

---

① 指早晨三点钟左右的祈祷。

② 引自《堂吉诃德》书中的一段故事。桑丘当总督时，贝德罗·忍凶医师作他的食品鉴定医师。他故意戏谑桑丘，手拿棍子，点到哪个菜盘子就命令撤走，推说总督大人吃了有伤脾胃，结果菜肴被撤得一个不剩。

该下决心当修士。正在这当儿，又有两位小修士走近前来，他们把一副水桶撂在我跟前说道：

“小兄弟，您来，您提着水桶，趁着这会儿空闲，咱们去扫扫院子。”

这使我愈发怒火中烧，我偷偷自语道：我睡不得睡，吃不得吃，干活儿却要我象头牛！新教徒就该当这样？修士就该这么遭罪？啊，我多么痛悔自己的轻举妄为，痛恨佩拉约和长脚胡安的无耻相劝！那时我已忍无可忍，决计设法离开修道院，再也不当倒霉的修士了。我要是不当机立断，再犹豫耽搁的话，准会一命呜呼，准会困死、饿死和累死在那块鬼地方。对，我得出走，我得离开……可事到如今，能天从人愿吗？难道刚到这儿就想逃之夭夭？这可万万使不得，这会给人留下多少闲话？应该象喝了苦水那样，使劲忍上两三个月，到时就能装着害了病，悄悄溜出去。不知怎么，事后连我自个儿都不明白为什么对装病那么耿耿于怀，大概是这种糟心日子到时必然会真的让人得病。上帝既然觉得我不中用，就自然会把我从那块圣地上剔除。啊，这该叫人怎么办！

我一面垂头丧气地把水倒入石槽里，一面暗暗这样捉摸。可那两个小修士却欢天喜地，跟没事人儿一样打扫着院子。他们同我一样年轻，或许更小一些。他们品行端正，靠天公作美，在修道院里正合脾性，他们爱劳动，从不象我这样一味事事作梗。

那个年纪更小些的修士尤其快活。他肤色白皙，头发棕红，浅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嘴角总是挂着惬意的微笑，这会儿有点劳累时，红红的脸蛋儿美得就象圣安东尼①一般。他一眼

---

① 基督教古代苦修院创始人。相传生于埃及，二十岁弃家至尼罗河畔旷野苦修，后组织追随者创立了多所苦修院。

瞧见了我那副苦相，以为他们怠慢了我，对我冷漠生疏的原故，于是便走近前来，怪可爱地对我说道：

“小兄弟，你怎么啦？为何这般闷闷不乐？乐观高兴才是正经事呢。乐观也能侍奉上帝，上帝最仁慈厚道，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奴仆。他要我们爱父亲那样地爱他，敬上天那样地敬他。他不喜欢我们对他唯唯诺诺，他不是暴君，不该这样怕他。上帝十分宽怀温良，他决不象异教徒的煞星萨杜恩①那样。他赏识圣人，为天界造福，并指望他的子民始终不渝，快快活活地侍奉他。

“圣雷伊·大卫②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应该高高兴兴侍奉上帝。《传教书》③中也说：把你的悲伤永远抛弃，它没一星半点好处，却只会损害生命。这你总明白了吧。就连耶稣基督也曾立训道：别象假冒为善的人那样悲天悯人。所以，小兄弟，你该高高兴兴，快快活活，把忧心和哀伤统统去掉。应该明白只有对神明高兴，灵魂才能完美有用。”

那位心肠和善的小修士这番劝慰使我感激不尽，我羡慕他的美德，他聪明开朗，坚毅有恒，甚至碰到糟透了的事也那么乐观可爱。

做弥撒的时间到了，人们渐渐往教堂走去。这时我发觉修道院有些神父依然无动于衷，打听后才得知那是些不敬教规的神父，他们从不跟大伙儿合拍。这使我感到有了些宽慰，我想：我正是那种神父一样的人，我不信苦修，满可以把那些事统统免

---

① 希腊神话中吃人的恶神。

② 圣雷伊·大卫，古代以色列国王。据《圣经·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统一犹太各部，定都耶路撒冷，并写下许多诗篇。

③ 指《经外书》中之一篇。

掉。我虽这么想，但还是去做了弥撒。

第十二章

鹦鹉对谗言和良语的一番议论，他父亲的去世，以及他怎样离开修道院。

第三次祈祷①和做弥撒我都上教堂了，不过我心不在焉，在诵经台上念诵经文时我简直象个木头人儿。那时我心烦意乱，拉耷着眼皮直想瞌睡，好象昨晚根本没睡觉似的。

一位祭司长察觉了我的神色，于是在散堂时对我说道：

"小兄弟，您似乎太随便了，您得正经点儿，这可不是打盹的地方。"

我听了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从不爱让人讨厌，这回却只能听之任之。我走出教堂，又去接着打扫院子。

用膳的时辰到了。那顿饭尽管平平常常，可我却觉得那是美味佳肴，因为"饿急了吃什么都香"②。

我终于咬着牙顶住了修士的苦修和新信徒的清苦生活，我几乎总是食不果腹，睡眼惺忪，体乏身倦地忍受着苦行僧的一切艰难困苦。那时我巴不得日子快快逝去，好让我装着害了病，重新再去食人间烟火。

这种心念在父亲看望我几次后逐渐强烈起来，但主要还是我那好哥儿们哈努亚里奥和佩拉约的不断撺掇促成的。那时他

① 指早上十一点的祈祷。

② 西班牙谚语。

们经父亲允许，又得到修道院神父的同意，所以常来我这儿闲聊。

他们中的一个说：

“是啊，鹦鹉，你最好趁早离开这里。你瞧，才几天就把你折磨得又瘦又黄，一脸病容。你要是入土的话，恐怕至多只能用块裹尸布包包了事。那些好心的修士都懂这种法子，因为所有的神圣就在于受罪和俭朴。他们把可怜的新信徒一封为圣徒，过不了一个时辰，他们就斥责他，惩罚他，甚至对他不留一点情面，没半点宽容。你应该明白，那时连任何神父都不承认你是新信徒了。”

这是心眼不那么坏的佩拉约说的，而该死的长脚胡安却说得更加露骨。他冒犯了世上所有的僧人和修士，这该怎样讲呢？即使我比巴拉巴① 还要邪恶，我也难以出口。

他的确对我说了许多亵渎宗教的话，他说我这样的贱人既没本事，又没德行，却硬要侍奉宗教。但话又说回来，我尽管这样，也算不上罪过，因为这不过是为了逃避父亲的一番好意。你们该明白，这些话听来似乎有点道理，但那用心却是多么险恶啊。

他对我说道：“你别犯傻了，跑出去，溜到大街上去，你在这儿能有什么出息，这不等于葬送你的生命吗？傻小子，你还年轻，该在世上好好混混才对。你的那些姐儿们常谈起你，我堂妹也时常哭哭啼啼，直在想你。她说但愿你别继续当修士，这样她就能跟你结婚了。所以，你溜吧，鹦鹉，溜出去，哥儿们，去找庞西亚尼塔结婚。她是堂马丁的独生女，家资富足，你该相机行事才对。你出不去，她一定会大失所望，那时她只得同别人相爱，你就什么都完了。啊，要是我不是她堂哥该多好哇！那时我就不

① 巴拉巴是《圣经》里出名的囚犯。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十二至二十四节。

会这样同你说话了，我会马上娶她，但现在却不行。她总归要嫁人，这人必定是你，你是我的哥儿们，基督徒娶她总比摩尔人强。你怎样想的？你明白我的话吗？你什么时候出来？”

我向来造化低，经那浑小子几次诱惑和纵容，便愈益桀骜不驯，甚至怠慢到对所有的教规都不放在眼里了。有时，做祭祀时我在旁作陪，于是我便在祭坛上心神不安，一双眼睛滴溜溜直在女人身上打转。若是让我扫院子，我故意敷衍塞责；若是用餐，我摔破杯盘；若是祈祷，我打瞌睡。反正我什么都一团糟，干什么都推三阻四地作难。那时我进食堂常常带块垫子，或拿把扫帚，或身上挂些布条，或头上扎块头巾，或弄点别的不三不四的玩意儿，这样我变得一点儿也不象修士，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起先我还知点羞耻，知道会让别人当笑谈，但后来就满不在乎了，甚至进教堂或食堂时脖颈上还挂着一串线结的圆石子儿，活象带着耶路撒冷的念珠一般了。

我这样吃吃睡睡，变着法儿使那些好修士感到难堪。要熬满六个月的苦修期真不是件容易事情，那时我时刻都在盼着快点离开修道院，到世上去过游游荡荡的好日子。于是我打算让自己得点小病，或装着害病，这样我的邪念就可以得到掩饰。终于，我决计装成疯病。我把准备离开修道院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不料这竟在我父亲虚弱的心灵上成为致命的一击。终于哈努亚里奥给我带来了不幸的消息，原来父亲已命在旦夕，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了。

我心如刀绞，想尽快离开修道院，可是哈努亚里奥却说时机未到，于是我只得作罢。他说这样急于求成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父亲的病情。这样我只得忍着性子，心想不管父亲是死是活，晚几天离开修道院总会保险点，又少出差错。

那时我依了他的主意，尽管他坏得出奇，但这回却装得象个好人。

我的孩子们，人就好比书一样，即使最糟的书也总有可取之处。人也绝没有坏得满身都是脓血，没一丁点儿好的心念。所以，即使是罪大恶极者，或最放荡不羁的人也总能说点合人脾胃的好话。

哈努亚里奥走后五天，堂马丁来看望我。他捎来一封父亲的信，并竭力安慰我，原来那信竟是父亲的临终遗嘱。

我顿时感到悲痛欲绝，一时泪如雨下。堂马丁反复劝慰我，他找教长要了点供品，代我向父亲的在天之灵作了祈祷。神父、教士以及我那些小兄弟们都聚到了我的小屋，他们依据教规一一对我宽慰了一番。待我心绪稍微好了一些，众人渐渐散去，那小屋就只剩我一人了。那时我两天未敢拆那封信，每次我看到信封上写的字："转给我的爱子彼得罗·萨尼恩托，上帝保佑他，并永远赐福予他"，我便欲拆又止。那时我简直魂不守舍，只是不停地吻它，用泪水润它，因为那简简单单几个字就表明父亲对我的深情厚爱，以及他念念在心的一番期望。

啊，孩子们！好父亲、好妻子和好朋友往往要到命终气绝时才为人所识，这真是实实在在的真理！父亲是个正直的好人，可直到噩耗传来时我还对他认识不清。那时我睹物思人，回想着父亲的谨慎，父爱，理智，热情，以及所有那些好品性，同时我又联想起我的老师，哥儿们，朋友，等等。

三天后我拆开那封信，一遍遍细读全文，并句句铭刻在心。啊，那些良言宝训作为你们父辈的遗产真是当之无愧。现在我给你们抄录如下：

我的爱子，我命赴黄泉之际写下了这份遗书，它将在我尸骨入土

之后转送给你。

我没有什么家产遗给你那可怜的母亲，只有少量的余款和家具。这只能使她免去些忧虑，度过孤寡的晚年。对于你，我的孩子，除了用我这双颤抖僵硬的手给你写下几句劝勉话，并证明我一生都在苦心指望你出息长进，难道我还能遗给你更多别的什么东西吗？你该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上，并真正身体力行。

你要爱上帝，恭敬他，感念他，并把他当作你的父亲、主宰和恩人。

你还要爱你的祖国，遵纪守法。

你对人要平等互爱。

你莫要损害他人，而要力行善事。

你不要使母亲伤心落泪，因为母亲们为不孝儿子下泪就等于向上帝指控他们大逆不道。

你该体谅他人的疾苦，救危济贫。

你不要以貌取人，免得上当受骗。

你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

你若是信奉圣教，就该时时牢记对上帝的誓言。

你不要一味企及高位，也不要因失意而生悲，这是超凡脱俗的好修士万万要不得的事情。

你若将来成了父亲、导师或教长，应该严以律己，你穿上道袍要虚怀若谷，祈祷时更要过细，并事事为人师表。你若自己都不能居职尽责，就更别去指望百姓遵从公理了。

你不要受异教徒的蛊惑，加入他们的帮口，并同他们纠缠不休，这些人最邪恶放荡不过了。一个修士既能在教堂、修道院、祭坛、道台或忏悔室令人肃然起敬，但也可能在大街、小店、赌场、舞台、戏院或高堂大殿为人笑骂。

你不要把头发弄得象野鸡或火鸡那样十分蓬乱，那只能表明你的心不诚，这样打扮的人往往轻天界重尘世，爱迎合入时的俗套。

末了，你若苦修完毕，无论到哪儿都该把《十诫》①好好存放。那些诫律虽然字数不多，又十分易懂，却非常实用。它融合了天界和尘世的法典，它指点我们时，使我们品行端正，它约束我们时，我们便深受其益，它决不强行非命（除去对那些坏蛋和浪荡公子）。若不遵守它的法规，则非但今生修不了福，来世也难交好运。

你该时时记住这些教诲，让你父亲放心安息。上帝永远为你祝福。别了，我的爱子。

你的慈父——曼努埃尔

于弥留之际

我念完信自然又悲伤一番，可其间的含义我却并未深刻理解，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切实履行这些珍贵的遗训。

半个月过后，我的心境同父亲去世时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我把信里的遗训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念信时那股如丧考妣的神情），那时我只想怎样尽快脱身了事。

哈努亚里奥来看我时捎来了母亲的口信，他说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十分忧伤。他又说既然父亲已经作古，就再没别的人来管束我了，所以正是行事的好机会。再说我回家后还能照顾母亲，等等，这终于使我下决心马上离开修道院。

于是我把父亲的遗书拿给哈努亚里奥看，他念后忽然惊笑道：

"小哥啊，你父亲可真是瞎了眼，这对传教士讲倒比对你更合适。不过虽说他讲得没错儿，可惜全没用处。那份遗产倒是满不错的，你父亲既有嘱咐，说不定也有钱款留给你，那时你就该真的对他千恩万谢了。小哥啊，一杜洛②比索抵得上十句好话

① 《十诫》指上帝给摩西立下的十条训谕。参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② 西班牙货币名。

呢。你把信留着，先回去瞧瞧该怎么办，你母亲怎么会料理遗产呢？她一定很快花光用光，那时你和她谁也享受不了。”

我对这话句句入耳，于是便对他深表谢意，并让他设法给母亲透点口风，说我害了病，想马上离开修道院，最好是回到她的身边。哈努亚里奥一口答应后，保证隔天给我回话。

我焦急地等着母亲回音，这不是要征得她的同意，而是要用花言巧语迷惑她，这样她就能让我任意支配遗产，并把我当孝顺儿子看待。

事情一帆风顺，第二天哈努亚里奥回来说一切都办妥了。他对我母亲大肆宣扬一番我的病情，说我为她哭得十分悲伤，直想快快回来侍候和陪伴她，顺便也养养自己的身体。眼下我正等着她的回音，因为我是她的孝子，没她的恩准我决不会自作主张。母亲听了哈努亚里奥的吹嘘便让我尽快回家，她说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再说在哪儿都能侍奉上帝。

我一听这话，立时高兴地说："记住，哥儿们，但愿明天咱俩能一块儿下馆子……"

他说道："该先去看看庞西亚尼塔才对，那小姑娘出脱得越发迷人了。"

那时在修道院的高墙深院中，哈努亚里奥和我直谈到戒严的钟声敲过才离去。于是我一人痴呆地盼着黑夜快到，好让我去把这个决定通知神父。

终于，夜色降临了。这天的夜好象来得特别迟，一到天黑我就走进了神父的小屋，告诉他我害了病，母亲又新近守了寡，再说家道贫寒，只有我一个儿子，所以我想离开修道院，请神父为我提供便利。

那好神父静心听完我的话对我说道："这事你得三思而行，

瞧瞧你这个鬼念头。你若害了病，修道院并不缺医少药，反而比在家治疗更得法。若是你母亲守了寡，或受了穷，不是还有上帝吗？上帝是所有世人的父亲，他决不会怠慢他的子民。所以你真该好好思量才对。”

我说道：“神父先生，我前前后后想了许久，但还是决定出走，因为修道不合我的口味儿，再说我也不配在这儿修道。”

这话一下子触怒了神父，他说道：

“修道是那些有好福分的人才干得了的事情，您本没有仁慈之心，当然不配修道，这我早就看出来了。请随尊便，明天一早我就禀告教长，到时您可以回家，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我辞别神父后，那晚既没去教堂祷告，也没进食堂用膳。第二天约摸九、十点钟光景，神父让我郑重脱下了道袍，接着我就换上便装，走向大街，直奔墨西哥城而去。

进城后我在道边的凳子上小歇了片刻，把从塔库巴亚开始的一道儿风尘劳顿稍稍平息后，便朝家走去。那时我裹着斗篷，扎着头巾，样子显得十分狼狈，好象我是已被驱逐出教的人、不是上帝的子民一样了。当时我每回转过脸来瞅圣迭戈修道院的高墙大院时，就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惊恐涌上心头，因为修道院是美德和修身的福地，可我却从那儿落荒而去。

那时我自言自语计较着这些事，无疑，我又错过了大好前程，并似乎把在海上遇难时唯一能使我得救的木板也丢失了。这样，上帝准会惩罚我忘恩负义，世人也一定会骂我没有恒心……啊，要是我能重新回到那块地方该多好哇！

我这么想着，一时竟感到有点茫无头绪。这时我发现有位熟悉的伙伴拉了拉我的斗篷，他身旁站着一位搔首弄姿的风流女郎，原来她是我从前交往过的女伴。

我们三人彼此叙过礼，作过介绍之后那伙伴问我何时离开修道院，以及为何离开，我说因为父亲去世，我又得了病，今天刚离开那儿。他们祝贺了一通，便邀我去一家馆子吃便饭。于是我足吃足喝了一顿，这样，满心的忧愁也全消了。

我和他们道别后便直接回家。母亲一见我就扑上前抽抽搭搭哭泣起来，尔后又为我重新回到她身边感到高兴。但从那天起，母亲不仅没从我身上得到我所许诺的宽慰，反而备受煎熬。欲知后事，请看下章。

第十三章

鹦鹉摘孝后对葬礼、吊唁、出殡、披孝等事情的一番滔滔议论。

这会儿你们总该觉得我到了一生中最背运的时刻了吧。那时我的所有放肆行为以及后来的罪过都使我受害不浅，我确实为这些事情感到震惊。当我写这些骇人听闻的奇遇时，当我想到那些时时威胁着我的荣誉、生命和灵魂的厄运以及那些惊人的化险为夷的时刻，我的笔就会不由自主地从手中滑落下来。因为越是放荡的人就越冒风险，这真是一点不假的道理。你们该明白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交织着惊恐、贫困、危险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们无处不在的威胁。可是品行端正的人就能免遭不幸，即使遇上厄运也能设法改变。反之，放荡的人则不仅摆脱不了灾难，反而会受邪念的驱策，越发变得背乎常情，结果铸成一连串耸人听闻的奇事或险情，而这些对常人来说则是不必忧

虑的遥远事情。这样，你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放荡的人会备尝艰辛，甚至会经历到人生最险恶的时刻。我就是其中一例。

半年来，我被迫在家过着规矩的日子。按父亲的家教，我每天晚上作念珠祈祷，并深居简出，从不游玩嬉闹。那时我满口斯文，对上帝念念有词，总之，我把正人君子的角色串演得形神毕肖，使我可怜的母亲信以为真，简直高兴得落了魂儿。那时我多么得意自豪！甚至连哈努亚里奥那邪恶的家伙都有点儿迷糊了。一天，他见了我惊愕地说道："鹦鹉啊，你真叫人佩服，你确实天生是块修士的料。我满以为你从此可以一无牵挂，和我一起逍遥自在了呢，谁料你竟深藏不露，居然成了阁中隐士。"啊，没脑子的哈努亚里奥！可怜的母亲！那些把我绝妙的伪装当作美德的可怜虫们是多么老实易欺呀！

那时我开始讨好母亲，这样就能使她让我动用父亲的遗产了。这没费多少工夫。

不久，母亲就把全部遗产都向我交了底，并放手让我经管。那遗产总共为一千六百个比索，其中五百比索为放的外债，一千多比索为首饰家当的价值。这笔小遗产不足为富，但一个穷人或正直人拿去持家度日却绰绰有余。可我欠缺的正是这个本事，你们将会看到我是怎样没多久就把家业败得一贫如洗了。

正直的人和勤快的人手里有了钱，不管钱数多少，总能派个用场，可我有了钱，尽管再多，也不会发财致富。因为我不仅浪荡，而且还是个败家子。

放荡的莽小子有了钱就好比狂怒的疯子手里捏着一柄剑，他的钱必然花得不是地方。其结果常常既害己又误人，并变成为所欲为、恶习满身的人。到头来总会落个害病、受穷、遭风险或倒霉的下场。

为了避免这种长子继承遗产造成的恶果，免得使那些浪荡公子被毁于一旦，各地的长官最好能颁发一纸文告，剥夺他们对财产的经纪权和使用权，给他们指定监护人，就象大人庇护童子或老实人那样照顾和指点他们才成。否则，只要他们得手，连伦敦银行也不用多久就会被他们挥霍一空，并把它折腾个底朝天。

那些体统人家出身的长子尽管不痴不傻，却爱自作自受，让别人对他们绳之以法或加以监护，就好比对疯子或痴人需要监管一样，那是多么可耻的事情！但这却不乏其人，我就遇见过许多这种没脑子的长子呢。

假如我是长子，准不出两个星期我就会利利索索把全部家产消耗一空。因为我懒惰、浪荡、挥霍这三种恶习俱全，有了这些恶习，即使家财万贯也顶不住我把它花个精光。

现在书归正传。我那时早已在家憋得发慌，直想摘掉服孝的虚假美名，快点露出我的真相。于是，一天我对母亲说：

"母亲啊，圣彼得节① 眼看要到了。"

她老人家问：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答道："我是说，那天是我洗礼的日子，所以最好我们都摘掉孝服。"

母亲说道："啊！上帝不容。难道你这么快就要我摘孝吗？连门儿都没有。我对你父亲爱得那么深，若是这么快摘孝，这不是有沾清名么。"

我说道："母亲啊，这怎么能算快呢？不是已经六个月了吗？"

母亲气呼呼地说道："怎么？对父亲和丈夫这样的人你刚戴

① 六月二十九日为圣彼得节，基督徒习惯于庆祝这个节日。

了半年的孝就觉得过头了吗？不，孩子，至少该足足戴上一年的孝才行。”

现在你们该看出我母亲是属于守旧那一类女人了吧。她们认为戴而孝就是对死者有感情，戴孝时间越长，就证明感情越深。但这却是许多人刚会吃奶时就从他们母亲那儿承袭下来的隔世习俗。

我觉得对受人热爱的死者表示哀悼确实十分必要，关系越好，沾亲越近，就越该这样去做。这是从古至今的自然之理。世上最文明的古国希腊和罗马不仅代代相沿披麻戴孝的习俗，而且对死者还有许多比我们更伤心悲哀的举动。你们该乐意听我讲讲吧。

在希腊，一个病人咽气时，亲朋好友都赶来送终。随后便用布盖住死者的脸，表示不胜痛惜。接着削发，行吻手礼，表示依依难别。

这番仪式完毕后便是守尸。他们把死者挪到宽敞的大堂，在他身旁放一杯圣水，慢慢洒在那些奔丧人的身上。参加出殡的人和亲属们都披麻戴孝。

葬礼拢共九天，在家守尸七天，第八天火化，第九天土葬骨灰。罗马人办这事也大同小异。

病人命终之后，一般哀哭三四天表示痛悼。他们把尸首放在地上，用热水洗，用油膏搽，然后给他穿上衣服，别上他生前最常用的徽章。

异教徒们认为一切灵魂都得越过地狱里的亚开龙河① 之后才能抵达天堂，那条河里只有一只小船，船夫叫加龙②，谁要是

① 亚开龙河是神话中去阴司要经过的河。

② 加龙是希腊神话中把鬼魂渡到阴司去的摆渡者。

短了他的船钱，那鬼灵精决不放他过河。所以罗马人都在死者嘴里放一枚小钱，为的就是这个。做完了这些事，他们便点上火把，蜡烛，在明亮的大堂里向遗体告别。

到出殡下葬的日子，他们便把尸体运到墓地。这一般用肩扛或车送（就象我们用灵车送尸那样），一路有哀乐相伴，还有陪哭的妇女，也叫哭丧婆，卡斯提亚语意为陪丧的女人。她们用哭声调节哀乐，使之一唱一和，十分协调。

死者在遗训中宣布自由的那些奴隶也戴着礼帽，捧着烛火去谢恩。死者的儿子和亲人应蒙着脸，披散着头发，女儿家得蓬头垢面，所有其他亲朋好友也得把头发弄乱，并披着麻布。

若死者德高望重，就得把尸首放到广场，由儿子或亲属在台上宣告悼文，赞扬死者的种种美德和功绩。这种超度亡灵的办法就这样从古相沿下来。

接下去是往墓地运尸，这一习俗经历了多次更变。有个时期尸体曾放在儿子的家里，随后人们觉察到它的弊病，便由朝廷颁布法令，葬到了无人的荒郊。从那时起，有钱人就常为自己和全家找个好风水的地方下葬而奔忙了，这种博个厚葬的做法除去斯巴达人，希腊人也十分时兴。穷人却花不起这笔钱，便只好在荒郊野地里从简安葬。

到了后来，焚尸的习俗渐渐时兴起来。他们把尸体放在皮拉① 上，这是一大堆架起的干柴，上面洒着酒精和香液。家人用火把点火时，大伙儿便背向火堆志哀。

尸体燃烧时他们往火堆里扔死者的兵器和心爱物品，有些人则扔进自己的头发寄托哀思。

---

① 皮拉是古时人们焚烧尸体或其它祭祀品用的火堆。

尸体火化后，他们便用水和酒熄火。亲人们收完骨灰，便存入盒中，安放在香花丛中。这时牧师给大伙儿泼水，使他们精神洁净。临别时众人都高声哀挽道："祝你永生"或"永垂不朽"，随后又说：requiescat in pace①，这就是说："安息吧"。随后，骨灰盒葬入墓地，墓铭上镌刻着 S. T. T. L 四个大写字母，意即："极乐净土"②，这样就能吸引行路的过客去瞻仰那个墓碑了。我们常见到路旁的十字架，或看到街头的群雕像，这就是人们超度死者灵魂的善举。

全部葬礼结束后，死者全家闭门九天，过后再哀悼一次就正式收场了。

希腊人则在火堆或皮拉旁放上鲜花、蜜糖、食物、武器、水果和菜肴……啊！丰盛的祭品！简直跟印第安人的祭品一样了！这种仪式多么古老迷信！整个葬礼以最后的吃丧饭宣告结束。这些我们都一一照搬了，反正有了吃的，哀伤就会大大减轻。

难道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才懂得在亲朋逝世时深切志哀吗？不，我的孩子，在各个时期的各个民族那里都有他们自己的习俗。希伯来人，叙利亚人，咖勒底亚人③，以及其他那些更为远古的部族都曾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死者表示哀悼，即使在最野蛮的民族那里也会象文明古国那样流传这种习俗。

哀悼死者是情理之事，在经书上常有这样的话：Supra mortum plora de fecit enim lux ejus④，即应该为死者哀哭，因为他的生命和光消失了。耶稣基督也曾为他所爱的拉撒路之死

---

① 拉丁文。

② 原文拉丁文。

③ 咖勒底亚是古代名城，为巴比伦的一部分。

④ 拉丁文。

哀哭过①。所以，若对自然之情格格不入，对别人的种种善举又横加指责，那真是纯粹的恶棍。

因此象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对人类的感情和举止评头论足，但我们眼前的那些事确实有点不合情理，这是一切聪明人都不会赞同的。难道谁会把罗马人雇用哭丧婆并在死者嘴里放过河钱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吗？难道谁见了那些痴呆的善男信女们出殡时在哭丧妇的陪伴下沿街嚎哭、满脸泥污、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做尽了各种疯狂人的举动而不捧腹大笑呢？谁听到那些野蛮民族将国王或暴君的遗孀活活跟死者陪葬而不魂飞魄散呢？

我们往往对异国的事情妄加指责，并且歪曲和嘲笑，而对自己的弊端却视而不见。即使有所察觉，我们的先人也没有勇气革除它们，反而任其泛滥，代代相传，最后被确定了下来。

这就是当今在吊唁、葬礼和戴孝方面的种种不当之处。要是我们中间死了人，大伙儿悲痛一番，以寄哀思，这也十分合情。若家道富裕，可以对死者的葬礼稍微铺张一下；若是贫寒人家，守灵也总能办得到。这种守灵只需把死者平放在地，穿上寿衣，点上蜡烛，作几次念珠祈祷，喝点巧克力茶，讲讲故事（以防瞌睡），并且说点傻话或做点出格的事儿来打发困盹也未尝不可。但我却看到有些人偏不信这个理儿，他们迷信豪华的葬礼，难道这就表示对死者情深义重吗？

有时从人死到下葬要一连哭好几天，好象凭那具尸体能使哀哭的人得点什么油水，又好象那具僵尸从家里一搬走我们就失掉了它的巨大庇护并且尸体也将被碎尸万段似的，所以那些

① 参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人不得不声嘶力竭地恸哭了。那时他们泪流满面，甚至还抽筋昏厥，那些娇小姐们尤其如此。她们也许感情真挚，也许装模作样。但该留神的是有些小姐专爱装疯卖傻，她们会装得跟真事一样，这是她们最拿手的招数，于是那些痴情人便对她们又哄又劝，一时好不热闹。

我们暂不去细究那些过分哀伤的人和事吧，再来看看下葬的情形。

要是死者为当地的首富，那葬礼从头至尾的排场和虚荣就够瞧的了。下葬时，他们把济贫院里的可怜人儿都找来帮衬，这些人手执火把，他们陪送过多少活着时厌弃他们的尸体入葬啊！

穷人为死去的富人帮衬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最好富人活着时也能抬举穷人。他们应该对那些在监狱、济贫院和破茅屋里挣扎的可怜穷人施行救济，可是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直接同情和帮助穷人，即使是舍粥舍米的事儿也不会常有。相反，他们总是自己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所以去参加他们葬礼的人当然不是许多可怜的穷人，而是那些沾了他们光的人。这些人平时对他们趋之如骛，这会儿瞧见主人死了，自然早就在他们的尸体跟前哭成个泪人儿了。他们总是边哭边念叨：您是我们的父亲、兄弟、朋友、恩人，您是我们的一切，您死了，谁来抚慰我们呀？谁来做我们的大恩人啊！

这种事情是十分光彩的，因为那些赞不绝口的念叨能使死者的亲属们感到心里美滋滋的。须知富人去世时有穷人为他们下泪，就会荣耀骨灰，留名青史，就会博个慈善仁爱的美名，这比隆重、虚荣和豪华的出殡仪式更能真实可靠地赢得来生的好运道。富人下葬时若没有穷人前呼后拥地为他们流泪该是多么不幸啊！

出殡时一些叫做圣人的长老走在前头，接着是教士和牧师打扮的人，随后才是遗体和一连串车队。

那时举办殡仪的教堂灯火辉煌，里面摆着华丽雅致的灵柩，庄严的哀乐萦绕不绝。

这情形使有些遗产继承人觉得那时的祈祷和弥撒并不象一种祭奠，而是一种宽恕，因为丧钟在不停地哀鸣，它似乎在告诉我们：

这丧钟的声声哀乐
不是为死者而敲，
而是为了让我知道
明天就是我的末日。

你们应该好好记住这些事情，特别是富人，因为这丧钟就是为他们而敲的。穷人也应该明白，他们因为贫穷而不能长寿，他们不用丧钟的催促。即使钟声响起，也是既短促又无力，所以穷人实际上是在无声无息中死去的。

经过这番仪式后，那隆重豪华的殡仪才算结束。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骨灰收进一只镌刻精细的盒子里，装进套子，甚至包上金边存放在上等陵墓中。那陵墓是专为王公贵族开设的，好象死对大伙儿来说也是各不相同的。但塞涅卡曾提出反证，他说"骨灰使人人同等"。难道谁还能从那些平民百姓的骨灰中辨别出当时恺撒或庞培① 的骨灰吗？

这种排场要消耗许多钱财，有时竟挥金如土，引起一片斥责声，这就迫使政府制定法律，对死者按其资财和身份由法官制定

① 庞培（公元前106—48），古罗马统帅。

葬礼的款数。

现在要紧的是弄清究竟多少款数才算合理，这些恐怕连法官也未必能定个准数。因为他们也摸不清死者的具体情况，所以，只有对各种情况都有了全面了解之后才能制定切实的措施，彻底消除这种浪费现象。比如：有位名人想死后葬得象伯爵那样隆重体面，尽管他不知该怎样筹集这笔钱数，这种情形不知是否算违反法律。但贺拉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德，以及所有对美德的赞扬，名誉，荣耀，等等，这些都依附于美妙的财富。谁善于聚积财富，谁就能显身扬名，并且是智慧、勇敢、公正和理想的人。"

说得更确切些，我赞成用法律条文来规定葬礼中的钱数。

这虽说过分苛求，但绝无半点失策，再说这也十分省事。因为在葬礼上挥霍钱财的不仅是富人，而且也有穷人。

假如富裕人家在葬礼中花一大笔钱，并且又给别人一些施舍，那他们还能剩多少钱呢？恐怕还能剩下不少。但人们还是要问：你们把那些浪费掉的钱财都拿来救济那些可怜穷人不是更为光彩吗？这就没人去捉摸了。对于基督徒来说，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善举更仁慈得体吗？说真的，没有能同它比的了，这是仅仅对基督徒而言。若对那些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来说，这话恐怕欠妥当。下面再谈谈别的事。

富人在葬礼中挥金如土，可是穷人办丧事也同样喜欢讲究排场，因为他们也有虚荣心。他们尽力使自己赶上富人的气派，他们聘不起济贫院的穷人，也没有僧人和大批帮闲的人捧场，他们不可能把死者葬在陵园，既没有精致的骨灰盒，也没法去干那些因财力不济而干不了的事情，但他们却会千方百计设法铺张扬厉。这些死要面子，挥霍家产的糊涂虫被人称作"圣人老哥"，

他们爱学阔人家的样子，雇几个帮闲，做大十字架，弄小骨灰盒，等等，并且在连续九天的葬礼期间给奔丧的人提供膳食，这都需要耗费不少钱财。

他们爱给死者穿上圣方济各粗布寿衣①，这本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起初只是一种十分虔诚的举动，但后来就演成恶习了。

我对虔诚的举动和真正的孝心本无非议，这话只对那些做寿衣生意买卖人而言，同时也是对凡夫俗子的针砭。因为他们一心想使死者穿得衣冠楚楚，这真是一种固执的偏见。

那些寿衣的价钱一般都十分昂贵，男人需十二个半比索，女人要六比索两雷亚尔。穷人死到临头，总想有件寿衣，可是没钱怎么办？典当，负债，甚至求施；有时为那块讨厌的殓布致使子女啼饥号寒，结果不仅死者可能穿不上寿衣，甚至还会连好名声也得不着。因为好名声应该名副其实，生前不计较寿衣，死后才能象穿了大主教的法衣那样受人尊崇。

若你们的亲人已届天年，在你们穷困时去世，你们不必为葬礼奔走着忙，也不必为寿衣费心发愁。你们在葬礼上花三比索四雷亚尔就行了，你们可以这样安排：买棺材花十二雷亚尔，给抬棺材人小费一个比索，再花一个比索作墓地挖坑的费用。

若你们尝到了真正穷困的滋味，你们对寿衣也自然会极力从简。犹太人爱用绷布裹扎尸体，他们管它叫裹尸布，后来他们又用干净的床单包裹尸体。所以你们也不妨试试这法子，并把它当作最称心合意的寿衣吧。确实，连耶稣基督的寿衣也不过如此。

说完下葬再谈谈吊唁。吊唁时一般要关闭大门，女人们在

① 一种意大利圣人穿的咖啡色粗布寿衣。

大堂里站着，男人们坐在椅子上，他们都披麻戴孝。整个仪式静穆肃然，或至多只能低声说话，因为举哀者们往往都十分理智，他们那种极度慎重恭敬的神情是在死者生前绝无仅有的。

那时的情形也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比如有些人向赴丧的人夸说死者如何品行高尚，如何身患重病还矢志为善，最后又怎样医治无效而不幸去世等等，这样使得那些亲朋们更加悲痛欲绝。

这种吊唁有两个作用，第一，向死者家属表示哀痛，这是出于亲戚关系，或对死者的友情。第二，尽力安慰死者的家属，使他们相信只要同心协力，就可弥补心灵的创伤。

现在的情形却相反，它几乎是一派庄严的谎话，陈旧的仪式，以及最为时兴的习俗。

但另一方面这事并不新奇，别说那些远亲和不太熟悉的朋友了，就是死者最亲近的人也不久就会把死者置之脑后。因为事过境迁，他们对死者的热心就会渐渐变凉，泪水就会慢慢干枯，他们缺欠的东西也重新得到了补偿，于是死者生前对他们的好处就被遗忘，一切犹如过眼烟云，从他们的记忆中全部消失了，尽管在噩耗传来时他们曾哭得死去活来。

若是死者的儿子、妻子或兄弟忘恩负义，那么，对那些参加葬礼只为喝点咖啡或因为碍于情面而来吊唁，甚至临走会叮嘱死者的亲人"先辈的遗训你们要永世不忘，尽管他们为人不正"这类话的人难道还能叫他们牢记死者的名字吗？

这真该令人深思，咱们暂且就此作罢。现在再看看吊唁时人们对死者的那番谬奖吧。前面提过，吊唁者的目的之一是减轻死者家属的痛苦，所以，那种一边在抚慰家人，一边又勾起他们忧愁的做法实为失策。

如果死者的妻子或儿子听到别人痛惜道：瞧某某死者多慈善！多体贴人！多谦逊啊！他们会怎样感受呢？定会肝胆俱裂！

还有的吊唁者甚至哽咽道："啊，我的魂灵儿！为您下泪千该万该，您这样的好丈夫天底下何处觅寻！"这类昏话更使人心如刀割，吊唁者本想抚慰死者的家属，却反而给他们增添了悲伤，所以这种谬奖还是快快消绝为好。

要是能用别的吊唁方式去取代这种糟糕的形式，使大伙儿都理智地去料理丧事，如有必要，当然也可以为死者恰如其分地评功摆好，这不是值得赞赏的好法子吗？这种实实在在的办法没半点虚假，若人们觉得这法子不错，并照着去做，他们准会大获益处，这比对死者的过分夸奖不知强多少倍呢。

再瞧瞧那些生前没叫儿子、朋友以及遗嘱执行人来抬举和吹捧，即没有得到好运道就死去了的可怜人吧。

也许，有些人向来十分乖巧，他们活着时没施舍过别人，也从未做过弥撒；他们没欠人家的债，也没恶习可除，更没担当过宗教上的差使或做过心血来潮的事情，但他们却逐渐达到了大彻大悟的结果。当大夫确诊他们命在旦夕时，他们不但没有慌张，反而认为那句话妙不可言，因为他们的天性使他们感到自己已经羸弱不堪，并预感着那行将到来的永生了。于是他们会立即差人请忏悔牧师和公证人，等到这两人一到，他们就急忙忏悔，下面的事就只有上帝知道了。最后他们立下遗嘱，安排和转告亲人如何料理后事，吩咐谁该得到报酬，决定谁为遗嘱执行人，怎样施舍穷人（这叫被迫的善举），以及怎样念几句弥撒超度亡灵等。这一切完毕之后，便开始接受圣餐，涂圣油，这样，那奄奄一息的人就可以安安稳稳咽气了。唉……！多少人死到临头

还信不过这种好办法！

在那个时候施舍穷人，普行善事（若这样做了的话），那是因为财产没法儿带进坟墓。他们死时心念纯洁，以为那些遗嘱执行人能恪守遗言，可他们多少人上当受骗！遗嘱执行人在对继承遗产的人选上总是自诩办事公道，但在对各人占有多少遗产的问题上不是常有肆意篡改遗嘱的先例吗？这种事例不胜枚举。人们常听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怨声载道，他们被迫栖身街头，那就是因为遗嘱执行人和监护人故意篡改遗嘱的恶果。

这些事都表明：你们别一心指望有朝一日神气活现地摆布自己的事情，因为办丧事那阵子的忙乱和急迫往往早已把你们先前的美梦冲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再看戴孝，这方面你们瞧见了我母亲那股子劲儿也同样会觉得可笑。戴孝无非是人们穿着黑衣来对已故的亲人或朋友表示哀悼，黑色衣服是人们在习俗上的一种标记，它并不证明是真正的悲痛。假如你们有个十分敬重的人去世，恰巧当时你们穿不上黑衣服，难道就证明你们没有痛惜之心吗？若是你们真有那种感情，那么即使你们没穿黑丧服也抹杀不了你们的悼念之心。相反，有许多一心惦着亲人早死，以便捷足先登地去占据财富的年轻娘儿们或势利小人、侄子们，他们尽管也按照习俗披麻戴孝，并装出一副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苦相，难道这能表明他们有悼念之心吗？

物理学家说，颜色只是一种标记，它并不表明事物的实质。所以，好儿子悼念父亲，好妻子悼念丈夫，好朋友悼念知己，都可以不拘颜色，可以用黑的、蓝的、绿的、肉色的或随便什么颜色的衣服当丧衣都成。反之，那种无情无义的亲属则恨不得自己的亲人快快死去，这样他们就能马上占有遗产，他们对死者绝无半

点痛惜之情，但却一有丧事就抢在前头，并总是披戴重孝，掩人耳目。

在亚洲的一些地方，白色是戴孝的标志，而我们则爱在圣星期五① 和死丧日穿上黑孝服。这已变得不象是在悼念，而是一种盲目的滥用了。

我并不是说在那种场合穿黑孝服都是滥用，但不管怎样，衡量一个人的哀悼之情或是否真有孝心只看穿孝服的时间长短，这无疑是对感情的滥用。

你们想想：那时我母亲觉得为父母夫妻戴孝至少得一年，为兄弟戴孝要半年，就是为侄儿戴孝也必需三个月，这是多么愚蠢的偏见！若你对死者爱得真切，而孝服又能替你最恰当地表露真情，那你就该永远穿着孝服，决不能有任何停止戴孝的念头。若你不爱那死去的人，就不管你孝服穿的时间多长或者多短，这全不必追究，因为反正孝服当不了真感情。

我把这番道理跟母亲说后，终于使她比较顺从理智了。她说到了圣彼得节就摘除孝服，这正是我盼望的时间，那时我就能把虚假举动全抛到九霄云外，并放胆为所欲为，同哥儿们一起把父亲留给可怜母亲的那点活命钱统统花光。

我主意已定，便特意为迎接那天做了件惹眼的上衣，并着手准备那天招待客人的午宴，晚间的点心和舞会。

我日夜思念的日子六月二十九日终于来到了。于是我赶忙脱去那件讨厌的黑孝服，转眼成服饰华丽的公子哥儿模样了。那天好象是教堂特意打钟把亲朋都招到我家似的，不知怎么来了许多客人，一些人在父亲入葬后从未来看望过我们，另一些人

---

① 指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

甚至连一句安慰话都从没对母亲说过，但他们也照样赶来凑热闹。

我那些好哥儿们哈努亚里奥、佩拉约等自然成了家里的上宾，他们还把我的女伴们也邀来跳舞助兴。反正那天大伙儿痛吃痛喝了一顿，客人中有我的朋友以及母亲的亲戚和熟人，他们都对我们问候了一番。啊，也许是上帝要我报答他们!

吃过午饭和晚饭之后，兴致勃勃的舞会开始了。那时大伙儿唱歌，跳舞，嬉闹，狂饮，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不一会儿，大伙儿都变得心醉神迷，有的人胡说午饭没吃好，有的念叨晚饭，有的埋怨舞会，反正大伙儿都把那天感受到的事颠着个儿数落了一通。

这种热闹的玩笑开得多么扫兴！它既挥霍了钱财，又没讨人欢心，反而还把屋子作践了一通。那时你指望大伙儿记住你的恩惠，却没想到怨恨和讥刺也随之而来。

尽管这样，那时我还是没往这上面想。我对这些小节向来不在乎，只图花钱，玩个痛快，乐个足够。那时奉承我的人也确实不少，特别是那些小娘儿们，有了她们的夸奖，我更觉这些钱花得值当，却根本不顾母亲的忧愁。

第 十 四 章

鹦鹉对舞会的抨击，以及他对许多父母因缺乏家教而使子女变坏感到十分焦心等一番冗长有益的闲谈。

那时大伙儿尽情跳够喝足之后，舞会慢慢冷场了。到了深夜十二点，那些稍稍懂事或不那么疯癫的人不想整夜胡闹了，于是纷纷离去。其余的人见有人退场或确实感到身体吃不消，也懒得再继续跳了。这时蜡烛只剩一小截，眼看要换新的了。那时琴师们(此刻他们不停地往肚里灌酒)奏的“松”乐曲① 也不那么起劲了，有的人简直用手在曼陀林上胡乱地磨来擦去了。

这时哈努亚里奥还兴致很浓，他对我报怨道：

“喂，伙计，舞会怎么这样扫兴，竟了结得这么早！”

我说道：“这有什么法子呢？”

他说道：“怎么没法子？叫它再热闹起来。”

我问道：“怎么热闹？”

“逗乐打趣呀。还有酒吗？”

我答道：“有。”

“糖和柠檬呢？”

“也有。”

“那就快让人把它们全拿来！”

我依言而行。这时哈努亚里奥把酒、糖和柠檬都掺到了一起，变成一种混合酒。然后他又吩咐点上新蜡烛，并催促琴师和舞迷们再放量痛饮，这一着确实使舞会的气氛又热闹起来了。

开始大伙儿都十分得体，那时乐师们奏得热烈，舞伴们跳得起劲，可是没过多久那种喝来十分上口的混合酒便酒性发作，于是大伙儿感到有些头晕了。这时他们顾不得先前的那股体面样，女人忘记了羞耻，男人则更加放肆。

等到喝过两三回酒之后，他们已经不是在跳舞，而是在调情

① 一首在拉丁美洲流行的舞曲。

和瞎闹了。

爱跳舞的人，尤其是爱偷情的人(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最爱唆使和撮合私情勾当。也许他们没这样认为，也没想这样去做，甚至还讨厌这些东西，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怂恿和促使别人去淫荡。哲学上说得明白：动机的起因是肇事的根本。所以，举办舞会的人该事先有个打算，免得出现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情。若不这样，人们就会把他们当作拉皮条人，上帝就会把他们当作在家犯诫的罪人。

办舞会的人首先要注意的事有以下几点：

第一，参加舞会的女人应该诚实贞洁，她们不是风流女郎或轻佻娘儿们，而是规矩识体的良家女或贞节妇人。她们必须同父母或丈夫一起去参加舞会，这样才能有所约束，并能抵住放荡男子的诱惑。

第二，对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尽管他们的舞跳得再好也别去邀请他们，因为舞跳得不好总比那些勾引女人的人强许多倍。那些迷恋舞场的风流公子，人们常称他们为“鬼灵精”，这些人一般都是无耻的流氓。他们赶赴舞会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寻欢作乐或逢场作戏，这就是勾引或调戏女人。若是他们一着得手，贞洁的姑娘会被毁于顷刻，规矩的女人也会变得以身事人。这一切根本说不上爱情，而只是纯粹的放肆或淫荡。

男人们有时十分走运(但愿运道别那么好!)，他们同女人一交手就遂了心愿。于是，那些可怜的人儿既损害了名誉，又破坏了贞节，被那些缺德、好色、无知但却舞姿翩跹的坏东西的花言巧语弄得如痴如狂。

若是他们碰上了硬手，就是说在舞会上碰到了那些聪明、谨慎和守节的女人时，他们的放肆言行就会遭到严厉的拒绝。那种

正直的女人会控制情感，保全名誉，这就好比摩西看到荆棘在熊熊的大火中没有烧毁①，这实为一大神迹。可是那些“鬼灵精”们引起的事情远远不值得拿这些例子来做比喻。

那时，即使男人遭到了这种正派女子的拒绝，他们也往往不会甘心作罢，更不会感到心里忧伤，因为他们的殷勤和谄媚全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在故意玩弄女人。他们不在乎白眼，也不为受人拒绝而灰心，反正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总是装成好客的样子邀请女人跳呀，蹦呀，并趁机勾引调情。

懂得体面的父母们或成年人对这种勾引调情要多加留神，并要加以制止！这种勾引调情也许是你们对女儿或妻子的那种亲昵，而在舞会上这种没约束的亲昵往往会从吻手到亲嘴，从光明正大到鬼鬼祟祟。于是心地宽宏的女人不去把这当真，拘泥贞节的女人碍于体面也只得把羞耻掩饰起来。

所以识体的丈夫或父亲就不会在家让妻子或女儿随便给男人吻手，也不会在舞会上当着自己的面让别人拥抱亲热她们，或象摆弄爱物那样羡慕和抚摩她们。

最糟糕的是那些亲昵和挑逗往往会引起旁人的嘲笑，这使许多女人觉得象心灵上有了小小的罪孽似的。但小罪孽刚过，大罪孽就接踵而来。那些亲昵或勾引会把轻佻的娘儿们搞得六神无主，使她们把名誉、父母和丈夫的体面全丢个一干二净。那时就任何办法都挡不住她们那种狂放的邪念了。

第三，办舞会或主持舞会的人应留心不要让人在舞会上喝容易醉人的烧酒，若是有人习惯于在舞会上备点吃的或喝的东西，以示对客人的热忱，那只需备点糖水、冰牛奶、柠檬汁、罗望子水、点心等，这也算不上怠慢客人。这样就能避免喝梅伦达塔

①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二至六节。

酒[1]、葡萄酒、白兰地、庞切酒[2]了，这些酒喝过了量往往会使人头脑发胀，神志不清，于是男女双方都把持不住，结果必然由着邪念触发而淫心荡起，有些人甚至还会犯下深重的罪孽。

要是你们把这些话当作行动的准则，那你们一定会避免许多过失。因为那句谚语说得十分真切："没有色列斯和巴克斯，维纳斯就不会相爱。"[3]这合着这首小诗：

不贪嘴
切忌烈酒；
若奢念难消
也该以节制为好。

第四，最后请注意舞会的时间至多不得超过深夜十二点，若能遵守这个时间，那就算做得十分成功了。因为到了这个时辰大伙儿都玩得十分疲倦，应该各自回家休息了。而过了这个点，那就不是在娱乐，而是在放荡、胡闹和犯傻了。

我指望办舞会的人能注意这四点，也许他们自己都觉得该尽心遵守呢。

末了，我声明我这话并不是看不惯各种舞会，而是针对舞会中那些荒诞不经的丑事而言的。舞会中一切堕落的东西都该彻底剔除，这样才能使舞会正本清源。假如这样的话，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肯定会咒骂这种规矩的舞会，而诚实正直的人则会对它大加赞扬。反之，舞会尽管排场再大，机会再好，也会象有位神

---

① 一种劣等烧酒。

② 一种用水、柠檬糖和酒合在一起的混合液。

③ 欧洲谚语，色列斯是罗马神话中的农神，巴克斯是酒神，维纳斯是爱神，意即没有吃的喝的，也就不会产生情爱。

父说的那样：舞会是圆圈，邪魔是圆心。

跳舞本身并不是坏事，坏的是跳舞时的那种不良方式和邪恶目的。大卫曾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①，以色列人也跟着米利暗翩翩起舞②。许多人都喜欢跳舞，问题是用什么方式去跳，跳的目的是什么，这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

严厉的道学家认为没有纯洁的心念决不要举办舞会，这样，现在任何一种舞会就都不是正道的了。但依我愚见，似乎不能苟同。我心胸宽阔，觉得舞会还是可以举办的，但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舞会，而是那种既不会堕落、胡闹，又不会淫荡、作恶，也不会在舞会上喝得醉烂如泥、丑态百出的舞会。那么，什么样的舞会才算够得上这种标准呢？就是那些诚实的君子仁人举办的正经识礼的舞会。

假如舞伴们人人都心念纯正，那舞会一定能办得光彩体面。这就该在办舞会前多作些缜密细致的准备工作。

现在暂不谈别人的放肆言行，还说我家那个舞会吧。那时大伙儿都已尽情蹦跳，喝酒，撒野，折腾得精疲力尽了。于是琴手们扔下了乐器，在椅子上东倒西歪；女人们挤作一团，听任男人同她们逗趣，玩闹，并以此打发困意。因为那时天快大亮了，他们都盼着吃早点时再喝些咖啡。

这时的情形还不算太糟，但男女双方都有点身不由己，迷迷糊糊了。

于是他们渐渐变得说话人不知所云，听话人痴呆失常。反正他们一个个都抱在了一起，哈努亚里奥当然是最丢丑的流氓。

那时母亲早已入睡，她临睡前象往常那样嘱咐我看好家里

①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五节至六节。

②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八节至二十二节。

的东西。于是我尽管困得支不住，却还是不敢打盹儿，因为我怕家里的钱财被人偷走。啊，钱财这鬼东西真是什么都比不上它，数它最能熬人。

我这么守着大伙儿，听他们打呼噜，看他们一次次呕吐，那声音和气味简直使我心里堵得难受，再说我也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

那时门关得十分严实，钥匙在我手上，于是我便想痛快睡一觉。但我忽然觉得家里除了母亲和我，以及那个好佣人之外，就再也找不出一个靠得住的人，于是我又打消了睡觉的强烈念头。那女佣上了年纪，觉又向来睡得很死，即使闹得天翻地覆她也不会被惊醒。母亲那时也不会起床去为那些醉汉开门，这些人正醉意沉沉，要是他们想跑到街上去胡乱溜达的话，屋里只有我一个清醒人能为他们开门。为了别瞌睡过去，我便设法拿那些睡着的人开心解闷。因为他们既身体疲倦，又喝了许多酒，所以睡得很死。

醉酒的人碰上最大倒霉事情就是任人耍弄，他们这回可吃到了我的苦头。因为他们有的脸上被涂得黑一块白一块，有的东西被藏了起来，有几个人被绑在一起，反正对他们任何人我都没放过。

屋外渐渐露出了晓色，新鲜的清风在轻轻地吹拂，这时我打开窗户，于是那透进屋子的光亮，附近的钟声，街上行人的嘈杂声等使他们渐渐清醒了。他们互相瞧着脸上那一道道丑陋不堪的痕迹，忍不住大笑起来。女人们更是笑得连气都上不来，但她们随即又羞愤地听人数落起自己如何衣衫不整，有的甚至被撕碎弄坏的那副丑态了。

于是她们有的闷闷不乐，有的破口大骂，那些无耻的流氓确

实该被人痛骂，但我这样的老面皮人却从不在乎这些。我向来就爱拿别人开心，要是遇着机会，就是对别人生命有害的事我也全然不顾。

女人们那阵怒骂平息后，她们有的洗净了脸，有的补好了衣裳，大伙儿各自喝了咖啡就散离了。这时哈努亚里奥和三四个亲近的哥儿们还留在我家，他们是厚脸皮的混帐家伙，他们还惦着中午能再吃一顿昨天剩下的残羹冷饭呢。午饭时间到了，他们瞧见饭桌上没剩一点好东西，便装着不屑一顾的样子出去上了大街，这使我气得一下子扑到床上。

我象狗一样卧着睡到晌午十二点才醒来，这时我听见可怜的老佣人象疯狗一样嘴里不停地骂那些跳舞的混帐家伙。

她对母亲说道："太太，这些死不要脸的家伙吃喝玩乐了一天，还把屋子糟蹋成这个样子，难道这叫懂礼貌吗？您瞧，太太，打扫那些脏东西要整整费去一天的时间。耶稣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令人作呕！您瞧，走廊里吐了一大堆，楼道上又全是垃圾，反正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到处是脏东西。太太，您瞧客厅成了猪圈，唉，天哪！什么人竟这么脏，又那么粗野！可是，太太，我最可惜的是那几盆花，您瞧它们成了什么样子，都给捣得稀烂啦！啊，什么劣根性人来跳舞了，他们不仅在这里大吃大喝，而且还把屋里的东西糟蹋成这样，这真叫干尽了伤天害理的缺德事。"

母亲安慰那老佣人道：

"费莉帕保姆，您说得对。那些一边作乐，一边糟蹋人家东西的人真叫粗野无礼。可是眼下已没法子了，您该知道我丈夫是向来不爱狂欢胡闹的，所以我根本没料到会发生这种缺德事。但您只管放心，这事虽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回了。"

这话使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觉得办舞会既然花父亲留下的钱，又不用我费心张罗，我直想在家多办几次舞会，至少一星期闹它三回。

然而那时我没怨恨别人，只埋怨保姆一人，晌午刚过，我便戴着礼帽上了街。

晚九点我回了家，那时母亲有点恼怒，她问我上哪儿游玩，并责怪我太随便散漫。她说我既然是她的儿子，父亲死后就该听她管束，等等。但我却说不行，因为我不是孩子，而是成人了，我出门上街转悠是为了打听操持家道的事情等。

这使母亲更加气愤，这时她才明白她迟早要吃我的苦头，并看清了我对她如此无礼的真正根源。

我本想把这段该死的时间悄悄略过，要是这样，我的孩子们，你们就怎么也闹不清一个狂妄不拘的孩子做出的事情会有多么吓人。可是为使你们能找到一面真正照出美德和瑕疵的宝镜，我就不能对你们有任何掩饰了。

你们今天是我的儿子，并且性情好乐，可是明天你们就会长大成人，成为家长。那时你们读了我这部信史就会懂得怎样指点你们的孩子避免我对可怜的母亲那种伤心事了。

自从我那好父亲逝世后，母亲忍辱负重熬了两年，她尝遍了我给她带来的许多痛苦忧伤，一想起这些过失，我总是悔恨不已。

那时我已习惯过随便花钱、游手好闲的日子了。我到处跳舞，赌博，搜奇猎艳，反正我一心想干那些奇奇怪怪的邪门歪道。

没多久，家里那点余款已渐渐耗尽。于是我们搬进了附近的小宅子，待到小宅子付不起租金时，又搬到一间又矮又破的小屋。这使母亲十分伤心，因为她从未经受过这种憋气的境遇。

那时可怜的母亲开始责备我不务正业，并说这是导致受穷的根本原因。她不厌其烦地劝我学点正经的本事，同时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坏家伙断绝来往，使我别走上绝路。总之，母亲想方设法规劝我，并让我三思而行，但那时已全无效用了。

那时恶习已在我身上盘根错节，任何好心规劝和软硬制止都难以把它们除掉了。于是我一边装着听母亲的劝告，一边我行我素。那时她告诫我应该心肠慈善，我笑而置之；她数落我放浪不拘，我便怒不可遏。我简直不是敬重她，而是用一个基督徒和有教养的孩子不该说的话去伤害她，这常使可怜的母亲掩面悲泣。

啊，母亲当初的过失，以及我的罪孽竟使她如此珠泪横流！若在事情起始，即在童年，在我还未深深染上恶习时就把那些刚显露的坏苗头彻底除掉，而不是一味娇宠和放纵，那我准能听从和敬重母亲。但事情却恰恰相反，那时母亲纵容我放肆言行，并总拿年幼无知来宽恕我，她不懂人的心灵上的恶习同人的生理现象一样，也有幼年、成年及老年这几个发展过程。恶习起初是幼小或微不足道的，后来发育生长，并渐渐进入它的老年，这好比随着岁月的迁移，人也会日趋衰老一样。

要是母亲没接二连三地反对父亲的主意，不去阻止父亲管束我，也不过分娇宠我，那对她和我将怎样呢？啊！那我自然会恭敬她，并且安分守己，规矩行事，这样我就不会经历那么多险事，母亲也不会吃那么多苦头了。

但最恼人的是这类伤心事绝非仅此一例。有些心地慈善的寡妇抚养的孩子几乎全是放荡无耻的人，难道这些母亲瞧见孩子变得那么邪恶能不伤心吗？

一般来讲，父亲总是企图用正道的公理和得体的父爱来教

育孩子。他们力求使孩子摆脱那些违背常情的坏习气。这就往往使孩子感到委屈，并使母亲感到忧伤，于是她们开始袒护孩子。这样，孩子淘气时，她们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喝彩赞赏；孩子无礼时，她们宽慰原宥；孩子贫嘴贫舌，从仆人那里或从大街上听了猥亵的脏话，她们反而津津乐道，大加赞赏。此刻父亲往往被夹于股掌之中，他们不敢当面责备和处罚孩子，因为他们稍微一动就会促使母亲象母狮那样跳出来争吵。父亲迁就母亲有时因为对她过分宠爱，有时则担心婚姻的破裂。于是，孩子的过失经常得不到应有的责罚，他们就越来越大胆地胡作非为了。这种孩子有了母亲的庇护，就能为所欲为干出许多坏事情。于是恶习便由小到大，潜移默化，等孩子长大后，便铸成大错。

尽管这样，父亲还是象征着某种约束。若是父亲去世后，那就连唯一薄弱的堤防也土崩瓦解了，于是恶念的洪流会越过河床，祸害一切了。

那时孤苦的寡妇才会头一次感到自己过去对孩子的放任铸成了大错，并想竭力尽快制止孩子的邪念，但已回天无术了。因为邪念的洪水凶猛异常，势不可当，无论她怎样规劝，抚爱，责骂，恫吓，落泪，打罚，甚至绝望地大肆诅咒儿子都难以生效了。那时儿子已变得心肠冷酷，他决不会听从和敬重母亲。虽说他没加害自己的母亲，但他蔑视母亲的规劝，揶揄她的抚爱，挖苦她的责骂，耻笑她的恫吓，耍弄她的眼泪，躲避她的打罚，并回敬她的诅咒。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但只要从小对孩子施教得法，这些悲惨的不幸事全能避免。那么，达到这一目的父母们该肩负哪些主要的职责呢？一位在墨西哥的传教士胡安·马丁内斯·台·拉帕拉说有三条：第一，教孩子学该学的东西，第二，指正他们的不当言行，第三，给他们

作出好榜样。这三条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非常吃力，因为许多孩子从小就粗卑无礼，恶习满身了。但这并不是说事情没法改变了，须知上帝的轭是软的，只要父母们按照那三条告诫认真去做，他们的孩子就不会愈益变坏了。

假如教育孩子只看表面浮浅的东西，以为那些迎合母亲娇惯孩子的老师或家庭教师已把他们教得十分懂事了，那就等于放纵孩子走上邪道。

在指正孩子的过失方面我们已提到了父母的失职，尤其是母亲的失职。

最后一点是给孩子做好榜样。孩子们日常见到的是些什么榜样呢？他们看到大人挥霍奢侈，饮食无度，对仆人妄自尊大，对穷人高傲无礼。

这至少是许多孩子时时耳闻目睹的事情。孩子幼小的心灵往往对好坏都十分敏感，强烈的吸引就是一种榜样。那么，孩子有了那些不好的榜样会变得怎样呢？事实表明：如果小时娇惯，纵容，懒散，大了必然任性，莽撞，堕落。只有及时纠正过失，并悉心施教，才能使孩子避免染上恶习。圣灵教诲我们说："你若得子，必从小施教。"因为小的树苗容易修正弄直，等到枝干长粗时就难以修正了。大夫常说，治病要抢在初发时期，这样才不会侵害人体，败坏血液和腐化骨髓。聪明的大夫见到骨节脱位就马上正骨，或找到了骨折的伤处就立即用夹板接合。若不这样，就会骨体变形，医治无望了。

这些都说明教育应该始于孩童，要从还未成材的幼儿时期就开始。若是察觉了他们的过失，应及时指正，否则长大就难以去除那些从小养成的恶习了。

这些道理似乎比水还要明净，比天天度日还要寻常，几乎无

人不晓，但粗卑无礼的莽小子却比比皆是。他们长大后必然成为游手好闲、放荡堕落的公子哥儿。然而，这也证明我们言行不一，我们往往道理十分明白，可是做起事来却总是对孩子过于放纵，总认为他们年幼无知，于是对他们只顾溺爱、不讲教育。结果他们长大后反而对我们肆加虐待，那时无论怎样诅咒、悔恨自己当初没严格管束孩子也无济于事了。

你们想想，难道训练幼马不比老马更省劲容易吗？这时父母们手里好比拿着威力无比的辔头和马刺，只要善于驾驭，就准能训练出好马来。这辔头就是神明的福音，马刺就是平时的好榜样。

牧民们常说：最上等的好马也少不了马刺。我们也该这样说：孩子再恭顺，天性再好，也得用好榜样陶冶心灵，以防堕落。这是避免孩子失足的最有效的办法。

好榜样比任何规劝、指点、说教以及书本更为奏效。这些道理虽然谁都明白，但许多人往往只挂在嘴上，甚至一阵风就会把它吹跑。眼见的事比耳听的事更具说服力，比如牲畜不会说话，但它们却能用榜样去教育它们的崽子，甚至还会教其它有灵性的动物，这说明榜样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呀。

常言道：酒鬼生酒鬼，赌徒生赌徒，傲慢人养出孩子也必然傲慢。这并不稀奇，这些人的孩子之所以会承袭父亲的坏习惯，是由于孩子从小一丝不走样地照大人学的缘故。所以老话说："猫儿的崽子能逮耗子"①。

最奇怪的事情，或说得更确切些，最让人嘲笑的事情倒是那些儿子或女儿长大后成为大流氓，犯下大罪过，变成万人唾骂的

---

① 墨西哥谚语。

人时，他们的父母竟一无所知，有时甚至还会惊得魂灵出窍，并声嘶力竭地呼喊道："谁料到我儿子竟是这样！谁相信这是真的啊！"这真叫人啼笑皆非，这时大伙儿可以对他们喝道：傻子！谁料不到你儿子的下场呢？大伙儿心里都十分清楚，他们对你们如何教育子女是一目了然的。若孩子有了好教育和好榜样反而放纵堕落，那倒有点奇怪了。不过若他们受的教育一无可取，榜样也糟糕透顶，那就必然成为意料中的事了，因为一切结果都和其原因互为应和的。难道谁在当今还能对棉花可以被火点着燃烧而惊叹不止？谁见到一迭白纸放入染缸后变了颜色会感到奇怪？决不会有这样的蠢人，因为大伙儿都明白火能烧着易燃物品，颜料也能使所有能染的物品改变颜色。所以，孩子受到不良教育，当然也会沾染许多坏习气，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因此要紧的是别给他们提供变坏的条件。

斯巴达人见到孩子犯法时，爱拿他们的父母问罪，他们宽宥孩子失足，惩罚父母的放纵或懒惰。

文塞斯劳和博莱斯劳是同母兄弟，同时又都是波希米亚王子，但前者是圣人，人们在祭坛前敬重他，后者却是残暴出奇的君王，他甚至把同胞兄弟的性命也断送了。他俩的品性不同，命运也不同，难道这不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的缘故吗？前者从小受的是他祖母卢特米拉的教育，她是个十分仁慈虔诚的信女。后者受的却是他母亲德拉奥米拉的教育，她是个疯狂、无耻和俗不可耐的人。由此可见幼年时期教育的成败对今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呀！

我强调了父母对孩子失职的巨大危害，这并不是说对孩子们的无礼或违拗不能有任何宽容原谅。我只是告诫你们，千万别让孩子横行霸道，破坏合理的秩序，违法乱纪，危害当今的社

会，甚至被永远下在监牢，那样，就如《圣经》上说的，变成“孩子捡柴，父亲烧火”[①] 了。

确实，先知也说过：没教养的儿子是父母的耻辱和失体。《箴言》[②] 和《传教书》里甚至还有这样的记载：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藐视母亲的，必声名狼藉，辱没荣誉。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致辱之子，这时母亲的诅咒能摧毁逆种儿子的房基。最末一条：戏笑父亲的，他的眼睛必为食肉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

这些诅咒听来十分可怕，但究竟有没有这种薄情寡义、丧尽天良的儿子呢？梭伦[③] 表示怀疑，他在给古雅典的百姓制定法律时说：应该严厉惩罚的是一切罪过，而不是忘恩负义的儿子。这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罪责都推在儿子身上。啊！我们不该一味自欺欺人了，那些邪恶刁顽、一贯虐待父母的儿子我们见过何止千百！他们甚至连儿子这个名称都当不起。

相反，上帝却总是把福份赐给那些正直、热情并敬重老人的儿子。他说：愿他们在世上长寿；愿父亲的祝福使儿子家业兴盛；愿儿子或儿子这一光辉的名字归功于父亲的荣耀。好儿子遭了难上帝也决不抛弃他，上帝听得见他的祈祷，并宽恕他的过失；总之，上帝的福音和他永远相随。

儿子应该热爱、敬重和感念父母，这是正当、必要和合乎天理的事情。这甚至连不信奉上帝、也不在乎他的祝福或咒骂的异教徒都赞同的论点，他们在这方面写过许多文章，并且还专门著书立说了呢。

---

① 参见《旧约》《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八节。

② 《箴言》是《旧约》里的一篇，内容讲宗教道德。

③ 梭伦(约公元前638—559)，古雅典政治改革家。

在罗马时期，有个孩子见父亲被关在监里，饿得死去活来，他便想尽办法从监狱的门洞里给父亲送食物，这是多么深厚的情义！难道他从小喝的奶水不同于别人吗？他竟会做出如此感人的善举！这事感动了判官，于是可怜的老人立即得到了宽赦。

再则，古罗马一贵族人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克莱奥维斯，另一个叫比顿，当他们得知母亲要去教堂，没法立即找到拉车的马，于是他们立刻自己拉车，一直把母亲送到教堂门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敬重啊！这一善举赢得了西塞罗的赞赏，甚至所有的罗马人都一致称颂，并把他们当作最令人羡慕的好儿子。

特洛亚城① 火光熊熊，临到烧成白地的那个夜晚，到处笼罩着一片恐惧和混乱的气氛。那时人人都只顾自己逃命，可是伊尼斯② 却飞赶到他年老的父亲安奇塞斯的住地，背上他冲出火区，这才保全了他父亲的性命。这是多么孝顺的儿子！那时他对父亲说道：

快，抓住我后颈，我背你
逃出火坑，我的至爱父亲！
我从未感到背你象现在这样
轻松惬意，这决不是一件苦差。
不管今后怎样，身死在即
或安乐走运我们共尝苦甘。

这些英雄业绩难道不是在赞颂好儿子，并使坏儿子感到羞耻吗？这些光辉的善举不是那些圣基督徒和避世的隐士们干出来的，而是那些没得到过福音的光芒、也没做过任何许愿的非基

---

① 特洛亚城为希腊古都，被希腊各邦围攻十年后灭亡。

② 伊尼斯是维吉尔史诗《伊尼特》里的主人公。

督徒做的。他们热爱、敬重并尽一切努力救济父母，他们既有天性的引导，又得到良心的满足，这真是一种美德的甘果。

坏儿子不但不敬重父母，而且还辱没父母，他们根本不会救济和供养父母，只是一味挥霍浪费，损人利己，使父母在困厄中离世。啊，这些该死的坏儿子们！啊，我这不争气的人哟！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给母亲带来了多大的烦恼和悲伤啊，甚至把她推进了坟墓。详情请读下章。

第十五章

鹦鹉母亲去世，以及其它一些并不十分伤心的事情。

我的孩子们，也许你们知道：母鸡孵蛋时要连续趴窝二十天，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当它感到小鸡在壳内蠕动时，又是多么不辞繁难地小心啄破蛋壳，帮助那些小生命降到这个世上来！接着又是多么专心哺育！奋不顾身地庇护它们！并且多么宽容和照顾那些小生命啊！

这是所有雌猫、母狗、母马、母牛、母狮以及其它雌性动物都能做到的事情。但一旦它们的崽子长大了，即不再是幼畜时，它们就该让小动物自己寻觅食物了。这时它们的母亲不再象以前那样宽容和娇惯它们了，而是用触角、利齿和脑袋把它们永远从自己身边赶跑。

但有人性的母亲却不这样，她们在怀孕时抵御了多少疾病！她们在分娩时又遭受了多少痛苦和危险！她们在哺育婴儿时多

么费心劳神，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孩子幼年期过后，就渐渐成了青年，即能自食其力了，但母亲们也照样为他们呕心沥血。她们的爱从未减少，她们的关怀照顾从未消退，她们永远是母亲，永远那样始终不渝地爱着自己的儿子。

若母亲们象母鸡那样的话，她们对孩子的爱只能持续到我们童年的一半就消失了。那时我们既没有能力去报答她们的恩典，又没法感念她们的日夜操劳，因为生身和养育之恩是绝不可能很快报答完的。

《传教书》里说要敬重和感念父母，那就是为的这个缘故。其中第七章写道：该敬重你的父亲，体量你的母亲。该记住若是没有他们，你就不能降生，你该象他们爱你那样去爱他们。圣多比雅① 曾告诫他儿子说：你一生要敬重母亲，要牢记母亲养育你时经受的风险和痛苦。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从天性和宗教的义务上来敬重父母，并且还应在他们困厄或遭难时马上救济他们。那么，这种敬重和救济哪个更难办些呢？

当然是在任何时候都敬重父母最不容易，因为有些人一结婚就不想对父母履行儿子的义务了，他们不仅不象从前那样听从和敬重父母，而且还永远不打算承担救济父母的义务。

这种人我见过不少，他们成了家就对父母冷漠无情，并倔头倔脑地声称道："不成，我总算自由了，我不用父亲管束，我是独立的人。"他们那种自由的头一个举动就是当着父母的面大肆抽烟喝酒，以后便对父母发火耍懒，直到最后明明看到父母穷得过不下去，却见死不救。

我觉得儿子们不管处于什么情况下，或有了什么高位，最重

① 《经外书》里的犹太老人，以仁慈虔诚著称。

要的是应该对父母尽到本份。父母总归是父母，儿子也永远是他们的儿子，儿子敬重父母应该永远受到称赞，而不应该遭到非议。所罗门婚后当了国王，但他母亲拔示巴去见他时，他却走下王位迎接，并且下拜①，这是多么谦恭的举动！卜尼法七世②对他母亲也是这样，所有好儿子都会这样去做，这种谦恭的举动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荣耀、祝福和赞颂。

父母遭到困厄时，儿子应竭力救济，这是最首要的义务。那时女人们不该说："我丈夫不准呀，要是我丈夫孝顺，他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这不是十分乖巧地把儿子对父母的义务全部推脱掉了吗？她们不赞同丈夫对父母实行救济，却舍得穿好衣裳，举办舞会和干其它放荡事情，真是丑态百出！尽管这种女人平时并不多见。

但这情形在男人身上却极平常，他们会说："啊！要我救济父母？我这穷光蛋，老婆孩子等着吃穿，叫我怎么顾得过来！唉！真是有苦难诉，还是去问问神学家吧，瞧瞧他们怎样除了吃穿，还有钱再去孝敬父母的。尽管圣多马③说：父母和儿子同遭困厄时，首先该救济的是父母，而不是儿子。"

当父母遇灾时，儿子不去挽救，这就等于亲手杀了他们，犯了弥天大罪。古人对这种事情十分愤恨，并处以极刑。他们把犯人放进牛皮袋里，让他活活闷死，然后把他扔进大海，使之尸骨都不能葬在墓地。

那些丧尽天良的儿子们糟蹋了整个世界，惩罚他们时该准备多少皮口袋啊！反正我没赶上那个时代，这口袋自然也没我

① 参见《旧约》《列王纪上》第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

② 十世纪罗马教皇。

③ 圣多马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的份儿，因为我不仅没救济母亲，反而把父亲留给母亲的那点余款也全部挥霍了。

这多么令人痛心！在学堂我学过一些怎样敬重父母的守则，父亲一死，我就把这些守则全丢光了。那时我把钱款用完后，便开始变卖父亲留下的值钱东西。我根本不懂该把好东西存起来，更不会筹集更多的东西，这似乎没有必要，但我却懂得怎样在哥儿们姐儿们中消耗这些东西。反正我干起坏事得心应手，于是没多久那些钱财就全败光了。这还不算，我又负债累累，并嘴里时常念叨：欠某人四个比索，欠他六个，欠你三个，等等。我从不正式还钱，只是光念叨，并抱定一个宗旨：我只管挥霍，糟蹋，负债，但这辈子绝不对任何人还债，这就是所有浪荡子向来的做法。这些人不懂得精打细算、攒钱致富的道理，他们总是把一切都败个精光；但谁冒失莽撞谁就该倒霉，于是他们就搜刮别人的东西，干这种事他们向来十分精明，比如我就惯于这样行事。

我大肆花钱并变卖家具，竟使家里没剩下一件值钱的东西了。我今天卖一套餐具，明天又卖一套，后天卖壁龛，再后天卖衣柜，直到把所有的好家具、好物品都卖空，接着我便开始卖母亲的衣料了。这在当铺和其它商店都作价低廉，因为我根本不想要个好价钱，只想快点卖掉，这样，就真的一下子倾家荡产了。

但认真说，那家产并不全是我一人败光的，母亲和费莉帕保姆也有份。我们就好比阿尔梅达神父说的那个疯子，他糊涂到说自己是圣三位一体。一天有人问他：“您这样衣衫褴褛、破破烂烂的怎么是大圣人呢？”那疯子答道：“我们撕破衣服才拆成了三个人，您还想说什么呢？”这幽默的笑话正好比我家的情形，我们吃饭时总有三个人，那时谁也不缺席，所以我挥霍的钱财自然也可以推说只占三分之一。这样，我就能为自己倾家荡产开脱

罪责了。

那时我那可怜的母亲还是不停地劝我找个职业，好对家里有所补救，可我根本不理这碴。我讨厌干活，只想享乐，要是浪荡子也有好人的话，我真打算永远做个浪荡子呢。再说我总自命不凡，又获得了徒有虚名的学士头衔，并常把它看得不亚于伯爵或侯爵的头衔呢。所以，有了这些虚妄的心念，我还能去找别的体力活差使吗？

尽管母亲向来娇惯我，那时也渐渐相信了父亲当初的预言，于是便十分悔恨没让我从小学手艺谋生了。

靠自己的双手干事，即干点手艺活或自由职业的事儿，这决没什么坏处，它不会辱没高贵的身份，也不会妨碍人们出息长进，更不会断送光明的前程。相反，有时高贵的身份和用不完的钱财倒容易使人堕落，若是理智能清醒，也许还能有点出息。

上世纪末有位作家①写道："只有懒散或犯罪才算丢脸的事，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一切聪明人都该在这方面对孩子有个正确的指点。

西西里岛国王狄奥尼修②因为暴虐而失去了王位，他亡命后只得隐姓埋名。若他没有任何本事，他会怎样呢？就算逃出了冤家的手心，但逃不脱困厄的夹击，最终必然丧掉性命。可他识文断字，这就能找个职业，也就不会吃不上饭而饿死了。

亚里斯提卜③在海上遇难后丢失了所有的财产，漂落到罗得岛④上，若他没有本事自食其力，他将怎样活命呢？那一定

① 指西班牙作家堂弗朗西斯科·哈维尔·佩尼亚兰达先生，他曾写过《西班牙理想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一书。

② 狄奥尼修（公元前405—368），西西里岛锡腊库扎城的暴君，后逃往伽太基。

③ 古希腊哲学家，昔勒尼学派的创始人。

④ 罗得岛为爱琴海中的希腊岛屿。

会摆脱不了死神的威胁。但他是个杰出的几何学家，他的才能一经传开，岛上的百姓都争相款待他，使他不仅没有感到去国怀乡之苦，而且也没有那种失掉了全部财产的痛苦之忧。相反，他给故乡的亲人们写下了如此明达的真知灼见："你们遗给孩子的应该是那些即使遭了大难、变得一贫如洗时也不会丢失的财富。"这对许多父母和贵人子弟是多么中肯的告诫！

我们的律师、神学家或经学家要是遭了海难，漂落到北京或君士坦丁堡，靠着他们的本事能否挣饭吃呢？不能，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我们这里的宗教，也没有我们这样的法律。所以，若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双手制作衣裳、织布、做鞋或类似这些事情，那他们的精辟推理、滔滔宏论以及各种法律和满腹经纶都不能使他们生存活命，这就好比医生在荒岛或无人烟的地方大谈阴阳要生的奥秘一样，不免落个徒有才能，却无人赏识的下场。

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许多贵人却总是背道而驰，他们常以血统的高贵而傲世欺人。

所谓"许多"二字实际上也欠斟酌，因为不仅是许多贵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受偏见旧俗的驱使，认为干手艺活低人一等。这样以讹传讹，直至今天人人都瞧不起手艺活了。比如，有人会说：某某是个正派人，可惜当了裁缝；某人出身高贵，但却是个理发匠；某人品行端正，却是个鞋匠。啊！要是这些贵人如此挑剔的话，那谁能和他们接近？谁够格去他们家赴宴？又有谁能同他们礼尚往来，互相尊重和帮助呢？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干手艺活的人虽然人品不错，可是职业却低贱丢人！

这是许多人都这样认为的，于是我不禁要问：先生们，假如你们有朝一日不幸失去了财产，除了当鞋匠、裁缝或给别人修补礼帽之外找不到别的手段谋生，那时你们不也会讨厌那些对你

们吹胡子瞪眼睛、蔑视和瞧不起你们的贵人了吗？而现在你们恰恰正在对那些匠人和艺人无理鄙视，难道这应当吗？

再说点异想天开的事情，即使你们财富再多，但有一天那些匠人和艺人都联合起来惩治你们，你们给的钱再多，他们也不为你们效劳，那时你们不是只得赤脚、光身或饿死了吗？因为你们既不会做鞋，又不会种地，还不是只能断送性命吗？

所以说来道去，你们尽管在世上总把自己打扮得象“幸运的儿子们”① 那样自命不凡，但你们还是些低能之徒。你们为何要对那些你们离不开并赖以活命的人傲慢无礼，轻视欺凌呢？若你们觉得那些手艺人都是穷鬼，因而看不起他们，那你们真是十足昏庸的人。因为他们为你们效力，甚至还供养你们活命，而你们却傲视他们，因他们穷而嫌弃他们，或靠着他们活命还要伤害他们，那你们不仅是暴虐残忍的人，而且还是疯狂痴癫的人。这使我不禁要问：你们靠什么延续性命的呢？若你是矿主、庄园主或商界巨头，但胡安不为你采矿，彼得罗不为你种地，安东尼不为你推销货物，一切都要你自己去奔走出力，而你又生性好逸恶劳或只会走邪门歪道，危害国家，那时你不是只能饿死困死吗？

这话虽然是说给那些冒昧愚蠢的富人，但也警告所有的人。啊，可怜的体面人！你们要经得住严厉的指责，要顺从神明上帝的告诫，要不断光耀荣誉才能长进。你们应该明白职业好比人一样没有天生的贵贱之分，财富和成就也是这样，它们决非蠢笨或邪恶的人能创造出来。

那些愚不可及或恶习满身的人多少次坐在华丽的马车上、

① 当时流行的一出戏。

从那些低贱的作坊门前隆隆驶过、扬长而去了呢？他们又多少回在筵席上一边用酱油浇在鲜嫩的鸽子和鹧鸪上，一边又谋划害人的坏点子或对穷人重利盘剥，而那些可怜的匠人或手艺人只能同自己的孩子嚼着用额头的汗水换来的硬面包，并以此感到满足了呢？

我的孩子们，有伤体面的并不是那些职业，而是那些无耻邪恶的举动。家境贫寒并不会失去光彩，用劲儿的手艺活也照样能做出一番成就来，这些依照各人的品行、才能和学问都能有所造就。那些有灵感的诗人，精明的画家，杰出的乐师，著名的雕匠，以及许许多多从事自由职业的能工巧匠们都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得到欧洲的教皇、皇帝或国王的赏识，并举世瞩目，名利双收。事实一再表明，好品性和好本事不仅遮不掉荣耀，而且往往会象一块磁石，把荣耀牢牢吸在你从事的职业上。西斯托五世①教皇在管辖基督教堂之前，曾当过牧猪人。这对许多明了基督教历史和其它记载的人都应引为典范，因为虚荣已使那些在当今该引为典范的事变成奇闻了。

所以，这种事情必须大谈特谈。一个人从粪堆一样卑贱的底层忽地擢升到高位，或得了高位而不忘昔日寒苦的人是否算得上最令人叹服的事情呢？完全算得上，因为这是人类最难能可贵的事情，而越是难能可贵的事，就越应该受到赞誉。

要是你们见到一个人由穷变富，或从平民变为贵人、从牧人变成国王时，也许你们会说那是极偶然的机缘，甚至连那人自己都对这些急变毫无意识或摸不清头脑呢。但要是那人发觉了自

① 十六世纪法国教皇，出身贫寒，当教皇后曾在宗教上进行过许多改革。

己突然高于众人，却没有变得盛气凌人，自高自傲，反而对下属更加通融入情，谦逊礼待，真正做到了得意未忘失意时，这才该叫人真正敬佩呢，因为不管生活多么急变，他那颗伟大的灵魂却始终能使情感适合情理，这恰恰是人们最难企及的可贵之处！

我们常见到许多富贵门第出身的人以得天独厚而傲视一切，他们从小觉得家业兴盛，又有许多人对他们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很早就养成了虚荣的习气。说得明白些，他们只是承袭了贵族的头衔、钱财和各种爵位。有了这些，他们就开始对那些低于他们的人狂傲姿情、任意愚弄了。

这真是大逆不道的丑恶之举，因为任何贵人或富人都应该记住：你毕竟是世上的人，你和穷人、平民都属于同一的人类。但是，假如恶习能赦免的话，倒是富人的妄自尊大相对说能得到更多的原谅。因为他们不知什么是贫穷，耳边听到的又是些依头顺脑的奉承话。啊，要想避免象纳布哥①那样着魔入道，就非得象亚历山大②那样伟大不可。

那些在偏僻的小村或贫穷的小镇上降生的人，他们的父母一定都十分命苦，这些可怜孩子穿的头几件衣服准保非常寒酸，但他们却在厄运和穷困中挣扎着成长起来了。他们不仅不懂得什么是奉承和娇惯，甚至对轻蔑和白眼都逆来顺受了。但是，为什么这种人一旦得到上帝的垂青，被抬举到了高位上之后，他们会立刻变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呢？他们不仅对穷人感到厌恶，对亲人不去相济，甚至可憎到矢口否认自己的全部身世，这种妄自尊大的举动真是十恶不赦！

这并非我这支笔的虚构，整个世界都能为我佐证。当你们

---

① 古代咖勒底亚王，以昏庸贪婪著称。

② 亚历山大大帝是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王，以慷慨精明著称。

读这些故事时，又有多少人在念叨：我兄弟成了博士不爱搭理我了，我妹妹成婚后开始对我失礼了，我叔父当了受俸牧师便瞧不起我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是俯拾皆是吗？

我本不打算这样东拉西扯，但也许正是提到了这些事才变得歪打正着，引出了那条平凡的谚语："若要认清低能人，只要给他个职位。①"因为他心灵低下，忘记了原来的贫苦身世；他嫌弃亲人，明明能热忱相济，却任其在困厄中死亡。

所以人们常用狂妄、卑鄙或这一类言词来称呼那些丑恶的举动，这也切合实情。若这些人对自己的家眷都狂傲无礼，那么对下属、对百姓以及所有那些他们认为从来不值谦恭礼待的穷人该怎样蹂躏糟蹋呢？

由此可见，许多富人和高官原来也和穷人一样懂得人情世故，并且能体谅别人。可是一旦走运或从底层被抬举到高位之后，他们就变得高傲、狂放、令人可憎了。

著名的神父牟利罗②在他的书中引用了普林尼和埃斯特拉冯③提到的一件趣事，他写道：布塞法洛④或者说亚历山大的马在没有鞍子的时候十分驯顺，谁都能接近它，可是给它备上鞍，配上各种马具之后，它就变得桀骜不驯，只有马其顿的那位勇士⑤能征服它了。牟利罗神父的这个故事使人领悟到这一道理：有些人没受到抬举时平易近人，但一穿上道袍，戴上帽缨，登上高位，甚至齐备了修士的寿衣时，就没人敢同他们接近了。

我的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让那些忘恩负义的狂人统统

① 西班牙谚语，喻人品不好的人一遇时机就会变坏。

② 西班牙作家、神学家。

③ 埃斯特拉冯是古罗马地理学家。

④ 布塞法洛是亚历山大的马名，据说它见到亚历山大的影子就害怕。

⑤ 指亚历山大。

消亡绝种！若是明天你们时来运转，被抬举到惹眼的高位，即身居要津时，或发了利市，又受到种种恩惠时，你们应该尽量施恩行善，决不该背弃公理，这才当得起真正的伟人。你们官位越高，就越该广积善德。西塞罗在为利加里①辩护时说："子民对上帝除了一片虔诚之心以外，就不该有任何别的杂念了。"世人永远敬慕蒂托②和马可·奥勒留③的光辉名字，后者使罗马大吉大利，载满了荣耀；前者一生矢志为善，他觉得人一天不行善，那就灵魂沉沦，虚掷时光了。

再则，我的孩子们，你们决不能有了财富或得了高位就趾高气扬。要是这样，恰恰证明你们配不上那些荣誉和地位，也决不该让你们去支配和享用那些财富。比如我们瞧见有人一坐上车或一上了船就头晕目眩，身不由己，尽管他嘴上不说，我们也会立即明白他恐怕是头一次坐车或乘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引伸而发现了另一句格言："马掌的钉子一出声响，就知它不牢了"④。这话当然有其一定道理。

要是那些贫寒或穷苦人家出身的人得了巨大财富或成了达官显贵时，不但不居官自傲，醉生梦死，反而一如既往，象先前一样保持原来的美德，并且赢得众望，那时，普天下的人会多么惊喜叹服，赞颂不尽啊！这种人的心灵一定高尚宽宏，从不为钱财计较奔命，他们虽然降世时没有爵位和荣耀，难道这就不能名正言顺地流芳百世了吗？

---

① 古罗马元老院的参议员，庞培的支持者，后被恺撒害死。

② 古罗马皇帝，曾致力于减轻人民的疾苦，被誉为明主。

③ 古罗马皇帝(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④ 西班牙谚语。喻窥其一斑，可见全貌。

若是那些富人不是一味贪图权势或钱财，并且去搜刮或残害孤苦的穷人，那么受到他们恩惠的穷人准会交口称颂他们的恩德，并把他们奉为圣人，尽力为他们效劳。这时他们不但不会遭到诽谤和憎恨，反而会赢得许多虔诚的人去爱戴他们。这些人衷心为他们祝福，指望他们加官晋爵，甚至会使他们万古流芳，这些事难道还有谁会心存疑惑呢？

要是在富人身上找到一种真诚坦率、毫不矫揉造作的美德，那真是一桩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善于觉察自己的短处就是一种美德，它会把别人当面对自己的及时指点当着对症良药。若是家道贫寒或没有贵族证书也是一种短处的话，那还不如索性当众说出自己的身世，这一定会使那些死要面子、不敢披露自己短处的人羞得无地自容。

那种身居高位而不掩饰自己过去低贱身世的人不仅不会使人感到辱没了身份，相反会更受到高明和博学的人称颂。他们渴望的是人的好品性日臻完善，但那些愚人恶徒却把这视如草芥。

维希里索就十分懂得这个道理。他曾是个穷车夫的儿子，他以品学卓著而当上了亚历山大城马贡西亚教堂的大主教。为了防止居官自傲，或被政敌抓到攻击的把柄，他拿起兵器，并在盾牌上镌刻着一个车轮，旁边有句自警自戒的格言：Memineris quid sis et quid fueris[①]，即“记住你是何人及你的过去”。这种谦恭的举动不但对他的荣誉没有丝毫削弱，相反却更加令人赞颂。他去世后，亨利二世皇帝[②]指令把那个轮子永远保存，当作马贡西亚教堂大主教的一件珍品。

---

① 拉丁文。

② 亨利二世是十六世纪法国皇帝。

阿加托莱斯国王[1]以家资巨万著称，他有全套豪华的金银餐具，然而他却用陶碗吃饭，为的是牢记自己是陶工的儿子。

最后再提一人，卜尼法八世[2]的父母十分贫穷，他当了罗马教皇之后，他母亲去看望他。那时他母亲进门穿得十分讲究，于是这位圣罗马教皇不仅没同她问安，相反问道："请问这位贵妇是谁?"答曰："罗马教皇之母。"教皇说："恐怕不是吧，因为我母亲向来十分贫穷呀。"于是他母亲只得赶紧去换一身朴素的衣服来见他。这时罗马教皇亲自上前相迎，就象对长辈最孝顺的好儿子那样对母亲恭恭敬敬，体贴入微。

我的爱子们，这回你们总该明白干手艺活和家道贫寒都不会使人的身分低贱，更不会妨碍人们去荣获高位、显身扬名了吧。因为这都是靠人的美德和学问才获得的，这些道理你们该牢牢记住，并认真效法那些为人师表的好榜样。你们别象我那样整天游荡，好逸恶劳，既不愿学手艺，又不愿为别人当差。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是贵人子弟，好象贵族头衔就能包容一切懒散放荡的恶习似的。

那时我那可怜的母亲还是不停地劝我学点糊口的真本事，但空费唇舌，因为我已堕落到不能自拔的境地了。我给母亲带来了无穷的忧伤和烦恼，最后终于使她老人家一病不起，很快就与世长辞了。

母亲重病的时候大夫多么忙碌！药物多么急需！好保姆费莉帕（而不是我）为维持家境多么忧愁！可我却还在一味放荡，几乎只是晌午和晚上才进家门，狼吞虎咽填饱肚子之后，至多稍微打听一下母亲的病情。

---

① 阿加托莱斯是古代意大利国王。

② 十三世纪罗马教皇。

事后多年，我的泪水还长流不止，我为母亲的亡灵做了不知多少遍弥撒，但我还是不能平息良心的怒吼，因为它常这样斥责我：你折磨并杀死了你的母亲，你在她困厄时见死不救，你在她长辞人世时连双眼都没给她合上。啊！我的孩子们！但愿上帝能使你们不受这种良心痛苦的折磨。你们应该永远热爱、敬重和救济你们的母亲，这是上帝和天性赋予你们的职责。

幸好，母亲害的热病十分剧烈，大夫当天确诊，第二天病情就急转直下了。

我说“幸好”是因为假如母亲不害热病，就会受到双重痛苦的长期折磨，因为她那忘恩负义、混沌无能的儿子必将使她遭受更加难熬的痛苦。

据人说，母亲神志昏迷了六天，那时她不断地念叨我，替我担心。我一到家，她就会听见动静，问道：彼得罗回来了？他在这儿？费莉帕保姆您给他用饭吧；孩子，天晚了，别往外跑了，大街上乱轰轰要出事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表明她老人家对我的一片骨肉之情。啊，我的母亲，你对我的爱是多么深厚，可我却如此不知感念！

母亲她老人家命终气绝时我并不在家，那时我得了消息没有马上回来，也没为料理她的后事尽一点心力。直到三天过后，因为牵涉到葬礼的费用和其它事，我才被迫回了家。那时我身无分文，教区的神父都不敢为我们担保葬礼费的钱款了。

我和众人见面时，装着好象刚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似的，一边流泪，一边对大伙儿诉说自己如何因为一次争吵而被抓，之后又如何日夜思念母亲等等。这些谎话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但却使许多邻居信以为真，连费莉帕保姆的气也消了一大半，她直怨我迟迟不回，生怕万一放坏了母亲的尸首。那时家里已典

无所典，甚至连床单和我们那些破衣裤都变卖了，那些日子保姆就这样挣扎着得过且过。

那噩耗对我确实十分悲痛，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筹莫展，我已囊空如洗，又没了依靠，简直有点寸步难行。那时我连一件替换的衣服都找不到，唯有穿着的那身袄裤幸存了下来。

接着，保姆对我回报了几次大夫诊病欠的诊金，抓药欠下的药费等等。我根本不打算还账，所以对那些钱数全不记在心上。

但不管怎样，老保姆费莉帕终归是个好人，我每次想起她总是百感交集。她既是女佣，又顶得上母亲的姊妹、女客、儿女，甚至有当母亲的那种慈爱。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求人救济多么苦恼，她总是精心照料着我的母亲。她为母亲抓药并侍候她，对守灵、下葬等她都是那样尽职尽责，一片善心。我没尽到儿子的义务，可她却替代了我。这就说明，对主人能够忠心耿耿、感恩戴德的仆人，要比儿子强百倍。尤其动人的是母亲经济拮据时对她说：您去另找生路吧，我穷得连您的工钱都开销不起了，老保姆听后抽抽搭搭地答道：只要您还活着，我就不离开您。于是她决计无偿侍候母亲，并且始终不渝。啊，象圣赫尔曼①的锅匠那样的好仆人真是随处可见。

但是，尽管费莉帕保姆帮助了我，可我却并没有感激她。她象许多善良的女人那样穿着丧服在家整整守了九天，那时除了守灵，她还要四处奔波，为筹备举行葬礼时的食品劳心费神，因为家里穷得连墙上挂的竿子都没一根完好的了。

那时她见我还是满不在乎，便对我说：

“小彼得罗，你瞧，我已没法子可想了。我穷得叮当响，在这

① 五世纪法国主教，他的锅匠以对主人忠心著称。

里真心侍候和陪伴了我的女主人，上帝也在保佑她的灵魂。孩子，现在她去了，所以我也得自谋生路了。既然你没法持家，我当然更不行，你打算怎么办呢？”

她一边说，一边象孩子一样哭得十分伤心。于是她没等我相劝，便独自流落街头。这一着真叫聪明，因为她早知道吃我那口饭的艰难滋味。她既然看到了我那可怜母亲如何忍受我给她带来的无穷痛苦，难道还能愿意和我这放荡汉在一起吗？

再看看当时我母亲的那间病房，或叫殡室吧。那屋子除了一点可怜的必需品，没一张陪伴的空床，也没被子、衣服和吃的东西，更没人来关心我们了。可就是这样的屋子每月还要收二十个雷亚尔呢，但实际上连七个雷亚尔的租金都不值。我正万般无奈，那该死的房主又跑来讨债，他逼着我立即还清房租。于是便同我当面算账，结果二十乘七得一百四十，合起来十七比索四个雷亚尔①。他威胁我说，若不能马上还账，或用东西抵押，或请证人作保，他就立刻上告法官，把我下在监牢。

我十分害怕又有灾祸降临，便答应第二天保证清账，并说暂且再宽限一时，好让我去索回母亲借出的零星余款。

那可怜虫真的上了我的当，暂且放过了我。于是我立刻动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开首写道：“还得了债，不心疼抵押品。”②鉴于这个道理，我准备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转交给他，清单就放在桌面上。

我写完信封了口，同钥匙一起交给了邻居。这样，我又四处游荡，去尝试新的奇事了。

但在本章结尾时，你们一定想知道第二天房主是怎样去讨

① 一比索合八个雷亚尔。

② 西班牙谚语。

债，打听我的下落，邻居又如何给了他那封信，他怎样念信，要钥匙，开门查看家具，又怎样在桌上发现了那张清单，并看到上面写道：

我把这里的一切都转交给堂潘菲洛·潘托哈先生，作为我在这里住了七个月的房租。全部家具和贵重物品清单如下：

两把长椅，四把藤椅，均已破旧，椅内臭虫甚多。

一张年深月久的破床，底色原为青绿，也有臭虫。

一张不常用的小桌，桌面已破裂。

一张普通大桌，缺一条桌腿。

一只丢了钥匙的小书柜，少两块柜板。

一条五瓦拉长的卧席，每瓦拉有臭虫五百万个。

一只粗木小壁龛，上面有块小玻璃，内有一尊蜡制圣像，因日久天长已面目难辨了。

两块大画布，均为上述缘故而色泽消退，但布质犹存。

两只破旧镀金的灯罩，一只罩面已碎，另一只更加破碎。

一张虫蛀的书桌。

一只漏底、缺钥匙的大钱匣。

一只长黄霉小毛、十分破旧的衣箱。

一张嘎吱摇晃的躺椅。

一把弹不响的吉他。

几根熄灭蜡烛的吹管。

一只普韦布拉①圣水壶，壶嘴已破。

一串耶路撒冷念珠，带着嵌有贝壳的十字架，美中不足的是每十颗念珠间缺三至四颗不等。

一本散乱不整的《堂吉诃德》，插页已全部失落。

---

① 墨西哥南方古城之一，工商业较发达。

一本破旧的拉巴耶古书，封面已撕毁。

一堆散乱的旧祷文本。

一盏铜灯。

一具没插管的烛台。

两把锌制勺子，一把独齿餐叉。

两只普韦布拉瓷杯，缺柄。

两只餐桌上用的汤钵，四只缺口盘子。

一副残缺杂混的纸牌。

约二十余册杂本和故事书，还有零星散页。

十二口大小好坏不等的铁锅和沙锅。

一个漏水的茶缸。

一只破石臼。

一扇没有把手的磨盘。

一只漏底的尿盆。

一只水罐。

一只打水的桶。

一根吹火棍。

一根门闩。

一只朽烂的痰盂。

两只不漏的盛满屎尿的便壶。

所有这些一并移交东家先生支配，若折抵了欠您的债款还有余钱，请为死者多多行善。

彼得罗·萨尼恩托

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于

墨西哥城。

那倒霉的东家看了这张清单简直气得骂不绝口，而我呢，却又在趱奔我的前程了。

第十六章

鹦鹉孑然一身，贫寒寡助，在举目无亲时和长脚胡安相遇；以及怎样在他的怂恿下卷入地痞帮口，整天狂赌胡闹。

我转眼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就象可怜的犹太人那样，既没房舍，又没长久的栖身地。那时我不想去教区找人庇护，也不想麻烦任何邻居，但却如人们说的那样，想找个能象母亲那样收留我的人。当时我把那张十分逗乐的家具清单交给邻居后，穿着一身单衣单裤，低着头满腹心事地落到了街头。

我第一个念头是找父母的嫡亲，他们也许能同情我，安慰我遭受的不幸，但我这如意算盘却完全打错了。我对他们述说了母亲如何去世，我如何沦为孤儿，一无所靠，并恳求他们给予庇护。可是他们有的推说对母亲的死不甚了解，有的只对噩耗表示惊讶，他们都装得十分同情我，但没一个人说过一句慷慨救济的宽心话。

我每走出一个亲戚家便怒气十足，觉得我现在这副寒酸相除了我那已故的母亲能可怜外，就没任何亲戚会来救济我了。于是忽地我对母亲又有点惋惜感伤起来，并觉得十分内疚，同时我对所有那些狠心无情的亲戚也愈益恨之入骨。

我不禁要问：难道世上有这种无耻的亲戚吗？他们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嫡亲的亲戚夭亡而装着视而不见吗？难道这是人类天性固有的东西吗？还有谁能疯癫到对这种人也认他们为

亲呢？

父亲在世时，家景还算不错，于是便常有人来我家串门。那时同样是这些亲戚，他们尽情使我欢乐过，甚至还给我买果子吃的小钱。若有什么热闹的节日，或有吃有喝的日子，他们都争先恐后来我家，这从不用人去邀请。可是父亲去世后，我家受了穷，他们没什么便宜可沾了，便远远躲开我们，甚至一次都没来看望过我们母子俩。眼下象我这样每到一处就碰一鼻子灰的厄运真是世所罕见。但他们好歹没把我拒之门外，或把我从楼梯上推下来，这就算我有了大运气，我真该厚礼相待才对呢。

当时我寻思：等我有了儿子，我保证让他们决不向亲戚求救，而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挣钱养活自己；钱是最顶用的东西，它是最亲的亲戚。无论何时，它都是最大方、最顺从、最顶用的亲戚。别的什么亲戚终究是些血肉之躯，他们就好比牲畜，既无情凶狠，又愚不可及。当亲戚对他们有益时，他们便登门拜访，趋炎附势；若象我这样受了穷，他们不仅不会救急，甚至连和他们沾了亲都感到羞愧。

我一道儿这么想着，越来越感到心灰意懒，一想到那些混帐亲戚便气得浑身发抖。我拐过街角，便远远看见了我那哥儿们长脚胡安，这意外的巧遇使我心胸顿时开朗起来，觉得这至少是要交好运的先兆。

我们走到能搭话的远近，他便对我说道：

“哎哟，鹦鹉哥儿们！你在干什么呀？你好吗？日子过得怎样？”

我立刻把一肚子的忧伤全向他吐了出来，末了又着实把我那些三亲六故统统臭骂了一顿。

他问我道：“你和那些老爷如此动气，他们到底怎么伤害了

你呢？”

我答道：“怎么伤害我吗？他们蔑视我，不给我任何帮助。他们忘了我身上流着同他们一样的血，他们在父亲生前许下了诺言，难道现在兑现了吗？”

长脚胡安说：“你说的对，当今的亲戚都是些小气鬼。不久前我也同我叔父堂马丁那老狗闹得不可开交。你该知道，我离城将近一年，一直住在我叔父的庄园。谁料有个混帐牧人暗地里算计我，说我半个月就卖掉了十头小牛犊。哥儿们，我敢向你打保，只卖了七头，可竟有人昧着天良说谎，全不顾自己的名誉。

“事情偏巧我叔父一听就信，他把自从我去庄园后丢失的所有东西都归罪于我。他为了让我承认，就想方设法逼迫我，吓唬我。那时我再精明、再极力声辩也不顶用了，于是干脆象哑巴一样不理他。他定要我招认，我就是闭口不说，这使堂马丁怒火直冒，一气之下把我关在一间小屋里，用军曹的藤条抽我，还让我狠狠挨了一顿棍子，现在还隐隐作痛。这并未使他罢休，他又把我随身带去的所有衣物都扣了下来，连同我的那两匹小马也夺了回去，然后就把我赶出家门，就是说推到了他家门前的那条大街上。他当着我的面指天发誓，说如果我再敢去那块地方，就定叫我吃子弹送命。他骂我臭流氓，浪荡汉，窃贼，没良心的无耻之徒，说我不仅在那儿吃喝浪费，还想掠走他的财富。

“他对我说：‘滚蛋，你这贼流氓，快滚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好侄子。你这不要脸的懒虫，败家子，混蛋东西，我们没你这贼侄子。’

“我叔父就这样咬牙切齿地痛骂了我一顿，然后把我赶了出来。那时我既无钱，又浑身是伤，在半道上停息了片刻，终于下决心徒步回城。你该知道，我在道上走了八九天，一进城我就直

奔你家，但没找着你，也没人告诉我你究竟住哪儿。于是我找见了佩拉约，塞瓦斯蒂安，卡西奥多洛，以及那个长子和所有的哥儿们，他们都抱怨好久没见到你了。我又向刁驼背，狠命姐，挺肚皮，疯丫头，以及别的姐儿们打听你，她们也众口一词，说不知你躲哪儿去了。反正这短短几天我一直在找你，可就是找不着。这回你告诉我，你为何把自己的家弃而不顾呢？”

我答道一则交不起房租，再则那小屋也太寒碜，太不体面，让哥儿们姐儿们上那儿去真叫丢脸。

哈努亚里奥听了连忙点头，我又问道：

“眼下你有什么打算，靠什么谋生呢？”

他答道：“赌博时打偏手，要是你没正经活儿，也一定会这样。你可以陪我作个伴，但愿上帝别叫咱俩饿死，因为四只眼总比两只眼盯得牢些。这小把戏玩艺儿，既省劲有意思，又有利头可图，你想干吗？”

我说道：“是偷偷作弊吗？你告诉我，什么叫赌博时打偏手，对谁能这样称呼呢？”

哈努亚里奥对我说道：“对那些一文不名，单凭帮人作弊赢钱的人都能这样称呼。许多赌徒都对这些人不敢冒犯，因为他们一无挂念，没什么好输的，而玩了点招数，就常常使钱袋变得鼓鼓囊囊了。”

我说道：“你越说越使我高兴，可是，什么是你的招数呢？”

哈努亚里奥答道：“所谓招数就是在赌博中白手赢钱，还不冒任何危险。”

我说道：“这可太难了，据说干别的行当可以白手起家，可赌博却不能没钱。”

“鹦鹉哥儿们，这你不必相信，干这行当的人自有办法。他

们身上没有一个子儿，就想点绝招，有时下了小股赌注就能赢个痛快，这就不仅是本事，还有运道呢。有运道的人没本事也能万事如意。”

“既然如此，那就把我也叫做帮忙的偏手吧。可你还得告诉我，究竟怎样使招呢？”

他答道：“你瞧，先要瞅准个好地方（在赌桌前占个好位置比什么都重要），你在那里坐定后，就暗中注视着对手，看他有没有抓到大牌。你一觉察情况就悄悄使个手势，好让他输牌。要是你想多得点赌注，就可以给纸牌做点记号，或设法偷牌。要是这些都使不得，那就干脆趁他们付钱点数的当儿搅乱赌场，抢它个大笔赌注，然后再使劲强辩说：‘我这老实人还能诓你不成！我可以对所有的圣像发誓，这笔钱真的是我的。若不是这样，让魔鬼罚我。’要是你想把事情更加渲染得厉害些，还可以央人作证。你问人家：某某先生，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先生您就作个证吧。到头来事情还是没法弄个水落石出，那笔钱也闹不清究竟是谁的，于是只好谁手里抓着钱就算谁的了。这一招最担风险，弄不好碰上个野蛮的恶棍，准叫你痛吃一顿棒子，但这并不常见。再说人到了不得已时也该担点风险，这回你该明白我为何老是有吃喝的来路了吧。要是干别的营生，就没这么来钱省劲。每赌一次，临到末了，我总能兜里揣上七八个雷亚尔，不管那钱是谁的，就是自己娘的我也要拿走。但在干的时候你就该多加小心，你别去冒险偷牌，也别动不动闹赌场。你只要稍稍找点外块，得三四个雷亚尔的利头就成了，这样咱俩也算进账满不错了。输的人出的是小额钱数，所以也就不易察觉究竟谁在作弊，这样你就能赢得十分轻松。但你别去摸大钱，那些势利小人决不会让你拿走，他们的保镖早就把眼瞪在那些钱数上了。要是

你不小心把他们惹急了眼，就会当场遭到毒手。”

我对他说道：“谢谢你了，哈努亚里奥哥儿们，你一心指望我找个餬口的办法，这确实是最合适的了。所以我得再次对你感谢一遍，但我确实有点心寒，不敢贸然挨那个棒子，或掺入那可怕的勾当里。说实话，我笨手笨脚，不象你那么精明，我准一出手就失利，使尽心机也还是倒霉，这叫‘出去剪羊毛，自己给剃成秃瓢’①。”

哈努亚里奥见我十分害怕，便强压着怒气对我说道：

“滚吧，蠢货！你真叫一钱不值，竟先害怕吃棒子了！人家骗你怎么办呢？一开始，你摸半个雷亚尔也会吓得手发抖，这不足为怪，一切都会习惯成自然的。往后你会摸了十五或二十比索也心里不慌，我这就告诉你其中的奥秘。你应该明白，‘万事开头难’②，开了这个头就什么都一帆风顺了。你鼓足勇气干这个行当吧，这确实是最来钱的办法。你不用怕挨人家的棒子和拳头，你总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③。你现在不仅没撑着，反而饿的够呛，你愿意让自己这样受罪吗？再说你想想：我们一起成天吃、喝、耗费别人的钱财，三四个月过后人家才找我们一次碴，挨一通打，最终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他们不是也得提防我们的拳头吗？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被打得头破血流，或折一根肋骨，这又有什么呢？生活并非都要一板一眼，顺顺当当，这样大夫和医院才有事情可干呢。所以，鹦鹉哥，鼓起劲吧，让穷困饥饿统统滚蛋！‘不担风险，就过不去大海’④。再说你这样使点招数，兴许还能碰上好运气，那就危险更少了。”

我说道：“你说说你是怎么混过来的，我真想快快知道。”

---

①②③④、西班牙谚语。

哈努亚里奥说道："一种办法是给庄家当帮手，或帮人家洗牌，要是主人天性慷慨，又赢了钱，这办法常会得个好报酬，或得个好奖赏。即使主人不大方，也没赢多少钱，帮手也不会白干。他不那么痴傻，他会看风使舵，使劲加码，只要一着得手，就能得到好报酬。干这事千万不可疏忽大意，一不小心，就会灾祸临头。"

我问道："这些赌场的行话我真不太明白，什么叫使劲加码呀？"

我那师傅答道："使劲加码就是悄悄地把别人下的赌注一点点藏起来，趁别人抓牌时，你装着掏烟点火，用手巾擦汗，做所有各种你认为对景的把戏来掩护自己。但我说过，干这事要千万小心，一旦得手，最少也能叫你到手八至十个比索。

"再一个办法是你在赌钱时设法找个象我这样靠得住的哥儿们，你让他坐在一旁，只要别人一不留神，你就赶紧用四个比塞塔去跟他换一个比索①，这换去的钱人家照样能使。若一下子赌输了，你再给他九个比塞塔，你每次给他钱数时，总得想法加点码，使他下的赌注越来越大，愈益没有顾忌。那时他已把你当作可靠的人了，你就可以更加放胆捉弄他了。若他赢了，满手的钞票准会使他眼花缭乱；若他输了，急了眼也会使他头脑发胀，决不会想到你也在从中捣鬼。所以这办法常常十分奏效，我就看到那些帮手和保镖（赌客们这样称呼看赌的人）在他们主人的赌注上大揩其油。这种事发生后两人不要一起离开，应该分开出走。这样才不致引人注目，然后在一个地点会合，一起分那个赃款，同时也着实快活一番。

"第三个法子最方便，迅速。若那主人有银币付钱，就鼓动

---

① 一个比索合五个比塞塔。

他一次押个大注，若没有这么多钱，就多押几次小注。反正你都是为了揩他的油，做这事时帮手和保镖得十分精明老练，他们帮着洗牌，发牌，偷偷传个信号，最终设法赢牌。为了不致弄错，或不明不白输掉押下的钱，帮衬的两人得事先有个计较：到底是大牌小牌一律都下注呢，或不这么下注；是下在别人的大注一块儿呢，还是另放一处或分散下注，这叫越有手气越来劲。

"要是你想吃这碗饭，并设法吃得舒服些，你就得会许多门道。骗、打、搅、抓、暗害、笼络、曲意逢迎、胡猜乱想以及许许多多这类既狡诈又有趣的事儿，你都得学会。眼下你虽然都不在行，这没什么，不出半个月或二十天，我全教会你。你生来肯学，又不痴笨，再加上有我指教，保你用不了多久就成个老手。

"但你还得注意一点，若想回回得手，马到成功，就该想方设法施展你的本事，即善于真真假假，以假乱真。"

我十分诧异地说道："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有钱，难道你不知道没钱就什么都干不成吗？"

哈努亚里奥问道："你现在要钱干什么呢？"

我答道："干什么？字模、彩纸、颜料、浆糊、印染、制作，所有这些都是干这行当必不可少的东西。要是没这套玩意儿，即使撞到好机会，我也不敢去冒险作假。难道你不明白一旦我们被当场逮住，不就要被当作私商贩子那样去充苦役吗？"

长脚胡安对我这番天真话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对我说：

"这回可见你确确实实是个天真无邪的穷小子了，你还乳臭未干呢。告诉你吧，傻小子，干这种掺假作弊的事情根本没你想得那么麻烦，也不用花那份钱。你瞧，有我兜里那些玩意儿就绰绰有余了。"

说话间他掏出几块长方形的小铁片，精致的小剪刀，用起来

十分方便的唾液胶，还有一小盒中国染料。

我见他只有这点工具，便有点慌恐不安了。这怎么能行呢？可是我那师傅猜着了我的心思，他说：

"傻小子，别发楞了，我跟你说的那套作假的玩意儿不用粘纸、排字、印刷等别人常用的手法，这先别去管它。老手们爱干的是'变花'，这用你瞧见的那点工具就足够了。它能剪牌，使之有的宽，有的窄，有的弄成角上尖一些，这叫'耳朵'。或者涂、描、刻、刮，画记号，或做所有那些得心应手的事情，这就叫'变花'。这一切都为了使那些粗心的倒霉蛋输得分文不剩，一贫如洗。"

我说道："哥儿们，老实说，你那些办法都十分精灵，可这简直是偷窃拐骗，公开行盗啊。这到时会没任何人来为你忏悔赎罪了。"

哈努亚里奥连忙晃着脑袋说道："得了，得了，你真该清清脑子！你现在没吃没穿，没有依靠，在这走投无路的当儿你还能顾得上这种事吗？蠢家伙！你要是那么规矩老实，为什么还要从修道院逃出来呀？你在那里整天不愁吃穿，不用象现在这样东奔西闯，生怕饿死困死，那不是比什么都强吗？

"再说，为了替你打算，让你别饿死，我费了多少口舌，对你的开导也够多的了。笨驴，要是大伙儿都这么想，以为这就等于偷盗，得来的钱应当全数退还，否则魔鬼就会收拾他们，难道这样就能使那些懒汉赌博时规规矩矩，不做任何掺假作弊的勾当了吗？你以为他们都玩得十分诚实，并能以赌为生了吗？不，鹦鹉，谁不想多赢点钱呀，他们向来是真假掺半的。若不这样，他们怎样聊以度日？他们可以一天赢一个月的开销，接着又连输二十九天。你该听说过赌博这行当总是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这种话了吧，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所以赌博更得精明心狠才

成。因为正经玩牌的人根本上不了那个场面，只能蹲在自己家里消遣。我的那些少爷伙伴、公子哥儿们进赌场时头一件事就是把良心压在枕头底下，他们初学赌钱时也十分迟钝，后来就变成老手了。赌客们还有个习惯，就是人人都爱找个圣人庇护自己，他们有的向魂灵祈祷，有的乞求圣母保佑，这个求助于圣克里斯托瓦尔①，那个求助于圣赫特鲁迪斯②，反正大伙儿都指望上帝让自己死的荣耀。所以，鹦鹉，你别傻气了，你也找个自己喜欢的偶像保佑自己。上劲吧，男子汉大丈夫别犹犹豫豫，你碰了多少回壁还不知悔悟，真是糟糕透顶。你既然事事不如意，还想再让人送你根上吊的绳子？你该明白你的那些亲戚是怎样待你的，你在他们那里连一块面包都得不着，难道你往后还想指望他们？我既是你的哥儿们，现在又正好住在墨西哥城，我可以训导和指教你；若你错过了这个机会，等明日我又离开了这里，你就只好行乞了。这些谋生的绝招并不是所有的老手都愿意教别人的，要是不小心教给了乌鸦，而不是你鹦鹉，说不定第二天就把教它绝招的师傅眼睛都啄瞎呢。总之，鹦鹉，我对你已仁至义尽，何去何从由你抉择，我不过是纯粹的一番美意而已。”

那时我一方面生活十分紧迫，什么活都不会干，另一方面又觉得哈努亚里奥的主意确实不错。因为我向来喜欢不劳而获，这恰好合了我的脾胃，于是我当即定了主意，并向他谢了恩。从此我拜他为师，对自己的顾虑和胆小作了反省，并许诺对他的吩咐决不怠慢。这就好象在痛悔中决不停止罪恶的勾当似的，但事实上人们总是不知不觉地在这样做。

这时，哈努亚里奥觉察到我饥饿难熬，便对我说：

---

① 基督教传教士。

② 比利时女修道院长。

“看来你还没吃午饭吧。”

我答道：“连早饭都没下肚呢，可现在恐怕已是下午两点半了。”

哈努亚里奥说：“还没到一点，但你饥饿的肠胃总想让时间快点过，好盼到吃饭的钟点，这就好比饱时总想让时间过得慢点一样。不过，现在你马上可以解除饥饿了，咱俩这就去吃饭。”

“这话才对呢。”我喃喃自语道，说着我们一起上了路。

那天我头一回感到饥饿的威力，于是我一进饭店，闻到了那股扑鼻的香味，就兴奋得难以抑制，真以为自己到了什么尘世的乐园了呢。

我们在桌前坐定后，哈努亚里奥便阔绰地要了两份饭菜，每份四个雷亚尔，接着他又买了大约半升葡萄酒。我对他这番慷慨十分惊讶，生怕饭后无法付账，便问他带了多少钱，为何一下子买了相当于一个比索的食物。他笑着对我说：“没错儿，让你放量足吃一顿。”接着他便亮出了身边带着的六比索零钱。

这时餐具和两只汤盘已摆好，接着又送来了两个烤饼、两碗汤、一碗通心粉、一碗米饭、一碗甜食、两盘炒菜、葡萄酒、水果羹、冷饮等。这饭菜对阔佬来说显得卑微，对我却好比王宫的佳肴，至少也是使节的待遇了。因为“饿了糠比蜜”①，再糟的食物也会吃得香甜，何况那又是可口的饭菜，就更该知足常乐了。这股子喜气使我等不及细嚼慢咽，便只管大口大口地吞吃，看到我那副急切的吃相，哈努亚里奥惊异地对我说道：

“慢着，小伙子，慢慢儿吃，别让它们撑死你。”

席间，我们又要了些葡萄酒，它确实使人增添了兴致。饭

---

① 西班牙谚语。

毕，我们一边抽烟休息，一边闲聊。

我突然奇怪地问我师傅：

“你住哪儿呢？”

他答道：“我没有固定的家，也从来不要这种家，因为处处都可歇脚。”

我问道：“那么你在哪儿睡觉呢？”

他答道：“哪儿天黑了，就在哪儿睡。咱俩现在是命运相同的人了，我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些获得的钱物。”

我听了大吃一惊，问道：

“那么为什么你刚才还要这样挥霍呢？”

他答道：“这你用不着大惊小怪，只要得手，就是说只要赢了钱，帮手和赌客都会这样的。昨晚我就闹了赌场，结果圆满收场，得了两个比索。因为我无孔不入，这就是说下赌注时毫无顾忌，即使把我的钱全拿走了也对我一无亏折，我照样有办法再捞回来。”

我说道：“听说保镖们不怕赌客手中有一百比索，就怕象你这样的帮手赢钱或输钱，这话对吗？”

长脚胡安说：“正是这样，因为我们一无牵挂，就是说什么风险都敢碰碰。要是你连着八盘都四个雷亚尔成倍地赢钱，第九盘也许会一下子输掉一百二十八个比索，即使这样你也不用惋惜，因为赢了就能得二百五十六个比索。输了呢，我们还是先前的样子，毫无亏损，反而会学得更加油滑，招数更多。

“赌钱不灵活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赢钱靠的是死抠硬算，弄得汗流浃背。他们知道钱财来的不易，就十分看重，赌时也瞻前顾后。即使手头阔绰时，他们也从不敢一下子押上一百个比索，所以赌客管他们叫‘守财奴’。

“我们这些人就不一样，有了运道向来慷慨大方，花钱随便。因为那钱来的容易，一下子全花了也决不会断了生财之道。

“这回你总该清楚些了吧，反正最豪爽大方的就是那些矿业大亨，慷店老板之慨的店员，高门大院的公子，以及象我们这样的赌客和所有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我说道：“不错，哥儿们，你的话我全都相信，可你睡觉用的被子和毯子上哪儿去找呢？”

哈努亚里奥答道：“这我连想都没想过，你别糊涂了，我既然没家，要被子和毯子干什么？再说有了这些往哪儿放？难道还要我整天背着它们？这就更会使你惊讶了。你瞧，我这样的浪子就好比戏台上的戏子，有时扮个体面人，有时衣衫褴褛，有时成婚，有时守鳏，有时象侯爵大吃大喝，有时象乞丐忍饥挨饿，有时栖身街头，有时成了囚徒。总之，有时花天酒地，有时丧魂落魄，但既然习惯了这种日子，也就全不在乎了，这叫过了今天不管明天。反正干这行当首要的是该把灵魂和体面置之一旁，只要这样，你才算真正过上了天使般的日子了。”

我听到他把这种放荡的生活如此真切地描绘了一番，又觉得自己也将走这条路，不免感到不寒而栗。不过我似乎被他说动了：觉得无论怎样都行，哈努亚里奥虽爱喝酒，但很少说假话，他尽管恶习满身，但不爱趋奉人，对我也总不会说话不当话。可他肯定象我一样会对别人使点心眼，这使我又有点不敢真信他的话。有时我会对他发点私愤，或不想理他，但那时我却急着问他：“您住哪儿呢？”他对我说道：

“你瞧，有时我留在舞场，后半夜在椅子上歪歪斜斜地睡一觉。有时闯到客店，就在那里赖一夜。大多数晚上我是在棚子里度过的，我回城里的这些日子就这么混过来了。我打算好好

混混，攒它五百或一千比索，那时一切都会大不一样了。”

我问道：“棚子又是什么呢？”

他答道：“棚子就是那些房檐边破破烂烂、没法住人的小席棚，这些地方是赌客的常留之地。它们并没破烂到没法在那儿聚赌的程度，所以那儿常是赌客们的麕集地或孳生地，在那儿赌博手头进出的钱数也十分卑微。

“那些市井无赖，流浪的商贩和三教九流常去那儿赌钱，那里的赌博向来是明争暗斗的，稍稍老实的人一进那里，那帮赌棍就会叫他领教一番，甚至叫他输得赤身裸体。那些新手对赌场一窍不通，所以大伙儿称他们为‘嫩鸽子’，他们转眼会被人骗得晕头转向，输个精光。总之，在那些棚子里，所有赌博的人都是浪荡汉，他们没一丁点家教。即使有点专长，上帝明白，也不过是盗窃、赌博、报复、诅咒、渎神，等等。他们不懂得任何礼节，即使在最规矩的赌博时，也没有任何东西能约束他们。

“晚上我大都在那些棚子里睡觉，一般只给棚子的主人一个雷亚尔。要是手头宽裕，就给他两个，于是我就能借块布单，或小斗篷，或毯子盖盖。这些东西经常借来借去，上面满是虱子，但我还得靠它取暖。这回我对你说得够多了，你瞧瞧还有什么不明白，你可以问得比书本还要详细。”

刚才我还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流浪汉的生活，可等他把棚子里的那些耸人听闻的事说完，便顿时凉了半截。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没露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我暗自下决心，想陪着他瞧瞧这出我也将登场的喜剧究竟会怎样收场。

我们走出饭馆，在街上不知不觉整整溜达了一下午。入夜后我们进了赌场，哈努亚里奥开始把兜里剩下的钱拿来下注。一眨眼工夫钱全输了，他毫不气馁，过了一会又弄到了一点钱。那

是他自己的和赢来的，于是他在那里不停地摆弄着钱。赌场时刻爆发出争吵、责骂和喊叫声，但他却总是善于躲避嫌疑，把摸到的钱牢牢捏在手里。

深夜十一点，赌客们散伙了，我们又走到街上。我打算干脆在街角读读《尼塞诺宗教会议文本》① 消磨长夜，省得去找睡觉的地方，但却并未如愿。长脚胡安走过一间小屋时，不知用什么暗号让人开了门。我们进屋后便吃晚饭，那顿饭虽不如中午的丰盛，但确实解了饥肠，算得上一顿饱餐了。

饭罢，哈努亚里奥付了账，我们又来到街上。那时我对他说：

"师傅，我不明白，你刚开始赌牌时就把钱一下子输光了，尽管你还在设法掏钱，但我敢断定你那时已身无分文了。可现在你又付了晚饭钱，看来你一定有什么魔道了。"

"除了我跟你说的那些，没有任何魔道。我一着得手，总得先藏起七、八个雷亚尔，好救急时用。这样，剩下的钱我就敢大胆下注，去碰运气了。要是能赢钱，那就锦上添花；要是输了，当天也过得去，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说话间，我们走近一间小房，这比刚才吃饭的那个地方更破烂。我师傅敲敲门，吹过口哨，那门就开了。屋里墙角点着一支快要熄灭的蜡头，原来这就是听说过的棚子。哈努亚里奥和那个阴森赌棚里的老板低声寒暄了一阵，那老板是个穆拉托②，穿着一件蓝坎肩，他已上床睡觉，这回只好又去找了两条又脏又破的毯子递给我们说：

"看在您我哥儿们的份上，我才下床开门。我正头痛得要

---

① 一本中世纪世界宗教会议文集汇编。

② 指黑白混血人。

命，整个世界都在眼前翻搅，酒喝多了，确确实实就会这样。”

那晚在棚子过夜的流浪汉除了我们俩，还有四五个穷鬼。他们都赤身裸体，半痴半醉，象一群猪似的在凳子上、桌子上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

屋子十分窄小，那些江湖汉子向来都吃的是生冷污秽的食物，再加上又喝了龙舌兰酒，劣质烧酒，简直在那儿哼哼得跟魔鬼一般。那无处散发的混杂味儿直冲我的鼻孔，没多久我难受得脑袋发胀，胃肠也无法强忍那股怪味，于是刚刚下肚的那顿饱餐竟一下子全吐了出来。

哈努亚里奥见我吐了一地，立刻便知一二，他对我说道：

“小哥儿，让你受累了。你太娇气，这回受穷啦。”

我答道：“你别为我费心。”

他说道：“这我明白，我不会强求你，事儿总会慢慢好的。你一开始不习惯，这跟我先前料想的一样，咱们躺下再睡一会儿，也许你就会好的。”

我这么搜肠刮肚吐了一通，不料竟吵醒了一个恶徒，于是他便大动肝火，满口污言秽语地骂道：

“婊子养的贱货！你喝醉了酒怎么不去吐在你狗娘身上，干嘛要三更半夜跑这儿来搅别人的好梦！”

哈努亚里奥让我别理会这些，于是我俩在一张小桌上躺了下来。这时我百感交集，那张粗硬的台板，我那昏沉发胀的脑袋，对那些赤裸汉子的畏惧（我当时断定他们是盗贼），毯子上那无数的虱子，从身上嗖嗖爬过的耗子，不时扑搧着翅膀的公鸡，一片震耳的鼾声和打喷嚏声，以及笼罩着整个小屋的那股酸臭味儿简直使我象狗一样度过了这一个夜晚。

第十七章

鹦鹉继续讲述赌徒生涯的愁苦和红运，他对赌博的猛烈抨击，以及他怎样经历了一次九死一生的奇险。

那晚我一刻也没睡着，我总在数着钟点，听着鸡叫，盼着晓色降临，好让我快快逃出那个地狱。终于，晨光熹微，上帝叫老天赏脸了，于是那些赤身无赖便一个个都起了床。

他们一醒来就骂骂咧咧，争着去做早祷。我听了直把他们当成疯子，便对哈努亚里奥说："这些家伙浑得没一点灵性，他们都争着去做早祷。你瞧，他们疯得多么可爱！要是没做上早祷能怎样？难道他们会做那些上帝的事情吗？"

哈努亚里奥听了大笑起来，对我说道：

"可见你到现在还只是半个江湖汉子，实心眼，薄脸皮。你确实对那帮流氓恶棍的行话和切口懂得很少，但幸好有我在身边，我会尽力引导你，让你成个精明的老手，不管遇到市井无赖，还是现在这帮恶毒的流氓，你都能应付自如。

"现在我告诉你，他们争着要做早祷，就是为了早餐时多喝点烧酒。因为他们讨厌喝巧克力茶和咖啡，他们宁愿花一两个雷亚尔多喝点劣质烧酒，也不愿在那时喝一杯可口的巧克力茶。"

我刚寻思过味儿来，一个鞋匠模样的家伙说的话又使我好生纳闷，他对另一个伙计说道：

"流鼻涕虫，咱们做了早祷就去干活。既然师傅星期六说好

了，咱俩今天可别耍赖，他一定在那儿等着呢。”

鼻涕虫答道：

“去他娘的鬼师傅，今天我根本不想干活。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今天是圣星期一，第二，昨天喝醉了，今天就得好好歇息补养。”

我听了这话不胜惊讶，但还是不解其中之谜，这时我师傅说道：

“你该明白这是向来的习惯，几乎无法更改。许多干体力活的手艺人星期一都不愿干活，理由是星期天醉酒伤了身体，动弹不得，所以叫圣星期一。这并不是说星期一本身该休息，而是那些放荡的匠人故意找借口不想干活，瞧那个家伙就说喝醉了酒想补养。”

我问道：“喝醉了酒怎样补养呢？”

哈努亚里奥答道：“醉了酒再用酒来补养。”

我说道：“要是这样饮酒无度的话，星期一同样会跟星期日一样酩酊大醉。这样，星期日喝醉了酒星期一来补养，星期一则靠星期二来补养，星期二靠星期三，这样一天接着一天醉酒，周而复始，轮转不休，这种荒唐的办法事实上永远也补养不好。说实话，我觉得这比那些人争着做早祷更疯癫可恶。用酒来补养醉酒，这好比用火来医治烧伤，这不是可怕的胡闹吗！”

哈努亚里奥说道：“你说的不错，但这帮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都是些恶棍懒虫，干活只是为了充饥活命，或许为了满足他们最大的嗜好，也是最常见的恶习——醉酒。他们只要能喝上酒，不吃饭或只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在乎。这就是许多匠人为什么尽管手艺再巧，活儿干得再勤，也决不会显身成名的道理，因为他们把钱财都挥霍掉了。这回你瞧见那两个光身

子的汉子了吧，他们也许就是什么巧匠，在作坊里还有高明的大师在等着他们呢。”

我惊呼道：“那些人真可惜！若他们成了婚，拿什么去养活自己的老婆，尔后又给孩子树立多么糟糕的榜样呵！”

哈努亚里奥说道：“可想而知，他们的老婆一定没吃没穿，常常挨打。他们的儿子也必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没一点儿教养。”

这时我们走出那个猪圈般的小房，一同去喝咖啡。随后又东跑西窜，走访了几个哥儿们。中午那阵子我感到浑身发痒，总想好好抓挠个痛快，原来是那脏毯子上的虱子在身上作怪。可是光肉体遭罪还不算，更倒霉的是我还得忍受那些哥儿们对我的恶作剧。因为虱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爬到衣服外面来了，它们都吃得白白胖胖，一里瓦以外都能瞧见。每当一个虱子爬到衣服上显眼的地方，就会有人对我嘲讽地说：

“小虫子，这可不行，别当着我的面欺侮鹦鹉哥。”

又有人说：

“你瞧，它正在寻找配偶呢。”

还有人说：

“你真有劲啊，瞧你身上背着的小动物多肥胖！”

他们就这样放肆地取笑我。哈努亚里奥身上的虱子也不少，他同样窘得无地自容。

十二点过后，哈努亚里奥对我说道：

“去赌牌吧，我身上连吃饭钱都没有了。你这回可别傻气，应该加紧学习，只要瞅准了时机，就摸它一笔赌注。到时我就说那钱是你的，我可以向所有的神像起誓，说看到你押过那笔钱。不过我得提醒你，摸钱千万别超过两三个雷亚尔，若你一下子闯

了大祸，咱俩就要吃大苦头啦。”

我们进赌场后占了个好位置，赌博便象往常那样越赌越凶。这时我开始盯着赌注，忽儿瞧这个，忽儿瞅那个，心里害怕得一个也不敢去摸。我正想伸手，忽然觉得好象有人在制止我，那人厉声说道：“你想干什么？把钱放下，这不是你的……”当我们要干坏事时，良心确实会这样劝阻我们，暗暗地、十分有效地责备我们，但我们往往不愿听从它的告诫。

那时哈努亚里奥直朝我瞪眼，我觉得他简直气得想把我一口吞掉，若是他的眼睛能象传说中的怪蛇那样喷射毒汁的话，那我就决不会活着离开那张赌桌了。他的眼光特别凶狠阴险，好象必叫别人同他一样沉沦堕落似的，该死的哈努亚里奥当时就是这种恶毒的神情。

我到底屈服于他那上帝般的忿怒了。我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迎合了他的兴趣，这是世上常有之事。那时我已决定等到别人付钱的当儿，用一个比塞塔去混水摸鱼。当那倒霉的赌徒伸手去抓自己的四个雷亚尔时，那笔钱已稳稳地捏在了我的手里了。于是立刻爆发出一阵争吵声：“这钱是我的”，“不，这是我的”，“我的话全是真的”，“我也没半点掺假”。有些人在一旁敲边鼓：“这话说的对”，“我们瞧见那钱就放在这里”，“就在您押注的那儿”。这时恫吓声响成一片，哈努亚里奥便装成见证人的样子拖腔带调对那位丢钱的赌客说道：

“朋友，您别动怒，我瞧见他把钱放到了您这儿，现在那先生只是拿回了自己的钱。您不必疑神疑鬼了，那钱确是他的，是我刚借给他的那笔钱。”

这番话使争吵平息了下来，于是那可怜虫白白失落了他的赌注，而我却平白占有了他的钱。

那时我把钱死死捏在手里，没在任何人那里下注，这并不是我不敢把那四个雷亚尔押出去。你们知道我虽然昏庸无能，但下赌注还是有勇气的，我不是把我母亲的家当全都败个精光了吗？这回我不敢下注是因为害怕万一输了，我就一个子不剩，于是前天那种饥肠辘辘的滋味又会来袭击我，这才是最担心害怕的事情呢。

哈努亚里奥猜着了我的心思，他暗示我放胆下注，因为他觉得准能获得大钱。

这样我就连连加倍下注，当我发觉赢到了十七比索时，我简直把它们当作一笔相当于长子继承的遗产了。这也难怪，因为连着多少日子我一个雷亚尔都没有哇。

我那伙伴还是一个劲地暗示我押注，而我却想拿着钱当场离开，去饭馆了。但哈努亚里奥全没这个意思，他还在那儿见机行事。直到一盘赌注结束，他才向我要了点钱，然后又取出四个比索和一副纸牌，准备做庄家，他吆喝道：

“豁出这笔钱啦！”

那些阔绰的赌客瞧见那笔钱底子太浅，便纷纷散走，但那些穷赌徒却总惦记着能侥倖多赢几盘，即靠“多赌少押”来赢钱。

这样我们的钱数在不断增长，到下午两点钟，那堆钱竟到了七十比索。

这时屋里走进两个十分神气的庄稼汉模样的人，他们口袋都鼓鼓囊囊的，而且一开始就下大注：他们照二十、二十五比索的数目押，但他们转眼全输了。每次我瞧见他们把一迭迭比索作赌注时，我好象浑身的血液在往脚后跟流。我觉得他们只要赢两盘，就会叫我们前功尽弃，输得一个子儿不剩，空喜一场。这实在叫我难受，所以赌徒们常说：惦记着的东西比到了手的东

西还要烦人。

但我察觉那两个家伙手气不济，他们赢了一盘十五至二十比索的赌注，接着又押了四十和五十比索，结果又全输了。这回他们有点慌了，便开始赌得十分小心。

可是结果也同样叫他俩一起输光，其中一个眼瞅他押的最后一盘赌注快要输掉时，偏巧又来了张小牌，于是“同花”对“幺点”，他彻底输了。这时他抽出那四张带人头的大同花，一边把其余的牌都撕个粉碎，一边把那几张同花狠狠地咽进了肚里，就象一个人吃下四块饼干一样。他这样愤愤地发泄了一通，便和他的伙伴一起灰溜溜地离开了赌场。他们羞得就象深红的胭脂虫，额头冒着大颗的汗珠，他们竟歇斯底里到如此程度！

这时哈努亚里奥十分老练地数完三百多比索，便给赌场老板一份报酬，其余的钱就全包在一块手巾里。

有些赌徒输光了钱，便老着脸皮向他要小钱，可他连半个小钱都不给，他说道：

“我输的时候，谁也没给我任何东西，所以我赢了也一个夸尔托都不给。”

我觉得他未免过于心狠，尽管我本人也同样很糟，但这些恻隐之心还总是有的。

我们走上大街，进了附近的一家饭馆，便放开肚皮大吃了一顿。饭毕，我师傅对我说道：

“鹦鹉先生，您觉得如何？您喜欢这个行当吗？您要是先头不下决心摸那笔钱，能有您现在这一百多比索吗？得了，你把钱拿去吧，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那笔钱完全属于你的，上帝保佑你，你可以任意挥霍使用。我想最好咱俩花五十比索办点行头，现在就去商店吧，最好还是去杂货店买点象样的衣裤。人一变

了行头就会过得舒适些，走到哪儿都有人理睬，又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便利。哥儿们，我敢肯定，尽管人们常说‘人不可貌相’①，可我总不明白为什么只要穿得体面些，就不管在世上走到哪里，不管在大街上，在散步时，在走亲访友中，在赌场，在舞会，甚至在教堂寺院都会受人注目和尊重。所以，衣冠楚楚的浪子要比破衣破衫的正派人更受人尊重，咱们也去碰碰运气吧。”

他说完，我便起身接过了那份钱。这笔钱虽比不上哈努亚里奥那份多，但我也十分快活，我觉得好朋友不计较钱物才对。

我们去杂货店买了衬衣、长裤、汗衫、礼服、斗篷、礼帽、围巾、皮鞋，甚至还买了块旧表，或叫破表，但我们还嫌东西太少。

这些东西齐备后，我们便准备找一家客店住下，等日后打听到出租的住宅时再搬家。可是那客店的房间十分简陋，床上竟空无所有，这使我气得直朝哈努亚里奥撇嘴，他对我说：

“先忍着点，过后就应有尽有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在众人面前规矩得体，吃得差点，睡睡板床，这都没人瞧见。你以为那些在大街上衣冠齐整或穿着讲究的人睡的都是好床，吃的都是好饭了吗？哥儿们，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许多人和我们一样，表面堂堂正正，可暗地里却过着难熬的苦日子，这种人叫死要面子的‘伪君子’。”

我连忙点头称是，十分得意自己变得手头阔绰了。有了那笔钱，我就再也不会去住那该死的棚子了。

我们在客店轻松自在地过了一阵，晚上哈努亚里奥没去赌牌，他说该好好庆贺一下，于是我们便去戏院看戏。回来后又舒适地吃了顿晚饭，接着就在那张硬板床上就寝。那床上铺了新、

---

① 西班牙谚语。

旧斗篷，便觉得有些松软适意了。

那晚我睡得象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十分香甜，这真是最确切的比喻。第二天，我们理发，打扫卫生，然后又打扮得笔挺笔直上了大街。

我们为了在熟人面前显威风，便打算到马丁·佩拉约家去串门。当我们找见了那个老熟人马丁时，简直有点不敢相认，原来马丁已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人了。过去马丁和我们一样促狭，而眼前的马丁却十分正派，并是个体面稳重的教士了。

我们进门后，他立即起身相迎，并彬彬有礼地请坐。他说他现在已是助祭，马上准备接受祭司的圣职了。于是我们对他恭贺了一番，哈努亚里奥还想胡闹，这时佩拉约认真地说道：

"上帝保佑，哈努亚里奥先生！难道我们永远是不懂事的孩子吗？这种调皮的玩笑难道不该快快了结吗？当然这要看在什么时候，有时孩子的淘气能使人愉快，青年人的欢闹也令人适意，但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就该有点成年人的严肃和正经了，因为向来的娇纵已把我们惯得够放荡的了。

"我不是长者，即使是长者，也决不会反对开朗欢乐的天性。说实话，我喜欢开朗欢乐的人，人常说：'欢乐的人不会给你悲伤'①，朋友，这话确实不错。我最讨厌那种整天抱怨，忧伤，愁眉苦脸的人。他们象可憎的厌世者那样，狂躁，寡欢，难以相处，他们只配跟熊和老虎呆在一起。

"所以，我爱同识礼、谦虚、文雅和开朗的人交往，在那样的人身边能使我高兴、舒适、留恋不舍，甚至连着好几天、好几个星期都不会生厌。这必须是真正的好人，若那人既痴傻又饶舌、

---

① 墨西哥谚语。

轻狂和滑稽，那还有谁能和他相处呢？

“这种人的天性不是开朗活泼，而是爱耍滑头。他们秉性低劣，习俗粗鄙，说话象吵架，娱乐时又爱恶作剧。可以设想，没有学识的人怎能有开朗识体的好品性呢？相反，他们的促狭往往会损伤别人的荣誉和人格，他们的讥消言词则会刺痛别人的心灵。

“朋友们，为了让你们永远摒弃这种粗鄙的嗜好，再也别去干那些缺德事我才同你们说这些话。比如在圣诞节对青年人开圣周[1]那样的玩笑就与礼不合，美好之夜[2]的锦缎也不能放到十字架上去。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可有些人则对此充耳不闻，并做了许多缺德事。”

佩拉约助祭说完这些，又巧妙地转到了另一个话题。可我的伙伴却瞧出了他的用意，这好比往巧克力茶里倒水，使我的伙伴再也无法忍受他的滔滔议论了，于是我俩便起身告辞，一同离开了他家。

在街上他对我说：

“你觉得那巧伪人怎样？谁不知他那点底细！可现在念了点福音，就自以为变成正经的人了。但狗不啃骨头，才叫破天荒的奇事，这不是一片虚假么！”

我止住了他的话，实在讨厌他老爱评头品足。于是我们又去另外几个哥儿们的家，主人们尽管未留我们用饭，但毕竟是诚心相待了。

---

① 指四旬斋最后一天至耶稣复活节的日子，其中有圣星期四、圣星期五、圣星期六等节日。

② 指圣诞节前夕的那个夜晚。

上午我们忙到十二点才返回客店。我们留出二十五个比索用作零花，然后便一起上了赌场。

在道上我对哈努亚里奥说：

“哥儿们，要是再碰上庄稼人，一盘就会叫咱们输个精光，那就让犹大坑骗了。”

他对我说：“犹大坑不了我们，但愿那些庄稼汉都去才好呢！你以为输赢的把柄在他们手里捏着吗？不，我的小哥儿，在我手里捏着呢。我对他们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玩牌没手气，得不到什么好牌，我最能调理他们了。若他们押的注不多，我就让他们多得点好牌，若他们押下了大注，我叫他们张张牌都晦气，赌牌成性或有点手气的人都有这种本事。”

我问道：“那么赌牌有什么手气呢？”

他说道：

“赌客们所说的手气就是层出不穷的怪事，即用一张‘四’点的牌去吃掉‘贾克’，这就是一桩怪事。接着又用‘七’去吃掉‘王’，这是另一桩怪事。用‘王’去吃‘四个爱司’，这又是一桩，这样连着出十张或二十张小牌，就成了一连串层出不穷的怪事了。那时除了抓大牌，袖子里藏牌，悄悄偷牌，以及其他种种小花招之外，没有任何比这更巧妙可靠的手气了，尽管有时这些招术并不那么灵验。要是被人发现了，就会干等倒霉，所以老话常说：欺软怕硬。除了那些大牌、小牌、单张、对子、同花以及其它一些手气之外，起劲、专注、涎皮赖脸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人们在其它场合往往难以作出的丑态在那时却应有尽有，因此说赌博能使人忘乎所以。

“现在你该明白了，手气无非是运道和招数。前者靠正道庇护，后者使自己更加保险。”

这时我们进了赌场，哈努亚里奥象往常那样选了个位子坐下来，但他只用一个比索去下注。他故意放了点债，说这样钱就会越来越多，这就能在任何时候都不缺钱了。

赌牌结束后，我们归拢手头的小钱，共赢了约十二个比索。这钱数不算多，但我们已十分知足，于是便离开了赌场。

这样约摸半年，我们靠运道和招数，几乎天天进账，尽管有时钱数很少。那时我也入了门，学会了哈努亚里奥教我的所有唬人的招术。我们置了两张床，买了些好衣裤，日子过得象侯爵那样舒适。

于是我一心钻研赌博，别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并感到"人要千锤百炼"这句格言一点不假。在赌场当大伙儿都十分放肆时，至少该锤炼得能自我控制，这是最不易的事情。因为赌博时人人都利欲熏心，只图赢个痛快，于是什么约束都没有了。

有时碰到那种粗鄙野蛮的人才难对付呢。他们往桌上一躺，或放上个礼帽，对最要好的哥儿们都不愿让座。他们抽烟时随意把烟气喷在旁人脸上，并且不管那人多么厉害，他们都敢无理取闹。最气恼的是有人竟为这些家伙捧场，无耻地说"赌博场上人人平等"，这使那些无赖更加肆无忌惮，连平时不爱胡闹的人也跟着起哄了。

出言不逊，信口开河，这表明那人没有教养；胡作非为，骂不绝口，那更说明他没一点灵性了。欺诈说明生性邪恶，狡辩说明存心不善，大胆下注说明贪得无厌，吝啬计较说明困厄拮据，挥霍浪费说明盲目大方，厚颜无耻说明下流透顶，游手好闲……哎，我何必这样自找麻烦呢？赌场真是恶习汇聚、各显神通的好地方。刺头、骗子、无赖、逢迎小人、背弃教会的歹徒、无能的父亲、色情丈夫、孤家寡人、无耻娼妓、泼辣女人，反正各种人物无

奇不有，都各自炫耀着身上的丑恶。他们在赌场输急了眼，再善于装样的人也会跑到街上去出洋相，这就揭穿了他们平时那副体面派头，露出了真实的嘴脸。

赌博时的虚浮做派也令人憎恨，这是赌场时兴的猥亵风气，即对有钱的阔佬甚至给他预留座位。要是他赢了，大伙儿便吹嘘他如何能掐会算，是高明的赌手等等。对那些钱财不多的赌客则想方设法叫他们输钱，或挤掉他们的地盘，叫他们狼狈离去。大伙儿常管这种人叫"木瓜"，即蠢货的意思。

我在赌场学到和看到了所有那些恶习，同时也使我受害无穷。现在我把那些伤心的恶果告诉你们，好使你们免遭不幸。

我的孩子们，你们万万不要成为赌徒，若你们偶尔赌几次，那也应该尽量少押钱，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施展诡计来赢钱。因为赌钱不精明并不失人体面，这比作弊掺假、成为窃贼一样的人总要好得多。

许多人说，赌钱是为了救急，这话很不妥当。一千个抱这种目的进赌场的人有九百九十九个人回家时还是救不了急，或许情况更糟，因为他们把仅有的那点钱财都输光了。若不另找窍门，他们的家准没法维持。

你们也许听说（或将来长大后会听说）许多人是靠赌博来维持生计的，但我认为这不堪一击，至少正如人们说的那样，他们是靠欺诈蒙骗过日子的。他们既是骗子，窃贼，就该被判做苦役，或比马雷达斯和帕雷德斯① 大盗还要判得重一些，因为那样的大盗明火执仗，人们易于提防，可这些人却使人无法防备。

这种人有时确实以赌为生，但规矩的人或有职业、懂得信奉

---

① 当时墨西哥的两个出名盗贼。

上帝的人也想以赌为生，这未免太荒唐了。因为你今日赢了十文钱，明日会输掉二十文钱，这些事我一清二楚，所以也算得上经验之谈。

另一种人，即在墨西哥城以赌为生的人你们听说过没有？……你们该明白这些人都是有钱的阔佬，他们在豪华的殿堂寻欢作乐，从不出力干活，却会靠着做生意或赌博为生。他们把手头的资本分散在各个赌场，然后收取利钱，这叫放赌注。

这种赌法利多弊少，有资本的人往往连连赢利，有时甚至赢得添置汽车，聚敛起大量财富。这后果会怎样呢？会使庄家或帮手尝到了甜头愈益上瘾，变得决不想去干花力气的手艺活，甚至连最合适的公职也不愿去干了。因为那些阔佬先生们的奢侈豪华和随便花钱永远吸引着那些官差和士兵，使他们可望不可即，而有些少爷公子靠着利钱每天有六七个比索或十来个比索的进账，另外还有别的油水，这就更是他们十分眼馋的好生意。

于是许多人典当家产，恳求那些借赌注的先生们多行方便，给自己多借点赌注。这样，那些放债的人就能坐收利钱，并足以靠这些外快维持一个普通家庭的生计了。

这种人算是靠自己的本事和钱财以赌为生的，这我不去反对，但这能有几个人！若细究根本，也同样能把他们当作罪犯，因为一般的赌博是不能掺假的。若不究细节，那不禁要问：赌博是否能当作一种买卖，并成为正当的职业？也许能，也许不能。为何法律要如此严厉地加以禁止呢？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如此众多的富人拼命袒护赌博，并把它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呢？让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假如人们不违反事物的本来规律，赌牌决不会被当作邪恶

的东西遭到禁止，相反会被当作十分正道的东西列入文明的精神美德之列。但人们往往利欲熏心，使赌牌远远超出了娱乐的界限，结果许多人不知不觉毁了自己。这就需要政府人士出面，制定几条规定，并对违反者处以重刑，只有这样才能对那种泛滥成灾的危害加以制止。

要是赌博上有权贵庇护，下有门徒追随，这另当别论，但即使赌博是人人有份的事，也不该把它当作人们的好品质。再说那些赞扬赌博的言词往往牵强附会，它们不仅言之无理，而且还包含一种唯利是图、极端自私的本质。

那么，对赌博奉之若狂，并竭力维护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据考查，原来都是骗赌成性的赖皮、浪子和懒虫（有穷人也有富人）。这样，就有必要让律师来澄清赌博的弊端，即使收到部分效果也十分可贵。

有人说，赌博完全正当，对某些人十分有益，这真是十足的胡话。要明白正当的东西不仅应该有益，而且应该合理，不该被禁止。按这种说法，偷盗、放高利贷、卖淫等也都可以视为正当的了，因为它们对小偷、高利贷者和婊子们各有益处，这真是荒谬绝伦的道理，所以把赌博说成是正当的事情也同样令人不可思议。

须知，这种被某些人夸大了的益处不仅是对许多人的坑蒙拐骗，而且有更大的恶果，这就是给整个社会带来难以弥补的极大危害：

我们先把以赌为生的流氓、骗子和扒手同那些虽不是扒手、但靠赌博发财的人作个统计，然后再把那些从属于赌徒的帮手、下人、招揽赌客、坐收利钱的赌场老板，以及那些不惜一切工本、千方百计扶植和庇护赌博的人加在一起计算，我们会发现有些

人总是进账，另一些人则总是出账；一些人大吃大喝，另一些人却越来越穷，临到末了也没过上他们渴望的吃喝玩乐、任意花钱的好日子。这样，人们对那些危害国家、吸它血的寄生虫就会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时也为他们毁了多少家庭而感到触目惊心了。

要明白这层意思用不着象数学家那样去精确计算，只要上赌场转几次就一目了然。那时你会发觉真正赢大钱的都是那些富裕的庄家，要是你问问那些赌客或小赌徒："你的手气怎样啊？"他们准没一个人说赢钱，绝大部分人都会说输得连衣裤都赔了进去。

由此可见，卷入赌场的人越多，吸取民脂民膏的寄生虫就愈益增加。

我的孩子们，你们该好好记住这些道理，千万不要卷到邪恶的赌场里去。若你们不小心卷了进去，你们就会一辈子悔恨不已，因为人一走上这条歧路，必然灾祸横生。那时即使碰上饥饿、打架、敌视、困厄、诉讼、罚款、坐监、蒙受奇耻大辱等事情，也只好忍住，想法苟且偷生，因为这都是你们自己作的孽。

我同哈努亚里奥在一起明白了所有这些事情，或许看得更透些，因为我们的下场也是输个精光。于是我们变卖衣服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象比尔汉① 的后裔一样开始穷途潦倒了。那时我们费尽心机，结果还是罚钱赔款，甚至又象先前那样困厄拮据，或许还要更糟。因为人们把我们当骗子手和小偷看待，根本不顾我们的脸面，总之处处在提防我们。

这样，为了摆脱逆境，哈努亚里奥又蒙骗了一位庄稼汉，那

① 古希腊著名浪荡子。

人答应借我们一笔钱。哈努亚里奥对那人说他有个好朋友十分机灵，又讲义气，那笔钱就是借给他做庄家用的。那直朴的汉子碍于情面，便答应第二天把钱送来。于是哈努亚里奥把事情经过全告诉了我，并说这回赌牌由我来做庄家。

我们事先商定了怎样迷惑那位庄稼汉，先由哈努亚里奥洗牌，然后设法把这位老兄卖了马借给我的钱全部作赌注一点点输光，因为哈努亚里奥说我十分精明，所以他必然以为我能替他赢钱。那时我们还说事成后，就一起坐地分赃。

我听完一口应承，因为我完全同哈努亚里奥一样是坑蒙拐骗样样都行的老手了。

第二天，哈努亚里奥找到了庄稼汉，那人给了我一百比索，对我说道：

“小当家，留点神，要是赢了，我会加倍报答你。”

我答道：“没错儿，准赢。”

于是我开始按自己的路子和那该死师傅的告诫做庄家了。

不料，没多久钱输光了，因为那卖马的钱我们只拿出十个比索作赌注。这样，我做了四盘庄家，故意把钱让哈努亚里奥摸走，再由另一个哥儿们趁着混乱的当儿悄悄把钱拿出去。

等那哥儿们拿着钱若无其事地出了门，哈努亚里奥暗示我暂且留下迷惑他们。这时那憨厚的庄稼汉对这把戏全无觉察，他根本不知他的钱是怎样被巧妙地骗走了。他只是不停地说：“您瞧，先生，我自个儿玩不上，多可惜！”但那时却有一个人对我和哈努亚里奥十分知底，他觉察了我的所有虚假勾当，便暗暗把事情告诉了那位庄稼汉，因为他也赔进了自己的钱。

于是那庄稼汉怒不可遏，他对我简直不是闹着玩，而是纯粹的报复了。他推说请我吃饭，把我带到一家饭馆，我根本没料到

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只以为他还要重重报偿我呢。这样，骇人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把我关进一间小屋，二话没说，就对我劈头盖脑一顿棒击。他把我一条胳膊打脱了臼，头上打破三处，折伤了几根肋骨。要不是饭店的房客闻声赶来，破门而入把我从那蛮人手中抢救出来，我准写不了这部传记了，因为那恶鬼直想当场置我死地。那时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恢复知觉时的情形究竟如何，请看下章。

第十八章

鹦鹉在医院渐渐苏醒，他对许多事情的抨击；哈努亚里奥的探访；他伤痛痊愈后重新流落街头，并叙述经历的困厄愁苦；他师傅如何唆使他行盗，他拒不从命，以及他俩对行盗生涯的一场争执。

我敢断定，要是那蛮子当场结果了我，他自己也准要大吃苦头，因为法律总要拿他问罪，这毋庸置疑，这种残忍和狠毒的复仇心理实在令人震惊。但反躬自问，在四盘赌注中我把他的钱故意往别人手里送，这种做法同他的残忍狠毒相比恐怕更胜一筹。

他野蛮心狠，我欺心卖主，我们之间的不同点在于：他对我下死手是完全由我激起的，而我行骗时不仅未使他觉察到这是侮辱，反而让他得意地说过后要报答我一番。

所以坦白地说，我那卑鄙勾当远比他的举动更糟糕。要是他当初真的结果了我，我也活该送命，那就会使我不再去坑害和

欺诈任何别人，尤其不会使那些对我有所期望的人痛心疾首了。

我苏醒后，独自沉思默想了近两小时，那时我发觉自己躺在圣哈科梅医院①的病床上，那是人们受了道义的驱策才把我送到那儿去的。

不久，一个公证人同他的助手们来向我了解事情的经过。我在他们跟前显出一副愤怒痛苦的样子，事实上我确实忍受了脱臼和骨折的巨大疼痛，以及治疗时那种无法抵御的痛苦。因为医治十分生硬马虎，就象天地末日马上就要降临了似的。

这样，公证人想让我说实话，便开始责备和吓唬我。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一招实在叫我有口难言，十分内疚，因为他根本不是在同情我。

我终于按他的意愿说了实话，但我设法挑有利的话或至少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的话说。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细述完毕，只略去了遭险后的那段情形。说实话我跟那冤家素昧平生，这辈子和他碰在一起也就那么一回。询问结束了，我十分吃力地在记录上签了字，于是公证人和助手们立即告退了。

我头上的裂口很多，伤得十分厉害，一不留神，血就流得难以止住。这样不停地出血，使我虚脱得时常昏迷过去。多少回人们都以为我命在旦夕，或受了那么严厉的打击，至少把五脏六腑都折腾得够呛了。

人们有了这种估计，就想让牧师快点到场。牧师果真来了，我颤巍巍地作了忏悔，我瞧见他们如此认真地为料理后事着想，真以为自己活不多久了。这样一紧张，使忏悔作得很不满意。你们瞧吧，那阵子我多么匆忙，我没任何准备，又是十分难受的

---

① 这个名字是作者编造的，当时墨西哥并没有这个医院。

当儿，这样作的忏悔能令人满意吗？“强扭的瓜不甜”①，这种忏悔真叫见鬼！忏悔刚完毕，就开始吃圣餐了。这时我头一次亵渎神明，看透了人们对我这样突然遭灾的人做的临终仪式是多么敷衍了事！

做完这通仪式已深夜十一点了，我什么也没吃，简直没一点胃口，更没法好好睡一觉，因为浑身疼得熬不住，几乎没一根骨头完好的了。那时血止住了，一位大夫给我号完脉，让我吃了一匙药，然后又做了些我也莫名其妙的事情，最后他断言我当晚可以脱险了。

这时许多在跟前围着的病人纷纷离去，只剩我一个人了。床边放着一杯流质，还有一壶水，以便需要时可以急用。

那大夫对我作的好诊断使我暗地里快活得合不拢嘴，我自己一遍遍地号着脉，瞧瞧脉象是否虚弱。当我觉得自己比料想的还要弱时，便决定凌晨一点就把那杯流质和一小块面包统统吃进肚去，尽管我十分恶心，但那食物至少能使我增强体质。

我十分吃力地拿起那杯流质，用匙子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终于我把那杯流质全灌进了肚子。

我把自己遭难的原因前前后后反复思量后，觉得还是那庄稼汉有理。无疑，他确实想置我死地，但罪孽的根源却在我身上。我无耻下流，背信弃义，犯了这种罪孽来承受这种报应多么罪有应得！

我这么苦苦地分析了一通，不知何时，终于困得合上了眼。当我被身旁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叹息声惊醒时，隐约听见那可怜虫独自在那里说：“耶稣啊，耶稣，请你对我发点慈悲！”

---

① 墨西哥谚语。

那凄切的场景使我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恐惧和怜悯感，我张大着嗓门，拼命呼喊躺在不远的护士："喂！朋友，快起呀，有人要断气啦。"我连喊四五遍，竟没一个人答应。也许那些家伙没听见喊声，也许他们故意装睡（这很可能）。于是我对他们那种漠然置之的态度十分生气，便顾不得浑身的疼痛，抓起那只水壶就朝他们扔去。可巧那一着扔得真准，满壶的水正好一滴不糟蹋，全洒在了他们身上。

这时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有几个人立即翻身起床，向我猛扑过来，着实把我臭骂了一顿。幸好，我凭着一身的伤痛，不仅使他们不敢动我一下，还竟然毫无惧色，出乎意料地用一种仗义执言的口吻对他们厉声嚷道："你们这些流氓，懒家伙，简直没一点人性！你们一躺下就呼呼大睡，也不知留个人值夜。若病人死到临头，如象那个正在咽气的可怜人，也好叫人快去通知教堂的神父。明日我就把这事告诉医务长，即使不惩罚你们，等到律师先生来了，我也要让他把这件没人性的事情上诉到埃霍莫总督阁下那里，我就说你们全都醉烂如泥。"

那些懒家伙听了我这番恫吓和夸张，一个个惊得呆若木鸡，他们直恳求我别告诉医务长，于是我饶了他们，但要求他们更精心照看那些可怜的病人。大伙儿正说话的当儿，那奄奄一息的可怜虫便咽气了。这时我心里感到一阵难过，因为当大伙儿跑去看他时，他早已灵魂出窍了。

那护士或医务人员瞧见他断了气，就把他从床上象包裹一样扔在地上，然后又几乎是赤身裸体地把他抬到太平间。接着，他们立刻又回来收拾那可怜死者留下的零星遗物。那是一件汗衫，两条又破又脏的粗白布裤衩，一条链环，一串念珠，一盒纸烟，这些恐怕是那可怜虫仅有的东西了。

东西清理完毕，他们便开始分摊那些遗产，一个(共两人)拿了两条裤衩和一串念珠，另一个拿了一件汗衫和一条链环。最后分那盒纸烟时，他们便各不相让地争吵起来，甚至差点动用棍棒。这时一个病人急忙上前劝阻说：那盒纸烟也该两人各分一半，烟盒索性扔掉。

他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便依言而行。接着他们又上床睡觉去了。我暗自咒骂那两个小气家伙没出息，为这点财物竟大动肝火。这样直到凌晨三点时分，我又入了梦乡。我睡得十分香甜，无疑，这显示出我的伤口快要平复了。

翌日，护士们叫醒我，并送来了流质。我的胃口比前天好多了，于是一下子全喝个精光。少顷，一个大夫带着几个实习生前来查房。那间大病房有七十个病人，可大夫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全部查完了，原来他只从每个床位跟前一晃而过就算了事。那大夫对病人号脉时，就象那胳膊是烧红的火炭似的，他刚一摸，就马上放下，接着又对其他病人这么装模作样了一番，然后就按床号开药。比如他对护士吩咐道：一号，放血，二号，同上，三号，照常，四号，灌肠，五号，催汗剂，六号，镇痛药。这样，那次查房没多大工夫就结束了。我说过他们工作十分马虎，所以一开始见我在手术室疼得死去活来，便以为我活不久了，于是把我送到了急诊室，这下子可让我摸到了他们的老底。不错，我的床位是六十号，前天有个害热病的人刚送命，可是那大夫竟全然不知。他走到我跟前，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更别说对我检查了，他只是低头看着那药方和床号，以为我就是那个害热病的人，说道：

“六十号，退烧剂，流质。”

我惊叫道：“退烧剂和流质！圣母玛丽亚！托您的庇护，再大的折磨困苦我也能顶得住！昨日那庄稼汉的棍子差点没叫我

送命，先生们，今儿您们也别想叫我饿死，烧死！”

我这通哀叹使那大夫发觉我并不是那个害热病的人，而是受伤的病人，于是便强作镇静地掩饰他的慌乱，问道：

“那您为何要跑这里来？到您的病房去，快去。”

那次查房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这些病人的安危全被拴到了那些庸医和无能人的手里。约摸十一点光景，我瞧见两个护士走进病房，他们手里各拿一壶清凉饮料，然后挨着床位传给所有的病人喝。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饮料能医治百病吗？我的上帝啊！

不久，一位外科医生和几个助手走了进来，他们很快给我查看了伤情，但下手却很重，简直没一点仁慈的样子。说实话，我连一句道谢话都没说，我的伤口本来已不疼了，叫他们这样一查，反倒又受了许多折磨。

吃饭的时间到了，我很快吃完配给的那点食物，那食物……唉，其数量可想而知。晚饭送来的又是流质，这叫我有苦只能往肚里咽。那时有位可怜病人已命在旦夕，他在三十六号床位上，大伙儿在他床前挂了一尊耶稣像，下面点着一支蜡烛，然后便各自散去睡觉，让他听天由命，默默地一个人死去。

两个月来我瞧着一桩桩几乎难以置信的事从眼前闪过，那真该完全避免才对。

一天，哈努亚里奥披着一件破斗篷，头戴破礼帽，身穿肉皮衬衣[1]和一条又破又脏的短裤，脚登一双比礼帽更破旧寒酸的皮鞋来看望我，那时我已脱离了危险。

我从未瞧见他有那种倒霉相，就象我害了他似的。我吃惊

① 当时江湖上的行话，意即未穿衬衣。

地猜想可能出了大事，所以他才装成这模样逃到我这儿来。很快我的疑虑证实了，他说那是他唯一的一身衣服。那天我遭难后，他总觉得身后有打狗的棍子在朝他袭来，他不敢抬头看人，因为那丢人的丑事已在赌客中不翼而飞，很快大伙儿全知道了。他每到一处，就有人把他当作邪恶的灾星。那天他发觉我不在赌场时，就猜着我一定被那庄稼汉骗走了，于是心里火烧火燎，生怕有个三长两短。他当晚去客店打听情况，才知我受了重伤，这使他大为震惊，知道闯了大祸。他怕被人找去问罪，就立即备上马鞍匆忙逃走。当法警来缉拿他时，他早已离开了墨西哥城。另一个哥儿们也带着钱不知去向，这样，哈努亚里奥白折腾一通，结果连一个子儿都没捞着。但他毫不气馁，徒步去奇拉帕①找那位哥儿们，可是听人说那伙计曾到过那儿，后又离去了，这样哈努亚里奥白跑一趟。这时他凭着一身的机灵劲儿，想去附近的蒂斯特拉碰碰运气，那儿正遇节日。但偏巧当地长官最忌讳赌博，于是只得作罢，他便沿街乞讨回到墨西哥城。进城两天，他得知我还在医院养伤，就立即带着这副倒霉相来看望我了。末了，他盼望我尽快出院，好同他相依为命。

哈努亚里奥不厌其详地对我述说了他的经历，接着我也讲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最后他对我说道：

“哥儿们，有啥法子哟！会享福的人也该会遭罪。你赢了钱会欣欣得意，挨了棍子也该顶得住。干这行当或许一下子春风得意，走上红运，或许马上大难临头，受罪倒霉。我这话全是真情，我都经受过，你不必为这郁郁不乐。你伤情初愈，不必多想，只要明白‘海是永远不会风平浪静的’②就行了。

① 墨西哥城附近的小镇。

② 西班牙谚语。

"要是你出院时没法通知我，你就到那天晚上我们住过的棚子里来找我。眼下我没别的去处，你也恐怕同我一样，你该明白咱俩向来是老朋友。"

哈努亚里奥说完便起身告辞，于是我又自个儿呆在医院。三天过后，我象士兵服役那样，到期就出院了。

大夫说我已彻底痊愈，所以该痛快出院了，但我走道儿还是一瘸一拐，这证明还需治疗一阵，可这有什么法子呢？大夫既然下了逐客令，就得服从，尽管我的肉体会说：伤未痊愈。

我出院后浑身伤痕，瘦弱不堪，该上哪儿去呢？于是我在大街上蹒跚而行，但不知去处。也许我出院时的处境比进院时更糟，因为进院时神志昏迷，出院时又急切匆忙，所以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

这样，我体弱有病，饥火中烧，在日头下不停地徘徊了一上午。要是我师傅哈努亚里奥在身边，定能帮我弄点吃的，他总归比我能干些。

我这么空想了一阵，晌午一点时分，胃里翻腾起来，早晨在医院喝的那点流质早已顶不住了。这时我不由地想起喝流质时看到床前写着的那句小诗：

我只在这里
喝最后一回流质。

当时我根本没有食欲，我前前后后流了许多血，加之医院的治疗又十分差劲，所以虚脱得特别厉害。我深怪自己当初没在医院吃个够，这回却肚子空空，束手无策了。下午三点光景，我脱下上衣，准备典当它。到店铺一估价，只值四个雷亚尔，这多叫人扫兴！店主说那衣服全不中用了，这个价钱已经赏了脸，于

是我只好认可。我拿过钱就去买烟卷，然后到馆子里用餐。

肚子填饱后，我又有点喜孜孜的样儿了。下午我还是在大街上溜达，尽量不想去找我那哥儿们。入夜，钟打过八点，我惊恐地想：要是还在大街上没完没了地游荡，说不定会碰上巡警队或搜查队，那只好去监狱等候天明了。

想到这里，我决定去找那个棚子，尽管它象医院一样使我感到十分厌恶，但急迫中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再次来到那个猪圈般的棚子门口，身边揣着一个半雷亚尔（在道上又花去了半个雷亚尔吃零食）。我没让任何人觉知就溜进了小屋，一眼瞧见了那张赌博的小桌，它是那里的魂灵，但却十恶不赦。

那屋里约有十五六个人，他们都光着身子，几乎没一个白人。他们都是桑博① 或穆拉托，他们常用那副破纸牌赌博，许多人拼命想办法把仅有的那点衣物也拿来作赌注。

那里常发生互相争斗，为一点衣物而争执不休的事。他们要么欠债，要么把东西输个精光，于是有的人就象刚从娘胎里出来一样，除了剩下那块遮羞的破裤衩之外，通身竟没其它衣着。这样那些家伙只得进进出出借别人的毯子裹在身上，并管人家叫自己的“恩人”。

那小地狱里咒骂、淫秽、亵渎神明的事应有尽有，再加上赌博、争斗、酗酒等都聚集在那块窄小的地盘上，简直使人感到乌烟瘴气，十分恶心，这种地方说它是地狱真一点不假。

他们见我走近小桌看他们赌博，就以为我兜里有钱，于是把那条板凳让出有榫的部分给我坐。那部分最硌肉，我坐在那儿简直活受罪。

---

① 指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

我尽管很难受，但还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显得很拘谨。我取出半个雷亚尔的小钱，开始同他们一起赌牌。

转眼这钱输掉了，于是我又取出半个雷亚尔，这回输得更痛快。这时还剩下最后半个雷亚尔，我不敢再赌了，还要留着它交付当晚的住宿费呢。我正想起身退席，那赌场老板发现了我，便问道：

“您来这里找谁？”

我说找堂哈努亚里奥·卡培尼亚（我的同伴的姓名这样称呼）。我话音刚落，他们便哄堂大笑起来，那老板见我被大伙儿笑得十分窘迫，又问我说：

“您是不是找那个调皮的长脚胡安，有天晚上您同他一起来这儿过夜的那个人？”

这话一点不错，于是我立刻点头称是，接着他又对我说：

“朋友，这就对了，那人不是什么‘堂’或‘堂娜’①，至多是个‘堂骗子’，或象我们这样叫‘堂光腚’……”

说话间，外面闯进一个人，大伙儿见到后便连忙同他打诨，对他喊道：“喂，堂哈努亚里奥！喂，堂长脚胡安先生！先生您请过来，您去哪儿了呀！”他们这么七嘴八舌，把我刚才对他的那种称呼使劲取笑了一番。

那时哈努亚里奥没瞧见我，他对那番捉弄摸不着头脑，象傻子一样站着发楞。这时一个光身汉上前解释道：

“有人来这儿打听堂哈努亚里奥·加拉比尼亚骑士或加拉佩尼亚先生呢。”

他一边说，一边朝我眨着眼。

---

① “堂”或“堂娜”在西班牙文里是分别用在成年男女名字前的尊称。

哈努亚里奥一见我，蓦地惊喜起来，一时简直不知该怎样招呼我了。于是他一下子抱住我，说道：

“癞皮鹦鹉，咱们又在一块儿了，这是真的吗？”

那些家伙听见了我的绰号，便又哄笑起来，接着他们就打听这绰号的由来，于是哈努亚里奥一一作了回答。

这样他们开始拿我开心，对我鹦鹉长鹦鹉短地数落了一阵。他们生来卑鄙下流，我尽管被他们取笑得浑身不自在，但还是耐着性子强忍着，就象人们说的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是我和他们硬顶，说不定会吃大亏，因为这种恶作剧是懒散浪荡的人常碰到的事情。

他们见我不仅没恼怒，反而若无其事，便立刻又争着把我当作他们的哥儿们和伙伴了。他们都夸我气质非凡，亲热地用“你”来称呼我。没教养的人常用“你”来称兄道弟，以示亲热，但这常含有蔑视的意味，即使是在正人君子中间也是如此。

你们瞧瞧，我这会儿已入了他们的帮口，成了流氓歹徒集团的成员，醉鬼、赌徒和恶棍的伙伴了。唉，那晚我简直把好父亲的教诲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真叫丢人现眼！

若是母亲瞧见我入了那个帮口（无耻透顶的流氓恶棍集团），瞧见一个庞塞、塔格莱、平托、贝拉斯科、苏马拉卡雷吉斯、本迪布里斯家族的后代落得这个下场，她会说什么呢？她准会气得不知要昏死过去多少回！她会宁肯让我去干最下贱的体力活，也不愿让我整天东游西逛。但母亲们往往固守偏见，她们轻视现实，以为现实的教诲大都不足为训。即使确有恶果，她们也决不会往自己儿子身上去想。这时那小屋里的人都纷纷躺下睡觉了，蒙上帝照应，那晚我总算安稳地睡了一夜。

我在那些家伙中间住了六七天。一天，哈努亚里奥拿走了

我的大氅，我不知有什么名堂，他只给我留下了他的斗篷。下午四时光景他还没回来，我有点急了，生怕他对我使坏心眼儿。果然不出所料，他把那件大氅典当了五个比索。

我愤然道："就值五个比索！我的上帝！"

"那大氅破旧不堪，又是补丁盖补丁，简直连二十个雷亚尔都不值，这回却换了那么多钱，这还不合算吗？

"唉，你真实心眼儿。"他回答说，"我不得已换了五个比索，你就慌张起来，你该明白我是个精明人，是想碰碰……干脆对你实说吧，十五加七得二十二，再加九呢？得三十一，再加十二呢？你瞧，这回我差不多有五十比索了。"

我不解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哈努亚里奥答道："怎么回事？我见了小牌也敢赌，我把所有的钱都押在'三'对'J'的那盘赌博上，结果……"

我冒了一句："结果傻了眼，人家是'J'，于是那钱叫魔鬼给抓走了，不是吗？"

"对，兄弟，这确实不错。但你也该知道那个'三'多让人捉摸不透！它微不足道，牌点小，又是单张，来得又不是时候……

"唉，要是那该死的'三'叫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输光了的话，那就更糟了。"

"该死的是你自己，是你那些'三''四''五''六'，和所有那副纸牌。你害得我竟失去了大氅，这真叫见鬼！你把我那又当褥子又当床，什么都抵得上的唯一心爱的大氅弄丢了，这不是存心跟我作对吗？"

哈努亚里奥说道："你先别急，我这会儿想了个好主意，保证咱们发大财，也许今晚就有这个福气，但你千万别走了风声。眼下咱俩有个斗篷，也就能一起盖着睡个好觉了。"

我问道："什么好主意？"

他把我拉到墙角处说道：

"你想吧，人要是落到我们这般处境必然无所畏惧，什么事都敢去试试，因为谁也不会等着饿死。你该知道这附近有个富裕的寡妇，她身边只有一个女佣作陪。那佣人并不刁钻，我已同她打过交道，可是没问她要东西。但今晚不管那寡妇是否情愿，她必定要作我们的大恩人了。"

我问道："这怎么讲？"

哈努亚里奥答道：

"这一带有个大窃贼叫库拉斯·皮皮洛，是个十分精灵的穆拉托。他特别胆大，又是我的好哥儿们，他已答应今晚十点至十一点光景同我们一起去袭击那个宅子，把两个女人唬住，这样咱们就能把钱财宝物拿个够，反正那寡妇有的是这种东西。

"现在一切都齐备好了，撬锁的钩子也是呱呱叫的。只是我们进去后还缺个在门外放哨的伙伴，这事儿没人比你更合适了。你得鼓起勇气，我刚才不慎丢失了你的大氅，等会儿我用许多钱财来补报你。"

我听完哈努亚里奥的话吓得胆战心惊，简直不能相信竟会有人公开声称愿意行盗。这时，我不仅没赞同，相反竭力劝他打消这个主意。我对他着实评说了一番是非曲直，以及将要招致的危险，再说万一抢劫失手，那就更得倒霉了。

哈努亚里奥静心听完我的话，立即说道：

"你别假仁假义的装成规矩人来教训你师爷了。你瞧，畜生，我早知道偷盗是不义之举，干这样的营生凶多吉少。可你说说，干什么事不担风险呢？去做买卖，就可能蚀本；干庄稼活，遇上了坏天气会把眼看到手的好收成毁于一旦；去念书学习，也许

会成个书呆子或不中用的人；去学手艺活，又可能把好原料糟蹋了，于是只好作假骗人或做个侥幸万一的人；若去官场混事，又可能找不到靠山，终身得不到提拔；若去投军，只怕一上战场就先断送了性命；诸如此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以，若大伙儿都瞻前顾后，那谁也别想发财了，因为谁都不愿担受风险。你刚才的话确实也有道理，我让你干的事儿明摆着不合正道，但你该明白，偷窃不过是把别人舍不得的东西刮去一点。按这个理儿，世界上的小偷就比比皆是了，不同的只是有些人偷得名正言顺，另一些人则没这个本事；有些人明火执仗，另一些人则鬼鬼祟祟；有些人得到法律庇护，另一些人则公开反对法律；有些人不顾生死、冒着刀枪剑戟，另一些人则悠然自得、坐收渔利；总而言之，兄弟，一些人是对神明行盗，另一些人则对凡人行盗，但大伙儿同样都是盗窃。所以你的理由再充足，也不能使我有丝毫动摇，因为大伙儿都在犯罪……

"用笔杆子、瓦拉、台秤、药方、机油、文件等手段来行盗和用撬锁的钩子、绳子和各种万能钥匙来行盗有什么两样呢？没有。坐车子行盗和徒步行盗本没有什么区别，城里的窃贼和山地的盗匪都同样祸国殃民，或许前者还要更凶狠奸诈些。

"这会儿你别对我瞪眼睛，也别尽拿话来噎我。我的那些话并不是说我心甘情愿做个窃贼，而是许多人早已抢在我前面了。他们不仅这样说，而且早已这样去做了。他们也自称是纯洁智慧的人，但在彼得罗·穆里略·贝拉尔德神父① 写的书中却对这种事早已作过描述，听听他在书中第二篇十二章一百七十七节说的话吧。

---

① 墨西哥神父，耶稣会会员。

“那神父写道：‘盗窃的方式、种类、花样和手段是无以数计的，孩童、成人、官差、兵士、商人、裁缝、公证人、法官、律师等都在行盗，即使不是人人行盗，也已到了每个行当的人都不甘示弱的程度了。偷盗这个词不管变换什么方式，什么时态，它还是出不了本身的词义①，不过是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有的拐弯抹角，有的直截了当而已。’神父的话到此暂告一段。

“你觉得这话怎样？既然有那么多窃贼，我算得了什么？什么也算不上，煮豆的大锅决不会因为多了我这颗豆子而訇然炸裂。你知道哪些人最讨厌窃贼和抢劫吗？就是那些同行对手。傻瓜，他们互相妒忌，成了宿世冤家。所以有句谚语说：‘猫儿最怕同类的威胁。’②

“我记不得在哪本书里看到的一段故事了，也许是在《智慧的笑谈》里，或在《西班牙趣闻录》里，反正那故事十分俏皮幽默：据说从前在塞维利亚有个疯子，叫胡安·加西亚，他十分机灵，又有胆识。一次，他瞧见有个窃贼被押上绞架，就突然捧腹大笑起来，于是人们问他为何在如此惨痛的场面高声大笑，他答道：‘我笑的是我看到了大窃贼在给小窃贼上绞刑。’鹦鹉先生，现在您来评评这个理吧。”

我对他说道：“说来道去，反正你决心已定，就不顾一切地找事例来作证，为自己开脱罪责。不过你说的那些话并不假，窃贼确实处处都有，谁能睁着眼说瞎话呢？用各种名义来偷盗的事情自不必说了，最巧妙的倒是那些在法律的庇护下行盗的人。这真可谓高超绝顶，但即使这样也说明不了偷盗是合理的。在许多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中，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断送掉性命，

---

① 指偷盗这一动词不管变成什么时态或人称都离不开其本义。

② 西班牙谚语。

难道这能说明杀人是合理的吗？一件事情干的人多了，就会习惯成自然，但若那事情本身并不合理，就决不该把它归入合法正当之列。

“穆里略神父说的话也帮不了你的忙，因为他的话是高度概括，并不是赞成偷盗。为了让你更加明晓事理，我这会儿也用一个耶稣会信徒写的小故事来回敬你刚才的那番话。这也许对你能有所启发，反正我还是认为尽管行盗的人再多，也不该把偷盗当作合理的事情。你听听下面这段故事吧：

“有个画匠作了一幅画，画面中央是国王，他身边站着一个大臣，大臣说道：‘我为国王效劳，又假国王之名以自重’；旁边有个士兵说：‘我偷别人的东西，但别人也偷我的东西’；再旁边是一个庄稼汉，他说：‘我供养他们吃饭，但又沾他们三人的光’；接下去是一位官差，他说：‘我弄虚作假，但他们四人也在欺骗我’；旁边是个商人，他说：‘我瞧见他们干事情赤裸裸的，于是自己也不顾廉耻了’；旁边一个律师说：‘我曾竭力为他们六人辩护，这等于和他们一样堕落’；再不远处是个大夫，他说：‘我给他们七人治过病，同时也害了自己’；旁边那个牧师说：‘我给这八人赦了罪，自己就十恶不赦’；最后一个魔鬼张开爪子说道：‘我把这九人统统一起带走’。于是他们一个个被锁上链条，一边在策谋如何对付‘不可偷盗’①这条诫律，一边被带进了地狱。那位虔诚、勤奋而又博学的神父胡安·马丁内斯·德拉帕拉②写到这里结束了他的故事。这在他那本伦理录中就能找到，是一七八八年马德里第二十四版二百三十九页四十五节里的一个片断。

“你现在该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尽管你说大伙儿都在行盗。

---

① “十诫”里的一条训谕。

② 西班牙神父，伦理学家。

都在干不义之事，但魔鬼决不会轻饶人，它会把大伙儿都一同送进地狱。所以我实在不乐意和你们一起去干这种事情，请你见谅。”

哈努亚里奥对我说道：“你别太保守了，老实说你根本不是心念纯洁，而是胆小怕事。赌博时你骗人，坑人，摸人赌注，样样都干得毫不逊色，那时怎么没犹豫迟疑呢？你接过那庄稼汉一百比索时怎么没吓得发抖呢？你该明白，这都是变着花样在行盗啊。”

我说道：“这话不错，可是我这么干是受了你的怂恿，要是我自个儿就决没胆量干这种事。我承认这叫行盗，是干了坏事，这种拐骗、欺诈、蒙骗等都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就是说，这都是那些明火执仗的窃贼们才干得出来的事情。哥儿们，我实在不想让你把我当作有德行的人，你该明白我真的心里很怕，我不想让人把我送上绞刑架。”

我俩就这样争辩了许久，结果究竟如何，读了下章你就知道。

第十九章

本书作者叙述他如何被捕，在监狱遇到了一位善人，以及这位善人的遭遇。

我们对那个话题着实议论了一通，我便对哈努亚里奥说：“哥儿们，不管怎么说，要是不去行盗，我干什么都依着你，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这个行当，我还得设法让你也打消这个邪

念。”

哈努亚里奥对我这番好心深表谢意，他说我既然不愿跟他同去，也可以自己留在这儿，但必须严守秘密。因为不管怎样，他今晚一定要设法摆脱经济困境。若事情就象他和皮皮洛想的那样顺当，明儿他就能给我带着大氅回来，那一定比我先前那件要好得多，那时我们就不会这样寒酸穷困了。

于是我答应保证守住秘密，并对他的慷慨施恩作了一番称赞。接着我又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但终归无效，临行前他拥抱了我，往我脖子上挂了一串珠子说道：

“要是有个意外，也许咱俩就再也不能见面了，你把这串念珠带上吧，到时也好作个纪念。”

说完他就同我分手了，只留下我一人在那儿抽泣。说实话，尽管他是个浑小子，可我还是十分爱他。我不知是什么纽带使我俩结下了这种不解之缘，这是从小就产生的一种骨肉般的兄弟情意。

他是我的朋友，他离去后的那个下午我一直郁郁寡欢，不知所措，直怕有什么倒霉事情落到他的头上。晚上九点，我思念之情急切，简直有点不能忍受，于是就象恋人盼望见到情侣似的一个人在街头彷徨，渐渐地我走近了寡妇住的那条街。

我躲在一家门旁，借着街面上暗淡的路灯窥测着动静。约摸十点半左右，我瞧见两个黑影蹑手蹑脚地朝那个宅子跑去，我立刻就认出那是哈努亚里奥和皮皮洛。他们鬼使神差般地撬开了锁头，静悄悄地推开了门。这时我便故意装着去更夫那儿点烟，因为他就坐在拐角处。

我走近他，十分得体地向他问安，他也同样恭敬地答了礼，然后我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那时我想让我的朋友

满载而归，于是就设法稳住更夫。但还未等我同他攀谈，忽听那宅子阳台上的门“砰”的一声被撞开，里边冲出一个女人，无疑，她肯定是寡妇的女佣，她声嘶力竭地拼命喊道：

“更夫先生，警卫先生，抓盗贼呀！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快来救命呀，他们要杀人哪！”

那佣人这么呼喊着，声音越来越急，越来越响。这时更夫立即起身，使劲吹了个口哨，又走到十字路口摇晃了几下提灯，作为叫人的信号，然后对我说道：

“朋友，您帮个忙，拿着我的提灯，咱俩一同去看看。”

我依言拿起提灯，这时他便整了整大衣，又去拿了根木棍，等他磨蹭完毕，窃贼早已逃跑了。皮皮洛带着白礼帽，几乎和我擦肩而过，更夫和我立即拼命追赶（那时我也装着追赶），但还是没追上他。他的脚底就象长了翅膀似的，更夫连声地喊道：“抓住他，抓住他！”可是那几条街夜间十分背静，几乎没人敢帮着截人。

于是皮皮洛便安然脱身了。哈努亚里奥更没担什么风险，他跑进了另一条街口，那儿既没更夫又没任何人和他作对。

这时又跑来了两个更夫，巡逻队也到了现场。那时女佣还在不停地呼喊，央人救命，并说盗贼杀死了她的主人。于是我们赶紧进了屋子。

一进门我们就在过道里撞见了那个佣人，她抽抽搭搭地对大伙儿说：

“啊，先生们！快找神父和大夫，那些歹徒杀死了我的主人。”

这时警长带着两个士兵和更夫们，我也手里拿着提灯一起进了里屋。我们果然发现女主人血迹斑斑地横躺在床上，简直

没一点儿活着的样儿了。

这情景使大家十分吃惊，我更是既恐慌又怜悯。我恐慌的是假如事情败露，哈努亚里奥就会大难临头，怜悯的是那无辜人儿竟惨遭奇祸，因财丧命了。

不一会儿，大夫和忏悔牧师几乎同时赶到，他们是警长在街上听到那女佣呼救后命令一名士兵去召来的。

这时牧师走近床前，他既没碰女主人，也没呼唤她，只是给她作了一通祷告就退到一旁去了。

接着大夫走近跟前，他慧眼独具，一下子就看出那女主人只是失去了知觉，那血也不过是女人月月儿有的毛病。这样大伙儿才松了口气，觉得事情还能挽救，于是让大夫和女佣去照看病人，其余的人都退到了大堂。

经过一番抢救，女主人渐渐苏醒过来。这时警长吩咐佣人查看丢失的东西，她查过后回报说只少了一套女主人用膳的餐具和脖子上挂的珠子。因为一个盗贼把女主人逼到床上后，另一个就忙着装那套餐具，他们顾不得或根本没瞧见那女佣已冲到了阳台上大声呼救起来，这样把盗贼吓得只顾向大街逃去。

那时我手里还提着那盏灯，披着斗篷，敞胸露怀，神情十分严肃。可是那该死的女佣却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打量着我，并盯住不放。我觉察到这些，但并不在乎，总觉得她还不致于坏得叫人不堪设想。

这时警长问她以前是否见过那些盗贼，她答道：

“见过，先生，我认识那个叫哈努亚里奥的先生，他的绰号叫长脚胡安。这事同他准有牵连，这位先生对他一定比我更了解。”

说着她便指了指我，于是我象人们说的那样，立时吓得傻了

眼。警长发觉我惊慌失措，便对我说：

“没错，朋友，那姑娘说的一点不假。您吓得这样面如土色，也许您正在知错认罪吧，您是这条街上的更夫吗？”

我答道：“不是，先生，那姑娘跑上阳台呼喊救命时我正和更夫在一起抽烟，我俩是最先跑来救命的，更夫先生您作个证吧。”

于是更夫立刻为我作了证，但那警长又带着自信的口吻继续说道：

“不错，不错，您和更夫都同样油滑奸诈。更夫？啊！我瞧见多少更夫因为私通窃贼而被绞死啊！要是窃贼没你们帮助，要是你们不喝得烂醉，或呼呼大睡，或擅离职守，就决不会有那么多失盗的事情。”

更夫听了这话乱了手脚，他立即起誓，并让我证实他既没有擅离职守，又没有昏昏大睡。可是那警长却不理这个碴，他又问那姑娘道：

“孩子，你说这人认识那盗贼有什么凭据呢？”

那姑娘说：“啊，先生！有，有！您瞧瞧，这位先生穿的斗篷就是长脚胡安先生的。我记得一点不差，他上店铺或大街时常穿着这斗篷来截我。再有，这位先生戴着的念珠就是我的，昨天那死流氓抓住我硬要抢我身上的衣服和珠子。他想把我关到一间小屋里，可是我却使了个招就脱身了，当时还把衣服都撕破了呢。您大人瞧瞧，我那串珠子落到了他手里，但被挣脱散了。那串念珠杂乱不齐，珠数也有短缺，带子半新不旧，是由四股红绿丝线拧成的。那斗篷的小兜里或许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我的男主人圣安德烈斯·阿维利诺先生，另一张是圣罗萨莉亚。”

那死丫头这样一说，倒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她的话无疑字字真实，那串珠子也是哈努亚里奥给我的，并且还虚情假意地

编造了一通他对我的亲热情意呢。

警长听完立即取过我那串珠子，接着又检查了那只小兜，果然一切都象她说的那样得到了证实。事情已不必再费工夫了，于是他们不由我分辩，就立刻用绳子把我反剪着双手捆绑起来，这时警长对大家说：

“好吧，事情明天就会水落石出。”

这样他们便押着我下了楼，那女佣也下来关门。当她怎么也放不进钥匙时，才发觉那锁头的门板旁还留着那把撬锁钩，于是立即取下交给了警长，我则被押到了巡警总部。

他们把我交给一个卫兵看押后，其余的卫兵也围上来打听我为何被抓，警长说因为谋财害命。这就是说我是个盗贼了，于是那帮人便对我大肆侮辱了一通。他们幸灾乐祸，说这是奸人伏法，好象他们都是十分体面的人似的。押送我的巡警在那儿登记了什么事项，然后准备离去，临行前警长对一个警官说：

“您看着这家伙，他是那案子的罪犯。”

话音刚落，那警官便吩咐给我带上足枷。巡警队离去了，卫兵们又象先前那样各行其是。他们每发现有人走动，便发出“是谁”的口令。我在那儿拼命忍受着足枷的折磨，棍打的疼痛，臭虫虱子的进攻，以及这一突如其来的无穷冤屈。

我究竟如何度过那个夜晚，这可想而知。我整夜没合眼，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和耻辱占据着我的心，它使我吃不想吃，喝不想喝，唯一使我得到安慰的是那点哥儿们的义气。

终于，晓色朦胧，起床号吹响了，那些士兵纷纷起床，象往常那样嘴上骂骂咧咧。提审我的时间一到，他们便把我五花大绑，由两个士兵押着送往监狱的法庭，去受最高长官的审讯。

他们押着我走过一段狭窄的入口，进到一个院子里，然后便

打钟报警。原来这是所有囚犯都要经历的过程，这样典狱长和看守们便知道又来了新的犯人。

果然没多久我听见有人在喊："新犯人到，上楼！"这时看守们都跑来瞧我，命令我走近前去。一个腰间掖着皮鞭的壮夫大概是看守长，他带我上了楼，走进一间长方形的大屋，这时我发现典狱长就坐在一张小桌前。他问我叫什么名，哪儿的人，谁把我逮捕的。我为了不辱没门第，便撒谎说我叫桑丘·佩雷斯，伊斯特兰华卡人，是城防军巡警队把我抓来的。

他们把这次口供一一记在本子上，然后命令退堂。我一下楼，那看守长便问我要两个半雷亚尔的小钱，说这是"牌子"钱，我不明白那套行话，便说我不打算在这儿入任何帮口，所以也不准备买那个"牌子"了。那混帐东西一听，以为这是故意刁难他，便立即给了我一个耳掴子，打得我鲜血直流，并狠狠地对我说道：

"不识抬举的畜生，瞎了你的眼！你瞧瞧谁敢顶撞我，本事再大的人都不敢这样，别说你这黄毛小子。"牌子"钱一定得交，你要是敢不出，就等着倒霉吧，狗东西！"

说完他便扬长而去，把我一人撇在了痛苦的无底深渊。

那院里的囚犯确实不少，有白人，也有混血人。他们有的衣衫单薄破旧，有的十分得体，有的光着身子，有的带着镣铐，大伙儿都那样面如死灰，痛苦忧伤，流露着一种绝望的神情。

尽管如此，他们仿佛又对那种生活满不在乎，他们有的在赌牌，有的带着镣铐在跳舞，有的哼着小曲，有的在缝补袜子，有的在聊天，反正人人都在自寻其乐。几乎只有很少几个爱打听的人围了上来，想探问我入狱的原因。

我跟他们胡诌了一通，于是他们便一哄而散。立时，我图财

害命的名声便在他们中间不翼而飞。

这样就没任何人来同情我了，他们都把打听我被抓的原因当作特大新闻来传说。但天无绝人之路，即使在最险恶的环境下也会遇到好人，你们且听我说下去。

在那些围着我问长问短的囚犯里有个四十开外的白人，他仪表端方，上身穿着衬衣、外罩、深色坎肩，下身是蓝呢长裤，足登矮靿靴子或便靴，头戴宽檐白礼帽。他瞧见别人都撇下了我，便走近我，用一种在那个场合难以想象的亲切口气对我说道：

"朋友，您抽烟吗？"

说着他便递给我一支烟，坐到了我身旁。我接过烟，对他的谦恭举止深表感谢。他执意让我去他的小屋随便用点午饭，于是我又谢过赏，跟他一起朝屋子走去。

我俩进了小屋，他便从墙上取下一只挂着的小盒，拿出一块奶酪和一只面包，放在我手里说：

"这儿条件太差，没什么好东西招待您，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凑合着吃点上帝赐予的可怜食物吧。您不必为这而感谢我，只要领受我的一片心意就成，因为这样款待您也确实够简便失礼的了。"

我不胜惊奇地听着他这番如此彬彬有礼的言谈。乍看起来他十分平易近人，于是我欣喜地对他说：

"先生，我真该对您多多恩谢，这不仅因为您款待了我，而且还为您能在如此困厄的处境下对我倾囊相助。说实话，我真有点诧异，简直不能相信在这样骇人的地方，在这罪恶的深渊里竟会遇到您这样的大好人。"

那好朋友答道：

"监狱确实是囚禁流氓歹徒的地方，但有时那些更为狡诈、

更有势力的恶徒反而凭着这块地方来任意欺压无辜的诚实人。他们给这些人罗织罪名，并且精细险狠、肆无忌禅，甚至把最机警的法官都骗得晕头转向。刚才听了您讲的那些话，我就明白起初我错看了您。”

我问他道：“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他答道：“我刚说过，尽管监狱是用来对付坏人的，但邪恶的人又会使它真假难辨，在许多情况下利用监狱来剥夺那些正直善良人的自由。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因为有时没有真凭实据也能把人逮进监狱。这样，当我看到看守长对您大施淫威时，就感到特别难受。那时我就觉得您一定是个好人，您也许和我一样遭到了冤家的陷害，才被发落到这块倒霉的地方来。可您刚才的话却使我有些惊异，因为您以为监狱里一定都是些无耻的恶棍吧。我想您大概年幼无知，为生活所迫而触犯了刑法，您决不可能心念邪恶，尽管这样，我的孩子，您也别担心我会生气，更别怕我会不爱您和嫌弃您。大丈夫应该疾恶如仇，但对事不对人，所以您去同看守长请示一下，搬到我牢房里来吧。若您有点畏惧，我可以代您去说，然后再去把床搬来，这样不仅我有个伴儿，您也能不受那些囚犯的窝囊气了。他们都是些地痞无赖，没一点德行和教养，他们专爱欺侮生人，捉弄那些新来的伙伴。”

这时我又对他恩谢了一番，说道：

“您真不亏是个慈心侠义的好人，或起码是在我落难时对我倾心相助的恩人。我刚才的论断想来实在羞愧，我以为监狱里不会有好人，并想让您也相信这个道理。可现在您的举动就是个证明，我自己本身也能对那些有关监狱的陈腐概念……”

我朋友急切地问道：“这么说，您被送到这里没犯过任何过失了喽？”

我答道:“似乎没什么过失。”

于是我立即对他一五一十叙述生平奇遇，以及如何不幸入狱。

他专心致志地听完我的故事，立刻对我说:

“朋友，您讲得要言不烦，它一下子证实了我的猜想。我觉得您是个规矩识体的良家子弟，只是不幸祸从天降才被发落到这里来的。按理来说，您既没罪就不该受这种折磨，因为您一没偷盗，二没跟人合伙分赃。啊，朋友！您暗暗为您母亲洒了多少回泪水，您过去的放荡行为也许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对父母不敬会触怒上天，得到报应。您这会儿该认真反悔，该相信神明的上帝，须知即使他惩罚人时，也总不忘给人点教训，使之改邪归正。至于我呢，我已同您说过，您就把我当作朋友看待，您该相信我这些话都是为您能获得益处，同时我也十分乐意为您效劳。”

这时我第三次对他谢了恩，我觉得他不象有些人那样，只是用嘴甜人。这使我愈加感到好奇，想马上弄清他究竟是谁，为何这般和气近情。我心里有了事就搁不住，没过多久我就请他讲讲自己的身世，他欣然应允了，于是便对我说道:

“堂彼得罗先生，您已对我讲述了您的种种遭遇，您对我以诚相见，即使不论礼尚往来，我也十分乐意对您讲讲自己的身世。我的忧伤既未消除，讲出来总归比窝在心里要好些，这谁都明白。在讲正事之前，我先告诉您我叫安东尼奥·桑切斯。我父母都是世家出身，从小规矩体面，他们有一笔不小的财产，若上帝不想让我一出世就受罪的话，那笔财产准会归我享用。我回顾不幸遭遇时从不怨恨自己运道低下，因为谈论上帝时鸣冤叫屈就等于亵渎神明，上帝比我本人还要爱我自己，他总是在

千方百计为我设想。但一谈到我的身世，就只能说我一出世就遭到了不幸，因为我母亲生下我时就不幸去世了。这种刚降生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他们的前程将多么艰辛！碰到了这种厄运该多么倒霉！

“我那好父亲对我十分关怀，他历尽辛劳，担起了母亲的职责，于是我在奶妈、姨娘以及佣人的照料下带着童年天真的稚气度过了幼儿时期。那时我学会了宗教守则，懂得该知礼识体，并且基本能识文断字了。我那好父亲对我从小悉心施教，他那股热忱精心的劲头只有在那些好父亲对长子或独子关怀爱护时才能找得出来。

“十五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学院，在那里我天真愉快地学习了三年。这时他老人家不幸离开了人世，于是我被交托给遗嘱执行人收养。为了先别把使我受苦遭罪的人公之于世，我暂且不说出他的姓名。现在，您可想而知我那监护人是个怎样的人了。他很快把我父亲的财产耗尽后，就一下子把我抛进了贫困的深渊。他觉得我家已再没油水可榨，便悄悄从我家乡奥里萨巴城①逃跑了，那时他根本没想到该把我托给他在墨西哥城的亲戚照管。

“他亲戚得知他只身逃走，并留下了那桩恼人的麻烦事，便来学院终止了我的学业。他把我领到他家，整天叫我饱一顿饿一顿，并声称他家景贫寒，又妻子儿女齐全，他把我接来纯粹出于同情我的遭遇。他还说他没能力长久负担我，所以最好让我自己找亲戚庇护，您看看他做的事情。

“您想想我听了这话该多么丧气。那时我刚满十八岁，入世

① 墨西哥南方的城市。

不深，但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没染上什么恼人的恶习，也没幼稚到天真未泯的程度。我对他说用不了一星期我就会作出抉择，到时再把详情告诉他。

“于是我立即去找我那和善的穷同学帮忙，我述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求他帮我把床、书、披风、制服、钟以及所有那些我认为值钱的物品统统拿去变卖。

“果然，我朋友干得十分出色，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一百多个比索。我付给他一些报酬，然后把大部分钱换成金币，又用零星余款买了件斗篷和一双半旧的靴子。

“一切装束完毕，我便到客店打听顺道去我家乡的过客，幸好很快找到了一个车夫，他去时运些烟卷，回来再捎上烟草。我出了十个比索的价码同他成交后，便决定搭他的马车回家。那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那位监护人的亲戚，他满口赞同，于是我同他全家告辞，又回到了客店，两天后我们便向奥里萨巴城进发了。

“这次旅行我毫无以前度假回家时走这条道的那种适意心情，那时我父亲健在，现在却时过境迁，我只能随遇而安了。

“终于，我一道儿十分顺当地到了家乡。我怕那些富裕的亲戚不给我赏脸，便决定先到我觉得喜欢我的大伯大婶家去呆一阵，他们大概会留我过夜的。

“我居然猜对了，那些可怜人儿一见我便老泪横流，他们对我的不幸灾难比我知道得还早。他们一一拥抱了我，把我拉进里屋对我说，应该把这个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看待。

“我竭力向他们叙礼道谢，并说我很想在店铺、庄园或类似这样的地方找个职业，使我能用自己的汗水自食其力，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那些善良的大伯大婶们听了这话便对我同情怜悯起来，于是我又对他们称谢了一番。

“我在那里呆了七天，那天下午有位素不相识的体面先生来他家串门。我那些大婶们同他挺熟，因为她们见他出门在外，就替他洗洗缝缝的，这就表明关系比较亲近，这时她们问他道：

“‘堂弗朗西斯科先生，您知道这孩子是谁？’她们指了指我。

“那先生说不认识，于是她们便接着说：

“‘他是我们的侄子、您朋友的孩子、我们那位永世长眠的故人堂洛伦索·桑切斯先生的儿子小安东尼奥呀。’

“那先生说道：‘这晦气孩子难道是我朋友的儿子吗？他穿得这么寒碜跑这儿来干什么呢？他不是在学院念书吗？’

“我那大婶们答道：‘不错，先生，因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把他那份遗产全挥霍了，所以这可怜孩子只好来这里谋生，同时也和我们作个伴儿。’

“那先生说：‘那个混帐家伙的举止我已略有所闻，可总不太相信。朋友，他真的什么也没给您留下吗？’

“我答道：‘什么也没有，先生，为了回这儿来，我只得把披风、床、书和其它一些东西都变卖了。’

“堂弗朗西斯科又继续说：‘上帝啊！你这可怜人儿！啊，流氓，监护人这些流氓，他们竟把立嘱人的委托置之脑后，用别人的钱财肥自己的私囊，并把那些可怜的孤儿拒之门外！朋友，你别泄气，你是个诚实孩子，你该明白并不是所有吃饭的人都继承过遗产，再说那些攫取别人财物的盗贼也决不会逃脱绞架的惩罚。他们既然不仁不义，就会象许许多多没心肝的遗嘱执行人那样，肯定不会过上踏实的好日子。现在你告诉我，你会工整地写字吗？’

“我答道：‘先生，您瞧我的字。’说着我便在一张纸上不知写了些什么。

“他一看我的字迹就十分喜欢，并仔细观赏了一番。我既然显露了自己的本事，他便对我说，若我愿意去内地，到他的庄园或店铺去做点事，那么除了吃穿，还能头一年就每月挣十五个比索呢。

“我瞧见老天开了眼，竟有这种好事在等着我，机会实在难得。我既无财产，又无牵挂，于是当即一口应承了下来，并对他和我的大婶们恩谢了一番。

“那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回去，他对我说从今后我的一切由他开销。这样我便同大伯大婶们道别，准备去他家干活。

“临行前我从衣袋里掏出了变卖衣物剩下的四个金币，并把其中三个分给了大婶们，可她们执意不收。我硬要她们接受，说我受了她们的厚待，又没别的东西偿还；再说我本来就该报答她们，眼下正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她们应该领受我的感念之情。

“尽管我说破嘴皮，她们还是不愿接受，这时我主人（该这样称呼他了）说她们应该收下这些钱，因为我在他身边就什么都不会短缺了。

“她们终于拿了钱，于是我们便互相拥抱，挥泪告别，并答应书信往来。翌日，我们离开了奥里萨巴城。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了萨卡特卡斯城①，我主人的家就在那儿。

“我还未进店铺干活，主人便请来了裁缝，十分麻利地给我做了内衣和制服，包括平时穿的便装和体面场合的礼服。他还给我买了床、箱子和其它必需品。

---

① 墨西哥北部的省城名。

“我瞧他这么慷慨大方，心里不免十分惊喜。我觉得他在我身上花的钱同我每月挣十五个比索这个卑微的钱数相比，至少我已预支了四五年的工资。

“他给我安排停当，就把我认作他的义子，并在店铺掌柜的手下当差。

“假如您想让我详尽地述说这位后爹对我的种种恩惠，您就会永远也听不完他的故事。我对他爱得十分真切，他对我也视同亲生。他是个鳏夫，又没有孩子，我同他相处了十二年。我克勤克俭，忠心耿耿，成了他的亲信和耳目。那时我不仅成了店铺掌柜和他的心腹要人，而且他还亲昵地称呼我为‘儿子’，于是我当然把他也当作自己的父亲了。

“但这种舒心的好日子并不长久，终于，我刚刚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又被魔鬼葬送了。

“那时我主人有个十分器重的人经营的大庄园倒闭了，于是我主人便把自己大部分积蓄拿去填补这个损失。但没多久他又害了一场可怕的热病，半个月就一命归天了。那时我悲痛欲绝，终日以泪洗面，最后我终于伤心地继承了主人留下的所有遗产，那笔钱数除去各种开销款项，总共为八千比索。

“于是我打算离开那儿，这样可以免得睹物思人，天天勾起我的愁肠。再说我也该去找我那唯一活在世上的大姉了，并把她接到身边来照顾。

“我定了主意，便把钱存在韦腊克鲁斯城①的银行里，然后带着两个仆人和随身行囊向家乡进发。没几天到了目的地，我租了间房子，里外布置得焕然一新，并立即把我那位好大姉接来

① 墨西哥南方临坎佩切湾的港城。

照应。

“后来我又回到韦腊克鲁斯城，靠着那点资金兴办了旅游业。那生意着实经营得不赖，六年后我积下了两万比索的资本了。

“我的运道似乎总是不能长久如愿，那时我同韦腊克鲁斯城的两名富商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十分希望我去和他们合伙，到‘安菲特里忒’海船上去做笔大买卖。为此他们还特意把加的斯港① 存款的支票拿来给我开眼，并承认那存折的利息暂时不太景气，因为那儿到处都是英国货。那儿的货物吞吐量很大，买卖人对百分之十五的净利都十分眼馋，但这得先拿出钱来承包运送的货物。只是万一货物在道上有个差错，就该承包人冒这个风险了。

“我听了这话有些气馁，可那两个朋友却直给我鼓气。他们说这都在其次，因为一切路子都已打通，只要夜晚找个时机在加的斯港傍岸抛锚，把两只小艇或驳船上的货物卸在那里就成了。

“人一旦利欲熏心就必然唯利是图，那时我和他们紧密配合，我暗暗打算不出两个月就发个利市。

“我决心已定，便千方百计资助合作。我把自己的钱全部交给那两位朋友支配，这样他们就和船主签定了合同，并把我们三人的钱数全归船主去安排。

“那时为了确保这次走私的成功，我们真是煞费苦心。若不是因为有个买主出尔反尔，把这次偷运货物的事情向当地总督告发的话，这事就准保成功。结果叫那家伙一搅，地方当局就事

① 西班牙南方临大西洋的港城。

先作了布置来伏击我们，当我们得知情况不妙时，那批货物早已上了岸，全被当局充公了。

“挽回损失根本无望了，于是我们只得各奔他乡。我是三人中最穷最惨和最倒霉的一个，无疑，也是最贪得无厌的一个。因为我把所有的钱财都押在了这锤子买卖上，所以就必然倾家荡产。

“您想想我多可怜，祸福旦夕，身无分文，转眼把十八年辛苦得来的钱财全都赔了进去。

“那时我差点寻了短见，再说又逢我那可怜的大姉去世，这更叫我痛不欲生了。终于我还是鼓起了勇气，把仅有的那点零碎物品变卖后，又去收了点别人欠下的利钱，这么合起来倒又凑了将近两千比索。于是我重新开张，惨淡经营，心想至多为了维持生计罢了。

“这时（男人们真是癫狂！）我突然想起要结婚，实际上我同哈拉帕[1]附近镇上的一个姑娘早已勾搭上了。那姑娘的脸蛋儿真讨人欢喜，她秀气端庄，心念纯洁，总之她是那种您们墨西哥城里人称之为小妞一类的姑娘。

“我一眼瞧透了她心窝里对我的情分，于是我们便情投意合，愈益恩爱无比了。

“那时她想去墨西哥城旅行一趟，但只是心里在想，嘴上从未说过，因为她总听别人谈起这城市。于是我心领神会，决定立刻为她准备旅游的行装……啊，要是我没领会到这一层该多好！

“我打算为这次旅行花两千三百比索左右，这样我才能同妻

---

① 墨西哥中部省城。

子一起玩个痛快。即三百比索作路费，两千比索用作吃、喝、玩和住宿的开销，期限为一个月。我想只要手里有钱，我妻子对这次旅行准能满意。可是人的判断力往往失之分毫，谬之千里！为了惩罚我的过失，为了考验我妻子是否贞节，上帝早已作好了打算。

“我们在安赫尔饭店住下后，我立即找了裁缝给夫人做礼服。由于做工十分昂贵，所以能短期取货，因为那裁缝的手是依照收钱多少来决定做工快慢的。

“两天后裁缝送来了新装，我夫人穿着十分合身，更显得容光焕发了。因为她不仅脸蛋儿长得美，身条也特别苗条秀丽，她虽是个村姑，但不是那种茅庵草舍里养牛喂猪的粗坯女人。她是哈拉帕地区漂亮而有教养的姑娘，又是一位曾当过三镇联团①统领的乡绅的女儿，这就能使您想象出她那时该多么风流潇洒，或象大家闺秀那样光彩照人。

“果然，我同他一起游玩，跳舞，看戏，下饭馆，我发觉谁见了她都为之倾倒，有些人甚至馋涎欲滴。但是谁会象我这样心思迟钝，既然发现了那些言过其实的夸赞和虚情假意的恭维而毫无防备呢？可我恰恰就是这样，甚至还会去报答那些无耻的勾引呢。这就更加使我身受其害，我只得让她在许多场合百般应酬，让别人奉承她的美貌，嫉妒我的幸福。啊，我这蠢货！竟会不明白漂亮的女人将激起男人强烈的贪欲之情，这时女人的贞操往往会几经周折，蒙受奇险，更恼人的是……”

这时我朋友突然停嘴收口，忽听门外有人在喊：

“新来的那个家伙出来！桑丘·佩雷斯出来，你这刁小子，

---

① 那时当地的治安机关。

狗东西……”

我朋友一听便知是在叫我，于是我们只好暂且中断了那个有趣的故事。

第二十章

鹦鹉同公证人发生的事，以及堂安东尼奥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我撇下同我朋友的长谈，立即走出去瞧个究竟。一上楼，我就瞧见了一个哭丧着脸的蛮子、穆拉托人、替狱警传话的报子那副奇丑无比的鬼模样（这家伙是专管叫人的囚犯）。他把我领到典狱长那间大厅或大屋子里，但并没把我马上引到长官的桌前，而是让我站到一个紫脸膛汉子的跟前。那人身材粗壮，目光阴鸷，样子十分可怕。

我们一到那儿，那蛮子便对我说：

“这就是让您来这儿的公证人先生。”

这时那公证人转过脸，冷冷地睨了我一眼，说道：

“在这里等着。”

报子走后，我离开那张桌子稍远了点儿，低声下气地等着公证人对一位可怜的印第安人的审问。

那可怜虫被带走后，他开始审讯我。他让我先划了十字，并问我是否懂得什么叫起誓。他说起誓就是绝对不说一句谎话，更不能食言，而是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问什么就说什么，即使说了会立刻被推上绞架也得句句都说实话。接着他便问我是否愿

意这样起誓，我当即表示愿意，于是他就用一种教皇般严厉的口吻说：

“你若能这样做，上帝就会保佑你，否则就要指控你。”

他一本正经地说完之后，便问我是哪儿人，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多大年纪，有何职业，干得怎样，从哪儿来这里等等。我被他问得烦躁不堪，以为他真要连我小时候用的尿布是什么颜色都会一一细究似的。

他这么拉拉杂杂地问我，绕了个大圈子后，终于把问题落到了要点上。他问那女佣的珠子是怎样到了我的手里，还问我同哈努亚里奥的交情究竟有多深，在赌场认识的熟人有多少，等等，这又使我觉得过于琐碎无聊。

他们就这样记录了两张纸，让我签名后，便把我押回牢房。

我十分轻松地下了楼，一心想再去听我朋友讲述自己的遭遇。这时他正躺在床上看书，以此打发时间。

他一见我，便合上书，坐在床上问我事情经过如何。我说不好不坏，因为那公证人只是一个劲地问了我许多鸡零狗碎的事情，记录了整整两大张纸，然后让我签了名。这些毕后，我就立即回来听您的有趣故事了。

他十分稳重地对我说道：

“他们对您的那些审问叫做初步预审，您该牢牢记住您说过的话，别等下次正式审讯时前后矛盾，自打嘴巴。这是顶重要的事情，犯人最后命运的好坏往往都在此一举。”

圣母啊！这一着真叫狠毒无耻！我不禁喃喃自语道。因为他们这次东拉西扯地问了我一大通，我都随问随答，毫无准备，过后谁还能记住那些说过的话呢？再说从今后谁知何时开始那次正式的审讯呢？

堂安东尼奥说："这段时间一定会拖得很长，因为这次盗窃没摸着大钱，也没引起大的骚乱，所以这事就会被长久搁置起来。法官一般都乐意处理这种事，既省心又不费脑子，犯人一落网，就什么事情都了结了，他们就可以爱什么时候处理就什么时候处理。所以您的正式审讯恐怕从今天算起，要三个月过后才能轮到呢。"

我说道："这真叫人哭笑不得，第一，他们平白拖延时日，让我在这鬼地方活受罪。第二，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自然十分容易把初审时说过的话忘掉。"

我朋友答道："说到拖延时日，这还算不上长久，三个月恐怕还少说了呢。那只是您这案子的第二个步骤，但……"

我插话说："请您见谅，第二个步骤是什么意思？难道那还不是最后一道手续，证明我清白无辜，从此放我出狱吗？"

我朋友对我的直爽噗哧一笑，说道：

"您这回真是漏了馅儿，看来您从未见过那些头等下流的事情！是啊，您恐怕是头一回蹲监狱喽，也从没和当过囚犯的人打过交道吧。"

我答道："说的对，我向来只和不太坏的人交往，他们是否被抓过我全然不知，所以这回把我难住了。可是，为何我的案子会审的这么慢，要拖三个月呢？"

我朋友说道："对啊，朋友，案子的脚就象灌了铅一样走起来十分缓慢（尽管案子并不惊人、紧迫或引起动乱）。难道您没听过这儿流行的一句俏皮话，说犯人只要一下监，确定有罪没罪得一个月，有点小罪得一年，有了稍大点的罪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出狱的日期了吗？这样，您就会明白为何大伙儿都在这儿无休无止地拖延时日的原因了。"

我问道："要是最后无罪呢？"

他答道："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即使您无罪（因为您既拿不出钱去促使他们加快审理案子，又没法证实自己确实无罪），他们也不会让您痛快了事，他们会不慌不忙地拖延时日。"

我骇然道："这真是太不公平了！那些法官都是些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暴君。因为监狱不仅没有镇压罪犯，相反却成了他们的庇护所了，而对那些清白无辜的人则百般刁难，使他们长久得不到自由。"

我朋友道："您说的对，剥夺自由是最大的不义。有了这种不义，再加上监狱的肆虐行径，就更使人感到可怕了。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应该立下一种法令，规定在哪种情况下和在哪些人中间可以用付税和付款的手段来避免那种可怕的折磨。但您该明白，延审案子的罪责并不在法官身上，那些可怜的囚徒为此而遭受的无穷折磨也不能全部归咎于法官的责任，因为监狱里的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罪责全在于那些公证人身上，他们常常无事生非，或了无尽期地拖延案子。我同您说过，审理案子为何如此迟缓，就是因为他们向来很少往上提交案情。"

我说道："这就是说，公证人大部分是受贿赂的，哪个案子油水大，他们就卖点劲，办得也快些，若没有油水，他们就决不会给你好好儿去办的。"

我朋友答道："至少我也是这么想的，要是我没听到周围这么多可怜人整天怨声载道，诉说他们如何被搁置拖延了这么些日子，我就决不会这样唠叨的。堂彼得罗先生，公证人操纵着囚徒的生杀大权，假如他们网开一面，案子就会从轻处理，反之则越判越重。这种缺德事几乎人人明白，甚至连孩子们也常说：'一切全在于公证人'。成年人触犯了刑法，尤其是犯了大案子，

若有公证人在自己一边帮忙，那就决不用慌忙着急了。”

我说道：“这么说公证人最容易蒙骗法官喽？”

他答道：“十分容易。因为执法长官或法官的一切职权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他们是利用法官对他们的信任来滥用职权的。

“您别以为这话扯得过远，要是您能允许，我就跟您讲讲这事的来龙去脉，我能为这事作证，或起码能作一半的见证。但要是您把这话传给了那些不象我这么谨慎的囚徒之后，他们就会添油加醋到处乱说，结果会把事情弄糟。

“遗憾的是那些受贿的腐败公证人恰恰就是最假冒为善、最懂得如何骗取法官信任和宽容的家伙。他们仗着玩弄阴谋来肆意作孽，使邪恶的心念愈益膨胀。

“我觉得对于那些天生的孬种来说，他们本身的粗鄙无礼就够糟糕的了，那么他们又是凭着什么手法来迷惑别人的呢？因为连最正直廉洁的法官也会受到他们的愚弄，难道那些法官能光凭公证人递送的证词来确定某人是否有罪吗？可是往往在送证词时，那些公证人又何曾不是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任意增添或删改供词的呢？于是法官便听信了公证人的证词，案子也当然按照公证人的意愿去从轻或从严处理了。

“这种情况不仅在村镇司空见惯，甚至在城市也比比皆是，尤其在处理那些还未调查清楚的刑事案子时更是如此。比如有人犯了赌博、偷东西、酗酒、目无法纪等小罪过，又有人犯了杀人、大肆盗窃、亵渎神明等大罪过，这时法官就不该只从公证人一方偏听偏信，而应该亲审证词、口供，并作对质以及其它一些必要的程序。”

我说道：“先生，说实话，我听了这些十分气馁，因为我的案

子就是那种全凭公证人一纸证词就能定罪的讼案，再说眼下我又没钱财去走门路。总之，您说的那些话我丝毫没有疑虑。”

他答道：“您用不着怀疑，若这儿找不到人证实我的话，我自个儿本身就能作证。是啊，朋友，我因为遭到了恶毒的诬陷，已被关在监狱里两年了。我那冤家若不是贿赂和买通了公证人，他就决不能那样起劲地陷害我。”

我说道：“现在您该继续讲您的那些遭遇了，要是我没记错，上次您正讲到您十分得意地陪着夫人在墨西哥城交际和游览呢。”

堂安东尼奥说道：“不错，这种愚蠢的得意过后就是一连串无穷的烦恼了。我夫人舞技娴熟，她甚至还能跳摇摆舞，但她不追求时髦，而只是纯粹的爱好。那时我总想让她什么都拔尖，好在舞场上别让人瞧出她对时兴的舞步只是个一知半解。于是我请了个好老师经常教她练舞，使她长进很快，没多久她已出类拔萃，即使跟剧院最优秀的舞蹈演员相比也不差上下。她风流大方，聪明伶俐，又靠着她那点天生的美色作底子，使她愈益引人注目了。每到一处，总有人前来奉承和赞赏她。

“那时我简直被她的天姿国色弄得神魂颠倒，以为尽管大伙儿都嫉妒我，但谁也不敢把她从我身边拐走。我甚至相信她自己的贞节和德行足以嘲弄所有情敌的一切挑衅。

“我这么想着，于是就不管哪儿有邀请，都带着她去赴约，那儿乎全是墨西哥城最上等的舞会。在那些社交场里，我们受到多少殷勤热烈的礼遇！他们给我提供过多少报酬优厚、职业舒适的好缺份！多少人对我惠予庇护，送礼拜会！而我竟如此一筹莫展，稀里糊涂，以为所有那些敬慕除了对我表示尊重和钦佩，还能有别的什么意图呢？啊！‘鞍子上的东西没放正，就是用

最好的驴子去驮也十分吃劲。'①

"一天晚上，有位贵妇人过生日，她便邀我妻子去她家跳舞，我照例象往常那样十分高兴地同她一起去赴约。我夫人头一个上场跳舞，那是一个既富裕又高贵的人邀请她的（那人虽说高贵，但没有德行），人们都叫他的头衔'T侯爵'。这位先生一见我夫人就癫狂起来，但他十分善于伪装自己的那股疯劲儿。

"那天我和我夫人是舞场的新人，那先生早就打听清楚了我们是谁，哪儿的人，现状怎样，以及所有那些他能探听到的情况。他跳完舞便跑来和我坐在一起，彬彬有礼地开始同我聊天。我们谈了一会儿，最后拐弯抹角地提到经商，以及如何发财致富。

"说着说着，我便同他讲了自己怎样上回经商破了产，被没收了所有的钱财。他听了显得十分难过，对我的不幸深表惋惜，尤其听到我最终变得经济拮据时更加焦急万分，终于他忍不住地问我道：

"'您既然如此缺钱，那么眼下的旅行怎么办呢？'

"我答道：

"'我想过半个月就回哈拉帕，现在一切花费都按照手头那点钱来计算，反正只要花点吃住的钱就成了。过后我把夫人留在她母亲家，自己再去继续经营旅游业。'

"侯爵说道：'朋友，您这就十分费劲了。我觉得您即使干得再卖劲，也不会成个暴发户，因为底子太薄，就决不会有多少利钱。您除了要拿出本钱，还得养家活口，您拼了老命恐怕也攒不了一万个比索，更别说靠着那点钱吃喝玩乐了。'

"我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为了有吃有穿，就得多卖

① 西班牙谚语。

点劲。反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侯爵说：‘是呀，但诚实的人若是突然碰上好运气，总不该置之不理，更不该嗤之以鼻吧。’

“我说道：‘也许我不会有这种好运气。’

“侯爵道：‘要是您真的碰上了，您接受不接受？’

“我答道：‘说实话，先生，谁会那么痴傻，把大好运气送到我头上来。’

“他又说道：‘那么好吧，朋友，您该高兴起来，您现在的处境和您遭受的不幸都使我十分同情。您生来就该成个富人，可命运对好人却总是那么残酷。您该明白，我的同情决不是光用嘴说，我一直在暗地里关心着您。我是个富人……反正我诚心想帮您的忙，您住哪儿？’

“我答道：‘客店。’

“他继续说：‘好吧，明天十一二点钟您等着我，请您相信我决不会失约，您还看不出来吗？’

“我说道：‘是的，先生，我只想为您效劳。’

“他又说道：‘我是您的朋友T侯爵，我有财产，可以用来救济您。’

“我对他依礼道谢后，说道：‘若是您大人来我这里有伤体面，我愿意听您的吩咐，亲自登门拜访。’

“他答道：‘不，不，我向来爱去贫家寒舍串门，再说经常散步于身体有益，我也该这样走走。’

“说话间，一些人又重新开始跳起对舞。当人们也邀请侯爵时，他却站起来想去找我夫人作伴，这时另一个军官也正想请我夫人跳舞。您猜猜他俩谁能赢得这个舞伴呢？他们竟互相争辩起来，谁都不甘示弱。他们竭力驳斥对方，谁都想为自己争面

子，免得在众目睽睽下威风扫地。他俩这么越吵越凶，甚至破口大骂起来。要不是女人们惊恐万状，以及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居间斡旋，他们准会动拳头挥胳膊断打成一团，但他们的太太们却站在一旁早已跃跃欲试了。

“终于，他们的争吵平息了下来，结果是不偏不倚，两人谁都不能同我夫人跳舞，这样他俩才算咽下了这口气。那时大伙儿都闷闷不乐，我更是老羞成怒，那两个角逐者竟如此可笑，就象在拼命争夺一件该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似的。

“这时侯爵大声对我说道：‘走吧，堂安东尼奥。’我瞧见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觉得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便和夫人一起跟着他离开了舞场。不用说，背地里大伙儿一定指着我们后脊梁骂了个痛快。

“我们上了大街，侯爵执意要我们坐他的车，并吩咐把我们送往饭馆。

“我和妻子都认为这事不妥当，但他却非要请我妻子吃点东西不可，并说当晚若我们还有兴致，他马上就能再去找个舞会。即使找不到，就在他家也能举办。我们谢了他的好心，劝告他不必如此费心，因为时候已不早了。

“不一会儿我们到了饭馆，侯爵吩咐按上宾款待，于是没多大工夫，一桌菜餚已经摆上。那筵席虽然丰盛，却觉得并不可口。尽管只有三个人，但侯爵也花了两个金币，使那店老板大赚了一笔。

“我们走出饭馆，打算同侯爵分手，但他还是不同意，他又用车子把我们送到客店才返转回家。

“那时我有个忠心的仆人叫多明戈，在这故事里也算得上一个角色。那晚回去时他还在等候我们。

“我们既已吃了晚饭，回去后便打算休息。那时我有些惴惴不安，总在寻思那侯爵为何对我们如此看重。我夫人觉察到了我的苦衷，便开导我似的把前前后后同侯爵的经历都对我述说了一遍。她没有任何顾虑，反而十分欣喜，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不相信那侯爵关心我们是为了破坏她的贞节和我的荣誉。

“世上有许多象他这样的庇护人，他们不舍得给人半个雷亚尔，也从不用自己的钱财去济贫救困，但舍得在自己乐意的事情上花钱。那时我没多想，便上了床，并一觉睡到了天亮。

“翌日，侯爵踩着钟点到了我家。那天正好是国王的生日，所以我那保护人特意坐着新的马车，并打扮得十分体面。

“他热情地同我们叙过礼，又说了几句昨晚那件晦气事，接着便对我说：

“‘朋友，我践诺而来，为了让您信得过我。我T侯爵说话算数，说了就做，这好比拿着经书在神前许愿一样。朋友，我准备给您办一批价值一万比索的各种货物，您可以用它们到圣胡安·德洛斯拉戈斯市场① 去赚点钱，并且获得的利钱全都归您。您就放手干吧，您觉得如何？’

“我对他的慷慨豪爽立即深表感谢，并答应不出半个月，等领了账单后马上向圣胡安进发。

“侯爵问道：‘为何要拖延这么久呢？’

“我说我打算先把夫人送到她母亲那儿去，因为墨西哥城没有一处可靠的地方。再说要是让她自己留在这儿，身边再找个仆人陪伴，这恐怕也不太合适。

“侯爵道：‘这法子太好了，但头一种办法也行，我一心想帮

① 墨西哥哈利斯科地区的贸易点。

您的忙，这并不是有了钱没处花。我的钱财可以任您使用，这毋庸置疑。您合计一下，找骡子和车夫，领账单和作其它一些准备，最好别超过六天。再说您去那儿的路程也至少得用十二天，集市贸易可不会延期，不知您是否决定前往。您既然想去，就不该拖延，最好立即装束就道，这样才能事事挤在前头，获得最优厚的益处。这只是我的主意，我并不是说您犹犹豫豫，坐失良机。现在我先离开一会儿，一小时过后再回来，您可以用这段时间好好作个决定，回头再来告诉我，这样我也能考虑如何再替您出主意。'

"他说完这些便独自离去了。

"谁能料到侯爵表面对我是否离开墨西哥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实际上正在千方百计设法逼迫我出走呢？啊，天有不测风云，正人君子为了自己的体面得经受多大的风险！

"这时我和夫人对面临的抉择都感到茫无所措，一方面我觉得若把眼前这个好机会白白放过，那就这辈子恐怕决不会再遇上这种好事了。再一方面我不知对我夫人该怎么办，也不知该把她留在哪儿，因为在墨西哥城确实没一个可靠的安身之处。

"我们正万般无奈，十分焦急的当儿，侯爵办完事回来了。他进屋坐定后，便对我说道：

"'怎么样，你们有何打算？'

"我装出一副既十分感激又一时难以作出决断的样子对他说，事情就难在不知该把我夫人留在哪儿。他听了这话，非常伪善地说：

"'是呀，象您这样的正直人从不会轻举妄动，这无可厚非。诚然，您要远离您的好妻子，这确实该三思而行。您一旦决定这样做了，就该设法把她留在靠得住的人家里。这并非您夫人不

懂得在外头该规矩守节，而是总有那种混帐家伙见了势孤力单的美貌女人会邪念顿起。这时她就会受到各种引诱，反正自不必说，夫人，请您原谅，女人的心并不是攻不破的，谁也保不住她不会投入别人的怀抱。好花园需要篱墙护卫和园丁看守，难道在墨西哥城这块流氓歹徒横行的地方……所以我非常赏识您办事有主意，自然我也是头一个处处替您着想的人，这是我眼下帮助您的唯一办法。上帝会让我帮您排忧解难，也许……不，朋友，不，别的东西可以失去，荣誉却不能丢失。'

"侯爵的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我和夫人本想快点发财，这回眼看大好机会就要成为泡影，不免感到有些惋惜。啊，该死的钱财，你使多少可怜人遭受凶险！

"我那假装好心的庇护人十分油滑，他瞧见我们脸色忧郁，便立刻知道他的鬼主意有了效应，因为他是瞧准了我妻子的爽直单纯才敢这样来试探的。

"我妻子觉得她自己尽管没有过失，但却妨碍了我的前程，也感到心里苦闷，她对我说：

"'你瞧，安东尼奥，你之所以对这位先生的帮助迟疑不决，就是因为心里老放不下我。但这个难题也十分好解决，我可以和你同去，我能骑着马走……'

"侯爵说道：'不，不，这根本不行，这多不成体统！我怎能让您长途跋涉以致闹出病来呢？这有碍堂安东尼奥先生的体面，他也决不会赞同这样去做，您难道不明白大丈夫不辞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夫人能舒适自在吗？难道他能让您一道儿头顶烈日，夜不成眠，不仅吃得糟糕，还得忍受无穷的困苦和忧愁吗？不能，夫人，决不能往那儿去想。我这会儿倒有个好法子，准保你们都能赞同，并且过后也决不会感到懊悔。'

“我们又急又傻，立即求他当面指教，侯爵没等再请，便说道：

“‘先生，我有个姨妈，她不仅人品正直，而且简直象个圣人。她孤独清闲，是圣芳济各教派的信徒，又是终身信奉圣人和仇视恶徒的正直人。她常常祈祷，又十分细心，每隔两天就去忏悔一次。她的家简直是个修道院，哎哟，我说些什么呀！她家简直比修道院还要严格。据说她家几乎没有客人去串门，连象她那样的老人也不常去，所以那些邪恶的人就更别想踏进她家的大门了。一到黄昏，那门早早上了锁，钥匙藏在枕头底下。她出门最远只到教堂，再就是星期天去医院慰问病人。总之，她起居有节，日子过得最规矩不过了，她的家对最严格的修道院来说也可充效法的楷模。

“‘可是，夫人，您别为此而瞎多心，以为她是个阴森无情的老人，绝对不是。她最温存和蔼，说话优雅风趣，谁见了她都有股说不出的快意。

“‘总之，假如您去过两三个月这种幽隐的日子，同时让您丈夫在外放心经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我妻子原来正象侯爵说的那样，也是在幽静的环境里长大的，她跟从我之后才改变了生活方式。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说，她参加舞会和到处游玩是因为有我在身边陪伴才去的，但她向来喜欢从前那种幽静的环境，所以现在既然有这样的地方，她很乐意留下，唯一抱憾的是我不在她身边。我瞧见她如此识体知礼，便欣然同意了侯爵的这个建议。我对他谢过恩，想到我的打算又有了希望，再说夫人也深明大义，心里直感到一阵愉快。

“侯爵说他能为我们帮了忙也很高兴，他走时说明天再来，一方面同我一起去商店办理那张运货账单，另一方面还得把我

们领到他那位好姨妈家去认个门。

"那天我和夫人都感到十分高兴，一时竟幻想起许多未来的美景，似乎我们真的马上就要进入仙境一般。

"翌日，侯爵一早到了客店，他让我坐上车，把我带到商店取那张运货账单，并按我具体需要的数目取钱。他作为委托人，不过是为我作个证明，这样就能把那张提货账单转到我的名下来了。

"那店老板对侯爵的话唯命是从，他立刻对我也毕恭毕敬起来，临别时对我更是比来时不知亲热多少倍。但我心里明白，他对我绝无多少情分，不过是看在那笔价值计万的巨款上罢了。

"事毕，我们回到了客店。侯爵让我夫人换上礼服后，我们又一同去查布尔特佩克① 美美地用了一顿午餐。

"那天整个上午我们都在欢快地游玩，行迹远至风光绮丽的大森林里。午后，约摸四时许，我们回了城，直接到他姨妈那儿落脚。

"一下车，侯爵便走在前头。他按过门铃，一个女佣便下楼来问是谁，侯爵立即通报了姓名。

"那女佣说：'那么我去告诉女主人，要是她没有亲自从楼上观察过，她是决不让任何男人进门的，您请稍候。'

"果然我们等了许久，一刻钟过后，我们都有点失望了，忽听外屋楼上的小窗吱扭一声开了点缝，我们立即抬头观望，只见一个包着头巾、戴着眼镜的老人正在细细打量我们，接着她又盘问我们是什么人。

"侯爵略带恼怒地说：

"'我的姨妈，是我呀，米盖尔，还不快开门？'

① 这是墨西哥城外的游乐场地，附近有森林和殖民时期建造的宫殿。

“这时那老妇人说道：

“‘啊，没错，是小米盖尔，我认出来了，我的宝贝，这就来开门。可是孩子，那同你一起来的先生是谁？’

“侯爵说：‘嗳呀，真见鬼！我还能同不三不四的人一起来吗？’

“老妇人说：‘得了，得了，你别发火，这就开门。’

“于是她关上了小窗，侯爵对我们说：

“‘您们觉得怎样？瞧那门禁多么森严了吧！可您别担心，夫人，“狮子并不象人说的那么可怕。①”’

“正说着，那女佣来开了门。我们上楼后，那姨妈已在里屋迎候我们了。她身穿蓝色上衣，扎着修女头巾，戴着眼镜，蒙着面纱，手里拿着大串念珠。那时我以为会受到这位好妇人的无穷恩典，所以把她的形象记得如此清楚。

“她对我们亲热地问了安，还不胜喜悦地拥抱了我的妻子，并且不停地说：‘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好象她们是一对久违了的老朋友似的。进屋后没多久，女佣送来了喷香的巧克力茶。

“这时侯爵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我们来此的目的，是想问问能否把我夫人留在她家住一阵。他姨妈立刻说这再好不过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不能经常去外边散步游玩，因为这会使灵魂堕落。接着她又对贞节、丑恶、谦恭、死亡、永生等话题足足谈了半个小时。她旁征博引，议论不休，使我那天真的夫人越来越对她感到欢喜，并把她当作心地善良的老人。

“因为搬入那个小修道院的日子还得过几天，所以那姨妈对我们说：

---

① 西班牙谚语。

“‘我的外甥，您这位先生，你们来瞧瞧这小宅子吧，我的新信徒您也来看看是否喜欢这个修道院。’

“我们依了她的话进了那个宅子，我妻子瞧见屋里清洁新奇，便感到十分满意。特别是那些玻璃器皿，鸟笼里的各种小鸟，以及花盆等更使她喜不自胜。

“下午一晃而过，分手时我夫人同姨妈依依难舍。

“我们仍返回客店，侯爵也回了他的家。过了六天，我收到了运货账单，备齐了骡子，并作好了一切旅行的准备。在这期间，我那保护人对我妻子关怀备至，他常同她一起去散步，并说他必须使新修女心情舒畅。

“说实话我瞧见侯爵同她那么亲近着实有些吃醋，可是想到她同我情深义重，从来守节识体，便又有了安慰，并把自己的疑心也直接向她倾谈。于是她劝我全不必这样，一方面她爱我真切，即使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堆在她面前也不会做出伤我体面的事情；另一方面侯爵又是顶顶体面的正人君子，再说即使他同她一起外出游玩，又有女仆在车里作陪，他决无半点轻率无礼之处，反而总是待她彬彬有礼。她这番话终于使我定了心，于是决定择个好日子动身离城。

“一天，我对侯爵说现在已万事俱备，只待启程了。他一心想让我快点离去，便对我说他下午就可以把我接到他亲戚家去，以便第二天一早走得利索点。

“这时我妻子让我把多明戈仆人留下，这样万一有了急事，身边也有个靠得住的男仆听她使唤。我立即表示同意，侯爵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说：

“‘这太好了，给多明戈找一间楼下的小屋，一则可以给她们看门，再则又多了个陪伴。’

“侯爵去吃饭的当儿，我给夫人归整了箱子，并给她留下了价值一千比索的金银物品，也许这只是一笔很小的钱数。

“侯爵回来后，便立即准备送我妻子去他姨妈家。分手时她少不了抛洒一阵热泪，但最终还是依依道别。当天下午，我也装束就道，离开了墨西哥城。”

堂安东尼奥讲到这里，不知不觉到了监狱查房的时刻，于是只得歇息作罢。

第二十一章

鹦鹉在牢房遭到了囚犯的恶作剧，以及堂安东尼奥讲完他的故事。

这次打断堂安东尼奥话头的原因是这样：每天下午约五点光景，典狱长便带两个提着大串钥匙的看守来查房，这时囚徒们都得进自己的牢房去。

典狱长查完前院的牢房，便转到了后院。那典狱长面目狰狞，心狠手毒，象是存心同我作对。他把我从堂安东尼奥身边带走后，就送到一间又小又脏、挤满了许多囚犯的牢房里。我最后一个走进那间屋子，接着便上了锁，我们这么多人挤在屋里，简直就象监狱里的一群苍蝇一样。

但我又是最倒霉的一个人，因为那一屋子从娘胎里钻出来的家伙中除了我，竟没一个白人，他们都是印第安人，桑博人，穆拉托人，以及其他一些杂种，这就明摆着我将受他们的气，吃他们的苦头和恶作剧了。

下午六点光景，他们点上了一枝蜡烛，于是靠着那点昏暗的光亮，那帮家伙在地上坐了一圈，有个伙计掏出一副龌龊的纸牌，这样他们几个便开始玩牌了。

他们叫我去赌博，可我身无分文，便只得说我兜里没钱，请多多包涵。但他们非但不信，反而说我不识抬举，妄自尊大。

他们玩到九点，这时那枝蜡只有四指长了，又没有另外的蜡烛接替，于是他们准备匆匆吃点晚饭，然后睡觉。他们散伙后，便都抢着把小盆放在一只用煤屑点起的火盆上，开始煮豆子吃。

我眼巴巴地盼着他们会让我吃点豆子充饥，就象堂安东尼奥请我吃饭那样，但这心念落空了。因为豆子还没煮熟，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这就可想而知那些馋鬼多么贪得无厌吃个没够了。

他们赌牌时，我一人裹着斗篷蹲在角落里，用一种许久未做祈祷的虔诚心理开始拨着念珠祷告。由此可见人到了大难临头时，谁不愿多做些祈祷来驱邪消灾呢？

那屋里的咒骂声、起誓声和其它许多污秽言语声同赌博时的争吵声交织在一起，简直使人感到毛骨悚然，甚至无法忍受。我尽管对这种场合并不陌生，但也着实感到十分厌恶。我自知已经失足堕落，但对这种事情还是格格不入，甚至极其憎恨。我不知小时候的教养有何妙用，尽管我遇到许多口吐污秽的人，但始终没染上这种恶习。那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满嘴污言秽语的家伙是多么可怜！

他们吃完饭，一个个横七竖八地倒在席子上睡觉。我瞧见自己没一点席子，更找不到别的东西铺垫，便只得拿斗篷充当褥子和被单，礼帽也权当枕头了。

等到一些囚徒渐渐入睡时，另外几个犯人便开始捉弄我了，

他们一个说道：

“朋友，这么说您也是因为手脚不干净才被送到这耗子窝里来的喽？这倒怪了！难道西班牙的白人老爷先生也是小偷吗？可他们却一边还在说偷东西都是些下流坯才干的事情！”

另一个说：“驼子，你怕是吃撑了吧，这事儿白人黑人谁都一样，谁见了机会不捞一把。不同的只是你和我偷的是头巾、上衣或这一类不值钱玩意儿，而那些先生们偷起来却是大笔的钱财。”

又一个说道：“是啊，这话没错儿，我那哥儿们偷的算最少的了，那也有二百或五百比索呢，谁能比得了他们，嗯？谁能比得了哟！”

他们这样越说越起劲，于是便全冲着我撒气。起先，我还力图替自己辩解，但他们越是瞧我争辩，就越是起劲地嘲弄我，这样我只得一声不吭，用斗篷包着身子尽量使自己入睡。蜡烛已经点完，那帮饶舌鬼也安静了一阵，这时我以为他们都睡着了呢。

我正暗暗松了口气，以为躲过了一场险恶的纠纷，突然他们一起冲着我扔来几只尿壶。那尿壶里的尿水满满当当，再加上又扔得十分准确，简直叫我说不上有多倒霉！我浑身被尿湿透了，头部受了伤，象遭到了犹大的陷害一样。那时我确实火了，把他们痛痛快快地臭骂了一顿，但他们不仅没适可而止，反而更加疯狂起来。他们又用棍棒把我狠狠揍了一顿，打得我晕头转向，真以为他们连一口气都不会给我留下了呢。

他们嘲笑和蹂躏够了之后，便终于入睡了。这时我蜷缩在门旁角落里，光着身子十分疲乏，因为斗篷和衬衣早被尿水浸得湿透了。

啊，我的上帝！他们不仅诬陷我是小偷，把我投入了监狱，

而且还让我在那帮流氓中间受罪，使我既可怜，又找不到一个帮手，甚至连睡觉也不得安宁。那晚我的心蒙受了多大的痛苦！终于我困得支不住，便心惊肉跳地倒在门旁昏睡过去。我刚睡着，一只耗子窜到了我身上，那耗子又大又沉，压在我身上简直就象店铺里的猫儿一样。这使我又突然惊醒，并时时担心害怕，再也不敢入睡，真以为魔鬼和死人会在夜里来扰人吓人了。那晚我整夜未合眼，恐惧、闷热、无数臭虫的围剿、那帮流氓恶棍的震耳鼾声以及从他们龌龊的皮肉里发出的熏人臭气和那种简直叫人没法往嘴里吸的腐烂味儿，这些都合在一起折磨着我。那牢房既是大厅，卧室，客堂，又是厨房，食堂，厕所，反正什么都当得起。啊，哈努亚里奥领我去棚子里度过的那些令人魂不附体的夜晚又在我脑子里记忆犹新了！

终于，上帝把晓色送到了人间。我头一个领受了那片光芒，于是便开始查看衣物，尽管我早已使劲拧过了衣裤，但它们还是十分潮湿。瞧吧，衣服上浇了尿水还不爱干呢，末了我还是穿上了衬衣，短裤，又十分费劲地系紧了长裤。因为那些家伙以为我裤子上钉的是银扣，所以早把它们铰得一个不剩了。

早晨六点，牢房开锁了。我饥困交加，头一个跑了出来。我不仅想快快找到我的朋友堂安东尼奥，向他倾吐一肚子的委屈，而且还得早点晒晒太阳，这样我的衣裤才能晾干。

果然，大好人堂安东尼奥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他尽力安慰和开导我，并说再也不让我回到那帮流氓中间去受罪了。因为他已决心亲自找看守长说情，让我留在他牢房里同住。

我对他说道："啊，我的朋友！您一定会碰钉子的，那顽固的老鬼恐怕世上任何恳求都不会使他动情。"

他说道："您别性急，对这种人我自有办法。我可以出个价

码，用四五个雷亚尔的蝇头小利保您一切成功。”

我还没来得及对我朋友道谢，又有人在大声喊我的名字，我以为叫我去提审，便急忙跑了出去。一瞧，原来是让我回到昨晚受罪的牢房去同他们一起清理垃圾，倒粪便，以及打扫屋子。

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些话并未发火，那时我自知一切恳求和好话都不顶事，因为那个跑来叫我的畜生刚见我有些不情愿，就解下了系在腰间的鞭子。于是，为了不致再吃大亏，我只得答应马上就去。事毕，我又立刻回到了我好朋友的牢房，他真是我的唯一知心人了。

我一见他，泪水就夺眶而出，于是又向他诉说了一通苦处。他少不了连连开导我，尽量使我消气。

他先让我在他的床上休息，并给我端来了一杯巧克力茶，然后又给我抽烟。接着，他就去找那位狠毒的看守长，他为我出钱买下了那帮家伙叫做“牌子钱”的人情，又给了看守长一些其它小惠。这样，靠上帝保佑，事情总算办妥，我也能安静休息一阵了。

那时我简直不知该怎样感谢堂安东尼奥这番救命之恩才好，事后我才得知（一个犯人告诉我），他为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目的就是使我不再遭受屈辱。这才叫真正的朋友和好心人呢，他们行了善事从不吹嘘，不仅不求名利报酬，反而还设法叫受惠者不知其名，以便不用别人对他感恩戴德。可是这种真正的朋友多么少见！这种十分完美的慈善多么稀罕！一般当得起这个名头的慈善或恩德只是施钱舍物，但总是为了博个好基督徒的名声（这实际上是假冒为善），却不是去普行善事。这本身就是违反仁爱本义的举动，因为耶稣基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

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① 这就是说，你的一切善举都是为上帝而干的，你不该期待人们报答你。如果人们报答了你，就等于把上帝变成了幻影。这种对善举要求报答的手法有多种，比如让别人替他扬名造福，或非要受惠者恩谢报答不可等等。

堂安东尼奥很细心，他知道我昨晚没合过眼，于是就立刻让我睡觉。一点时分，他叫醒了我，准备同我一起吃饭。

我迷迷糊糊醒来，胃里确实饿得难受，于是靠着我那好伙伴的施舍，我又填饱了肚子。吃罢那顿微薄的午餐，他对我说：

"朋友，您尽管又遇到了那么多伤心事，但您一定还有兴致听我把上回的故事讲完吧。"

我连忙表示赞同。确实，他的故事娓娓动听，就象一帖镇痛剂似的抚慰着我那满是疮伤的灵魂。这时堂安东尼奥又接着上回的话头说道：

"我记得上次说到我找了骡子，雇了骡夫，立即离开首都启程了。那时我妻子留在侯爵的姨妈家，身边只有多明戈一个仆人。

"我本想不提下面的事情，尽管隔了许久，每当旧事重提，一触到过去那些伤痛处，我心头那些行将平复的伤疤又会隐隐作痛。可是为了使您不致听了我的故事觉得有头无尾，意思不明，我还是准备把它补续清楚。也许您听到我无缘无故遭了偌大的不白之冤能有所领悟，从而会对这个世道和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情更加警觉吧。

"关于我本人的旅途并没遇上什么意外事，我们每到了一地，便寻找客店，这不待细说。我至多是赶路，并顺顺当当地抵达了目的地，但我那清白的妻子却蒙受了奇险。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三节。

"自从侯爵这流氓……请原谅我这样出口不逊，因为他无孔不入，干出了伤天害理的缺德事。他打听到我离开了墨西哥城，便立刻真相毕露，邪念骤起。

"他总是到他姨妈家去转悠，把原来伪装的德行和嘴上说的好话全都抛在一边，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淫心。您听了这些，准会以为我夫人那颗心能稳稳地遂了他的意，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贞节的女人对丈夫忠心不二，她们那种坚贞的美德是永远攻不破的，甚至比岩石还要坚硬。

"我夫人的忠贞不移堪称当今的女英雄。侯爵的狡猾利诱，奉承，殷勤，引骗，许愿，甚至威吓，再加上那个老妖婆的使劲撺掇都在我妻子面前变得徒劳无益。侯爵吃了闭门羹，没捞到一点便宜，他凭着自己的经验意识到我妻子同他先前碰到的那些女人完全不同，只有动用武力这一招了，于是他狗急跳墙，决心强行满足他的欲望。

"他定了这个鬼主意，就想在晚上赖着不走，好痛快了却心愿。但我那好妻子发觉了他的诡计，立即灵机一动，十分巧妙地下了楼，她走到多明戈的屋里，对他说道：

"'侯爵近来总缠着我，今晚他又想赖着不走，肯定没安好心。这会儿大门已经上了锁，叫我走投无路，眼下我的贞操和你主人的名誉都受到了威胁，我除了你一个靠得住的人之外，就再也没人能帮我从临头的大难中脱身了。我相信你，多明戈，你若是个正直的人，想忠于你的主人，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

"可怜的多明戈听了惊慌失措，他说道：

"'好吧，夫人，您想怎么办就尽管吩咐，我保证事事听您吩咐。'

"我妻子说道：'那么好吧，孩子，我想让你藏在我的房里，若

侯爵胆敢象我料想的那样为非作歹，你无论如何要出来保护我。'

"'您不必担忧，放心回去吧，这事不会被人发觉，也不会叫人疑心。我向您发誓，要是侯爵杀不死我，我决不让他的邪念得逞。'我夫人听了这番纯朴的誓言，十分高兴地上了楼。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没露出一点破绽。

"晚餐时间到了，多明戈照样象往常那样进屋端菜送饭。侯爵总想让我夫人多喝点葡萄酒，可她却十分委婉地谢绝了。

"饭毕，我那情敌淫心顿起，要我妻子顺从他那邪念。可我妻子却对他的进攻早有防备，她还是象往常那样对他据理斥责，但侯爵全不理会，因为他早已如痴如狂，执迷不悟了。

"这样足足争执了一个小时，若是这事放在一个女佣身上，恐怕早就抵挡不住了。这时多明戈不漏声响地藏到了他女主人的床下，我夫人见那家伙竟死缠着人不放，便站起身来，稍稍离开了桌面说道：

"'侯爵先生，我有点不适，只好先休息了，再说时候也确实不早了。'

"我夫人告辞后立即来到自己的卧室，瞧瞧多明戈是否尽了职。她刚进门，那忠心的仆人便同她问了安，并给她鼓足了勇气。

"我夫人尽管有了保镖，但还是不敢象往常那样脱衣熄灯睡觉。她时时提防着万一发生的事情，结果还是碰上了。

"午夜十二点光景，侯爵悄悄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他以为我妻子早已睡熟，其实不然，我妻子一觉察到动静，便马上站了起来。

"那家伙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故作镇

静地说：

"'夫人，您这么晚还穿着衣服站着，这不让人见笑吗？'

"我妻子十分巧妙地答道：

"'侯爵先生，我瞧见您在这么守节的修女家过夜，就觉得大失体统。尽管我受到了许多款待，但也顾不上替这个屋子增光添彩了，所以我决定和衣而卧，须知半夜三更让我在这里接待客人本身就是件十分丢人的事情。'

"照理侯爵看到对方早有警惕，自己又碰了一鼻子灰，就该收起那个邪念，可他还要一意孤行。他觉得自己是侯爵，又是在他自己的宅子里行事，周围又没一个旁人，更没谁来妨碍他做这种缺德事，所以就特别放肆。他先用恳求、誓言和温存来试探，等到这些都不能生效时，便趁我妻子在屋里走动的当儿，一把从背后抱住了她，想把她硬按在床上。但没等他把我妻子撂在被褥上，侯爵便已栽倒在地，因为多明戈早已伺机以待，等到急迫时他便立即从床底窜出，一把抱住了侯爵的大腿，使他摔了个嘴啃泥。

"我妻子来信说，要不是当时事情十分紧迫，她准会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因为多明戈这一着恰恰赶得十分准时，于是我妻子坐到了床沿上，盯着脚下那个损害我名誉的死对头。这时侯爵吓得根本不敢动弹，也不敢吱声，因为大力士多明戈已压在他腿上，并一手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另一手举着一柄短刀要了结他的狗命。多明戈不胜恼怒地对我妻子说道：

"'宰了他吧，夫人，宰吗？您说什么？要是我男主人在这里，我早把他宰了。宰了他决不会有什么连累，相反男主人知道后定会更加感激我。'

"我妻子对多明戈的话不仅没赞同，反而生怕惹出一场大

祸。她突然一把抓住他那只拿着短刀的胳膊，连连求他手下留情，并以女主人的身份命令他放下凶器。这样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周折，终于使多明戈放下了短刀，侯爵也侥幸捡了条命。

“那可怜家伙羞愤交加地爬了起来，他对那仆人的英勇行为简直难以想象。这时我妻子已平静了下来，她把多明戈打发到外屋后，便对侯爵说道：

“‘先生，瞧您遭了多大的风险！我刚才说过，您留在这儿说不定会玷污我和我丈夫的名誉，为了不致发生这种丑事，我让这仆人藏到了我的床下。可事情一紧迫，再加上这可怜的乡下粗人又不懂得礼数，于是他以为要制止您的邪念，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您拌倒在地。要不是我执意让他网开一面，您想象得出他准会当场杀死您。我知道他是个粗坯，所以求您别记仇，同时也该明白和承认自己的过失。我常说我们对您感恩不尽，您给我和我丈夫的帮助我永世不忘，更重要的是无论他和我都报答不完您的恩情。但是，先生，我不能随着您的心愿，以身事人。我已成婚，对我丈夫又那么恩爱，甚至超过爱我自己。最要紧的是我该坚守贞操，女人一旦失去了贞操，就永远也没法补救了。您是个精明人，您知道正义在我这边，您就把这烦人的心念丢到一旁去吧，这样我也能心情舒畅些。若事情不再这样恼人，我宁愿替您效劳，做您家里最称职的仆人。’

“侯爵一声未吭地听着我妻子的这番表白，过后他直起身来说道：

“‘夫人，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邪念了，这使您差点叫我送了性命。但我还是半信半疑，若您没有丈夫，不知是否能爱我，因为我并不那么可鄙。往后我一定去掉这种邪念，您若不愿理我，只要别把我忘了就成，我可以向您发誓。’

“他说完这些，便转身走出房间。在门口他碰上了多明戈仆人，于是对他说道：

“‘你真是个粗鲁的乡下佬，我同你厮打成一团，确实丢尽了体面，但你一定会明白我T侯爵是何许人。’

“我妻子给我详细写下的经过我都一一告诉您了，她根本没料到那些事最终竟会叫我遭受如此巨大的恶果，甚至危及我那仆人的生命。

“那晚我妻子急切地盼着天明，想快点逃出那个虎口，保全她的贞操。多明戈也十分焦急，他向我妻子回报了侯爵对他说的那些话，并说天一亮就得离城，这样才能免遭毒手。

“我妻子当即表示赞同，她让多明戈先别离开身边，然后再设法尽快逃脱险境，我仆人全答应了。您瞧，我们常管仆人叫没灵性的粗坯，这回可见他们也有高尚豪爽的灵魂了吧。

“太阳驱散了晨雾，对万物露出笑脸。我妻子立即准备搬家，但她对墨西哥城十分生疏，往哪儿走呢？啊，忠心的多明戈此刻又为她指点迷途！他对我妻子说：

“‘眼下最要紧的是您别在这儿久留，哪怕住在外头也比在这儿强，我这就去找挑夫。’

“说着，他便向大街跑去。没多大工夫，他带来了几个印第安人，于是立即吩咐他们搬我妻子的床和箱子，因为我妻子已作好了一切上路的准备。这时那伪善的老巫婆企图从中作梗，她说应该等到侯爵先生回来再走，但我那仆人却满腔怒火回敬她说：

“‘去你的侯爵吧！他是大流氓，你是不要脸的拉皮条人，我这就去法院告你。’

“这话就足使那老巫婆吓得丢了魂儿，于是没过一刻钟，我妻子和多明戈，以及那两个挑夫已到了街头。可是闯过这一关，

新的难关又在前头招手了。

“我妻子在街上走得十分疲乏，两个挑夫也扛着行李不知往哪儿走。这时忠心的多明戈突然想起了卡西尔达女仆，她在我们住客店时曾给我们洗过衣服。于是多明戈征得我妻子同意，便毫不迟疑地领着挑夫向她的住地走去。

“果然，他们找到了那个洗衣妇。挑夫撂下行囊，多明戈向她说明了来意，并说他想让我妻子暂且同她住一起，因为我妻子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还说他女主人身边有钱，什么都不会麻烦她，只要帮着摆脱侯爵的魔掌就成。最后多明戈又说他男主人也是个十分体面的正直人，他知道您庇护过他的妻子，决不会知恩不报。于是那好妇人答应她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这位落难美人。这样，我那好妻子便给了多明戈一百比索作盘费，让他赶紧回家寻找亲人。多明戈洒泪告别了他的女主人，直奔哈拉帕去了，那时他还没见过我的岳母呢。

“我仆人离去后，洗衣妇立即把这事告诉了一位她常给洗衣服的那个正直教士，那教士听后又找我妻子了解了详情，接着就作了相应的对策。晚上，我妻子被送进修道院去过夜，在那儿她写下了这封辛酸的长信。

“现在我们先把我那好妻子留在可靠的修道院不提，再来看看侯爵对我耍的那些鬼花招吧。他在那老巫婆家没找到我妻子，气得简直就要发疯，他绝没想到我妻子会从他掌心里逃走。

“于是他先给我发了封信，说他如何因病缠身，想让我迅速查点货物，然后轻装返回墨西哥城，并说只有这样才会对我有利。

“我接到主人的指令立即从命，动身返回，却不知这就是他为我设置的陷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返回时中途在一个客栈落脚，不料碰上了几个歹徒(他们准是侯爵用金钱买通而来的)。他们自称是我的朋友，并说看在侯爵的面上，还得好好招待我呢。

“我未经细想，便听信了他们的话，因为没有邪念的人往往最容易受骗。于是我同他们渐渐熟悉起来，当晚还在一起用了膳，并且愉快地碰过杯。可他们却在加紧密谋，他们把我的佣人灌醉后，便趁机在我的行李里塞了许多大烟，然后再去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动身起程，这样才能在预定的日程内回到都城。我们的行李通过城门时十分寻常，也没受到查检。我疑心他们同卫兵打过什么交道，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卫兵都忠于职守，他们许多人喜欢小恩小惠。

“我通过城门时没停步，心想他们同卫兵既然认识，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这样，我们直接进城，来到了侯爵先生的府上。

“我一下车，侯爵就命令卸去货物，并对我十分殷勤客气。

“那时我尽管在半道上收到了妻子的信，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但见了侯爵还得同他笑脸相迎。那时我真想立即去修道院看望妻子，可侯爵却用虚假的礼节硬让我当晚留住一夜。

“我一道儿受了累，又心事重重，那晚根本没睡着。我思念着我那可爱的玛蒂尔德，这是我妻子的大名。终于，天放亮了，于是我立即穿上衣服，等着侯爵醒来便同他告别。

“没过多久侯爵醒了，他说上午准备清账，因为他欠人一笔债，想快点知道个钱数，好拿去马上还债。

“我虽说对他十分厌恶，但还是不想一下子把事情弄僵。再说我也该趁早同他清账，过后一刀两断，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话。

“我开始同他认真清账时，偏巧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使得事情又被搁置下来。那时我左右为难，急得真想一走了之，干脆把

侯爵甩掉。可这又不成，那流氓故意对我特别热情，他请朋友上饭厅时，非但不让我离去，反而竭力挽留，于是我们又在一起用午餐。

“饭还未吃完，有个仆人送来一张卫兵队长写的字条，说是卫兵队长带着四个卫兵正在院里等候。

“侯爵装着十分惊异的神情问：‘卫兵来这儿啦？’

“仆人答道：‘对，先生，是城门的巡警和卫兵。’

“‘啊，上帝！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该倒霉啦。’

“说着，我们都下楼来到院子里。巡警和卫兵毕恭毕敬地同我主人行过礼，那队长或小头目问道：

“‘你们谁是刚从内地回来的商贩？’

“侯爵说是我，于是他们便当场宣布我已被捕，同时卫兵把我绑了起来。

“您想想我听到了被捕的消息，又不明白究竟为何原因，心里该多么惊慌！侯爵问我事情的经过时我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头目说因为走私，说我用货物作掩护，昨晚往几个大包里装了许多大烟，现在那些包裹还在仓内。并说检举这事是十分正当的，检举人就是那个车夫，是他亲自帮我装的大烟，还在几个最大的包裹上标着‘T’的字样。所以他们按上边的指令先来通知侯爵先生，待到事情查明后再全部没收。

“侯爵十分阴险地装出一副可怜相说道：

“‘这不可能吧，他为人正直诚实，所以我才敢凭他的许诺把产业让他经营。难道他会那么昧良心，竟想坑害和毁掉我吗？走私，这真叫人难以相信！’

“那小头目说：‘先生，证人在此，他会证实包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再说我们也已经查过，证明事情确是这样。’

“侯爵说：‘等着吧，但愿如此！’

“说着他便十分羞愤地差人取来了钥匙。他开了仓门，解开包裹，果然发现里边鼓鼓囊囊装满了大烟。

“这时侯爵一脸怒容，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

“‘你这畜生、骗子、蛮人、不知感恩报德的混帐家伙，你就这样报答我的恩德？难道我竟瞎了眼，这样受人蒙骗？难道我辛苦操劳，竟会一无所获，反落得这种下场？难道我如此慷慨大方，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钱，想让你去大赚利钱，而我自己却一个子儿不拿，结果你反倒来陷害我，世上有这种荒唐事吗？你这流氓，你不仅坑我，骗我，难道还想把我的名誉和地位都一同葬送掉吗？你放着正道不走，偏要做这种歪门邪道的事情，这就活该罚你去船上做苦役，或带着铁链流放十年。可我怎么办呢？我不明不白遭陷害，别人却不知内情，谁会替我洗刷耻辱呢？那几个大包分明都装的是大烟，而不是别的货物，没收了谁来偿还我的本钱？我的名誉可以得到恢复，可我的钱财上哪儿去弥补呀？

“‘好吧，您别不吭气，也别装出一副晦气相，您当着证人的面说句公道话：我让您去贩卖大烟了呢？还是我对这种走私勾当感兴趣？’

“那时我对这种荒诞无稽的斥责急得不知该怎样辩白，这并不是我有罪过，而是被搜查出来的大烟和从侯爵嘴里听到的辱骂声确实把我惊呆了。终于，我再也咽不下这口气，便声明这事与侯爵毫无关联，但同我也根本牵搭不上，因为上帝明白我绝不会有心思在大烟上花一个子儿。他们听了立即大笑起来，于是便让侯爵继续招供，并且一边把充公的包裹送往城门，一边让人押送我到了监狱。他们根本没让我去瞧瞧我那好妻子，她竟成了我接连遭难的根苗了。

"两年来我在这罪恶的深渊里苟且偷生，成了个出名的老囚犯。我赤手空拳抵挡了侯爵的种种陷害，甚至让我充军流放，一命呜呼，他也不会感到知足。我费尽周折，终于让车夫证实了我对大烟之事毫不知情，但侯爵却还在使劲加害于我，他逼着我立即交还他胡诌的那部分短缺的钱款。两年来我妻子忍受着可怕的寂寞和孤独，我也强忍着对她的相思之情和无穷难言的忧愁。但上帝总不会把真心信奉神明的好人抛在一旁，他会叫人们心窍开通，并把慈爱赐予他们。因为正当我那宿世冤家十分狡诈地贿赂了证人，然后又蒙骗了法官，企图把我当苦役犯流放时，病魔却使他及早丧命了。临死前，他对自己的罪孽思前想后，生怕到了另一个世界遭到惩罚，于是便写了封信，并按了手印交给忏悔牧师。他在信中先对我恳求原谅，说我如何品行端正，接着便承认了我的所有罪过都是他肆意陷害和报复而捏造出来的。

"这封信我抄了一份，并把它送给了法官，这样才能对侯爵有个公正的定论。同时我也能期待早日获释，改变我的逆境。

"朋友，这就是我的伤心遭遇。我讲这些是为了让您别灰心泄气，应该学会百折不挠，坚信只要清白无辜，上帝就会庇佑您。"

堂安东尼奥说到这里，刚好到了念珠祈祷的时间，于是我们聚精会神地开始祈祷。晚饭后闲着没事，我便同他说了下面的一席话。

第二十二章

堂安东尼奥出狱；鹦鹉同那些狡猾囚犯的交情，以及和猫头鹰经历的一场奇险。

我们躺下后，我对堂安东尼奥说：

"好朋友，您的故事确实使我悲喜交集。我欣喜的是您争回了自己的体面，您那妻子的忠心，侯爵那番公开郑重的悔悟可以为之作证。这样，您就能很快得到释放，去同您那好妻子欢快重逢。我悲伤的是要不了多久，我将失去一个慷慨仁慈、正直热心的好朋友作伴了。"

堂安东尼奥说道："您过奖了，我实在担当不起。我不过做了点儿份内的事情，要是我处在您的境况，您准会也这样待我。所以我只是受了信仰和天性的驱策，尽了点儿义务罢了。须知干了份内的事本不该居功自傲，更不该故意让人夸耀吹嘘了"。

我说道："啊，先生，要是大家都象您这样，这世道也就会变好的。可这种好人又偏偏很少，他们真该受到人们的尊崇。您对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要是我有了运道，就一定践诺自己的誓言。因为您说过，干了份内的事不该夸耀，那么我既然说了报答您的话，也应该切实履行。象我这样受了恩德的人难道可以因为恩主的谦恭大度而不去承认和感激他吗？不能，先生。我父亲是个诚实正直的书生，记得他说过，发明手铐脚镣的人就是最初施行恩德的人。这是讲知恩感念的人，那么什么是受了恩德而不知感念的无耻小人呢？事实上，忘恩负义比洪水猛兽还要更可怕，因为连狗都懂得报答主人。您记得那个狮子的故事吧，它掌上扎了个大刺，有个赶路人替它拔除了。过后那赶路人被捕捉，罚他到罗马竞技场去同野兽搏斗。不料他在场上遇到了那只他曾为它拔过刺的狮子，也许是为了教训忘恩负义的人，那狮子吃了一惊，他凭嗅觉认出了那人就是它的恩人。结果狮子非但没象往常那样吃人咬人，反而慢慢挨近他，舔

他，用尾巴、嘴和整个身子抚慰他，并对它的恩人恭恭敬敬。既然狮子都能这样，难道人就该无情无义吗？所以古代立法时往往对忘恩负义的人处以重刑，因为立法者认为这种罪孽应该彻底根绝。奥索尼①曾经说过：'万物之中最坏莫过于忘恩负义了。'

"所以，堂安东尼奥朋友，您瞧瞧，难道我还能对您的恩德知而不报吗？"

他说道："您说的话我决不反对。我明白知恩感念是入情入理的事情，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甚至还赞颂恩德。因为把人家的善事公之于世充其量也不过是报答了一半恩德，否则就更无法偿报了。但不管怎样，这事别拿我来衡量，我办了点好事根本不值得受人报答，而是该让人去报答上帝，报答良心的发现。您该明白书中也有这样的话：行了善事不要总放在心上。

"好吧，这就到此为止。眼下最要紧的是您不要自怨自艾，更不要在我走后悲观失望，有上帝和您同在，他一定会保佑您。他让我对您行善，我不过是顺从了他的意志罢了。"

我们这样亲热地说着话进了梦乡。次日，他们又传我上了楼，我心里忐忑不安地打着鼓。但立刻我就明白，原来公证人让我作定案的供词了。

他们先让我划了十字，然后又严厉地让我起誓，并保证绝不说一句假话。

那时我抱定一个宗旨，决不说一句伤害自己的话。我曾听一些老经世故的人说，碰到这事宁肯死了也不要供认。于是我发了誓，但没说一句对我不利的话。

他们毫无头绪地提审了我一通，简直比初审时的提问还要

① 拉丁文诗人。

烦杂。我干脆把不利于我的事一概推掉，我把名字、国籍、现状等统统掺了假。他们问到职业时，我只承认自己是乡下的庄稼人，并说哈努亚里奥确是我的朋友，那件斗篷和念珠也是他给我的，但并不是送的，而是卖给我的。

他们立即对我进行逼供，但没从我嘴里掏出什么称心的东西。他们见我十分硬气，便只得作罢，于是让我在那张供词上签了字，然后就打发我走。

我恨不得快点离开那儿，便立即从命。我到了牢房，没见到堂安东尼奥，就独自去院里晒太阳。

这时我身旁聚拢起几个犯人，他们往地上铺了块小毯子，坐在一起赌牌。要不是他们眼尖手快，给看守长塞了几个雷亚尔，他们准会玩不成。看守长凭着那点威风，每次见到有人赌博，总是按赌注的多少搜刮利钱，他不知平白捞了多少油水！

我瞧见在监狱里赌博似乎比在外头更自由省事，便感到有点惊讶，尤其见到看守长得了那笔外快更产生了厌恶。因为看守长不但能捞到不少理所当然的小费，还有其它种种油水可赚。比如有人会给他送来烧酒，赢了钱的人又会多给他几个雷亚尔，以及其它一些既不合理，但又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私人交易。

那时我想同赌手们混在一起，瞧瞧长脚胡安教我的本事能否弄几个钱。但我一直不敢下这个决心，我新来乍到，和那些油滑的赌徒掺在一块儿准会吃亏，于是索性在一旁看赌博消闲。

我同大伙儿一样在院子里闲散了一阵，便回到牢房，这时堂安东尼奥已在等我了。我把同公证人的那番经过告诉他后，他十分惊异地说道：

“没料到定案的供词竟来得这么快，我昨天还说这事恐怕要三个月才见分晓，这有许多先例。确实，要是法官断事精干，就

不会遇到什么阻碍，或是断案子心切，也很快就会得出结论。可是您好好想想，您提到过和本案无关的供词了吗？因为这会使案子更加复杂化。”

我说道：“我不明白什么是和本案无关的供词？”

堂安东尼奥说道：“就是说涉及到了别人的事情，用别人来为自己作证，或提及同案子有关的其它不适当的事情。那时，他们就会找您提及的人寻根究底，看看您的话是真是假，这叫寻找证据。这就势必又要拖延时间了。”

我说道：“朋友，这可糟了，我为了证明那天作案的晚上我没同哈努亚里奥在一起，就说和他那些哥儿们一起在赌场里消遣，这就涉及到许多人。”

堂安东尼奥说：“您这样确实把事情弄糟了，但既然如此，就再别反悔了。总之，若案子一开始就办得利索，您要不了多久就能出狱。”

那天我们随心所欲地闲聊了一阵，然后他又请我用了餐。这样，他一共陪伴了我约三十天光景。他不仅尽心帮助我，而且还不断开导我，使我受益非浅。啊，要是我牢牢记住他的忠告该多好哇！

那时我同另一个囚犯越来越打得火热，但他并不赞同，他对我说：

“您瞧，堂彼得罗，俗话说：‘物以类聚’①您同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也犯不着彼此不分你我。这并不是嫌弃他们又穷又丑，这不足以成为瞧不起人的理由，或不去跟他们合群，尤其是不能以肤色和衣着破烂来论断人。但现在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

① 西班牙成语。

不仅出身于市井无赖，品行又十分放荡，这就使得他们没一点教养和德行，同这种人交往对您不会增加一分光彩，也不会有一丁点好处。记得您同我说过，您过去的失足和遭难就是因为这类不三不四的哥儿们引起的，所以这会儿即使象哈努亚里奥先生那样体面人家出身的坏家伙您也别同他交往。”

我那好朋友就这么对我循循善诱地劝说了一通。他和气近情，办事公道，说的话又句句入理中听，这不由我不爱他，并象对父亲那样敬重他。

我托上帝的福，向来就有高尚、仁慈和顺从理智的好心肠。我喜爱品行端正，乐善好施的好品性，我见了可怕的罪过会毛骨悚然，决不会自己去干那些勾当。我碰到任何伤心的事情都会激起内心的怜悯之情，可是这些好品性得不到发扬光大又有什么用处呢？倘若在肥沃的土地上撒下了莠草的种子，那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比喻恰恰对我最合适。我生性随和，这就容易放纵恣情，学人家的坏样。可是好的时候也十分规矩，即使不能长久规矩，至少我是非常喜欢这种人品的，只要跟前有好榜样引导，我就会对恶习深恶痛绝。

我同堂安东尼奥在一起时就是这样，尽管周围都是些卑贱的囚犯，用赌场的话来说，都是些泼皮无赖，甚至比这还不如，但我也没跟着他们一起放荡或堕落。相反，不知怎么我总想规矩正直，好象和那些丑类同流合污了就会没脸见我朋友似的，或辜负了他对我的多次谆谆教诲一样。有时好朋友的表率确实抵得上长官的命令，这在长官只说不做时尤其如此！

可是尽管我身边有好朋友作榜样，但却从未打算切实效法，做个正直人。等到这种榜样一旦消失了，我的一切言行又会放荡不拘，就象瘸子失去了拐杖，只得摔在地上爬滚了。这事说

来也巧，一天上午，我正独自在牢房念书，堂安东尼奥从外面进屋后一把抱住了我，他十分兴奋地说道：

“堂彼得罗先生，上帝驱除了迷雾，我终于善有善报，现在可以完全自由了。典狱长刚给我办好了车票，为了使我那好妻子能尽快看到我重新获得了自由，充分享受我的自由，我就不打算在这里多耽搁了，准备立即动身启程。我的床归您使用吧，那只箱子和里面的东西也先由您支配，过后我再设法来取，请您多费心了。”

我对他的嘱咐一一应承，为他的获释表示祝贺，并感谢他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让他永远记住在墨西哥还有个穷朋友叫鹦鹉先生，应该时常去他那儿走走。他连声答应，然后给了我两个比索，并又一次紧紧抱着我说：

“是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可怜的小伙子！出身高贵，可运道低下……再会吧。”

这位感情诚挚、心胸宽阔的大好人此刻已无法控制他的激动，眼泪扑簌簌地淹没了他内心的话语。没等我说什么，他便转身告辞，这使我感到不知所措，无限悔恨。这不仅是堂安东尼奥的身影离开了我，更主要的是我身边少了他这样的好榜样。老实说，我敢不厌其烦地声称：他确实是最和蔼大度的人了。

那天我吃不进，喝不下，只是在晚上吃了点东西。但时光是擦干为友人流泪的最好手绢，第二天我便渐渐恢复了先前的样子。但这是指我的痛苦之情，而不是感激之心。

那些流氓囚犯瞧见我对堂安东尼奥的敬意渐渐消退后，便觉得我能和他们合伙，于是尽量和我套近乎。他们时时同我混在一起，不停地给我抽烟，邀我喝酒，对我的遭遇问长问短，并安慰和劝告我，想以此博取我的信任。

终于，他们没费多大工夫就赢得了我。因为我十分痴傻，以为这些可怜虫并不象一开始见到时那样可恶。我觉得肤色不同，衣著寒伧并不一定是坏人，相反有时会碰见象堂安东尼奥那样灵魂高尚，感情诚挚的人。难道在那些人中间再找不到象我朋友这样的好人了吗？

我被这些虚妄心理迷惑着，就同那些家伙称兄道弟，把我朋友的忠言一古脑儿抛到了天外。说句良心话，我常觉得生性粗野、缺乏教养的人不说全体至少一般来讲都是散漫堕落的懒虫。自堂安东尼奥去后三天，我和那些家伙就混得十分熟悉了。我不仅和他们一起吃喝玩赌，还彼此用"你"来称呼，甚至牵着手象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那个穆拉托人，他五短身材，扁鼻子，大脑袋，光着膀子，显得既壮实又胆大，人们管他叫"猫头鹰"。我不知他是否还有别的名字，反正他那股天生的冲劲儿和那双手爪子的机灵劲就足以使人觉得他和这个名字十分相称。他是个狡诈精灵的窃贼，但只属于那种低贱之辈，是发不了财的窃贼。有时他为了换取仅值两个雷亚尔的玻璃器皿或只值一个半雷亚尔的手巾会甘愿当众被人痛打二十五鞭子，总之，他是那种偷摸不要命的一类小偷或窃贼。他专爱顺手牵羊，人家好好儿放着的手巾或晾着的衣服都逃不脱他的手。尽管其它一些囚犯也同样嗜偷成性，但却还是对他望而生畏，并捧他为贼爷，就象那些在盗窃这一行中最不中用的草包见了高手就吓得直想躲避一样，这是多么稀罕的事情！

他毫不掩饰地对自己的罪过啧啧称奇，并大谈特谈。我为了博取他的欢心，也把自己的遭遇详尽地讲给他听，他既然有个难听的绰号叫"猫头鹰"，于是我把"癞皮鹦鹉"这绰号也向他夸

耀了。

我说话过了头，秘密就保不住了，于是没多久，监狱里的人都知道了我的绰号，当然这是我那最要好的哥儿们给我吹嘘的。这回你们该明白我从这位新朋友和那些囚犯身边能学些什么东西，领受什么教训，得些什么好处了吧！其结果必然和他们一样变得恬不知耻了。

那时，堂安东尼奥给我留下的两个比索已全部花完，我再也没钱吃饭和赌博了。于是猫头鹰就对我施粥舍钱，但我吃不惯他的东西。我早上喝点难以下咽的稀粥，中午是一小块放在花椒汤里煮得十分没味儿的牛肉，晚上吃少量的豆子或蚕豆。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这证明他们既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又只能以此充饥，但我却从未把这种恶心的食物吞进肚里。我先前靠恩主的帮助，才没饿死在牢里，但这回要是吃多了那种豆子和半生不熟的牛肉，就准会害一场大病。要是不吃呢，又没其它可供充饥的食物，这同样也会送掉性命。

但我在监里还是没害病，堂安东尼奥出狱后第四天就托人送来了满满一篮食物，当时我却不知这东西究竟是谁送的。每次我向送食物的人打听真相，他总说是一位友人送的，那友人再三叮嘱，不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这样，我不断收到那只篮子，向那位不知名的恩人默默谢赏。那些食物十分香甜，我几乎总是同猫头鹰或其他犯人一起共享。这些人同我的交往全不是出于真心，他们只想从我这儿揩点油水，得点好处而已。他们经常让我赌牌，尤其是猫头鹰，他时时用怪话敲打我，他说：

“鹦鹉朋友，赌一回吧，哥儿们，你何必这样缩头缩脑，捧着书本蹲墙角，象个受气的圣人？你瞧，在监狱里只有喝酒赌钱才能

愉快，别的都不行，更没法消磨时间。这儿的犯人有铁匠、裁缝、织工、画匠、军工、船匠、洋铁匠、车匠以及许多这一类的工匠，他们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职业。他们和自己的家人都沦落在贫困的深渊中，只得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职业的人他们的结局都是这样。所以，哥儿们，你也别再想别的事了，咱们一起赌钱喝酒吧，反正早晚是等死，或送到圣胡安·德乌鲁亚①去吃鲜鱼，也许没等屠夫或苦役来杀死我们，别的灾祸会先叫我们送命呢。”

我朋友刚说完这通开导我的话，我便回敬他说：

“没料到你这种人竟能把事情看得如此透彻，老实说，不怕你不爱听，你们很少有人说话这样入情入理。”

他答道：“我的话尽管不那么准确，但大致上总是差不多。你瞧瞧那些印第安人，穆拉托人，以及其他一些杂种，他们生性多么愚笨，这并不是说他们理智不全，而是他们没有任何德行和教养。你瞧他们多数人连话都说不明白，可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了多少奇迹呀！他们曾是店老板，公证人，精明的匠人和记事员等等，他们十分平凡普通，有许多人赏识他们，甚至连有威望的人也看重他们。但最有趣的则是他们被卖掉时的身价或在干活时当工具使唤的价值只有不到半个雷亚尔或四分之一个雷亚尔，并且用一把破刀，一块铁片等就算干活的全部工具了。

“现在你明白他们的本事要比你想象的大多了吧，要是没那些本事，他们怎能成为雕刻匠，木匠或车匠，又怎能在各个行业里学有专长，雕出人或动物的形象，做出桌子，衣柜，车子等等。那些物品做得多么美观大方，他们既学了这些本事，当然就能在

---

① 墨西哥南方韦腊克鲁斯城附近的沿海苦役场。

这些行当里显身扬名。

“同样，你也该想想，假如他们去作学问，总跟斯文人交往，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一定十分体面，尽管他们肤色棕黑，却能和博雅的学者媲美。就说我吧，我之所以能说上几句卡斯提亚语，那是由于我从小就在一个高明修士身边长大的缘故。那修士教我学会了念书，写字和会话，要是我在粗俗的姨妈家里长大，你就不会这样看重我了。

“好吧，这些哲理先留待学者去探讨。反正不管白人，黑人，衣著破烂或体面都顶不了用处，眼下最重要的是看谁能得过且过，并设法从别人那里揩油水，所以咱们就得去赌钱。鹦鹉，去吧，你不用担惊受怕，我向来有赌运，我干这行当比谁都精明。反正我准能赌赢，走吧，朋友。”

我说若有钱，我十分乐意奉陪，可现在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

猫头鹰惊叫道：“没钱！这不可能。既然这样，你床上的那些被子褥子和那只箱子里的零碎杂物放着有什么用处？这里的看守长和别的伙计都喜欢用东西作抵押，你借八个雷亚尔的债就给两个雷亚尔的赏钱，这叫典当，反正事情总是有利有弊。”

我说道：“借八个雷亚尔给两个雷亚尔的赏钱，这回我全明白了！但有利有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明白，你也要言几句吧。”

他说道：“有利是指借款人每盘赌注赢了钱必须给贷款人交半个或一个雷亚尔的小钱。要是赌输了呢，就约定一个期限偿还钱数，这不增加利钱。等到这个期限一过，你还赎不回抵押品，这就没指望了。因为那点借出的钱同这物品互相抵消，物主也根本没资格鸣冤叫屈了。”

我说道:“好了,现在我全明白了,不管怎样,抵押物品的人总是倒霉。他们有时会失去极贵重的东西,我想那些放债人也准逃不脱魔鬼的收拾。”

猫头鹰说道:“魔鬼收拾不收拾不用你着急,你担这份心有什么用呢?难道他们是你生出来的吗?反正他们能借钱给我们去赌就是了,别的都别去管它。”

“朋友,这倒没关系,可那些物品都不是我的,我怎能把它们拿去抵押呢?”

我那好朋友答道:“干脆点吧,要是你自己不愿这样,我可以替你去做,我对这儿借钱的门道摸得一清二楚。你难道担心见了堂安东尼奥没法交待吗?这好办,瞧吧,你可以用最简洁、自然和迫不得已的口气说叫人偷走了。你别以为堂安东尼奥会疑心,他就被人偷过,是我和另外几个人干的。所以他想起了往事必然会说:‘连我这样精细的人他们都敢来偷摸,更别说你这种大大咧咧的人,照管东西又肯定不如我上心的冒失鬼,这怎会叫他们不偷你的东西呢?’再说即使他不这样想,觉得是你在捣鬼,那又能把你怎样?朋友,你已坐了牢房,反正会死在这块地方。你别担心有人会向他告密,即使你公开把银行都卖掉也没人管你,这里谁都明白该护着点短,就算魔鬼把我们全带走也没人来揭你的短。”

我说道:“你的话我都相信,可是你瞧,那人多么正直,他信得过我,把我当真朋友看待,对我又那么恩重如山,我怎能同他这样斗心眼呢?”

猫头鹰说道:“你这没脑子家伙!第一,堂安东尼奥的友情早没用了,不过这得分谁,比如对我们这些滑稽可笑、鬼神莫测的人来说就一点没用。第二,他释放后一定逍遥自在,永远也不会

想起这些破烂玩意儿，他准一出狱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了。第三，即使他还记得，也必然相信你的辩白，不会让你赔偿损失。第四，也是最后一点，这并不是同朋友斗心眼，因为你没对他有任何损害，你没拐走他老婆，又没糟蹋他的名誉和钱财，更没用刀去戳他的皮肉，也没故意对他进行谩骂。你只是为了救急，没事先通知他而卖了一丁点小玩意儿，这正说明你情深义重。要是你故意伤害他，那就是你的错了，可现在你只卖了几件衣裤。再说他也不会知道，这正说明你心念纯朴，你就是对着良心说，也可以毫无愧色。”

那狡猾的穆拉托人大肆议论了一番，终于使我动了心，把箱子里两条带银扣的优质蓝呢裤典当了五个比索。于是，我立即拿着钱去赌牌。这时那帮赌棍如蝇附蜜一样聚到了一起，他们坐成一个圈，我朋友开始洗牌，我喜滋滋地掏出了钱。

猫头鹰虽说精明狡猾，但没他自己吹嘘的那么机灵。第一盘赌完他得了十二个雷亚尔，但他摸赌注却太露骨，几乎叫大伙儿都觉察了。于是便发生了争斗，同伙也竭力帮衬，这样相持了一会儿，就挥舞起拳头了。双方你揪我扯，倒在桌子上又站起来左右开弓。有些人因为凑得近，又气得憋不住，竟不顾一切地胡乱开拳，甚至连最要好的哥儿们也拼命猛揍。我就挨了猫头鹰狠狠一拳，打得我天旋地转，血如泉涌，以为我的脑汁都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这时院子里杂乱不堪，看守长拿着鞭子吆喝、抽打也禁止不住，直到典狱长出现时，大伙儿才感到有点畏惧。这场风波平息后，我立刻回到牢房。我哥儿们猫头鹰对这种打架斗殴早已习惯，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故意问我闹风波是否有趣。

我答道：“真见鬼！我的牙全松动了，鼻梁骨也给打碎了。

我最痛心的是你竟然帮了我大忙，狠狠地揍了我一拳！”

穆拉托人说道：“我没留意，但也不抵赖。我发怒时两只拳头就没了准儿，对谁也轻饶不了。你瞧那畜生几乎把我的脸摁到了地底下，当然我就看不清拳头往哪儿伸了。反正，哥儿们，请你原谅，我不是故意对你使坏，你流的血多吗？”

我答道：“怎么不多！我都快昏死过去了。”

他又道：“别这么说，你应该明白‘没坏的引不来好的’①，常这样格斗一番对身体还有好处。打破脑袋放点儿血，还省得害热病呢。”

我说道：“你真该死，想出这种馊主意！但愿我这辈子永远别再这样放血了。对了，你告诉我，钱上哪儿去了？真见鬼，我们流了血，受了伤，结果反而一个子儿没捞着。”

我朋友答道：“要不是这样受点罪，我们就不仅一个子儿捞不着，恐怕连肠子都得让人挖出去。当时我瞧见大伙儿怒气十足，便先抓住了钱，等到乱作一团时，那钱早已被我藏起来了。”

我问道：“藏哪儿啦？你既没带斗篷，又没穿衬衣和长裤，更没什么装钱的兜子，这么快能把钱藏在哪儿呢？”

他答道：“在白裤衩腰带上掖着呢，这是不得已才这么干的。要是开始乱的时候就赶紧动手，那就准能摸着更多的钱。反正咱俩还没到入土的时候，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我说道：“得啦，别这么振振有词了，你瞧我都饿得上不来气了，赶紧准备吃饭吧。”

猫头鹰说道：“这好办，打个信号，那个驼背老头就会送来午饭。”

---

① 西班牙谚语。

果然不一会儿那老头提着一只饭篓子来到跟前，里面放着蒸馒头，点心，面包，烧饼，菜豆，等等，猫头鹰把吃饭的人喊来后，我们便围在一起大口地吞咽起来。大伙儿正吃得舔嘴咂舌时，觉得没龙舌兰酒助兴，这未免遗憾。烧酒很快找来了，于是大伙儿畅怀痛饮起来。我向来没酒量，至多只能喝一点儿烧酒，但却叫大伙儿灌得昏昏沉沉，根本不知是怎么离开那个地方的。我夜里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浑身一股酒味儿，脑袋疼得发胀。我勉强脱去衣服，准备接着再睡，不一会儿，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十三章

鹦鹉在监里失盗；他和堂安东尼奥别后经受的痛苦，以及其它一些使读者不会扫兴的事情。

天放亮后，牢房里的囚犯纷纷醒了。我起得最迟，昨晚没东西下肚，那时真饿得肚皮紧缩。我想开箱子拿块巧克力吃，但兜里、枕头下和别的地方都找不着钥匙，这使我十分焦急。我饥饿难忍，索性撬开了箱子，发现堂安东尼奥给我捎来的食物竟被偷得一点不剩。我平时舍不得吃，这回却一下子给偷个精光，这多倒霉！这准是那些囚犯瞧我喝醉后，偷了我的钥匙，痛快洗劫了箱子里的所有物品。说真的，我当时气得简直想一头撞死在墙上。

我的猜想证实了，但没法捉到那些小偷，更不可能赎回被盗的物品。这使我愈加痛定思痛，被醉酒带来的可怕后果惊呆了。因为醉了酒就会神志不清，象痴疯的傻子一样，不仅会被人

盗窃东西，甚至会被人污辱和杀害，这多么可怕！

我一边想着这可怕的下场，一边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染上醉酒的恶习，哪怕一次也不行。

这样，我坐在床上低头咬着指甲，愁眉不展，无比悔恨。我不停地盯着那只被盗的箱子，嘴里咒骂着那帮窃贼，并把罪孽归结到我怀疑的人身上。那时我把巧克力忘到了脑后，即使没忘，在箱子里也找不到任何细小的碎屑了，这不是反而自作自受吗？我正这么思量着，猫头鹰走了进来。他十分高兴地同我问过安，便问我昨晚过得怎样，我答道：

"昨晚不称心，今早更倒霉！"

"怎么啦，鹦鹉？"

我说道："怎么？我失盗了，你瞧瞧堂安东尼奥那只箱子吧。"

猫头鹰看过箱子，似乎在替我打抱不平地说道：

"哥儿们，真见鬼！这箱子简直比堂吉诃德的布曼利诺头盔[①]还要空荡！多卑鄙无耻！我既然吃这碗饭，难道还怕偷盗？但最气人的是他们竟偷到了我朋友的头上。鹦鹉，你信不信，'烧山人就在山上'[②]，小偷一定就在这屋里，我敢肯定就是昨天同我们吃饭的那几个家伙。要是我能看出他们的鬼主意，就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就会同你寸步不离，也不会总想去捞回输掉的钱了。因为我把咱们那点钱都拿去作赌注，结果全部输光，但这你也不用着急，'明天自有明天的办法'[③]。"

我说道："这么说，你今日早上的饭钱都没剩喽？"

他答道："什么早上的饭钱！昨晚睡觉时我连烟都没捞着

---

① 堂吉诃德戴的头盔是一只破脸盆，他的侍从桑丘常用这个头盔装食物。

②③ 西班牙谚语。

抽！你说说，箱子里丢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说道：“都是小玩意儿，两件衬衣，几条裤衩，靴子，鞋子，粗呢裤子，两块手巾，几本书，巧克力，还有……就这些了。”

穆拉托人说：“多可恶！哥儿们，这太叫人伤心了。我到每个牢房去转转，瞧瞧有没有你说的那些东西。只要他们稍有马虎，叫我发现一点线索，事情就会立即真相大白。眼下你别垂头丧气，应该振作精神，抬起头来，走吧，去那儿清静一会儿。咱们还没到衣衫破烂的地步，遭了大水才叫倒霉透顶呢，那时就会象你说的一无所有了。鼓点劲吧，鹦鹉，来，别死心眼儿，你准能吃上早饭。”

不管怎样，他的话使我忘了忧伤，食欲也一下子强烈起来。我们一起到了看守长的小房，猫头鹰嘀咕了几句，看守长便打开了柜子。我正想去拿几块饼干或几片面包，只见他拿出一瓶酒和一个酒杯，他往杯里倒了大约半升的烧酒，立刻递给了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又递给我说道：

“喝吧，鹦鹉，这算是早点。”

我说道：“哥儿们，早上我想喝巧克力茶，这酒真喝不下去。”

他答道：“这就是巧克力茶，你平时喝的是从磨子里磨碎后做成的巧克力茶，这是从瓶子里倒出来的巧克力茶。哥儿们，你该明白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巧克力茶了，它能强胃健脑……来吧，喝下去，看守长先生还等着用杯子呢。”

他这样花言巧语说服了我，于是我俩把那点烧酒各分一半，我把自己的那份一饮而尽。有了那点酒填底，我感到惬意多了，竟把失盗的事也忘记了。

这样，约摸过了十五天，我和猫头鹰相依为命，我设法给他弄吃的，他给我找酒喝。说实话，他简直时时在催我卖这卖那，

或干脆把被子褥子一同卖掉。但我执意不从，我一再发誓，就是把世上所有的宝物全拿来，我也不卖掉被子和褥子。为了证实这一誓言，我把它们放到了看守长那里，请他收藏起来，等物主来了再让他拿走。

看守长把东西收起后，我身边只剩一件斗篷遮体了。这就使那油滑的哥儿们没法再催我卖东西了，但他并没同我生气。他是那种最不要脸的家伙，他不在乎得罪人，也不怕晌午我不给他饭吃，因为每到那个时辰他总是先挤到我身旁。我那不知名的恩人送来的饭食总会招来一帮人共同聚餐，这不仅那饭是白来的，而且量还特别多，所以非但猫头鹰吃得香甜有味，就连许多不相干的人也吃得十分起劲。

这种人也许是偷我东西最凶的家伙，实际情形也是如此。我在那帮人中间特别厌烦，要去宗教裁判所找个犹太人容易，但想从那些贪婪鬼身上找回一个雷亚尔，却比登天还难。

我这么将就度日，并从猫头鹰嘴边总能分得几口烧酒解馋。

一天，我正在那件又脏又破的衬衣上捉虱子，忽听到有人喊我上楼。我一阵小跑，以为又要提审，原来不是公证人叫我，而是我那好朋友堂安东尼奥和他的妻子，他们特地来看望我了。

我们迎面相见后，堂安东尼奥非常亲热地拥抱了我，他妻子也不胜喜悦地问候我。这位诚挚大度的好朋友出乎意料地来到我身边，竟使我兴奋得一时不知该怎么才好。那时我以为他来取留下的物品，便急忙想细述详情，可堂安东尼奥很快打消了我的疑虑。他十分简洁地问我为何落得这副狼狈相，我立即答道：

“您该知道，我除了这身衣服，就再没任何别的替换了。”

我朋友说道：“怎么没有？我给您留在箱子里的衣服呢？”

我听了这话立即不安起来，只得支吾其词。我没正面答话，只推说那衣服不是我的，所以没敢拿来用，这使人觉得我还有点羞耻之心。

“朋友，那衣服不是我的，是您……”

堂安东尼奥立刻打断我的话说：“不，先生，是您的，我交给了您，就是让您留着自己用的。我当初让您保管那只箱子是对您的信任，您既然保存到今天，您就全拿去用吧。”

他如此慷慨大方，使我那颗恍惚不安的心又重新平静下来。那时我内心十分烦乱，觉得我朋友太大度豪爽了，他根本不去追究那些衣物，可它们却叫该死的小偷早已享用了。于是我问他是否想把床带走，他说这没必要，他已把那儿的一切都送给我了。这样，我对他的慈爱和大方又深深感谢了一番，并赞不绝口地同他妻子述说了她丈夫的种种善举。但堂安东尼奥却止住了我的赞扬，他向我详述了出狱后的情形，讲到他怎样见他的妻子，怎样事先托一位先生给她捎了密信，让她见信后立即回家等等，因为这是顶重要的事情。随后，他又叙述怎样从那位先生嘴里得知他就是侯爵的遗嘱执行人，那先生不辞辛劳地申诉冤屈，才使他终于出狱。后来那人又以侯爵的名义再次向他请求宽恕，又向他的妻子恳求原谅那些无礼粗鄙的举动，并立时给了他八千比索，用以补偿所遭受的损失。此外，那位先生还代表侯爵给了他妻子一只嵌着红宝石的戒指，用以赞扬她即使受了邪恶的诱惑也忠贞不渝、象红宝石那样闪闪发光的好品质。但因为他们夫妻俩矢志相爱，这点小礼物同他们的高尚品德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那位先生还是一再请求他们夫妻俩宽恕侯爵的亡灵，让上帝也能宽恕他。堂安东尼奥和他妻子说着当即把那只宝石戒指拿出来给我过目，那真不愧为富裕的侯爵才能珍藏的

宝物。但两位朋友说完这些话，不知怎么又感伤起来，他那美貌贞节的妻子说道：

“我察觉到那可怜的侯爵心术不正，就想到安东尼奥必为此大吃苦头，这样我就憎恨他，觉得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后来我又看到他翻然悔悟，临死还要报答我们时，我又体味到了他那颗伟大的灵魂，于是便原宥了他，为他的猝然身亡而感到惋惜了。”

堂安东尼奥说：“亲爱的，你这种念头十分得体，即使没报答我们的人也该设法原宥他。侯爵是个好人，可是好人难道没有一点不入理的情感了吗？我们既然对自己的不幸遭遇记得十分清楚，就该更加宽恕别人的不幸，即使对自己的冤家也该这样，并且去坚定地除掉那些给人们带来不幸的祸根。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别人总是不给予任何宽容，就象法官那样十分严厉，即使是一点疏忽、误会和失着也不去放过，相反对自己则往往非常自重，总想得到别人的宽容和原宥。”

我们这样谈了许久，接着堂安东尼奥问我案子审理情况怎样，是否还有吃的东西。我都作了答复，并告诉他天天有人给我送一篮子食物，有中午和晚上的饭食，面包和烟卷。我总是收了连连致谢，却不知那施主是谁，因为那送饭的仆人不愿把我恩人的名字说出来。

堂安东尼奥说：“这没什么，要紧的是您该学习他的好品性，我相信上帝会让您走这条路的。”

说着他们便起身告辞，堂安东尼奥说次日就得离城去哈拉帕，往后我可以写信，把经历的事告诉他们，他们很关注我的安危。并说要是我出狱后，也可去找他们，我一无牵挂，到了哪儿都能正经干活挣饭吃。

我觉得堂安东尼奥决不是那种满嘴说漂亮话的人，他从来

言而有信。他对我说了那些话，又给了我十个比索，接着他妻子也给我十个比索作为礼物。最后堂安东尼奥拥抱着我，反复叮嘱了我一番，便和妻子跟我告别了。这使我觉得比上次分手更难受，因为我将完全失去他的庇护了。

猫头鹰一直在旁边注视着这次会面，他看到我恩人同我告辞时如此别情依依，愣得他圆睁着眼睛。他十分清楚地瞅见我恩人对我的那番款待和送的礼物，于是想同我一起分享好处。

堂安东尼奥夫妇走后，我匆匆回到牢房，这时猫头鹰早在等我了。他手里拿着一杯烧酒和几根香肠，我不知他从哪儿这么快弄来了东西，没等我发问，他便说道：

“鹦鹉朋友，走吧！瞧你让我等到现在，我还没吃午饭呢！真见鬼，什么会面竟这么长！是堂安东尼奥找你要东西了吧，怎么样？事情顺当吗？你说那东西被人偷走他信吗？”

我答道：“事情既顺当又恼人，顺当的是我那好朋友不仅没问我要东西，反而把他的所有物品都送给了我，并又给我一些零钱救急；恼人的是这恐怕算他对我的最后一次慷慨施舍了，因为他明天就要离去。这样，我不仅身边少了个好朋友，还会拼命思念这位大恩人呢。”

猫头鹰立即说：“你说的太对了，这种好朋友才叫百里挑一呢，你真该永远怀念他。但即使他走了，又有什么要紧呢？上帝最伟大仁慈，他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你同我在一起也决不会受罪。我是黑人，生来又穷，朋友，随你怎么说，这肤色总叫人害羞。但我这种朋友最够交情，为了使你舒适，我什么都受得了。不知你刚才在楼上瞧见了我没有，我没找你打岔，所以直到现在才让你下来。不过我得知找你的人是堂安东尼奥时，我还是上楼来看你们了。这样，要是他为了讨还债物，你又对付不了他，

有我替你帮忙。结果他和你分手时拥抱了你，这使我一下子感到如释重负，于是马上去拿了这杯酒来为你庆贺。要是你不爱喝酒，我再去找别的东西，我刚才赢了一盘赌，手头还有四个雷亚尔呢。你缺钱吗？把这些钱拿去吧。”

我急忙说：“不，朋友，这是上帝对你的赏赐，再说现在我也不缺钱。”

那黑汉子说道：“我并不问你多大岁数，而是问你想不想花这些钱，你要是不想拿，就干脆扔了它们。你该明白我最讨厌让朋友瞧不起，这比挨了刀子还难受。假如你不是我的朋友，我才不这样抬举你，那时你就什么也得不着了。”

我答道：“谢谢你，猫头鹰，这可不是瞧不起，而是我现在确实受了不少接济。”

他又说道：“你走运我十分高兴，这就象我自己的好运气一样，可现在你瞧，这香肠多馋人，快吃吧……”

他这么又拉又拍，再精明的人也会上他的当，更何况我这种对他的鬼主意一门不摸的人呢？于是我又对他十分顺从，他越是对我敬酒，我越是相信他，终于他对我说道：

“鹦鹉朋友，我交朋友向来看重友谊，轻视钱财。也许你看我身陷缧绁，衣着破旧，会讥笑我，但我马上会叫你相信我的真情。眼下我们喝酒有点过量，你本不会喝烧酒，这回稍稍多灌了点就更晕了。但这并不是说你已喝得烂醉，而是有几分醉意，我怕你神志不清，又会象上次那样让人洗劫一空，摸了你的钱物。朋友，这儿偷窃成风，甚至连最迟钝的人也会偷点摸点，所以象鹞鹰、苍鹰、猎鹰那样凶猛的鹰隼就比比皆是了，他们都能突然对人进行抢劫。这样，我想最好把你手头的钱存到看守长那里去，你只要给他点小费，他就会替你把钱锁在箱子里，你想用时也可

随时取用，这根本不会有什么差错，又使那帮窃贼没法偷你的钱了。那些家伙偷了你的钱不但不感念你，反而把你当傻子看待，以为你上回遭了窃，这回还会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不去提防他们呢。”

我没探究他的真实意图就对他谢了赏，然后同他一起找到了看守长，把刚才我恩人给我的二十比索如数交给了他。事毕，我那好朋友让我先回了牢房，他随后再来。

我依从了他的吩咐，自个儿坐在床上喃喃自语：没别的法子，他虽是黑人，可人品还行，只是肤色黑了点，我还不知他会这样关心我呢。说实话他真够“朋友”，对，我也得关心他，爱他，除了堂安东尼奥，我首先想到的应当是他，他身上也有那种见义勇为的劲头。我反复捉摸了一阵，这时猫头鹰拿着香肠、烟卷和烧酒走了进来，他对我说道：

“鹦鹉朋友，这会儿咱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通，再不用为你那些钱担心了。”

于是我没推诿，立即自己动了手。酒过数巡，我有点晕头转向，这时我朋友把我抱到床上，并一口口往我嘴里喂东西。

下午，酒劲过后我渐渐醒来，这回疑虑解开了。原来他把我的裤子拿去变卖了，并假惺惺地对我埋怨说价钱如何低廉等等。他就是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总把我蒙住，想一点点搜刮我的钱物。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得益，于是我的裤子变卖后，他又想典当褥子，被子，以及剩下的物品。那时他总是装着向我借钱，并唆使我赌博。他同看守长合伙，使我仅两天就分文无存，等一星期后，我竟连被子，褥子，毯子，箱子，以及斗篷等全部丢光了。

他瞧我穷得没油水可榨了，便随意找了个碴同我吵嘴，于是

我们的友情就一刀两断了。事后，他总千方百计捉弄我，这是他人品卑劣的必然结果，也是我盲目轻信的应有惩罚。

那时我可怜巴巴地穿着一件从洞孔里往进灌凉风的破衣裳，晚上躺在光溜溜的硬板床上，满身的虱子又搅得我不得一刻安宁，加之我一想起猫头鹰这种卑鄙下流、忘恩负义的朋友就感到无比气愤的心情，使我那阵子变得万分悲伤。中午送来了饭食，我急忙填饱肚皮才算消了点气。但后来不知怎么连饭食也没有了，那送饭的老头也再没露面，这使我象一下子落入了魔掌或掉进了地狱的深渊，急得我直怪自己在危急时没有智谋，缺乏勇气。

这样，一连几个月我在监狱饥寒交迫，哀思如缕，简直就象游魂冤鬼一样了。我的体质渐渐下降，变得面黄肌瘦，色如死灰，不仅吃的糟糕，还要忍受虱子的围剿，那才叫活受罪呢。

我白天吃了那些苦头，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受折磨。那张板床把人硌得生疼，破席上又尽是臭虫。床上的枕头、毯子和褥子早已被卖掉，只剩下先前的几块破布。我天天晚上靠着它们取暖，很快便磨得骨头都散架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瞧瞧，你们的父亲在这种倒霉时辰度过了多少个痛苦的日日夜夜！你们再瞧瞧，即使是那些被当作无赖和坏小子的人，他们算得上精明了吧，但也没法逃脱这种逆境！我曾对你们说过，越是放荡的人就越是经受痛苦，而规矩诚实的人则自有避邪驱恶的法宝。现在我们把这些道理让那些爱刨根探底的人去细究，再来看看我的情况。

我白天没吃没穿，晚上又睡不好觉，要不是碰巧遇到了好人，那段时间我真不知该怎样度过。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早上，我正在院子里等着晒太阳，想把昨晚的凉气赶

走。这时一个乡下人模样的囚犯向我走来，他说道：

“先生，您瞧，我想同您说件事，不知您能不能帮我忙。您瞧，这事我对别人谁都没讲，他们都一肚子坏水。”

我说道：“好吧，您尽管放心说，我一定全力帮助您。”

“您大概知道我叫塞梅特里奥·科斯科哈莱斯这个名字吧。”

我立即说道：“您该说埃莱乌特里奥，或埃梅特里奥，因为塞梅特里奥①不是正经的名字。”

那乡下佬说：“说的是，只要稍不留意，说岔了嘴，闹出笑话。可是，先生，您既然能听懂，就别去多挑刺了，这会儿咱们说正事吧。我是圣彼德·埃斯坎坡萨尔顿戈人，这庄子离城约有十八里。先生，那儿有个姑娘叫洛伦莎，她是迭戈·特罗内斯大伯的女儿。那大伯是个铁匠，又会给马瞧病，这种人当今才难找呢。我家恰恰同他家门帘挨着门帘，这样天长日久，那个不知歇息的魔鬼竟叫我爱上了大伯的姑娘，她简直叫我爱得放不下。唉！先生，漂亮的女人多叫人心醉！她个头高大，壮实得就象棵帕洛塔树，至少象恩西诺树②一样。她脸蛋儿圆圆的，红得讨人喜欢。她的眼睛乌黑发亮，鼻子又大又好看；她除了有点对眼，另外缺两颗门牙，你再也挑不出她的毛病了。那门牙是一天她帮父亲钉马掌时，不小心叫那畜生踢掉的，她别的地方都很漂亮。所以，先生，我就爱上了她。我向她送礼求婚，解除了她许多难处，使她心肠受了感动，答应同我结婚。可是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因为除了魔鬼，我是绝对不会对不住她的，我对她说：我

---

① 塞梅特里奥是墓地的意思，埃梅特里奥才是常用的人名。这两个词仅字头有区别。

② 帕洛塔树和恩西诺树均为美洲的高大乔木。

怎能对您有半点儿的欺心？我为了她死都情愿。但婚礼还是不能马上举行，因为我手头没钱，这真比哈曼①还穷。再说那神父先生也不会同意，要是我们叫魔鬼缠住了，没钱办婚事，他是决不会准许的。就算家里的死尸放了八天，腐烂发臭了，你拿不出钱来，神父照样不会同意出葬。所以尽管我想早点办这桩喜事，实际上也得再等三四个月，那时我就可以收回玉米来了。那庄稼长得不错，看来能收四个法内加②。那时她总跟我在一起，这样我俩就开始互论夫妻了。可是，先生，一天晚上我从玉米地回来，象平常一样去窗口招呼她，这时我发现里面有个男人的影子，还正在同她说话呢。我立刻慌了手脚，简直气得尿水直冒。③"

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您想说气得火气直冒吧，因为尿水不是生气才冒出来的。"

那乡巴佬忙说："说的是，先生，我只是说漏了嘴，其实哪里会出尿。那时我憋着一肚子气，慢慢朝那个黑影靠近，等我凑到跟前一看，才认出那人叫库拉斯，是个吉他手。他正在弹一首哈拉贝曲子，他的手在弦上拨得真灵活，就象在对人说话一样。

"这时我一步冲上前向他说：'您来这里找洛伦莎干什么？'他挺起脖梗说他乐意这样，并说我不是他父亲，根本没资格盘问他这事情。那时我象是受了委屈，再也没法忍耐，就顺手拿起一把锄头，照准他喉咙狠命一锄，只见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

① 哈曼是圣经里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宠臣，后被没收了全部的财产，参见《旧约》《以斯帖记》第八章七节。

② 容量名，一法内加约合55.5公升。

③ 这是那乡下佬说别了词，因为尿水和火气两个词发音相似。

"这时，恰巧有个巡逻队经过门前，他们听见库拉斯的惊叫声，就连忙赶来。我不顾一切逃命，但还是叫他们追上了，他们把我五花大绑后押到警长跟前。接着……接着我便据实招供，法医查过伤情，说病人出血过多，伤得十分厉害。这样，他们就把可怜的洛伦莎送进神父先生的教堂，把我押到监狱，带上了镣铐。

"第二天，洛伦莎托神父的老厨娘给我捎来一封信，说她没有任何过错，是库拉斯先在窗口喊她的。库拉斯装成我父亲让他捎口信给洛伦莎的样子说，我和我父亲要外出办事，恐怕很长日子才能回来等等。那厨娘还对我说可怜的洛伦莎为我伤心得不知掉了多少眼泪。

"过了一天，警察给我带上手铐脚镣，象对付印第安人那样把我捆得结结实实，然后用骡子把我送到这里，准备提交法官审讯。但我一连关了三个月，却从未受到任何提审。洛伦莎来信说库拉斯早已伤口平复，又拿着吉他四处弹唱了，可我呢？先生，还在这里没完没了蹲监呢。所以我想让您帮个忙，我一定不亏负您。您看在他们的份上，看在她母亲尸骨的份上，给我写两封信。一封给我教父，他是我们庄上的理发匠，他也许能为这事出把力。再一封信就是写给我的宝贝洛伦莎，说我已得知她离开了教堂，库拉斯还在对她用情，让她留神别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噢，别这么写，先生，这些她都知道，会自己料理的。其它就劳您代笔了，邮费我来付。"

那乡巴佬结束了他的故事和请求，于是我便问他什么时候需要那两封信。

他说："先生，这就等着用，明天我就让邮差捎走。"

我说："好吧，朋友，您先给我两个雷亚尔现钱，我去买几张

信纸。”

他立即掏出钱，我让人买回信纸，便即刻奋笔疾书。不一会儿，靠着上帝保佑，那两封信全写好了。那乡下佬见了喜出望外，他不仅马上给了我十几个雷亚尔作为报酬，还给我一件旧大衣，这使我十分高兴。那旧大衣准是用斗篷改制的，上面满是补钉，领子也缺了半边，穿在身上又短又难看，简直连大腿都盖不住。也许那大衣是别人赌输的，他可以仅用几个小钱就能换到。

那大衣虽说糟糕透顶，但我得了它却如获至宝。我用乡下佬赏我的十二个雷亚尔吃饭，抽烟，又喝了巧克力茶，最后还有剩余。这时我便盖上了那件大衣，准备美美地睡一觉。

那时我以为自己快要时来运转了，可猫头鹰这家伙却又戏谑了我一场，使我平白受了一肚子冤屈。事情原来这样：那天我得了大衣十分高兴，这时他来到了我的牢房。他一本正经地装出一副苦相，坐在我一旁说道：

“鹦鹉先生，一个失着铸成大错，现在更是变得火烧眉毛，再也不能得过且过了，因为可怕的灾难很快就要落在您的头上。我作为您的朋友，总想让您事先有个提防，即使告诉了您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也得这样做。不管怎样，讲义气的人看到朋友遭灾总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那么缺德。”

我不胜惊恐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

他说道：“怎么？难道您还不知道昨天的判决吗？说是过了这个节，您就得脖子上挂着撬锁的钩子，站在闹市的大街被人鞭打二百下，并说这才能了却公愤。”

我万分慌张地喊道：“圣巴巴拉，我又要遭灾了吗？难道对堂彼得罗·萨尼恩托也得痛打二百鞭子？难道对堂堂正正的贵

族子弟也可这样侮辱吗？难道对塔格莱、庞塞、平托、贝拉斯科、苏马拉卡莱基斯、布蒂布利斯这些贵人的后裔还要用如此凶狠的手段吗？更不可思议的是我曾在皇家和教皇的学校里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头衔，难道对这样的人也能如此粗鲁无礼吗？那些学校不是同萨拉曼卡[1]大学一样，毕业的学生被人们当作得天独厚的才子的吗？"

那黑色猫头鹰说道："得了，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您有钱财和富裕的亲戚吗？"

我答道："有。"

猫头鹰说："这就行了，您给他写封信，把您的遭遇好好描绘一番。您让他寄一笔钱来，好拿到公证人那里去走走路子。您还可以去买点纸，把您这案子的来龙去脉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诉。您该据理以争，一旦证明您清白无辜时，就让他们及早作出判决。哥儿们，这事最要紧不过了，您稍有延误就会大吃苦头。"

说完他便起身告辞，于是我对他恩谢了一番。

这时我想立即按他的话去办，我掏遍全身口袋，想找出买纸、托人递条陈以及给我大叔马塞塔硕士写信的钱，但那时我是多么晦气！竟只有三个半雷亚尔，还缺五个雷亚尔，这多叫人恼火！我正窘得难以排解的当儿，突然想起了那个乡下佬。我把苦恼事向他诉说后，恳求他无论如何帮我一把。那大好人听完对我深表同情，他当即慷慨解囊，掏出四个雷亚尔对我说道：

"先生，真过意不去，我只剩这些钱了，您先拿着吧，还缺一个雷亚尔就谁都会帮你忙的，说不定会有好心人来白送您这点

[1] 这是当时西班牙的著名学府，在西班牙北部萨拉曼卡市。

钱呢。”

我接过那四个雷亚尔，感动得落着泪连忙对他谢恩。说真的，那地方近三百名囚犯，象他这样心肠慈善的人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那时我买了纸，又用半个雷亚尔买了信封，这样还剩下三个雷亚尔。要是把托人送信和付小费的钱都算在一起，就只缺一个半雷亚尔了。

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立即给我大叔写了封信。我向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请他帮我诉苦申冤，或至少给我提供些物质上的帮助。我把自己的处境和整个家族的名誉将遭受威胁等统统向他细述后，末了对他说前一阵我只得隐姓埋名，改为桑丘·佩雷斯。但这名现在也不能用了，因为他们把我拉出去示众游街，许多人就会认出我来，这就败坏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名声。所以我恳求他看在亲戚的份上，为了整个家族子孙的荣誉，而不是只为我一个人，尽快给公证人送点礼品，好设法让我摆脱灾难。

我把信写好后，想让切皮托大伯帮我送到亲戚家去。那时正值傍晚，我没法找着那短缺的一个雷亚尔，因为递送申诉信时还得给看门人一点小费。

那晚我始终没合眼，我越是害怕被人鞭打，就越是想尽快找着那个短缺的救命雷亚尔。这样就似睡非睡地一直到了天明。我起床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细细盘点起来，并把衣服拿在手上认真查看，以为它们能值一个半雷亚尔。但它们哪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衬衣几乎没一件完好的，只能胡乱裹在身上取暖。裤子又全系不上皮带，袜子破得简直不成个样子。鞋子象两块龟壳，只是靠两根鞋带才算连在了脚上。一串念珠已面目全非，那件破旧不堪的大衣比我所有的零星物品还要显得寒碜。

我找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几乎失去了勇气。这时我抬起头，忽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只礼帽，它在牢房里虽不起眼，可也算我手头最值钱的东西了。于是我欣喜若狂地大声说道：谢谢上帝保佑，我总算有个值钱的礼帽！说着我便把它取了下来，卖掉后得了一个比塞塔①，这时我心情舒畅地用了早餐。

上午十点左右，切皮托大伯从我大叔那儿捎来了回信。我的孩子们，现在我把那封回信如实写在这里，好让你们念了之后头脑更加清醒，决不要再去对朋友和亲戚抱任何奢望。你们唯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品行，以及那些靠你们自己的正当手法和本事赢得的报酬。那封回信这样写道：桑丘·佩雷斯先生：您大概就是您自己讲述的那个人吧，您将被当作窃贼游街示众，这同我毫无关联，因为罪犯就该受到惩处。您来信说这会使我们家族名声扫地，这恐怕过虑了吧。您知道丢脸和不光彩的事情从来就只能危及罪犯自己，而别的亲戚和朋友是决不会受到任何牵连或损害的。您既然犯了罪，就该自己吃苦头。您要是有了冤屈，就象您同我诉说的那样，就算为了上帝而蒙垢受辱吧，基督不是也为我们吃苦受难了么！

上帝会合着您的心意，他会救济您的。马塞塔硕士。

这封酸溜溜的回信简直使我气得浑身发抖，肝胆欲裂，竟当场晕倒在地，难道谁经受到这种情景会不这样呢？

于是我立即被人抬到医院进行急救。

我苏醒时发觉脑袋绑着纱布，一个大夫站在身旁。那大夫十分机灵，他听了我的梦话，又了解了我的案情，便把公证人和典狱长一同请来说道：那所谓的判决是根本无中生有的事情，所

① 一个比塞塔合五个雷亚尔。

以让我全不必听信谣言，以为要被示众鞭打等等。

这时，我似乎从坟墓里起死回生了一般，一下子精神振作了起来。我去掉了心病，身体也开始日益康复了。

等我完全恢复了元气，于是公证人受法官委托，来找我了解那件虚假判决的事情。他让我供出谁造了这种恶毒的谣言。他们对我的情况十分清楚，我申诉书上写的事情和给我大叔的信他们都审视过，他们知道我是贵人子弟，受了这种冤屈和恶作剧一定痛苦不堪，于是就想把那无事生非的肇事者揪出来处罚。

这样，公证人和典狱长便想方设法要弄个水落石出，可我却觉得万一我说出真情，就必然叫猫头鹰倒霉，那可怜黑人受罪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他的罪孽已经够大的了，我决不能再给他揭穿这事。于是我含糊其词地说传谣的人很多，一时倒说不上到底是谁先传的了。公证人和典狱长尽管追得很紧，可还是没从我口里得到线索，这样他们就把我当作没脑子的傻瓜撇在一旁不管了。

于是我又自由自在地呆在病房里，那地方真比牢房强许多倍，每天有人护理照料。虽说也有规章制度，但总可以随便说笑聊天，这比在监狱的院子里和那些犯人说话不知要有趣多少倍！

那时公证人看过我的申诉信，便看中了我的一手好字，于是立即把先前的那个助手辞掉，然后又凭着他同典狱长的交情，把我提上来当他的助手。他问我是否愿意当个抄写员，每天补贴四个雷亚尔，我听了当即应允。可我立即发现自己通身破破烂烂，没一点体面人的样子，这怎么能进那个大堂！这时公证人对我说这不必顾虑，第二天，他就给我送来了衬衣，背心，短裤，长裤，袜子，鞋子，总之上上下下都有了，大面上显得干净，整齐，又没一点破烂。

我换了这身显眼的服装，使大伙儿都十分惊异。确实，当时

连我自己都摸不着头脑，怎么能叫别人见了不奇怪呢？

这样我便开始认真、起劲、高兴地为这位新主人效劳了。没过多久，他就十分信任我，他不仅在监里救济我，而且还设法让我到监外去走走。一天，他把我带到他家，欲知后事，请看下章。

第二十四章

鹦鹉如何出狱；他对无耻公证人的猛烈抨击，以及最后怎样从昌法伊纳家狼狈出逃。

人们常会碰到十分背运的时刻，那时即使最狡猾的家伙也会感到束手无策，没法用伪装诚实的样子去骗取别人的信任。但我却有这本事，我偏偏同公证人串演了一出惟妙惟肖的活剧。他虽说是我的死对头，使我长期在监里受罪，变得既贫穷又寒酸，不仅吃不饱肚子，弄不到一个零钱，还得整天提心吊胆，生怕遭人坑害。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千方百计迎合他的兴趣，使他对我愈加亲密无间。等到半个月过后，我的心愿完全达到了。这时已没有任何坑害和暗算我的恶作剧，即使有，也不过是十分轻微和背地里的事情。那时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去，连小费都不用交，甚至能到他家去溜须拍马。

我这头一个主人叫堂科斯梅·卡萨利亚，但囚犯们却叫他昌法伊纳① 公证人。也许是这绰号和他的姓合在一起念有些绕嘴，或因为他精细狡诈的缘故，所以总不叫他的全名。

---

① 昌法伊纳原意是用切碎的肝肺做成的菜肴，这里当敲榨勒索讲。

他胆大出奇，有一次竟使我为他的胆略大受惊恐，直到现在我写这事还心有余悸呢。

一天晚上，有个恶贯满盈的大窃贼落入法网。于是这案子便由另一个公证人来办理，而没轮到我的主人。那罪犯很快就低头认罪，供出了所有的罪恶行径，因为那都是无法抵赖的罪孽。这时，有个女人来找我主人，她是那罪犯的妹妹，长相也不难看。她非管我主人叫大哥不可，并给他送了礼物。这时我主人推说自己不是办案的公证人，让她去找当事人说情。那女人说她已同主管案子的公证人见过面，但没效用，因为那公证人太死板。那人对她说，公证人不能违背司法，也不能任意偏袒一方，对法官弄虚作假，而应该实事求是上报真情，这样法官才能依照罪孽的轻重合理判决。所以那公证人一口回绝了她的恳求。那女人碰了一鼻子灰有点绝望，于是又决定到我主人这儿来撞运气。她知道我主人的隐秘，知道他在法院素来吃香，便求他网开一面，帮个大忙。她说自己虽是个穷人，但会永远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并要千方百计报答他。

那时我主人不知着了什么魔道，他听了这个恳求，痴愣愣地看着那女人眼里的两泡泪水，不仅没觉得这事荒唐，反而对她说道：

"好吧，亲爱的，你且收泪，我会帮你忙的。你别着急，你大哥的案子不会送命，但……"

说到这里，他起身挪近了几步，下面的话就说得很轻，我怎么也分辨不清。最后只听那女人连声说："好，好，先生。"然后就高兴地离去了。

过了几天，有个下午我正同主人在一起抄写东西，那年轻女子慌慌张张走了进来，她一边哭一边对我主人埋怨说：

“堂科斯梅先生，您的把戏太叫人伤心了，我怎么也想不通您竟会来戏弄我这可怜的女人。我为了事事替我大哥着想，就什么都依从您。您的为人我并不是没听说过，我人虽穷，可在众人面前还要点脸皮。再说即使真的穷困不堪，也总会有人来救济我，我还没到脚上生疮连破袜子也穿不上的地步。我真瞎了眼，怎么会找您这个窝囊废，我以为您讲义气，所以一定说话当话……”

我主人说道：“住嘴，姑娘，你说了多少胡话。出了什么事？怎么啦？谁对你说了什么？”

那女人说：“没别的事，只是我大哥被判了八年徒刑，就要被送到哈瓦那的莫洛港去做苦役了。”

我主人十分惊异地问道：“你说什么？姑娘，这不可能，也许这是骗人。”

那哭丧着脸的女人哽咽道：“什么骗人！我大哥刚同我分手，他明天就要被流放了。啊，我的亲骨肉大哥！除了我在为你拼死出力，还有谁能替你说一句好话呢！……”

“怎么，姑娘，明天要流放？此话当真？”

“对，明天，是明天。今天下午作了决定，他已上了名单，明天就被带走。”

我主人说：“你别慌张，我宁肯叫魔鬼把你大哥带走，也不愿让他去做苦役。你尽管放心回去，今晚你大哥准保获释。”

这样那姑娘便离去了，我主人来到了监狱。他果然瞧见了那女人说的情景：那时这位窃贼已同另一个犯人在一起绑着，准备第二天押送流放。

于是我主人吃了一惊，但并未慌神。他立即把那罪犯的刑具脱了下来，悄悄地戴在身旁那个印第安人身上，原来那可怜虫

是因为喝醉了酒拼命揍老婆才被送进监狱的。

这样，那可怜的印第安人替代了那位姑娘的窃贼兄弟，第二天要去哈瓦那的莫洛港服八年苦役犯的徒刑了。当晚那窃贼便偷偷从监里逃命，他没破费任何钱财就得到了自由。其实他只要白天别在城里露面就行，但他却连一晚都不愿在城里呆，生怕再次落网，于是星夜离城，这样事情就更变得神不知鬼不觉了。

那时我想，昌法伊纳公证人既然干这种违法的事如此精明老练，难道就不能干那种捏造假证书或找假证人之类的事情吗？他完全可以找个无人知晓的假证据，同时身兼二职，既是公证人，又是律师。那时我只要写个供词，他就能随意替我辩护，这不是既得了人情，又不易露出马脚了吗？他干这种事几乎是名正言顺的，他可以无视眼前的一切法律、证据和规章程序，在那些法规面前他总有办法营私舞弊，干些巧妙偷窃的勾当。我之所以说他象个小偷，这是因为他最爱行小利，只要用几个小钱或更少的利益来贿赂他，他准敢一手遮天，什么事都敢干。

再说，他又是个心狠手毒的人，要是哪个倒霉鬼落到了他的手里，却没钱去贿赂他，就定会没完没了地受他的折磨，最后被押去做苦役。而他却反会洋洋得意，被当作执法如山的人看待，并能邀功请赏，捞到为国出力除害的美名呢。总之，他是个刁顽凶险、无恶不作的家伙。

我对这位曾经救济过我并供养我活命的恩人如此大揭烂疮，这着实有点不仗义，也许还会遭到众人的唾骂呢。但我的用意不是就事论事，故意非难这位恩人，而是为了把这类公证人的丑事公之于世，还它的本来面目，使人们不再上当受骗。一切有头脑的人都会赞成这一举动，他们了解到那位公证人收留我决非在替我打算，而是想利用我的廉价劳力时，他们准会更加气

愤。我白白为他效力一年,他除了饶我几件旧衣裤,外加一两个雷亚尔的烟钱,别的什么也没给过我。那时我简直象苦役犯一样,光顾上嘴里有吃的,工资报酬则一概没去计较。他虽说每天给我四个雷亚尔的补贴,但却从未切实履行过。

那时我在他身边学了不少坏样,用孩子们的话说就是变得"刁钻油滑"了,这功劳总不该给他埋没。说实话,在公文上用笔营私舞弊的勾当我也学了不少,并深受其害。

没多久,我已懂得如何玩弄权术,草拟契约,废除证据,加害或袒护犯人,起诉,处理案情,以及所有那些公证人能干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是亦步亦趋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的,这是说我不过按着陈规旧习或依样画葫芦地干的。所有那些东西在我看来似乎只是举手之劳,因为我肚里本来就装着坏水。有时我也明白那是明知故犯或见死不救,但不管怎样,我的品行也总比那些蹩脚的公证人,无知的法官和糟糕的公务员要强得多。

我办事利落,十分精明,这使我主人对我更加放心了。啊,难道会有人把欺骗自己的人当作最可信赖的人吗?

一天,我主人不在家,我便替他写一张转卖庄园的契约,那是一位女人委托他办的。我快写完那张契约时,有人来找我主人昌法伊纳先生了。这是个精明、体面和多疑的律师,名叫堂塞维罗。他坐定后便打听我主人的情况,接着又问我道:

"您在忙什么呀?"

我对他的脾性、嗜好和学识等一无所知,但马上回答说在写契约。

他立即又问:"什么?您正在制造证据或乱写契约吗?"

我说道:"对,先生,这是最后几个字,契约快要写成了。"

他说:"好哇,好哇,您知道契约是干什么用的?"

我答道："先生，这契约是卖庄园用的。"

"谁让您写这契约的？"

"堂娜达米安娜·阿塞维多夫人。"

那律师说道："噢！对了，我同她十分熟识，她是我表亲，不久前刚和我表弟巴尔塔萨·奥里韦拉结婚。她真是个风流女郎，怎么，她要把用嫁妆置下的庄园卖掉吗？我不知她让在契约里写了点什么，来，劳驾您念给我听听。"

这时我不知哪来的胆量，竟从容不迫地开始念那张契约，上面清清楚楚写道：墨西哥城，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日。公证人，见证人，堂娜达米安娜·阿塞维多及其邻居在场订此契约：本庄园主人和将来若降世的继承人或儿子决定把这庄园永远卖给堂伊达尔戈·罗查先生及其家人，他是都城附近卡沃镇人。全部财产为房产一座，位于阿尔科街附近，包括对已故父亲堂何塞·马利亚·阿塞维多先生遗产部分的占有和支配权。房产共为四个大间，有正堂，卧室，客房，厨房，外加一间小屋，一个仓库，一个马棚。正房门面约为十五码，进深为三十八码，房产所有细节在亡父的遗嘱中均有记载。他以自己的名义把房产遗给了女主人，当时女主人曾立下声明，保证永远不把它出卖、丢掉和租给别人。因为那房产可以免税，不用注册登记税，也没有固定收入税，不动产基金税，旁人庇护税，押金担保税，租金利息税，抵押权税以及许许多多烦琐的赋税。现在女主人决定把这房产的所有东西，连同那些入内权，出外权，行使权，以及风俗习惯、规章制度等统统卖给新主人，拢共价值为四千比索。一律交付现行通用钱币，并需带有墨西哥国家钢印徽章，而且还要使买主也称心满意。从今以后，本房主及其继承人和后代决不再赎回，转卖，怂恿，中止，废除和移交房产的所有权，自主权，契约权，发言

权，上诉权等等，全部权力必须采用真正的、双方负责的、有利的、互相配合的、直接的、切实履行的以及其它一些同属于新主人职权范围内的措施统统移交和转让给堂伊达尔戈·罗查先生。他在支配房产上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自由、随意和全面地行使经营权，并成为本房产交易的真正代理人。他不必依靠和借助于原房主的赞同就能象支配自己合法正当的财产那样随意变更、收回、享用和占有房产。他能行使和运用他的职权，或司法上叫做真正享有和占据应得的权力。为了表明不是暂时获得，而是永久成为他的房产，现特地订立一纸契约为证，并交付经过核准的复制品一张。与此同时，再次借机重申全部房产的合理价格或价值为四千比索。此价格不会抬高，更没人愿意用高价索取。若房产确实还能抬价或能值更多的钱，须将超额部分纯粹、全部、完全和坚决地赏给新主人罗查先生及其子嗣，这在法律上叫做“合法承受”①，这样就对《法典大纲》②第五部分十一章一条表示弃绝；在埃纳莱斯召开的阿尔卡拉宗教会议③也曾提及此事，这就对“不动产法”④和贝莱亚诺咨询院的法律表示弃绝，它们都同属于法官和司法的职权管辖之内。此外，这也是对“女子法”⑤和“法官仲裁”⑥法的弃绝。您还可以找出许多对您和您的子孙后代有利的条文来为自己辩护，这就使得别人谁也不敢再来找您的麻烦，谁也不会因为所有权、占据或享有这些房产来同您争辩。若有人同您过意不过，找您的碴，想算计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指一五六七年费利佩二世授命颁布的法典。

③ 指十四世纪在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埃纳莱斯召开的宗教会议。

④ 原文拉丁文。

⑤ 原文拉丁文。

⑥ 原文拉丁文。

您，原主人及其子孙后代只要力所能及，就一定按法律条文来为您辩护。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不辞烦难地申诉法庭，直至事情彻底明了，买主完全享用和真正占有房产为止。要是他没获得这一切，就必须按原价、原物、原地、原税收以及原来便利的设施向他提供全部的差额。要是那房产不如先前那样好了，您也会如实收回多付的那部分钱，以及其它一些对您有益、急需和愿意接收的那部分额外的财产。这些都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您耗去的一切本钱、费用及遭受的损害和失去的利息都会在这张契约上得到补偿，都会在您的誓言中或您的心灵中得到另一种形式完美的报应。所以，鉴于上述原因，本契约对房主及现有财产和将获得的财产都是一种约束。有了这种约束，就能遵从法官和司法的判决，就象有了现成、宽绰、易于诉讼的条文那样使人信服。这样，我们就该舍弃自己的意念、家庭和邻人的羁绊，代之以法律条文，只有这样才算同意订立契约。而今这位堂伊达尔戈·罗查先生同我莫逆于心，相与为友，他自愿购买，我乐意成交。他发誓说，他愿意承受并已承受了上述房产的购买及所有条件，他必须……

这时塞维罗律师忙说："得了，快住嘴！听这种乏味的契约真叫活受罪，非得事先准备一大杯凉水不可。这契约不仅令人生厌，而且还荒谬透顶，矛盾百出。朋友，难道您懂得您自个儿写的东西了吗？您了解那位小姐是谁吗？您知道哪些是应该遵循的法律？您……"

说到这里，我主人昌法伊纳走进屋子，他听到这位律师发出了一连串提问有点憋气，便对客人说道：

"您提的问题对这位小伙来说恐怕难以解答，他不过是个勤奋好学的抄写员，您听到的这张契约是我让他作练习写的草稿。

他记性好，瞧见我写了点东西就会照着模仿。”

直到这时，我和我主人还不知这位堂塞维罗先生就是律师，我们还以为他是故意来找碴的无赖呢。

我主人实在是个自作聪明的大傻瓜，他还是象往常那样以为只要词语严厉就能把人唬住，于是对他说道："先生，您有什么事？您问我呀，该找我才对，我保您痛快满意。您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您只管找我。要是您还不明白，那就请记住，我叫堂科斯梅·阿波里纳里奥·卡萨利亚·托雷哈尔瓦先生，我是这里法院的真正公证人和推事，我能左右一切。”

那律师说道："罢了，罢了，我的先生，您的本事和才能我早已领教过了，我能有好运气同您幸会真值得庆贺。我到了您这位举世无双的才子的府上，这使我大开眼界，我向来喜欢不耻下问，求人指点迷津。所以，在说正事前，我想把耳闻目睹的几个问题向您讨教，因为我对它们还不甚理解。”

昌法伊纳还是那样神气活现地答道："朋友，我早就有言在先，您爱问什么就问什么，我都给您痛快作答。”

律师说道："好吧，先生，请您告诉我：契约中的'弃绝'表示什么？'女子法'说的是什么？单身汉又有哪些法律？'法官仲裁'是什么意思？贝莱亚诺咨询院的法律对女子有哪些善举？'不动产法'讲的是什么？'舍弃自己的意念、家庭和邻人的羁绊'是什么意思？《法典大纲》第五部分十一章一条讲的是什么？最后，哪些人有资格订契约，哪些人则没这种资格？哪些法律应该弃绝，哪些不该弃绝？什么叫公证人，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我主人说道："您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叫我怎能一一答复。但您不用着急，您该明白那么多法律条文之所以会遭到弃绝，那是因为它们十分陈腐无用的缘故。因此，当今的公证人全

不必白白搭进工夫去死啃这些东西，再说了解这些法律本身又只是律师的事情，同我们并不相干。在契约和另外一些公文中用这类法律条文在点缀方面已变得司空见惯，我们这些公证人只是按格式在填写，一个世纪后那些公证人还会顺着前人的路子一一照搬的。反正我说过，了解或不了解这类法律根本没什么要紧，您说呢？

“您刚才问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替人订立契约，这会儿我告诉您：除了疯子以外，谁都有这种资格。我觉得只要有钱，不管是谁，我都愿意替他起草订约。要是有了难处，我还会给他鼓劲，替他排忧解难，您说不是吗？

“反正作见证的人都是些傀儡幌子，说得更明白些，都是装样子的假名。既然胡安愿意卖，彼得罗愿意买，两厢情愿，这交易还要什么证人？所以，您瞧，许多象我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典狱长，镇上的法官和整个法院，他们都十分懂得该怎样行使自己的职权；需要证人的时候，他们便信手填个堂帕斯卡西奥，堂尼卡西奥或堂埃皮塔西奥，从不管方圆百里是否确有其人。这样，契约被批准了，房产被卖掉了，法律却被揿在了兜里。这事尽管有人知道内情，可谁也不敢冒险来控告我们。

“朋友，这最有意思了。您还有什么要问吗？我可以全部回答您，朋友，全部回答。”

律师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他气得二目圆睁，正色对我主人说道：

“堂科斯梅·卡萨利亚先生，或昌法伊纳先生，或蠢货先生，反正随您叫什么名吧，您该知道，现在同您说话的人是堂塞维罗·胡斯蒂尼亚诺硕士，同时又是皇家法院的律师，您很快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了。您刚才不知道我的身份，这会儿该明白我是身

兼二职的人了吧。我不想象您那样大吹大擂，我喜欢说公道话。我再说一遍，您确实是个奇才，但并不是智慧出奇，而是邪恶和无知出奇。卑劣的蛮子！谁让您当上了公证人？您凭的是什么资格？或是录用您的人愚弄了上级，只是用些简单、普通和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叫您回答，并假惺惺给您出点难题，以便哗众取宠，这就算经过考核了吗？

"您和象您这样无耻的公证人或推事是罪恶的魁首，您们的判决从来很少公道，所以百姓对您们恨之入骨。现在我要严厉正告您们：司法是崇高的职业，不许您们用狡诈的伎俩串通一气，以邪压正，败坏博学正直的好公证人的名声。

"不错，先生，公证人的职业确实崇高体面，受人尊敬，法律上叫做公众的人或诚实的人才能胜任，并规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是口才好、无私廉洁的基督徒。有的法律还说：挑选公证人是国王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公证人在王宫和城镇的法院肩负着保守重要机密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公众诉讼和调停的中间人。所以法律规定，凡担任上述职责的人都必须经过律师答辩后得到证实，并且在家庭，血统，阅历，品行，才能，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得到了解之后才能任用。

"对，朋友，公证人确是个体面的职业，这正如人们猜想的那样，它能使人成为上等人，能让人十分顺当地变成胸前总是挂着十字的圣人。这种事并不稀罕，所以真正的公证人就该成为公众最可信赖的并替他们主持公道的人。无论在诉讼时或平时，人们都该对那种名副其实的公证人完全信任，并寄予希望，这是无须见怪的事情。

"可是在当今的社会，如此崇高的职业竟被那些无耻小人用欺诈、胡闹和扒窃等手段糟蹋的声名狼藉，难道这不是最大的遗

憾吗？这至少为许多人承认的事实，少数有识之士清楚地明白其间的奥秘，但是某些人却鼓吹说：崇高的职位不该轻易受到褫夺，这就好比政府中的其它要职一样，尽管它们名不副实，最好也别去动摇他们的信誉和威望。

“您写的或您指使别人写的这张契约简直叫人不屑一顾，您不必分辩就可从这张纸上瞧见您的傻劲。您刚才强辩说公证人不必通晓法律，并声称这是律师份内的事情。不，先生，公证人同样应该钻研法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称职。

“这个道理千真万确，您要是不信，就去瞧瞧那些非驴非马，干什么都不称职的庸人蠢材的下场吧。您一方面在引用法律条文，同时又不去钻研法律，这必然把法律条文搞得混乱不堪，丝毫不能证实问题。您刚才那份契约不仅显出您的庸俗愚蠢，而且您还忘了交代那位小姐的年龄，这却是关系到这张契约是否有效的重要细节。假若她已超过了二十五岁，也没结过婚，又不是阁中闺秀，她就完全可以自由经营她的财产，并象所有自主的男人一样亲自订立契约。所以，您擅自以她的名义写了契约，这就表示否定了贝莱亚诺咨询院的法律，这真是荒谬的举动，因为您既没说出原因，又没给予帮助。您该明白这个法律是在罗马时期有个叫贝莱约的史学家提出来的，这是为了保障女子的权利，使她们不必通过第三者就能自己行使权利。若是需要第三者代言，那就等于否定了这个法律。说的更确切些，这个法律就是由国家来庇护女子的权利，因此她们订立的契约也照样生效，并有义务付诸实施。但这种契约一旦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就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制约和矛盾，即使这样，这种法律也是可行的，因为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能取代它。

“您写的其它一些‘弃绝’之类的话也是一派胡言，比如弃绝

‘女子法’，单身汉法等等，那都是保障已婚女子或得到嫁妆的女子能支配自己财产的法律，所以对女子特别有利。因此，她们往往宁愿丢了财产，也不愿象堂娜达米亚娜·阿塞维多那样把自己享有的权力一并弃绝。

“这会儿您瞧瞧，您和所有您这类的同僚们多么愚昧无知！您们在公文和契约中任意夹进混杂的拉丁文，并胡乱引用和否定法律。您们满纸乱写，不知所云，只会从别的公文中东拼西凑。您在契约中写道：房产值四千比索，价格合理，买主也一定满意。可下面又接着写到弃绝‘不动产法’，要是您知道这条法律是讲固定资产交易的事情，您就不会出这个差错了。再则，您以为自己写契约时可以随意捏造个假名权当证人，并且不管契约的内容如何矛盾百出，引用的法律如何荒谬背理，都可以满不在乎吗？这只能使您写的契约和类似这样的凭证一钱不值，毫无效用。因为正确引用法律条文是每个公证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您却把那些法律条文都说成是陈腐无益的东西。要是那些公证人对从前一直沿用的法律一窍不通，叫人们怎能相信那些信口雌黄的昏话是真的呢？人们诉讼时找公证人明辨是非，企图从法律中得到依据，若公证人能以理相助，人们就会心悦诚服；要是他们道不出个是非曲直，难道人家不会产生异议吗？但愿不会吧。

“所以，卡萨利亚先生，人只要奋发勤勉，就一定能学有成效。但令人痛心的是您和象您这样的人往往滥用职权，这使得许多忠于职守的好公证人也遭到了非议。我来这儿本想找个能力和品性居上的公证人一起共事，不料却碰上了您这样的人，结果还是心愿落空。您该刻苦钻研，遵纪守法，别做邪门歪道的事情，这并不会断了您的口粮。”

这时那律师又对我说道："朋友，您若想吃这碗饭也得加紧学习，不要去学那些用笔行盗的事情，因为那就会象食肉的鸟一样令人讨厌了。先生们，再会吧。"

那位我们不知底细的律师先生把我主人狠狠训斥了一顿就扬长而去了。这时我主人吓得心惊胆战，事后他对我说，当时他真不知自己到底是挂在天上还是掉到了地下。

于是我又想起在学堂时我的第一个老师碰见教士后那副窘迫的丑态了。但我这位主人却不是那种在小河沟里航行也会翻船的人，他十分无耻而老练，所以很快把刚才那场倒霉的风波掩饰起来，他稍稍镇静后对我说："鹦鹉，你对那律师的胡言乱语能听明白吗？你该知道这不过是大猫咬小猫罢了。这帮律师心胸狭窄，眼底下容不得任何人。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捞取名誉，他们甚至想同时占有律师、法官、公证人、代言人、代理人、书记员、警察和刽子手等许多名头，这样他们就能处处对别人穷凶极恶、耀武扬威了。你瞧，塞维罗这家伙嘴上多么假仁假义，煞有介事，好象写张契约真的要没完没了捉摸，一连盖上几十个戳印才成似的。反正你只要明白律师和公证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就成了：律师尽管自以为是，但他的字据丝毫无用，而公证人的证书则能载入史册，与世长存。

"律师那种人瞧见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就如此大惊小怪，可是当别人被他们弄得衣不蔽体时，他们连气都不吭一声。啊，我真看透了这帮家伙，我才不会随随便便听信他们呢！这不光是说他，也不只是指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那样故意沉默？因为那家伙太狡诈，这恐怕还在其次，说不定他就是哪个国王的心腹要人，马上要就任法官了呢。我犯不着自找麻烦去得罪他，这些家伙为了把人整倒，往往会找遍书架，从破纸堆

里引经据典。要是这还不成，他们就会干脆反咬你粗鲁无礼，于是让人把你堵在家里打得头破血流，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而他们却象耗子一样转身溜之大吉了。”

我主人对我吐露了一番苦衷，接着打开柜子，喝了一大口卡斯提亚烧酒，然后便去赌牌，这时已是用饭的时刻了。

律师的话虽然使我十分难堪，却把昌法伊纳那股狡诈奸险的气焰压了一下。那时我想先在他身边混口饭吃，然后再弄个一官半职，当个公证人，但实际上并不会万事如意。

午后两点钟，我主人赢了几个钱兴冲冲地回到家。我备上饭菜，他吃饱后便倒在床上休息。于是我自己去厨房用饭，那厨娘叫克拉拉大妈，她立即给我饱餐了一顿。饭后我到房前同小贩闲聊，准备到时叫醒主人。他醒后只吩咐我不用象往常那样不停地抄写了，然后便转身上了大街。约摸傍晚七点光景，他带回来一个女人，我想那人准要同我们作伴了。

我和那女人一见面就认识了，原来她就是那个被我主人解开绳子放跑的窃贼的妹妹，名叫路易莎。这事儿我主人干得简直比堂吉诃德释放希内斯·台·巴萨蒙泰①还要精灵。那姑娘长相不丑，她同我主人打得火热，但愿火别烧到我头上来就是了！

她一进屋，我主人便对她说：

“亲爱的，去吧，脱下衣服，你找克拉拉大妈，她会告诉你的。”

她低眉俯首地走后，昌法伊纳便对我说道：

“鹦鹉，你该祝贺我找到了这位新仆人。她来这儿作个女伴，往后你就不必来这儿忙了，你用不着再来扫地、铺床、备桌、擦灯

---

① 希内斯·台·巴萨蒙泰是《堂吉诃德》一书中的大骗子，在押去做苦役的途中被堂吉诃德拦路释放。

以及干其它琐事，只要时时听候我的吩咐就成。你现在唯一的任务是照看好这位女伴，她要是急着往阳台上跑，或出门，或我不在家时同别的男人约会，你就立即告诉我，反正你时时留心她，有了意外事就马上通知我。她既然作我的仆人，受我的管束，我就该对得起上帝，多替她作点打算。我想的可能并不周全，但总不能叫别人把罪过推到我的头上，你明白了吗？"

我立即答道："明白了，先生。"同时又暗暗耻笑他那股傻劲。他准以为我会相信他的假话，被他蒙在鼓里了呢。

不言自明，那老骗子确实把我当孩子或傻子看待的。我同他相处了近两个月，总是装得十分诚实耿直，即使他当面准许我去玩耍，我也从不贪玩。我对老厨娘没任何失礼之处，这使昌法伊纳更加觉得我品行端正，但这回他竟让我暗中监视路易莎，这真好比让饿狗去看管婴孩。那时我主人对我吩咐完这事，同我一起用了晚餐，然后我就睡觉去了。第二天，那新仆人送来了巧克力茶，她铺床，扫地，擦洗餐具，就象一般女佣一样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

路易莎连着七八天备桌，端饭，当着我和厨娘的面把昌法伊纳作为主人来对待。可我主人却对这种假把戏忍不住了，不久，他便让路易莎站着和他一同吃饭，后来又让她坐在桌前吃，最后干脆撕去假面，十分亲昵地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用餐了。

于是我们三人常在一起和睦地用午餐和晚餐。那姑娘美丽，活泼，开朗，爱说话。那时我相貌年轻，又讨人喜欢，还会弹曼陀林琴，嗓子也能哼哼几句，可我主人呢？几乎跟小老头一样，这自然就没我那种风度了。他除了会用笔欺骗人之外，其它什么都不行。他说话瓮声瓮气，满嘴唾沫星子，再加上性病和过多的使用药物又使他牙齿脱落，牙床全腐烂变色了。他从来说

不上大方，在他这些特性里，最突出的恐怕要数他那股醋劲儿了。

自然，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路易莎夺到手，我的情敌实在不堪一击，事实也确是如此。我和她相处时间虽短，可情投意合，十分融洽。我那可怜的主人当时还蒙在鼓里，他对她一味痴恋，对我又十分信任，这反而使我在他跟前连看都不敢看一眼路易莎。

但她却是个胆大调皮的家伙，她瞧我主人没心计，便得寸进尺，常常当着他的面叫我难堪。她有时对我傻笑，有时则用话来刺我。

一次她对我说：

“鹦鹉先生，瞧您多一本正经，就象是个新教徒或刚受戒的修士一样。您怎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难道我竟丑得叫您恶心？傻瓜！上帝叫我脱开了您，您大概是天下最刁钻的人。堂科斯梅先生，还是让上帝叫我们躲开这种不吃蜜的人吧。”

还有一次她问我是否爱过哪个女人，想不想结婚成家等等，这都险些叫我主人觉察到我们之间的暧昧关系。那时我主人虽然离我们较远，再说也根本没往这方面想，相反他总问我是否发觉路易莎有什么反常举动，于是我答道：

“一点没有，先生，要是有这种事，就连我也决不容许，因为您的事就好比我的一样，甚至比我自己的事还重要。”

这样，那可怜虫十分满意，以为我俩都对他十分忠心呢。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他到底还是看出了我俩的私情，这使我惊慌失措起来。

一天早上，路易莎在阳台上休息，我在屋里抄写。这时我突然犯了烟瘾，便到厨房去点烟。不料碰到了克拉拉大妈的那位

漂亮侄女洛伦莎，她正在那里帮着点火。因为那好心的厨娘对她总有补贴，所以她便常来看望克拉拉大妈。那时厨娘没在家，去买洋葱和别的菜去了，于是我同那姑娘闲聊起来。她心地开朗，同我一谈就十分热乎。这时路易莎瞧我不在跟前，便到处找我，当她发现我同那姑娘正说得欢心时，不免心里醋意大发，她不胜恼怒地对我说道：

“好哇，鹦鹉先生，您竟有闲工夫到这儿来寻欢乐，同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洛伦莎气得急忙骂道：“住嘴！谁不要脸，不要脸的是你，是你老娘和你们全家！”

说着，她们便伸出胳膊，互相揪住对方的辫子，乱抓乱挠，各人施展起自己的本事来。她们吱哇乱叫，又哭又骂，简直几里地以外都能听见。我使尽全身力气想把她们拉开，但徒劳无益，她们已厮打成一团，死死缠住不放。

这时克拉拉大妈走进厨房，她瞧见自己的侄女血迹斑斑，没等细问，扔下菜篮，便朝精疲力尽的路易莎扑去，嘴里一边骂道：

“不要脸的臭婊子，你去舔盘子、逮虱子吧，别来糟蹋我侄女，这会儿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话音刚落，只见她拿起勺子对准路易莎一通猛敲。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她俩使劲捶打路易莎，规劝不住便索性动用武力，一把抱住了那厨娘的脖子不放。

这时那厨房已闹得天翻地覆，简直比《法塞拉斯》①中描绘的恺撒之战还要惊险可怕。我们一会儿挤到这边，一会儿推到那边，一会儿在地上翻滚，一会儿又爬起来继续厮打。那厨房地

① 《法塞拉斯》是古罗马诗人卢卡诺的著名叙事长诗，描写了恺撒和庞培的决战。

方窄小，没多大工夫就把壶碗碰碎，饭菜撞倒，烛火压灭了。这时大伙儿头上蹭着白灰，脸上也脏得没个人样了。

这真是个哭喊叫骂、棍棒拳头无所不包的惊险场面。按着猫头鹰的话来说，干架从没有不流血的，但除此以外，她们还被抓掉了不少头发，撕碎了衣服，就连我也吃了不少苦头。那厨房或战场杂乱不堪，这边碎了瓷壶，那边撞坏了水缸，踏破了大锅，踩烂了洋葱，甚至撞断了石磨的把手，并且到处都是撕碎的衣服布条。就连那只小狗也惊得连连狂吠，那猫儿呢，吓得始终不敢从炉灶上往下跳。

那时昌法伊纳穿着便服赶到厨房，他瞧见路易莎满身是血，衣服裤子被撕得稀烂，厨娘和她的侄女正把她夹在中间狠命捶打。他顾不得先问，举起棍子对着厨娘和她侄女便是一顿痛打。果然这法子真灵，没几下就制住了那场混战，使那可怜的路易莎从夹击中脱出身来，她确实被打得浑身没一块完好的地方了。

大伙儿稍稍镇定后，觉得倒不是对主人感到害怕，而是他的棍棒太叫人憷头了。这时主人开始盘问这场恶战的来龙去脉。老厨娘克拉拉一声不响，她确实不知底细。路易莎也不说话，她也实在有口难辩。我更不敢多说，因为这场风波就是由我引起的。但那该死的洛伦莎却憋不住了，她聪明伶俐，心直口快，一下子把事情的原委全向我主人道了出来。她说这不过是那吃醋的女人故意发疯挑衅引起的，并说那女人可能是我的情人，因为她瞧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就醋劲大发，于是便掀起了那场恶战……

洛伦莎说到这里，我和路易莎私下的情分再也保不住了。这时我主人瞪着一双咄咄逼人的怒眼对着我，我怕有个三长两短，便机灵得象只兔子跑下了楼，这就愈加证实了洛伦莎的话是

真的。我主人老羞成怒，他决不甘心让我一走了之，于是急忙一阵风似的随后追来。他袒胸露臂，甚至连礼帽和外衣都没拿就跑上了大街。

昌法伊纳在我身后追赶了两条街口，嘴里不停地喊道：

“站住，畜生！站住，流氓！”

我根本不理他，直到把他完全甩掉时，我已跑得很远，再也不会挨他的棒子了。

我这么狼狈逃出公证人的家，简直比当初进他家时的处境更加糟糕。我向来不知记取教训，每次遭到奇遇，总要担点新的风险。后事如何，请看下章。

第二十五章

鹦鹉叙述他被一位理发师收留，后来怎样从他身边出走；他又到药店当差，以及最后离去等有趣的遭遇。

要是说这是一个胆小鬼在没命地闯荡，那真叫人难以置信。那场风波了结时恰是中午十二点，我主人住在拉塔街，我一口气跑到一片小树林前才停下歇息。这时我满身大汗，惊恐万状，想到自己头破血流，既没带礼帽，衣服也撕得七零八落，肚里还饿得咕咕直叫，便越想越觉得太便宜了我的主人。那时我不再害怕他的棍棒，而是害怕他那枝肆意妄为的笔了。要是我重新落入他的手掌，他准把我痛打一顿，然后陷害我，把我送到圣胡安·德乌卢亚去做苦役。

这样，我为了少吃那种苦头，就得先硬着头皮顶住困苦。闯过这个难关，事后可以再认罪，那时不过稍微难受一会儿。

于是我来到一条小河旁，左臂支在膝盖上，用手托着头，右手拿着一根小棍在地上莫名其妙地划着什么，一边想着我的困苦境遇。我暗自问道：该怎么办呢？现在的处境太难熬了，我孑然一身，几乎衣不遮体。我头上裂着口子，肚子饿得发慌，不仅举目无亲，没人庇护，还有昌法伊纳这样的死对头在威胁着我。他时时想缉拿我，好利用我同路易莎的事痛快报复一场。我此行何去？今晚在哪儿过夜？人家瞧我这副模样，谁敢可怜我，留我住宿？留在这儿总归不成，看林子的人一定会来撵我。整夜到街上去溜达吧，又怕遇到巡警，那就会叫我乖乖地落进昌法伊纳的掌心。到坟地去象死人那样睡一夜，这恐怕最保险了，可死人和鬼怪难道就不吓人了吗？决不能去那儿。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今晚饿了拿什么充饥呢？

我昏昏沉沉地冥思苦想着，实在烦得缕不出个头绪。但上帝却胸怀宽阔，他即使对那些得罪过他的人也从不会唾弃。这时有个好心的老人出现在我身旁，他领着一个男孩，同时又拿着切基维台①在河沟里逮蚂蝗。他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同我叙礼问安，于是我也恭敬地回答了他。

那老人一听我的声音，便定睛细看着我，稍顷，他便从河边跑上来，不胜惊喜地一把抱住我的脖子，说道：

"小彼得罗，我的宝贝！难道我真的又见着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这满身的血又是怎么回事？你母亲现在怎样？你住哪儿？"

---

① 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土语，意即柳条小篮。

我对他这些连珠炮似的提问没有马上答话，反而好生纳闷：他是谁？我同他素昧平生，怎么却能知道我的名字，对我如此亲昵？但他却看出了我的疑惑，对我说道：

“怎么，你不认得我啦？”

我答道：“不认识，先生，这是真的，我想我是头一次见到您。”

“哎哟，我可认得你。我认得你父母，他们真是大好人。我叫阿古斯丁·拉帕门塔斯，我还给你死去的父亲堂曼努埃尔·萨尼恩托先生刮过胡子呢。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你还很小，孩子，才这么点个儿，我简直是看着你长的。你别不信，那时我可喜欢你啦，你父亲来剃头时我常逗着你玩。”

我说道：“堂阿古斯丁先生，现在我想起来了，您说的确实一点不错。”

他又问道：“那么，孩子，你这副模样到这儿来想干什么？”

我象刚刚守寡的女人一样哭泣着说道：“啊，先生！我的命运最最不幸了：两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的那些亲戚把我赶上了大街，抢走了家里的所有遗产，我只得靠帮人做活谋生；今天我主人瞧见厨娘做的汤凉了，便有点生气，可我偏又把汤端到了他的桌前，这样他就同我发火，端起汤盆向我掷来，还用盘子砸破了我的头；这还不算，他又拿起刀追着要砍我，要不是我抢先跑了出来，这会儿恐怕就没法同您诉说了。”

好心的理发师说道：“啊，这多叫人心寒！你主人如此凶狠残暴，他到底是谁呢？”

我答道：“那先生能是谁呢？不就是比隆元帅嘛？”

理发师道：“怎么？你说什么？准不是这么叫的，世上绝没这种名字，大概是叫别的名吧。”

我忙说道："啊！对，先生，您说的对，我真有点发晕了。他好象是叫什么伯爵，叫……叫……哎，上帝啊，瞧我这记性！叫……叫……对了，叫萨尔达尼亚伯爵。"

堂阿古斯丁说："这就更稀奇了，怎么？你疯了吗？孩子，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难道你不明白这些名字都是戏台上的人吗？"

"对啦，先生，我早已忘了我主人的名字，两天前在他家里时我就记不得了。但这没什么要紧，或就算他是那种戏台上的人名又有什么，要是你一个个都这么认真计较，世上什么名字在戏台上找不到？比隆元帅，萨尔达尼亚伯爵，特伦克男爵①，以及许多这一类的人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真人，他们都显赫一时，死后人们才把他们搬到了戏台上。眼下我们身边的那些蓝色原野伯爵、新房子侯爵、美丽阔绰的公爵等等都是这样，明儿他们一死，我即祈求上帝：愿他们都能象比隆元帅和伟大的萨尔达尼亚伯爵那样功昭日月，彪炳千古。所以现在我忘记了打我的主人叫什么名字，这决没什么关系，我只要记住他嗜虐成性就成了。人们知道他原来是这种家伙，就懂得该诅咒他还是赞颂和夸奖他了，而那些平平常常的名字或头衔则会隐没消失，这就好比下葬时的尘土，飞舞一会儿就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好心的理发师听得十分入迷，他一定把我当做智慧和诚实的人了。这样，我有时靠坏心眼得点便宜，有时则用憨厚来骗取信任。当时就连我自己都辨不清我的脾性，别人就更没法理解了。有时我不拘言谈，有时则拐弯抹角，言行不一，有时弄虚作假，有时倾吐衷肠。但最糟糕的是我常常嘴上说得十分正经，做起来却总不是那么回事。要是我爱上了哪个女人，就会不停

① 比隆是法国著名元帅；萨尔达尼亚是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的伯爵；特伦克男爵是澳大利亚历险家；他们的名字都曾经在舞台上风靡一时。

地发誓许愿，表示痛改前非，可是过后又从不实践誓言。

这回我又说了点真话，可我还是不知记取教训，尽管我的话当时起了效用，使那理发师可怜和同情我了，于是便把我领到了他家。他有个好老伴，叫卡西尔塔，还有个年轻徒弟，他们都欢天喜地地款待了我。

那晚我饱餐了一顿，第二天理发师对我说道：

"孩子，你这年龄当学徒尽管稍大些（我当时约十九、二十岁），可是如果你乐意，就干脆学学我这门手艺。这行当虽说没什么大出息，但总能有碗饭餬口。你要是答应，就吃住都在我家，这我总能办到。"

我当即应允了，那时我觉得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于是我开始洗毛巾，端盆倒水，干些学徒常干的零活。

一天，师傅出门去了，我便牵了条狗来作试验，想看看我的手艺到底学得怎样。我把那条狗的前后爪和嘴绑在椅子上，然后擦了擦刮刀，开始给狗刮脸。这时那可怜的狗使劲哼哼，啊，那来来回回在它脸上挥舞的刮刀多么使它心惊胆战！

终于，试验做完了，那条狗变了模样，我一松开绳子，它便直冲大街跑去，就象是着了魔似的。我这么试了一番，便洋洋得意起来，于是又找了个可怜的印第安人作试验。我十分神气地备好了毛巾，又让那徒弟打了盆热水放在一旁，然后磨了磨刮刀，接着便使劲刮他的脸。我下手太重，竟把皮肉都一同刮了下来，那可怜虫痛得顶不住，一下子跳起来喊道：

"Amoquale, quistiano, amoquale。"①

译出来是说：

① 印第安人土语。

"受不了哇！先生，受不了！"

于是他付了半个雷亚尔，带着半边没刮的脸赶紧逃走了。

这回试验真不顺当，我确实有点生气。这时恰好有个老婆子走进店门，她牙齿痛得实在忍不住，就想找我师傅帮个忙。① 于是我替师傅一口应承了下来，我让她坐下后，就让那徒弟用手捧着她的脑袋。

徒弟依言而行，这时那孱弱的老人张开了嘴，露着稀稀落落的几颗牙齿。我找到了那颗作痛的槽牙，拿起器具，开始大大咧咧地刨那儿的牙床。

那可怜妇人瞧我把肉一块块刨下来，露出了血淋淋的牙床，急忙问道：

"小师傅，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什么时候能刨完哎？"

我答道："您别害怕，夫人，再忍一会儿，马上就得。"

接着我又刨下不少肉，简直可以够猫儿吃顿午餐了。这时我用钳子夹住臼齿，使劲往外一拔。不料我的劲使得不正，不仅把那颗臼齿拔断了，甚至把颚骨都损坏了。

那苦命的老人惊叫道："啊，耶稣！您把我颔骨都拔出来了，该死的师傅！"

我说道："您别说话，夫人，要是进了风，颔骨还会烂掉呢。"

那可怜妇人答道："什么颔骨不颔骨，都给我见鬼去！啊，耶稣！啊！啊！啊！……"

我说道："夫人，这就得，您再把嘴张开，让我把牙根拔掉。您没瞧这槽牙往底下扎得多深么？"

老妇人道："往底下扎的是您，您才该去阎王地府！畜生，废

---

① 当时的理发师兼外科大夫。

物，该死的家伙！”

我没理会她的咒骂，接着说道：

“来吧，大娘，您坐下，把嘴张开，我一会儿就能把那该死的骨头连根拔掉。您该明白这回多吃点苦头，往后就省心多了。您过来，您就是不给钱也成。”

那可怜人说道：“快滚开吧！去找您的狗娘拔去，您把她的牙齿全拔光了都没人管，您一人做事一人当。”

她这么骂骂咧咧地跑上了大街，甚至连头也没往那块受罪的地方回过一下。

我对她的痛苦确实十分同情，那小徒弟也在一旁不停地责怪我蛮干，他说道：

“可怜的妇人！她该多么痛苦！最难办的是让师傅知道后，他会怎样骂我们呢？”

我答道：“随他骂什么，反正我是一片好心帮她的忙，让她能往嘴里塞面包才拔的。再说这样多试验几回，也就能真正学到手艺。”

于是我等师傅回来后先对他说，那女人吃苦头真叫自作自受，她那颗臼齿扎得特别深，我使足了劲也没把它拔出来，这事碰上再好的大夫也不见得能行。

这样，大伙儿都很满意，我还是象以前那样为非作歹。有些人给点钱，赶紧躲开了我，有些人则用破口大骂来回敬我。

我在堂阿古斯丁那里呆了四个半月，我生性好动，这就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了。说实话，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对昌法伊纳并不感到害怕了，也不想到别处去另找栖身地。我在他家吃喝，同师傅相处得十分和睦。那时我虽没有对人发号施令的权力，但也不必事事亲自动手，我只是老守在店里，一有机会就立

即钻个空子。我当这种学徒并不丢人，既自由又体面，我尽管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但照样有人嫉妒我，这就是那个小徒弟安德烈斯。一天，我同他一起边聊天边等着顾客，他郁郁寡欢地对我说道：

“先生，我能象您这样就好了！”

我立即问道：“为什么，安德烈斯？”

“您是个大人，可以自己作主，谁也不会对您吆来喝去。可我呢，成天挨打受骂，更别提兜里能装几个钱的那种高兴事了。”

我说道：“你别急，等你学成了手艺，就自然会挣到钱，那时你就能自己作主了。”

安德烈斯说：“这多可笑！我在这里已经当了两年学徒，竟什么都没学着。”

我十分诧异地问道：“什么也没学会，小兄弟？”

他答道：“可不，一点都没学着，还是您来了才叫我学了点。”

我问道：“你学了些什么呢？”

那小机灵鬼答道：“我学到了怎样给狗刮脸，给印第安人剥皮，把老太婆的颌骨敲碎，这就不少了，您教了我这些，上帝一定会报答您。”

“怎么，你师傅两年来什么也没教你？”

安德烈斯说：“教什么呢！我整天在这里和我师傅的女儿堂娜图利塔斯的家跑跑颠颠，传个话，做点杂事。在那儿就更糟了，她们整天让我抱孩子，洗尿布，刷这刷那，跑东跑西，这种麻烦事永远没完没了，这样还能学到手艺吗？连给我师傅端盘提壶都侍候不过来呢。说真的，住我母亲家附近的那个白铁皮匠堂普拉西多才叫真正的铁匠师傅呢，他不仅对徒弟不打不骂，而且还把着手细心地教，并且付给他们报酬，让他们爱怎么花就怎

么花。他从不吆三喝四的，恐怕连想都没想过！也不让徒弟干杂活，象这儿似的买烟卷、黄油、花椒、烧酒、煤炭等，所以这会儿徒弟们都学得了手艺。”

我说道：“你虽没说出那句话，但意思到了：师傅不该把徒弟当仆人，师傅应是徒弟们的表率；徒弟也不必甘愿充当师傅的奴才或仆役，而是做他们的正当学生。师傅教徒弟手艺好比给了他谋生的手段，所以徒弟在空闲时间替师傅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并听候他们的吩咐，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这些道理我的先父也曾对我说过，但现在我急着想知道你在这儿干活有合同吗？”

安德烈斯答道：“有，先生，我已当了两年学徒，现在是第三个年头了，可我师傅却从没想要教我学手艺。”

我说道：“那么，你的合同是四年，要是你三年都这么荒废过去，光剩最后一年怎能学成手艺呢？”

安德烈斯说道：“我也这么想，我现在的处境准同我兄弟波利卡波跟马里亚尼科裁缝学手艺时一样了。”

“噢，你兄弟怎么啦？”

“怎么啦？他就是象我这样，三年学徒尽干些跑跑颠颠的杂事。到了第四年，据说那师傅想一下子把全部手艺都教给他，可我兄弟却学不会。这时师傅便火冒三丈，拿起鞭子照准我那可怜的兄弟就是一顿抽打，直打得他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后来究竟如何，到现在还不得而知。我那可怜的兄弟聪明勤快，可他师傅却总让他打杂，整年忙忙碌碌，到了最后一年，先生，怎能一下子叫他学成个裁缝？所以我想这里的师傅一定也想同我耍这套把戏。”

我又问道：“那么，你为什么没去学裁缝呢？”

他答道：“啊，先生！学裁缝？那非得害上肺病不可。”

“白铁皮匠呢？”

“不行，先生，您没瞧见那些叫铁片劈死和铁器烫死的人吧。”

“那么，你怎么没学木匠？”

“啊！不行，这活弓腰曲背的真受不了。”

“车匠或铁匠呢？”

“啊，上帝没给我这份福气。您瞧见他们在炉前打铁的那阵子才好呢，真跟魔鬼一个模样！”

这时我从凳子上跳起来对他说：“好哇，我的宝贝儿子，彼得罗·萨尼恩托，我的贴心小兄弟，你就是我的哥儿们，小祖宗。对，你就是我的替身，咱俩是双生子或双胞胎，你伸出手来吧。从今以后我该爱你，要比从前爱得更深，我在你身上瞧见了我的影子，你和我简直就象是一个模子里打造出来的。要是咱俩能合在一起，就准保彼此难以分辨。”

安德烈斯惊奇地问道：“彼得罗先生，为什么您要这样亲我抱我呢？为什么您对我说这么多我不明白的话呀？”

我答道：“安德烈斯小兄弟，你的言行同我一模一样，你和我父亲的儿子一样喜欢懒散，不爱干手艺活儿，生怕吃苦受累，又不愿侍候别人，可是却总要遭到主人的斥责。你还喜欢吃喝玩乐，不劳而获或少劳而获，反正我的小祖宗，你的一切都和我十分相象，所以老话说：‘上帝养活的人总会碰在一起’①。这回你该明白我爱你是真心实意了吧。”

安德烈斯说：“这就是说，您是个懒汉，我也毫无例外。”

我说道：“你猜吧，小兄弟，你猜猜看。你明白我为什么对你

① 西班牙谚语。

这样痴爱，把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呢？”

小安德烈斯说道：“要是仅仅因为这一点，那您在世上一定有许多兄弟。世上象我们这样好吃懒做的人有的是。您知道象我这样的人并不是不爱干活，而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才没有干成：第一，没人教我手艺活，第二，师娘那老巫婆心思太坏，要不是因为她，我在这儿本该挺高兴的，我那师傅也算得上是个好人。”

我说道：“说的对，师娘就跟魔鬼一样，她尽跟堂阿古斯丁唱反调。师傅稳重，大方，又待人周全。可那该死的老婆子却总爱骂人惹事，又贪财不要命，简直就跟犹大一样险恶了。你瞧，她整天用那张龟皮一样的老脸和趿拉板儿似的碎嘴子对着你，还能有什么好事轮到你头上呢？”

请注意，那店堂是个外搭的小屋，顶上通着里屋的阁楼。楼上放了些杯盘杂物，我们根本没想到那师娘会一直在那儿偷听这次谈话，等到我稍稍停住了嘴，她便早已怒不可遏了。她悄悄把火炉上的那壶开水移到身边，然后就对准我脑袋一下子泼了下来，嘴里还一边骂道：

“该死的畜生，没良心的家伙！你给我滚出去，你吃了我家的饭，倒反来数落我呀！”

我不知她还说了些什么，当时只觉得耳聋眼花，烫得疼痛不堪。安德烈斯也怕挨这通浇，早已从我身上得到教训，一下子跑到了街上。我被激怒后顾不得细想，拿起棍子朝楼上跑去，决心好好收拾那老婆子，然后也象安德烈斯那样逃走。但那老巫婆却十分胆大，她瞧我上了楼，便立即从火盆上拿起一把快刀，威风凛凛地迎面对着我，嘴里不停地骂道：

“啊，你这恶毒透顶的贱人，亡命徒！这会儿我叫你尝尝……”

我没听清她究竟要我尝什么，更不想在那儿耽搁或听她咒骂，便吓得转身往回跑。这时恰巧又让那小狗绊了个趔趄，简直是屁滚尿流地从楼梯上掉下来，直把我摔得头开脑裂，肋骨折伤。

那老婆子见我摔成这样还不知足，她根本没想到该同情我，反而更加杀气腾腾，拿着刀一阵风从楼上跑下来，那股凶神恶煞的气派真叫人胆寒！我想要是叫她逮住，非一刀宰了我不可。但这时上帝在保佑我，使我有力气拚命挣脱。终于，我爬起来一阵猛跑，没多大工夫就逃出了虎口。说来也怪，每回遇到了大难，我的脚底就象长了翅膀一样，总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这次尽管和从昌法伊纳家跑出来的情形有些相似，但实际上更糟，因为我既没戴礼帽，又烫得满身起了大泡，还学了不少坑人的坏手艺。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涯。

那时约摸上午十一点光景，我在一条叫特拉斯帕拿的小路上徘徊，想在日光下把衣服晒干。我的运气几乎每况愈下，似乎没一点好转的希望了。

下午三点，衣服完全干了，这时我又饿得无法支持。我瞧着自己这副模样：满脸叫那老巫婆烫得都是水泡，一双鞋将就了很久，早已不跟脚了，这回一跑就早不知落到哪儿去了；而那双袜子则上上下下全是窟窿，甭提有多脏。我脱去袜子，找不到藏的地方就干脆朝远处一扔，于是打起了光脚。我想起晚上在哪儿过夜时，心里就更胆寒了，我不知该在荒郊过夜还是回城去过夜，反正在哪儿都得吃苦受罪。在荒郊吧，我怕饿死冻死，以及晚上那种没一丝光亮的可怕黑夜；回城里去吧，我又怕遇着昌法伊纳或理发师，被他们重新送进监狱。傍晚时分，我终于作出了抉择，决心进城。

约八点钟我进了城门。我本来就很饿，又走了这么多路程，简直觉得胃痛得钻心。这时我身上唯一值钱的是一枚银章，这是我在理发店时用五个雷亚尔置下的财产。我费尽口舌，总算找到了一个买主，他付给我两个半雷亚尔，于是我晚饭花去一个雷亚尔，又买了半个雷亚尔的烟卷。

我填饱了肚子，就想找个住处安身。我在街上东溜西窜，还是不知该在哪儿过夜。突然，我走过一家安赫尔旅馆时，听到里面有赌钱的声音，这使我立刻想起了长脚胡安带我去过的那个棚子。我喃喃自语道：事到如今已别无去处，我身边恰好还有一个雷亚尔，可以给老板作租钱，今晚好在那儿安身。这样，我毫不迟疑地走进了那个赌场。

那时大伙儿都睁大眼睛打量我，这倒不是我穿得破烂，那儿比我穿的更破的也不乏其人，而是觉得我那副打扮十分可笑。当时我光着脚，白裤子的颜色已没法辨认，膝盖以上磨得经纬散碎，补丁窟窿满处都是。我的衬衣不仅破烂，还脏得油黑发亮；汗衫也尽是洞孔，还有一摊摊大朵的污垢油花；礼帽则忘在店堂里了。除此而外，我的脸面还特别吓人，那沸水烫出来的满脸水泡简直使一对眼珠陷入了洞穴深处。

我觉得让人使劲瞧瞧这副怪模样没什么了不起，我才不在乎这些呢。我虽然受点屈辱，但总可以不用在街上露宿过夜了。

九点过后，大伙儿赌完牌纷纷散去。我决心留下来过夜，便吹灭了几根蜡烛。这时老板瞧见了我，他粗声粗气地对我说道：

“朋友，上帝保佑您，现在时候不早了，我还得锁门，您请吧。”

我忙说：“先生，我没地方过夜，请您行个好，今晚让我在这凳子上睡一宿。我把身上的一个雷亚尔交给您，要是我还有钱，就一定会给得更多。”

我曾说过，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和处境下都会遇到好人或坏人这两种人，我在赌场老板那里就走了好运。那老板人品正直，又富有人情，这千真万确，他对我说道：

"朋友，您把钱自己留下吧，今晚在这里睡个好觉。您吃饭了吗？"

我答道："吃了，先生。"

"那好，我也吃了，咱们上床吧。"

他拿过一条毯子递给我，我脱着衣服，他便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去什么地方，为何落得这般地步。我马上泰然自若地胡诌了许多辛酸的经历，使他愈益对我同情和怜悯了。他说他有个朋友是药剂师，开了个药店，对他说说情恐怕能让我去他的药店找个差使。我立即点头赞同，并对他的好意谢了赏，然后就各自入睡。

第二天清早，我尽管十分虚弱，但还是比主人起得早。我扫地，擦桌，忙个不停，想以此来博取主人的欢心。主人见了果然十分高兴，他对我说道：

"我带您去找那位药剂师吧，可是您没礼帽怎么办呢？您现在这副模样总会让人疑心的。"

我说道："我也不知该怎么办。我身边只有一个雷亚尔，这点钱根本没法买顶礼帽。但您只管到时带我去瞧药剂师先生吧，我先出去一次，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我离开了赌场。吃过早饭，我找了个角落脱下汗衫，去市场换了一顶礼帽。那时我真以为那人上当受骗了呢，不过话又说回来，那礼帽充其量也不过算顶切拉基尔①，可我却觉得自

① 印第安人土语，意即帽檐耷拉的破礼帽。

己沾了大便宜。那人得了我的汗衫会怎样呢？一提起这事，我总会想起那首古老而又耐人寻味的小诗：

蒙塔尔沃在塞戈维亚① 成亲，
他是瘸子、独眼和秃头，
大伙都欺凌蒙塔尔沃：
新娘见了会对他怎样？

我得了礼帽，看到自己上上下下总算齐整了点，心里感到十分高兴。这样，我很快就要从彼得罗·萨尼恩托的儿子变成供人使唤的仆人了。我找到赌场老板之后，他对我说现在看上去顺眼多了，只是那件衬衣还有点脏，最好拿到河塘去洗洗。他说到了中午十二点再领我去那个药店，因为穷是一回事，脏却是另一回事了。穷会令人同情，但脏却让人瞧不起，甚至会令人厌恶。于是我便想起了一句成语："以貌取人"②。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道理，便立即着手办理。我买了一小块肥皂，又买了些花椒饼当午饭，吃了会更有力气来洗衣服。我跑到茅楼脱下衬衣，然后自己洗了起来。

那衬衣很薄，太阳又象洗衣妇每次周末盼望的那样热辣辣的，所以没多大工夫就晒干了。我马上把它穿在身上，又回到赌场。我不想耽误出发的时间，这倒不是说我喜欢干活，而是如老话说的："困厄不讲情面"③，我总觉得穷比没脸皮还要难堪。

赌场老板瞧我变得清洁齐整了，便笑呵呵地对我说：

"您瞧，这会儿工夫您就变了个样，现在咱们走吧。"

---

① 塞戈维亚是西班牙中部的小城。

② 西班牙成语。

③ 墨西哥谚语。

我们走到不远的那个药店，见了那位药剂师，我便开始机灵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最后他决定把我收留下来，除了管饭，每月付四个比索的报酬。

这样，两个月来，我的学徒生涯是每天把那些小棍似的草秆磨碎，剥蛇皮，生火点炉子，送信传话，反正他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天也没闲着，这使我主人和那位店员十分满意。

我攒了八个比索后，便买了袜子、鞋子、背心、汗衫和手巾，这些都是廉价货，但挺实用。我把这些东西悄悄带回药店，准备第二天休息日都把它们穿在身上。

第二天我穿得十分漂亮，主人竟有点认不出我了。他见我变了模样十分高兴，对那个店员说：

"您瞧，这小伙才是好父母的儿子呢，他决不会从小没有教养。孩子，人尽管受穷，可总得有个好品行。这是有教养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的事情，他们从来不爱整天又破又脏地过日子。你会写字吗？"

我答道："会，先生。"

他又说："瞧瞧你的字迹，写在这里。"

我为了炫耀自己，向主人证明自己的好品行，便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Qui scribere nesciunt nullum putant esse laborem.Tres digiti escribunt, coetera membra dolent.

我主人惊奇万状地叫道："啊！这小伙子写字真棒！还是用拉丁文写的呢，那么，你写的这些字你都明白吗？"

我说道："明白，先生，这话的意思是说：'不会写字的人以为写字不是工作，可他们三个指头拿起笔来写的时候，就觉得浑身都难受和不自在了。'"

主人说道:“太妙了,这么说,你一定能认识这瓶子上写的字了,你告诉我这里都写的什么。”

我念道:“Oleum vitellorum evorum.”然后对他说:

“这是蛋黄油。”

主人堂尼古拉斯道:“说得对。”

接着他又拿出小药瓶、长颈瓶、圆瓶、药盒,继续问道:

“这些说的什么?”

我便按着他指的拉丁文药名一一答道:

“Oleum escorpionum,蝎子油;……Aqua menthoe,贵重草药水;……Aqua petrocolini……荷兰芹药水;Sirupus pomorum……苹果糖浆;Ungüentum cucurbitae……葫芦药膏……Elixir……”

主人忙说:“罢了,罢了。”

然后又对那店员说道:

“您觉得如何,堂何塞?他明明是块当学徒的料,而现在却当了仆人,这不是大材小用么?”

店员答道:“是啊,先生。”

主人又继续对我说道:

“好吧,孩子,从今往后你就是学徒了。你和堂何塞做个伴儿,同他一起去药房学点本事。兴许对这些你有门道,这儿有帕拉西奥斯和富耶尔的配药学,以及马德里出版的药书;也有植物学书籍,利内奥① 的著作和化学方面的书。你只要多看多用,就一定能获得不少益处。”

我深深感谢主人把我从仆人提拔为药店的学徒,可那个店员却开始对我冷淡了,因为往后他对我就不能光干巴巴地叫彼

① 利内奥是瑞士药物学家。

得罗，而该叫堂彼得罗了。可我当时没理会到这层意思，世上的事情那么复杂，我一个外人新来乍到，怎能想得这样周全！但现在是明摆着的事，我穿着仆人或佣人的衣服就没人来理睬我，并发现我的本事。要是我变了行头，稍稍注意点衣著，就总有人来问这问那，甚至对我的态度也和气多了。啊，虚荣竟会使人类违拗本性！我的所有那些经历有走运的，也有倒霉的，我人没变，只是衣著打扮不同，结局就产生了如此巨大差异！世上有多少人经历过这种不公的待遇？要是你光彩体面，名声、钱财都显赫一时，你就会受人崇拜，或至少文人、贵人和善人都会不断赞扬你，尽管那都是言过其实的东西。但是你倒了霉，受了穷，而且衣著不得体，人家就会把你当贱人、流氓和傻子来讨厌，甚至你受的罪也许就是那些贵人、文人和"善人"捣的鬼。人们该怎样把那种光凭外表和财产的多少来论人的弊病彻底除掉呢？

我这些想法是现在才萌发出来的。当时我运道稍有好转，便洋洋得意，以为当了药店学徒就多么了不起，事实上却早有老话为证："最糟糕的学生莫过于教堂里的仆人或药店里的学徒了"①。

那时我想在化学和植物学方面博个虚名，于是寻找捷径，钻研了一些混合剂的制作法，学了些名词术语，以及如何尽快把事情打发了结的办法。我装腔作势很有一套，这使我很快赢得了那个店员的信任和关心（我主人不常在药店）。六个月过后，堂何塞外出或不住在药店时，他已十分放心让我一个人留在药店供职了。

从那时起，或更早以前，我已每月挣得八个雷亚尔了。要不

---

① 墨西哥谚语。

是那件意外事迫使我离开药店，我早就当上店员了。我想在开始讲那件意外事时先给你们交待几个细节。

那时城里有个老大夫，大伙儿给他取个绰号叫“泻药大夫”，因为他不论对什么病人总爱用泻药来打发了事。

这位可怜的老人既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个糟糕的大夫和顽固守旧的人。他不信奉希波克拉底、阿维森纳、盖仑、阿威罗伊①之流的医术大师，而是一味姿情任性。他认为体内由于液汁过多才引起了病情的萌发，要是抽去了这种液汁，就等于除掉了发病的根源，于是什么病都能防止了。这本可以找些症状作个试验，一方面看看这一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又能使自己头脑更清醒地去面对周围的事情。可他却总觉得自己没错，以为自己决不是在骗人，于是便谬误百出，害人性命。这偏见能否最终得到克服，暂且先把它留待道学家去裁决，我个人则认为那大夫犯了心灵上的大罪。他任性狂妄，不愿向高明的大夫请教求学，这就会导致无穷的过失，招来无数桩因失职而坑人误己的罪过，因为一件过失往往会引起千百桩不幸的谬误呢。

但不管怎样，那大夫同我师傅是一路货色。我师傅堂尼古拉斯总爱把病人送到泻药大夫那儿去治，他却总把病人打发到我们药店来抓药。前者说没有比那老人更高明的大夫了，后者说到哪儿也找不到象我们这样杰出的药店。这样，双方的生意都十分兴隆，他们竟互相吹捧得天花乱坠，好象事情真是这样似的。

那大夫对我熟悉后，就天天晚上来药店串门。他看中了我

①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名医，为西方医学的奠基人。阿维森纳是中世纪阿拉伯医学家。盖仑是古罗马医师，为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医学理论家。阿威罗伊是中世纪阿拉伯医师，哲学家。

的笔迹和本事（我顺心时就是魔鬼也会叫我迷住），并常对我说："孩子，要是你离开这儿，先同我说一声，我家吃穿什么都有。"

那老人也打算开个药店，想物色我作个既能干活挣钱又少的店员。我对他那番好意十分感谢，答应万一同主人闹崩了，就投靠他的门下，可眼下还找不出借故离职的口实。

确实，我的日子过得挺消闲，这恰恰迎合了我的口味。我只须对仆人支支嘴儿，让他早上打扫药房，往药瓶里添点水，留心别弄错蒸馏水或浸泡剂。其实这些我根本不去细辨，可那仆人却十分谨慎，于是我对他说："药名不同但水是一样的，这没什么要紧，谁能去对它细细分辨呢？也许开药方的大夫对药根本认不出来，而只知道那些药名。吃药的病人呢，那就懂得更少了，几乎总是盲目依从。所以这些药都没有什么要紧，再说大夫无知或草药低劣是谁也管不着的事，要是药水吃不准，就干脆用矿泉水替代！因此许多药水都是用这种水制成的，所以老话说：'水是养生的良药。'①

"油也是这样，尤其是那种样子象糖浆的油更是如此。这就是所谓'合二而一'或'视两者为一致或等同'的说法，这类事情我亲身经历过许多回。"

我日常按堂何塞的吩咐制作些膏药，药丸和其它药物。他见我干得十分出色，便愈加对我信任和满意了。

没多久我便象药剂师那样学会了如何拿药，看药方，分辨药物的种类和服用的药量。要是大夫说这种药品价钱很贵，病人还有谁会去真的查查它的成本，看看药费是否合理，并准备起诉上告呢？可怜的穷人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恳求大夫降低药价。要

---

① 西班牙谚语。

是他们不愿一个药店一个药店地来回奔走，不愿处处乞求施舍，就只好吃你的药，做你的牺牲品。病人总归要来找大夫的，而大夫则可以设法打发病人，说吃了那种药就会痊愈等等。精明的药剂师专找这些空子，甚至还故意拿架子，但骨子里还是想多做点这种赚钱骗人的买卖。

另一种办法在我们药店和别的药铺也十分盛行。比如有些药较为稀少，于是堂何塞便拚命提高价格，甚至超出原价好几倍（这真叫贪得无厌）。这样，要是病人手头只有零钱，而又恰恰需要买这种药治病，比如樟脑油，他就无论你求爷爷告奶奶，诉说病情如何危急也不顶用。因为堂何塞不吃这一套，他从来不愿零售药物，按照钱数多少，半瓶或四分之一瓶地少量售出救人之急。更糟糕的是象堂何塞那样的人到处都有，这真可谓前人的纵容和失职！

我白天的活计就这些，晚上比较舒适。我主人每天早上来转一趟，把昨天收进的钱取走，就算一天完事了。那店员瞧我能自己拿药后，对我十分放心，他一到傍晚七点，就急忙穿上大衣去情妇那儿过夜，但第二天得早早赶回药店。

这样，我一个人呆在药店十分自在，那店员有几个朋友常来串门，很快也成了我的熟人。我们在一起常弄点零碎吃，有时甚至在一起赌钱，反正这花的是钱柜里的钱，谁疏忽大意，谁就倒霉。

我这么混了几个月，主人便来同我查账。这时他发觉虽没有蚀本（药店很少蚀本），但利润却几乎没积下多少。

堂尼古拉斯瞧见这种状况十分不安，便把堂何塞严厉斥责了一顿。可堂何塞却说今年气候宜人，这对于大夫、药剂师和郎中来说是最倒霉的年头，至少可算获利不多的时期。

主人听了并不相信，绷着脸继续说道：

“我药店的晦气跟四季气候有什么关系，这里准有别的名堂。就算天气再好，也总会有人得病，有人死亡。”

从那天起，他便怀有戒心，难得长时间离开药店了。这样，没多久药店竟盈利不少，因为抓药比从前紧了，钱柜里的钱也没什么丢失，而主人则总要等到晚上拿了钱才肯离去。有人邀他游玩，他婉言谢绝，推说药店活紧，并还声称有了店铺就得用心经营。

这样一来，可把我们整苦了，因为店员不敢离职，学徒不能玩闹，更不敢在晚上赌牌消遣了。

那时，不知怎么我主人同泻药大夫起了龃龉，一下子闹翻了，于是他们往日的永久协约和友情也一起消失了。这真是最真挚的情意也难以摆脱钱财的诱惑！啊，真正的友谊多么罕见！

这样我打算离开药店，觉得在那儿既受限制，又没什么油水可捞。再说主人也没从前那样信任我了，但我一时又不知该去哪儿安身谋生。

一连好几天，我都这么犹豫不定地思索着。一次，有张药方开了一小瓶氧化镁，我便准备抓药。我往瓶里倒了些水和糖浆，接着把那只装砒素的瓶当成氧化镁瓶抓了过来，然后就倒在一起搅拌。事后我才知道那可怜的病人拿到药水十分高兴，一下子把它全都倒进嘴里。那娘儿们还用匙子柄使劲摇动着杯子底下的沉底说：都喝下去，这沉底最有效力。

于是沉底便开始发挥效力，那可怜的病人只觉得浑身痛得撕心裂肺，翻肠绞肚，简直就要发狂了。这时全家都惊恐万分，连忙请来了大夫，说是刚才还没这么厉害，一吃过那瓶药水就越发疼痛。这时那大夫找来了药方，又查了药瓶和那只还有零星

沉底的杯子，他仔细看过后惊恐地喊道：

“病人中毒了，这不是氧化镁，而是砒素，快去拿油和温牛奶，快，快！”

不一会儿，病人喝了那些东西，终于脱险了。大夫瞧见病人有了好转，便询问那药水是哪个药店买的，于是他们便把药方，药店里新去的学徒，以及药瓶，杯子等全细述了一遍，这回证据确凿，我怎么也没法抵赖了。不久，法官委派一个医师带着公证人来到我主人家，我主人最怕这种查讯，他简直吓得瞠目结舌。

那医师和公证人简要地询问了案情，我只得从实招供，低头认罪。他们本想把我送进监狱，一经打听，才知我并非正式店员，不过是个低微的学徒，便把我撇在一旁，把所有罪责都加在我主人头上，拿他惩罚问罪。我主人当即被宣告罚款二百比索，并说若有延误，马上查封药店。他们还正告说要是再让学徒在药店拿药，将受到法庭的审判，使之永远不许开店，因为这种拿药引起的过失已屡见不鲜了。

我主人无可奈何，只得同那两位先生一起坐上了马车。他对我沉着脸，愤怒地用眼睛瞪着我，然后对车夫说立刻回家拿钱交付罚款。我见马车离去后，进了店堂的后屋，拿起新买的大衣和礼帽，对店员说道：

“堂何塞先生，我得走了，要是主人见我还在这儿，非宰了我不可。多谢您对我的关照和帮助，您让主人原谅我的过失，这真是祸从天降。”

店员再三挽留我，但我还是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店堂。我寻思着这次遭遇，觉得总比从昌法伊纳家和堂阿古斯丁家逃走时要轻松自在些。

于是，我又今天在这个赌场，明天在那个赌场地混时日。二

十天过后，我卖掉了大衣和制服。为了不致再次吃苦受罪，连鞋都穿不上，我决计不管又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去投靠泻药大夫。果然，他十分热情地迎接了我，后事究竟如何，下卷自有分晓。



序　　言

读者先生，您听了下面的话就会明白：有个夜晚，我独自呆在家里，手里拿着笔替这些书稿注解，这时有位被誉为罕见的智者的朋友走了进来。他年事已高，满腹经纶，于是我立即从椅子上起身相迎，并象人们通常见面时那样稍事寒暄。

他答之以礼，然后在我右侧坐了下来，说道：

“您要是感到紧迫，就忙您的大作，我只是随便看望您一下。”

我对他说道：“先生，并不紧迫，即便如此，我也十分乐意中断写作，同您快活聊天，因为我真不配您时时来拜访我。但这次您来得正巧，我可以向您打听外界对《癞皮鹦鹉》有何评议了。您见过许多高明人，然而象我这样的粗人您也总是毫不嫌弃。”

“您是说那已经问世了的第一卷新作吗？”

我答道：“是的，先生，我想知道公众对它反映如何。若觉得不错，我便再接再励，反之，则弃置不顾了。”

智者对我说道：“那么，您请听，朋友。您该明白公众既是大伙儿，又谁也替代不了。公众中间有聪明人，也有傻子，他们都各有自己的看法，这就首先在观点上不能使公众都感到满意，这指整个大伙儿而言。蠢人称颂的作品在聪明人眼里只是纯粹的侥幸，而聪明人赞赏的东西则会被蠢人视若至宝。

“这些道理连最愚笨的人也都知晓，所以您该明白，您的书

在公众中间遭到了几乎和它的同伴们一样的命运，即和它同类的其它书籍命运相同。因为有人对它故意褒奖，有人觉得一钱不值；有人读了难以理解，有人感到别有天地；还有人把它同沃卢索的编年史或只能讨好驴子粗糙口味的多刺蓟草相提并论。

“这您都该有所领悟，您应记住：面包能轻易躲过贪心孩子的吞食，但最伟大的著作却逃不脱索伊洛①的利齿咀嚼。”

“不错，先生，这我十分清楚，我这些小玩意儿本不值得任何轻微的赞赏，这话毫不虚伪，而是出自肺腑。我对公众的厚道表示钦佩，他们竟花了钱来兴致勃勃念我这些奇事；他们近乎情理地容忍了我那些平庸的思想，粗劣的文体，以及那些也许是卤莽的错误；然而我还是认为他们都比贺拉斯还要高明，因为贺拉斯曾在他的《诗艺》中说：一部佳作只允许少量的瑕疵，又说：有些不足是可以原宥的。但我的读者对于我书中出现的不足之处则十分宽容，他们原谅了书中无数的过失。愿上帝偿报他们，使他们永葆这种谦恭的品性。

“我并不是那种渴望赢得众多读者的人，也不想博取好奇的无识之众对我的欢呼喝彩。我能有少量读者就知足了，他们应当是聪明人，他们的赞赏不该给我带来危害。为了不致使您对这些感到费解，我愿赞同贺拉斯、胡安·欧文②和伊里亚特③先生的见解，后者在他的《会跳舞的熊》这篇童话故事中写道：

> 聪明人反对，糟糕；
> 愚蠢人赞许，更糟。

---

① 索伊洛是当时西班牙挑剔的批评家。

② 胡安·欧文，十六世纪英国著名讽刺诗人。

③ 伊里亚特，十八世纪西班牙童话作家。

"确实，我已不是在渴望赢得许多读者，而是许多购买者了，至少他们得支付印书费，并补偿我写作的辛劳。若能这样，即使没有任何赞美者，我也心满意足了。这又使我想起著名的欧文关于读者和作者的一段话，他在一首讽刺诗里写道：

赞美者勿需太多，只要
一个真心赞美的人足矣，
若谁都对我的书表示鄙夷，
那同样谁也不值我去夸耀。

"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告诫，我还是想知道公众对这部书的反应，以便从长计议，所以您绝不要认为这别有用意。"

智者对我说道："那么好吧，朋友，您能宽慰的是，公众迄今对它的评价是好是坏，据我耳闻，前者占上风。"

我问道："这就是说，也有人在攻击它吗？"

他说道："岂能没有？无论现在或过去，即使最伟大的作品也总有人加以攻击，'鹦鹉'真该留下来嘲笑那些饶舌鬼！"

我问道："那么，他们攻击鹦鹉些什么呢？"

他答道："他们说这位鹦鹉总是议论滔滔，不管人家身份如何，一概无情鞭挞；他名为评论家，实是国内各行各业最大的诽谤者，这真是一桩奇耻大辱。他们还说有人把他捧为公众的导师，以除弊为名，来满足他的尖刻邪恶的品性。若是他的宗旨在于教子，为何不象加东·琴索雷诺那样：

情诚意真
悉心教子，

"却用讽刺、抨击和挖苦的手法；若是发行这些本子能使出

版商赢得声誉，那它们也同样会使人声名狼藉，因为那简直是一派胡言。确实，这能从读者那里赚点钱，但却是一种丑恶非法的手段，因为谁也不能以损害同胞们的声誉去求得生计。末了，他们还说，既然作者如此热心、正直、对弊端疾恶如仇，为何不把他自己的恶习统统除掉，难道他完美无缺了吗？”

我不胜惊讶地叹息道：“啊，智者先生！难道他们真的说了所有这些吗？”

“是的，朋友，此话全无虚构。”

“那么，我的亲兄弟，谁说了这些呢？”

智者答道：“除了那些您在书中用真情实事抨击过他们的人，还有谁呢？您不是在《鹦鹉》一书中竭力描绘了一个糟糕的父亲、溺子的母亲、无能的老师、放荡的教士，还有风情女子、懒汉、窃贼、无赖、伪君子以及许许多多沾满恶习的众生像吗？罢了，朋友，这就使得他们决不会来赞颂这部著作，更别指望他们来为作者评功摆好了。但您该懂得：这种政敌往往又能使您找到最大的庇护，因为他们想不到正是他们使您这部书更孚众望，并使人看到您所叙述的事情并无一点谎言。所以您无须理会这类诽谤，只管写您的书吧（这类诽谤根本算不上也不可能算作批评）。您还是按先前常说的去做，即您书中描绘的绝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嘲弄恶习，您同样怀着我们西班牙版图内外无数英勇的有识之士讽刺恶习时具有的值得赞颂的宗旨。为使人更加深信起见，您可以再重复一遍高明的加那利群岛人伊里亚特的诗句：

我的训戒既针对大众
又不触及任何人；

谁感到内疚就自警自戒，
不在意的人，只管听着。
因为这并非指名道姓
故意非难斥责，
勤于上进的人
向来不轻口薄舌。”

智者讲完这些，推说别有要事，便离去了（因为他是万能的智者）。于是我拿起笔，录下了这次交谈，以便使诸位读者朋友松口气，好接着读这位著名“鹦鹉”的故事。

第一章

鹦鹉如何同泻药大夫相处，在他身边学到的本领和对他的搜刮，最后怎样逃走；在图拉镇他又装成大夫，经历了种种奇险。

空口无凭，诗书为证。这话由来已久，又深得大家赞赏，所以我写书时也决不会无中生有，故弄玄虚，难道这对我有何益处？我的孩子们，我指望你们不要把这部信史当作一本普通的小说看待，你们应该透过事物的表面，从中加以发掘。你们应该认清那种懒惰、无能、见异思迁，以及其它一些对我危害极大的恶习给人带来的巨大恶果；应该对我一生中的种种荒唐事作个精辟入里的分析，究其根源，引以为戒；把我和别人常犯的通病统统去掉，把我给你们的及时点悟当作心灵上最好的良药。总之，我指望你们真正领会书中的全部奥秘，能读来既趣味盎然，又获益良多，这样就能避免重蹈覆辙。若你们能从中找出零星的正道事儿，就该衷心赞扬，以身仿效。我的孩子们，我指望你们读了这部信史能得出三个结论：热爱美德，憎恨恶习和鄙视懒惰。这就是我的宗旨，我愿不辞繁难地把我最隐秘的罪过和恶习向你们暴露出来，即使不能如愿，也总算尽到了心力，可以心安理得地葬身九泉之下。好了，闲话说完，正文登场。

话说那天午后，我找到了泻药大夫。那时他正坐在软椅上，

跟前摊着书本，一旁放了个粉盒。他个头细高，小脸盘，细瘦腿，肚皮挺大。他肤色发红，眉毛浓黑，绿眼珠，高鼻梁，蛤蟆嘴，豁牙，秃顶，所以上街总爱戴个曲卷的假发。那时他身着一件齐脚面的睡衣，他们管它叫基蒙纳斯①，上面印满花纹图案，头戴一顶浆洗得笔挺的大礼帽。

我一进门他就认出了我，于是对我说道：

"呵，鹦鹉，我的孩子！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寒伧的茅舍里来啦？"

我没理会他那种虚假的套语，他向来爱搬弄口舌，我便索性添油加醋，编造了一套不幸的遭遇，可他却止住了我的话头说：

"罢了，罢了，你同你那位药物学家主人的新奇遭遇我全知道了。鹦鹉，你把砒素当成氧化镁，差点一下子把那可怜的病人送进棺材。你那索索发抖的手茫然抓错了那种药，这当然罪孽深重，但你主人药剂师的罪孽也不比你轻，他使你养成了恣情任性的坏习气。我总告诉他，所有的毒药和毒品都得严加保管，只有最懂行的店员才能使用，这样才能不出人命关天的大错；可他却总是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以为听了我的话就伤了他的面子。他不懂得 Sapientis mutare consilium, consuetudo est altera natura,②即：'聪明人善于随机应变，老习惯应当退避三舍'，这些道理他全不明白。现在你告诉我，近来你在哪儿呆着啦？我听说这事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了，你不是早被他赶出药店了吗？"

我答道："不错，可我并不是没脸呆下去才跑出来的。我这几天在外受了点罪，为了充饥餬口，我把大衣、外套和头巾都卖掉了。"

---

① 墨西哥土语，意为家用内衣。

② 拉丁文。

泻药大夫骇然道："这太愚蠢了！明知故犯才叫不要脸，你既然事不由己，那就没什么要紧。要是 hic et nunc①，就是说'在当时'，你知道了那人心术不正，absque dubio② '无疑'，你一定会早拒绝他了。反正，我的宝贝儿子，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干点事，永远和我作个伴儿吗？"

我答道："愿意，先生。"

"太好了，在这个 domo③ '家'，in primis el 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④ '首先你每天有面包'。aliunde⑤ '其次'，还有喝的。tertio⑥ '第三'，床又sic vel sic⑦ '睡得舒适'。第四，你身体和各个部位都能得到调节。第五，你还能干净整洁，讲究卫生；你该注意饮食，遵奉医学大师规定的六要六不要准则。第六，你该受点阿波罗的熏陶，ex ore meo, exvisu tuo y ex bibliotheca nostra⑧，'从我嘴里，从你眼前的这个书房里'多学点知识。最后一点，你的烟卷钱和其它必需品每月不多不少，补贴五百四十四文钱。你应该听从我姐姐女主人的吩咐，应该 modo naturalistarum⑨，'用自然方式行事'。当母鸡产卵和孵蛋时，或说得明白些，雏鸡破壳或 in fleri⑩ '降生'时，你得专心致志地照看。在用膳时，你得备桌备菜；末了，这也是很要紧的一条，你得天天精心照料我那头母骡，要不厌其烦，比照顾我还要用心。

"哦，宝贝鹦鹉！你的所有活计和报酬就是这些。我把你请到我这可怜的茅舍来作伴，就是想在这里办个化学和植物学园地。但近来一连遭到了晦气，简直使我入不敷出，经济濒临崩溃，把我先前的打算全打乱了。然而，我对你照样说话算话，我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均为拉丁文。

不会叫你白干活，因为dignus est operarius mercede sua①‘干了活就该拿钱’。”

我尽管算得上饶舌了，但却也不明白他那些话的真实含意。我觉得他不过是想把我当个贴身仆人使唤，我的活计并不算多，这正合了我的脾胃。活儿既然干得不多，那该挣多少钱呢？每月有多少进账？我忍不住向他提出了询问。这时，那位自诩了不起的大夫对我说道：

“我不是早对你说得claris verbis②‘一清二楚’了吗？你每月可以挣五百四十四文钱。”

我说道：“可是，先生，五百四十四文钱合多少比索呢？我觉得我的活并不值这么多钱。”

“值得，stultisime famule③‘不开窍的傻瓜’，这么多小钱合起来不过两个比索④。”

我说道：“好吧，大夫先生，这没什么计较的，我有两个比索的报酬就成了。我有幸能留在您这样出类拔萃的人身边干活，就一定能获得长进，这就很不错了，从此我再也不用去堂尼古拉斯那儿整天和药丸打交道了。”

泻药大夫说道：“说得对，我会按你的心愿给你打开密涅瓦⑤宫殿的大门，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你光听听我的教诲就能延长寿命，或许……或许还能碰上名利双收的好运道呢。”

这样，我们一时相处得比较融洽。我竭力对女主人殷勤侍

---

①②③ 均为拉丁文。

④ 一个比索合八个雷亚尔，一个雷亚尔合三十四文钱，这样两个比索换成小钱恰好是五百四十四文钱。

⑤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候，她叫罗莎，是个老态龙钟、简直跟我主人一样滑稽可笑的信女。那时我特别想同曼努埃丽塔小姐亲近，可总是时机难寻。那姑娘是两位主人的侄女，她芳龄十四，光彩照人，可那该死的老婆子却象守护财宝一样把她看守得叫我无缝可钻。

七八个月来，我总是恪守着和主人订立的合同。我备桌备菜，留心着下蛋的母鸡，照料母骡，以及其它事情。这样，他们都把我当作实心孩子看待。我闲时经主人允许，总爱在屋里看波拉斯、威利斯等人的解剖图，念念希波克拉底、博埃拉威和温斯别顿，以及埃特莫莱诺、蒂索、布昌的医学警句；还有哈马尔的伤寒论文，胡安·德迪奥斯·洛贝斯的解剖教程，拉法耶和拉萨罗·里维里约的外科学，及其从书架上信手拿来的古代和现代医书。

那时节常常患者盈门，我主人总是不卑不亢，收了钱就马上打发病人。我常在一旁瞧他怎样对那些可怜的病人治病开药，领受他的直接教诲。这样，我自以为也学会了医道。一天，我不慎忘了晚上给那头母骡喂料，主人便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还差点动用棍子。这不由我不记恨，于是就想伺机报复他，出出我心头的怒气。

当晚深夜，我给那头宝贝母骡喂足了玉米和大麦，趁着大伙儿熟睡的当儿，立即给它套上挽具，备上鞍褥，又拿了一大包破旧的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医书。我觉得大夫和律师总喜欢用书来装潢门面，尽管许多书他们根本没用或根本不懂。然后我又把主人的刺绣斗篷、饰带、假发、处方本及其它有用的东西都塞进了那个大包里。他的医学硕士证书和毕业证书我也偷了过来，我用小刀倒上点柠檬水轻轻刮擦，这样便把名字和日期全改过了。

我还乘机捞了笔钱，以前他们从没把工资当面付给我，但我知道女主人有个钱盒，平时节余的钱她全放在那里。我懂得偷钱的窍门儿，便巧妙地打开了那只钱盒。这时我立即心花怒放，原来盒里放着四十个杜罗①。那钱盒的入口十分窄小，可钱却装得很满。

我得了这些不义之财，清晨四点半便匆匆登程。我轻轻关上门，然后把钥匙留在了门旁。

五点或六点光景，我走进一家客店，推说昨晚跟别人吵了架，所以想换个地方住宿。

我痛快交过房钱，店老板便客客气气同我以礼相待了。我让人送来了咖啡，又差人把母骡牵到牲口棚里去喂料饮水。

那天我一直在客店寻思：我此行何去，投奔谁的门下？我人生地不熟，再说即使装成大夫，却没有行囊和仆人，这就到哪儿都不会光彩体面了。

我正一筹莫展，用饭的时辰到了。上过饭菜，这时有个小伙子挨近了店门，原来他是求人施舍的乞丐。

当我听到他的声音定睛一看，便认出他就是堂阿古斯丁家的徒弟小安德烈斯，他虽说只十四岁，却长得象个十八岁的大小伙子。我让他进了客店，立刻他也认出了我。于是我告诉他自己如何当上了大夫，准备去村镇行医舍药，碰碰运气，因为墨西哥城大夫云集，简直比病人还多。可眼下还缺个忠心的仆人，好同我一起去寻找缺少大夫的村镇安身。

那可怜的小伙子立即自荐做仆人，他求我把他收在身边。他说他去过特贝基·德里约镇，那地方缺少大夫，又不太偏远；

---

① 一杜罗合五个比塞塔。

要是那儿不景气，还可以去图拉镇，那可是个大村镇。

安德烈斯如此机灵识趣，这使我十分高兴。我立时差人给他上了饭菜，他便大口地吞吃起来。然后他又对我讲述上回他怎样藏在一间屋里，瞧着我跑出理发店；那老婆子拿着刀子拼命追赶；我怎样从他躲着的那间小屋跟前跑过；那老婆子险些跨进那个小屋，又怎样想抓住我，但还是望尘莫及等等。我听了这些细节真觉得活灵活现，这才叫大难临头时的仓皇逃窜呢！

他还说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向后爹汇报了经历的一切，结果遭到了臭骂痛打，接着又被带上了足枷，送回到堂阿古斯丁家。那狠毒的老婆子瞧我逃脱了她的掌心，便拿他来发泄怨恨，那师傅还抽打了他一顿鞭子，使他整整九天躺着不能动弹。他们不仅用鞭子抽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叫他饿得发昏。那该死的老婆娘对他报复够了之后，才给他除去足枷，让他自由走动，并不断挖苦训斥他道：小心你的脑袋！可他一遇机会便逃出了那屋子，离开了墨西哥城，于是在客店饭馆到处行乞，准备另找生路。

安德烈斯一边吃饭，一边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我。但我却对他作了隐瞒，我告诉他我进行了医学答辩，成了大夫，并说现在准备离城，想有个伴儿同路。我可以管他的吃喝，要是所到之处没有理发师，还可以为他找个理发的行当等等。

他听了立即说道："成，先生，这些都成。可我只会给狗刮脸，到时怎能应对呢？"

我说道："住嘴！别这么胆小怕事，你该明白 audaces fortuna juvat, timidosque repellit① ……"

---

① 拉丁文。

"您说什么，先生，我怎么不明白呢？"

我答道："这是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你别一味自卑自贱，你同我呆上一个月，保你成个好理发师。我就是同我师傅呆了一阵就成了大夫的，这会儿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他才好呢。"

安德烈斯听了我的话不胜钦佩，他听我说拉丁文时更是目瞪口呆，不知所云，但这套把戏却全是我从泻药大夫那儿学来的。

下午三点，我和安德烈斯到杂货店买了褥子、包袱布、箱子、黑大衣、绿长裤、黑袜子、便鞋、礼帽、浅色背心、蝴蝶领结以及给我那即将上任的侍从和理发师买的短披风。我还给他买了六把剃刀，一只脸盆，一面镜子，四根吸管，两根刺血针，毛巾、剪刀、注射器以及许多其它小东西。它们共耗去二十七八个比索，尽管这些都是旧的，安德烈斯却早已心满意足了。

回到客店，我给了挑夫几个小钱，然后把零碎杂物都装到了那只大箱子里。这时安德烈斯见我只剩下八九个比索，便十分担心地对我说道：

"啊，先生！这点钱不是转眼就花完吗？"

我说道："对呀，安德烈斯，你还想要些什么呢？"

"先生，怎么？从这儿到特贝基镇或图拉镇谁来扛这大箱子和被褥呢？一道儿咱们吃什么？眼下又怎样度日？你这点钱根本不经花，再说你又没有值钱的衣料首饰可以典当。"

我对安德烈斯这番问话无动于衷，一则我不打算使他惊慌失措，再则虽然这里已离开了墨西哥城，但我觉得泻药大夫正在千方百计查找我（我在杂货店买东西呆了很久）。我怕万一出了漏洞，叫人发现了，就准会把我送进监狱，落到司法官的手掌。

所以我壮着胆，大大咧咧地对安德烈斯说：

"孩子，你别胆小性急，Deus providebit①。"

安德烈斯说道："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只知这点钱太不顶用，您又没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

我们这样絮絮叨叨地磨蹭到傍晚七点光景，突然听到隔壁屋里有甩钱的吵闹声，我便差安德烈斯去看个究竟。一会儿工夫，他喜滋滋地回来说道：

"先生，先生，那儿正在赌钱呢！"

"什么，有人在赌钱？"

安德烈斯说："对，先生，那屋里有十来个庄稼汉在赌牌，还赌得怪凶的呢。"

我立即来了兴致，便打开箱子，从仅有的十个比索中取出六个，然后把箱子钥匙交给了安德烈斯保管；并嘱咐他无论如何，即使死了也别交出钥匙，反正就靠那六个比索去碰运气。要是箱里的四个比索也输光了，那就既没钱吃饭，又没法付那头牲口的饲料钱了。安德烈斯半信半疑，怯生生地接过了钥匙，于是我挤进了那伙赌徒的圈子里。

那些庄稼汉并不蠢笨，他们多少有点赌牌的招术，所以我还得小心留神。没多久，我来了手气，一下子赢了二十五个比索。这时我踌躇满志地找到了安德烈斯，他正坐在凳子上打着盹呢。

我摇醒了他，把赢的钱数给他看，这使他欣喜若狂。他收起钱，接着便告诉我眼下已万事齐备，只待启程了。他已在楼下打听到了几个图拉镇的仆人，他们是来接城里的学生回乡的，正好没拿什么东西，这样行李可以托他们捎带。安德烈斯甚至还同

① 拉丁文，意即上帝自会恩赏。

他们讲好了价钱，总共为四个比索的脚钱，只要等主人回来最后敲定就行了。

我对安德烈斯说："怎么，孩子，难道我还会不赞同吗？你赶紧把那些脚夫找来。"

于是安德烈斯一阵风似的跑下楼，马上把那几个脚夫领了上来。我吩咐道：先去给那头母骡备些粮草，然后再给安德烈斯找匹牲口。他们一一答应了，因为第二天还得赶早，大伙儿便准备休息了。

这时我又让我仆人去买第二天食用的烧酒，干酪，面包和香肠。等他回来，再差人送晚餐。

我见一切都如此顺当，不免又得意起来，以为自己天生就该成个大夫。我托上帝的福，碰到了安德烈斯这样忠心、活泼、勤快和能干的仆人。我正想得出神，安德烈斯拿着东西走了进来。

我同他一起快活地喝酒，用膳，然后又一同入睡，准备第二天早起。

清晨四时许，脚夫已在敲门喊叫了。我们起床后，趁着脚夫搬运行李的当儿用了早餐。

一切齐备后，我付清了客店的费用和那头母骡的草料钱，便登程上路。

我向来不善于长途跋涉，没走多远就累得受不住了。那时不管脚夫怎样打算一口气到了图拉镇再休息，我还是决定走到库蒂特兰镇[①]就寻找住处。

次日我们到了图拉镇，我在一个脚夫家住了下来。这位脚夫是个穷苦老人，他心地朴实，头脑简单，我们叫他贝尔纳维大

---

① 墨西哥城北部一古老城镇。

叔。我除了把自己和安德烈斯，连同那头母骡在他家的花费都付了钱，还尽量设法报答他的全家，给他们瞧病。他家有两位老妇人，一个是他的老伴，另一个是他的胞妹，还有两个儿子，一个约十二岁的女儿。

那可怜老人十分高兴地收留了我们，这样我们便在图拉镇定居了。那时安德烈斯当理发师，我则骑着那头母骡到处行医，尽管它不是我的，却和我形影不离。不知何故，每当见到那头母骡，我总觉得眼前似乎站着泻药大夫，他身穿白大褂，头戴卷边帽，怒眼圆睁地对我说道：

"不要脸的流氓！把我的母骡、鞍褥、斗篷、假发、医书、披风和钱还给我，这都不是你的。"

我的孩子们，这话一点不错。自然法则启示我们：ubicumque res est, pro domino suo clamat. ① 即"无论在何处，总要物归其主"。遗产监护人之所以敢扣压幼小继承人的财产，不正是因为他们没本事要回自己的财产吗？可是高利贷者就大肆搜刮民膏，商人便牟取暴利，他们不是大发其财了吗？这样，许多人不是正在凭着他们的权势或利用别人的无知幼稚，大肆享用着攫取而来的不义之财吗？但他们享用那些财产时绝不会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因为人类的良心总会无休止地谴责他们："这不是你的，这是不义之财，把东西还给人家，要么你就永远忍受折磨。"

那时我拿了主人的东西就受过这种折磨，可这种内心的折磨往往不易流露出来，于是我干脆装出一副正经大夫的模样在镇上混事，心想等以后有了钱再把泻药大夫的东西照价抵还。这

---

① 拉丁文。

决非什么别出心裁，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

我总算还没完全忘记父母的教诲，懂得点待人的礼数。歇了两天，我把镇上的首富要人、神父、牧师、镇长及其副手、税务官、邮政官、老板、商人以及所有的体面人物都打听清楚后，便让那老人和安德烈斯帮我发请帖，向他们披露我的身份和职业。

他们得到请帖十分欣喜，一一对我回了礼，并准备登门拜访。于是我喜出望外，当晚就披上了刺绣斗篷，挂着饰带，戴着礼帽，真是一副滑稽打扮。那时我的袜子是白色的，而衣裤的颜色则全然相反，脚上还穿了双胶鞋，这使人觉得我根本不象大夫，倒有点象巡捕法警了。最可笑的是我那仆人安德烈斯的那副打扮，他穿着我给他买的旧上衣，黑袜子，绿裤子，肉色背心，戴着白礼帽，披着那件有补丁的蓝色短披风。

那些富人要员拜访了我，自然对我议论纷纷。那时我在镇子上从未见过有象我和我仆人这副打扮的人，到了星期日，我便穿得既象大夫又象警察，安德烈斯也显得不伦不类，我们一同去教堂，把旁人都搅得无心祈祷，光顾打量我们了。那时有人耻笑我们相貌可鄙，有人稀奇我们这身打扮。待到我们回了家，身后还跟着一大群好奇的小伙子、女人、印第安人以及穷苦的村民。他们总向安德烈斯打听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但我那仆人却一本正经地答道：

"这位先生是我的主人，叫堂彼得罗·萨尼恩托大夫先生，象他这样的大夫新西班牙王国还没处去找呢。我是他的仆人，叫安德烈斯·卡斯卡霍，我又是理发师，我给牲畜刮脸很有一手，我还会叫死人出血。要是让我拔臼牙的话，就是狮子我也敢把它的颌骨敲碎。"

那时安德烈斯背着我同别人说了这些，我是主人，总不能跟

着他转悠，便总装出一副仪态不凡的样子。有时我听了这些赞语简直忘乎所以，一次竟对他的胡诌差点失声大笑起来，但他却还是那么一本正经，说得头头是道，可见那群人是多么痴笨了。

我们回家时招了一大群看客，这使贝尔纳维大叔十分为难。他苦苦劝说那些村民道：你们既然认识了这位大夫先生的家，就可以改日再来求见。这样总算把那伙人打发走了，我们也安顿了下来。

那时我托房主买了几瓦拉土布，我和安德烈斯各做了一件衬衣，然后又把剩余的钱给了女主人，算是头一次交付的饭钱。

村镇同城里一样，人们对什么新鲜事都争相传说，这样没多久，大伙儿就都知道镇上来了个大夫和理发师，于是四邻的人都来找我诊病开药。

幸好，头几个找我瞧病的人都是害着无关紧要的小病，这无须医治，光靠大自然的滋养就能慢慢痊愈。还有些病人则因为饮食不当，或吃得过量引起的，这就只须稍稍嘱咐几句就能打发了事。于是那些病愈的可怜人便对我大加赞扬，这样我的名声就不胫而走了。

半个月或二十天时间，那些送礼请客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我的住地。尤其是那些印第安人，从不空着手来，他们总是拿着母鸡、水果、鸡蛋、蔬菜、干酪和各种土产前来拜访，这使贝尔纳维大叔和两位老妇人喜得合不上嘴。我和安德烈斯虽然没什么不满，但最好还是指望他们能付现钱。安德烈斯比我强些，他可以在星期日从印第安人身上挣几个钱。那时他胆大出奇，居然给一位印第安人刮了脸，幸好没出差错，于是他也得了美名，一天竟挥着手对我夸口道：

“成了，先生，我什么都不怕了，就是最难侍候的人我也敢给

他刮脸了！”

那时我的名声在日益扩展，但最使我威震四邻的还数我对税务官诊病的那一回（这同安德烈斯给印第安人刮脸一样，也是个偶然巧合）。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人前来请我诊病，于是我急忙上路，同时祈求上帝保佑，让我度过难关，因为我的所有运道都系在这一着上了。

我让安德烈斯拿着器具和我同行，并小声吩咐他该如何行事。但他却满不在乎，竟没有一点惊慌的神情。我对他说，无论是印第安人或西班牙人，医生治死了病人谁也拿他没办法。要是税务官能安然脱险，我们就能得到一笔赏钱，名声也会远近相传；要是把他治死了，可以推说他享尽了天年，终于应召去见上帝了；这样我们也照样站得住脚，谁也不能指控我们治病杀人。

我们这样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到了那家。此时才发觉那儿简直象巴比伦一样热闹，因为人们进进出出，哭喊呼叫，已经乱作一团。

那时神父和牧师先生也到了现场，他们带来了圣油。我对安德烈斯说道："糟了，这是个急病，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好坏别管它，先瞧瞧该怎样下这个赌注。"

大伙儿走进卧室，瞧见病人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早已失去了知觉。他张着嘴，面如死灰，一切症状表明他得了中风病。

女主人和她的女儿瞧见我来到跟前，便立刻恳求我，一边伤心地问道：

"啊，先生！您快说，难道我父亲会不幸身亡？"

这时我装出沉着镇静、很有把握的样子对她们说道：

"静一静，姑娘们，他怎能不幸身亡呢？这是血气的冲动压倒了心室器官，阻碍了大脑的正常运行，因为骨脊和气管部分的

血液负担太重了，但这马上就会好转。si evacuatio fit, recedet pletora，①就是说：‘要是立即放血，就能转危为安’。”

女人们听了这话都面面相觑，可神父却死死地盯住了我。无疑，他一定在耻笑我这番狂言戏语，这时他开言道：

“夫人们，精神上的拯救向来对病人没有危害，用训谕和圣油来宽慰我的朋友是最体面的事情，愿上帝保佑！”

这时我象背诵经文那样十分饶舌地说道：

“神父先生，您说的不错，我真不该多管闲事，但请允许让我夸您这种精神疗法是顶顶高明的东西；不过您也该明白，‘人到临终时吃药和训谕是同样需要的’②，可现在却不是这样，所以……”

神父十分精明老练，他根本不想听我多说，便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大夫先生，这会儿不是大发议论的时候，时不待人，我明白自己的职责，这比什么都重要。”

说着，他便开始对病人进行宽赦，牧师赶紧给病人涂圣油，一切都十分得体。大伙儿瞧见了那番精神拯救，以为病人已回生无望，准要咽气了，就放声痛哭起来。教会的先生们作完圣礼，便撤到了外屋，这样里屋就剩下我和病人了。

这时我立即走近病床，号着病人的脉搏，双眼长久地盯着房顶的梁木。接着我又换了个手号脉，并故意做出各种奇怪的模样。我皱眉，耸鼻，一会儿瞧瞧地上，一会儿咬咬嘴唇，晃晃脑袋，等等，待到我觉得把那些可怜人完全唬住时，他们早已全神贯注地盯着我，静得连喘气都能听见。无疑，他们一定把我当成

① 拉丁文。

② 原文拉丁文。

希波克拉底一类的大夫了，或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这么装模作样地查看了一阵，确实使人觉得病情严重，恐怕医治无望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刚才过早地对大伙儿夸说病情不重了。

我诊完脉，便仔细查看病人的脸色，用勺子把嘴掰开，看过舌头，又翻翻眼皮，摸摸肚皮和脚，然后就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这时女主人瞧我磨磨蹭蹭，根本道不出什么名堂，便急不可待地对我说道：

“先生，您说说我丈夫到底怎样？有救还是没救？”

我说道：“夫人，我也无从知晓，这事只有上帝明白。要是有救，就会象‘拉撒路从恶臭的墓穴里复活’① 那样苏醒过来，因为他虽死犹生。所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能复活’②。”

这时一个姑娘喊道：“啊，耶稣！我的父亲归天了。”

这姑娘离病人很近，她喊得十分凄惨伤心，于是一下子从椅子上栽下来。大伙以为她也断了气，便都围到了床前。

神父和牧师听见喊声，快步走进里屋，一时却不知去顾中风的病人好呢，还是顾昏迷的小姐好，因为他俩都已不省人事。这时女主人有点愤怒地对我说道：

“请您少讲些拉丁文，您还是瞧瞧我丈夫到底有救没救。您为何刚才进屋时对我说这病马上会好，保证咽不了气呢？”

我说道：“夫人，我说这话是为了不让您伤心，我没查过病人，methodice vel justa artis nostro e proecepta③，即‘有条不紊，恰到好处是我们的宗旨’。您可以求上帝垂怜，也许事情还能

---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原文拉丁文。参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 七节。

③ 拉丁文。

好转。您去找个大锅，放水烧热。”

厨娘说道：“这多余一着。”

我又说道：“好吧，安德烈斯师傅，您是放血的老手了，您马上把表层血管找出来。”

安德烈斯听了这话战战兢兢，他跟我一样似懂非懂。他把病人的手绑住后，就象刺剑似的照准扎了两个小口，这样大约放了两碗血，使大伙儿大受惊吓。这时病人突然睁开了眼睛，开始辨认周围的事情，接着便开始说话了。

于是我让安德烈斯松绑，停止放血。安德烈斯忙了一阵，终于截住了血口，那两刀扎得真不浅！

接着我又吩咐用烧酒擦洗病人的头部和脉搏，给病人喝蛋汤，增加胃里的营养。我还吩咐用玫瑰油，胡荽和其它一些信口胡诌的脏东西煎个蛋饼，并一再告诫切忌背天面地。

女主人问道：“大夫先生，什么叫背天面地？”

神父笑着答道：“就是说别让病人嘴冲下躺着。”

女主人说道：“我的老爷，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还是说点谁都能明白的话吧。”

这时那昏厥的姑娘已经苏醒，开始同别人说话了。她听到母亲这番话，便说道：

“对呀，先生，我母亲这话说得一点不错。您知道我就是刚才受了蒙蔽才昏倒的，我瞧见神父开始祈祷，便以为父亲真的咽气了，所以您才来为他守灵。”

神父和大伙儿被那姑娘的直朴和天真劲儿逗得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瞧见税务官先生已转危为安都感到十分高兴。这时病人喝着蛋汤，已能慢慢地同家人说话了。

接着我便关照他们这几天的注意事项，并一口保证把病人

完全治好。

大伙儿对我重谢了一番，临行前，女主人往我手里塞了一个金币。可我当时却以为那是个比索，便暗暗咒骂，觉得我功盖于世，却只得了这点报酬。我把这话告诉安德烈斯后，他立即对我说道：

"不，先生，这钱绝不会是银子的，我还得了四个银比索呢。"

我答道："是啊，你说得对。"

我们加快步子回到了家，发觉那钱果然是黄澄澄的金币，就象一朵精美的番红花。

当时我得了金币后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倒不是因为它能值多少钱，而是表明这是我用医学的才能换取来的头一个可喜的奖赏，这会使我今后更加名声大振的。安德烈斯得了四个比索也很得意，他从来不在乎自己的本事，这时我对他直言道：

"怎么样，小安德烈斯？难道还有什么能比医学更容易挣钱吗？老话常说：大夫，诗人和疯子什么都沾点边。有了这点边，合起来就变得了不起了，这用不着去死抠书本。你看，现在咱们不就成了生来的大夫了么，刚才我对税务官的那番高明治疗你该看得十分清楚了吧，要不是有了我，恐怕他早就见阎王去了。老实说，我简直可以给集希波克拉底和阿维森纳之大成的盖仑讲授医道了，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本事同别人去炫耀一番，即使是输血大王你也不用害怕。"

安德烈斯对这些话听得字字真切，我一住口，他便说道：

"这都托您的福，我奇里帕① 一回，咱俩总算没出大错儿。"

我连忙问道："什么叫奇里帕？"

---

① 墨西哥土语，意为偶尔或碰巧。

他十分狡黠地对我答道：

“我说的奇里帕意思是说您再也碰不上这样的病人了，我也绝不会再这样顺当地替人放血了。至少我是这样寻思的，我敢担保，这回是绝妙的奇里帕。您恐怕不是这样想的，您一定以为自己忠于职守，所以就当然会有这种结果了。”

我说道：“是的，可是为什么你觉得这锤子买卖就到此为止了呢？我见过许多中风患者，哪个不是手到病除，立时叫他恢复了知觉。再说除了中风，麻风病、黄癣病、花柳病、风湿病、产痛病、伤寒病、狂犬病以及世上所有的疾病，我都心里有点数。这回你也真叫带劲，但下回你的手指别动得那么快，口子也别划得那么深，别动不动就给人放血。再有，我在你身边，你就别胆小怕事。你不仅是个理发师，还要成个大夫，外科医生，化学家，植物学家和炼金术士。要是你听我的话，就好好干吧，甚至还能成个星象学家和算命先生呢。”

安德烈斯说道：“愿上帝作成我这辈子不缺吃少喝，能养家活口，我这会儿老盼着娶媳妇，都把我想疯了。”

我们说着便入了梦，第二天我又去看望病人，这时他比昨天好多了。他给了我一个比索，说往后不想给我添麻烦了，要是再有什么事，他们自然会差人来请我。这表明他们够抬举我的，要是对贪钱的大夫或见钱眼开的郎中，他们早就婉言辞绝了。

于是事情便一帆风顺，人们惊奇地听说着我怎样使税务官起死回生，并争相传颂我的佳话。那时镇上的阔佬和财主们也在称颂我，把我比作少有的神医。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身居要津的官员也对我十分赞赏，并啧啧称奇。

只有神父没对我赞扬，相反他还对镇长和邮政官等人说，尽管我可能是个好大夫，但至少他自己不信。因为我太饶舌了，有

这种毛病的人保证不是傻子，就是无赖。所以不管那种人自称是大夫，神学家，律师或随便什么头衔，都不该轻易相信他。可镇长却竭力为我争辩，他认为说话带点专业术语，这是谁也免不了的事情，这算不得贫嘴。

神父说道："我赞同这种看法，但要分在什么场合和是怎样的人。比如我在道台上宣讲遵守第七条诫律①，却来回老讲出租权、抵押权、法定权、占用权、收益权、契约权、赎回权等等，结果曲高和寡，谁也听不明白，这不是饶舌耍嘴皮子么？所以我得要言不烦地跟人解释，使大伙儿都明白才成。镇长先生，要是您想认识一下这位大夫，您可以随便哪个晚上邀他前来叙谈一次，我保证让您听到他的胡诌。"

镇长说道："这太好了，不过，上回他那次成功的治疗您怎样解释呢？"

神父答道："这没什么难理解的，这纯粹是个侥幸。"

"此话当真？"

"可不，镇长先生，您没瞧见那病人十分肥胖，脉搏很硬，脸色发黑，知觉麻木，呼吸急促，一切症状表明只有放血才能成吗？这种疗法在我们教区连最愚笨的婆娘都会这样去做。"

镇长说道："好吧，到时我亲耳听听您和他的医学争辩吧，时间就定在本月二十五日。"

神父说："好。"

于是他们又岔开了话题，他们的谈话或至少主要的内容我都从镇长的仆人那儿打听到了。那仆人曾害过胃病，我把他治好了，没收他一文钱，所以这回他听到消息后立即来传给了我。

---

① 即"不可偷盗"。

我对他着实称谢了一番，便立即找来了医书钻研，以防到时弄得措手不及。

这期间，有个晚上，堂西里亚科·雷东多先生突然差人来请我前往看病，他是本镇首富，刚刚患过疝气，已经有所好转了。

我对安德烈斯说："带着针管，看来这次又象上回那样得担点风险了，愿上帝保佑我们一帆风顺。"

安德烈斯拿起针管，我们便一同来到了他家。那时病人正躺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就跟税务官的病情一般严重，唯一便利之处是这位病人还能说话。

我反复对他问了许久，他才告诉我因为贪食，所以吃得肚子发胀，简直有点痛不欲生了。

于是我立即吩咐用肥皂和蜜拌着草药熬汤，做得之后，我便对准病人的嘴使劲往里灌。这时那可怜虫一迳挣扎拒绝，嘴里还说这不是催吐剂，而是灌肠。

我不胜恼怒地说："喝下去，先生！您没瞧见要是灌肠，能从嘴里和别的孔道灌下去吗？我的先生，您要么喝药，要么等死。"

那可怜人只得忍气吞声把一大碗污秽的汤药喝了下去，这一定使他翻肠绞肚，十分难受。他已挣扎得十分虚脱，肠子还是堵塞着，疼痛丝毫没有减退。

这时我吩咐安德烈斯给他打针，并让病人把屁股露出来。

病人说："我这辈子……这辈子从未见过这种疗法。"

我答道："朋友，不仅您这辈子从没见过，就连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也从未见过象您这样倔头倔脑的疝气病患者。您体内的液汁一定又浓又粘，所以我的老哥，使用灌肠剂就尤其显得必要。灌肠剂对吃伤的人最有效，否则就绝没指望了，因为'补养无益于恢复体质'①。所以，您要是用这种疗法还不能痊愈，那就

得把肠子切开，用烧红的烙铁烧灼。要是这还不成，那就只有请神父来参加葬礼，因为病情已无望了。希波克拉底说：'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火不能治者，就医治无望了'②。"

这时病人一边把大伙儿赶到外屋，一边对我说道："那么，先生，要是冲洗肠子对身体有益，那就试试吧。"

我答道："准没错儿。"

于是出于礼貌，我立即让大伙儿退出里屋，只让病人的妻子留在了身边。

安德烈斯把针管装满药剂，接着便开始动手。可是他对灌肠竟一窍不通！他简直一点都不中用，他把药剂撒了一床，不仅惊动了病人，而且没起到效用。我瞧他实在笨手笨脚，急得赶紧把着手教他，尽管连我自己也对这种疗法不甚明了。

最后我终于不自量力地拿起了针管，亲自给病人打那种药剂。我十分庄重地从肛门里插进针管，也许我比安德烈斯聪明几分，或是因为病人正好配合得当，这时他已有了反应，于是我便趁机鼓励他道：

"老哥，屏住气，忍住这股劲儿，这对您身体最有益了。"

那病人忍受着折磨，一一依言而行(高明大夫的成功往往就在于此)。一刻钟过后，或许时间更短，病人便屎尿直泻，一下子出脱个痛快，原来它们已在肚里憋着劲儿折腾了整整三天了。

病人减轻了负担，元气也立即得到恢复。因为病根一除，一切怪诞的症状全都马上消失了。

大伙儿对我深深感谢了一番，又给了我十二个比索，于是我

---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原文拉丁文。

同安德烈斯一起告退了，一路上我对安德烈斯说：

“你瞧，我在镇上最富的财主家只得了十二个比索，可税务官却给了我一个金币，你说说，难道税务官比他更富裕或大方吗？”

安德烈斯狡黠地答道：

“我先不论贫富，但要说大方，税务官准比得过堂西里亚科·雷东多。”

我问道：“这怎么讲呢，安德烈斯？照理说最富的人也该是最大方的人。”

安德烈斯说道：“这我不懂，税务官要是有能耐，就会比谁都富裕。他们掌管着国王的财富，可以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您知道有一种买卖税吧，这里的账目不是永远也没法闹清楚吗？您就看看镇子里抽的所得税吧，每宰一头牲口，不管公牛母牛，肉羊肉猪，都得抽去一个或两个雷亚尔的税钱，难道别人还能去同他们核对这笔抽到的税钱吗？再看看私商贩子倒卖货物吧，这种简单的转手交易赚钱很少，往往靠赶牲口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尽管这样，税务署每年也能抽到许多税钱。就比方倒卖谷物吧，每个赶牲口人每进出一次谷物就该抽去一个雷亚尔的税钱，这样一千个赶牲口人就得抽去一千个雷亚尔的税钱。这都是从前我那当税务官的大伯告诉我的，所以说买卖税比什么都有利可图。”

说话间我们已到了家，安德烈斯和我痛快用过晚餐，又报答了房东，我们一同上了床。

我们前前后后痛快了一个月，这时神父同镇长说定邀请我叙谈的日子到了。欲知后事，请看下章。

第二章

鹦鹉在图拉镇的种种奇遇，他如何对付神父先生的挑衅。

我有了前两次奇迹般的诊疗，不觉名气日盛，大家简直把我当成医道神妙的超人了。那时我已无心蹲在家里舍药治病，总想到镇外各地去转转，挣更多的大钱。

那时我的药箱和安德烈斯的那套理发工具也给我们增添了不少光彩，这是我差人去墨西哥城置办的。那药箱的外表十分好看，甚至有点奢侈。我另搬到一家后，请了个厨娘，又收个仆人，这回真有点象学识精深的人了。

于是我不爱常去别人家串门，同谁都泛泛而交，我曾听泻药大夫说，大夫不必同人家交往过深，免得人家尽想找你白看病。

依着这个定准，我的进账总是十分可观。我和安德烈斯都得到了滋补，那头母骡也养得膘肥体壮。这时我已聚攒了二百多个比索了。

那时我对百姓说话拖腔带调，十分严厉。我爱用那些生僻饶舌的词句唬人，并高价出售药物，隐瞒药物品称，对富人趋炎附势，对穷人吹胡子瞪眼睛。这样，尽管安德烈斯还是在公众中吹捧我，但我的名声却渐渐跌落。

我名利双收后，钱多了，气也粗了，不觉成了个专横跋扈的势利小人。穷人来我家瞧病，因为付不起钱，我便肆意虐待，谩骂，甚至把他们撵出家门。要是给得起几个雷亚尔，我便喜笑颜

开，给他们慢慢瞧病。说实话我慢慢瞧病并不见得就算精心治疗，我不过装得象个大夫，一个劲地搬弄舌头。那些可怜病人根本不懂怎样才算医治得当或大夫高明，他们瞧见大夫不停地问这问那，查究病情、年龄、现状、职业、体质等，就象我那样不厌其详地问个没完，便以为这一定是个高明大夫了。

我给富人要员瞧病就不这样，他们见我拖拉散漫，没个正经样儿准会大发雷霆，所以我对他们都十分体贴。可我根本没从我那著名的师傅泻药大夫那儿学到东西，这怎么办呢？

我尽管庸庸碌碌，碰巧也能治好了一些病人，但坑害的病人也着实不少，不过我的名声总算保持了一阵。这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治死的大部分是穷人，这些人无论生死都不足为奇；第二，我既已名声在外，就可以高枕无忧，象熙德① 那样即使错杀了几个图尔特卡人或撒拉逊人也全无关系；第三，大夫最沾光的是病人治好了，人家就会对他大加赞扬，要是治死了，也不会推到他的头上。所以我一有成效，大伙儿便争相夸我，遇到了差错，就随同死人一起入了土。我不比安德烈斯，要是象他那样，我的运气准保早就断送了。

起先我们还没到图拉镇落脚时，神父、镇长和其他一些贵人就打算托人从墨西哥城请个理发师。这回他们瞧见安德烈斯手艺如此低劣，就愈加起劲聘请，结果没多久来了个新理发师。这人叫阿波利纳里奥，他确实手艺高明，又名正言顺。

安德烈斯同新理发师见过面，瞧见了他的手艺，不觉有点忐忑不安，但他比我精明机灵。一天，他找见了那个理发师，同他直说了自己的所有经历，并告诉他自己本是个学徒，没什么本

① 熙德是十一世纪的西班牙民族英雄，曾带领军队驱逐摩尔人。

事，在镇上干这个行当只是迫于生计，现在想正经学点本事。所以，要是那人能收他做个徒弟，细心教点本领，他将感激不尽，并不惜一切为他效劳。

当时他把我给他买的工具箱也带到了那儿，这使阿波利纳里奥师傅十分赏识。他立时把安德烈斯请到他家，留他吃了饭，并细心地教他掌握要领。

接着理发师问他我这大夫的本领如何，安德烈斯说相当不错，并说还亲眼瞧见我作过几次高超惊人的治疗呢。

这样他告辞了理发师，回来向我禀报事情的经过，并告诉我他已决心好好学点本事；末了还说：先生，我深知自己不才，那位先生才是真正的理发师。要是大伙儿信不过我，砸了我这饭碗，或那理发师一定让我亮出牌照，我就会既没脸面，又丢了职业，这时上哪儿去找饭碗餬口呢？所以我不如干脆投到他的门下，您也设法再找个仆人。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但我没去阻拦他这个好主意，于是我同他算清工钱，给了他六个比索，让他离去了。

那时有个害风湿病的老人找上了门，我照例给他六七包泻药，骗了他二十五个比索，这使他比先前更难受得厉害。

另一个患水肿病的老妇人找见了我，我给她开了六盎司草药水，两磅葱球根，这反使她病情加剧，死日可待了。

我时常这样误病害人，可那些糊涂的村民却还一个劲地夸我是个好大夫。那时丧钟接连不断敲响，他们却照样麻木不仁。

终于，镇长约定让我同神父辩论的日子到了。那是八月二十五日，这天我去给他祝寿，他便使劲挽留我，使我无法推托。

这时我发觉镇上的所有显要人物都在他家聚会，神父自然

也不例外，于是我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同他们应酬。我觉得神父尽管懂得很多，但医学总不见得胜我一筹。

这样，用餐时我自鸣得意地入了座，同大伙儿一起又吃又喝，连连给镇长先生敬酒祝寿。我在席间谈笑风生，惹得大伙儿都眯着眼笑个不停，但神父却在打别的主意。

镇长德高望重，镇上的头面人物都携着太太坐满了大厅。这天的筵席豪华，酒菜丰盛，大伙儿频频祝酒，显得热闹非凡。酒过数巡，便听见一片刀叉的叮当声，这时大家酒杯已端不稳了，头脑也有点昏沉。

正当这时，屋外鼓声笛声一齐鸣奏起来，一个印第安人长官带着几个政府随员走进大厅，身后还站着两名印第安人，他们扛着鸡、猪和两只小羊。

他们进门后，依礼恭敬地吻了大家的手，然后那长官便对镇长说：

“最高长官先生，愿您在诸位先生的陪伴下幸福愉快，庇护全镇。”

接着他献给镇长一束索切尔①，这是一小把花束，用来表示敬意。然后又取出一张画来，上面题了一首小诗。

这时大伙儿好奇心切，直想当众念念那首小诗，于是牧师接过了那张画，大伙儿凝神屏气，听他念道：

苏涅托②

镇上的穷百姓们
今天特别兴致勃勃，

① 索切尔，印第安阿兹台克语，意为一束鲜花。

② 苏涅托，即短诗，这是印第安人的说法。

我们前来给你祝寿，
还带着羊肉猪肉。
你作为明智的老爷
一定会笑纳这些
表示大①心意的礼物，
我们的爱摸之心②定会
弥补这首拙劣的苏涅托：
愿你能活到一千岁，
过后更是名垂不朽。

这时众人都对苏涅托欢呼喝彩，一边又不断祝贺镇长健康长寿。于是杯盘的碰击声和斟酒的叫嚷声又混成了一片，大伙儿你推我搡，总算又添了一轮酒。

神父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端到印第安长官跟前说道：

“亲爱的，为镇长先生福体健康，干一杯！”于是吩咐仆人立即在旁边找了个地方安排那位长官和随员入席。

那长官喝完酒，又连连干杯，喧闹了一阵，这时鼓声笛声又忽然响起，简直把头脑都要胀破。终于，托上帝照应，那帮吹鼓手被叫到屋里去用饭了。

印第安吹鼓手撤走后，大伙儿把那首苏涅托传来递去，假意对它表示赞赏，因为它确实算不上什么高明的作品。

这样话题渐渐扯开，最后谈到了诗的起源。这时有位机灵的小姐请那位懂诗的牧师作个解答，于是牧师毫不迟疑地说道：

“小姐，依敝人愚见，诗是世上最古老的东西。一曰诗源于

---

① “大”应为“大家”，这是诗文中的漏字。

② “爱摸之心”应当“爱慕之心”，这是诗句中的误写。

亚当，又曰拉麦之子犹八是诗人之父，并说有的书① 中曾这样写道：'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②。因为古人谁都明白音乐和诗文是同胞姊妹，据记载：埃及王奥西利斯③ 性爱音乐，他的部队常常携带许多随军歌女，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有九位，希腊人通常称她们为缪司。

"确实，从世上最远古的历史起，从摩西时期起，希伯来人已经比任何民族都要最先使用这门神明的艺术了。宇宙洪水之后，埃及人又细分出咖勒底亚人和希腊人，尔后，希腊人对诗学又进行了精心的培育，于是便在世界各国因人因时或因事广为传布了。这样，世上无论哪儿不仅都能学到作诗的知识，甚至还能常常找到杰出的诗人。就拿美洲异教兴起时期来说，印第安人就懂得这门崇高的艺术和音乐了。他们有自己的土风舞或米托特舞④，他们边歌边舞，唱诗赞颂神明，在他们中间甚至涌现出高超优雅的诗人。其中有个诗人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作了首十分真挚感人的诗，当他吟完时，法官已感动得不能自持，只得将自己的判决撤销了。由此可见好的诗文就是无价之宝，它可以免除死刑，赎回生命。这是博图里尼先生⑤ 在他的《印第安人史析》中提到的事情。

"的确，诗不能感化暴君也是常事，可它起码能左右人心，这在音乐伴随下更是如此。这个道理早已为人熟知，希腊故事中就可找到例证：俄耳甫斯⑥ 征服和驯顺了狮子、老虎和其它野

---

① 指圣经。

② 参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③ 奥西利斯是古埃及王，被奉为天神。

④ 米托特舞是一种原始的印第安人歌舞。

⑤ 意大利作家，史学家。

⑥ 希腊神话中的乐神，用音乐制服过许多野兽。

兽，安菲翁① 修建了提佛城墙，两者都是在唱诗、弹琴和吹箫的激励声中大获成功的。所以说音乐和诗有着无比的威力，它们甚至能使凶残的野人都回到文明谦恭的轨道上来。”

镇长说道：“说的对，写这首苏涅托的诗人也准是这个意思，尽管刚才念诗时，那美妙的音乐是用鼓和笛子交织成的。”

大伙儿幽默地笑了，这时镇长便想听我议论一番，瞧瞧为何神父对我如此反感，他对我说道：

“大夫先生，您对这事有何高见？”

我正想出出风头，于是明明不懂却装得煞有介事，我不仅把上回在庄园那位好牧师给我的教训忘到了脑后，而且对刚才那个话题确实一窍不通。但我的虚荣压倒了理智，我还是象往常那样狂傲饶舌地说道：

“那位先生的话讲得十分精彩，这是肯定无疑的，但诗的起源要比牧师先生讲的还要更加久远。亚当不过把诗文提高了一步，我觉得在亚当之前就早已有了诗人。”

大伙儿听了这话十分惊愕，但神父却不然，他对我问道：

“那时还没人类，怎么会有诗人呢？”

我十分自信地答道：“有，先生，那时没有人类，可是已有天使；这些天使受到了上帝的养育，便一齐对他唱颂赞歌，当然他们是用诗句来吟唱的。那时还没时兴词句，既要唱诗，他们就要自己写诗，既会写诗，他们就一定是诗人了，所以您们想想诗人是不是比亚当时期还要久远。”

神父听了我的话没动声色，也没对我表示任何异议。众人有的发笑，有的钦佩，这时镇长开腔道：

“无疑，确实，大夫先生说到了大伙儿的心坎里。他使我们明

① 古希腊建筑师。

白了一个闻所未闻，值得钦佩的道理。您们瞧瞧，博古学家为了探究诗人的起源费尽了脑汁，他们对犹八、底波拉[①]、摩西、咖勒底亚人、埃及人、希腊人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回堂彼得罗先生却为我们打开了巴比伦之谜[②]，他同那些最博学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相比，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他把诗学举到了云端，因为诗是从天使那儿传下来的！好吧，先生们，现在大伙儿来为我们尊敬的大夫先生干一杯。”

说着，他便举起酒杯，这时大伙儿也纷纷举杯，跟着镇长恭贺道：

“博学卓著的大夫万岁。”

碰完杯，自然是一阵鼓掌，然后便是忙乱的刀叉杯盘的碰击声。但是，我的孩子们，谁能料想到我会如此呆笨，怎么没觉察到那是镇长故意对我精心安排的恶作剧呢？当时我洋洋得意地喝着葡萄酒……我又说了些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镇长的话并不是恶毒嘲弄我，而是在对我大加赞赏呢。

我的孩子们，你们想想，你们的父亲当时多么无知，可是却十分恣情任性，这该遭受多大的风险呀！也许你们以为只有我才这么痴傻，把人家的戏弄当成了赞扬。不，我的孩子们，任何时候，任何年龄中都有象我这样虚浮冒失的人，他们总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好象智慧的大门是专为他们而开的。啊！不知你们用心读完我这部信史能否把世上所有执迷不悟的大傻瓜统统除掉，即使不能如愿，我也劝你们牢牢记住这段教诲：任性的人永远不会聪明；听从教诲的人能很快变成智慧的人；饶舌虚浮的人永远成不了智者；沉默谦恭、不耻下问的人是脚踏实

① 底波拉是圣经里的以色列先知，善诗。

② 巴比伦的首都咖勒底亚有城墙和花园，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地、光明磊落的人，有了这种优良品质，终将成为德才兼备的伟人。

镇长瞧我没多说话，便又接着说道：

"大夫先生，照您和牧师先生的说法，诗应当是一门科学或一门神明的艺术了。那些天使或凡人既然得天独厚，生来就懂得这门学问，所以就能不去模仿别人便会作诗，这样，只有这些发明诗的人才能传授这门学问了。可是您说说，既然大家都是亚当的儿子，为什么有的国家诗人多，有的国家诗人少？无疑，意大利人即使不说优秀诗人最多，至少即兴诗人比比皆是，他们诗感最灵，甚至能突然迸发出许多诗句。"

这回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遮遮掩掩地说道：

"镇长先生，我不打算谈论这些，老实说我真不相信能有那种突然迸发的或即兴的诗人，因此最好让我明白了这层意思后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 Prius est esse quam taliter esse,①即'先有物的存在，后才有物的各种形式'。"

神父说道："即兴诗人确实存在，这尤其是在意大利，这点您不必怀疑。我不明白为何如此简单的事我们这位博学的大夫先生却不明白，这种即兴作诗的形式由来已久，奥维德就是一例，他甚至能出口成诗，即使无意识时也是如此。我在帕乌洛·约维②的书中念到：著名即兴诗人卡米洛·奎尔诺因才华超群而受到莱翁十世教皇的赏识和器重，当教皇在用膳时，这位诗人便站在窗前即兴吟诗，这时教皇简直被诗人迸发出来的灵感惊得欣喜若狂，于是他亲手把自己的菜餚端到诗人跟前，请诗人喝自己的那杯酒，并让他每谈一件事就用两句诗来概括出全部的内

---

① 拉丁文。

② 拉丁文诗人。

容。卡拉桑斯神父①在他的《天才的辨别》一书中也写道：有个神童刚学会写字，就能作各种即兴诗体，有时甚至连成年学者都愧叹不如。象这种出类拔萃的即兴诗人还能列举不少。可是，为何当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奇才，叫黑人小诗人，并且他的诗才又得到许多长者的称赞时，我们还要一味不承认他是即兴诗人呢？”

一个姑娘说道：“神父先生，您给我们念念黑人小诗人的诗句吧。”

神父说道：“他的诗句太多了，他无论何时都诗才泉涌。这会儿为了叫您高兴，我念几首他的诗作。据一位墨西哥城的老人说，那的确是小诗人的真实作品，您们听着：

“一次我们这位小黑人走进药房，这时药剂师或大夫正在和神父谈论头发的事情，当时小诗人只听道：‘头发悬挂在……’那位神父认识黑人小诗人，为了激发他的诗兴，便对他说道：‘小黑人，你照着这位先生刚才说的那句话，即‘头发悬挂在……’作首诗，我就赏你一个比索。小黑人象往常那样立即灵感迸发，他吟道：

倘若我不隐讳诗才，
这比索我早已赢到：
您快醒醒；别以为
头发悬挂在椽上，椽木
就会立即倒塌，给钱。

“这首诗在墨西哥城享有盛名，当时人们曾让赫罗尼莫教会的信徒、杰出的天才、著名的女诗人、被誉为阿波罗第十个缪司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神父，教育家。

的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来即兴作一首这样的诗，但这位天才却未如人意。她再三婉辞后，总算作了首复句体诗来替代这种即兴诗，并对那位黑人小诗人表示钦佩。

“那时有个公证人和法警从小诗人身边走过，恰巧从公证人身边掉下了一张纸，法警连忙把它捡起，公证人问那是什么，法警说是张证书，这时小黑人立刻说道：

低三下四俯首就拾
难道不是恶鬼的丑行？
但愿何时过路的法警
从此捡不到任何证书？

“又有一次，小黑人到一家串门，那屋里桌旁贴着一张圣母怀孕的肖像……您们看吧，那屋里有许多各不相同的东西：一张圣母怀孕的肖像，一幅圣三位一体像，还有一幅摩西看着荆棘燃烧的图画，还有些鞋子、银匙等。可是，先生们，主人根本没把小黑人放在眼里，他对小黑人说：要是你把那些东西都放在一起作首四行诗，我就把这些银匙全赏给你。于是小黑人二话没说，立即高吟道：

摩西为了拜见上帝，
摘下了自己的眼镜；
正在怀孕的圣母，
将赏我这些银匙。

“诗里没有任何俏皮尖刻的句子，但却十分巧妙地把那些互不相干的东西联在了一起，所以他受到赞扬真是当之无愧！

“诸位明白，死人的时辰可不能大开玩笑，但即使在这种场

合，我们这位诗童也绝妙地作了首好诗。那时刚好有位阿古斯丁教会的教士前来施行圣礼，于是小诗人便对那位教士说道：

现在我才真正确信
死亡常和诗兴相随，
因为索比洛特①总是
逼近死马觅觅寻寻。

"大伙儿该明白那可怜的小黑人只是个极其普通的平民，他没上过学堂，也没受过任何良好的教育。前不久我听说他还不会认字，然而，他却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一下子迸发出精妙机警的即兴诗句。那么，要是受了智者的启迪，比如象在场的大夫先生的教诲，他该变得怎样呢？"

我答道："神父先生，但愿您的日子能过得痛快。"

这时宴会完毕，大伙儿一边瞧着仆人撤走杯盘，一边坐在桌旁闲聊，因为那时饭后给上帝谢恩的习惯已废除。可是镇长却觉得该听听我和神父争辩医道的事情，便对我说道：

"我确实非常喜爱听您和神父先生争论医学，说实话，我们这位神父最爱跟大夫找别扭了。"

我有点气恼地说："这太不应该了，神父先生恐怕知道，上帝曾说过：Dominus creavit de terra medicinam, et vir prudens non aborrebit eam，②即'上帝创造了地上的医学，聪明人决不能矢口否认'；又说：Honora medicum propter necesitatem，③即'必须敬重大夫'；还说：……"

① 索比洛特，墨西哥土语，意为一种吃死尸的大鸟。这里讽刺教士看到人死了，便来做圣礼，在死者身上搜刮钱财。

②③ 拉丁文。

神父说道："够了，您别把我听烂了的词句说个没完。《传教书》第三十八章十四节说的都是有利于大夫的好话，可十五节却说：谁在养育他的上帝面前犯罪，将遭受惩罚。这段咒语对大夫并没赞扬，至少对糟糕的大夫不会赞扬。

"我深知医学是门十分奥秘的学问，需要经过漫长时期的攻读才能学成，有时甚至终其一生还不得成效。医学上的各种判断十分复杂，而经验又往往要靠一生的实践才能得到。大夫光做些自己份内的事儿远远不够，还得观察周围的情况，扶植新手，照看病人等等。这话并不是我自己编造的，而是那位医学之王、科奥岛①上的大学者、希腊人希波克拉底提出来的，这位仁慈卓著的伟人将永为世人怀念。他活了近一百个年头，并几乎把自己大半生的时间用在了医学上；他拯救垂死的病人，探研大自然中有害的病情，追寻病根及有效切实的疗法，把自己的推论和实验运用到实际中去，用以减轻人类的痛苦。这些我都通晓，在希波克拉底之前，穷苦病人缺医少药，只得跑到埃费索岛②上的狄安娜神殿前去祈求施舍。这样人越去越多，但即使病人受到了怜悯，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挽救。从前，大夫对许多疾病找到了疗法之后，便把它们标在木牌上，这就是古代医学。希波克拉底十四岁踏进了医学的大门，他在雅典钻研三十五年，成了博采各家的集大成者。可他并不自满，相反，他不辞艰难，走遍各国，各郡，各城，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些记载着古代医学的木牌。于是他就把古代医学的结晶同自己的经验和实践融合在一起，写成了著名的医学警言集。此后，行医的风气渐渐衰败，它不是象从前那样以人类为友，而是光顾钱财了。这类事例数不胜数，我只

① 希腊小岛名，为希波克拉底的出身地。

② 希腊小岛名，岛上有希腊神话中守猎女神狄安娜的神庙。

想略谈几句：当今的社会已把当大夫的必需才能和条件全抛到了一旁，谁想当大夫，尽管那人不具备这个本领也能滥竽充数。他们念了大学，但并不管成绩如何；他们毕业考试时也许会从中作弊，贿赂监考人，或事先偷看考题等，这已变得明目张胆，不足为奇了。这些人一旦领了证书，就更加肆意妄为，逍遥法外。许多大夫名不副实，他们学习没有钻劲，治病没有疗效；他们对大自然的体察十分粗劣，他们根本不把好心思用在病人身上，而是一味追求虚荣阔绰，表面用华丽的书架、众多的医书装饰门面，实质上却一窍不通。最糟糕的是有些人竟嘴里振振有词，在外行人面前到处卖弄学问，炫耀拉丁文，这真是可憎的饶舌鬼。

“高明大夫应该同时又是个好物理学家，好化学家，好植物学家，以及解剖学家。现在世上的许多大夫恐怕连碱硫酸盐都不懂，这样碰到了具体的急病就必然闹出乱子。他们不明白人体结构，各种药物的利弊及其如何分解或解剖别的事物；再说，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即不能体谅人类真诚的情感，或不能全心热爱人类的人永远也成不了高明的大夫。要是大夫给病人治病光想多挣点比索或比塞塔，而对穷苦病人根本没有仁爱之心，这样的大夫准保失掉人心，终将为人唾弃，事实也正是如此。

“大夫领受证书时总是发誓要全心、免费、认真地给穷人看病，可是结果怎样呢？穷人去大夫家瞧病，因为给不起礼物，他们不是立即遭到了大夫的蔑视吗？要是富人得了病，差人前来求诊，大夫便急忙从命，并用心医治，但有时这种过分的用心反而适得其反（若能这样说的话），使病人加速了死亡。”

神父先生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他取出一个小盒，闻了下鼻烟，又继续讲了下章的那番话。

第 三 章

承接上章，神父的议论如何收场；鹦鹉医治瘟病失利，从镇上狼狈出逃，以及其它一些新奇事情。

这时神父又开腔说道："先生们，我并不想存心说大夫的坏话，医学确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门神秘学问，那些本事高明的大夫真无愧于人们的敬重和赞扬。大夫要是玩忽职守，无能贪财，那必然遭到众人唾骂，这并不损害医学本身和其他高明大夫的威望。博学、勤奋和仁慈的大夫应该受到称赞，蠢笨、贪财、为逃避劳累的农活而投机取巧，想靠胡乱行医来谋生的大夫最遭人痛恨，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坑人害命，涂炭生灵。罗马时期，这类大夫常被处以重刑，充军流放。要是村镇上有了这种糟糕的大夫，那真比遭了瘟病还要可怕；假如遇到了这种无能贪财的大夫，还不如干脆让病人听天由命，多领受些大自然的赏赐好了。"

这时大伙儿都瞧着我笑，我有点心虚地说："我可不是这种大夫。"

神父说道："这话并不指您，也不是指桑丘·彼得罗，或马丁，我并不指具体某个人，我向来不爱指名道姓贬低人家。我只是统而言之，指责那些感情用事，饶舌昏蒙的庸医，他们把上帝赐予人类解除痛苦的崇高职业糟蹋得一无是处了。要是您或别人听了这些话，以为这是针对自己而来的，这恰恰表明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正在自我反省。那时，朋友，他才会对自己的所作

所为细细动脑子回想呢。可是说实话，您刚才那句话说了也没用，没一个脓包说自己昏庸无能，但实际上他们却恰是那样。”

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说道："不对，先生，我可不是那种人，我深知自己的职责，又有文凭，受到墨西哥皇家医学院的 nemine discrepante①，即‘一致通过’。我知道医学包括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理疗学；我懂得人体结构；懂得哪些叫液体，哪些叫固体；什么叫硬骨，什么叫软骨；哪儿是头盖骨，它由哪八个小块组成；枕骨是什么，骨质和骨皮质又是什么。我还知道肋骨有多少，哪儿是胸骨、肩胛骨、尾骶骨和胫骨，什么是肠子、血管、神经、肌肉、动脉、细胞组织和表层皮肤；我知道人体的体液有多少，它们都是些什么，比如血、痰、胆汁、乳糜和胃液等；我懂得什么叫淋巴及其动物的心理，它们在健康的躯体和有病的躯体内有什么不同；我懂得许多用希腊专有名词命名的疾病，如腹水病、水肿病、恐水病、麻疹病、胸膜炎、花柳病、萎黄病、恶病质、癫痫病、痛风病、男性病、昏厥病以及许许多多愚蠢的百姓称作浮肿、狂怒、梅毒、肋痛、痢症等常见的疾病。我不用看药剂师和化学家如何制药，也不用等那些草药在人体产生的疗效，就能直接辨别各种药物的效用；我还知道什么是退烧剂、收敛剂、镇静剂、聚香剂、利尿剂、抗腐剂、麻醉剂、止咳剂、泻药、催汗剂、治伤剂、性病剂、兴奋剂、刺激剂、驱虫剂、缓泻剂、腐蚀剂、疝痛剂；我还懂得……”

神父不胜烦恼地说道："罢了，大夫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就足够了。您懂的东西太多了，我刚才对您真有点失敬了。我听您说话就象在听希波克拉底滔滔演说，您这样博学高明的

---

① 拉丁文。

大夫几天前还亲自为一位患水肿病的可怜老人治过病呢。那老人叫佩特洛尼拉大婶，几年前，您还没来这个镇子，她就一直长吁短叹，痛苦度日。听说您来了就想解除她的痛苦，但您给了她许多又酸又过量的泻药，这真是医药界一大奇闻。须知那老人虚弱不堪，她该完全忌讳泻药和放血才对，可您却偏偏背谬常理，所以怪不得后来有位患癫痫或风湿病的穷人宁愿受罪也不来找您瞧病，因为他怕您早早把他赶到死路上去。

"朋友，您尽管学识渊博，但却把我教区的百姓一个个宰杀。自从您来到这儿，本教区的死亡率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也许别的神父不象我这么认真，他们见您治死的人越多，说不定还会对您表示感谢。可我却不这样，朋友，我十分热爱我的教民，您要是在这儿再呆一阵，恐怕我这神父也当不成了，因为镇上的百姓死的死，病的病，闹得家室空荡，田园荒芜，我还能当什么神父呢？所以您还是好好瞧瞧自己的举止吧，您越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就越感到担忧痛苦。"

大伙儿听了神父的这番刻薄的讽刺都放怀狂笑起来，我简直羞得无地自容，耳根发烫，但我还是鼓起劲头说道：

"神父先生，您说话该有个分寸，要考虑后果，您刚才耻笑我的那些事都不足为奇，就是最高明的大夫也免不了要治死几个重病的人。难道您以为大夫就该成为掌管病人生死的神仙吗？奥维德在他的第一本诗集中这样说道：

病人痊愈并非全靠大夫，
须知疾病往往战胜医治。[①]

---

① 原文拉丁文。

“他还说：‘有些不治之症即使让埃斯库拉皮奥①来治也难以痊愈’。水土不适容易得病，比如这里佩尼奥或阿托托尼尔科地区的水就爱发羊癫疯，这种病叫癫痫。您们听听下面这两句话：

就算厄比道洛斯②带来了仙草，
也治不了人们内心的创伤。③

“所以，神父先生，您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那些高明大夫都常常把人治死，可我呢，却还没治死多少病人呢。人们找大夫瞧病都是为了长生不老，那患癫痫的老人不愿找我看病并不说明问题，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所以奥维德说：

医学对癫痫束手无策。④”

神父说道：“我真是个疯子，傻子，呆子，怎么同您扯上这些荒唐事来了。”

我连忙说道：“先生，要是这话当真，那您就说得太对了。确实，世上再也没有比胡吹乱说更鲁莽的了。贺拉斯在他第一本诗集的诗文里说道：‘大夫最讲究实效’⑤，所以，神父先生，您最好去谈您明白的事情和遵奉的信条，您别在这儿多管闲事。人们常说：神学家懂得神学，经学家通晓经文，大夫精通医学，匠人熟悉自己的手艺；

---

① 埃斯库拉皮奥是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神医。
② 厄比道洛斯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医。
③ 原文拉丁文。
④ 原文拉丁文。
⑤ 原文拉丁文。

航船的谈及风向，

种地的论说耕牛。①”

神父听了我这番尖利的答话气得把帽子一摘，从椅子上跳起来使劲捶着桌面说道：

“大夫先生，或嚼舌根先生，您立刻会明白您到底在同谁、在什么地方、当着什么人的面说话了。您以为我是无赖，或粗鄙的蛮子，可以随便同我发火要态度，象斥责黄口小儿那样辱骂我呢？还是您觉得我待您太宽和，所以就决不会把您当成疯子、白痴及没一丁点真才实学的腐儒呢？不错，先生，尽管您的拉丁文说得天花乱坠，但总归改变不了您这副模样儿。”

镇长和大伙儿瞧见神父动了怒，便都去劝慰他，一时倒把我给撇在一边。那些印第安人吃完饭，听见屋里的喧闹声也一齐跑了过来，这时我忙赔小心说道：

“请您原谅，神父先生，我不慎言过其实，这不是对您故意失礼。谁都明白，您们神父先生和牧师先生向来说话句句在理，所以旁人都知道最好一句话不说，省得叫参孙②为难。人们常说：‘不和能人相强’③，这话真说得中肯。”

神父说道：“您们瞧瞧，大夫先生总爱信口雌黄，这就怪不得我对他看不顺眼了。他动不动出口伤人，他说凡是牧师和神父都爱争强好胜，什么事都得由着他们，这就未免太轻率了，这不仅对我，而且对整个可敬的宗教界来说都是一大污辱。不过，我明白他这话的来意，我可以宽恕他，帮他脱离迷途。”这时他转过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参孙是《圣经》里的大力士，智者。

③ 西班牙谚语。

脸对着我继续说道:“朋友,我不否认,确实有些教士象您说的那样,顶着这些名头处处逞强,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教士都这样,而只是极个别的几个败类。他们办事无能,甚至辱没了自己的身份,这没什么希奇;无论在哪儿,教会人数再少,名气再大,也总会有这种败类,但尽管这样,也不该一笔抹杀整个教会的名誉。您说有些人象我这样喜爱虚荣,这也说得不错,这些人往往知错不改,以为自己是神父,就可以言行放肆了。他们有时欺侮信徒,这并不是因为人家遮了他们的日头或对他们出口不逊,而是他们以为信徒都十分虔诚,生来就该对他们毕恭毕敬似的。这就特别让人讨厌和难受,他们应该明白,有了身份并不意味可以违反人人遵守的社会准则。您和在座的先生恐怕知道,我从未仗着自己的地位损害过任何人,这点凡是同我交往的熟人都可作证。我要是对您有失礼之处,就请您多多包涵。我瞧您刚才说了些过头话,觉得毫无道理,于是动了怒。我向来说话留有余地,力求证据。好吧,现在言归正题。我刚才确实给您出了几个难题,您总爱信口开河,甚至连自己都不知所云(这叫卖弄嘴皮)。我不怕您在这么多先生跟前摘我的面子,这正好可以让您给大伙儿说个明白。请问什么是医学上的诊断学,哪些是胃液或胰液,什么叫男性病,哪些是腹膜折迭分泌腺,头痛有哪些症状,感情剂又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您,这些我全都知晓,我手头的医书对这些问题都有解答,我能立即把它们找来指给在座的先生们看。所以您颠三倒四这么一说,我就听出您全不明白。我虽不是大夫,但对医学颇有兴致,我喜欢博览群书,总之,我什么都学过,只是没成专业。所以您要是答对了我提的那些问题,我就把这金币赏给您;要是您答错了,那也没有关系,您只要承认我并不是那种仗势欺人的人,而是真正说话算话,明辨事理的神

父就成了。”

神父的话使我听了十分恐慌，我深怪自己口出狂言，冒充内行。过去我在师傅家光学了些医学名称，以为只要把名称背熟，说话时再拖腔带调，就算学成了大夫，或至少有点大夫的架势了，于是我只好厚着脸皮说：

“神父先生，请您原谅，我不想同您的这些问题掺合在一起，反正最高学府已对我作了答辩，然后又颁发了证书和牌照。”

神父说：“这倒奇了，您竟被如此简单的问题吓破了胆，这真出乎意料。我也得声明，本人不想同那些昏蒙拙劣的庸医（或至少我这样认为）掺合在一起。不错，先生，从今后我恐怕只能自己给自己当大夫了，这样出了差错也心里踏实。至于那些养生之道和免疫等卫生方面的知识，我只要牢牢遵奉萨莱尔尼塔学院①给大不列颠国王规定的条文去做就行了，即少喝酒，晚餐少食，多活动，不睡午觉或不用午休，肚子别勒得太紧，别担惊受怕，别发火狂暴。此外，我还自己加了几条：必要时洗洗澡，吃点草药等。您瞧吧，我的身体一定能保养得象现在这样又胖又结实。朋友，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要是大夫都克尽职守，我准会头一个去相信他们，但不幸的是那些笨拙饶舌的庸医永远也成不了好大夫。尽管各个行当都有许多耍嘴皮子的人，可医学界尤其厉害。昏庸无能的人不敢去道台上讲经布道，不敢在忏悔室抚慰心灵，也不敢在法庭上替人诉讼案子。唉，我说这些干什么！不是裁缝，谁敢裁剪衣服？不是鞋匠，谁敢设计鞋样？准没这样的冒失鬼！但是开药方谁能拦得住？谁也拿他没办法。现在我们把神学家、经学家、法家法、星学家、裁缝、鞋匠都假设成大夫来看待吧，朋友，真的这样假设。您瞧，他们都在为上帝

① 当时德国著名的医学院。

效劳，同时又领受上帝的恩赐；要是他们毫不在行，以为只要效力就行，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不懂得各个事物的巨大差异，不知道事物的互相对立，不明白一种药物对胡安可能恰到好处，但对彼得罗就变成了毒药。比如说放血吧，这对有些中风患者有必要，但对另一些人则适得其反，使病情愈加恶化。冒充大夫的人往往抓不住病症，结果胡乱医治，反使病人及早送了性命。《印第安法规》① 特别强调禁止任意行事，这确实有其道理。您要是有兴趣，还可以看看《法典》② 第六册第五部分四五两条，那也是说这个事情。连最博学的大夫（如蒂索③ 在他的《对民众的告诫》一书中）也公开声明彻底反对饶舌昏蒙的庸医。

"我真切盼望我们的大夫能吸收亚洲各地的习俗，那儿的大夫走访病家，行医舍药，为百姓解除疾苦。要是病人治好了，大夫就酌情收钱，要是治死了，那就干等倒霉。这个法子十分灵验，所以那儿的大夫都勤奋好学，他们甚至能一身数职，既是普通大夫，又是外科医生，药剂师，药物学家和医护人员。"

神父对我笑嘻嘻地继续说道："您别对我皱眉头，这种事就是在西班牙也有。在《法律大全》④ 中就提到生理学家和病人的一段事情，它曾这样写道：有个生理学家（又是大夫）责问病人为何轻易付钱，他说病治好了，病家自当付钱，要是给病人乱放血（或别的疗法），反而把病人治坏了，那大夫就得承担一切后果；要是把病人治死了，那大夫就该听从死者家人的发落。若死者是奴隶，那也得给他主人偿付相应的损失。

① 指一六八一年在马德里颁布的法规，内有规定统辖新大陆的条令。

② 指十六世纪中期费利佩二世颁布的法律文集。

③ 瑞士医学家。

④ 指十三世纪从罗马法律文集中选编的西班牙文法典。

“我觉得这条法律过于强求，难道在没有第二个大夫在场的情况下谁能证实那大夫的过失？再说哪有大夫不向着大夫的呢？要是病人死了，大夫常常推说这是命里注定；要是碰上奴隶就更能这么说了，因为奴隶主也满不在乎，他正好能从中敲大夫的竹杠。虽然这些法律现在已废除，但亚洲人还在使用，我对此十分钦佩。”

这时镇长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厌了神父的长谈，他们宁肯舍钱也不愿让他再说下去。这使我得了点脸面，总算有个落脚的台阶了。

入夜后，就地举行了热闹的舞会和茶会。我无精打彩地呆在那儿，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回家。我一见厨娘就破口大骂，随后又搧仆人的耳光，就好比许多蠢笨粗野的主人一样，他们在外边发了火或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就找那些可怜的仆人出气，或许连他们的老婆和儿子也得一起遭殃。

这样，我好歹又混了几个月。一次，有人请我去给一位富裕的太太瞧病，她是庄园主的老婆，害的是热病。我在她家又碰上了神父，他就象魔鬼似的叫我胆寒，但这回我记住了教训，决计不多说话，干脆快点了事。于是我说那病没什么要紧，全不必大惊小怪。可神父却已先瞧过了病情，他其实比我懂得更多，他对我说道：

“您瞧瞧，病人是位老妇人，五天前就害了热病，这会儿麻木不仁，昏昏沉沉。她时常神经错乱，脸色又显得发紫，您们叫贝塔基亚①，看来她象得了疟疾或黄热病，所以该尽快让她别这么痛苦，或别这么挣扎，然后才能对她施行圣礼。再说，朋友，大夫

① 墨西哥土语，意为紫斑。

怎能不顾实情，光听病人的一厢情愿去冒那种连自己都没把握的风险呢？您该明白，一四二九年巴黎宗教会议规定：大夫必须告诫生命垂危的人，让他们在接受肉体治疗前先进行忏悔，若病人不依，则将拒绝对他治疗。同年的托尔托萨①宗教会议又规定大夫对不做忏悔的病人不得连续查诊三次。一二一五年莱特朗②第二届宗教大会决议二十四条写道：求大夫治病的人首先得赞成精神治疗，只有先接受了灵魂的治疗，肉体的治疗才能更为有效。

"朋友，这都是教会代表神圣的宗教会议在告诫人们，所以您瞧瞧病人做个忏悔和圣礼能少了什么呢？肯定比先前更痛快得多。"

我瞧见神父如此学识渊博，不免有些慌张，便对他说道：

"先生，您的话句句在理，现在就按您的吩咐办吧。"

于是那位博学的神父做了准备，开始给病人作忏悔，施行圣礼，然后我才瞧病。我给病人退烧，按摩，又开了芥末膏、退热剂和镇痛剂，结果没过两天，病人就去见了耶稣基督。

病人一死，我便象先前一样，推说她本该见上帝，所以就谁也拦不住了等等。神学家说，病人得到了及时良好的治疗就能抵住疾病的折磨，只有庸医才把这些都推在上帝身上，并故意编造假话。我那时对神学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想起该学点神学，事后才知道我当时只要给病人多灌几次肠，多注意病人的饮食和排汗，也许就不致使她一命呜呼。可那时我什么也不学，再加上天生造化低，所以就光想如何在病人身上攫取比索、托斯顿③或

① 指在西班牙托尔托萨城召开的宗教会议。

② 指在意大利莱特朗宫殿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

③ 葡萄牙币名。

比塞塔了。

这样，我在镇上又呆了几个月（我在图拉镇共呆了十五六个月）。这时也许是为了惩罚我的罪孽，整个镇子都染上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我那时莫名其妙，突然发现仅仅四五天就有许多人害了热病，整天发烧呕吐，神志昏迷。

于是我急忙找到了蒂索、福克特夫人、格雷戈里·洛佩斯、布昌、巴内加斯等人写的医书来看，但还是无济于事，病人简直死得不计其数。

终于，我想起了泻药大夫教我的招数，便决定孤注一掷，给病人排泻毒汁。我给病人用了烈性泻药，结果使那些瘦弱不堪的穷人只好奄奄一息等着归天。这时我想用一种叫密塞雷雷的泻药了结他们，或一下子把那些等死的人全痛快毒死。

这样，我给了他们许多吐酒石催剂，最多的甚至有十二粒，于是那些可怜人只能作些最后的挣扎了。

我如此冒失犯罪，甚至把印第安人头领的太太也赔了进去。那时我也给她用了吐酒石催剂，她服用后当即断了气，可我却不知道，第二天还去瞧她的病情如何。不料发觉她家已挤满了男男女女的印第安人，他们正哭得哀哀欲绝。

那时我还愣头愣脑跑去瞧那位太太。幸好上帝保佑，我那天骑着自己的母骡（不，那是泻药大夫的），刚挨近她家时，那些哭丧者便瞧见了我，他们立时对我纷纷叫骂起来。他们说我是窃贼，刽子手，这时我已万般无奈，因为全没人听我的申辩了。于是镇上邻近的百姓都汇集起来，他们再也顾不得体面，纷纷擦干眼泪，止住叫骂，一下子都捡起了石头，对准我雨点般使劲掷来，一边嘴里还用印第安语骂道：该死的畜生！魔鬼大夫！你难道还想把镇上的人一齐杀死！

这时我用脚跟猛踢那头母骡，拼命跑了一阵，总算逃脱了险境。那时我出门总爱戴着假发和饰带，以为这样就能走到哪儿都神气活现了。

我逃跑之后，那些该死的印第安人竟追到了我的家里。那时我家就在神父家隔壁，可那些印第安人却全不在乎，他们把厨娘和我的仆人着实痛打了一顿，冤枉他们和我同谋杀人。接着又把我仅有那些家具砸得稀烂，并把书和花瓶全从阳台上扔了出去。

那时全镇已乱作一团，令人十分恐怖。镇长躲到了神父家里，和他一起在阳台上注视着这场骚乱，这时神父对镇长说：

“您不必担心，这股怒火都是冲着大夫来的，要是多刹刹那些卖弄嘴皮子人的气焰，世上恐怕就没那么多昏聩可恶的庸医了。”

我的大夫生涯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结束了。当时我跑得象兔子一样飞快，那头母骡跟着我也遭了不少罪。两天后我到了特拉纳帕特拉镇，那头母骡竟一下子把我摔倒在地，它自己从此再也爬不起来了。这真是个凶险的结局，这准是我造了孽才得到的报应。

于是我只得把鞍褥和鞶具廉价卖给了别人，又把那些令人发笑的假发和饰带也一起扔到了沟里，然后把斗篷搭在肩上，手里拿着棍子徒步走到了墨西哥城。后事究竟如何，请看这部真实小说的第四章。

第四章

卖瓷具人的惊险遭遇，及其破衣汉子的故事。

良心的责备比任何幽灵鬼怪更使人恐惧难熬，它几乎处处在袭击和威胁着人，尽管罪孽藏得十分隐蔽，也总会被它无情地暴露出来。这样，那时虽然已无人追查罪犯，那罪过也可以被悄悄掩盖，实际上却还是不行，因为那颗心总是诚惶诚恐，不得安宁。那时任何事情，任何细小的杂音，任何人影都会使它惊恐不已，总觉得它已落入或正要落入复仇的罗网。于是那倒霉鬼只得活受罪，吃饭不香，走道害怕，甚至连睡觉也常被噩梦吓醒。我进城时的心境正是如此，我觉得每走一步总会有人突然跑来打我一棍，或把我抓到监狱似的。我遇到穿黑衣服的就以为是昌法伊纳，遇到老妇人就吃惊地以为是理发师太太，遇到药房，碰见了大夫……哎！甚至瞧见了母骡都使我惊慌失措，因为这都使我想到了自己的罪孽。

有时我脑子象常人那样清醒时，就能想起贺拉斯给富科斯·阿里斯蒂奥①的一首诗：

安分守己度日
和不损害他人的人，
不必齐备防身的

① 古罗马诗人。

盾牌和弓箭。
他无论经历多少险阻
都能免遭惊恐安然无恙，
因为那护身的武器
就是他的那颗真心。

我这些深沉的反省只是行路时在脑子里的一闪念，并没真正在心里扎根。于是当坏念头袭来，这些反省就会立即退却，从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我只想把自己的罪孽尽快忘却，于是打算把那件刺绣斗篷卖掉，这好比得把荒唐的东西甩掉，因为有了它只会证明我的可鄙。我这样捉摸着到了墨西哥城，当天下午就去一处叫皮黝黑旧货摊变卖斗篷。那儿的人都特别穷，卖的东西又脏又贱又恶心，甚至连偷来的东西也可以放在一起出售。

我在门口把斗篷迭好后，戴着礼帽，穿一身黑衣裤，就象逃学的学生一样朝着一个较大的铺子走去。

不料，那铺子早已受了泻药大夫的嘱托（实际上他叫堂塞利多尼奥·马塔莫洛斯，但更确切些可称他为"杀基督徒的人①"）。我是说，泻药大夫早已同那铺子定了合同，要是碰上有人来卖那件斗篷，就帮着收回失物，并把具体细节一一回报。

那铺子已放着一件斗篷，前襟用绿丝线缝着补钉，领口那个小洞又用一块蓝呢打补。我从未见过斗篷有这么不伦不类的样子，就壮着胆想把自己那件斗篷拿出来卖个好价钱。恰巧那小贩记起了泻药大夫的嘱托，他还没把斗篷打开，便先瞧了一眼那

① 因为他的姓马塔莫洛斯，意即杀蚊蝇的人。

件前襟缝着绿丝线补钉的斗篷。

我告诉他这是刺绣斗篷，他瞧见缝的丝线不同，便对我说道：

“朋友，这件斗篷恐怕是我大叔堂塞利多尼奥先生的吧，他绰号叫泻药大夫。要是能在领口下找到蓝呢补钉，那就准没错儿。”

于是他把斗篷打开，细细查看，果然找着了那个小补钉。这时他问我那斗篷是不是我自己的，是买来的还是别人让我来卖的。

我被这一连串发问弄得不知所措，只好说那斗篷不是我的，也不是用钱买的，而是别人让我来代卖的。

那小贩连忙问道：“那么，是谁叫您来卖它的呢？那人叫什么，住在哪儿，或在哪儿呆着？”

我说那人我不认识，可他却认识我，我虽然和这斗篷有点纠葛，但却是个好人，也许那人就在不远处等着。

这时小贩忙让别的伙计照看铺面，说他要陪我去找那个让我卖斗篷的人；并说我可能是好人，但那斗篷肯定是从堂塞利多尼奥先生那儿偷来的，那偷东西的人是个仆人，叫癞皮鹦鹉，他还顺手牵羊偷了一头带着鞍褥和辔头的母骡，鞍具，假发，饰带，医书，钱以及一些别的东西。这样，我要么被他送进监狱，要么把那小偷找到，这才能使我脱身。

我一边盘算，一边同那小贩走出铺子。我走过一条街口，又穿过另一条街面，还是找不到那个就在不远处等着的小偷。这时我瞧见一扇门旁有个披着破斗篷的穷人坐在那儿，于是起了邪念。

我一见那破衣汉子，就觉得他象小偷，似乎所有衣衫不整的

人都是坏人一样。我立即对小贩说那就是让我卖斗篷的人。

他听我一说就信以为真，立刻同我一起找到了警察。那警察听了这事，马上带了四名助手，拿着绳子一起来抓那破衣汉子。

那可怜人听见喊声大吃一惊，他站起身子说道：

“先生们，难道我触犯了刑法，干了什么坏事么，您们为什么要抓我呢？”

警察说：“你是小偷。”

那破衣汉子说道：“我是小偷？您们准是弄错人了吧。”

那小贩说道：“一点没错，你偷东西的证据就在这儿，瞧你这模样就不是好人，快把他绑起来。”

那可怜虫说道：“先生们，您们瞧瞧，世上总有外表相象的人，也许我真不是您们要找的那个人，那些逮我的证据也不够确凿。大家知道，谁都能花几个钱找个老实人作些假证据，所以人不可貌相，穷人穿得破烂些并不就是坏人。先生们，我不过衣服穿得寒酸些，或遭到了流氓的暗算，您们就把我当成了小偷。您们没作任何调查，也没任何证据，这是藐视司法的鲁莽举动。我究竟是谁您们谁都不清楚，您们只以相貌取人，也许穿破斗篷的人真的是酒徒，但也有心地高尚、遇到不幸经得住一切考验的诚实人。”

那小贩说道：“这都说得不错，可您怎么让这小伙（他指着我）把刺绣斗篷拿去变卖，并偷了一头带鞍具的母骡及饰带、假发、和其它东西。这小伙就是告发您的人，您该把这一切都交代清楚。”

“什么斗篷、母骡、假发、饰带和鞍具，您说的东西我怎么全莫名其妙！”

警察说道："别装蒜了，先生，您让这位先生去变卖刺绣斗篷，这位先生就自然认识您，谁给了斗篷谁就该全明白。"

那可怜虫十分焦急地说："朋友，您认识我吗？难道我让您卖过什么斗篷吗？您不是从来没见过我吗？"

我既胆怯又鲁莽地答道："见过，先生，您让我卖掉这件斗篷，您是我父亲的仆人。"

那可怜人说道："见鬼的家伙！我让您卖什么斗篷呀！我同您父亲有什么交往？"

我说道："哎哟，先生，您想抵赖了，但斗篷终归是您叫我卖的。"

这时警察说道："少罗嗦，先把他绑上，回头再说。"

于是几个士兵连忙捆住了那个破衣汉子，把他送进了监狱，而我却逍遥自在地脱了身。这就是那些执法而不懂得法律的人常干的害人行径。

我快步离去后，十分得意自己蒙过了那个小贩，但又感到失落了斗篷，却没到手一文钱，不免心里有点懊恼。

我正这么痴呆捉摸的当儿，忽听背后有人喊道：

"拦住他！拦住他！"

当时我以为一定是人家明白了我刚才诬陷的那个可怜虫受了冤屈，所以那些士兵才赶来追捕我。这样我顾不得回头细看，只觉得身后一伙人向我扑来，于是便象兔子一样拼命朝科利塞奥大街跑去。

我碰到这种险情向来身轻脚快，能安然脱险。但那天下午却倒了邪霉，我刚拐过街角，不料同一个卖瓷具的印第安人撞个正着；那人抱着瓷具摔了个嘴啃地，我也一脑袋扎进了那些锅罐堆里，甚至把鼻子都磕碎了。这时有匹受惊的马正好赶到，那牲

口差点从我和那卖瓷具的人身上踩过，许多人大喊拦住它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瞧见事情原来这样，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大伙儿追赶的并不是我。这时那该死的印第安人却来找我麻烦，他象毒蛇一样缠着我不放，他从瓷具筐底下钻出来，拉着我的围巾，气势汹汹地对我说道：

"看你赔不赔我的瓷具！马上赔钱！要不咱们这就去见阎王。"

我说道："你快滚开！印第安蛮子！赔你什么呀，有什么可赔的？我受了伤，挨了摔谁来赔我？"

"你这样莽莽撞撞，象发狂的牲口，到处乱闯，这难道还要怪我吗？"

我说道："你才是牲口！老母猪下的崽子，卑鄙，该死，长了四只耳朵！"我一边这么痛骂，一边伸出拳头照着他鼻子使劲一拳，打得他当即鲜血直流。

人们常说，印第安人一见流血就胆怯了，可这位印第安人却不是这样。他挨了我一拳越发疯狂起来，他夹杂着一半墨西哥土语，一半卡斯提亚语对我说道：

"你这畜生，该死的恶鬼，强盗，邪魔崽子，这会儿咱们拼个死活！"

说着他便下死劲用围巾勒我，几乎憋死我，另一只手迅速捡起瓷具狠砸我的脑袋。可那些瓷具就象是玻璃玩艺儿似的，经我一通挣扎竟全被打碎了。亏得那瓷具是用泥烧成的脆弱东西，也许是库蒂特兰① 制作的，这才算没叫我送掉性命。

---

① 墨西哥城北部一古老城镇，制作各种手工艺品。

那时我被他用围脖勒得简直喘不上气来，张着大嘴，怎么也挣脱不得；于是我便豁出性命，瞧见身旁扔着许多瓷具，索性也拿瓷罐作武器。我瞧那印第安人拿起一个瓷具，便立即也拿起另一个，这样双方都举着瓷具砍去，于是都在头顶就碰成了碎片。

这时一群看热闹的人围了上来，他们不起哄，也不劝架，只是在一旁幸灾乐祸。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这就被恰巧从那儿经过的巡逻队发现了。他们用枪托驱开众人，走近了我们正生死搏斗的现场。

我们从背后听到震耳的吆喝声，终于都松了手安静下来。那印第安人立即诉说我怎样撞碎了他的瓷具，接着又对他拳打脚踢。那头目听完立刻命令把我逮住，并让我偿还卖瓷具人说的价值四个比索的瓷具钱。我说身边没一文钱，随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因为唯一那几个典当来的小钱也叫我在路上花光了。

那头目说道："您付不起钱，就用衣服折抵。这衣服也能值点钱，要不就去蹲监狱。您砸了那可怜人的生意，又对他狠揍了一顿，难道还想赖掉不赔？这可不行，您要么把衣服给他，要么去蹲监狱。"

我听到能免去监狱，这下即使让我把裤衩脱给他我也愿意，于是我把那件还很新的上衣痛快脱给了他。那印第安人得了上衣并不知足，他根本不知那衣服能值多少钱，这时他只得把几个没摔碎的瓷具捡在一起，悻悻地离去了。

于是我也赶紧收拾自己的东西，想把厮打时失落的礼帽找着，可怎么也找不见。要是一定要找到的话，恐怕到死也找不回来。当时我光顾厮打，那些该死的看热闹人瞧我掉下帽子准会

偷偷隐藏起来，这样即使帽子磨烂了他们也不会还给我。

但我当时却还在东问西问，十分着急地打听帽子的下落。这时那印第安人早已走远，巡逻队也重新上路了，大伙儿一轰而散，都纷纷离去了。我瞧着自己既没上衣又丢了礼帽，脸上还被抓出一道道痕迹，头上撞了许多大包，甚至还有两三个裂开的小口。

这样，卖瓷具人的惊险遭遇总算收场了。我一边走着，一边满腔悲愁，我不仅挨了痛打，还要为夜晚的投宿发愁，尽管我为这担忧已不知多少回了。

我思前想后，半个月前我还是图拉镇的堂堂大夫，身边有仆人，有房子，衣物，又受人敬重，可转眼却成了倒霉鬼，孤家寡人，狼狈不堪。我赔了衣服，又丢了礼帽，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甚至在墨西哥城和这块国土上被夺去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正应了那首古老的小诗：

> 瞧瞧我从昨日
> 到今日走过的运道，
> 昨天我心花怒放，
> 今天却黯然销魂。

最叫我丢丑的还数后几回碰上印第安人的那些遭遇，我喃喃自语道：

“不祥之鸟确实不少，对我来说最沮丧的不祥之鸟莫过于印第安人了，他们着实已把我坑害得够苦了。”

我一个人在路旁冥思苦想着，傍晚时分，已想得失魂落魄。这时有个人从路旁的小房走过来推了我一下，我挪动了几步，他便拉住我的围脖朝前一拽，就被拖进了小屋。门关上后，屋里几

乎一片漆黑，只有一扇小窗透进一丝光亮，甚至互相连脸都难以辨认。

那人粗声粗气地对我说道：

“没羞耻的家伙，您不认识我啦？”

我惊恐万状，怎么也没法从那家伙身边脱走，于是便答道：

“不认识，先生，您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那人恼怒地说道：“怎么不认识？您从没见过我吗？您记不起我了吗？”

我十分慌乱地说：“记不起，先生，我当着您对上帝发誓，我真的不认识您。”

他这么揪住我的围巾，间一下便使劲勒紧摇晃几次，使我不得不对他毕恭毕敬。

这时有个老妇人拿着蜡烛进了屋，她瞧见那场面吃了一惊，忙问那男人道：

“哎哟，孩子！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是谁？他怎么你了？是贼首？”

那男人说：“娘，我也不知他是什么人，反正不是好人。这回有了亮让他好好瞧瞧，看他认识不认识我。过来！流氓！你认出我了吗？你张嘴呀！干嘛装哑巴呢？你不久前还见过我，一口咬定我是你父亲的仆人，还让你去变卖斗篷。你尽管模样和先前不一样，我却不会认错你，而我还是先前的模样，你为什么就不认识了呢？”

他这么一说，再加上烛光的映照，使我一下子想起了他就是我陷害的那个破衣汉子。我见事情已无法抵赖，又怕他拿棍子揍我，叫我吃亏，便立即跪倒在他跟前，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饶我一命。接着我向他编造了一通谎话，居然产生了效用；我说那

斗篷是偷来的，让我变卖的人是大夫的侄子，又是我的朋友和同学，我想别连累那人，于是撒了谎，让您遭了罪。

那受害人说："这都有情可原，可为什么您偏偏找上了我，而不去坑害别人呢？"

我答道："先生，说实话，因为我头一个碰见您，再说您的衣服又穿得很破。"

那破衣汉子说道："这话千真万确。您快站起来，我不是圣人，用不着您对我膜拜，您觉得衣衫不整的人都是坏人，也不管人家心地是善是恶。您瞧我穿得破烂，就料想我准是小偷，也不怕遭到人家的报复；再说我对您报复也是完全应该的事情，我现在就能把您痛打一顿（您应该挨打），可我却不愿这样做。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它不仅会还我荣誉，而且能叫您悔过自新。您这样年纪轻轻的白人，又象正经人家出身的孩子，竟这么快走上了邪路，既让人嫌弃，又危害社会，这实为一大憾事。您坐下吧，娘您去把孩子们叫来。"

接着，他又同那老妇人轻声嘱咐了几句，那老人便进了厨房，拿着一只小篮上街去了。这时那破衣汉子用钥匙锁上了门。

我被禁在屋里，同他呆在一起简直有点不寒而栗，于是恭恭敬敬跪到了他跟前说道：

"先生，您高抬贵手，我年幼无知，做事又不知好歹，先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您可怜可怜我，还有我那苦命的母亲和两个小妹子。您要是拿我问罪，她们准会伤心得昏死过去，您就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圣母玛丽亚和您母亲的份上饶了我这一回。您别让我还没忏悔就杀死我，我敢向您发誓，我真跟魔鬼一样淘气。"

那破衣汉子对我说道："得了，我的朋友，您快起来，您这样

连连央告有何用处？我从没想杀死您，我不是屠手，也不愿干那种差使。您先坐下，您听我讲讲您害了我之后我该怎样报复您。”

这话使我平静地坐了下来，那破衣汉子也坐到了我身旁，他问了我的身世，为何落得这般模样。我便胡说一通，竟使他听得十分认真，并产生了怜悯之情。我瞧他渐渐同情了我的遭遇，又对他千恩万谢了一番，然后问他是什么人，为何命运如此凄惨。那可怜人没等我再问，便对我讲起了他的事情。

他说道："为了使您不再以貌取人，忽视人的品行，您仔细听着：要是说承袭了贵族头衔就算天性完美，就能狂妄自傲的话，我正是贵族出身，这在墨西哥城许多人都能作证。那些人不仅是证人，而且是我的亲戚。要是我比我大哥达米安早出世一会儿，就能靠着造化帮忙，成为富人。可达米安却既没好品性又没好本事，他不过比我早落世一会儿就承袭了长子继承权，而我和那些兄弟却只分到父亲遗留下的五分之一的财产，所以……”

我插嘴道："请原谅，先生，您父亲怎能忍心让您们几个兄弟受穷，也许还要遭罪，而把大部分财产都交给长子去继承呢？”

破衣汉子说："是啊，朋友，过去有这种事，现在也时常发生。这种做法没一点道理，纯粹是照搬陈规旧习。您瞧见在欧洲最先进文明的国家还容忍这种陋习准会感到惊讶，这也在意料之中；也许您觉得这不合理，而是专横，但它不过是父母偏爱长子，轻视次子而已，尽管他们同样都是父母的儿子。可是当您了解到这种弊病（这个名词不该视作正统之列）已经在高明人那里受到非议，甚至连国君也竭力反对并力求根除这一弊病时，您就会更加感到惊奇。确实，长子继承权意味着祖上有了家产，长子就能直接承袭。但用句公道话说，我则认为：‘长子继承权是对长子

的无理偏爱，它使长子一人占据了应当属于其它子女们共同享有的财产。'若有人觉得这话不中听，只要他不是长子，就能发表高见；若他是长子，尽管他说得天花乱坠，总归不会吐出真话。朋友，我议论长子继承权确是带着正义和切身的痛苦来评说的。我父亲赞同长子继承权完全因为他想保全家业，他绝没想到他的次子们会如此饱尝辛酸，就象您现在瞧见我的情形一样。那时我依照父亲遗嘱中的嘱告，想从我大哥那儿找点吃的救急，但为这不知同他争吵了多少回！结果怎样呢？毫无用处。他既有钱，又有理，就自然觉得什么事都要随他心愿，高人一头了。

"若我想做个孝子，就会对父亲这种无理偏爱造成的恶果逆来顺受，统统原谅；但作为正直人，我就该承认父亲确实干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愿上帝也象我这样原谅他的不公！也许我落个不得温饱的下场是财产分得最少的缘故。我们兄弟姊妹四人：长子达米安，次子安东尼奥，伊莎贝尔和我。达米安得了钱财忘乎所以，他听了坏人的谗言，无恶不作，整天赌博，酗酒，甚至在赌场和酒馆把父亲的脸面全丢尽了。他肮脏邋遢，半痴半傻，靠着钱财尽情挥霍。我兄弟安东尼奥本没有在教会作事的才能，可父亲硬让他干那种差使，结果成了个又懒又蠢、丢人出丑的坏教士。他常在卡门修道院、圣费尔南德教堂、监狱、特波索特兰修道院等处栖身。我姐姐伊莎贝尔呢……唉，可怜的姑娘！我一想起她那倒霉的命运就有点心寒！她也吃了长子继承权的苦头、父亲为了使大哥达米安的财产不受任何侵害，也许他根本没想到神圣的特伦多宗教会议对父母强迫女儿事奉宗教的斥责和处罚，逼着我姐姐去修道院从事她极不胜任的职业。更难办的是我姐姐不能有半点违抗，那时她瞧父亲作了决定，便只得把自己如何已爱上邻近的一个小伙子同父亲说了出来。那小

伙子同我姐姐无论在出身、家教和年龄上都十分相配，人也正直，又相貌堂堂，还是吃皇家俸禄的公职人员，最主要的还是他对我姐姐十分喜爱。我姐姐求父亲别强人意愿，让她去干那种力不从心的差使，而是同她那意中人完婚，这样就能终生美满幸福。

“那时我父亲根本没顺从情理，他得知我姐姐想成婚，便火冒三丈，狠狠地把她训斥了一顿，说这是痴心妄想，小小年纪就想荒唐事。他还骂那小伙子是流氓，无赖，一旦老婆到手，准会又把她抛弃；再说小伙子那么穷，这就决不会有什么好品性。父亲还说，他终归是姐姐的父亲，懂得该怎样为子女着想，所以姐姐无论如何该听他的；要是触犯了他的意愿，或顶了他的嘴，就是对大人失敬，他准会对她发怒，或把她送到济贫院去。

“我那可怜的姐姐见父亲如此严厉，不免有点绝望，于是失声痛哭起来，但还是无济于事。

“这样父亲便加紧行事，没过三天，伊莎贝尔就被送进了修道院。

“那相好的小伙子得知这一消息，连忙给我姐姐写信，让她对爱情别三心二意，有始无终。可父亲却早有防备，那信没落到我姐姐手里就先被他拿去了。于是父亲靠着钱财和偏心的律师竟反咬那可怜小伙子一口，并威胁他从此不得在墨西哥城居留，要是他不愿自找苦吃，就赶紧辞职离去。

“父亲不仅瞒着姐姐干了这些勾当，还想用更加卑鄙的阴谋来打消姐姐的爱情。那时他写了封假信，装着是那情人让人送去的。信里对她百般谩骂，说她是疯子，妖怪，一钱不值，末了还说他已完全把她忘记，并和一位十分漂亮的年轻姑娘成了婚。

“这信从城外送去后，果然象我父亲料想的那样，在姐姐那

颗脆弱、不幸、痴情绵绵的心灵上产生了错觉，使她大失所望，整天疑神疑鬼，简直到了绝望的边缘。

“这件倒霉事过后几个月，新信徒苦修期已满，姐姐决定放弃自由，留在修道院，这并非象教士在道台上说的那样愉快地侍奉上帝，而是屈从于我父亲的那种执拗与见不得人的无耻勾当。

“那可怜人儿在隆重的仪式上发誓时流了多少泪水！那时她十分忧伤，只有父母和我最清楚其间的原因。父亲见她泪如雨下还是无动于衷，没伤一星半点感情，我甚至觉得（原谅我记得那么清楚）他听到姐姐哀声叹气，痛恨自己胆小无能时还偷偷发出了笑声，这就好比法拉里斯暴君①听到被他关在牛圈里的可怜人发出了痛苦的狂叫，反而哈哈大笑一样了。但母亲和我却泣不成声，为伊莎贝尔的不幸感到惋惜，并为修道的弱女冥冥祈祷。

“仪式完毕后，我们撤离回家，姐姐留在了监狱（那修道院的小屋确能这样比喻）。

“她的感情痛苦地折磨了一阵，渐渐从心灵转向肉体，不久害了一场严重的热病，没过一星期就长辞人世了……啊，亲爱的伊莎贝尔！我的骨肉同胞！为了顺从卑鄙的念头，你竟在长子继承权的阴影下痛苦丧身！你的亡灵该原宥父亲的鲁莽，请接受我一片温柔热情的怀念。我对你十分热爱，我向来对你的不幸命运寄予同情。朋友，您也原谅我罗罗嗦嗦讲了一大堆多余的话吧。

“我父亲得知她死后，从忏悔牧师那儿收到了一封信，那信上写道：

---

① 古希腊暴君，他专门把人置入壮牛的威胁下受折磨，以此取乐。

父亲先生：死亡行将合上我的双眼，我如花之年猝然身亡，这全都归咎于您。我只得屈从……不，我因为害怕您的进逼，过早地走上了上帝还未赞许的行程。我被迫亵渎了神明，我愿在上帝的祭坛脚下恭敬地奉献出我这颗心，但它却早已永远真诚地献给了哈科沃先生。我向他吐露心曲时曾对着上帝起誓，这种誓言本该永远履行，直到咽气的最后一刻也不该变心，但这已难以如愿了。我尽管身心交瘁，但并非死于热病，而是因为我不能与世上最相爱的人结合。可是悲痛之余，稍稍令人宽慰的是我总算能用死来了结我父亲对我的无穷折磨和奴役了……这将多么痛苦！而这却是我父亲无意地对我的亲自判决。我指望上帝可怜我，同时也把对您不幸女儿的怜悯普降在您的身上。最不幸的人——伊莎贝尔。

“这信使我父亲惊恐万分，不胜悲伤，这好比夜里大地万物都蒙上了一片漆黑似的。从那时起，父亲整天守在屋里，痛哭不已。那儿挂了一张姐姐当修女时的画像，父亲就亲吻它，时时拥抱它，连平时最相好的朋友也拒绝会面。那时他和先前完全不同，他吃不下饭桌上最可口的饭菜，常常凝神冥思，不愿瞧见任何欢乐的事情。他把别人的好心劝慰当作伤害侮辱，甚至不愿和我母亲同床。总之，那深重的悲愁使他心胸沉闷，脸上无光，他勉强支持着度过了九十天的孝期，便急匆匆地进了坟墓。要是父亲用自己的痛悔来弥补了他对姐姐的过失，那真该让他的亡灵有福了。

“父亲一死，大哥达米安全部承袭了长子的财产。那时他已成家，我排行最小，母亲便同我一起去他家度日。起先他对我们和气亲善，没多久，他受了老婆的撺掇，开始嫌弃我们，甚至同我们争吵起来。

“我受不了他们对母亲的虐待，便打算离开那个讨厌的家。

我算富家子弟，父亲活着时从没想到该让我干点活计或学个手艺，以便将来谋生，所以我没任何本事。我同母亲搬到别的小房后靠着大哥那点微薄的救济度日。

“那时我经济十分拮据，不料又爱上了一个姑娘。那姑娘有五百比索的嫁妆，也许那五百比索比她本人更吸引我，或说得明白些，我想靠那钱来供养年迈的母亲。我同那姑娘结婚后，收了嫁妆，但不到四年就连先前的日子都不如了，甚至每况愈下。那时我除了供养母亲，老婆，还添了三个孩子。

“于是倒霉事接踵而来，我只得带着全家搬到这破棚子里来住，因为大哥已发誓再也不对我进行任何救济了。我老婆从小养尊处优，她经不住那些折磨，就把性命交给了凶暴的魔鬼，就是说在饥寒交迫和终日操劳的重压下一命归天了。

“我尽管走投无路，但还是不会走上赌博、酗酒、诈骗、偷盗的邪路。一方面倒霉的厄运在追逼我，另一方面素来的教养又使我免除了恶习。我没学到真本事，这怨不得我，而应归结于父亲的虚妄。我诚实正直，决不会一味为长子承袭的财产而自暴自弃（指我大哥而言）。

“您瞧瞧我这一生的遭遇，评评我到底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流氓，还是一个正直人。依理说，我是个正直人，因为论人不能光看外表。世上有些学者打扮的人或许就是蠢货，绅士打扮的人或是平民，穿得体面的人或表面得体的人也许是内藏邪恶的人……唉，我何必枉费唇舌讲这么一大堆呢？您瞧瞧世上许多人外表往往穿得很好，内心却恰恰相反，或是顶着体面的名头，实际并不那样，尽管这事儿未被认可。所以您该明白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貌取人，而应依品行来衡量。”

这时破衣汉子的母亲在敲门，开门后老人领了三个孩子进

屋。孩子们先跑来给父亲请安，破衣汉子便用父亲的慈爱回敬了他们。他对孩子们亲热了一阵，便对我说：

“您瞧瞧这就是我们夫妻恩爱的结晶，也是我在痛苦的余年中唯一能寻找到的一点宽慰。”

说完这些他走进里屋，接着他母亲拿酒和布条来为我擦头上的小块伤口，然后开始吃晚饭。大伙儿吃得十分爽快，饭毕，他们给了我一条常用的破床单，于是我上床歇息，并睡得十分香甜。

第二天一早，他们煮好了巧克力茶，我起床后用完早点，破衣汉子对我说道：

“朋友，您现在该瞧见您昨天伤害了我之后，我对您施行的报复了吧。我没别的办法向您表示心意，您不必感谢我这番微不足道的款待，您只要领受我一片心愿就成。最后您别再从这条街上行走了，因为大伙儿都瞧见您昨天说我是小偷，这会儿要是让人瞧见，会认为咱俩是合伙行骗的同党了呢。那时法官也不会相信我是正直人，这就有口难辩了。我求您听从这一劝告，好吧，上帝保佑您。”

我碰到了如此慈悲为怀的好心人真是百感交集！我对他着实恩谢了一番，并使劲拥抱着他，让他留下姓名，好让我记住这位大行善事的恩人。可他却不答应，他对我说：

“您为何要寻根究底呢？我做了点好事并不指望让人赞扬，这不过是应尽的本份。我不想到处寻找冤家以求报复，也不想行了点善就让人把我当恩人来报答。我不指望您的补报，仁慈本身就能使人的内心甜美，若不这样，世上就不会有那些对同类十分相爱的人了。请不必见怪，再会吧。”

我从他口中无法得知他究竟是谁，只得同他依依惜别。这

时我又想起在监狱里对我倾囊相助的堂安东尼奥了，便大步朝着街面走去。

第五章

鹦鹉怎样走运；昌法伊纳公证人同路易莎不欢而散，以及其它能使读者新奇的趣事。

我从破衣汉子家惶恐羞愧地走了出来，心里总不明白为何那人外表破烂不堪，而内心却如此高尚纯洁。我亲眼瞧见了那人的所作所为，尽管我不敢相信，事实总不能否认。

我一边想着破衣汉子和我朋友堂安东尼奥，一边在街上四处徘徊。那时我丢了礼帽，赔了外衣，又没一个零钱，简直无处投身。

晌午十一点，我还未感到肚子很饿，为了别等饿时没处找吃的，我便到了阿尔卡塞利亚街，那儿有许多小饭馆。果然，饭馆诱人的香味叫人食欲猛增，我那贪婪的胃口简直能一下子吞掉两盘烤面包。我馋得急忙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那儿有几个人正在赌博。其实那跟哈努亚里奥带我去过的棚子一模一样。

进屋后我在那帮人跟前找了个座位，然后脱下坎肩准备拍卖。那坎肩还不错，没多久便换了六个雷亚尔。

于是我把两个雷亚尔塞进了鞋里，准备留作午饭钱，剩下四个拿去当赌注。我十分谨慎地赌了一阵，两小时后竟赢了六个比索。在那种困境下和只押小股赌注的情况下能如此走运，真使我觉得好象赢了六百个比索似的。这时我装作出外撒尿，立

即离开了饭馆，匆匆去别的酒馆用餐。

我走进酒馆，对那些沙锅杂烩这儿闻闻，那儿看看，动作比狗还要敏捷。我唤来堂倌，要了五六个菜，外加烧酒零食。我足吃一顿后，想去买顶礼帽，于是立即用低价买了一顶。我这次冒险，除了吃了顿好饭，还得了个礼帽。我挣这些东西容易，花销时也轻而易举。那时我想多攒些钱，但越想多攒，就越花得快。当时我买礼帽花了两个雷亚尔，午饭花了四个，烟卷又花去六个，这是卖坎肩换的钱。赌徒们常这样得过且过，一心指望赢钱，反正他们是挥霍别人的钱财。要是走运时，他们的钱袋总是装得很满。

我把钱花光后，连晚饭也没吃。晚上靠老板开恩，我总算在赌场找条长凳睡了一夜。那时我根本不顾跳蚤、老鼠和臭虫的进攻了，也不在乎那些赌徒刺耳的打鼾声、吃了杂物喷吐出来的怪味道、头顶那只该死的公鸡不停的啼叫和扑腾声，以及睡觉的长凳发出的吱嘎声，反正在这种地方过夜我已全无任何难受恼人的感觉了。

终于，天大亮了，大伙儿纷纷起床，象往常那样用酒当早点。我也想找点窍门，我的肚子确实也饿得顶不住了，但找不到任何东西下肚。

这时我突然想起身上还有串带银片的念珠，以及一条较新的粗白布衬裤，于是赶紧找了个避静的地方把它们脱下。我饿肚子时什么都想贱卖，我见有人愿意出一个比索买那两件东西，便立即同他成交。

我走进咖啡店，喝了杯烧酒，吃了几块面包，又预付了两个半雷亚尔的午饭钱，买了半个雷亚尔的烟卷，然后带着剩余的四个雷亚尔回到赌场。这时我吃饱了肚子，中午的饭食不用发愁，

加之一天的烟卷也够抽了，心里感到十分轻松自在。

比尔汉①的伙伴凑在一起，够了数就会痛快赌牌。我带着四个雷亚尔，抢了个正中的位置，开始同他们一起赌博。

我依照钱数，先押了半个雷亚尔，后再押一个雷亚尔。幸好连连得利，钱数走了好运，转眼我已赢了四个比索，那块银片也重新赎了回来。

我生怕象前天那样得了钱又马上输掉，于是二话没说，拿着钱上了大街，直接去饭馆吃饭。

饭毕，我又在大街上东游西逛，不知该做什么，也不知到哪儿去。

我闲游了许久，下午三点，觉得吃过午饭胃又空了，至少应当再喝点饮料，为了不亏待自己，我又走进一家饭馆。我要了四个雷亚尔的饭菜，生怕晚上要挨饿似的大吃了一顿。

随后来到赌场，我游荡了半天，确实该好好歇息了。我本想去玩台球消磨时间，结果还是钻到了赌博堆里。

那时我见了赌博就心里痒痒，总想往跟前凑凑。我有点窘迫地挤在赌徒中间，他们都是些钱款不多的庄稼汉，却没一人象我这样又脏又寒酸。

他们瞧我第一盘押了一个比索，接着赢了，便给我腾位子，这样我打算怎样赢更多的钱。

果然，我很快称了心愿，赢了五十比索，外加一条围巾，一件坎肩，一张带瓜达卢佩圣母像的彩票。我赢了钱，想立即离开那儿，却没有脱身。赌徒们瞧我赌运亨通，便十分忌恨，总拖着我不让离去。结果我手气不顺，牌运也开始倒转了。这时我连连

① 古希腊著名浪荡子。

失误，先前二十盘赢来的钱却不到十盘或十二盘就输光了，这叫我万分焦急。

终于，下午四时许，我已身无分文，那坎肩、围巾也统统输了回去，甚至银片都赔了进去。这时只有那张彩票还在，别人连一个雷亚尔都不买它。

赌博散伙后大家各自离去，我好容易求人给了一两个雷亚尔，才走上大街。

这时我又去阿尔加塞利大街那个熟悉的赌场，我给老板付了一个雷亚尔，准备晚上在那儿过夜，然后在街上闲荡了一阵。晚上九点，我用半个雷亚尔吃了点东西，便去睡觉了。我又象狗一样躺了一夜，第二天起床后在门口晒太阳。十点光景，我没处找吃的，又想不出办法，便打算把穿的衬衣卖掉。但是卖了衬衣，就得光着膀子在街上行走，这又使我拉不下脸面。于是我想起了一句老话："狗不到处乱走就找不到骨头。"①

这样，我在几条大街上来回走动，但还是没找到什么好东西。当我走过蒂波西奥大街时，瞧见许多人在一家门口围观，那院子里搭着带顶篷的木台，旁边放了几把椅子，有几个士兵在站岗。我见大伙儿往里挤，也跟着众人走了进去。一经打听，才知那是去做瓜达卢佩圣母节的滚球游戏。这时我立即想起了那张彩票，尽管我从未料到会碰上这种事。于是我站在院子里，一心想瞧瞧那滚球游戏到底有多热闹。

游戏开始了，我滚了十个或十二个球，得七千五百九十六分，一下子得了一张三千比索的支票。大伙儿欢呼时我竖起耳朵发呆，待到他们把支票粘在板子上，我才揉了揉眼睛，认为那

---

① 西班牙谚语。

可能是真的了。那时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疯，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钱！

我走出院子时真比度过了迷人的复活节还要愉快。我立即向赌场走去，似乎心目中只有赌场老板和那些赌徒才算朋友。平时，我虽然碰见许多过去的朋友，但故意躲着他们，省得丢人。可是多数场合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或不愿见我这副破破烂烂的样儿，生怕又添麻烦。

我进了赌场，见那些赌徒又围在一起准备开赌。这回赌场老板作庄家，他把钱罐、胶水、纸牌、肥皂、剪刀等必需工具悄悄备在一旁。

有钱就会忘乎所以，得意忘形。我进门时没象先前那样缩头缩脑，而是故意拖腔带调地问道：

"老板先生，您的手气怎样？那都是些什么人？"

他和那些赌徒几乎看也没看我，那股摆臭架子的劲头真跟高傲的阔太太差不多。他们还是只顾自己赌牌，没一个人理我。

我窘得忍不住，就想把我走运的消息一下子全告诉他们，故意让他们眼馋，于是我说道：

"喂！谁也不愿理我吗？但我更不稀罕你们。上帝让我发了大财，我谁也不必依靠。"

那时有个当天来的赌徒是我过去的同学，也知道我的绰号。他见我如此狂妄，便细细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象是打诨一样对我说道：

"啊，小鹦鹉，我的宝贝！难道是你吗？真见鬼！你发了大财？来，哥儿们，你坐在我身边，有了你，我会愈加赌运亨通的。"

这时他给我让出了位置，我坐进圈里。可是赌过将近十盘，他和其他赌徒还是没见我押一个雷亚尔，于是那同学对我说：

“小鹦鹉，您的钱在哪儿呢？”

我说道：“在支票上。”

“在支票上？”

“这不是区区几个雷亚尔，而是三千比索。”

说着我掏出支票，这时大伙儿都哄然大笑起来，谁也不信这是真的。当时恰好有个卖彩票的人拿着一张名单走进来，我让那人查过名单，终于证明那支票是真的从滚球游戏中得来的。

赌场老板和赌徒们见这确是真情，便一下子喧闹起来。于是赌牌立即停止，大伙儿争着和我亲近；有人抱我，有人亲我，有人拉我的手，反正谁都想在我面前表现得比别人更亲近。

他们得知我将发财，便什么都恭维我；他们大摆宴席，送我烟卷，供我赌牌用的钱款；为了送我一件制服，赌场老板甚至和另一些人争吵起来。我对这些全不理会，装出富人的样子。频频致谢，觉得他们这么起劲孝敬我全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我虽然神气活现，可兜里连一个比索也没有，那些可怜赌徒的殷勤效劳实在使我有点担心。

但我想反正总能得到这笔钱，于是对他们一一许愿，并声称对谁也不会亏待。接着他们又使劲吹嘘我，以为那三千比索能使大伙儿都利益均沾呢，我甚至觉得他们已在打算该怎么花这笔意外的钱财了。

那时我大吃大喝，晚饭后又拚命抽烟，这天我居然一个子儿没掏。晚上，赌场老板不舍得让我还象先前那样睡在破长凳上，他非要我睡他的床不可，他自己却睡到了赌桌上。他们又把那只雄鸡赶到街上，所以连鸡叫声都没来惊扰我。

那晚我躺到褥子上，感到十分松软，加上又有被子、床单、枕头，一时舒服得有点难以入睡。我苦苦寻思了许久，直到清晨四

点才昏昏入睡。八点醒来，赌徒们又在赌牌。但他们都不出声，保持着一种少有的安静状态。我瞧他们连粗气都不敢喘，便故意装睡，这时他们开始议论我了，尽管声音很低，我还是听清了他们的话。

一个说道：

“我想用这笔钱赎回我所有的物品。”

“要是分来的钱连大衣都买不上，这辈子就再不干这种事了。”

另一个说：

“愿上帝作成鹦鹉先生得了钱就补救咱们大伙儿！”

赌场老板说：“是啊，妙就妙在他是个半痴半傻的缺心眼人，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他哄住。”

他们就这样议论那三千比索。我假装没听见那些话，便伸伸懒腰，准备起床。我抬起头，还未同他们问安，眼前已摆上了巧克力茶、咖啡、烧酒、饼干等早点，于是食欲大振。我喝完咖啡，谢过大伙儿，准备去取那张支票的钱款。

这时十来个赌徒急忙来巴结我，但最起劲的还数我那同学。那时他已不叫我小鹦鹉了，而是小彼得罗，于是我猜出他们多想快得到我的报偿。

我和那位同学一起去取钱，但人家不仅没给钱，见我们那副模样反而怀疑那支票是偷来的。于是他们把号码抄给我，又给了一张收条，然后把支票扣压下来，让我找担保人来领取。

当时我的模样别说找人担保三千比索，就是担保几个比索也没人愿意，但我没失望，我立即跑回赌场，去找两天前赢到的那张彩票。我一进门，赌徒和老板连忙上前围住了我，向我要各种礼物，原来那发彩票人把我如何中了彩，得了三千比索等事全

吹嘘了一通。

我见他们已经知底，便说：

“哥儿们，你们的礼物马上就给，但眼下你们该帮我找个担保支票的人。我这副穷样引起了他们的怀疑，竟不信那张支票是我的，甚至还把它扣在那里。”

赌场老板说：“这没关系，大伙儿都瞧见您得了那张支票，卖彩票人也一定不会骗我们。”

这时饭馆主人走了过来，他对这事的前前后后十分清楚，便自愿叫了一辆车子，和我一起去彩票出售处，为我作保取了那笔钱款。

回来时我们坐在车上，那位替我担保的先生说道：

“朋友，上帝如此顾念您，您该珍惜这笔巨款。您别胡乱挥霍，运道无常，稍不留意，大好运气就会得而复失。”

我听了这些劝告深表感谢，并央他帮我代管这笔钱款。他立即表示应允，这时我们已到饭馆。那先生给我留了一百比索，然后把其它的钱存放起来。于是我用二十比索买了些礼品送给赌场老板和赌徒们，又和我那叫罗克的同学或仆人一起大吃了一顿。

下午我和罗克一起去杂货店买了衬衣、长裤、外套、斗篷、礼帽及另一些我欠缺的东西，这都是在罗克的帮助下挑选的。我们回饭馆后，便租了房间，那儿尽管没床位，我还是吃了饭就香甜地大睡起来，直到第二天大亮才起。

早晨吃过早点，我向那位替我存钱的先生写了张字条，准备取走五百比索。那先生立即如数给了我，于是我带着一百比索上街。没走几步，我找见有间屋子每月只需二十五个比索，我看后觉得不错，便立即租了下来。

接着罗克把我带到一个家具商家里，我用二百比索订了一套家具，并说好过些天就把家具放到屋里布置好。

我们先付了二十比索定钱，然后又进一家著名的裁缝店，让店主给我赶制两套精细的体面礼服。店主一口应承后，我让他再做四套合身的内衣，即细麻纱衬衣。我慷慨地给了他八十比索，便立即辞别了。

罗克说他愿意做我的仆人和抄写员，并随时听我的吩咐。他衣着破烂，我还是收留了他，于是我们一同回到饭馆。

我们阔绰地用了餐，便睡午觉，下午四点，我又往兜里装了一百比索，同罗克一起去杂货店。我给罗克买了几件替换衣服，自己买了块表。我不知花了多少钱，反正当时仅剩下一个比索了。于是我们去喝饮料，回饭馆后我取过钱又和罗克一起上了剧院。

看完戏，我们在饭店吃晚餐，喝酒，然后就寝。

这样一连四五天尽情游玩挥霍，没干任何有益的事。这时，裁缝走进饭馆，他把两套十分精细的呢制服和四套内衣给了我，于是我又花去一百比索。当时我懒得问就付了钱，甚至还给他送了礼。不劳而获的钱财花起来往往大方，这道理多么千真万确！

裁缝走后，家具商接踵而来。他说那屋子已布置好，只缺床上的铺盖和佣人了。若我愿意，他可帮着置办，但必须另付工钱。

我说一切都行，并吩咐帮着置办新的被子、褥子、床单和枕头，再找个好厨娘，找个听差，反正一切尽快办理。我付完工钱，家具商告退了。

那天我过得悠闲自得。第二天家具商前来禀报一切都已齐备，只等迁入新居了。于是我打扮得衣冠楚楚，简直让人难以辨

认。我让罗克租了车，准备同那位帮我保管钱财的先生辞别。

当他认出客人原来是我，便对我说道：

"您穿得体面些并没坏处，但最好您的外表要同身份、职业和钱财相称。乍看起来，您这身打扮并不过分，甚至还能穿更贵重的衣料。但细细论究，从您的本事来看，这就有点过分了。象您这样的打扮，十个就有十个会叫人看穿。确实，老话常说：'什么人穿什么衣裳'①，所以您既然叫堂彼得罗·萨尼恩托，您该怎样呢，就该穿符合堂彼得罗·萨尼恩托身份的衣裳。就是说，该穿得象个正直的穷人样儿，可现在您却打扮得象个侯爵，尽管我知道您决不是侯爵，再说您的钱财也决不可能够上这种头衔。爱见异思迁的人，或至少爱表面出风头的人往往会落个倾家荡产，甚至会把整个前途葬送。您别以为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出现的那种极端贫困的现象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恰恰是因为挥霍奢侈，以及出风头、讲排场的恶果。这是十分中肯的断言。比如一个人不管他当职员，或经商，做官，或从事别的行业，他每年进账五百比索，却偏要讲究排场，花去一千比索，这就超过了原来收入的一倍。要是他不会使用非法的和见不得人的手段，他就得到处借债。所以老话说：'钱花过了头就怪不得人家疑心他是小偷'②。有些不知情理的女人十分虚荣，结果就会败坏家业，这是铺张奢侈的恶果。大夫、律师等人的太太或女儿总想把门庭撑得体面豪华，仆人众多，或至少想同阔绰的侯爵太太媲美。这时那些大夫或父亲因为对她们过于娇纵，便只好应承，于是她们放胆铺张，挥霍钱财，没多久就败掉了家业。我见到的主人一死家业衰败的事多的是，这对那些裁缝

① 西班牙谚语。

② 墨西哥谚语。

店、理发店和鞋店老板更是如此，甚至女裁缝和茶水摊小贩都不能幸免。所以，难道还有哪个穷人的子女能从挥霍浪费中得到什么益处吗？没一丁点益处，他们都同样遭到毁灭。可是，假如主人活着时没攒下多少钱，所以就坐不起车子，进不了剧院的包厢，买不起请客的礼品，也没有豪华的住宅，漂亮的服饰和比较丰盛的筵席，这时的情形又会怎样呢？祸根还是在主人身上，因为他活着时，也许对亲人表示关心、爱慕或讨好，就使她们渐渐养成了奢侈的恶习。但那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等主人一死，她们便挣脱了约束，尽情挥霍那遗留下的财产，于是可怜的寡妇只得带着还未成人的孩子吃苦受罪了。我同您说了这些事，您该睁开眼瞧瞧，明白您那点钱绝不该在衣著上挥霍铺张。您要是这样，准会到头来落个衣不遮体，身无分文的下场。

“您再瞧瞧，爱装阔气的人简直就是发疯，这既耗费钱财，又让人瞧不起。看上去象阔佬，实际是瘪三。您穿这身衣服准能把那些不相识的人唬住，因为许多人只注重外表。他们瞧见您今天衣着华丽，明天又换另一套漂亮的打扮，不仅不相信您只有两千多比索，甚至会觉得您一定有矿山或庄园。于是对您百般奉承，整天围着您转，这种势利小人哪儿都不少。要是您无视忠告，很快受了穷，那时您再伪装也包不住实质；当人家看透您原来不是富人，而是个假充阔佬的穷光蛋时，他们就会由喜变忧，千方百计挖苦您。我这番话全是好意，现在再给您说件事。我约有两万比索的资本，于是太太想置一套豪华的住宅和一辆车子，您以为这算不得奢侈吧，可我还得斟酌再三。这多奇怪！论外表您无疑胜我一筹，也许您会说这是我吝啬，但事情并不如此。我同样是从娘胎里出来的，有自尊心，要体面，但这种体面决不能摆得不适当。您难道不信吗？事实确是这样。您想想，

要是我买了车子，就得有一套宽敞的住宅，有了宅子就得雇许多佣人，付给他们大笔的酬金，再说付酬金又不是几天就能了结的事情。这还不算，我还得有好衣料、家具、银制餐具、剧院包厢、游玩用的小车，几头漂亮健壮、走道平稳的骡子，以及仆人和所有那些富人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为这事整整盘算了四天，最后还是觉得资财不足，那些车子、骡子、衣料等东西还是不能置办。我宁愿忍心放弃眼前的享受，也不愿过后吃苦受穷，叫人家指着脊梁说三道四。

“朋友，我并没有依她的话去办，我觉得万事都得细水长流，别一下子太急。这并非说我这样节俭多了不起，而是这样做确有好处。我可以不依赖别人，不求任何人施舍，全家其乐融融，用不着为吃穿发愁，这最称心自在了。要是您觉得有了车子就不要许多其它花费，这不见得，这得因人而定，但我起码不想要车子和佣人，我的钱财还远远及不上这种消费。朋友，最可笑的是有些人一方面挥霍浪费，另一方面却贫困受穷；一方面置了车子和骡子，一方面却开销不起那些牲口或车夫；一方面租了宽敞的房子，一方面又付不起房钱；一方面跳舞游玩，一方面却欠债、捣鬼、畏畏缩缩。朋友，这并不足怪，最糟糕的是这类丑事在墨西哥城和其它地方屡见不鲜。对于那些只会拼命攫取不义之财，今天穿着漂亮的礼服，象个显贵的财主，明天穷困潦倒、衣不遮体的人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对于那种只能暂时租间小屋过一两个月，老婆穿不上衣服，孩子只得用玉米叶子挡风取暖，而他却在外边吃喝玩乐，最后甚至为吃顿早饭也得变卖家当的人我能如何评说呢？他们真是些懒虫、狂人和疯子，要是您也那样，就一定会变成那一类人。我说得够多了，您究竟决定如何办，您自己拿主意吧。”

那先生对我如此热忱劝诲，却不计任何报酬，这确实使我万分感激。可我并没打算听从他的劝告，我只是嘴上谢他一番，表示依言而行，然后把钱全拿了回来。

他让我打了收条，我便给他二十五个比索作为礼物，他却执意不收，我竭力坚持后他终于收了下来。他当场取出锤子和钉子，一个比索一个比索地数完后放入了抽屉里。

我问他为何这样，他说他不缺钱，所以先存入抽屉里，等遇到了可怜人时再取出来作个救济。

我说道："您给那些可怜人无论什么别的钱都行，为何偏要留这些比索呢？"

他说道："这道理十分深奥，上帝不会叫您明白。"

于是我正式向他告辞。我把钱交给了罗克，同他一起坐上车子，这时家具商已在门外等得不耐烦了。

我们三人一起来到那个整洁、舒适和奇异的新居。新居的费用十分昂贵，仅仅几天，我便在穿衣、游玩、送礼及整套家具上花去了一千二百比索。

正巧，那家具商找来的厨娘是曾替昌法伊纳和我当过女仆的路易莎。

家具商刚把她带到我跟前，我便认出了她，她当然心中也清楚，但我们装着素不相识。家具商领了钱走后，我打发罗克去拿雪茄，便十分欣喜地把路易莎叫到身旁。这时她告诉我，当我从公证人家逃跑时他怎样拚命追赶，她如何象我一样偷偷溜了出来，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吃够了苦头。她说她对我十分钟情，简直不能同我分离。后来她得知昌法伊纳找不到她便郁郁成病，不久含恨而死。于是她在许多人家当佣人，最后到了家具商那儿，他才把她领来当厨娘。她得知我时来运转，成了富人，就十分乐意

为我效劳。

那姑娘长得很美，于是我又象先前那样调皮起来，说她不该在这儿当仆人，而应让别人来侍候她。

这时罗克走了进来，我立即对他说这姑娘是我表妹，往后该好好侍候她。罗克是个精灵人，他早看出了门道，便故意对我百般顺从。他给路易莎买好料衣服，又自愿当厨子，把路易莎作为女主人来对待。

我同路易莎在一起尽管十分高兴，但总有点别扭。罗克虽说当了厨子，表面好象真的信了路易莎是我表妹，其实不然。他最善于给人假象，他一定在暗地里揭我的短，耻笑我如何粗鄙庸俗了。

我有了这个心病，总想从罗克口里探到真话。一天，我俩在一起时我问道：

"罗克，你觉得我表妹怎样？你一定以为她不是我表妹吧，因为模样不象。你这样寻思是对的。朋友，那可怜姑娘曾是我的女伴，她为我吃了苦头，挨了棒子或更倒霉的事，难道我还能怠慢她？你瞧，我这会儿有了钱，就不该将她置之不理。这样不厚道，可是同她一起又让我丢脸，因为她终究是厨娘。"

罗克猜着了我的用意，对我说道：

"小彼得罗先生，这不必担心。第一，她是白人，长得又美，穿上好衣裳谁也不会把她当成厨娘，甚至会当成侯爵太太呢。第二，她跟你十分相爱，这对操持家务大有好处。第三，尽管别人知道她是你的厨娘，但你可以把她变成女主人。这姑娘生来有福气，这谁也碍不着。再说这样的事情在世上也不是头一回，多少女裁缝，女佣人蒙受主人的宠爱，象路易莎那样从仆人成了女主人啊！你不必谨小慎微，趁着现在有钱，象别人那样放胆来几

招，不然过后老了或受了穷，你想尽情享受都没那机会了。”

真是连魔鬼都没象罗克这样起劲地唆使过我，但坏朋友往往恩威并用，他们好比精灵的恶魔，糟蹋人的灵魂。所以可敬的杜塔里①说：设法躲开不吓人的魔鬼，即坏朋友。

罗克就是这种人，他挑唆怂恿我一番，使我愈益厚颜无耻，简直把路易莎当成老婆，任意同她寻欢作乐。

那时我家几乎天天有舞会、赌博、请客、宴会、晚会等等。我的好友们对享受往往绝不错过机会，那才叫懒汉二流子式的朋友！我受穷时他们却没来救济我，甚至同我打招呼都感到丢脸。

这些人最先同我亲近，他们羡慕我的运道，对我奉承讨好，并大揩其油。可我却痴傻无能，竟不明白那些阿谀奉承对我没一丁点好处！于是我得意忘形，并对他们大加赏谢。

那时不仅友人和女伴对我拉拉扯扯，谄媚奉迎，甚至运道也象在顺从我。我赌博时几乎很少输钱，常常能赢三五百或一千比索。这样，我胡花乱用，大伙儿也夸我慷慨大方，我为了保住美名，就愈加花钱没边没沿了。

要是路易莎有脑子，能从我的疯傻举动中捉摸到什么，她应该设法藏点值钱的东西以便急用。但她觉得自己貌美，又有我对她的痴爱，便象我一样放手挥霍，却从没想到万一她的姿色消退，或我的情爱隐没，那时就该倒霉受罪了。当时她象许多年轻美貌女子一样，既艳丽迷人，又心思愚蠢。

我却全没考虑这些，一心想听顺耳的奉承话。别人瞧我这么糊涂，便象蚂蝗一样牢牢叮着不放。他们既然学会了拍马和

---

① 意大利文学家。

欺诈的本领，就想在我身上来痛快施展一番了。

那时我一说头疼，他们好象都成了大夫，马上关照我该如何保重身体；我赢了钱，他们说这不是碰巧，而是能掐会算；我设宴请客，他们便赞扬我比亚历山大① 还要慷慨；我酒喝多了，醉意沉沉，他们说这是自然的兴奋；我信口胡诌，他们说我是学识渊博的先知，是几世纪来少有的奇才。总之，不管我干什么，说什么，买什么，家里有什么，甚至那只肮脏的小狗和整天“咯咯”叫个不停、连约伯② 也会感到受不了的鹦鹉都成了那些亲密朋友（多亲密的朋友！）惊讶赞赏的对象。

但是，路易莎听了这些过分的吹捧不仅没讨厌，反而笑脸相迎，这让我如何应对？难怪别人更有恃无恐了。家具商布置了房子，就和我交了朋友，他常给我家添置些家具。他见我对路易莎十分亲热，就象完全忘了自己当初带她来我家当厨娘这件事，也对路易莎特别殷勤。在饭桌上他请她用菜，并口口声声称她为小姐。

一连四五个月，我寻欢作乐，大肆挥霍钱财。过后我的命运开始倒转，或说句基督徒的良心话，上帝开始对我的放荡举止施行惩罚，或叫做进行束管。

那时常来我家串门的夫人或太太中间有个和气的老人，她总带着个十六岁的姑娘。那姑娘比路易莎不知漂亮多少倍，于是我对她大献殷勤，百般讨好。我觉得她的美色同别人一样，我准能轻而易举弄到手，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那姑娘十分活泼，她不怕被人喜爱，但也不是那种可以偷娶偷嫁的人。

她总是对我不卑不亢，这使我心神不安。她见我对她痴情

---

① 亚历山大是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王，以慷慨精明著称。

② 约伯是《圣经》里的大主教，以仁慈忍耐著称。

绵绵，便对我说，我既然有许多钱财，就该娶个公主才对。她唯一看重的是自己的贞操，这比一生中所有的财富还重要。她对我确实尊敬，并对我的种种款待表示感谢，但不能最终满足我的心愿。她宁愿同一个诚实人结婚，不管那人多穷，也不愿嫁给富人充当玩物。

我听了这话恍然大悟，觉得既然想同她结婚，就干脆把事情讲明。于是我转眼工夫就和她订了婚事。

我那未婚妻叫玛丽亚娜，她把婚约同她母亲提出后，她母亲表示赞同。这时我立即把事情告诉一位正直诚实的修士，他是玛丽亚娜的大叔，也是她的监护人。我很快又得到了准许，但为了迅速成婚，我还得清除一个不小的障碍，即如何叫路易莎出走。这使我有点恼火，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边打算撵走路易莎，一边准备婚事。我把婚事通知了我那些亲戚，他们得知我并不穷困，就如蚁附膻似的向我家赶来。他们都承认是我的亲戚，连那当律师的大叔也没隐讳，他头一个跑到我家，并总是吃得撑肠柱肚。

结婚的种种手续办妥后，最终只剩两件事：赠给新娘礼物和把路易莎赶出家门。头一件事我缺乏钱财，后一件事我没有勇气，但靠着罗克的帮忙，这两件事都顺当通过了。欲知详情，请看下章。

第 六 章

鹦鹉怎样把路易莎赶出家门，以及他同玛丽亚娜小姐的婚礼。

我未婚妻同意了婚事，我们办好了手续，发出了请帖，亲朋们得到了消息，唯一剩下的是给我意中人送彩礼和把路易莎撵出家门。这两件事使我十分烦恼。我把结婚的消息告诉罗克时，只让他别到处乱说，却没把难处同他相告，他也不敢问我婚礼为何迟迟不办，直到最后我终于憋不住了，才把全部难处一一向他诉说。

他听了对我说道："你把难办的事放心交给我吧，你该明白我是你的仆人、同学和朋友，难道我不是事事总为你打算、对你忠心耿耿、关怀备至吗？见鬼去！我才不信有多难办！你先别愁眉苦脸，应该振作精神，事情很快会摆脱困境。至于彩礼的事，你一定喜欢办得既实惠又体面，这难道不对吗？"

我答道："是啊，的确是这样。你瞧，我已挥霍了许多钱，前几天的赌运又不景气。现在箱子里只有三百比索，这点钱光办个婚礼还不一定够呢。要是我把钱都花在彩礼上，到了婚礼的日子，恐怕连开销都没了。若是把钱留作婚礼用，礼品又没法置办，这真急死人了，因为即使最没运气的人结婚，也总想给新娘送点礼品。所以你瞧，这障碍实在难以逾越。"

罗克十分沉着地对我说："不错，事情确实如此。不过，从熟悉的商人那里弄点货物，从首饰匠那儿弄点礼品，这能办到吗？"

"我在商界从没熟人，谁能信得过我，借给我那种价钱贵重的东西呢？"

"你太死心眼，小彼得罗，难道你能叫这点浅水淹死？告诉我吧，你不是有个大叔叫马塞塔律师吗？"

"对呀，是这样。"

“他不是有点名气吗?”

我答道:“一点不错,他在墨西哥城很有名气。”

罗克说道:“这就得了,事情可以这样来办。你尽量把自己打扮得阔气点,然后坐着车,我陪你一起去商店和首饰店, 那儿的老板你都认识,你尽管向他们开口要你需要的物品。等算完帐,你就说钱随后再付,你可以对店老板说等十五天或二十天左右,等庄园上的钱收到后再付款,因为眼下婚事很急,立即要那些东西作嫁妆,请他帮个忙,先替你接济一下。为了使他相信这事,你可以当场写张证书,签个名。那老板必然对你放心不下,他会千方百计推托,这时你问他是否认识马塞塔律师,知道不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富翁。他听了定会点头称是,于是你立即说他是你的担保人。商人有了货物总想赚钱,这回他见你有了担保人,也就会一口答应。然后你再同首饰匠如法周折一番,这样,即使你有天大的困难,也会痛快了结。”

我对罗克说道:“这办法确实不错, 但要是我大叔不愿为我担保, 那时该怎么办呢? 这不是比先前更难堪丢脸了吗?”

罗克说道:“怎么会不愿替你担保! 他把你当成富人后, 不是常来看你, 对你很亲近吗?”

我答道:“这是事实, 可我大叔向来为人吝啬。有一回他的侄子要被人拉到闹市的大街上去痛罚二百鞭子时, 他得了消息不仅没去救济,反而写了张十分冷漠的字条,声明说要是保释侄子还得掏钱,他宁愿让自己的侄子遭罪,因为这叫罪有应得。你瞧,他怎么样?”

罗克说道:“这是对穷侄子他才这么干, 但对你这样的侄子就不会那么心狠了。你瞧,小彼得罗,平时特别小气的人往往特别贪财, 这又使他容易顾不周全, 所以老话说:‘贪心撑破了口

袋'①；又说：'守财奴为财而死'②。再说，这不过是试探，并不费一个子儿。你告诉他箱子里有两千多比索，只是想留在急迫时用。等半个月或二十天后，庄园马上会送来钱款或牲畜，就有许多富裕的钱。你可以尽管吹牛，买点漂亮的礼物送给他太太，认他们为义父义母。这时你再说你怎样万事俱备，只缺个担保的证人；念在亲戚份上，求他替你作个担保。他决不会对你置之不理，这些话可以在请他喝了四五盅酒，吃了饭菜，门口又备了车子，要送他回家时才对他说。到这时还不行，你尽管回来拿我问罪。"

我听了罗克的这番开导，决定照此办理。我按照他的事先布置，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当我那大叔刚对我吐了个"行"字，没等他细想，我便同他一起坐车来到商店。于是他写了一张以他名头作保的欠款债单，那单子这样写道：

> 堂尼卡诺尔·马塞塔担保：从现在起我尽力承担偿还堂尼卡西奥·布伦图林此次买卖赊出的帐款，各种货物共值一千比索，由我侄子堂彼得罗·萨尼恩托从商店取走，用于他新娘的彩礼。我侄子的欠款若有失约，一月内我保证负责催还。空口无凭，立此为证。

堂尼卡西奥拿了那张字条十分欣喜，于是我把所需的货物都装进了车子。然后又到首饰店，在那儿我同样串演一通，于是店老板给了我一套金银首饰，一只钻石戒指，共值五百多比索。

这时我来到裁缝店，留下了我未婚妻的地址，准备让裁缝去量体裁衣，并答应过后一定厚礼补报。

我办完这些，便同大叔一起回家。在车上他总跟我念道：

"小彼得罗，你要多留神，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咱们倒霉，我可是个穷人呀。"

---

①② 西班牙谚语。

我故意神气十足地说：

"您别多心，我确实是正直人，自己又有钱。"

说话间，我们到了家，大伙儿歇了一阵，大叔便辞别了。晚餐后，路易莎上了床，这时我把罗克叫到跟前说：

"朋友，你真是个精明能干、无往不胜的人。你教了我这种绝妙的办法帮我度过了第一个难关，我真该对你千恩万谢。眼下第二个难关是怎样把路易莎撵出家门。你知道，'两只猫住一个窝总要干架'①。她本可以在我家住着，可我夫人玛丽亚娜会吃醋，她可不是好惹的，到时她会叫人下不了台。《圣经》上把吃醋的女人比作蝎子，说最大的疯狂莫过于女人吃醋了，哪怕狮子和龙也比这种女人容易相处。要是我同两个醋劲十足的女人住一起，我该怎么办呢？当然，罗克，我使点招儿照样能使路易莎和我老婆同在一个屋檐下相处，但这要万不得已时才能这样做。眼下真不知该怎样才能把路易莎轰走，我想让她快点离开，却又找不到借口。"

罗克对我说道："这不成问题。你同意让我去爱她吗？"

我答道："随你的便。"

他又说道："好吧，这事就算了结了。难道女人还能硬过岩石吗？即使岩石也能被滴水穿透！我保证几天就攻破她。我并不真爱她，为了替你效劳，我要装得跟真的一样去勾引她，一旦得到了她的爱，我就故意拖时间，你估摸到了火候，就冲进屋里捉奸；你可以装着怒不可遏的样子用棍子揍她，当场把她赶出家门。这样，她就有口难辩，只好自认倒霉。"

我觉得罗克的主意过于卑鄙，可一时又找不到别的比这更

---

① 西班牙谚语。

好的办法，于是就依从了他。这样，我急切地盼着把路易莎赶出家门的时刻快快到来。

罗克既是糟糕的仆人，又是个泼皮无赖。他得了我的赏钱，凭着自己的本事，便对粗心的路易莎开始施展诡计了。不料事情竟十分神速，路易莎对这种私情勾当本来缺乏经验，经不住罗克的几个回合，就完全撕破了虚假的伪装，答应同罗克幽会了。于是罗克同她约定了时间和地点。

他俩定了约，罗克便把事情告诉了我。当那可怜女人正在她奸诈的新情人怀里消魂荡魄时，我突然闯进了房门。我装着看到了那个场面大吃一惊、怒火万丈的样子，立即上前打了她几个巴掌，然后把我事先理好的那包衣服连同她一起拖到了门口。

那可怜女人立即跪到我跟前大哭起来，她发誓对我百般依从，可这都无济于事，我根本不理会，只想让她立即滚蛋。终于，那可怜虫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家门。我和罗克都失声大笑起来，一起为我新的幸福祝贺，同时也为那妨碍我婚礼的可怕鬼怪被痛快轰走而高兴。

路易莎走后八天，热闹豪华的婚礼开始了。自然，这种大场面少不了又要吃喝狂欢一通。

吃宴时我的亲友及许多从不熟悉的人都到了席，他们装着前来贺喜，涎着脸皮赖下不走。我没法赶他们，反使真正的客人受了怠慢，那些帮厨的甚至连饭都没吃上。

宴会完毕，接着是舞会，直到凌晨三点结束。要不是发生了一件滑稽惊险的事情，舞会恐怕到天亮还不会了结。

事情是这样：那天晚上大厅里挤满了客人，不知怎么为一个女人引起了风波；这时有两个体面的男人立即从座位上站起

来，他们起先舌战了一番，然后挥动拳头。一个用手抓他情敌的头发，拽掉了他的假发；对手看衣著象个俗人，只是发环有点象修士。

这时那情敌吓得不敢再去搏斗。那女人瞧见他们为自己而争斗，便悄悄溜出了舞场。于是大伙儿由先前的惊恐一下子变成捧腹大笑，把那修士羞得恨不得变成个蚂蚁，立刻藏到地毯底下去。

在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的当儿，另一位体面严肃的修士沉不住气了。此人是我妻子的大叔，他得知侄女准备结婚，经再三邀请，才赏脸光临的。他跳了一会儿舞，就在里屋休息。这时他十分生气地从里屋出来，冲着那穿俗人礼服的人说道：

"我不明白您到底是修士还是俗人，您这副模样使人不可捉摸。您就象寓言故事里的蝙蝠，说它是鸟类也成，它长着翅膀；但又能说它是哺乳动物，因为它也长着奶头。您也这样，您头上的发环留得象个修士，可身上的衣着打扮却象个俗人。所以我再说一遍，我真不知您到底是什么人，该怎样同您打交道，尽管我冷静对您观察后觉得您还是应当算个修士。因为糟糕的修士往往打扮得象个俗人，这样他们就能到舞会上去丢人现眼，而俗人则根本不用留修士那样的发环。您既然是修士，难道不明白在这种舞会上打扮得不伦不类是最可耻的事情吗？您这番举止仪态不是在炫耀您的放荡生活和背弃教义吗？难道您不明白这就是违背了永远服从仪规的许愿了吗？要是这给其它修士知道了该多丢脸，给俗人知道后该多让人耻笑，难道您还能在舞会上装得一点不露破绽，不让人看出您是个修士吗？您别尽给教会的教士丢脸，要是在教会掌管神职的人都不能使背教者皈依正教，消除他们力图摆脱虔诚信仰的邪念，那么，缺乏修养的俗人

就会把这种杂乱无章的局面全归咎于教会的宽容和无能。要是修士在舞会上光扮个俗人就如此丢脸，那么在那种场合再为女人争风吃醋、辱骂斗殴，这该多令人心寒呢？

“我不用细究您是何人，在哪儿修道，只要瞧您同我一样是修士，而您又干下了如此放荡不羁的丑行，这就足够使我蒙羞了。我的小兄弟，一个信奉仁慈、发誓脱离尘世和克制情欲的修道士，要是在这种舞会上头一个丢人现眼，放纵邪念，这让搬弄是非的俗人瞧见了会怎样大肆渲染呢？那些同您相识的先生和在场的目睹者见了您这副丑样会怎样议论纷纷呢？通晓事理的人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弱点，不仅修道院外边的人无一幸免，就是基督的使徒也不能除外。可是那些不信教义的俗人、笨人和没脑子的人却会贫嘴饶舌，他们不仅会说这未免荒唐，还会嘲笑整个修道生活，并诽谤修士全是多情、风流、轻佻、虚妄的舞迷。他们会说：您瞧某人，他没点正经样儿，简直把宗教的神圣荣誉丢尽了。这就是指您刚才在众人面前的那种丑事。

“也许有了这种丑事，有些教会就受到粗鄙放荡的俗人私下的攻讦，这种攻讦意味着什么呢？等于公开嘲笑所有的教会，这恰恰是教会的信徒们放荡背理的恶果。

“这并非说我是个完美无缺的修士，成了圣人。或许我也是个罪人，但愿不这样！我明白象您这样的过失在世上并不少见，更不是可怕的过失。有时修士确实可以去出席几次舞会，但得衣冠齐整，决不能打扮得不伦不类。修士在舞会上沉默寡言或显示出教会的威望，这就会避免过失。修士参加舞会决不能赌牌，狂舞，吵嘴，出丑。相反，他们应虔诚认真地开导俗人，为宗教增添荣誉。牧师也应如此，难道光凭浅薄的功夫能轻易获得这些本领吗？所以，有时出于礼节或其它原因必须参加俗人的

聚会时，他们应时时保持修士的尊荣，而不能显得心神不定，更不能整日迷恋。

“我不是严厉凶暴的人，把修士同俗人的一切聚会都当成罪孽。不会的，先生，信奉宗教并不禁止我们去教化俗人，这本是件自然的体面差使。要是我们不愿让人觉得过于无礼和傲慢，那就该经常在公众喜庆时辰露面，比如住宅或庄园的典礼，就业或就职的祝福，念诵经文，洗礼，婚礼等等。总之，修士可以参加这种礼仪，但不可一味追求；他们可以衣冠齐整地在那儿维护修士的荣誉，但不可丢人现眼，混同于放荡的俗人。

“纯洁同教化是并行不悖的，耶稣基督的一生言行都在教我们怎样使灵魂进入天堂。他向我们证实了这个道理，他常常出席百姓的婚礼和筵席，并已十分习惯同罪人接触，这好比他同撒玛利亚妇人和税吏打交道一样。① 那么，耶稣基督在这种场合是怎样处置自己的举止言行的呢？他到任何场合都带着神圣的光环，他处处讲经布道，为人师表，用慈爱教化百姓，所以许多放荡的罪人在他神圣的善举感召下都改邪归正了。

“啊！要是修士出席世人的欢会和筵席时，能用他们真诚的善行去感召百姓，世人对他们会多么感激涕零，多少粗鄙无礼的言行有了他们神圣的尊严就会得到幸免！

“哎哟！这番言谈已够使人受益了，若是我说得性急过火，超出了仁爱的范围，您也应该明白，这并不是故意把事弄糟，而是为了让您吸取教训。我之所以对您作这番教训，因为您在这里犯了罪过，对于公开犯罪的人就该使他公开痛悔。反正，先生们，我的话是为了让您们明白：放荡丢丑的修士总归占少数，

---

① 耶稣基督同撒玛利亚妇人打交道的事详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同税吏并罪人一起吃饭的事详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九章。

而厌弃丑行，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召他人的修士则任何时候总是多数。您们继续娱乐吧，祝您们晚安。”

说完，他便拉着那位羞怯的修士进了里屋。许多舞伴们听了这番话有点愧色，于是纷纷离开舞厅。这时乐师们已朦胧入睡，我和岳父岳母也很想休息。这样，罗克对乐师付过报酬，大伙儿便各自回家了。

翌日，我和妻子起得很晚。那时我妻子的大叔已把那位可怜修士送回了修道院，事后我们得知，他只是和善地把那修士关进了禅房，并没当着许多修士的面斥责他。

这样，我们大约欢度了十五天，我对妻子越来越喜爱。她不仅长得漂亮，还懂得体贴我。但我这辈子似乎永远不能长久过欢快舒适的好日子，因为悲伤和泪水总是随欢乐接踵而来。不久，店老板和首饰匠催我还债的限期到了，他们逼着我尽快偿还。

那时我已挥霍得囊空如洗，根本没法偿还这笔债款。于是只得瞒着妻子，把值钱的东西拿到商店和当铺去变卖，她决没想到我的钱囊会如此不堪一击。

那些债主看我经再三催促还是没去还债，便请了一位穷律师帮着申辩。但这位穷律师没油水可得决不会帮人出力，他先用字条和口信催我几次，于是我对他好言相劝，使他不致失望。最后他同意让我延缓一个时期，过后我对他付点报酬，这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

债主们瞧见律师同意延缓债期，便一起去法官那儿告了律师一状，并把我那张写着按期还钱的债据也拿了出来。法官是个机灵人，他看了那份债据笑着对原告说：这债据根本不合手续，所以无效；原告之所以说这千真万确，那不过是他们觉得自

己丢了钱。因为有条法律[1]规定：为了避免婚礼时的大肆挥霍，任何商人，金银首饰匠，食品小贩及其他各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请求、上诉和利用法官来向任何职业、身份和地位的人要回用于婚礼的货物和首饰。

两个可怜债主听到这规定一下子凉了半截，但并不死心，他们又继续上告到法院。律师见两个对手把事情闹到了严厉的法院，便有点慌张，于是找了条法律为自己辩护，却未能奏效。终于，法院的主事人宣判对律师实行罚款，让他偿还原告的债款。这也许是他的情节过于恶劣，或对案子不十分了解，所以就必然受到惩罚；也许他心怀鬼胎，故意愚弄原告，或对法律条文妄加解释，这对律师尤其不能宽容。

那可怜律师平白罚了这笔钱，便想找碴告我，可我却早已定了主意，只想把这笔钱赖掉了事。终于，我凭着那律师的失着，使他再也没法控告我了。

事情这样了结后，那律师失掉的钱我永远也不用还他了。这虽是我作的孽，但也是对律师贪心、谄媚、吝啬的正义惩罚。

时间很快过了三个月，那时我已没法向妻子掩饰自己的困厄处境了。我不断把衣服、首饰等物品拿去典当，用以维持暂时的奢侈生活。那时我总在戏院消磨时间，友人们也常来我家吃喝，跳舞，狂欢，享乐。

我夫人瞧见她的衣柜渐渐空荡后十分生气，这时她才发觉我并非她想象中的年轻富翁，而是个虚妄、懒散、要不了多久就会穷途潦倒的无能之辈。她当初同我结婚并没多少爱情，而是相中了钱财；等到钱财落空了，她往日的热情便一落千丈，同我已根本没情爱可言了。

---

① 指十六世纪西班牙《法典大纲》中的一条法律条文。

这时我也发觉自己不象先前那样爱她那么真切了，甚至又对可怜的路易莎产生了恻隐之心。可见我当初结婚也不是为爱情，只为其它一些不太光彩的念头罢了。起初我为她的美色所倾倒，一心想满足自己的情欲，等到成功后，我的热情就渐渐消退了。再说她婚后又失去了处女那种红润娇美的光泽，这使我更对她减少了情分。反正我最初的情欲一经得到满足，就再也没那股冲动了，甚至连先前的一半热情都及不上。玛丽亚娜认清我是个无耻之徒，便再也不愿同我苟且相处。于是我俩都感到有点讨厌，随后互相轻视，甚至成了仇人。

这时我在租用的宅子里住了四个月，那房主总盯在我身后催收房租，却一个钱没收着。我那些平时似乎够朋友的人便讥笑我如何穷困寒酸，想跟我断绝来往。他们即使没这个念头，我的外表也让人嫌弃。那时我已全没有先前的阔绰气派了，登门拜访者也突然锐减，好象我害了麻疯病似的。我夫人穿得十分土气，她已没一件象样的衣服。家里所有财产只剩椅子、凳子、饭桌、书桌、衣柜、六只灯罩、两只玻璃灯罩、四张圣人画像、一座宅子，及一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我大叔这位担保人瞧我穷得连房钱都付不起，连忙同我一刀两断，成了最痛恨的仇人。他逢人便说我如何坑害他，使他耗尽了钱财；还说我是个死乞白赖的家伙，有了这种亲戚就断送了生财之道等等。

我大叔这种丑行正同那些庸俗的贱民一样，他们总爱向所有人念叨谁欠了他们的债，钱数多少，怎样借的，以及打算索取等等，所以英明的博坎赫尔①写道：

勿找吝啬鬼借款，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诗人。

若你欠下了钱财，
他们先诋毁你的名誉，
随后坐讨欠债。

那时我穷得叮当响，房主当然一刻不放松催我付钱。我根本不想交房租，反而占着房子不走，房主无奈，干脆把我告到法官那儿。那法官听了讼词，限我三天内同他清账；并要挟我说，若稍有违抗，立即扣留全部财产。

为了免去麻烦，我一口答应了要求。我同罗克回家后，他劝我把所有家具都卖给那家具商，价格比别处总要好些。然后租一间小屋，只要有床，有点炊具就成，但住房可能比较偏远。接着辞掉女佣，这也能省点开销，不过得去饭馆用餐了。他这样合计了一番，决定临到查封的前一天，我把钥匙交给家具商，然后偷偷离去。

我对罗克的意图心领神会，便靠他帮衬，立即着手去办。我们很快租到了一间小房，两天就把床和少量必需品搬了过去。第三天，罗克把家具商叫到家里，这时我对那人说我准备离开墨西哥城，要是他愿意买下这些家具，我十分乐意，因为谁都没他对这些家具知根知底。若是他本人不愿买，就请他帮忙寻找主顾，反正我打算不出当天就了结这事，因为我明天一早就得动身。

家具商答应绝不耽搁，但家具的破损得一一查清。

他对我说道：这件已过时，那件已不能用；这个是弄坏后合上的，那个已叫虫子蛀得半空；这是坏木料做成的，那是修补过的；这样东西少块板，那样东西缺个腿；这个家具掉了漆，那个家具漆得太难看。他这样把那些家具的所有毛病都数了出来，逼得我拿他没办法。我一赌气，将原先用一百六十比索买来的家

具折价一半，仅用八十比索就卖给了他。这样事情总算有个结局，他答应傍晚把钱送来。

果然他没失言，当晚就带钱来了。他付过钱，又让我开了张字据，表明有哪些家具，拢共值多少钱，每件家具有什么损坏等等。我一心想快点了结，便全答应了。我把钥匙留给他，让他到时交给房东，然后利索地收起钱，告别了家具商，和妻子一起坐上车（罗克早已备好），朝着那个新居驶去。

到了新居，我妻子感到屋子又破又小，简直无法同先前相比。那儿仅放一些简陋的家具，连个工钱最便宜的女仆都雇不起。她立即忧伤怨恨起来，我瞧她如此计较，干脆没给她好脸，结果她也不示弱，终于我俩又大吵了一场。这样，我们相互间的憎恨和厌恶就变得毫无掩饰了。暂且把这桩倒霉的婚事放一旁，再来看看我原来的那个住宅里发生的事情吧。

不幸的事往往受狡猾人驱策，会在最倒霉的时刻又节外生枝。第三天，家具商拿着钥匙去搬家具，不料房主也带着公证人来到现场，原来他们是按法官规定的期限来扣押财产了。

当家具商打开房门，准备让帮手搬运家具时，房主和公证人也带着助手闯了进来。于是事情闹开了，他俩碰面后，各自说明了意图，便开始为那些家产争执起来。房主说他执行法官的指令，家具商说他有我的字据。但那些家具只能归于一人，所以绝不会使双方都满意。这时房主提出该把家具对半分开，两人各得一份，但家具商不同意，因为他已付了钱款。

最后，他们争辩了一阵，决定先不动家具，把它们交给可靠的邻人保管，等法官作了公正判决后再说。终于，法官宣布那些家具应为家具商的财产，因为他手里有我卖家具的凭证。这使房主十分窝火，便咬牙切齿地想借机报复我。这些都是罗克告

诉我的，他搬家后总想瞧瞧那事究竟如何结局。事后我感到轻松自在，房主虽然觉得我亏了他的钱，但照样不能拿我怎样。我整天悠闲消遣，不跟妻子生气，也不考虑偿还结婚借的债务。这样，我靠着那八十个比索又快乐了一阵，等到这些钱花完后，我那可怜的妻子才真正体验到了贫困的滋味了。

这时她觉得同她婚配的那个男人简直象骡马一样，对她毫无情感，于是她对我越来越厌恶，甚至公开表示厌弃。我对她更不能容忍，把她视作婊子一般，她没吃没穿，甚至饿死也不值得我去可怜。

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岳母又受了妻子的挑唆，几乎天天对我埋怨道："要是早知您这家伙的底细该多好！这样我决不会把闺女嫁给您，她能找的好对象多的是！"这些话更是火上浇油，使我不仅没回心转意，反而愈益憎恨她们。

我天性邪恶，加之岳母的无穷埋怨，使我对妻子的任何举动都感到厌恶了。但我妻子并未受到多大虐待，那时对门有个男人已在打她的主意，这使我感到不是滋味。

那人对我妻子用情，我妻子也毫不掩饰，这就够瞧的了。而我却正象许多男人一样，自己有了好老婆，却偏偏把她们不当人看待。

我那可怜的妻子虽说对舒适的日子十分惦念，可人品十分正直。她见我为那男人捻酸吃醋，对她越来越粗暴，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我实行报复。她假装对那男人殷勤热情，故意让我吃醋，以为她真的对我不忠了。这真是一大丑行！但这恰是我自己招惹的祸事。啊！我该怎样告慰所有的夫妻们，你们千万别受这种该遭雷击的坏主意摆布，这往往会使许多猜疑的影子变成倒霉的现实！

要是男人捕风捉影，一味争风吃醋的话，那么当女人也故意撒气解恨时，他将多么不幸呢？这后果可想而知，尽管当时我没把厌恶和醋劲掺合到一起去。确实，有句格言说："没有爱就不会吃醋。"① 由此看来，我着实不必吃醋。吃醋是自尊心受到了虚妄的驱策而产生的一种爱情上的强烈嫉妒心理，尤其是得知或猜测到某个情敌想占据原来该属于自己的意中人时，这种醋劲会达到最疯狂的程度。这时当然不是别人爱他们的意中人才引起吃醋，而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这就叫没有爱也会吃醋。所以，那句常用的格言又显得十分无力了。

那时我的头一个举动是把可怜的妻子送到圣安娜区附近的一个十分潮湿破旧的小屋里。接着，我无可典当了，只好让罗克给她找一件取暖的大衣，我还能勉强维持她的温饱。罗克立即照办了，使我妻子有了点轻微的温暖。当时罗克常替她解除痛苦，竭力安慰她，甚至用剩余的零钱接济她。这使我觉得罗克并不是天生的坏种，他干坏事是迫不得已。他给我出馊主意全迫于生计，想以此来讨好我。再说他又十分忠心谦恭，机灵感恩，特别是他的心肠慈悲，通情达理，即使遭到了屈辱和不幸，也能很快消气。我一生在世碰见过许多罗克这样的人，他们天性善良纯朴，只是受了穷困的逼迫，才被推到了罪孽的边缘。人确实应该至死不犯大罪，但也该同情那些因为生活逼迫犯了罪过的人，只是对天性作恶的人应从严惩处。

罗克终于从我家离去了。我那可怜的妻子也完全领教了她的糟糕丈夫对她的一切虐待和丑行，她已彻底失去了驾御丈夫的能力。她越性急易怒，我越发火生气，反正她早已不爱我了。

---

① 墨西哥谚语。

那时我俩争吵，责骂，互相揭短，后来干脆拳打脚踢，这才大解心头之恨。她遭到了污辱和欺凌，就哭个不停，于是我便上街溜达散心。

有时我同她大吵一场之后，一连七八天不回家，过后又为一点小事重新吵架。我愤怒时对她不停地质问，我最狠心的一招是不给她留一个雷亚尔的饭钱，这就象许多凶狠的男人一样，总要老婆见了自己感到害怕。这种人把老婆当佣人使唤，从不体谅她们，也不明白女人向来离不开厨房，要是家里的火盆或烟囱断了烟火，就决不该冲着她们发火。那些可怜的女人尽管能同卢克雷恰斯①一样贞节体面，却不能象石龙那样喝清风度日。

我那不幸的妻子吃穿不顺心，还得忙于操持家务。她既然对我十分厌恨，却不敢回去和她母亲同住。那时她母亲是唯一对她宽容救济的人（总归是亲娘），她俩都对我十分惧怕，因为我曾要挟说：若是稍稍忽略了家务，我就要她的性命。

这样，连她那当修士的大叔也不敢来干涉我。我曾说过，我虽然恶习不少，但心地和善。倘若我妻子起初不傲视一切，先惹急了我，使我觉得她真的对我不忠，我兴许能同她和睦相处，至少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实上有些女人确实爱挑刺，她们能把最善良的男人弄得烦恼不堪。

那时我妻子忍受着疾病和穷困，日子十分难熬，再加上怀孕，于是变得苍白消瘦，满脸雀斑，性急易怒。

这样，我决定暂不同她在家里住。一天晚上，她对我诉说了一番愁苦，求我看在上帝份上，让她把母亲接来同住，因为她感到十分难受。我听了她这番不同寻常的恳求，再看看她那副哀

---

① 古罗马著名的贞烈女子。

声叹气的样子，便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马上对她另眼相看了。那时我忘记了她对我发火和不忠的神态，立即把她母亲接到了家里。她母亲一看她那副疼痛的样儿，便知道是难产，必须立刻找助产妇才成。

我得知情况，觉得这是不可推诿的事，便央邻居去找助产妇，自己立刻去借钱。

邻居很快把助产妇找来了，我也把自己仅有的那件值钱的大衣卖掉了。那大衣的价钱不算低，共卖了四个比索。这真要感谢高利贷者的大力帮忙，他们定能有求必应，被魔鬼痛快带走！

我得了四个比索十分得意地回了家，这时那蠢笨的助产妇正用手指和另一件可怕的器具把胎儿拽出来，并一道儿磕磕碰碰，鲜血直流，使我妻子疼得死去活来。这下连最有本事的大夫也无法挽救她了，结果第二天我那可怜的妻子便咽了气，只得靠精神拯救来弥补了。

啊，她死得多么凄惨！玛丽亚娜惨死在病床时，身上只穿件破衣裳，床上垫着张草席。我在一旁听她母亲的哭诉，又激起了痛苦和惋惜之情，因为她不停地悲泣道：啊，苦命的闺女呀！啊！我的心肝宝贝！谁叫你和一个不相配的男人成婚的，他对你根本不象丈夫，而象屠夫和恶霸，害得你死得这般凄惨！

她还说了些更为伤心动人的话，使我听了愈加痛心，难以自持。

这时我似乎感到自己并未带着纯真的感情去同一个应该和我成亲的人结婚，而是如同一头骡子和一匹马在一起相配，毫无共通的情感。那时我才发觉我妻子天性善良，是我一味对她粗暴虐待才使她急躁易怒的。她确实算得上美人儿，尽管流了许

多血，又咽了气，但遗容仍然显出一种落难女子的娇美仪态，我就是这出人命悲剧的罪魁祸手。

那时我后悔莫及，怨恨自己作事粗鲁。我的妻子相貌出众，性情又不象我说的那么糟糕，她不爱我完全应该归罪于我，是我总在捣鬼，对她一再刁难，结果反而懊悔不已，痛不欲生。现在让我去忍受她那具寒冷尸骨的折磨，这真是我自己作孽的报应。

啊！我贫乏的脑子变得多么凄凉可怕！我对她拥抱了多少回！我在她那毫无血色的嘴唇上亲吻了多少遍！我对她说了多少称颂赞扬的真心话！我对着那具既不能对我的真心话致谢，又不能宽恕我的粗鲁言行的尸体说了多少请求原谅的伤心话啊！……我苦命妻子的亡灵哟，你别在上帝跟前诅咒我，你一定会得到我的补报，我将在纯洁的祭坛前对着仁慈的上帝为你祝福祈祷。

最后，我伤心痛苦得失去了知觉，那副神情简直无法描绘。人们把我强行拉走后，我妻子究竟怎样入葬，我无从知晓，尽管我猜想我妻子那当修士的大叔一定为这事出了不少力。

我岳母待到葬礼完毕（她同肚子里结出的不幸果子变成的尸骨一起埋葬了），便把我对她女儿的善举称谢了一番，然后同我永远辞别了。那晚我始终不能恢复理智，我蹲在小房里为自己的孤独和鳏居而失声痛哭。

那个夜晚我没合过眼，我脑子里浮现出许许多多可怕的幻影。我刚想闭眼又被良心的恐惧惊醒，眼前似乎出现了活着的妻子，她用阴森的眼光逼视着我，好象在对我说：

“没人性的家伙！你为何来勾引我，在我母亲面前装得那么和善热心？你发誓真心爱我，保证待我温柔和善，却害得我流产受罪，你有做父亲的资格吗？你最终成了杀妻害子的刽子手，这

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似乎从我不幸的妻子那张冰冷的嘴里听到了许多这样的责备,我越听越恐惧忧伤,心里直盼着太阳快点升起,好驱散长夜的黑雾,让我尽快逃出那间阴森的小屋,截断我那可怕的联想。

终于晨光熹微,我几乎把屋里的东西看得一钱不值,毅然把钥匙交给了一个邻居,便鼓起勇气,准备永远离开那块凄凉可怕的地方。

第七章

路易莎的命运如何,鹦鹉经历了一场血腥的奇险,
以及其它一些有趣的琐事。

我当机立断,在大街上随意走着,那时脑子昏沉,身无分文,也不知怎样才能弄点钱。我头天晚上没捞着吃的,第二天早晨又空着肚子,一时真感到饥饿难忍。

在急迫时刻,我又想起了以前常去的栖身地,便朝着阿尔加塞利亚大街的一个赌场走去。在那儿兴许能碰到熟人,解我燃眉之急,至少能让我吃饱肚皮吧。

我的猜想果然有点准头,在赌场我找到了几乎所有的老朋友。他们见我一副狼狈相,不仅没同情我,反而幸灾乐祸地说道:

“啊,堂彼得罗先生!穷小子总归要吃苦遭罪,这回您该明白了吧!您走了红运,从未想到该对哥儿们行个好。您在街上

遇到我们定会白眼相看，趾高气扬，要是找您说话，您定会装得从不认识；要是偶尔瞅见了我们，也准会同罗克一起耻笑人。那个理发师现在也变成衣衫不周的穷光蛋了，他走运时根本不理我们。堂彼得罗先生，有些人赚了钱就会对原来最要好的穷朋友也转眼不认了。您有了钱也恨不得对穷汉子连话都不说，您现在受了穷，就干脆去找您那些衣冠齐整的先生朋友吧；您到赌场既然没有一个子儿，就趁早别踏进这块地方，这里的人根本不想对您发什么慈悲。"

他们这样对我狠狠挖苦了一顿，我没法辩白，只得象人们说的那样，夹着尾巴溜出了门。我觉得他们的话句句在理，我自己虚妄狂傲所导致的恶果这回也该自己采摘了。

那时我饿得发慌，便想找几位曾沾过我的光，靠着我痛快作乐的朋友给点救济。

没费多大工夫我找着了他们。我老着脸皮，衣衫不整地同他们见面，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并用一种只在当时才有的低三下四的神情恳求他们可怜我。但他们却轻视、挖苦和嘲笑我，这多令人愤怒悲哀！

他们有的对我说：

"您落个这般下场是罪有应得，您要是不缺心眼，这会儿早就不愁吃喝了。"

另一些人说道：

"朋友，我得维持一家老小，您既然年轻壮实，倒不如投军算了，国王真是穷人的父亲呀！"

又有些人装得十分惊奇的样儿说道：

"上帝保佑，您怎么转眼变得如此凄惨？"

我把事由述说后，他们便说：

“您的虚妄和挥霍只能导致这种恶果。”

有人还说：

“您对富人叹气呻吟吧，您该对他们求施乞讨，可别找我这样的穷人念叨。”

这样，他们都对我拒而不纳，连最慈善的人也不过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不能相助。

于是我悲愁绝望，饿着肚子从一家家门洞里走了出来。他们没一个人把我称作朋友，也没一人给我喝过一小口巧克力茶。

我碰到这种忘恩负义的事已不是头一回，但总不能记取教训。我觉得世上所有那些以朋友自居的人都只是嘴上说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理会朋友的含义，这种朋友到处都有，但却很少看重友情。

世上假冒朋友的事儿早已有之，神圣的《传教书》中这样记载：有些人为暂时的朋友，他们不能与人同甘共苦；有些朋友为酒肉朋友，在紧要关头他们就不是朋友了。又说，谁能找到真朋友，谁就得到了幸福；他遭了难，那友人定会和他有难同当；友人受了穷，他也会倾囊相助；他对朋友叙礼时决不会感到难堪或丢脸；他决不故意躲避自己的朋友；若是友人导致了他的不幸，他心甘情愿自己忍受。当赞扬亲朋好友时有这样的记载：忠诚的朋友是一种坚实的庇护，找见这种朋友等于遇到了宝藏；笃于友情的人任何比喻都不为过分，他的仁爱甚于金银财宝。

然而，究竟怎样才算慷慨明智，忠心诚意的真朋友呢？《传教书》中说：恭敬上帝的人必尊重友情。

那时我对这些道理全不明白，更不会从人情世故中吸取教训，所以对痛苦感到无可奈何。我瞧见对那些假朋友寄托的希望破灭了，又找不到任何庇护和安慰，加上肚子里的饥饿总折磨

我，于是脱下那件破上衣，卖了几个零钱，然后去饭馆充饥，饭后手头还剩八九个雷亚尔。

这样，我游荡了一整天，想找个地方过夜。傍晚，夜色四阖时，我还没找到安身之地。

于是我决定到给我做过衣服的裁缝家去，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收留我过夜。

我沿着梅索纳斯大街走去，这时突然在一个小门洞口看到了路易莎，她那副打扮全不象吃苦受罪的样儿。那时我觉得她比过去不知要漂亮多少倍，便想同她重修旧好，让她帮我解救困境。我挨近了那扇小门，用一种十分情深的口吻对她喊道：

“路易莎，亲爱的路易莎，你认识我吗？”

不用说，她对我的声音记得一清二楚，但为进一步证实我，他对我说道：

“不认识，先生，您是谁呀？”

我答道：

“我是堂彼得罗·萨尼恩托，就是那个对你十分恩爱的彼得罗。我有钱时曾让你光彩体面，这是靠你自己的本事绝对挣不来的东西。”

那机灵的路易莎说道：“啊，对了！您是癞皮鹦鹉先生吧，您就是那个死去的昌法伊纳先生的仆人，那个用耳光把我从您家赶走的家伙呀！我记起来了，我真该好好报答您呢。”

我答道：“是啊，路易莎，那场纷乱的争吵是你同罗克引起来的呀。”

路易莎说道：“这事已过去了，眼下您想干什么呢？”

“我还能干什么呢？来同你破镜重圆呀！”

她说道：“您没瞧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事情吗？您走吧，别

对我半真半假的，您别同不贞节的女人纠缠，您去靠上帝保佑吧，别来做我的丈夫，同我唠叨个没完。”

“亲爱的，这是怎么啦，难道你结婚了吗？”

“是的，先生，我结婚了，那小伙十分正直，我们都很相爱。您为什么偏觉得我该天生倒霉呢？不会的，先生，您把我撵走，可别人又收留了我，反正我这会儿有点懒得搭理您。”

她说着便转身跨进了门槛，要不是我对她的话将信将疑，壮着胆子直接跟了进去，她准保把我关在门外。

我进了屋，那可怜的路易莎便惊恐万分，她想连忙出门，却出不去。我使劲拉着她两只胳膊，她用力挣扎，和我扭成一团。她一心想出去，我偏不让她走，便一下子绊倒在床上。

这时她开始呼救，几乎直着嗓门喊道：

“您快滚蛋，鹦鹉先生，或魔鬼先生！我是结了婚的人，我不想让我丈夫丢丑。”

那时小屋的门半掩着，我光顾发狂，根本没注意到那扇小门和她的喊叫。她这样不停地挣扎喊叫，就连外面的过路人也会受到惊扰，说不定会给我带来什么倒霉的事呢。

但愿事情到此为止！可老天却又对我施行了惩罚。那扇门半掩着，就总会把好奇的人吸引进来，恰巧那时路易莎的丈夫回来了。他瞧见路易莎神情错乱，想竭力从我怀里挣脱出去，再瞧瞧我那么精神失常，直想把她重新征服。那时我俩谁也没瞧见她丈夫已悄悄地掩上了门，在一旁看了许久。终于，他确信他妻子并没过错，事情完全归于我的邪恶念头。

于是他象云中的闪电，猛地朝我扑来，嘴里不停地骂道：“流氓！谁叫您这样强迫一个贞节女子的！”

他用一柄短刀下死劲朝我肋部捅来，竟一下子全扎了进去。

我当时应声倒地，在血泊里挣扎着说道：

"耶稣保佑我啊！"

我仰面朝天倒下后，那激怒了的丈夫想趁势了结我。他举起刀，对准我心口就是猛扎一刀，这时我吓得屁滚尿流，连连央求他道：

"看在圣母玛丽亚的份上，您让我忏悔后再宰吧。"

也许是靠圣母的保佑，或喊着她那神圣的名字祈求的缘故，终于使那怒气冲天的人放下了短刀，他对我说道：

"这个我向来尊敬的神圣名字延续了你的性命。"

这时血已流得满地开河，更夫们都跑来察看伤者。可怜的路易莎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听忏悔的牧师也来到了我的跟前。

我结结巴巴不知忏悔些什么，那时我伤口疼得生怕当场死去，在这种生死未卜的急迫时刻，谁还有心思来忏悔和议论呢。

忏悔完毕，我的冤家宽赦了我。那时我心慌意乱，简直不知在想什么。接着，那冤家和他的妻子被强行送进了监狱。大伙儿见我流血过多，以为注定没救了，因为当时谁也不会给我止血，或即使包上了伤口，也一时找不到外科大夫。于是大伙儿都说，这种人命关天的事得送交法庭处置。

我流了大量的血，一时虚脱得不省人事，似乎马上要断气了。大伙儿瞧见我那色如死灰的脸相好象动了情，表示该出力相助，但谁也没有真正动手，他们还是把我扔在血泊里不管。终于，靠上帝保佑，法官派人送来了担架，把我拉到监狱的诊疗室。

那时已是深夜，过了许久，大夫来到了我跟前。他让我趴着躺下，给我做探针，这简直比用刀扎我还要疼。他在我伤口跟前点了枝蜡烛，然后检查我的肺部，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诊断了一番。终于，他费了许多周折才把血止住了。

这时大夫让我喝了点流质，或别的什么增补剂，并告诉我伤势已脱离了危险。

那晚我随着上帝的安排，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把我转到医院。但无论在医院大夫们瞧病时的繁琐程序或是在诊疗室的那种治疗都使我十分厌恶。

我在医院病床上作了一通声明解释，这同路易莎招供的完全吻合，于是她和她丈夫都获得了释放。

医院的大夫为我医治了二十天，这时法官念及我遭受的痛苦，竟把我宽赦了。他让我千万别从路易莎家门前那条路走，免得招惹横祸。我经历了这次血腥的奇险，早已学乖了，便一口答应保证遵命。

您们瞧瞧，我出了医院，又象过去那样流浪街头。那时我兜里没一文钱，也许是更夫或医院和诊疗室的护士把我衣兜里的几个雷亚尔偷走了，这准是他们干的。

出院后我想找个差使混口饭吃，便打算先去圣米盖尔教堂做弥撒解愁。

我十分虔诚地听着经文，弥撒完毕，我走到教堂门口，忽然碰到一位熟人。我向他叙说了自己的遭遇，他便说他是教堂看管圣器的人，眼下正需要一个帮手，要是我乐意留下，就同他一起干活。我立即应承了这个差使，并说我已饿得顶不住了，最好能先吃顿饭。

那人立即赞同了。于是我和他在一起相处，开始在教堂当看管圣器人的学徒了。

第 八 章

鹦鹉如何看管圣器，他经历了一具死尸的奇险，最后怎样落入乞丐的帮口，以及其它一些真实有趣的事情。

要是人人都象我这样坦率真实地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世，那就会出现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鹦鹉。但是那些高个儿或矮个儿的鹦鹉却把自己走运或背运的遭遇隐瞒着，他们谁都不愿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披露出来。

我的孩子们，我对你们述说的和即将述说的亲身经历决不是那种凶残、稀罕和虚构的故事，而是十分自然、常见和真实的记录。这些事不光是我个人的经历，也许那些因为害羞而隐藏自己真相的大大小小的鹦鹉们天天都在经受。我指望你们别把念这部书当作纯粹的消遣，而应从我那些失足、放荡、滑稽的事变、冗长的昏话和可笑的场面中吸取其间渗透着的最有教益的精髓。你们应该效法美德，剔除恶习，懂得在惩罚他人的罪过时记取教训。这叫做善于沙里淘金，这样你们念这部书就不仅能得到乐趣，而且还能收到教益。现在书归正传吧。

话说我当了看管圣器人的学徒，有了点微薄的报酬，我主人又能供我饭吃，于是我就按着他的旨意行事。

没多久我赢得了主人的信任。他有个十二岁的儿子，也在教堂当学徒。这孩子不仅教我该如何行事，还使我学会了在教堂揩油找外快的本事。这样，我很快就懂得该怎样把流在外面

的蜡烛油偷偷藏起来，甚至整段的蜡头都被我们拿去卖掉。那时我偷神父的祭酒，强迫新郎新娘和做洗礼的教父给小费，欺诈行骗，反正干这事我都得心应手。

这时我已成了师傅，我主人对我也很放心。我刚进教堂时，心里的两个顾忌总丢不下，没多久连这些顾忌也全没了。

我的第一个顾忌是至少对圣人和圣器表示敬重，再一个顾忌是对死人特别惧怕。起先，我走过祭坛前总要屈蹲双腿，晚上起来拨弄灯捻时也要心惊胆战一阵。甚至对自己的影子和猫儿的声响都感到害怕，好象死尸已从坟墓里跑出来了似的。后来我就不这样胆小了，我走过圣器前嬉皮笑脸，有时还象印第安人跳土风舞那样蹦跳，直至跑到祭坛上去亵渎神明。

我不仅对庄严的弥撒、圣像、圣杯和圣物失去了敬重，甚至对刚刚咽气的死人也不那么害怕了。我已敢大胆地对死人料理一番，然后直接送去入葬。

我那位一起当学徒的伙伴真叫不错，他早已习惯了这些把戏，所以教我尽管胆大行事，不必事事认真拘谨。我为了报答他，便教他如何相机行盗，做得一点不露马脚。

第一种偷窃的办法是按做弥撒捐款的钱数多少来揩油，第二种办法是从那些行将入葬的男女尸体身上盗取值钱的东西。

一天晚上，正因为要了小聪明，我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奇险。虽说事后保全了性命，但使我丢了现成的职业。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我和那学徒一起去给一个突然死亡的富家太太送葬。入殓时，我发现她一只手半露在寿衣袖子外，这时我悄悄把它藏在了袖子下面，然后照例在棺材旁放了一只装着石灰的小篮。当时送葬的人都在哀乐声中诵经唱诗，我便对那位徒弟说：

"小伙计，别盖得太紧，咱们还有事呐，油水还不小呢。"

这样，他便故意用锤子在棺材上敲打了几下，却没钉多少钉子。死者入葬后，他又在棺材上扔了一薄层浮土，以便我们把尸体痛快掘出来。土葬结束了，送葬和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他们都以为尸体已被严实地埋到地底下了。

待到墓地只剩下我和那位小徒弟时，我便把刚才在死者手上瞧见的东西告诉了他。原来那是只贵重的戒指，不知是因为一时疏忽或偶然碰巧，那死者竟戴着它一起入了葬。

小徒弟听了这话有点诧异，他对我说：

"即使不是戒指，那是个富太太，至少也有念珠和好衣服。所以千万别把送上门来的大好油水白白丢掉，再说撬开棺材又十分便当，钉子几乎没吃住劲，反正这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

主意拿定后，我们等到夜晚十二点，待看管圣器的师傅睡熟时，便带上蜡烛偷偷溜出教堂。

我们立即动手拨去浮土，露出了棺材，又小心翼翼地撬开钉子。

棺材板掀开后，我们抬起尸体，那小伙伴把它放到了附近的碑牌跟前，然后就乱摸一通。那具尸体已经僵硬，或绷得太紧，所以那徒弟只得忙乱地扒着衣服。

这时我连忙去摸那双手，我觉得手上的东西比什么都值钱。我摸到了右手，立即发觉上面有只戒指。为了取下那只戒指，我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我平生从未经历过这种事，简直吓得浑身发抖。我使劲帮着伙伴扶住尸体，一边自己去脱戒指。但那只手几乎握成拳头，手指全部半屈着，十分僵硬。终于，我把戒指拿到了手里。

接着我们又查看衣物和其它东西，果然叫我伙伴猜着了，那

衣服全是好料制作的。那衬衣十分精致，白裙子也很值钱，上身的装饰物几乎全是中国的精细物品；腰带是丝绸的，头巾是康布雷[①]出产的，念珠上带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小金盒，脚上的袜子也是上好的丝绸制作的。

这时那小伙伴对我说："这都是贵重东西，怎么把它们脱下来呢？这具尸体硬得跟棍子似的。"

我说道："别急，你先抓住胳膊，把它们撑开成十字形，然后我来解腰带，这是头一件该做的事情。"

于是他费劲地撑开两条胳膊，但那筋肉总想回复原处。

死者是个中年妇女，脸盘很大。我们鲁莽的举动确实算得上犯罪，那时教堂的孤寂和黑影使人更加心惊胆战，于是只想快点了结这件可怕的丑事。

我拼命想解开那条在身后打结的腰带，却怎么也解不开，这时我让那小伙计来替换我，由我扶着身子，他来解结，因为我瞧他扶着怪轻松的。

他应了我的要求，我便抓住了两只胳膊，他开始解寿衣的结。可他同我一样毫无成效。

当他正使劲解带的时候，我觉得尸体往前冲了一下，便更用劲抱住了它。那时我站在坑下，只觉尸体的所有份量都朝我压来，似乎僵尸在紧逼我一样。

那小伙计越使劲解结，我越把僵尸抱紧，甚至把它肚子里留着的那点气都挤了出来。这是后来我猜想的，可当时使劲一挤，便以为僵尸动了怒，所以从鼻子向我喷射出一股恶心的臭气。我受了这个惊吓，连同那声叹息，吓得我骨头都酥了。我立即松开

---

① 法国城镇名，产手工艺品。

尸体，把原来架在我脖子上的两只胳膊放下来。偏巧这时有只该死的野猫从碑牌上跳过，踢翻了那枝蜡烛，使我们更惊恐万状，陷入在一片漆黑的阴影之中。

在这事事凑巧的当儿，那具尸体又冲我倒下来。我简直给吓昏了，被尸体压在身上，倒在墓穴旁，顿时失去了知觉。

我那怯弱的伙伴瞧我被那具女尸吓破了胆，又看见它压着我摔倒在地，再说那只凶狠的野猫也在他跟前乱跑乱跳，便以为是魔鬼来惩罚我们了。于是他没细看究竟，便一头栽倒在墓穴旁。

这场虚惊演得好不热闹，许久我们仍没恢复知觉。清晨四点，看管圣器的人起床后，在屋里没瞧见我们，便以为我们去了圣器室，准备让早起的神父先生来做弥撒了呢。

他这样寻思着来到圣器室，但扑了个空，于是又去教堂找我们。但是，当他看到坟墓被掘开，尸体被拉出来扔在了地上，而且还有我俩一同躺在那里，简直没一点活人的样儿时，他惊呆了！他没久留，立即把这事告诉了神父先生，神父在原地察看了情况，马上差人把我们抬到屋里，然后又重新埋好了尸体。

诸事完毕，他请人给我们瞧病，用碱质、吸盘、绷带、烧焦的羊毛等为我们恢复知觉。

我们苏醒后，每人喝了点神父端来的巧克力茶。待我们脱离了危险，他便询问我们身经目睹的全部事情了。

我觉得事已无法抵赖，便把一切都直言不讳地招了出来，并把戒指也交给了神父。他听完供词，本该大笑一场，可他觉得这些罪过全属于他的责任，于是把小徒弟交给了他父亲去处罚，对我则开除公职，让我立即离开教堂。我深深感激他没把我送进监狱，若是按盗墓掘尸、偷取衣物那几条法律来判罪，我准要处

以重刑。

那时神父对我说道："您受了这次惩罚要记取教训，下回千万别重犯了。若是明火执仗盗墓，罪犯该判处死刑；若暗地里盗墓，就象你们这样，那也得被流放到偏远地方去为国王做苦役。可我确实想宽赦你们，在我教区绝不容忍这种处罚。为了一个戒指敢去盗墓的人，往后准保也敢偷盗圣像或灵牌。所以你还是趁早离开这儿，让我的教区再别碰见你这种人吧。"

神父说完离去了。这时那小徒弟正在挨他父亲的鞭打，我没再犹豫，立即上了大街。

我经历了这次倒霉的遭遇，又回到了先前的路上。我日常的安身地是赌场，街头，小铺和客店，我的朋友和哥儿们是赌徒，酒鬼，懒汉，小偷和另一些无耻之徒，他们常用残羹剩饭来款待我，并为我提供卑贱的住处。

在教堂看管圣器的四个月期间，我干了不少偷窃揩油的勾当。再加上我那份报酬，使我多少买了点廉价的衣服，但被逐出教堂后不到半个月我全把它们贱卖了。

一天，我正饿得弄不到吃的，便在教堂对面的花店门前遇到了一位朋友。我向他要半个雷亚尔的饭钱，这时他却对我说：

"我一文钱没有，同你一样穷，我还指望你带我去阿尔卡塞利亚大街吃顿午饭呢，听酒店老板娘说，你在她那儿还存着几个雷亚尔呢。"

我说道："对呀，我怎么把这种好运道忘掉了呢？那老板娘的好心肠真叫人佩服，要是换个人，这事恐怕早不认账了。"

于是我们去酒店吃了顿饭，饭后那朋友独自离去，我还象先前一样没着落。

我衣裤破旧，瘦得病病怏怏，过着牲口般的日子。那时我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交了朋友，我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对他诉说了一遍，并说我好比世上犯了大罪孽的贼首，教堂肯定不会收留我了。这时他对我说，他能给我找个差使，虽说那活不能发财，却算得上不劳而获。这差使很容易，费不了多少工夫就能学会，他的许多朋友靠这行当有吃有喝，我也可去试试。要是愿意干，往后决不能反悔。

我说道："我饿得肚子咕咕叫唤，虱子又在不停喝我的血，我还能不愿意吗？"

那衣衫破烂的人说："好吧，咱们先各自回家。我那些徒弟九点到齐，您晚饭后就能明白我对他们的教诲以及他们的长进了。"

我依照他的话，晚上八点到了那个小屋。这是平民窟里的一间破旧小房，里面又脏又臭。屋里有只泥盆火炉，他们管它叫火钵子，还有五六张卷起来挂在墙上的草席，一张木头椅子或凳子，一边墙上钉着木板，上面挂着不知是谁的画像，还有两三只生了锈的铁盒子，一张鞋匠的小凳；一个角落里扔着许多拐杖，另一边墙角处有些篮子和小罐，木架上放着膏药、油瓶、油膏一类玩意儿。

我仔细看着屋里的破烂东西，渐渐对那朋友同我说的话产生了怀疑。这时他看出了我的惊异神情，对我说道：

"鹦鹉先生，我对自己做的事毫不含糊。这屋子确实太寒碜了，这草席和家具在您看来都破烂不堪，可它们却是干这行当少不了的东西，因为……"

这时有八九个流浪汉先后走了进来，他们穿得又破又脏，身上贴满一块块膏药，简直跟魔鬼一样。但最叫人惊讶的是他们进

了屋，有的把拐杖往墙角一扔，双脚走起路来完全象好人一样；有的把身上的膏药揭去后，立刻象个健壮的人；还有人把一大撮假胡子和花白的头发摘掉后，使我原认为上了年纪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年轻小伙子；有的人直起了腰或一进屋就不象佝偻病人了；所有的人一进了门就把原来伪装的各种疾病丢个一干二净。这些人大都是男人，只有一个十分肥胖的女人，她常用石磨为这帮人磨玉米做饭吃。这时我不胜惊讶地对那位朋友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您是神魔，能随机应变吗？这儿的人刚才还是瘸子、瞎子、断臂、残废、麻风病人和羸弱不堪的老人，可是一踏进这间龌龊的小屋，他们都变得强壮，活泼，返老还童了，这难道不是神话故事里也少见的神魔在显灵了吗？”

那朋友听了这话笑了起来，简直把那张大嘴咧到了后脑勺。这时屋里所有的人也大笑起来，他们狂笑了一阵，那朋友对我说道：

“朋友，我和我的伙伴们都不是神魔，我们合在一起也顶不了这个称号，这无须多说您就会明白。您刚才看见的那些惊人场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是那些虔诚的基督徒逼迫的。我们不过靠着他们的怜悯，早晨起来就害病，晚上回来则什么病都痊愈了。要是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没这么仁慈，我们得了病恐怕决不会这么痛快就好了。”

我说道：“这叫我更摸不着头脑了，我真想明白这么多奇迹到底是怎样变幻出来的。基督徒的仁慈该怎样得到证实，您最好帮我解开这个恼人的难题。”

那衣衫破烂的人对我答道：“好吧，朋友，看在您是个信得过的人，您千万要保守秘密。您瞧，我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人们在街

上看见的真的瞎子、瘸子和佝偻病人，我们不过是要饭的破衣乞丐。我们对谁都装出一副辛酸样儿，苦苦哀求别人，哭诉遭遇，逼着人家怜悯施舍。我们吃、喝、赌博什么都干，有的甚至能养活象阿尼塔这样的婆娘（即进屋时抱着孩子的肥胖女人，她并不丑，是同我说话的乞丐头子的姘妇）。"这时那流氓叫化子又继续说道："问题是要千方百计装得象个瞎子、残废、瘸子、麻风病人和落难穷人，要哭泣、恳求、央告、诉说，在街上亵渎神明、装疯卖傻，反正变着法儿使对方施舍我们。现在您该明白所有那些神迹是怎么回事了吧，我给您找的这门差使是为了让您别最终饿死。干这行当脑瓜不灵还不成呢，反正缺心眼人干什么都不成，好事坏事他们都干不了。要是您听得进我的话，您就尽管在这儿足吃足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只要往后自己去挣钱就行。要是您缺心眼，胆小怕事，您就什么也干不成。您瞧瞧这些小伙子，他们全靠我的栽培才有了长进，他们办事都十分麻利。好吧，您就自己捉摸吧。"

于是他们都象报账似的清点着白天挣来的钱物，每人的小罐和小篮里都装满了剩菜剩饭，硬面包块，还有几个零钱。

最后阿尼塔走到跟前，她只交出五个雷亚尔，然后说道：

"这该死的孩子真讨厌，弄得我连饭都没吃上，今天挣的钱少了点，明天一定补上。"

我听了这话十分震惊，直想探听那弱小的婴孩为何也要交钱。原来那母亲是个卑鄙狠毒的女人，她背着可怜孩子使劲呻吟呼喊，是为了让那些好心肠人更加动心，对她多多施舍。

这些惨无人道的丑事使我大吃一惊，但我觉得这行当起码不费多少力气就能有吃有喝，便强压着厌恶心理，决心干这个差使。

听那些狡猾的乞丐讲他们如何各显神通，从人家贫穷的钱包里也能榨出油水来，这真是件了不起的快事！他们都各自述说怎样活灵活现地装成瞎子、受了难的苦命人、麻风病患者和垂死挣扎的饿鬼。

我那朋友、乞丐头子或师傅对我说道：

“您瞧见了吗？这些穷小子我挨个儿教会了他们谋生的本领，他们听了我的话谁都没后悔。我瞧见他们挣得了东西总不忘孝敬我，便十分高兴。我老了，该松快舒泰一下了，我靠着这饭碗已吃了一辈子。要是您愿意的话，您告诉我，您会些什么，这样我也好为您作个准备。您要是愿意装成瘸子，我就给您准备拐杖；您愿意装成残废或瘫痪的人，这儿有让您坐着行走的坐车；您装成害了烂疮，这里有膏药和油布；您装成羸弱不堪的老人，这儿又有胡子和假发；您愿意装成遭了大难的苦命人，那您也一定知道自己该怎样打扮了。反正您不管装成什么样的人，这儿都有齐备的工具、篮子、罐子、破布、拐杖或手杖。您既然同我们在一起，求人施舍时就不能呆头呆脑，也不要遭到了人家的蔑视就想撒手不干。您该明白人们并不是看在上帝份上才怜悯布施的，这常常要靠你们自己的本事，有时甚至是人们害怕你们才施舍的。所以你们往往要在人家屁股后面追几个街区，不怕人家咒骂污辱才行呢。有的人生怕惹事，就干脆给点施舍了事，女人最能这样施舍。我干这行当已多年了，凭经验来说，有些人你怎么对他央求，他都不会施舍，非要待到他们身边带着女人时，才会用施舍来博取女人的欢心。他们有的想显示自己慷慨大方，有的则想把讨厌的乞丐快点打发走，也许你的执意央求扰乱了他们的热烈相爱或打断了他们的喁喁情话。我同您说了这些话，您下回碰上别人对您说‘愿上帝饶恕’，拒绝对您施舍时，

您不必泄气，而应愈加鼓足勇气，继续盯着那些您认为有钱的过路人。您要一刻也不放松求人布施，尽量磨炼自己的缠人本领，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施舍。您得找那些身边挎着太太或小姐的人求施，而别去找那些单身汉碰钉子。您不要去找军人、修士、学生或衣衫不周的人央告，这些人都十分清苦贫寒，尽管他们不会骂您。最后，您得多瞧瞧同伴的榜样，他们会教您怎样行事，怎样依照不同类别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去对付。”

我谢过这位新师爷的指教，对他说我的本事是善于装成瞎子。我觉得装黑矇眼很容易，只要拿根棍子摸索着走道儿就成了，再说人们见了瞎子总会对他表示同情的。

那位邋遢的师傅对我说道：“这太好了，可是您会讲故事吗？”

我答道：“我还没干过这差使呢，哪能会这些！”

他说道：“朋友，您必须会讲故事。瞎子不会讲故事，就好比没俸禄的爵位，得不到恩惠的穷人和没灵魂的躯壳。所以您该学会几个故事，比如：‘公正法官的祈祷’，‘肉体和灵魂的超脱’，以及其他一些真瞎子和假瞎子常念叨的故事。这些您都可以从伙伴那里听听，然后让他们教您学点就成了。

“您还得明白按每年的节气和每星期的纪念日求施。星期一您就说看在神明的上帝份上，看在圣卡耶塔诺①和涤罪节的灵魂来可怜我；星期二看在圣安东尼奥·德帕杜瓦②的份上；星期三看在耶稣基督流血的份上；星期四看在圣礼的份上；星期五看在痛苦圣玛丽亚的份上；星期六看在圣母的贞洁份上；星期天看在整个天国的份上。

---

① 十六世纪意大利主教，八月七日为纪念日。

② 十三世纪葡萄牙传教士，曾对摩尔人传授福音，六月十三日为纪念日。

"您还得记住，尤其那些最著名的圣人纪念日，您该大显身手。您得时常瞧瞧日历，记住哪天是圣尤安·内波穆切诺、圣约瑟、圣路易斯·贡萨加和圣赫特鲁迪斯① 等人的纪念日。此外，您还要明白按时机求施，圣星期周就该看在耶稣受难的份上求施，死人的时辰就该看在为亡灵祝福的份上求施，十二月份就该看在我们瓜达卢佩圣母② 的份上求施。这样，您任何时候都能看在圣人和节庆日的份上让人布施了。您要是记不住这些，就干脆象您那些同伴们一样，整天不停地缠着人家施舍。这些事看来不太正道，却是干这行当少不了的办法。您求人施舍时，重要的是看准时候，这样就能激发起那些好基督徒的仁爱之心，于是会对您慷慨施舍。"

这时大伙儿都开始列举那些不足为怪的神奇事迹来，他们满嘴污秽，有些故事简直在鼓吹邪恶或亵渎神明。

我听到如此惊人的胡言乱语在耳边轰鸣，有点惶恐不安，我扪心自问：他们这样放肆作孽，怎么没人来制止这种丑恶行径呢？难道人们都十分痴笨，只配听这些疯子的狂言恶语，同这些丑恶的过失和罪孽厮混在一起，并故意不去察觉和警惕这些该死的家伙吗？难道这些家伙没想到吹嘘离奇的故事只能碰巧得到施舍，而不能相信这是上帝的怜悯或圣人的恩赐，更不能相信这办法比相信上帝本身还要灵验；要是这样的话，他们脑子里不是装满了谎话、幻影、奇迹和鬼神莫测的东西了吗？无疑，这一

---

① 圣尤安·内波穆切诺是罗马忏悔牧师，殉教而死，五月十六日为纪念日。圣约瑟为耶稣基督的父亲，三月十九日为纪念日。圣路易斯·贡萨加是十六世纪罗马耶稣会会员，六月二十一日为庆祝日。圣赫特鲁迪斯是比利时不拉奔亚女修道院院长，六月十九日为纪念日。

② 墨西哥王国的保护神。

切应该得到改变。也许瞎子能靠讲故事来获得施舍，这样，他们的故事应当推荐给村镇的神父，推荐给首都和其它城市教会的教士们，让他们作个鉴定。但这些人恰恰最反对别人鼓吹异端邪说，他们只准宣讲基督教义，教会或世俗的少量史学，一些国家或城市的地理等。可是这些教材编得再齐全，诗文内容再好，总没有瞎子先生编造的故事神奇有趣。

这种断言似乎有点轻浮，但仔细想想就觉得：随着时日的推移，好东西会使人得益，糟东西必被人看穿。

我这么寻思了一阵，心里十分痛快。这时有人叫我去用餐，我才感到确实有点饿了，于是立刻跟了过去。

大伙儿在一条草席上坐下来，阿尼塔端来一大盆喷香的砂锅杂烩，里面有花椒、奶酪、鸡蛋、腊肉和香肠。这菜做得十分鲜美，难怪大伙儿闻到了味道都争着吃。

接着又送来一个大葫芦，或叫大瓜哈①，里面盛满了甘蔗烧酒，同时带来一只杯子。然后是一盆放了许多油、洋葱、奶酪、花椒和青果的菜豆杂烩，此外还有足够数量的面包。

大伙儿拿过碗，开始用那只酒杯轮流喝酒。正当喝得十分痛快时，那乞丐头目对我说道：

“小兄弟，您觉得这日子怎么样？不是比伯爵还轻松自在吗？”

我说道：“是呀，这就够称心的了，我真该好好感谢上帝呢，他让我找到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职业。我向来喜欢不劳而获，或这种生活方式。老实说，我真想嘴里吃个不停，但这怕早就撑死了。可是为了过上这种舒心的日子，我什么苦差使没干过？什

---

① 墨西哥土语，意为干葫芦。

么丢人出丑的场面我没经历过？什么样的糟糕主人我没侍候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我没碰到过？什么样的谄媚奉承我没领教过？什么样的惊恐甚至棍棒我没遭受过？但是，先生们，现在我竟会如此大走红运！谁见了我在这些叫化子先生堆里不必出力就能足吃足喝而不羡慕得眼红呢？这会儿我穿衣、赌牌、闲玩都不用发愁了，我还能同大伙儿一起痛痛快快享点清福，只是头几天脸上有点难堪罢了。过了这道小小的障碍，我保证同你们一样，会快快活活，什么忧虑都没有了。首领先生，尊敬的诸位朋友们，我该对你们千恩万谢才对，我求你们收留我，对我惠予庇护。我一定在上帝赐予我的有生之年里重重补报你们，我决不离开你们，我将毕生为你们这些慷慨大方的善人效劳。"

我这番鲁莽的演说刚停，大伙儿便哄笑起来。他们纷纷对我表示欢迎，并给我提供用具。这时酒壶又轮了一巡，没多久就喝空了，于是大伙儿都去夹那砂锅杂烩里的好东西吃。

晚上我们在草席上过夜，躺在那上面真叫受罪，大伙挤在一起，身上只有一点铺盖的东西。然而大伙却睡得十分香甜，那烧酒的劲头真足，把大伙儿喝得倒在席上酣睡起来。

第二天阿尼塔头一个起床，她没把那可怜孩子弄醒，便自己去准备饮料和面包，给大伙儿做早点。

大家简单用完早点，就各自装扮起来，准备上街求施。我用很脏的破布包好头发，挎着小篮，背着罐子，拿着小棍，身边又带了条小狗引路，便摸索着走上大街。起先我对求施没摸着门道，后来渐渐有了长进，过了些日子就很油滑了。待到半个月后，我不仅能不愁吃喝，而且到了晚上总能获得六七个雷亚尔，有时晚间在街上多呆一阵，就能挣得更多些。

我靠着那些好心肠人的施舍混了一阵。我白天干得出色，

晚上也十分走运。那时我什么廉耻都顾不上了，我对谁都哀声叹气，苦苦央求，于是人们只得连忙掏出小钱施舍。

一天晚上，我在雷富焦圣像①旁央求施舍，诉说自己怎样一整天没吃东西，饿得快要咽气了，尽管那时我肚子吃得很饱，还喝了些甘蔗酒呢。这时有个体面的男人从我身旁走过，我连忙缠住他诉苦，他听了一阵对我说道：

"小兄弟，我真想对您救济一番，可巧身边没带钱。要是您乐意，就跟着我走，我肯定不亏待您。"

我说道："但愿能得到上帝的怜爱。我愿意跟您去领受恩赐，但您得稍微耐着点性子，我瞧不见道儿，只得靠您领着才能同去。"

那先生说："这没什么，我一心想救济您。小兄弟，即使让我当小癞子②侍候您也不要紧，您跟我走吧。"

于是他拉着我的手来到他家。一进门，他把我领到一间十分亮堂的大屋里，于是我们在一张桌前对坐下来。

当我觉察到这人就是在饭店给了我一通教训，并帮我存钱的那位先生时，我是多么窘迫啊！当时我装成瞎子，所以那先生这样说道：

"朋友，您双目失明，只得靠求施度日，这使我十分难受，但我瞧见您不能亲眼认出我是谁又十分高兴。您别以为这是我在责怪您，我一心想救济您，但也想对您开导几句。要是您还没那么糊涂的话，您一定能想起我是谁，这就象我一下子认出您一样。您该记得我就是那个在饭店替您存钱的先生吧，是啊，您应

---

① 意大利圣人。

② 小癞子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流浪汉体小说《小癞子》一书中的主角，曾当过瞎子的领路人。

当记得，这事没过多久呀。要是我能在漆黑的夜晚，在您装扮成这样破破烂烂的情况下光凭您的声音就认出了您，您为何在这样亮堂的灯光下，又是正脸瞧着我，听着我的声音，看见我还是穿着那件衣服，并记得我说给您听的地址，却偏要装作认不出我来呢？您别这样自欺欺人，以为我真能相信您双目失明了，您这副模样只能说明您心灵真的失明了。我深知您无可奈何，为了不致行盗才干上了这个肮脏差使的；可是，朋友，您该明白这都是些无法无天的懒汉、社会蛀虫和默认的小偷才这么干的；这种小偷十分卑贱，他们真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几乎把自己变成了一种穷困合法的小偷。是啊，先生，您和您的那些流氓叫化子骗取了人们对那些真正困厄受穷的人施行的救济。你们现在这种做法会给许多人造成假象，觉得永远不该对乞丐施舍半个雷亚尔，因为人们觉得既然许多求施的人都有干活的能力，就该自立谋生；这些人之所以不愿干活，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最可靠的庇护，他们靠着好心人的仁慈和错觉得到了许多施舍。这些人以为施舍是对任何人都能随便赐给的，不，先生，这是十分有条理的事情。布施诚然必要，但得瞧瞧对象是谁，施舍物该怎样给，什么时候给，为什么给，在哪儿给，给些什么，等等。并不是所有求施的人都走投无路，非要让人布施不可了；也不见得所有自称难以维持生计的人都真是那样，更不是那些得到施舍的人都理所当然该受这份赏赐。

“许多人以为仁慈布施就是在做好事，但往往却帮了倒忙，尤其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危害。因为不仅社会上本来就有许多真正应该受到救济的人，而且还养活了一大批好逸恶劳、懒散有害的寄生虫。您听了这话准不会相信，那就听听识见高明、博学多智的先生们对这事的论断吧。

“有位先生[1]这样写道：

“‘通常的乞丐生涯总是不顾廉耻，它使人变成好逸恶劳的寄生虫……真正的可怜人是丧失了做事能力的人。容忍能做事的人求施，就等于赞成夺走他人的财富。要是布施不当，乞丐就会日益增多，仁慈布施这个最大的美德也必然会因为助长了恶习而渐渐蜕变。许多人靠着施舍饱食终日，这就成了勤奋做事的大敌。要是人们都不做事，就会弊端丛生，使堕落的人自食其果，彻底毁灭。’（我觉得您正在走着这条危险的绝路。）那位先生还说：‘长期不学习或不做事，人就会变懒，智力就会衰弱。即使权力再大、钱财再多的人，要是不勤奋向上，也会最终前功尽弃。’

“堂梅尔乔·拉斐尔·德马卡拿斯先生[2]在他给堂费利佩五世国王[3]的奏折中曾阐述过那些使村庄荒凉的巨大恶习……及其另一些耸人听闻的恶果，并竭力进谏拯救灾难。谈到乞丐时他说：‘乞丐应当彻底消除，有时那些白天貌似残废的人，晚上竟能到处行盗，再说历史上任何开明的朝代都从未容忍过这种恶习。’他还写道：‘要是他们尝到了求施的甜头，就不再想去做事，而宁愿东游西荡……最终在自得其乐中毁灭自己。’

“这些忠告尽管十分精辟，但还是比不上圣经上的话。上帝对世上第一个人曾这样说过：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有饭吃。还说：干了活的人应该得到报酬。又说：耕了地或脱了谷的牛不该套上它的嘴（这是以色列人遵奉的法律）。[4]这就告诉我们，应该象在祭坛前供职的人能吃祭坛的俸禄那样，干了活才能吃饭。

① 指西班牙政论家弗朗西斯科·佩尼亚兰达硕士。

② 西班牙政论家。

③ 十七世纪西班牙国王。

④ 参见《旧约》《创世记》第三章。

“再说圣保罗吧，他尽管能得到许多人的救济，可他却不愿这样去做，他宁愿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他在给帖撒罗尼迦人写信时说：你们应该明白，任何人也不能让我靠施舍度日，为了不叫你们一人受累，我要昼夜作工①…… quoniam si quis non vult operari nec manducet,②‘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

“既然如此，朋友，那些好逸恶劳，只想靠别人施舍度日，而且又蒙骗了人们的耳目，把对真正受穷的人施行的救济攫为己有的人难道对他们还能宽容吗？

“若是您说，许多人本想作工，只是找不到活儿。这也许确是实情，因为农业、商业、航海业和工业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这并不象你们说的那样邪乎。您要是不信，请看看街头那些游荡的流浪汉吧。他们会喝了酒醉倒在大街上，或龟缩在街角里；他们去赌场、酒馆和饭店闲荡，这种人无论男女都有。您一问他们，就发觉他们原来都有自己的职业，有些身体健壮的男人女人甚至干什么活都顶得住，这事先说到此。再来看看城里的匠人是否需要学徒，各个行业是否缺少帮手，经调查，便发现哪个行业都欠缺人手。所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增多（产生了许多伪装的乞丐），这并不都象他们说的找不到职业，而是我们本身好逸恶劳的缘故。

“提出根除行乞生涯的措施并不繁杂，至少在我们这块国土上能这样说，这已有人作过论述。我真不配谈论这些宏伟的设想，我只是作为朋友对您进一番忠言罢了。

“好吧，您要是愿意做个正直人，愿意找个职业，并抛弃这些丑恶的行为，我乐意全力救济您。我凭自己那点见识兴许能对

① 参见《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节。

② 拉丁文。

您有所开导和帮助，这甚至比您中了彩，得了三千比索的赏钱还要有用呢。”

我听了这位好心肠人的教诲，看着他那种诚挚的眼神，心里感到十分羞怯。我说我完全赞同他的主意，并绝不反悔，但可惜我没学会任何干活的本领。

这时那先生记得我的字迹还算过得去，便对我说，他有个朋友准备去蒂克斯特拉镇① 就任镇长，我可以去他身边当个助手。我谢过恩，他便从箱子里取出五十个比索，放到了我的手上说：

“这二十五个比索是我送给您的，另外二十五个比索是我还给您的，我要同您说的就这些。我总担心您会碰到意外事，落个饥寒交迫、行乞求施的下场，这回正好巧遇，使我的料想提前证实了。您收起这些钱吧，同我讲讲您是怎样当上了乞丐，我想这一定是有人引诱，才使您上了当的。”

于是我把事情对他详述了一遍，甚至把狠心的阿尼塔怎样掐拧那无辜的孩子，使他哭个不停，以便迷惑众人，说那孩子快要饿死等也一点不漏地说了出来。

那位先生听了这些灭绝人性的事情愤怒得直跺脚，他执意要我陪他去找那个老窝，并对我说绝不披露我的真实姓名。

我却不过他的请求，尽管我对那些乞丐也十分同情，但眼下我得了五十比索，就不该辜负这位恩人的期望。这样我换了身他给我的服装，披着旧大衣，同他一起走出家门，直奔法院院长的官邸。我们通报了详情，那位长官便给我恩人派了一个公证人和十二名助手，大伙儿立即朝那个破烂小屋扑去。

当时我藏到了警察身后，待他们把小屋团团围住后，那些冒充的乞丐便被一网打尽了。乞丐们被绑上后，连同他们的膏药、

① 墨西哥城南面一小镇。

油、拐杖和小篮等也统统送到了监狱，因为公证人说那些东西是确凿的罪证。

那伙乞丐入狱后，我便住在我的恩人家，等那镇长动身时再一起前往小镇供职。

乞丐的案子很快处理了，阿尼塔被送到圣卢卡斯小镇去抚养自己的孩子，其它犯人被解到圣胡安·德乌鲁亚城堡①去自食其力。

我用五十比索的救济钱买了最急需的东西，并在墨西哥城赢得了那位镇长的赏识。终于，我们动身前往蒂克斯特拉镇的日子到了。

于是我告别了我的恩人，并对他着实感谢了一番，便同我的新主人一起出发了。后事如何，请看下章。

第九章

鹦鹉同镇长如何相处；他的脾性和粗鲁举止；当地神父的所作所为；这位镇长吃了官司；鹦鹉怎样在镇上代职，及其最后从镇上狼狈出逃。

要是过去学堂里的伙伴给我取了个难听的绰号，叫癞皮鹦鹉的话，还不如干脆叫我跳蹦鹦鹉呢。现在我敢断言，我对自己的遭遇早有预料了，我向来从一种情形跳到另一种情形，从背运又突然交上了好运。

---

① 韦腊克鲁斯附近的苦役场。

你们瞧瞧，我从看管圣器的学徒一下子变成了乞丐，又从乞丐忽然变成了蒂克斯特拉镇长的抄写助手。我同镇长起先相处得很融洽，他对我十分亲切，简直叫我有点受宠若惊。没过多久，镇长同原来的副手闹崩了，于是那人弃职离开了镇子。

我主人是那种贪吝或好利的镇长，他自己说：他不仅要捞回为获得权柄支出的钱财，还打算在五年的任职期间发一笔横财。

他既然敢大言不惭地这样说，就自然会不择手段地中饱私囊了。这样，即使是最无耻、非法和被禁止的勾当，他也敢干。他有一副商人头脑，懂得该怎样聚敛钱财。他把物品高价售给村民，然后用比收获时节低的价格买进粮食。他索债十分及时，欠债人被逼得没法，只得马上偿付全部的债务；可他又装得并不吝啬，好象他和别的债主一样也是天生仁慈大方的，这又使人还了债总得再送点礼来讨好他。

尽管镇长们对村镇的小贩罚款时征收的"银钱"已废除，但我主人却全不理会。他派遣了许多探子，从他们那儿打听到许多百姓的动向。他不仅对被告发的小贩征收"银钱"，还找机会大笔敲诈，让商贩必须交了钱才能脱身；并厚颜无耻地警告他们，如果重犯，到时将加倍罚款。那些小贩往往刚从法院出来，没几天又被重新抓了进去。他只让人松快几天，然后又突然告发他们，再次勒索更多的钱财。那些可怜的小贩一年的收入就这样几次被罚光了，于是有人罚得连草房都赔了进去，有的商贩破了产，最倒霉的人甚至连衣服都穿不上。

我主人干了这么多不义之事，他对百姓的压榨真够苛刻，但他对法院的工作却一筹莫展。他对政敌尤其显得无能，那时他的政敌很多，这多亏了他的好品行！

原来的副手离职后，我主人独揽了大权，但他不过是个祸害

百姓的吸血鬼，专会在公文和信件上签字划押的糊涂官。

他不会治国安民，不懂得审理记录，不会起草遗嘱，也不会回答信函。

我瞧他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什么都施展不开，有一次便小心谨慎地替他审理了一个案子，并回了一封公函。这使他喜出望外，对我的才能十分惊异，从那天起，他让我替代了他的角色，什么事都让我来作主。这样，他的那些阴谋诡计和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全摸得一清二楚，于是我故意同他捣鬼，编造些谎言，把他哄得晕头转向。

这样，我俩很快知根知底了。那时我和他沆瀣一气，心照不宣。要是他算得上魔鬼，我俩合在一起就成了谁也惹不起的一对妖怪，他胡作非为，我大显身手。

我们两个孪生的流氓一个大权在握，另一个狂妄无礼。这时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怨声载道，各个阶层都叫苦连天；白人诉苦申冤，穷人悲伤绝望，富人怒火中烧，整个镇子的人表面上忍气吞声，暗地里却对我们骂不绝口。

若是我把我俩在不到一年期间犯下的惊人罪行一一公布于世，那简直能让人灵魂出窍。然而，我还是要把它们列举出来，一则能使读者不致产生疑惑，再则让人判断出哪些是残暴出奇的罪行。

穷人也有没骨气的人，他们总爱在镇长面前讨个欢心。他们想尽办法阿谀奉承，不惜卑躬屈膝。

一次，镇长让我给一个穷人拨点钱，让他拿去赌博，并让那人把赌博的地点通知我们。那人得了钱故意诱引一批人，在一个地方赌博起来，同时又及时报了信。这样我们派出巡逻队，一下子把他们全抓起来送到监狱。接着我们肆意勒索他们，我

们用这种办法不知干了多少回罪恶勾当。

我们任意打破印第安人的所有规矩，常常叫他们为自己白干活，并且想让他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这就赚取了他们许多廉价劳力。

那时我巧立名目，事事都贴出布告或禁令，谁要是稍有违拗，就毫不容情地罚款。但这些布告是多么荒唐可笑！比如，不让驴子、猪和鸡跑出圈门，店铺老板必须养猫，谁也不能光脚去做弥撒等等。

我们这样乱出布告禁令，公开施行暴政，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当时我们一意孤行，互相包庇，我出鬼点子，他予以批准。这样，当地的百姓着实吃了不少苦头，只有镇上的三四个富翁除外。

当时那些富人给我们纳了许多税，他们也随时挨我们的敲打。他们有的是高利贷者、投机商、镇上的盗贼或吸血鬼，有的是商人和富裕的庄园主。这些人十分狂妄高傲，他们对穷苦的印第安人不是克扣工资，压低价钱，就是当印第安人不愿在他们手下作工而宁愿去跟从不太残暴的主人时，他们就象对待奴隶那样随意虐待痛打那些人。

这些小霸王在镇长的宽容下，无论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还是在法院和监狱里都趾高气扬，常常为一些琐细无聊的事情争执不休。

他们从不怕居民咒骂自己贪得无厌，不得人心，反而一味寻衅闹事。

有两个富人常在家里同姘妇胡来，他们甚至把姘妇带到镇长先生的家去拜访。不料镇长竟极为欣赏，还答应为其中一个姘妇将要出世的孩子作洗礼，这事果然践诺了。

那时我们只对这些家伙留点情面，其他人则一概任意欺压。犯了法的人只要有钱，有漂亮的女人、女儿或老婆，他的罪孽不管多重，准能逍遥法外。因为我既是镇长的亲近耳目，又是公证人、抄写员、副执政长官和谋士，我能随意处理案子，犯人的命运全捏在了我一人手里。

要是不够情面的人来找我申诉，那就该倒霉了。我会胡搅蛮缠，推说那都是镇长的旨意，这样，当时的错误判决就特别多。这并不是律师的无知，也不是法官的不公，而应归罪于镇长和他的副手太诡计多端。

最缺德的是我们见犯人有钱或有靠山时，尽管那人触犯了刑法，原告一再上诉，那犯人也能花点钱走走门路就逍遥法外了。要是碰上穷人或家里只有个贤惠的妻子时，那他们只好倒霉，因为我会无中生有，用最严厉的法律来给他们定罪。即使罪孽不重，那也至少要去坐八九个月的牢房。那时积压的案子不计其数，但我们却照样有时间来用萨拉班达舞曲① 作乐。

这时神父先生对我们虐待百姓有点恼怒了。我本不想把这位教会大老先生的丑恶本质披露出来，但这又同我如何离开镇子有点瓜葛，所以只得略谈一二了。

他是位素有教养的经学博士，同时又十分贪财好利。他缺乏仁爱之心，没有这一坚实的基础，任何美德的大厦都无从建造。

事情是这样的：他向来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办事又十分认真；他说话迷人，待人和气热情。他走在街上从不盛气凌人，没见过世面的人准以为他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神父了。但他内心和

---

① 当时流行在西班牙的一种民间舞曲。

外表的美德究竟如何，这得用事实来评定。他弄不到钱财时装得十分谦和，但他觉得时机已到，能大捞一把时，那些友善、教养、迷人的说教和谦恭的外表便丢得干干净净了。这时他同先前那副气派恰恰形成对照，成了最凶残、无礼和不仁的人了。谁没用钱财去讨好他，他准铁面无情，决不顾及那人的痛苦，甚至连落难寡妇和孤儿的辛酸泪水都不能打动他的心肠。

为了使你们开开眼界，瞧瞧世界上的新奇事情，我把许多经历中的一件事讲给你们听听。

一次，在蒂克斯特拉镇过节时，我们这位神父邀请了切拉帕镇的神父堂贝尼尼奥·弗朗哥先生光临。这位先生天性善良，待人处世不爱虚假，他同大伙儿在教区玩得十分痛快。下午，筵席开始了。这时有个可怜女人抱着吃奶的婴儿，手里牵了个三岁的孩子，哭哭啼啼地走进大厅。

她那副辛酸的样儿和那身破烂衣服就表明她遭了不幸，十分穷困。这时蒂克斯特拉镇的神父问道：

“夫人，你有何干？”

那可怜女人含着泪答道：

“神父先生，两天前我丈夫死了，他什么都没留给我，只有这两个孩子。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变卖的东西，也没法为他安葬，甚至连买根蜡烛守灵都办不到。我沿街乞讨，只弄到几个小钱，眼下我和这小丫头连饭都没吃。我求求您大人看在这孩子的母亲和上帝的份上，发点慈悲，把我丈夫安葬了吧。过后我会天天纺线，每星期保证还您两个雷亚尔。”

神父说：“夫人，你丈夫是什么人？”

“西班牙人，先生。”

“西班牙人？要安葬还缺六个比索呢，这是税收条律上明写

着的，你拿去瞧瞧……”

说着他把税收条律扔到了那女人的手上，可怜寡妇流着伤心的泪水说：

“啊，神父先生！我一字不识，要这破纸干什么？我求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安葬我丈夫呀。”

神父十分狡狯地说：“夫人，我明白了，但我不能帮这个忙。我得维持生计，还得应酬同僚。你还是去找堂布拉斯、堂阿古斯丁或别的有钱人吧，他们会帮你解救难处，安葬尸体的。”

那可怜女人说道：“神父先生，我已求过许多先生，他们都不愿帮忙。”

“你可以去打短工赚钱嘛。”

“先生，我带着两个孩子，哪儿能要我呢？”

神父不胜懊恼地说：“你快走吧，瞧你多烦人！我还没吃神父这份俸禄呢，店主，屠宰手，谁我也不信！”

那可怜女人还是恳求道：“先生，尸体已开始腐烂，邻居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那你就把它吃了，你要是不交出七个半比索，你再哭诉，也休想叫我给他安葬。谁不知道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下贱人！你们在丈夫活着时跳范丹戈舞①，吃喝玩乐什么都来，甚至天天衣物鞋子折腾个没完。但要给贫穷的神父付点钱，你们却装出了苦相。你赶紧滚开，别让我生气发火。”

那不幸的女人挨了神父这顿臭骂，十分恐惧羞愤地离开了那儿。神父如此冷酷无情，不仁不义，这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心寒。但那寡妇离去一会儿又匆忙回来了，她把七个半比索

① 一种快速四分之三或八分之三拍子的舞曲，十八世纪起源于西班牙，通常用响板和吉他伴奏，有时伴有歌曲。

往桌上一放，对神父说道：

“先生，钱都在这儿，请您帮个忙，派个牧师去把我丈夫安葬了吧。”

我们这位神父此刻正同切拉帕镇的神父在说话，他惊异地问道：

“朋友，您不觉得这事有点惊奇吗？我的教民中这种无耻之徒难道还少见吗？您瞧瞧，这无耻女人早就把钱备齐好了，她这不是装出一副苦相来试探我是否真能听信她并用古柯叶去安葬她的丈夫吗？要是换个经验没我丰富的神父，她装出哭哭啼啼的样儿，不是早就上了她的当吗？”

弗朗哥神父象在责备他的同行友人似的垂着双眼，默不作声。他沉下了脸，不时关切地注视着那可怜的寡妇，好象要跟她说什么似的。

大伙儿瞧着这个场面都捉摸不透，不知那堂贝尼格诺神父心神不安到底有什么名堂。这时蒂克斯特拉镇的神父把钱收进口袋，对着那女人厉声说道：

“好吧，不要脸的贱货！就算给你丈夫安葬吧，但要明天才行，这是对你卑鄙无耻举动的一种惩罚。骗子！”

那可怜女人十分焦急地说：“神父先生，我不是撒谎，我是个不幸的女人，这钱是我刚才得了施舍后立即送来的。”

神父说：“刚才？你还在撒谎呢，谁给了你这些钱？”

这时那女人松开了手里牵着的女孩，抱着吃奶的婴儿一下子扑倒在切拉帕镇神父跟前，抱住了他的双腿，一边把头低了下去，一边痛哭失声，简直连话都说不出来。那小女孩瞧见母亲这样伤心，也走近神父大哭起来。我们这位神父被这一举动惊呆了，这时切拉帕镇神父流着泪弯下身去，让那可怜女人快快站起

来，大伙儿也十分惊异地看着这一场景。

终于，那女人强忍痛苦，打破沉静，对她恩人说道：

“我的父啊，请您允许我吻您的双脚，对您痛洒这些辛酸的泪水表示恩谢。”

她又转过脸对着大伙儿说道：

“对，先生们，他就是我的父亲，他不仅是个神父，而且是天界下凡的天使。我刚才离去时，他便在走道上悄悄给了我十二个比索，他几乎哭着对我说：‘快去吧，夫人，交完安葬费千万别把救济你的人说出去。’但要是我把这位如此仁慈布施的人忘却不说，那我就是天底下最忘恩负义的人了。请您原谅我把这事说了出来，这不仅能当众对您这番善举表示感念，而且能使大伙儿看到我们教区的神父竟这样不近人情，还把我当成骗子，这真叫人心寒！”

这时两位神父都涨红了脸，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甚至连互相看一眼都不敢。蒂克斯特拉镇神父因为贪财好利遭到了众人的唾骂，切拉帕镇神父因为仁慈布施受到了大伙儿的赞扬。这时牧师坚决要求立即去安葬尸体，于是他带着那女人离开了大厅。镇长重新让客人坐定后，大伙儿便开始劲头十足地赌博取乐了。

我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并对神父先生如何不择手段、中饱私囊等勾当也一清二楚。他曾对印第安人说，圣星期周的宗教游行要买耶稣基督的肖像，但这钱不能靠别人施舍，也不算教堂仪式的费用，而必须由每个印第安人自己交付，这叫义务税钱，并按肖像的大小收钱。比如：两瓦拉的一张基督肖像收两个比索，半瓦拉的收十二个雷亚尔，三分之一瓦拉的收一个比索，这样一直到收半个雷亚尔的各种规格的肖像。那时我使劲揉着

眼睛查看那张税收条律，却没找见他说的那种义务税钱。

圣星期四那天，这种叫做神圣葬礼的宗教游行开始了。游行中还有灵牌，他们叫悼经牌，为这些牌子每个印第安人不知出了多少比塞塔！神父一再声称要“为耶稣的灵魂焚烧经文”，这样，那精明的神父便把获取的钱财藏了起来，然后装模作样地作圣十字架的祈祷，把可怜的印第安人弄得晕头转向，更盲目迷信了。此外，还有别的新奇事，比如印第安人家里死了人，他们就在家中摆上许多祭品，以为水果、玉米饼、稀面粥、菜肴及其它食品越多，就越能减轻死者灵魂的痛苦。有的印第安人甚至痴傻到别人都在教堂举行葬礼，他却跑到坟地去往墓穴里扔水果和其它食物。神父对这事十分清楚，他明知这是愚昧的挥霍，却从不进行制止，更不去责备那些印第安人。这样，反而使人觉得神父赞同这种迷信的举动，或至少默认那些可怜人的愚昧之举，因为当时没一个人去反对这种迷信的偏见。光在蒂克斯特拉镇发生的事就够叫人心寒的了，可是世上象蒂克斯特拉镇这样的地方又何止万千啊。上帝多么希望靠着神父先生的虔诚、仁爱和才能去把世上所有村镇里的蒙昧愚蠢统统铲除干净！

镇长的贪财既然一点不亚于神父，这就可想而知他们该怎样明争暗斗了。他们总在算计如何压倒对方，因为确实“两只猫难在一个窝相处”①。他们都各行其是，任意压榨百姓。这样，每干一件事总要掀起一场风波，互相责怪埋怨。神父不是白吃饭的人，他总盯着那些放荡的教民，见他们有了喜事就去敲竹杠，收点喜钱；镇长也总在捉摸怎样让人被罚款。神父扣留了一些放荡的教民，镇长以地方当局的名义抗议，于是神父用教会的名

---

① 西班牙谚语。

义驳斥，这样，官司越打越厉害。

出了这样事当灾的总是穷人，他们被迫当替罪羔羊，或遭到监禁，或倾家荡产，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总是这两个对手争斗的直接受害者。

那时除了几个有钱的富人能用钱收买贿赂，免除自己的罪过，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使神父和镇长宽容动情。于是有些人把他们的滔天罪行传到了墨西哥城。这样，消息不久又传到神父和镇长的耳朵里，这时他们找了些假证据为自己辩护，并把那些诉苦申冤的人说成是恶意的诽谤者。

但犯了罪就不可能逍遥法外，终于，印第安人在他们头人的带领下来到了都城，他们对镇长等人的暴虐行为早就深恶痛绝了。当时他们没控告神父，只是写了张惊人的状纸，去皇家法院指控镇长一人，那状纸上的大罪状有这么几条：

镇长私自经商，牟取暴利。

他逼迫镇上的百姓赊钱把东西卖给他，并要求交付种子粮，或至少用低价出售。

他强迫百姓为他私人效劳，报酬无定，谁抗命不从或不去，就鞭打或禁闭。

他公开施行强权政治，动不动罚款赔钱。

他受了五百比索的贿赂，私自释放了一个罪恶滔天的杀人犯。

他靠爪牙间接诱引赌博，然后又把人家全部抓起来罚钱。

他让印第安人给他家里干活，却从不付给报酬。

他每星期带三个印第安姑娘去家里当佣人，说这是每星期的义务合同，所以一个钱不给，连印第安头人的女儿也不能免除这种奴隶制劳役。

他在印第安人诉讼时对他们抽的税钱和西班牙人同样多。

赶集时，他最爱讨价还价，他把紧俏货物运到自己仓库，过一阵再用高价卖给穷人。

最后一条，他用皇家赋税做私情交易。

这些是写在状纸上的罪行，末了还要求把镇长传讯到都城来受审。于是有个授命检察官前往蒂克斯特拉镇了解实情，结果起诉得到证实，这样法院决定对镇长停职，强令他补偿对镇民的全部重大损失。

皇家法院按印第安人提出的条件颁发了布告，然后责成那位检察官处理此事。

这场风波在墨西哥城突然掀起时，我们根本没得到消息，甚至没察觉镇上少了许多印第安人，原来他们都装着去城里运一尊圣像溜走的。这样，一天下午，我主人正在豪华住宅的走廊里乘凉，那检察官便进来宣布说，从即日起他被停职了，镇长先由别人代理；并责令他三天内离镇，八天内进城答辩原告对他指控的罪行。

我主人听到这个决定顿时凉了半截，他硬着头皮表示从命，并把职权交给我临时代理。

这样，我一人独揽了大权，便开始放肆作恶了。首先，我把镇上一位漂亮放荡的小姐占为己有。这事一下子轰动了全镇，但恼人的是那位小姐还不愿听我的摆布，尽管我能暂时给她合法的庇护。接着，我又受了三百比索的贿赂，帮人坑害了一个穷人。那穷人主要罪过是有个行为不检点的漂亮老婆，于是我把他发配去做苦役，让他老婆自由自在地同情夫寻欢作乐。

然后我又查问和威胁那些犯有同类罪的男人，他们害怕去做苦役，便把自己老婆送给人家，听任我对他们罚款，并不断送

礼，求我别敲打得太紧。

那时我废除了许多有用的文件，弄乱了遗嘱，放错了契约或证书一类的东西，并干了些别的傻事。反正我接任或代理镇长职务一个月，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使全镇的人都对我咬牙切齿。

当时我别出心裁，竟在豪华的公馆里开设赌场。晚上人家赢了我的钱，我就派巡逻队去追捕他们，所以赌徒只得一到十二点就匆忙回家。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了赌徒，就立即把他们关进监狱，对他们任意罚款，这样，我把赌博时输掉的钱几乎全捞了回来。

一天晚上，我自己没带钱，竟把三盒子公款输得一文不剩。我做这事总要露点破绽，不可能使神父和另一个管钱的官员一点不知道。他们得知我拿了这笔钱下落不明，就联名写了份上告信送到城里，在信上签名的不仅有镇上正直的百姓，甚至那检察官也同他们合在了一起。他们做事十分谨慎，连一丝风声都没走漏。

这次上告是神父一手操纵的，他指使那官员写了上告信，收集了证据，并一起送到墨西哥城，这就击中了我的要害。神父这样做并不是他对镇上的百姓慈爱关怀，而是他早就想用对付印第安人的办法，假借教堂需要经费，把那笔钱全部据为己有，他的这些打算似乎全能得心应手。但当他听到我动用了款子，便觉得原来他想吞掉的那笔巨款已被夺走，于是就想尽办法来陷害我了。

那时镇长面对印第安人和另一些镇民控告的罪行无法辩解和抵赖，只得声辩说：那些罪过他都承认，但他是个庸人，又从未当过镇长，所以对这些事几乎一无所知；他起用我当副手，暴政

都是我出的点子，所以罪责应由我承当，因为他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我去办理的。

镇长的辩白被一位机灵的律师记录下来，这样法院对镇长的罪孽了解得更全面了。虽说当时人们还不相信镇长已无罪，但至少替他减轻了不少罪责，于是大伙儿自然把矛头对准我了。这时，恰巧又送来神父的上告信，信里果然证实了我的罪行比镇长严重。

这样他们把原来质问我主人的那些严厉法律都拿来对付我了。他们赦免了我主人的大部分罪过，把他当作蠢人或十分不称职的镇长，并撤了他的职，责令他归还所有的钱物，他的罪过暂且听候处理，因为他无法立即赔偿全部损失。同时，他们又派了七个警察来到蒂克斯特拉镇，给我带上了比斯加亚地区① 制作的脚镣，让我坐在龙舌兰绳编的鞍子上，用一头公骡把我押到了墨西哥城。

当时我对事情全不知晓，那天下午警察来抓人时，我同神父及那位官员正在赌牌。我连赢了四盘，正得意洋洋，想大显身手的当儿，警察闯进了屋子。那些家伙根本不懂得礼数，他们二话没说，就直着嗓门询问谁是代理镇长。一经得知，他们没容我分辩，就动手逮捕了我。他们把我从桌旁拉出来，然后给了神父一份公文，接着送我到了牢房。

那公文是皇家法院的命令，上面写明了我的罪行，及其新任镇长的名字。我一进牢房，就遭到了那些犯人的挖苦捉弄，他们很快把我在整整一个月里对他们的坑害全部清算了。

第二天凌晨，他们没让我吃早点就给我带上脚镣，放到了公

---

① 在西班牙巴斯克省。

骡的背上，押送到墨西哥城皇家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我进了那个阴森的监狱，就想起头一回我有幸拜访这座监牢时，那些囚犯用尿罐浇得我通身湿透的情景了。我又想起了那个残暴出奇的看守长，想起了我朋友堂安东尼奥，猫头鹰，以及所有那些命里注定的倒霉事情。但这回总不会那么糟糕吧，我兜里好歹有六个比索，再说昌法伊纳早已死了，我决不会落入他的魔掌了。

但是，我那六个比索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在监里没钱必然招致的那种烦恼又来向我进攻了。

那时我的案子正在审理，我找不到推卸罪责、寻求宽恕的借口，只好低头服罪。这时皇家法院判处我充军八年，替国王去马尼拉服役，当时部队正在墨西哥城整装待发。

一天，他们把我从监狱带出来，用枪托押着我到了军营。

他们给我换上军服，使我成了一名军人。这个突然的急变使我对严厉的法律更加肃然起敬了，尽管我从前绝没体会到这种滋味。

我见事已至此，便决定由着命运摆布，干脆装出一副对兵役生活十分喜爱的样子。

那时我装得十分逼真，四年过后我对部队的一切要领都很熟练了。点名、检阅、站岗及所有这类差使我都能做得准确无误，我还力求走步整齐威武，对带队的上校长官见机讨好等等。

一次，那军官过生日，我找了几首八行诗改写后送给他。那军官瞧见我字迹工整，又有诗才，便让我免掉了所有的杂活，留在他身边当勤务兵。

这使我顿时心花怒放，于是我在部队里又观察到许多新奇事，详情请看下章。

第十章

鹦鹉当勤务兵的命运，这位上校军官的脾性，他们如何前往马尼拉，及其一些琐事。

若是理智没法制约人，惩罚总能对他产生效用，我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害怕象其他伙伴那样遭到惩罚，便竭力装得象个正经人，或至少显得十分正经。这样，我避免了许多军令的严厉惩处；我虚情假意地讨好那位军官，赢得了他的信任，于是他把我当贴身的勤务兵了。

既然在没有任何靠山的情况下我都能赢得那些小头目的好感，这回靠着伪装，我又骗取了带队军官的信任，今后会怎样呢？这可想而知。

我时常替他抄抄写写，在他舒适整洁的府邸跑个腿儿。我事事总顺着他的心愿，象管家那样适当、有效和节俭地操持着日常的开销。我除了白吃饭，还能从他那里抽点好烟，这确是只有军官们才能享受的。有时我能得到几个零钱，轻松自在地玩一会儿，因为他已很相信我了。我随意出去游玩散步这最使我得意。最后我同那军官已没任何拘束了，我把他当父亲一样敬重热爱，他也对我情如父子。

也许是他的信赖，或是我的勤快，我几乎一刻都不想离开他，他同任何人说话也都愿意让我作陪。这使我听到了许多士兵们从不知晓的事情，甚至有些军官都不得而知的事情。

这位军官性情和气，办事周全。他约五十岁上下，显得很有

涵养。他不仅是个优秀的军事长官，还是个称职的法学家，所以每天有许多头目来拜访他，同他商讨事情或聊天。这样，我便听到一些十分奇特的事，或至少是这一类事情。

一天，有两位军官来访，他们一个是曹长，一个是上尉。他们象往常那样叙完礼，那曹长便说：

“上校先生，上帝抚养的人总爱凑在一起，现在靠您赏脸，我和上尉又来劳驾您了。”

上校说道：“我十分乐意为你们帮忙，你们两位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于是曹长说道：

“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有个士兵因为疑心人家在害他，同他老婆私通，就把那人杀了。这样，按照司法条律，他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说实话，那士兵并没什么确凿的证据，但他怀疑那男人和他老婆私通这事却十分可信，这就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我身为这案子的检察官，当然不能替士兵说话，而该按照起诉书上的罪过定案，同意判处死刑。但辩护人一定会来替士兵辩护，企图使他保全性命。这样，您瞧瞧，起诉书不就成了一张废纸了么。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让您告诉我，这起诉书到底该怎样写，怎样才能使辩护人听了找不出攻击的地方。”

上校说道：“这事说来话长，首先这是私通案，私通案是Violatio alterius thori①，即‘破坏了他人的幸福’，因为妻子常被当作丈夫的幸福。

“我们的法律有许多条文是处罚奸夫的，《胡斯戈法典》②第三册第四章第三条规定：奸夫可以交给受害的丈夫任意处置。还

① 拉丁文。

② 这是一部从古代法律条文中汇编而成的文集。

有些条文也赞同这样处理，但规定丈夫不得杀死奸夫，而应保全他的性命。第七册第十七章第十五条规定：女人犯了通奸罪应该没收所有的财物和妆奁，并遭到禁闭。《法律大全》① 第八册第二十章第五条规定：要是丈夫杀死奸夫，就无权占有妻子的妆奁。这条似乎在控制丈夫的任意行事，因为《胡斯戈法典》第七册第十七章第十三条和第三册第四章第四条则允许丈夫杀死奸夫。

“尽管规定了那些条文，但时势的演进却使这些惩罚有了新的变动，所以您现在就听不到把奸夫交给丈夫去任意处置的事情了。当今丈夫杀死了奸夫，往往还是宽恕丈夫，或具体说，依据情节减刑流放。甚至有这种情况：当案情弄清后，发觉丈夫对妻子没有任何不忠，相反妻子却同奸夫私通，这时丈夫就能完全获得赦免。至于奸夫呢，通常如同贝尔尼博士② 在他的《刑事罪判例》中说的那样，对较有身份地位的女人则禁闭，男人则流放，对平民百姓，女的抓进监狱，男的罚做苦役。这指罪状得到承认和证实时作的判决，这须由女方的丈夫、父亲、兄弟或叔伯了解了案情之后才能起诉。按照《胡斯戈法典》第七册第十七章第一条规定：妻子不准控告丈夫为奸夫，这样可以免得败坏她的名誉。在法庭上允许妻子控诉，然后再由法庭作判决。

“私通罪不能只控告奸夫一方，而应控告双方。

“我刚才同您提到的那位作者在他的书中第八页十分明确地写道：要是疑心别人有通奸罪，但找不到证据，这时法律允许推测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必须十分确凿有力，使人真正信服这已构成了犯罪……反之，被告则非但不能被判罪，反而能很快被宣

① 指十六世纪西班牙颁布的法律大全。

② 意大利刑法家。

告无罪。捉奸最有力的证据是有正直诚实的证人，尽管是自己家里人，证人也可直言证明怎样发现彼得罗和玛西亚睡到了一张床上，或在其它地方通奸，或藏在了屋里，光着身子，互相亲吻拥抱，当然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加以证实。

“私通的女人能免遭处罚的情况有以下几种：第一，丈夫只顾控告奸夫，结果又不了了之。第二，丈夫在法官面前不愿告发自己的妻子，认为她向来是品行端正的。第三，丈夫在得知他妻子犯了通奸罪后还愿意和她同床。第四；当丈夫明知妻子淫荡，却故意纵容，这时妻子可以免罪；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不但没有资格控告自己的妻子，相反还成了诱淫行为的罪犯。第五，当妻子属于被迫和不情愿时无罪。第六，当妻子受了骗，把奸夫当成了自己的丈夫时无罪。第七，丈夫背弃了基督教信仰，改信其它宗教，变成了摩尔人、犹太人或异教徒，在这些情况下私通的女人可以不受丈夫的控告，这在《胡斯戈法典》第七册第十七章第七、八条和第四册第七章第六、七、八条都有规定。

“您现在一定明白了什么叫奸夫，对他的惩罚有哪些，谁能对他进行控告，哪些情况下私通的女人能得到赦免，有力的推测或臆断指的是什么了。这样，您就知道那案子的份量，那状纸该怎样起草了。”

曹长说道：“这么说推测已十分有力了，因为不仅证人看见了那死者同士兵妻子的私情勾当，而且这位士兵一再警告奸夫不得进入他家，可那人还是闯了进去。士兵杀死奸夫时，正碰见这家伙和他老婆在一起，士兵故意在暗中监视她，也是醋劲大发后才这么做的。当他回家时发觉门反锁上了，于是只得撞开了门。我觉得这些对写状子十分不利。”

上校说道：“既然那士兵不够死罪，您为什么偏想叫他去死

呢？”

曹长答道：“不，先生，我并不想让他死，但我是个检察官，就不能向着被告，而只能对他严格判罪，这是我的职责。”

上校说道：“曹长先生，您要是以为您的职责就是对犯人严格判罪，那就完全错了。检察官恰恰应当是法律的庇护人，他履行职责不得对被告有任何偏袒或加害的地方。”

曹长说：“这么说，我在军事法庭上把案情真相实报后，该要求对犯人公正惩处，或至多按军事惩罚条例里对开小差士兵的惩处来判决了。”

“这才做得有点分寸，甚至这种惩罚也得适当减轻。要考虑到犯人在情感上遭受的巨大痛苦，这样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他的辩护人也能对这桩原来可能判作极刑的罪过进行辩护，证明被告并未蓄意犯罪。因为判罪的轻重是依据犯罪时的意图来定的，所以军事法庭对那位士兵的惩罚就一定会比军事惩罚条例上规定的惩处要轻。智慧的堂阿隆索王① 在他颁布的法律中曾这样写道：头脑中突然产生的冲动是无法控制的。”

曹长说道：“这回我完全清楚了，我感谢您对我作了这么详尽的解释，使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检察官，不能任意加害犯人，也不能随便赦免罪犯，而应维护法律，我觉得您当个辩护人倒比当个军官更合适些。”

上尉说：“提起这些，我就是一位士兵的辩护人。这位士兵凶狠地杀死了一个男人，我正发愁不知该怎样替他辩护，因为这的确是我的职责。”

上校说道：“您也误会了，您的义子要是杀了人，并且证明是

---

① 中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王，法学家。

凶杀，那凭良心说，您再为他辩护也不顶用了。因为上帝说：凡杀人的必死。① 要是那人为了自卫，伤了人家的性命，那是意外事件。这如同那件私通案或这一类案子一样，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才干出来的。要是杀人蓄谋已久，这叫凶杀，这就不能对杀人犯手软，而必须依法偿命，更别说去赦免罪犯了。现在您义子既然犯了凶杀罪，您就该明白您的辩护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了。”

上尉说道：“您说的千真万确，但有一个对他十分有利的情况您没想到。这至少能使他免去死刑，尽管我总想替他辩护，让他最终获得释放，或待到判决时重新为他申辩。这是我的义务，我找您就为这件事情。”

上校问道：“什么是对他有利的重要情况呢？”

那上尉辩护人说凶手是喝醉了酒才犯了罪。

上校爽朗地笑着说：

“喝醉酒的人就好比疯子，您当然认为这很有利了；但醉鬼！醉鬼……即使西塞罗为这家伙辩护，他也该被处死。”

上尉说道：“这是怎么回事，您刚才还说判罪该按犯罪的动机和意图来从严或从轻处罚吗？依着这个理由，我义子杀人时的确是喝醉了酒，这当然不是蓄谋的凶杀，所以不该判处死刑。”

“乍听起来，您的话似乎有理，但无论是偶然或别的原因喝醉了酒，成了杀人犯，或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杀人凶手，法律都能加以辨别，从而依罪判决。一种情形是完全丧失了理智而犯罪，这时该从轻判处，也许能依据情况免除惩罚。另一种情形是明知故犯，并非无意喝醉了酒，这时该依罪惩办。这并非故意对犯

① 据《旧约》《创世记》第九章六节记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人加罪，所以不该把它当作不义之举。这条法律是从皮塔科王[1]那儿来的，他曾对两个醉酒作案的犯人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一个依罪惩处，一个被当作真的醉汉而赦免。

"亚里士多德对这事有一段论述，我把它引来也好让您明白该怎样行事。这位异教哲学家说：

"'因为无知而犯了罪，这不是故意犯罪。若明知故犯，故意装傻，那就算真的犯罪了，法律该制裁他。比如醉汉仗着酒劲作案，这就叫犯罪，因为他本可以不醉酒，却明知故犯。'"

那辩护人说："这就糟了，因为证人都说我义子杀人时先喝醉了酒，并说他常常喝得烂醉，我觉得这对他十分不利。"

上校说："不见得，要是犯人任何时候都醉醺醺的，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早已成了醉酒的囚徒，任何场合都丧失了理智。再说您仔细想想，醉汉犯了罪对社会只引起较小的危害，这就容易得到宽容。醉汉的情况一般有以下两种，尽管涉及到荣誉也是如此。第一，醉汉必定胡言乱语，经验证明没有一个醉汉是不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第二，这样就几乎没有任何人能从醉汉的胡作非为中捞到好处。

"要是罪犯有事先预谋，就象凶杀案那样，其间作了许多精心的安排，这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凶手备着凶器，总想找对头发泄，他会伺机报复，致人死命，就象理智十分清醒的人一样打对方非常狠和准。所以我绝不同情那些借着酒劲谋害别人的罪犯，他们当该以命抵偿。喝醉了酒的人丢失的只是名誉。有许多人喝了点酒就故意装出一副醉态，以为这样可以打着醉酒的幌子任意行凶而免遭处罚，但这种人不该对他们有任何宽饶。尽

---

[1] 古希腊皮塔科岛上的国王。

管在现实中有时黑白颠倒，使许多人钻了空子。他们虽然自己也遭罪，但这是他们故意引起的，所以人们都赞同对他们加倍惩罚。

“醉酒是暂时的神经错乱，但正如塞涅卡说的那样，它是自愿的神经错乱。所以自愿拿性命作儿戏的人也就是愿意自杀的人，自愿醉酒犯罪的人当然也不能例外。

“我看只有一种醉酒是完全应当免罪的，这就是醉汉没犯任何罪，也没危害任何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即醉汉已喝得麻木不仁，动不得，听不见，没一点知觉，也不会说话，或至多躺在那儿神志不清地结巴几句。这种论断似乎近于荒谬，但我却从来这么认为。若是醉汉能说能走，神志清楚，却故意发狂伤人，并且企图免除罪责，这就不该算作丧失理智，而是真正的犯罪。这类现象纷纭复杂，使罪犯往往有机可乘。我从未见过哪个醉汉迷惑到被倒塌的房屋砸死，用刀柄去刺人，或把彼得罗当成胡安的。这种人是真疯子，但不至于疯到去吞食火焰的地步。现在我以法官的身份告诉您，判断真醉假醉以及犯罪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有个明确的标准。若是醉汉故意犯罪，后来惧怕刑法，又想找借口推脱罪责时，就不能予以同情，因为他既然手脚灵便，就一定也理智清醒。现在您对您义子的情况该更加清楚了吧，您可以竭力为他辩护，但依着上帝和国王的旨意，恐怕您还是救不了您那位可怜的人儿了。”

上尉说道：“难道一个好辩护人不该尽力挽救他的义子，使之免除该当的处罚吗？难道千方百计挽救犯人不是他的职责吗？”

上校说道：“不是，先生，辩护人的职责是检查罪行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以及追查证据和证人的情况，细究案子是否

合乎情理，地点、时间、方式、人名、时机、人数等是否吻合；证人是否受了贿赂，故意说得严密无缝，不露一点破绽；证词是否东拼西凑或有意伪造等等。辩护人的职责是替委托人申辩合法的东西，考察案子是否能被推翻，但决不能采用非法或阴险的手段，比如收买证人，伪造证据，无理责难检察官等，这些都是与司法和道德相违背的做法。”

这时曹长对上尉说道：“伙计，要不是听了上校先生的开导，我们准把事情办坏了。您企图给罪犯消罪，我却给好人加罪，或至少那人犯的罪并没我说的那么严重。”

那辩护人说：“所以，人最好不要过于自信，尤其是有关人命案件或国家大局的事更不能那样，而应该象我们这样各抒己见，以理服人。上校先生，您刚才对我及时作了指点，我真该对您千恩万谢才对呢。”

检察官说道：“我也该对您的指教衷心感谢。”

这时他们又谈论了一番别的事情，便起身道别。

这种情形我见过多次，渐渐产生了兴趣。这位上校博学的议论，以及那个不为装潢门面而为使人明白道理的小书房里放着的许多精彩书籍也确实使我获得了不少长进。我常见他手里拿着书，对我说道：

“孩子，文武之道并不相悖，无论何时何地，人总归是人，他们应学无止境。有些军官以为只要听从命令和懂得《科隆》① 就成了，其它知识一概不学，甚至对书本抱蔑视态度，以为军官只要懂点战斗条例就什么都盖过去了。萨维德拉② 在他们《意图篇》（第六）中写道：没有其它学问和知识辅助的职业是最愚蠢

① 当时的一本航海知识书籍。

② 西班牙作家。

的职业。所以我常见有些人一听到高明人士的滔滔议论就变得膛目结舌，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活象天生的呆子。他们只能干些简单的杂事，从来担不起重任。他们学识浅薄，目光短浅，总爱干些蠢笨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只配称作傻子。

"彼得罗先生，若是你成了军官，就该念书充实头脑，至少该勤奋好学。

"你别充当那种样样在行的人，别放弃珍贵的学习机会。你不要轻视书本，以为军人就可以粗鲁些。若是这样，人家会把你当成呆子，蠢货，甚至认为你是泼皮无赖了。

"反之，军官有了修养，就处处受人尊敬，在上流社会也能抛头露面，炫耀威风，甚至连证书都不必预备。

"我再说一遍，文武之道并不相悖，相反两者往往相辅相成，各臻其妙。曾有人问过那不勒斯王阿隆索：'文武之道您究竟偏重哪一方？'他答道：'我在书里学会了带兵和兵法。'许多军人学识渊博，文武双全，他们的不朽著作就表明他们既能手拿笔杆，又能挥舞刀剑。比如圣弗朗西斯科，赫拉尔多·洛沃斯，埃尔西利亚[1]等等就是这一类人。

"你要注意自己的举手投足，要衣著齐整，大方体面，打仗时要勇敢灵活。你还应当说话谦和，办事公道。你不要学别人的坏样，以为当阿多尼斯[2]的儿子不要紧，总比当玛斯[3]的朋友强些。你绝不能装模作样，夸口吹牛，因为有些人以为这就是军人的特性。你的谈吐举止别不成体统，这并不意味有气派，而意味着缺乏修养和不知羞耻。军官就是君子，君子的特性是处处识

---

① 这些人均为当时书中称颂的英雄。

② 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

③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礼，谦逊，恭谨，慎重。你该明白，国王对懒汉，无赖，挑拨闹事，傲慢无礼以及反对宗教的人绝不会有任何的宽容，更不会因为你是军官而对你另眼相看。但是，他对那些正直规矩、捍卫宗教和王位并为国家的繁荣和安定出力的人总是备加奖掖。

“你还得明白，同一件过失在士兵身上只需惩罚两下，但在军官身上就该惩罚四下，因为士兵蒙昧低下，是没有学识的穷苦百姓，甚至没一点才能，所以犯了错容易得到宽容。但军官却不这样，他们一般被人当作出身高贵、有学识、有才能的人，所以犯了过失就该罪加一等，因为他们往往明知故犯。这样军官们就会比普通士兵更加谨慎小心，免得犯下过失。

“末了，若是有一天你设身处地，就是说你也成了军官（这并非不可能），不幸你却品行不正，这时我劝你别对人家夸耀自己的高贵血统，也别把你祖先的骨灰搬出来炫耀。这种吹嘘只能使正直人更加憎恨你，你的祖先越是高贵，你堕落后就越会令人厌恶。要是你把自己的恶习公之于世，就等于证明你尽管出身高贵，却在故意作恶，这真是当今的社会所不容的事情。”

上校常这样对我谆谆教诲，他既是我的长官，又是主人、父亲、朋友和循循善诱的导师，他着实使我明白了不少事理。

然而，我的美德并不坚实，或根本称不上美德，而是一种对恶习的掩饰。我仗着上校的宽容，依旧我行我素。那时我没有别的哥儿们，就到情投意合的士兵那儿去消遣。有时我在他们的陪伴下窜到军营，酒店，杂货铺，饮食店和妓院去鬼混。我经常赌博，勾引女人，玩到一定时候，估摸上校快要到家时，我便赶紧回家装着念书，收拾屋子，帮他擦皮鞋等，以此来假意讨好他。

我同那些散漫的士兵经常来往，使我的一举一动都和他们一样了。于是我又出口不逊，胆大妄为，干什么事都满不在乎。

偶尔我也觉得应该遵从上校对我的开导和学习他的好品行，但我的同伴都为非作歹，难道我还能只身例外？要是我在他们面前装着严格遵守上校的教诲，不干坏事或不说粗话，他们会怎样挖苦讥笑我呢？他们听到我满嘴不离上帝，良心，死亡，永生，上帝的报赏和惩罚之类的词句会多么恼火和厌恶啊！要是我稍微有点正义感，力图用我的学识或好品行去感化他们，使他们也走正道，那该经受多大的嘲弄呢？这一定难以想象。于是为了不去招人嫌弃，让那些好哥儿们骂我为小丑，伪君子或巧伪人，我便索性和他们同流合污，索性把所有的清规戒律统统抛在一旁，尽管有时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这样，我那些朋友更是吹捧喝彩，称我为老手，无赖，狡猾家伙，好样的汉子等等。那时我唯一学到的本事是怎样对我主人隐瞒丑行，于是我既免除了正当的惩罚，又长期逍遥放荡。

那些士兵常常私下咒骂曹长们，说有的曹长是暴君，有的是小偷，用偷来的钱买衣物皮鞋等，然后又叫别人替罪。总之，他们把所有的曹长都骂得狗血淋头。也许这是粗野的诽谤，但我不敢下此结论，因为我没在曹长手下做事，自然就不会有明确的断言了。

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我们这些募集的新兵终于准备登程，前往阿卡普尔科港①，然后从那儿上船，再驶往马尼拉港。

我们十分顺利地到了阿卡普尔科港，这是印第安人的集居点，同时又是圣迭戈的城堡要塞。那里壮观的塔马林多树②并未使我感到惊奇，城里的建筑也十分低劣，无论气势和环境都令人厌烦，它远不如我见过的其它一些印第安人居住的城镇那样

① 墨西哥南方临近太平洋的港城。

② 美洲一种高大的树木，其果实可以入药。

令人舒适。我一道儿走着虽然有点丧气，却第一次见到了宽阔的大海，威严的城堡和停泊在码头的海船。这使我又有些满足，我想那些海船同圣费尔南德·麦哲伦①的海船相比一定毫不逊色。此外，我还瞧见许多黑人，虽然从墨西哥城来的人有点看不惯，但黑人却十分好客。

港城有大量的味道鲜美的海鱼，这使我感到有点宽慰，但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那里的气候炎热，加上熟人又少，所以几乎没有交往，这令人十分难受。城里没什么引人入胜的地方，我生来特别害怕航海，就象一个从未上过船的人一样，以为在狂风大作、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就等于自愿送命，这就免不了要忧心如焚了。

扬帆启航的日子终于到了，船长把犯人新兵赶到了船上，然后起锚，砍断缆绳。这时岸上的众人爆发出一阵"一帆风顺"的喊叫声，于是海船离开了码头，驶向一望无际的大海。

第一天风和日丽，航行十分顺利。我们刚驶离码头，就遇上了顺风，于是帆胀船轻，简直跟飞起来一样。四小时过后，南方高耸入云的科尤卡山和海边茫茫的大地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用望远镜也无法寻觅了。

此刻，我面对烟波浩渺的大海和漫长的航程感到有些哀伤。我头一回在海上旅行，总感到头晕、恶心和难受，但经受了这种折磨之后，我便渐渐适应在海上航行了。

① 十六世纪葡萄牙航海家，首次完成环球航行。

第十一章

鹦鹉叙述海船搁浅后一位守财奴的不幸遭遇和倒霉结局，上校对他的一番教诲，以及他们如何抵达马尼拉港。

我稍感舒服些便走上了甲板，这时我举目四望，除了天空、海水和我们这艘航行的海船，就看不见任何陆地了。这使我十分害怕，当我想到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时，就更难以安宁了。于是我整天忧心忡忡，觉得要是海船搁浅或陷入困境，我们就会饿死；要是海船触礁，大伙儿便都喂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鲨鱼；要是遇上海盗，那一定会出现殊死搏斗；要是不慎起了大火，烧得烟雾弥漫，火光熊熊，怎么也没法扑灭时，就一切都会化为灰烬，更别说该怎样恭敬圣巴巴拉了。那时大伙儿就都被上帝的气流吹走，永远也别想回地面来吸口空气了。

当时我痛苦地思索了许久，但第一天没碰上任何惊人的事情。这样连着一个月也没发生什么不幸的意外事，于是我渐渐心情舒畅起来。我既然发配到军中，又适应了航海生活，就该随遇而安。况且海上的夜晚特别迷人，月亮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简直象一面镜子。那时天边飘浮的彩云令人心旷神怡，更有趣味的是借着好风的吹送，海船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此刻人们似乎觉得绝不会遇上什么风暴一样。这时，水手们停止了操作，大伙儿跑上甲板，商人、军官、旅客在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谈，一边观赏着美妙夜晚的奇异景色。于是有人弹琴，有人唱歌，有人

赞颂这静静的大自然。

船上有个商人同我混得不错，他常和我随便聊天。他发觉我同上校十分亲近，便想靠我牵线，到了马尼拉港求上校给予庇护。这样，我便对他述说了许多自己经受的不幸遭遇。

他听了我的遭遇十分冷漠，这使我不胜惊讶。为了试探他的表情是真是假，我对他说道：

“我们真是最不幸的苦命人，我们一降生就遇上了多少灾难，多少痛苦，这不仅是个别的几个人，而是整整几代人！”

他十分狡黠地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所有的苦处您都遭受过吗？”

我说道：“没有，但我的许多伙伴在受苦，他们都是我的同胞，或者说都是我的亲骨肉。”

商人说：“哟！罢了，您真是天下芸芸众生的忧国伤时者。您是个普通士兵，用不着这么悲天悯人。”

他的话使我十分窘迫，于是我这样说道：

“也许您以为我并没多大学问，但您应该明白，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卑贱低下，毫无学问。您要是不信，您就说说为何您把我称作忧国伤时者呢？为何我会说别人遭难我就痛苦，他们好比是我的同胞或亲骨肉呢？”

他答道：“好吧，先生，我的话恐怕是一种偏见。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同胞，要是同别人交往得不到任何好处，就干脆别去交往，谁也不必顾及谁。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做得相当不错了。”

我对他说：“照您的说法，谁都不必交朋友了，大伙儿都去找那些对自己有益或能得利益的人交往吧。”

他答道：“正是如此，所以有句老话恰好说：‘没油水的朋友

和用钝了的小刀丢失了也没关系。'① 您瞧瞧，精练的谚语汇集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小福音书了。"

我说道："并不是所有的谚语都精练准确，相反有些谚语虚伪胡诌，没一点益处。您刚才对我讲的那句谚语就属于这一类，因为有许多朋友笃于友谊，即使没任何油水也全不在乎。他们看重朋友间的尊重、劝告和教诲，他们对这些最相信，要是失去了这些，那才真正痛心呢。"

他对我说道："这叫荒谬绝伦。劝告、尊重、教诲以及所有那些不是钱或不值钱的东西只能愚弄孩子们，它们简直没一点用处。我最讨厌这种朋友，我决不会同这种朋友交往。即使有了这种朋友，让他们全滚蛋我也毫不吝惜！"

"这么说您只愿意同能使你发财的人交朋友吗？"

他答道："对，我的友谊向来不会乱给，要是我的朋友遭了不幸，该我同情的事我就同情，不该我多管的事我绝不插手，反正'谁痒痒就自己用手挠'② 就是了。"

我听他说得如此面无愧色，不觉有点惊讶生气，于是止住了话头，不一会儿就同他分开了。

第二天上校梳头时我把前一天的谈话告诉了他，这时他对我说：

"彼得罗，你看到这位商人如此冷酷无情用不着见怪，你不必因为他唯利是图而震惊。世上象他那样的人多的是，这叫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特别贪心、残忍和逢迎，他们共通的特征是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吞到肚子里去。但你碰到的这位商人不仅自私，还特别痴傻，竟大言不惭地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恶习了。

① 西班牙谚语。

② 西班牙谚语。

也许这就是使你生气的原因吧。不过你要明白，这种恶习世上处处都有，恐怕一百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不自私的人呢。

"利己主义者就是只顾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兴趣，他们可以把最神圣的东西也任意践踏。这样，利己主义者就不仅是可怕的恶习，而且是万恶之源，它是人们遭受一切灾难的起始。所以谁成了利己主义者，就一定会犯罪，所有的人犯罪都是过于自重自爱，也就是过于利己造成的。越是自私的人就越是罪孽深重，这个道理毋庸置疑，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何世上利己主义者如此众多常见了。但这里有个区别，有些人是可以容忍的利己主义者，有些人则令人不能容忍。你瞧，大部分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自爱，他们无论干好事或坏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用许多好听的名称加以掩盖，其实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这类利己主义者有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危害，但多数情况下只是给别人点小恩小惠，想以此来博个好善乐施的名声，这就是我说的可以容忍的利己主义者。

"另一些人则以为他们就是世界的主宰，他们自私得太过分，甚至连最神圣的东西也全然不顾。他们根本不信教义，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影响，他们干任何事都一意孤行，从不顾他人的死活；这使他们变得特别狂傲，贪利，嫉妒和残忍，同时又令人无法宽容。这就是商人的特征，你跟他谈了一次话就感到不胜惊讶，他只不过在嘴上说了这些话，但这也够叫人讨厌的了。你千万别染上这种恶习，要是人变得极端自私时，就会对自己的恶习视而不见，甚至还会把它当作美德来夸耀呢。利己主义人人厌恶，尽管这一恶习比比皆是，但谁也不愿说自己是利己主义者。你要是想避免这一恶习，就该对自己的同类怜悯仁爱，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下才成。要是你能这样做，你就摆脱了

利己主义的诱引，也就过得心安理得了。”

这位好心的尊长经常这样开导我，他从不放弃任何施教的机会，却总是枉费心机。我虽说没听他的话走正道儿，可多少也得点益处。

那时我十分得意，以为世道尽管混乱，但大海却非常平静，我满可以在海上舒适地航行一阵。不料，我们竟遭了海难，这虽然不能归罪于那些优秀的领航员，却把我的美梦打得粉碎。

一天夜晚，一号领航员得病后，便把罗盘交给了二号领航员。这位领航员虽说也是个把舵的能手，但因为困顿劳累，竟在凳子上悄悄睡着了。这时大伙儿谁也没觉察到，还是象往常那样心绪十分安宁。

领航员一打盹儿，海船就象没笼头的马一样，只能随风漂荡了。当时大家睡得正香，只听一阵巨大的轰响，原来海船已撞到了沙滩上。

第一个觉察到这一灾难的是那位最优秀的领航员，他因为得了病没睡着。他立刻从客舱里跑出来喊道：

“转舵，转舵，舵向左……我们搁浅了……沙地，沙地。”

这时全体船员、水手长以及旅客都惊醒了，他们立刻动手忙乱起来。但那位领航员铸下的大错已无法挽回，他们至多只能稳住舵，收起帆，使船只不至于陷得更深。

于是那些经历过这类险情的人便开始散布恐怖情绪，尤其是遇难后每人的食物和饮水都限量了，这使大伙儿不胜忧愁。我更是倒霉，直到早上七点才吃了点东西。那时大伙儿都垂头丧气，愁眉不展，谁也没心思睡觉了，人们谈论的话题都是担心别饿死渴死在那块岬角上。

这时领航员和船上的大小头目们聚到了一起，他们决定用

一切办法拯救危急。他们把船上带的小舟和小艇扔进水里，然后再用绳索系住大船使劲往海里拖，但这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又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即卸下船舱的货物，把所有笨重的东西全部扔进海里，以便减轻船上的重量。

据说从前有一艘中国的商船从阿卡普尔科港返回时只带了些粮食和银子，这样看来，粮食不该扔进海里，唯一能放弃的就是银子了。于是他们把皇室的钱财分了出来，接着水手们开始迅速地往海里扔各种箱子和钱柜。

我主人或长官打开了他的几个箱子，他取出一些文件和随身替换的衣服，然后同我一起把那几只箱子统统推进了海里。他这一举动使许多人深为感动，几乎所有的先生和商人都跟着效法。干这种痛心的事谁会心甘情愿，但那是唯一逃生的办法，所以大伙儿都跟着顺从了。

上校鼓励大伙儿振作精神，这时船身已开始减轻，并能慢慢移动了。于是大伙儿吃了点东西，喝点水，准备再加劲努力。

那时我主人已没什么行李了，他连行军床都扔进了海里，所以他的话总是有说服力，他一心在排难解危。

他十分疲乏地大声说道："朋友们，东西还是太多，只要留点吃的就成了。现在不能犹豫迟疑，一切责任全不由你们承当。眼下大伙儿虽然失掉了钱财，但可以换得生命。我们是用钱财来买这个生命的，生命是人生最贵重的东西，我们首先得保护生命。钱财、比索和金币不过是人喜爱的物品，少了它们也照样能幸福。啊，要是我们一无牵挂就好了，这样就能保全所有人的生命。那时不管船上装得是白土黄土，或叫白金黄金，我们都可以统统把它们扔掉，省得象贪心的克雷索①一样，守着财宝送命。"

① 公元前六世纪利底亚王，以贪财著称。

上校这番劝说和开导使那些不愿把自己用辛勤汗水换来的财物扔进大海的人也有了转变，于是便纷纷整理和捆扎物品，扔进了海里，然后以浮标辨别方位。但那位利己主义商人却纹丝不动，他拼命护着自己的箱子和包裹，他一边瞧着这一场面，一边没完没了地发誓，咒骂，用钱笼络人心，反正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企图保全他的财物。但他还是不得如愿，因为那些水手和可怜旅客早已急了眼，就是国王也不能阻挠他们的决心；他们把那位商人用力推到一旁，接着把他的所有箱子、柜子和包裹全扔进了海里。

说来也怪，也许那是船上最压重的物品，那东西一出脱，船身立刻变轻了；再用小锚牵引船头，用绞盘加以协助，没过多久，海船竟驶离了沙滩，能在大海里自由航行了。

大伙儿瞧见海船摆脱了难以料想的险境，更主要的是解除了许多人担心送命的念头，那股高兴劲儿简直甭提了。只有那位可怜自私的商人还在暴跳如雷，痛不欲生。他大哭大喊，骂不绝口，他瞧见海船驶离了那块扔下财宝的地方，便狂怒地说道：

"钱都没了，我还要这身子骨干什么？"

说完，他没等旁人阻拦，一头扎进了大海。

这时往水里扔救生圈也没用了，他不会游泳，一掉进海里就象铅块那样沉了下去，立刻无影无踪了。这使大伙儿大惊失色，不胜同情。

领航员瞧见海船脱离了沙滩，便用铅锤测出水深，然后选好了地点抛锚、收帆、稳舵；接着他们把所有小舟、小艇和汽船都装备好，又选了些最精明强干的潜水员准备打捞那些财物。这一着果然很灵，一昼夜过后，所有扔进海里的财物竟全部捞到了船上，甚至连那倒霉的守财奴的东西也捞上来了。那可怜商人的

性命真比财物都不如，谁知他的灵魂是否比肉体更要悲惨呢。

大伙儿依照各自的标记领回失物后，都赞颂圣母玛丽亚的大恩大德，靠着她的庇护才找回了失物。人们把那位贪财商人的物品交给了上校保管，准备送给死者的家属去支配。

那事过后半个多月，西班牙王国的保护神圣母玛丽亚怀孕的日子①到了。这天大伙儿把海船装饰得焕然一新，礼炮也在不停地鸣响，这使我万分惊喜。我头一次瞧见船上挂起了那么多图案不同的彩旗，这在海上航行时用来标明国籍和其它标记。他们起先挂出旗子，后来又全收进去，这使我非常诧异。但我没大惊小怪，因为上校曾对我说过：对任何事都大惊小怪的人或见到了稀罕的事就惊得呆若木鸡的人只能算作傻子。

上校是个诲人不倦的人，他对我的教诲我永远感激不尽。一天，他梳头时又想起了那位不幸的利己主义者，于是便对我说：

"朋友，你还记得那位可怜的堂安塞尔莫吗？他真是个小可怜虫！他为了钱财跳进了大海，丧掉了性命，兴许还葬送了灵魂呢。啊，钱财，多少人为你身败名裂！几天前，有位异教徒渴望黄金简直快发疯了，他大声嚷道：'为何不让人如愿以偿！'朋友，你不要让金银财宝牵住鼻子，决不要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你该把挣钱当作一种谋生的附带手段，但决非唯一和必需的手段。上帝创造人类时就有了智慧的安排，他为人类提供了足够生存的条件，他从没告诫人们要看重钱财。请允许我对你作这番解释。上帝在大自然里提供了一切人类必需的物品，唯有比索没铸造，这足以证明人类没有比索也完全能生存。起初，人类单靠自然界提供的物品已十分满足，那时他们从没想到钱财。后

① 指十二月十八号，庆祝圣母受孕怀了耶稣基督。

来他们追求奢侈，于是便搜刮钱财，以此来换取那些稀少的贵重物品。我并不是在攻击货币的使用，它着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便利。但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地上的粮食，工业和人们的劳动。那种以为寻找财富必然要到地底下去开采，而对地面上如此丰富的财富却视而不见，这真是最大的愚蠢！有位英国学者说，要是地面上得不到财富和幸福，那就任何地方也无处寻觅了。

"许多国家没有金矿银矿，但始终十分富庶。他们善于发展工业，利用从美洲开采的矿产增长财富。英国，荷兰，亚洲的一些国家都这样富裕起来了，但美洲却在欧洲、亚洲和非洲耗尽了他的财宝，落个可悲的下场。

"要是一个国家总想从地下的岩石里开采那种美妙的金矿，那真是最糟糕的蠢举！这种财富只能引起本国人的幻想，外邦人的贪婪，以及工业的衰弱和智力的呆滞。

"这并非主观论断，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要是哪儿发现了一两个富矿，人们就说那里要发财了，其实恰恰相反，或许反而情况更糟。大伙儿都赞扬的富矿并不名副其实，那儿只是挥霍浪费的场所。那儿异国人蜂拥而至，恶习成堆，把当地的一切秩序都搞得七零八落，于是很快把那块地方变成一切罪恶的孳生地了。在那儿赌博、酗酒、争斗、伤人、偷盗、凶杀以及各种污秽放荡的事情随处可见。公道在那里没有了地盘，恶习处处横行，所以大伙儿都知道矿上的人特别狂傲无礼，恶毒凶狠，甚至这些恶习在矿工身上也能常见。事实正是这样，我且不赘述了。

"再说在富矿或缺少矿工的情况下，矿上的报酬往往较高，这使村镇上的强壮农民急剧减少，或大量人口从事矿业生产，于是地里的庄稼无人耕种，村庄很快破落，那儿的老弱村民只得靠

别人救济生活了。

“那时年轻的后生们总爱跟父辈学样，他们什么手艺也不想学，一心想在矿上赚钱；或宁愿让土地荒芜，也不愿自己耕种。

“这就是富矿产生的真实图景，它的巨大财富被几个矿业大亨垄断着，百姓从他们手里连一点面包屑都得不到。我就亲眼目睹过许多穷人饿死在那些最大的富矿旁。

“既然富矿的后果是这样，那么美洲那些盛产金矿银矿的国家也同样会发生这种事情，或许下场还更惨。在美洲有二三十个矿业大亨，他们拥有四五百万生活贫困的矿业大军，但许多矿工的家庭都遭到了不幸。

“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对比的方式是无论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村镇里都同样可行。比如我们拿村镇作比较，就会发觉许多事情都有其共通的原因。先说两个孩子吧，他们一个是穷人，一个是富人，我们把富人放在优厚的环境下成长，另一个穷人则让他在穷困的情形下生活。

“这样，那位富人当然什么都不缺，他就什么都不想动手，于是什么都不会干；相反，那位穷人因为得不到任何帮助，再说生活又迫使他自行谋生，结果他终于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改变了生活。这时要是那位富人遭到了不幸，失掉了钱财的资助，他就会一落千丈，变得饥寒交迫，于是就出现了富人变成穷人，穷人变成富人的怪事了。那时原来的富人一定比那位穷人还要贫穷，而那位穷人则肯定比他更富，因为这富裕不是靠别人施舍的，而是靠双手劳动换来的。

“我们也可以拿一个以矿业为主的国家和另一个以工业、农业和商业为主的国家来进行比较，结果总是后者兴旺发达，前者衰亡败落。

“美洲的情形就是这样，连西班牙王国的遭遇也同样如此。许多政治家把它在工业、农业、世界地位、城乡发展和贸易方面的衰败归结于从殖民地获取的大量财富，要是事情真是这样，那么等到美洲的所有金矿银矿都被掠夺精光时，就该轮到它有真正的好运气了。那时人们就会从事农业，就会再也看不见象今天这样把大片肥沃的土地荒芜浪费的现象了。于是贫穷会被永远抛弃，大批为掠夺黄金而来的外国商船也只好不欢而散。那时人们迫于穷困，就想快点发展自己的工业，消除挥霍浪费的陋习。于是农民和工人的人数大量增长，他们再也不能象现在这样做游手好闲的懒汉了。那时各地的交流广泛了，就自然会在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出现许多城镇，涌现许多有志报国的人材。那时大自然会给美洲提供许多宝贵的物品，比如谷物、棉花、白糖、咖啡等。那时美洲就会同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建立积极有益的贸易关系，形成一个十分完善有效的经济区域。这方面的详情我不多说了，反正那时美洲各国都会变得富强昌盛，受人尊重。这是从科尔特斯①和皮萨罗②时期就令人神往的愿望。

“你不要以为我的话过于罗嗦，我想让你明白金银再多，也不能使人真正幸福。相反，它会使人堕落，就象许多国家在政治上的没落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该挥霍钱财，也不该贪得无厌，爱财如命，象可怜的安塞尔莫那样，丢了钱财就痛不欲生，甚至走上了绝路。

“那位可怜商人以为他所有的幸福都在那几只贵重的箱子里，一旦失落了这些东西，可怕的忧伤就占据了他那颗贪婪的心；终于他不能以理智战胜感情，一头扎进了大海，葬送了他整

① 十六世纪初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

② 十六世纪初征服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

个的名誉和生命，但愿上帝挽救他的灵魂。

“这件晦气事你都亲眼见到了，你该从他身上明白，贪图钱财并不会使人幸福，反而会使人遭难，我们万万不可上当。

“但你也不要从此象许多异教哲学家那样蔑视财富，他们之所以对财富如此反感，那是他们对财富馋涎欲滴，却怎么也得不到手的缘故。我更不是让你把贫穷吹上天，托上帝的福，我总算没经受过这种苦处。我不是伪君子，塞涅卡① 在谈到富裕的本质时说：自认贫穷的人就是穷人，大自然里有着丰富的食粮和水，得了它们就谁也不会受穷，只有那些拒绝大自然恩赐的人才会遭到不幸。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不少，要是都列举的话，就更与理不合了。因为他当时曾得到尼禄② 的青睐，有妻子的恩爱，还有大笔的年金，并住着豪华的宅子，修整了许多精巧的花园。

“有位作家曾叹息道：在如此迷人的地方陶冶心灵，宣扬美德，这该多么令人神往！企图用这种方式来陶冶人的心灵，使人变得尽善尽美，这真是一种空想。美德往往容易被人吹捧，但真正的美德却是在实际中培养而成的。许多作家描绘人物时往往不注重实际，而只重于塑造，所以世上各种人物的真实面貌就很少在书中出现了。但还是塞涅卡本人也曾精辟地说道：‘要在人们身上找到一种令人向往的最完善的美德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人也只是那种不足之处较少的人。’但‘坏人同好人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并不是要你完全蔑视财富，更不是要你酷爱贫穷。优越的生活容易使人恣情任性，走上邪路，贫寒的日子也同样会使人卑贱丑恶，铸成大罪。

---

① 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

② 古罗马暴君，他纵火烧了罗马城，并站在塔贝雅岩上弹着竖琴观赏。

“贺拉斯对弗洛罗①说：贫穷能产生智慧和美德。但我却向来不这么认为，我更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对可怜的挑夫也能产生嫉妒，说他们越穷越幸福，既自由又一无牵挂等等。我记得玉外纳在他的《讽刺诗集》(第三)这本书里，就对那种把穷人的自由过分夸张的做法作过深刻驳斥，这位天才的作家说道：‘他们的自由就在于受了凌辱还得向人赔礼，被人打掉了门牙还得对人吻手谢赏！’这种穷人的自由真是伟大无比！他们不知任何羞耻，总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忍受着人生最辛酸的屈辱。这种贫穷你千万别去尝试。

“我只是让你别把所有的幸福都局限在钱财上，你不必对钱财朝思暮想，绞尽脑汁。你一旦有了财产，也不要爱财如命，变成令人讨厌的守财奴。你应该自食其力，争取有个小康人家的日子就成了，这是当今最稳妥舒适的生活。

“《箴言》第三十章九节记载着亚古珥聪明的真言，他说道：‘上帝，我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以致亵渎我神的名……’②”

上校说到这里，一阵热闹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打断了他的长谈，这时只见甲板上那些人神情兴奋地喊道：

“陆地！陆地！”

他们这么喊着，大伙儿立即上了甲板。有些人用望远镜了望，另一些人则焦急地等着别人证实那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海船越向陆地驶近，人们就越相信那是事实。于是船长吩咐所有的人都增加一倍的食物和水，这使大伙儿十分高兴。那

---

① 拉丁文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② 参见《旧约》《箴言》第三十章。

位得病的领航员已经痊愈，他对大伙儿说道：靠上帝保佑和好风的吹送，明天准能在甲米地港① 登陆。

这样，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一整天大伙儿都欢乐地唱歌，玩牌，聊天，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我们终于驶进了港口。

船长上岸后，我和主人先离开了船。第二天大伙儿收拾完毕，就准备向马尼拉城进发。大家头一次来到陌生的地方，都不想中途耽搁，上校也不想在当地做什么交易，便直奔驻地。

进了城，上校把犯人交给了当地长官去安置，然后强忍着悲伤把那位利己主义商人的财物交给了他的家人。这一切完毕后，我同他一起来到他的官邸。我在他身边侍候和陪伴了他整整八年，这是我被判作苦役的期限。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靠上校的栽培，竟成了一名精干的上尉。

第 十 二 章

鹦鹉在马尼拉的规矩品行；一位英国人同黑人的决斗，以及一场不可忽视的争论。

人们往往能亲身体验到许多精神上的变幻，但有时不知其因，这好比我们在自然界能触摸到许多东西，却不明白其间的道理一样。这些东西每日每时象磁石和电一样吸引着人们，所以诗人们说：能明了事物因由的人真叫幸福。

正如许多人对周围事物的原因不甚明了一样，我对于自己

---

① 菲律宾马尼拉湾一港城。

在马尼拉的品行也全然闹不清楚。

那时我远离祖国，又想把八年的苦役期快点熬过，或主要是上校对我的谆谆教导，使我觉得应该规矩行事，重新做人，于是我在马尼拉处处行得象个正人君子。

这时上校对我非常信任，我甚至可以任意支配和动用他的财产了。我按照他的意愿处处注意节省，绝不浪费钱财，这样，我同外界的往来愈益频繁了。

我这些举动上校全都知晓，他见我根本不为填满私囊，而是事事替他打算，便感到十分满意。那时我桌上总放着一本我自己装订的册子，封面写道："主人现有财产明细簿"。这使上校非常惊喜，甚至把我当他的儿子来看待了。

马尼拉城的上流人物瞧见上校对我如此信任亲近，见了我都刮目相看，决不把我当低微的勤务兵来对待了。我在那些显贵人物眼里受到了尊重，就更处处注意言行。人一旦有了自尊心，有了美德的准则，那会多么光彩得体。

八年期间我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有规律，几乎没什么值得记述的奇事，因为规矩诚实的人往往很少遭到不幸。但我还是瞧见了一些惊险的场面，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

有一年，一些外国人从港口来到城里做买卖，其中有个富裕的商人也进了城，但他是黑人。这里强调一下他是黑人十分必要，因为他在大街上走得又急又随便，结果和一位正在同贵小姐相爱的英国军官撞了个正着，要不是那位马尼拉城的贵小姐扶住了他，他定会摔个仰面朝天。这时英国军官被摔掉了礼帽，头发也被撞得十分凌乱。

这位军官怎能忍受这股窝囊气，于是立即拔出宝剑，冲到黑人跟前。当时黑人没带武器，他见此情形大吃一惊，以为那军官

会当场宰了他。这时那位贵小姐和另一些过路人竭力劝阻军官，但他还是不停地咒骂威胁，说那位黑人玷污了他的名誉，他一定要报仇雪恨。

黑人受了恐吓和辱骂十分惊慌，他用英语对军官说：

"好吧，先生，明天我在公园等着您，我们用枪决斗。"

那军官应战后，事情就算表面了结了。

我目睹了当时的一切，又稍微懂点英语，听清了决斗的时间和地点。我好奇心强，为了探明事情究竟如何结局，便决定到现场去观战。

果然，双方都准时到场了，并各自带了一名保镖。他们互通了姓名，黑人便取出两支手枪，放到了军官面前，说道：

"先生，昨天我并不想故意伤您的体面，我撞了您那是偶然的失礼。您当场把我痛骂一顿，并想致我死命。当时我没带武器，所以尽管您大发雷霆，我也没法同您较量。今天我们来这儿决斗不算为时过晚，这样事情可以尽快了却，现在我践诺带着手枪来了。"

英国军官说道："好吧，尽管我同黑人决斗并不合法，也不体面，但为了惩罚狂妄粗鲁的野人，我愿意接受挑战。把手枪拿来让我检查。"

黑人说道："这可以，不过您应该明白我昨天并不是故意污辱您，今天来这儿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您这样的人为这点小事就想致人死命，这恐怕并不是为了名誉，而是有些过于任性了，因为我确实无意撞着了您。要是您定要我去死或被杀死，那我也得挑个法子，我不喜欢暗地里被人害死，也不愿没经过决斗就丧掉性命，所以最好通过决斗，要么您打死我，要么我把您打死。我决不会拒绝决斗，命大的人会化险为夷，有理的人总会得

到命运的相助。您现在拿枪吧，一支枪装着两颗子弹，另一支是空枪。您可以把两支枪换几个来回，随便给我哪一支，然后各自走到一定的距离，有运气的人总归不会倒霉。”

那军官听了十分吃惊，这时证人说这种决斗方式并不理想，最好双方都使用有子弹的手枪。但黑人却不赞同，他觉得这种决斗方式最痛快，要是对手被打死，那是顺应了天命，或靠着老天的保佑；要是自己送了命，那也不是因为犯了罪，而象遭了海难一样，是偶尔的丧命。他还说，挑选手枪对谁也说不上有利没利，因为双方谁也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手枪到底有没有子弹，所以谁不敢接受这一挑战，谁就是十足的胆小鬼。

那年轻军官待话音一落，没让证人细思索，便把两支手枪调换了几次，自己取了一支，然后又把另一支手枪递给了黑人。

这时两人背转身子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同时转过脸，那军官立即对黑人举枪射击，但没听见声响，原来他拿了支空枪。于是他立即慌了神，证人们也都认为他准会在那位疯狂的黑人手里丧命，但黑人却十分镇静地对军官说道：

“先生，我们都得救了，决斗已经结束。您刚才接受了我的挑战，我也该礼尚往来。现在对你到底是否开枪虽然取决于我，但我既然当初就不想羞辱您，现在为何要再让您送命呢？要是您愿意，我们交个朋友吧；要是您还想伤害我，那就拿住这把有子弹的枪，对着我胸膛开枪。”

说着，他就把那支可怕的枪扔给了军官。这时那军官被黑人这番豪爽大度的气概深深感动了，他拿起枪朝空中打了两枪，然后张开胳膊向黑人扑去。他紧紧抱住了黑人，十分诚挚温和地说道：

“好吧，先生，我们成了朋友，成了莫逆之交。请您原谅我的

虚妄举动，我从未想到黑人的灵魂会有如此高尚。”

黑人惊喜万分地抱着军官说道：“这尽管许多人都这么认为，但它终究是一种偏见。”

大伙儿瞧见了这一场面，都为他俩握手言欢感到高兴。我同他们素不相识，但也想同他们交个朋友，于是请求他们把我当作新朋友，并邀请他们去附近的咖啡馆喝点酒和红柠檬汁。

他们领了我的情，我们一同来到咖啡馆。不一会儿，一桌酒菜已经摆好，大伙儿高兴地喝起来。我很想听听黑人的高深议论，便说：

“先生们，刚才这位军官说他从未想到黑人的灵魂会有如此高尚，而您呢，却回答说这种想法不过是一种偏见，这使我迷惑不解。我虽然同我主人一样相信这话是真的，但还是想从您的嘴里亲耳听听为何您断言这是一种偏见。”

这位聪明的黑人答道：“这使我很为难，我不知对你们该尊敬还是直接回答问题。您知道说话用了比喻就常会让人厌恶，但回答您的问题只有用比喻才能说得清楚。这样，也许会触犯我的好朋友军官先生，这就有点不厚道了。但要是不满足您的要求，又会使您觉得我不讲情面，不够朋友，这真是……”

军官说道：“不，不，先生，我不仅愿意听听您的高见，使您明白我并不愿意固守偏见，而想让偏见快点消除，还希望您能满足这位先生的要求，让大伙儿都能理解您的高论。现在您和我之间恰巧又有一位第三者来帮着开导我，这使我更加高兴了。”

这时黑人对我说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再顾虑了。您明白，有些人以为黑人必然比白人低贱，这实际上是一种违背理智、人性和道德的顽固偏见。我现在不想去追究这种偏见是否得到什么宗教的支持，或是因为贩运黑奴时期的野心、虚妄和专制

造成的。

“但我希望你们摆脱这种偏见，帮我弄清和证实这种偏见的荒谬性。

“我读过一些当代著名学者的著作，他们和我的观点基本相同，但这些著作只是停留在纸上。因为从十七世纪到今天，欧洲的白人对待黑人的看法还是没有丝毫改变。那时许多白人为了发财，便驾着海船来到非洲海岸，然后用钱财或强行把我的黑人同胞运到他们的港口，干下了最卑鄙的贩运黑奴的勾当。

“那些黑人在船上的遭遇怎样呢？简直惨无人道。我不想把真实描绘了这段历史的章节拿来对你们宣读，这恐怕你们早已知道了，再说也不该过分激起你们的忧愁。一次，有位黑人妇女带的孩子在船上哭了，不料这无辜的哭声竟吵醒了船长，于是他命令把那可怜的婴孩扔进了大海，这种灭绝人性的丑闻谁听了不感到心寒？

“再看看给老爷当奴隶的黑人同胞的命运吧，他们的境况如何呢？也是惨不忍睹。你们去瞧瞧那个今天叫圣多明各的海地岛上的黑人吧，去瞧瞧古巴岛或哈瓦那城里的黑人吧，那儿的黑人奴隶当牛做马，没日没夜地为主人做苦役，被榨干了血汗。要是黑人完不成规定的限额，下场会怎样呢？就会遭到鞭子的毒打。有的黑人妇女不会干活怎么办？只能卖淫。啊，哈瓦那的妓院！瓜纳巴夸① 的乐园！你们是最好的证人。

“要是黑人妇女因为主人的贪色而生了孩子，结果会怎样呢？她们只好承担罪责，替主人抚养新的小奴隶。

“最令人恼火的是这种事不仅在哈瓦那有，而且在许多地方

① 古巴哈瓦那附近一城，为当时的游乐场所。

都可常见，甚至现在和过去没一点不同。昔日残忍狠毒，今日依然如故，只是换了点花样而已。

“伟大的布丰[1]说道：‘人类在抗议这种日益增长的惨无人道的虐待，要是法律不禁止那些老爷们的胡作非为，广大奴隶就不会摆脱巨大痛苦；他们被当作牛马一样供人使唤，忍饥挨饿，甚至连最起码的食物也难以获得。白人一顿消耗的食物，他们却要维持三天。他们尽管吃不饱，睡不好，还得被迫去干最繁重累人的粗活。难道有人性的人能容忍这种暴虐的苛政，使之成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并以此来论证那些渴望发财的人犯下的罪行是合理的吗？这种凶残暴虐的人真该快快死绝……’”

这时黑人继续对我说道：“确实，有些开明的政府已经废除了这种非法贩卖奴隶的无耻行径，西班牙就是其中一例。您是西班牙人，您大概对你们国王颁布的法令十分清楚吧。您一定知道卡洛斯三世[2]对待奴隶的政策了吧，但这些政策并未彻底根绝那些污秽的贩奴贸易。这并不使我惊奇，因为真正的罪恶在于人类的贪婪。人类什么事情没干过呢？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人类什么罪孽没有作过？最使我吃惊愤恨的是那种对贩卖黑奴的交易熟视无睹以及到处对黑人百般虐待的现象竟没人理会，尽管那些国家都信奉文明的宗教，并宣扬人类相爱，亲如弟兄等等。先生们，我确实想让你们帮我解开这个谜。宗教信条一再让我们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不要危害任何人，也不要受邪念利欲的驱策去贩卖可怜的黑人。要是到头来人们还是把黑人当奴隶使唤，强迫他们纳税，象残忍的暴君一样，剥夺他们的自由幸福，甚至断送他们的生命，或待他们简直比牲口还不如，这

---

① 布丰（1707—1788），法国著名的自然主义者，著有《自然史》。

② 卡洛斯三世（1716—1788），西班牙皇帝，他在位期间曾进行过许多改革。

样，叫我怎样去遵奉这些信条呢？我不得而知。面对这些罪恶和不公正，叫我怎能去克尽宗教的神圣义务？假如你们有高见，请不吝赐教，我将衷心感谢。这样，等我以后成了基督徒，就不会象贩卖马群一样去贩卖黑人了。但事情往往在条文上说得很好，在实际中却不能推行，这才叫糟糕呢，既然如此，我为何还要信奉这种宗教呢？但我还是觉得这只是那些不遵守教规的人对宗教的故意诋毁。

“基于这一点，我的结论是：所有那些人们常见的对黑人的虐待、暴行和蔑视都是由于白人的高傲而引起的，他们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这真是个顽固荒谬的偏见。

“你们所有的白人都相信人类最早的祖先只有一个人，至少基督徒都认为人类的祖先只是亚当一人，他就象一棵粗壮的大树，从他那儿繁衍了人类所有的子孙后代。既然如此，并且他们又真诚信奉这一点，但在辨别人种时他们却还是故意用肤色来作为高低贵贱之分的依据，这就未免太蠢笨了。因为这种肤色的不同是完全由于气候、食物、血型及不断的遗传等因素造成的；要是你们听到黑人因为白人的肤色而瞧不起他们，你们一定会把那些黑人当作傻子，可你们现在却自己用这种方式去衡量黑人，但从未感到自己也在同样犯傻。

“若是你们觉得黑人缺乏教养，风俗习惯不同于你们，又不懂得欧洲文明，于是把他们叫做蛮人。这样，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都各不相同，岂非都成了野蛮粗鄙的民族了吗？一个知礼识体的欧洲人到了塞内加尔，刚果，佛得角，因为不懂得那里的宗教礼仪、民事法律、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学，难道也能把他叫做蛮人吗？再比方把一个巴黎宫廷的学者送到这些国家去，他就会立刻变得象个呆子，他做尽各种手势恐怕也说不清他胃中饥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每个地方呢，又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那种把同自己的想法和习惯不同的人称作傻子和蛮人的做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因为那些人各方面都不同于你们并未违背人类的天性，他们不了解别国的事情并不可耻，也不能算作他们的过错。

“人的天性本来是完全一样的，所谓恶习和美德，不过是后来的倾向和教育才形成的，它们都有可能发展变化，给人带来利弊。这甚至同气候、食物、人的生理情况、宗教、政府、风俗和父母的教养等都有关联，因此人们瞧见了这么多国家因为气候、习惯、风俗和政府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就不该感到惊奇和蔑视。

“所以，我们决不能把那些生活习惯和我们不同或不了解、不愿意接受我们生活习惯的国家和人民说成是蛮族或野人。一个国家最神圣的习俗到了另一些国家也会变得十分荒谬，这种情形连欧洲最古老文明的民族也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原来一成不变的古老习俗被不断淘汰更替了。

“从上述这些道理可以断言：要是只按肤色、宗教和生活习俗的不同来蔑视黑人，这真是一大谬见。凭着这个理由去虐待他们，那简直是残忍。污蔑黑人灵魂低下，不懂得如何培养美德，这就如同我对这位军官先生说过的一样更是荒诞无稽的偏见了。这种偏见你们已完全认识到了，因为你们周围就出现了许多聪明博学的黑人，出现了勇敢、正直、无私、人道、知恩图报甚至还令人叹服的黑人英雄呢。”

黑人的这番滔滔议论结束后，我们一时无言以对。大伙儿沉默了片刻，那位军官说道：

“我现在完全信服了，您不仅论证有力，而且您的品行更使

我折服。从今后我明白黑人和白人是完全一样的人，他们都有可能染上恶习或养成美德，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肤色不同，而肤色不同则完全证明不了黑人比牲口还要低贱，更不能处处蔑视或辱没黑人。”

酒快喝完时，我还想听听黑人的高论，于是又给大伙儿添了一次。这时我们共同举杯，为黑人同胞的健康干杯。这个令人欢快的仪式结束后，我对黑人同胞说道：

“先生，从最早先的源头来说，我们大伙儿都是亚当的后代，同样，按这个固有的起源，我们也都是关系亲近或不可否认的亲属。这样，德国的皇帝可能就是窃国大盗的亲戚，法兰西的国王也可能就是我国最穷的乞丐的亲人，尽管他们从未见面或矢口否认。这叫做所有的人都是亲属，所有的人身上都流着我们祖先的血液。这样，那种因为黑人的肤色而蔑视黑人的做法就纯粹变得滑稽可笑了，或至少是象堂吉诃德那样的愚蠢，而那种拿黑人来做交易和虐待黑人的举止则是最卑鄙残忍的暴政了。

“我十分赞同您的论点，因为任何比较明智的人都会反对虐待黑人。但消除那种您说的偏见，使国王对大臣，长官对部下，教士对教民，主人对仆人，贵族对平民都一律平等，这恐怕只能在世界经济贸易范围内试行。因为要是人人都自称是祖先的后裔，大伙儿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就该一视同仁，平等相待，这样，那种完成使命、下级服从上级等观念就会统统被消除，于是世界就会变得一团糟，谁都想当上级，谁都想做国王、法官、贵族和军官，那时谁来服从他们呢？谁来制定法律？谁来惩办坏人？谁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那时就会一切都四分五裂，平等自由的喊叫声就会同不要政府、只要恣情放荡的口号掺合在一起了。于是谁都想凌驾于人，天性傲慢地蹂躏别人被说成是

正义的举动，谁也不愿信奉任何宗教，加入任何国籍，遵守任何法律，因为大伙儿都想当世上的立法家和教皇。您瞧，要是这样的话，大伙儿都有可能成为杀人犯，窃贼，奸夫和亵渎神明的罪犯了。

“但幸运的是人们一开始就发现了这种放肆的自由危害极大，所以都愿意信奉宗教和组织政府，他们遵守法律，并情愿服从国王或政府长官的管束。

“于是在这种被极端唯我的人认为是一种被征服的情形下产生了我们当今社会上下级之间的分工和区别，鉴于这样的演变，我觉得主人应当支配仆人，仆人也该服从主人，这并不是什么残忍，何况那些黑人奴隶又是主人花了钱买来的，他们的主人当然拥有支配的特殊权力。所以不但那些黑人该服从主人，而且他们的主人还可以有双重权力来对奴隶发号施令呢。”

我说完这些话，黑人便说：

“西班牙人，我说话向来直爽，要是有什么话伤害了您，请您多多原谅。您刚才这番话确实有点道理，这我不用否认，但您从那些话里得出的结论我却永远也不会赞同。确实，世上的上下等级和社会地位早已得到确立，就是在黑人和那些你们称之为野人的人们中也早已有了各种社团，尽管这种社团极不体面，就象许多杂乱的教派一样，但也足以证明在那种蒙昧的状况下也还是出现了不少能懂得上帝的意图并把大伙儿聚集起来共同生活的高明人士，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们欧洲人所说的群居。这就是说，他们肯定有上下级之分，并遵守某种法律。人的天性和命运本身就使一些人愿意服从和依赖他人，另一些人能对别人发号施令，这样，连最野蛮的民族不是也赞同父亲可以支配儿子，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吗？我从未听说过有谁违背这一天生的

情感，此外，还有男女之间、夫妻之间、主仆之间、君臣之间、一些人和另一些人之间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我再说一遍，难道还有哪个被你们称为野蛮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不是用这种方式来组成社会的呢？一个也没有。因为那儿的社会同样都是由男人、女人、父亲、儿子、老人和小孩组成的，所以那种以为世上存在着一种男人可以完全独立、为所欲为、不必尊重和服从任何人的社会，这真是白日做梦。因为不仅不存在这种社会，而且无论哪儿也找不到这种模型。有的人总爱争强好胜，企图满足一切欲望，于是就想对别人称王称霸，这种横行霸道的做法必然使他们自食恶果。到此为止，我和您的看法基本相同。您说主人和所有的上级可以支配下属，这方面我们所见略同，因为这就是秩序等级。要是大伙儿都一律平等了，那就会失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尊重，就会出现抗命、凌辱和天下大乱的情形。但因为害怕这种混乱或反抗而容忍上级冷酷、傲慢或狂妄，我就不能苟同了。这必然会使那些统治者起先装得十分仁道，后来就凶相毕露了。有些人以为仁慈和严厉是互相对立的，二者尤其不能在长官身上兼而有之，这就完全错了。下级对上级缺乏应有的尊重，或简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当然不对。要是百姓对长官总是昂着脖子，说些不三不四的脏话，瞪着眼睛，象叭儿狗一样耸着鼻子，那才叫人讨厌呢。这不是美德，也不叫正派，而是一种恶习和愚蠢的行为。上级赢得下属的人心，这是最容易的事情了，他们官级越高，人心就越便宜。他们温雅的眼神、和蔼的语调和彬彬有礼的待人虽然十分平常，却能赢得人心。遗憾的是连这些极为容易做到的事情在长官身上也难以找到。他们也有和蔼可亲的时候，但只是对那些官阶比他们高的人行使，而对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则完全不需要这些伪装了。

“我游览过欧洲的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不仅发现许多达官贵人信奉这种人生哲学，甚至连那些一般的富人……对了，所谓一般的富人是指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商贩、职员、管家、店铺老板以及所有那些能得到主人或长官庇护的人，他们都信奉这种哲学，并对那些比自己低下的人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这是多么不幸啊！他们不明白那些受到他们蔑视的人最厌弃他们的品行，无论在咖啡店，在大街上，或人们聚会时，人们总是把他们当作最无知狂傲的人，并把他们的出身和丢人的丑事拿来当笑料。

“先生们，我的话过于冗长了，但你们会觉得我这番话还是中听入耳的。我希望所有的主人或长官都待人和气，富有人情。您是西班牙人，您想想一边是社会的法律，一边是狂妄的偏见，您到底喜欢哪个。您刚才说主人对黑人拥有双重的支配权，这我暂且不谈，但我想您说这话恐怕纯粹是一时的冲动吧。因为无论天界或地上的法律都没有把贩卖人类当作合法的东西呀。”

说完这些，黑人站了起来，他没等人说话，就同我们干了最后一杯。这时我们互相拥抱，留下了各自的姓名，然后道别，各自回家。

几天后我在街上碰到了那位军官和黑人朋友，我把他们领到家里，受到了上校的热情款待。但这种友好的往来并不长久，因为他们很快动身前往伦敦去了。

第十三章

我们这位作者继续讲述他在马尼拉的良好品行和命运，他刑满后被释放；上校的去世和葬礼，以及一些琐事。

几年来我同上校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事事诚实认真，从未辜负过他的期望。这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因为我主人已信赖我，再说他又有钱，我向他要钱时他总是十分慷慨。这样我每年购进一批货物，然后通过认识的商人运到阿卡普尔科① 去卖掉。那时中国的货物尤其惹人喜爱，于是我们把货物藏在保险柜里偷运过去，几乎总是成倍获利，有时还能赚得更多。这样，我靠人帮衬做成了四笔大买卖。开始我只有一千比索的资本，八年过后，竟攒下了八千比索。我挣钱容易，存钱也不费劲，因为我什么花费都不用出，更没有朋友来挥霍我的钱财。

八年刑满的那天（从墨西哥城入伍报到算起），上校把我叫到跟前说道：

"按照你在墨西哥犯罪的判决来算，你入伍服役受罚的期限已经到了。你在我身边品行端正，赢得了我的喜爱，我衷心向你表示祝贺。你在异国的土地上积下了一小笔财产，这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却办不到。这并非命运的安排，而应归结为你的良好品行。你该明白，人的最大运气是品行端正，最好的祖国是能诚实工作的地方。从今起你完成了勤务兵的使命，尽管这并没合同，你现在就算刑满释放，可以自由行动了。你在我身边存着八千比索，要是你打算回国，就事先作个准备，等到海船开航时可立即动身。"

我听了他这番宽宏大量的话十分激动，对他说道：

"先生，我真不知该怎样感激您对我的厚爱深情。您刚才那些话使我非常难受，因为尽管我对刑满释放感到高兴，但我确实

---

① 墨西哥南方临太平洋的港城。

不想离开这儿，哪怕在您身边当个仆人也行。我离开了您，不仅是离开了我的长官和主人，而且是离开了我的恩人、最知心的朋友和父亲。”

上校说道：“罢了，快快住嘴，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些话并不是对你不满意，更不是想把你从我家赶走，而是想让你永远享受自由。你尽管和我情如父子，但你是因为充军才来到我身边的，你在马尼拉这段时期是苦役犯的刑期。再说热爱祖国也是许多忠诚人的美德，虽说这也是一种偏见，但它是具有爱国精神的偏见。也许你知道，人活在世上就应该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或确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哲学家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但许多人并不是哲学家，所以只要和这种思想大致吻合或至少把自己陈旧的观念克制住就成。要真正引导人们确立这种思想并非不可能，但阻力也相当大。许多人对自己诞生的故土特别留恋，这似乎是一种根深蒂固、顺理成章的偏见。奥维德悲叹庞托①的诗文你一定念过了吧，他不抱怨气候恶劣，也不抱怨野蛮、好战和残忍的杰塔族人②，而只悲叹庞托背离了自己的祖国罗马。你大概了解了那事件的详情了吧，因为不管庞托怎样解释，他也得不到原谅，结果终于上帝让奥古斯都·恺撒大帝把他流放了。现在既然你亲眼见过伊克塔卡尔科镇③的印第安人宁愿不要墨西哥城总督的宫殿，也想拼命保住他们自己的茅舍，我何必再来对你谈论这种热爱祖国的道理呢？确实，尽管这种热爱故土是一种偏见，但我说不上它究竟错在哪里，要是想完全摆脱这种观

---

① 古代小亚细亚王，以抗击罗马人闻名。

② 古代南欧一野蛮民族。

③ 墨西哥城附近印第安人聚集的古老小镇。

念的束缚，恐怕除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家，就别无他人了。但若想避免自己沾上背离祖国、忘恩负义的坏名声，那就该真的去热爱故土，尽到本份。所以，小彼得罗，我还是想让你永远享受自由，因为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祖国，回到亲友的怀抱。”

我说道：“先生，这太对了，热爱祖国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本份，祖国是我的诞生地，我同那儿的亲友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这是对那些把祖国当作母亲的人和那些在母亲的怀抱里找到了职业的人而言的，我的情形就不这样，祖国对我好比是后娘。在祖国，我的那些朋友全是卑鄙好利的人，我有了钱财，无数朋友便来奉承我，我失去了钱财，谁也不会顾及我，把我一下子推到贫困的深渊，甚至同我说话都感到丢脸。我那些亲戚的举动就更令人伤心了，他们真是最忘恩负义的人。难道这样的祖国和人民也值得我去热爱吗？不，先生，这还不如让我去爱那里的房子和大街，爱它美丽的奥里利亚镇、伊克塔卡尔科镇和圣阿尼塔镇，爱它圣阿古斯丁·德拉奎瓦斯镇、圣安赫尔镇的名胜古迹和塔库巴亚镇的了望台，以及其它这一类的东西呢。我确实可以声明，我对祖国没一点留恋之情，那儿没一个人值得我怀念，就是有趣的圣地亚哥节以及卡尼塔镇和玫瑰奶奶镇的酒店对我也没一点吸引力。”

上校说道：“罢了，你不必再极力对我辩解了。你该明白你这种举动是十分幼稚鲁莽的，确实，不仅是你，而且对许多人来说，祖国都好象是他们的后娘。但要是我们把大伙儿遭受的不幸命运所牵涉的政治因素暂且不提，你就会发觉许多人是因为自己鲁莽冒失才遭到不幸的，即使他们祖国的同胞再仁慈，他们犯了罪也总该受到惩罚。难道谁愿意把自己的钱财和家业随意让一些恶习满身的坏小子去尽情挥霍糟蹋吗？绝不愿意。这样，

那些无耻之徒就自然对他们的祖国和人民怨声载道，或说得确切些，怨恨他们在国内没有肆意横行、为所欲为的环境了。

“你自己就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见证人。你对我讲过自己的经历，你好好回想一下就会明白你在墨西哥怎样遭受了痛苦，怎样被人当作小偷送进监狱，后来又怎样充军流放。你要明白你的一切不幸都不是你的祖国和你的同胞给你带来的，相反，是你的疯癫和你那些邪恶的朋友引起的恶果。”

上校这番强劲有力的话使我认真回顾了自己的所有经历，我觉得他的话十分中肯入理。那时我眼前浮现了哈努亚里奥、马丁·佩拉约、猫头鹰等许多使我放荡堕落的坏朋友。我也想起了象堂安东尼奥、我的老师和破衣汉子等好朋友，他们不仅开导和教诲我，还用钱财救济我。我这样深刻地反省了一通，便对我主人说道：

“先生，毫无疑问，您的话句句在理，我幼稚年轻，十分需要您用中肯的教诲来指点我，反正我还不想离开您这个家。”

上校说道：“这你不必担心，只要你象现在这样规矩做人，这个家永远是属于你的，我也永远是你的父亲。”

于是我紧紧抱住他谢了恩，随后，这场诚挚的谈话就结束了。我还象先前一样在他身边受到信任，享受着同过去一样的欢乐。但我的幸福并不长久，没多久就消失了。

那次谈话后两个月，一天饭毕，我主人突然中风晕倒。这次发病十分剧烈，因为在晚间，我主人没来得及施临终圣礼，便死在了我的怀里，这使我感到无限悲痛。

接着，马尼拉城的达官贵人都赶到死者家里，他们按军人的仪式给我主人覆盖了尸体，然后又忙了一阵葬礼的事，因为那时我已哭得不省人事了。

钱财真是个讨厌的魔鬼，我主人刚死，就有人想去打官司，企图占据他的财产，因为他们以为我主人死前并未立下遗嘱。但忏悔牧师十分老练，他让我把保险柜的钥匙拿了出来。

果然，他从柜子里找出一张几天前我主人立下的遗嘱。牧师念完遗嘱，才知道我主人已把处理遗产的事托给了他的朋友圣蒂尔索伯爵，这是一位我十分热爱的正人君子。

遗嘱上说，等我主人去世后把他的所有遗产分成三份，交给他的亲人。一份给他在西班牙布尔戈斯城①的侄女，一份给我（要是我还在他身边的话），还有一份给马尼拉城或当地的穷苦百姓。要是我已不在他身边，就把留给我的那份遗产也分给当地的穷人。

这样，那些想占据我主人遗产的人彻底绝望了。于是大伙儿准备举行葬礼。

翌日，上校去世的噩耗在城里传开后，人们络绎不断地来到我家。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原来都是我主人一直救济、布施的穷苦仆人，可怜老人，无依无靠的孤儿和这一类不幸者。

我主人的尸体放到了灵堂中央的灵柩里后，四周挤满了可怜的穷人。他们失声痛哭，诉说着恩人的功德。他们小心翼翼地吻着我主人的双手，辛酸的泪水滚滚而下，并高声说道：

"我们的恩人，我们的父亲，我们最好的朋友死了……谁来可怜我们？谁来接替他救济我们？"

那时不管显赫人物到场时气氛多么肃穆庄严，那些可怜人儿都顾不上，她们还是在那儿哭诉着自己从此将缺吃少穿，无依无靠了。她们哭泣、呻吟、悲叹、愁眉苦脸，简直到了无休无止的

---

① 西班牙北部一小城。

地步，但这正显示了她们对恩人的不胜感激之情。

待到棺材完全入葬后，她们才纷纷散去。下葬时的哀乐同那些穷人们的悲痛呻吟交织成一部最感人的乐曲，久久在圣教堂的上空萦绕回荡。

隆重的葬礼完毕后，我不知所措地回了家。连着九天我一直十分悲伤，甚至接待前来吊唁的人都应酬不了。

这段时期过后，遗嘱执行人便履行了死者的嘱托，分配了遗产。我得到了应归我的那部分遗产，共为三千多比索。那时我百感交集，简直是噙着泪水接受了这份遗产。

大约过了三个月，我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不再整天念叨我的父亲或恩人了。我觉得这就算我对主人十分孝顺了，因为有许多儿子、妻子和朋友自诩为死者最亲近的人，但他们往往对死者十分健忘。他们有时尽管穿着孝服，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却早已在无拘无束地放肆笑闹了。

那时我已有一万一千比索，这在马尼拉够令人垂涎的了。我竭力想按照上校活着时的那种生活方式去过日子，使自己不走邪道，不听坏朋友的挑唆，也不上他们的当。因为那时他们见我已刑满释放，又有大笔的钱财，便都想巴结我。但我抱定一个宗旨，决不挥霍钱财，也不丢掉正直人的名誉。爱慕钱财和那种不太纯洁的荣誉感往往会使人们克制自己，不愿再去放荡堕落，这是多么确实的真理！

这样看来，贫穷的人就容易沾上恶习，或至少容易变坏，因为各国最穷最下贱的人也都最容易犯罪和干那些卑鄙的勾当。为此，所有的长官和领导都应尽到职责，使自己的百姓和部下不至游手好闲，走上邪路。

这暂且留待那些治理百姓的人去探究吧，我们话归正题。

那时我守着钱财，孤身一人在马尼拉生活，不免产生了回国的念头。我想让国内的亲友们瞧瞧我的出息，羡慕我走了红运，然后在墨西哥城好好享受并显耀一番，便觉得这笔钱已十分可观了。

于是我做好了一切动身的准备，换好了钱币，待到海船将开往阿卡普尔科港时，我又作了一次庄重的弥撒，赢得了大伙儿临行前对我的赞誉；接着我同主人的所有朋友一一告别，来到甲米地港，带着所有的钱款上了船。

第十四章

我们这位作者在前往阿卡普尔科港途中的种种经历，船只怎样遇难，抵达海岛后他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以及其它一些奇事。

当人们用遐想的翅膀在迷人的神奇世界遨游时是多么令人心醉！当人们得意洋洋地做着自己的美梦，即不去设想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因素，或更准确说，不愿知道神明的上帝能变幻出许多令人难以预料的事情时，人们是多么天真欢快啊！

我离开了马尼拉城，带着钱款登船前往阿卡普尔科港时就有过这种欢快的遐想。我盘算着这一万一千比索到了墨西哥城该怎样使之变成二万或三万比索，然后用这笔资金到韦腊克鲁斯[①]去做买卖，两年后再让它变成五万或六万比索。这样，我既

① 墨西哥南方临坎佩切湾的港城，工商业发达。

有钱，又机灵，就至少能找个嫁妆和我资财相当的贵小姐结婚，难道这还怕不成吗？我靠着那些资本，再省吃俭用几年，不是又能赚它四五万比索吗？有了这么多钱，不就可以到马德里去捐个伯爵或侯爵的头衔了吗？我弄这种头衔肯定要比别人容易。我成了伯爵或侯爵，就再也不会去当那种做买卖的商人了，于是人们就会叫我阿莱平侯爵或穆索利纳伯爵①了。那时该做什么呢？许多人还没这种头衔呢，他们不是也爬上了高位？但我还是得找点事情去干，不然那些坏心眼人会嫉妒死我的。那么去哪儿找活干呢？对，去乡村吧。乡村里哪些活对于侯爵来说是最合适体面的呢？我可以买两个最富裕的庄园，聘请几个最精明忠心的人来管理庄园；那儿的土地在国内应该是最肥沃的，这样我就能年年丰收，钱财满箱；那时我在墨西哥就有了名望，成了显要人物；我的夫人也一定千娇百媚，光彩照人，难道还用担心找不到象总督夫人那样的妻子吗？当然不用担心。那时我会全力去爱我妻子的美貌和聪明，我会送她各种礼物，使她对我心归意顺。我妻子既然象总督夫人那样高贵美貌，就一定也是她的密友。这样，我不是就能依托他们的庇护了吗？我一定要抓住这些不放，同总督的关系亲密之后，就可以少花点钱捐个官位，当个上校；这样，我鹦鹉就能一跃而为胸前饰有三条绶带的高级军官，人们见了也得用“阁下”来称呼了。这多令人神往！

到了这一步难道就歇息罢休了吗？不，先生。我得让我的所有庄园生产大批的物品，聚敛大量的钱财，等我的总督朋友回西班牙时，我就陪他一同前往。他既然受到国王的器重，又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就一定会在宫廷推荐我；再说我又精明能干，

---

① 这是作者随意编造的名字。

准能受到他们的赏识。这样，用不了多久，至多一年，我就能当墨西哥王国的总督了。这些都不言自明，是早在意料中的事了。那时……啊！我登上总督宝座的那天，我的心该多么惊喜万状！

哎哟！那时我所有的熟人会对我多么谄媚趋奉！那时我的亲友会蜂拥而来，他们既然过去对我如此刻薄，怎么反倒不怕我对他们发火生气了呢？

此外，我在那片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什么欢快的日子不能尝试呢？我通过各种手段，什么财富不能攫取呢？什么人间乐趣不能享受呢？那时谁都想来赞颂我，我的恶习会被说成高贵的美德，连法庭恐怕也忘记了我过去的罪孽，甚至我可以把过去整我的人当作最痛恨的敌人去对付。反正至少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好日子。那时我还得贿赂友人，用钱财去堵住政敌的嘴，使朋友赞许我的品行，使政敌不揭我的罪恶。这样，我既是原来的鹦鹉，又是西班牙贵族，成了个十分幸运的人。要是我乐意，还能成为天字第一号的无赖，或摆出国王的架势和装成天下最正直的好人，尽管许多受了我坑害的人总是骂声连天，决心报仇雪恨。

我回国时坐在船上头几天这么想着，要是上帝顺应了我的痴心妄想，就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受不幸，甚至我自己也会被推上断头台。

整整一个星期，我在船上不断地想着这些东西。我想着总督职位、身佩绶带、刺绣饰衣、阁下称号、各种礼物、恭敬、宴请、珍贵餐具、各处游览、各种车辆、侍从、仆人的打扮、豪华的宫殿等等，这些东西都魂牵梦系地在我膨胀了的脑子里闪现，简直使我变得有点痴疯呆傻了。

那时我想得脑袋发胀，虽说这事连影儿都没出现，我却已变

得十分高傲，以为我这个微不足道的鹦鹉马上就要跟总督打交道呢。于是我在船上对别人爱理不理，见了有钱人，我稍微寒暄几句；见了同我一样的人，我很少说话，或几乎不理；对那些比我低下的人，我简直装出一副十分可笑的威严神情。

这样大伙儿很快就发觉我喜怒无常，他们觉得我起先热情和气，后来就狂傲乖戾，令人讨厌。于是一些人取笑我，另一些人贬低我，反正大伙儿都厌恶我了。

我瞧见他们那副神情，便自言自语道："怎么，这些粗鄙的黎民还想来戏弄我吗？难道总督还留下这种祸害百姓？要是我当了副王，说不定现在捉弄我的这些家伙会最先跑来讨好我呢。当时我象堂吉诃德痴狂地想光复骑士之道那样，时时刻刻胡思乱想着。要不是老天变了脸，刮起了大风，把我抛到了圣伊波利托岛上，我的疯劲真不知该怎样了结。事情是这样：我们航行的第七天傍晚，天空乌云密集，夜色骤降，东北方向刮起了一阵大风，阻止了我们的航行；不久一片漆黑，什么也辨不清了。接着暴雨倾盆，雷电交加，使人感到十分恐怖。

六小时过后，又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这时海水上涨，波涛汹涌，就象把海船埋葬了一般。强劲的飓风和激烈的震荡把船上的灯火全扑灭了，这样水手们只得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那时闪电的可怕强光使大伙儿瞧见了一张张铁青的脸相，简直象死人一般。

这时，一个巨浪扑来，把舵轮打碎了，接着又一个浪涛把牙樯的桅柱折断了，然后是一阵大风吹断了前桅帆的木柱。桅柱折断后，船帆被撕成了碎片，绳索也因吃不住劲而纷纷断裂，但大伙儿谁也不敢去奋力抢救。

那时风向变幻无常，海船被打碎了舵轮，只好在波峰浪谷里

随风飘荡。当时海浪飞溅，即使关上了舱口，船内照样进满了水，我们不停地用抽水机排水，但还是无济于事。

在那种悲惨的境遇中，谁都忘了什么叫忧伤和惧怕，大伙儿只是不停地发誓许愿。

正在这种十分急迫的时刻，旅客最倒霉的时刻降临了。那时海船象圆球一样左右摇晃，不料竟撞到了一块暗礁上，于是船身象从头至尾挨了一枚巨型炸弹的轰炸，当场被击得四分五裂。那时水柱冲天，似乎连悔悟都来不及，大伙儿就要被送去见上帝了一样。

船上有位牧师一下子把大伙儿全宽恕后，就由着大伙儿自寻生路了。

我瞧见船在急速下沉，便象猫儿一样连忙抓住甲板。恰巧老天在甲板上留了块木板，据说遇到海难抱住木板就能活命。于是我使劲去够那块木板，但海浪翻腾，我怎么也够不着。这时一道闪电刺破漆黑的夜空，我一下子瞧见了整个撞碎了的船身已经沉入水里。

那时我简直惊恐得不知所措，我想既然船上的许多人都丧掉了性命，我也准不会例外。

然而，那种无论如何也要保住性命、死里逃生的念头又使我鼓足了勇气。我精疲力尽地抓到了那块木板，对着上帝和圣母千般许愿，然后随着浪涛和风向在海上飘荡。

有时波涛把我打入水里，有时又把我举到浪尖。我在这凶险惊人的浪涛里大约搏斗了一个半小时，这时乌云开始消散，海涛渐渐平息，东方露出了曙光，狂风也顿时停息了。这一瞬间的变化对我来说简直太迷人了，我甚至觉得那是宇宙间最美好的时刻。不一会儿，太阳露出了它美丽光彩的笑脸；我几乎光着身

子，瞧着眼前那片广阔的大海，心里还在惧怕昨晚的那场灾难，并觉得那无垠的大洋早晚要叫我丧掉性命。这样，尽管海上的早晨多么奇异神妙，我也全然无心观赏。

那时我使劲抱住木板在海上漂游，又担心别喂了鲨鱼。正在这时，我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喊叫，我抬起头举目凝望，果然发现有几个渔民乘着一只小船正在向我呼喊。我便使劲盯住他们，渐渐发觉他们越来越靠近我了。当我辨清了那些好人是赶来搭救我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喜兴奋！当小船挨到了我的木板，他们伸过胳膊，把我抱到他们船上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心房，这是多么难以形容的欢乐啊！

当时我裸露着身子，昏沉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他们让我嘴朝下躺着，给我压出了许多苦咸的海水，然后给我全身按摩，喝一位渔民随身带着的鹿茸酒。随后，他们给我穿上衣服，把我送到附近海岛的码头上。

上岸后，我渐渐清醒些，浑身的抽筋也停止了。这时他们把我抬到码头旁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下，于是立即有人围拢过来，其中有的是欧洲白人。他们好奇地瞧着我，问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但谁也没来安慰我，最同情我的人也只给了我大约值半个雷亚尔的一枚小钱。

一些人只是嘴上怜悯我，他们散走时纷纷说道：

“多倒霉！……小可怜虫！……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

他们说了些无用的话，以为这就够同情我了，便说说笑笑离去了。

岛上的穷人见了我十分同情，他们虽没给我什么东西，却没用言语来伤害我。也许他们不了解我是什么人，或他们向来不爱多说。

这些人尽管很穷，但还是有人给我送来了一碗茶水和一块面包。有人还给了我一件旧汗衫，我恭恭敬敬地谢了恩，马上把汗衫穿到了身上，我确实冷得够呛了。这就是我这要当新西班牙总督的人遭受的晦气下场，因为当时我穿上了穷苦百姓送的汗衫就满足得感激涕零了。于是我把总督宝座、宫殿、仆人等念头统统抛到了脑后，连一刻也不愿再去回想了。我竭力在大伙儿面前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谦恭温顺，简直象只驯顺的小狗。许多人有了钱趾高气扬，一旦失落了钱财，就变得温顺近情了，这是多么千真万确的事情！

我在那棵大树下躺了三四个小时，一直不知该去哪儿，更不明白在这块陌生奇怪的土地上该干些什么。这时有个人朝我走来，从衣著打扮来看，象个岛上的阔佬。他穿一件蓝绸缎长袍，几乎盖过脚面；长袍上绣着貂皮金丝绒，还佩着嵌金的绸子绶带；他的鞋也是金色的凉鞋式绒鞋。他一只手拿了把金柄的中国拐杖，另一只手拿着金烟斗。他没戴礼帽，头发稀疏，但头顶或稍靠后一点盘着一种象贵夫人才装饰的发结，他还带了一只金光闪闪的戒指和一枚我也看不明白的勋章。

他身边跟着四个忠心恭顺的侍从，一个象村夫，或叫当地土人，他穿着红绸金穗外衣；另一个象欧洲人，果然那是西班牙语翻译。

那人走到我跟前，仔细打量了片刻，他似乎十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他通过翻译对我说道：

“可怜的难民，你不用悲伤，海神没把你送到蜡烛群岛当奴隶就算万幸的了。走吧，上我家去吧。”

说完，他吩咐侍从背着我走。这时旁人轻声议论起来，最后竟欢呼喝彩了。

立刻我发觉那人大概是显要人物，因为所有过路人都对他十分恭敬。

果然我猜得不错，一到他家，我便发觉那简直是座宫殿，甚至可算最豪华的王府了。他把我领到一间舒适的房子里，给我送来了吃的食物和当地人穿的衣服，然后吩咐我静养四天。

四天后，我恢复了体力，这时他同翻译一起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道：

“怎么样，西班牙人，我的家比大海舒服些吧？在这儿呆得惯吗？你愉快吗？”

我说道：“先生，太好了，您的家简直是一座宫殿，使我完全摆脱了饥饿和寒冷，它是我在海上遇难后死里逃生找到的最可靠的避难所，难道我还不该高高兴兴、永远铭记你们的救命之恩吗？”

从那时起，这位岛上的富人对我更热情了，他几乎天天来看望我。他给我请了老师，教我当地的土语。这样，没多久我就以为粗通了当地的土语，因为这位富人也自诩对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都懂些，但说话却往往词不达意。

我用土语讲话时，终究要比他说西班牙语熟练些，因为我到了岛上，每天总要说话，和当地的百姓打交道。由此可见，要想掌握一种语言，没有比亲自同那里的人民相处交谈更好更快的方法了。

两三个月后，我已学了不少当地的土语，可以不用翻译，直接同岛上这位富人交谈了。那时他告诉我，他是图坦的兄弟，或叫海岛总督的兄弟，首府在一个岛上，叫绍乔富岛。他是总督的副手，叫利马奥顿；于是我也向他通报了姓名，国籍，又讲了一通海上遇难的事情。

他听了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并对新西班牙王国的事也兴致很浓。

第二天他和我一起去见他的哥哥图坦总督。我按着岛上的礼节十分恭敬地问候了总督大人，他也尊敬地回了礼，然后亲切地对我说道：

“你有专长吗？我们这里向来对漂泊来的外国穷人或富人都热情友好，一视同仁，但对于那些想长久留在这儿的人就不那么宽容了。他们在这里呆上一阵，就该把自己的本事和从事的手艺告诉我们，这样能从他们那里学到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这就是说，谁没付出辛勤的劳动，就别想吃这里喷香的大米和味美的牛肉，鲜鱼。所以，对那些没有任何本事或手艺的人，我们就派人教他，一两年之后他们就能渐渐自食其力，补回原来的欠缺了。现在你告诉我，你会什么手艺，好让我兄弟推荐你到作坊去自食其力。”

我听完这话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没学过任何手艺活，于是对图坦说道：

“先生，我是我国的贵族，所以没学什么手艺，因为贵族老爷干体力活是件丢人的事情。”

这位和蔼的总督先生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他在椅背上靠了一会儿，待到稍稍平静后，便对我说道：

“这么说，在你们国家干体力活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喽？所以你们每个贵族都是总督或诸侯，照此看来，所有的贵族大概都是大富翁了。”

我说道：“不是，先生，贵族并不都是王亲贵子，也不都是富人。相反，有许多贵人是十分贫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堕落放荡。”

图坦说道："那么，既然这种现象十分众多，就会使人觉得你们国家的贵族都是些游侠骑士式的疯子了。因为他们明知贵族头衔对穷人毫无用处，即使是贵族，也会很快由富变穷，最后倾家荡产；但他们还是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使他们既无手艺，又无本事，只得在困厄的逆境中死去。再说，要是在你们国家贵族从不自食其力，那他们对百姓也一定毫无益处。现在你告诉我，在你们国家，贵族或富人究竟干些什么呢？他们怎样为百姓做事，成为有用的人呢？这样看来，贵族或富人一定给国家带来许多麻烦和累赘了。"

我答道："不，先生，贵族和富家子弟总会由他们父母出面，把他们领入高贵的文武之道中去，他们谁都会对社会十分有用。"

总督说道："这倒不错，那么，难道文武之道和那些贵族将来做事的本领和手艺是完全脱节的吗？我不甚明了。你告诉我，文武之道干些什么活呢？"

我说道："先生，那不用干活，而是一种职业；要是他们学了手艺活，就会变得卑贱，所以贵族谁都不愿干手艺活。从武这一行就是那些年轻的贵人子弟在一起学习军事艺术，让老师教他们学数学，画工事图，破坏要塞，指挥骑兵队，轰炸城市，布置海战等等；贵族们学得了这些本事就能当个出色的将军，防止敌人的侵袭，成为国家有用的人。"

总督说道："这种学问本身就很高贵，对百姓太有用处了。因为人人都需要防卫，所以对从武的人就特别尊重。当兵的确是十分光荣高尚的事情，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在你们国家当兵这么受人欢迎呢？难道百姓都不是兵吗？这里却没一个人不是当兵的，你要是长住在这里，你就是个兵，一旦岛上发现了敌情，你就该同大伙儿一样拿枪打仗。"

我说道："先生，我们国家可不是这样，我们有专门的常备军，他们吃国王的军饷，叫做军队或部队。这些人的任务是一旦敌人进攻了，他们就拉出去打仗，百姓则不必多管，只要进贡纳税，养活这些军队就行。军队并不是总有任务的，他们难得碰上几回窘迫的局势。"

图坦说道："你们国家的事听了真叫人费解。多可怜的国王！多可怜的士兵！多可怜的百姓！国王的花费该多大呀！百姓白白养活了那些士兵，他们担了什么风险，抵御了多少敌人了呢？一旦发生了战争，全体百姓都一致对敌，这不是更好更有效吗？现在你们那些军队打起仗来该多么吃劲！光靠这点军队怎能使敌人胆怯！国王常年供养一百万常备军，当然就会耗掉许多人力财力，而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国家遇到了敌情，就马上召集五分之一的人口来抵抗敌人却并不十分费劲。所以遇到敌情时，士兵越多，就越勇敢，越有士气，越团结，越有胜利的把握，耗费也当然越少。至少我们是这么做的，这使鞑靼人、波斯人、非洲人和欧洲人都没能战胜我们。

"但这不过是随便议论而已，我不了解你们国王的政策，也不了解欧洲各国的情况，更不明白那些国家的特殊条件，这点大概最为重要了。所以，他们这样做也许有他们的道理，尽管我对这种做法总觉得有点别扭。你既然是贵族，那请告诉我，你是当兵的吗？"

我对他说道："不是，先生，我是学文的。"

他说道："好哇，你学了什么知识或学问，你能谈谈吗？"

当时我似乎把那些不懂西班牙语的人都当成了傻子，甚至连总督也不例外，于是对他说我当过神学家。

图坦问道："什么叫神学家？"

我答道："先生，就是那种研究神学的人，或属于上帝的人。"

图坦说道："啊！这样的人该永远受到敬重。那么你至少对你们的上帝十分了解喽？你知道哪些是上帝的特征和美德，你有学问，能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吗？从今后你就是最值得我尊敬的人，你坐到我身边来，你真该当我的谋士。"

我听了这些带点嘲讽的话有点慌乱了，忙对他说：

"先生，我国的神学家并不知道上帝是谁，也没法懂得这个奥秘，更闹不清他的特征和真相是什么。他们不过对神灵的本性和宗教的神秘理解得比别人强一点罢了。"

总督说道："这就是说，那些在我们国家懂得许多有关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宗教或教义的圣人、学者或牧师，他们到了你们国家就都可以叫做神学家了。但光知道或会传授这些知识对人们自食其力并没什么用处，所以在你们国家要是当了神学家，就一定对人们什么也接济不了吧。"

我感到十分尴尬，便想用谎话来解围。我总以为他和我一样痴傻，便说我曾当过大夫。

总督说道："哎哟！要是你不愿称它为手艺的话，这可是门大学问。大夫！不错！他能使人延年益寿，又能帮人解除痛苦，这真是处处受人欢迎的人。这里，国王对于那些超出前人成就又有发明创造的高明大夫向来十分赞赏。不过在我们这儿大夫不是专供研究的学问，而是一种自由的手艺。这需要那种十分博学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从事。你大概也是这种人吧，你一定手艺高明，咱们来瞧瞧吧。"

说着，他便差人去花园取第十个花盆里种的那棵药草。不一会儿，药草拿来了，图坦把它放到我跟前问道：

"这药草能治什么病？"

我当即被问懵了，我对植物学毫无涉猎，就象我在特拉潘特拉镇牧师面前胡诌彗星一样，只能谬误百出；但我还是装模作样地拿起了药草，仔细观看它，闻它，用嘴尝它，然后得意洋洋地说道：

“这同我国一种叫帕列塔里亚草药或蒂亚基斯佩佩特拉草药相似，它们究竟有什么特性我记不得了，反正这两种草药都可以做退烧药。”

图坦问：“什么是退烧药？”

我答道：“就是能消除热病或疟疾的药。”

图坦说道：“看来你这大夫就象你当过神学家或军人一样，全都枉然。因为这种草药非但不能医治热病，反而会更加恶化病情；害了热病的人要是吃了这种药，只要五六片叶子泡的半匙药水就会把病人烧得性命难保。”

我这番愚蠢举动被当场戳穿后，一时感到不胜羞怯，于是只好推说道：

“先生，我国的大夫都不必懂得草药的用途，更不必去全部了解每种草药的特性。他们只要脑子里记住几百种草药的名字，按着药物说明就能给人治病，这只须翻翻药物学书本就行了。”

总督说道：“照这么说，你们国家的大夫都是些没多大学问、不懂草药的庸人了，这未必是真的。你这样的大夫也许属于这一类，但真正的好大夫绝不会这么粗鄙愚蠢，因为这不仅玷污了大夫的名声，而且还给社会带来许多危害。”

我说道：“先生，这您不必强求。因为在我国最没人重视的学问就是医学。许多学校都教拉丁文、哲学、神学、法学、化学、物理、矿物学或探寻贵重矿藏的学问，唯独没有教医学的。确

实，有一所大学设过这三门课：早祷、晚祷和治疗法，但只是在早晨教一会儿，况且治疗法也不是天天早晨都有的课程。再说除了星期四① 和节日，学生还有其它名目繁多的假日，所以学生都变得宁愿去大街上闲游，也不愿在学校念书。

“因此，在我国真正高明的大夫确实不多，要是谁得了这个名头，那他一定是勤学苦读、在专业上卓有成效并能运用自如的人了。

“再说，我国有各种大夫，医学也分成了各个种类。医治溃疡、骨折或外伤的叫外科大夫，他们从不给其他大夫招惹麻烦或抢人家的饭碗，他们专治自己份内的病人。另一种医治热病、肋膜炎、水肿病的叫内科大夫，这种大夫比外科大夫的名声要响亮得多，因为他们全靠自己的智慧去探索，所以他们常有学士或博士等体面的称号。

“除了外科大夫和内科大夫，还有放血的辅助大夫。他们用针剂、吸盘等给高烧病人放血。他们不用口服的药物，这种人叫理发师大夫② 。

“还有许多制作和发放药物的大夫，他们都懂得化学和植物学，也就是你们说的草药学。这些人能辨认植物的性别，能滔滔谈论植物的花托、雌蕊和雄蕊，更了不起的是他们还知道植物的类别和用途，这种人叫植物学家，他们也是辅助大夫。”

图坦说道：“我全听明白了，在大自然里探明草药的类别和用途对医学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你们国家也一定会有那种治病比许多大夫还要高明的植物学家。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相信，因为各国的情况和做法都互

① 星期四是举行圣礼的日子。

② 当时的理发师兼这种外科大夫。

不相同。在我国，凡是被称为大夫或医生的人必须精通人体结构，知道得病的原因，懂得配药和制药。再说我们也没有象你们国家一样把大夫分成那么多种类。我们没有内科大夫、外科大夫、理发师大夫、植物学大夫和辅助大夫之分，只要给人治病就叫做大夫。大夫一旦给人瞧病，不管人体内部或外部的病，就得设法把病人治好。他必须会配药、制药、拿药以及一切能使病人尽快痊愈的办法。要是病人治好了，就付给大夫诊疗费，要是治坏了，那就大夫也跟着倒霉。不过各国都有自己的办法。现在看来，你一定不是大夫了，甚至也不可能成为那种高明的大夫。所以，你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谋生的本事。”

总督的步步进逼使我更加慌乱了，于是我说也许我在律师界还能有点用处。

他问道：“律师界？那是什么东西？莫非那种在船上划船的本领① 吗？”

我说道：“不是，先生，律师就是那种学了法律在许多法官面前替诉讼委托人辩护的人。”

图坦听了这话，把头稍稍低向桌前，用手按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对我说道：

“这么说，在你们国家，律师就是那些学了法律，在总督或司法长官那里替受法律庇护的人申辩权利的人吗？”

“对，对，先生，这一点不错。”

图坦说道：“我的天哪！难道你们的人连哪些是他们的权利，哪些是对他们有利的或不利的法律都不知道吗？欧洲人的思想绝不该那么糊涂呀。”

---

① 律师界同划船在发音上有相似之处。

我说道："先生，我国的法律条文十分繁杂，谁能看得过来那么多东西呢？能理解它们的人就更少了，只有那些专门从事法律的人才能解释，所以人们称这些人为律师……"

他问道："怎么？解释是怎么回事？难道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还不能为人理解吗？还得靠第三者来解释吗？要是真的这样，我只能为你们的百姓感到遗憾，并讨厌这种律师的学问。

"但不管怎样，要是你只懂得你同我说的那些事，别的什么也不会干，那你就是个废物。你该设法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别在我们这里游手好闲，当寄生虫。利马奥顿，把这位外国人送去学习梳理羊毛，染色，织造，刺绣，等他亲手织出了毛毯交到我手里时，我再使他成为富人。反正让他无论在自己国家，还是在别的国家，都能自食其力。"

说完他便起身告辞了。我被主人数落了一顿，心里直在盘算：既然这儿不允许无本事的人或游手好闲的鹦鹉生存，那我该怎样拚命学会一门手艺呢？

第十五章

鹦鹉如何在岛上装成伯爵，吃喝玩乐，目睹了一切；他在席间和外国人的闲谈，并非不值一提。

你们一定记得我小时候或开始成人时，我那好心肠的母亲对我的娇惯和放纵了吧。那时我就不愿学手艺活，厌弃一切劳动，成了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从而走上了邪路。我同许多无耻的人交往，他们不仅使我沾满了恶习，还使我大吃了苦头。那

时我经常遭到亲友的蔑视，哥儿们的嘲弄，蛮人的毒打，我被人诬告为小偷，尝到过没钱、没脸、没任何人看得起我的滋味，我几乎总是在极度的痛苦和贫困中挣扎。三十岁过后，我又在海上遭险，总算大难不死，反在海岛被人热情收留；他们不仅想教我谋生的手艺，而且要让我成为富人。你们瞧瞧，这该使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一切不幸遭遇的祸根，并下决心学门手艺，自食其力，不依赖任何人，免得将来再遭受痛苦了吧。

按常人的推理，你们一定会这样认为，而且也确实该这样去做。但事情却恰恰相反，我对无论什么手艺活都十分厌恶，我向来喜欢好逸恶劳，靠着好心肠人的施舍，得过且过。有时我也被迫去当差，比如我给昌法伊纳做仆人，又当过看管圣器人的学徒，但那是实在无法活命时才干的；或即使干上了那些差使，我也从不卖力，总想找机会飞黄腾达，发财享受。我给药剂师、大夫和上校当差时就这么幻想过。

但我居然在上校那里走了红运，不过这种大好运气并不长久。到了海岛，我本该重新做人，学点本事，这样就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所有别人都将成为有用的人，可我却还是不知悔改，并竭力想靠欺骗说谎来度日。那时我瞧见他们定要给我找个差使，便对利马奥顿说，我实在不想学什么手艺，我不仅不想在这儿定居，还想快点回国，因为我是伯爵。

他十分惊异地问道："你是伯爵？"

"对，我是伯爵。"

"伯爵是什么呀？"

我说道："伯爵就是又高贵又有钱的人，这种头衔是国王按照他们祖先的功劳授予的。"

利马奥顿又问道："那么，在你们国家用不着每个人都为国

家效劳，只要祖先立了功，他们的后代就能在国内自由享受了吗？”

这话并未把我难倒，我立刻对他说道：

“我们国王不仅对那些真正为他效劳的人论功行赏，而且对他们的后代还特别关照。我父亲就是一位骁勇的将军，所以国王对他特别恩赏。我是将军的儿子，又是长子，当然很有钱了；后来国王又念在我父亲的功绩，也授予我伯爵的头衔。”

利马奥顿说：“这么说，你大概也是一位将军喽。”

我说道：“不，我不是将军，但我是伯爵。”

他又说道：“这就让我费解了。你父亲攻城克堡，英勇杀敌，在战场上凭着自己的本事，九死一生，到后来才赢得了这个头衔；而你呢，不过是那位英勇将领的儿子，你没经过任何战争的危险，也不懂得如何管理国家，怎么也竟能成为伯爵和富翁了呢？说实话，你们国家的贵族真比我们国家的贵族多许多倍。但你告诉我，这些贵族生来没做过任何业绩，他们在你们国家怎样发挥作用？他们既不会打仗，又不会出谋划策，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毫无用处，更不会摇笔杆子或舞剑把子，那么他们究竟能干些什么呢？他们是怎样消时度日的呢？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国王或国家养着这些人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有点茫然地答道：“他们做些什么呢？吃喝玩乐，或至多干些不辱没身份的事情。要是你见到了我国那些伯爵和贵族的公馆，出席了他们的筵席，看到了他们如何挥霍奢侈，仆人如何众多，衣著如何讲究，车辆如何豪华，侍从如何显眼，以及场面怎样被装饰得华丽精致，你一定会惊讶不已。”

利马奥顿说道：“啊，多么威风凛凛！你们国家的伯爵或贵族简直不亚于我们的国王！我也是贵族，这是真的，要是到了你

们国家恐怕也能当个伯爵吧。但我凭什么才享有这个头衔和俸禄的呢？凭着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在和平时期费心操劳才获取的。我是图坦或海岛总督的副手或副执政长官，我有荣誉，又有俸禄，但我仍然是国王的忠心仆人和诸侯的助手。要是我没有那些业绩，就绝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地位。为了克尽职守，保持以往的声誉，我废寝忘食，忙得多么焦心啊！不用说，朋友，在你们国家当个伯爵准比在我国当个贵族省心自在。但眼下先别管这些，你告诉我，你还想回你的国家墨西哥去吗？”

我说道："对，先生，我很想回国。"

利马奥顿说道："这不用着急，你一定会称心如愿。这里的港湾停了一艘触礁撞坏了的外国海船，它在你遇难的前些日子就停在那儿了。现在这艘船正在抢修，所有的旅客都住到了城里，准备选个好时辰重新登程。所以不出三个月，这艘船就又能扬帆开航了。因为我也想去外国开开眼，这主意我兄弟赞同了。我是个富人，这心愿总能实现，不过你现在得替我保密。我同那船上的两名旅客交上了朋友，他们和我十分相好，他们每天都来陪我用饭。我原以为你是个穷苦百姓，所以没让他们同你见面，现在你既然是贵族和富人，就同他们身份一样了。从今往后，你也来陪我们一同用餐吧。"

他说完这些，到了吃饭的钟点，便把我带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那就是用餐的地方。

大厅里已有几个人先到了，其中有两个是欧洲人，他们就是利马奥顿说的友人，这时主人对大伙儿说道：

"先生们，这就是你们欧洲大陆的伯爵，他也在海上遇了难，来到我们这个海岛，他不久就要回自己的祖国去。"

这时一个西班牙人说道："我们十分乐意以后送您回国。"

我向那人谢过礼，大伙儿便入了席。

另一位朋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他十分开朗健谈。这时他们开始详尽地问起我遇难的经过来了。接着，那西班牙人又问我什么国籍，我告知后，他们又对我国的许多新奇事畅谈了一阵。

利马奥顿头一次听到这么多新鲜事，他简直有点愣住了。我瞧见自己博得了他的赏识，就更加夸夸其谈，但西班牙人的不断提问却使我差点漏出破绽。因为他对我问道：

“您在墨西哥是哪儿的伯爵呢？我对那里的高官贵人几乎全都认识。”

我被他问得有点慌张了，一时不知该怎样编造个伯爵的名字。但我向来善于急中生智，随机应变，便鼓起勇气对他说，我是鲁伊德拉伯爵①。

西班牙人说道：“唉，真见鬼！我离开墨西哥才三年，我在那儿的首府当过领事，又是富翁，所以那儿有爵位的人我全都认识，怎么竟想不起您这位赫赫有名的伯爵了呢？”

我说道：“这爵位时间不长，一年前我刚接受这个头衔。”

“那么您的头衔是新授予的喽？”

“对，先生。”

“您怎么会得了这个如此显赫的头衔呢？”

我答道：“我有大笔的财产，这使我在城里成了一名显贵的伯爵。有了钱财，当然也就很容易得到鲁伊德拉伯爵这一类的头衔了。”

西班牙人听了这话笑着对我说道：

---

① 这是作者编造的名字，有显赫的意思。

“这真是绝妙的好运气。但您要保持这一显赫的头衔需要耗费许多钱财，世上许多伯爵恐怕都当不起这个显赫的名头。因为我曾听说过：

在伯爵们的公馆里往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我说道：“先生，托上帝的福，我国的伯爵直到今天还都名副其实，他们都十分阔绰，这些您以后会亲眼看到的。”

西班牙人说道：“我向您衷心祝贺。”

接着我们又转换了话题。饭罢撤走席面，他们便十分恭敬地同我道别了。

晚上，那位西班牙商人差唤仆人给我送来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着质地精良的新礼服和内衣，他还让仆人捎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伯爵先生：这些衣物请您笑纳了，这总比土布衣服强些。一时仓卒，请原谅这些微薄的礼物。听候您的吩咐。——奥多涅斯。

我取过箱子，也写了张字条答谢，然后用了晚餐，准备休息。

第二天，我全身上下一副欧洲人打扮。吃饭时，我见了那位英国朋友，他竟对我的衣著讥笑起来；他生来爱评头论足，操一口十分蹩脚的卡斯提亚语。他无论在哪儿总喜欢吹嘘自己国家的东西，这使利马奥顿十分反感。那时这位英国人对桌上的面包又感慨了一番，利马奥顿听了有点捺不住劲，便抢在我前头对英国人说道：

“先生，几天前我好意邀您一同进餐，现在您却当着我的面一味赞扬你们国家的东西，贬低这里的东西，甚至还瞧不起我国的人民。

“我并不责怪你们对我们的习俗、宗教、政府和吃的食物感到稀奇，这没什么可惊叹的，我到了你们伦敦同样会有这种感受。我更不会责怪你们赞颂你们的法律、风俗和各种产物。确实，每个人都偏爱自己出身的祖国，适应了那儿的习俗、气候和吃的食物，所以就对它们特别喜爱留恋。但这并不因此可以贬低别国，尤其不能在给了你们好处的人面前盛气凌人。

“你们谈到宗教，就贬低我国，吹捧英国；谈到法律，你们用议院来迷惑我；谈到城镇，你们夸耀你们的首府有百万人口；谈到教堂，你们详尽描绘圣保罗教堂①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②；谈到散步游玩，你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圣詹姆斯公园和格林公园③……。反正我脑袋都快变成一张伦敦的地图了。你们一旦对自己国家的一切吹捧够了，就开始贬低我国的东西。你们总是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和合乎实情的道理闪烁其词，故意显示两国的差异，使旁人听了印象鲜明，觉得该对你们大加赞扬。也许你们应该受到赞扬，但你们现在明明靠着我国的面包才保全了性命，在这里得了便宜又卖乖，一个劲地夸说你们国家的面包如何好吃，这不是痴人说梦般的愚蠢吗？这不仅使我感到厌烦，就是在座的任何人听了也都会有这种感受。你们这样对别人神气活现，谁还会愿意到你们国家去呢；要是你们觉得在这儿不舒服，那正如我起先对你们说的那样，你们为何要跑到这儿来避难呢。”

说完这些，利马奥顿站了起来，他没用完餐，也没同任何人告辞，就气咻咻地离开了大厅。

---

① 在梵蒂冈。

② 在伦敦。

③ 伦敦的两个大公园。

我们大伙儿都羞得面红耳赤，那位西班牙人更是气得不能抑制，他对英国人极其严肃地说道：

“朋友，您虽然有理，但把我们也全都赔了进去。您说的话太不文明识体了，在异国他乡，尤其是我们受了他人的恩惠，就更应该尊重人家的礼仪和习俗；要是你觉得不习惯，你可以自己离去，但绝不能贬低人家，夸耀自己，把自己国家说得比别的国家如何优越美好。利马奥顿的话句句在理，尽管伦敦、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面包比这里的面包强百倍，但这里的面包还是比任何别处的面包要珍贵，因为我们就是靠着这些面包才延得了生命。不懂得知恩感念的人和在恩人面前吹毛求疵的人，他们简直是最粗鲁的贱人。鲁伊德拉伯爵先生，要是我一味赞扬圣卢卡斯角① 的葡萄酒，瞧不起你们那儿的龙舌兰酒，你会觉得怎样呢？要是我在墨西哥城，或也许在您的府上，一边受了您的恩惠，一边却在大肆夸说西班牙的埃斯科利亚尔修道院②，塞维利亚大教堂③ 等地方，同时又贬低印第安国④ 的街道，宫殿等等，您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呢？您给了我这么多好处，可我却还如此不知感念，难道您还不该把我当作最粗野无礼、没有教养的傻子来看待吗？利马奥顿就遭到了这种非礼举动的伤害，他确实是个讲究情理的正直人。”

那位英国人刚才被利马奥顿羞辱了一通，这回又遭到了西班牙人的斥责。他虽然年轻卤莽，但还是懂得该知错改错，于是他立即和西班牙人一起去找利马奥顿道歉。利马奥顿深明大

---

①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南端的要冲。

② 在马德里附近的同名小镇上。

③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城，为名胜古迹之一。

④ 指墨西哥。

义，他当即消气了，于是我们又象先前那样和睦相处，那位英国人也不象过去那样在人家那里趾高气扬了。

我们大伙儿在城里十分舒适地住了一阵，我自然比别人更觉痛快。我凭着自己编造的头衔处处受人尊敬，还获得了不少礼品。那时我总为自己编造了这一谎话而暗自惊喜，我不仅吃穿讲究，而且真的使人相信了我是个富人。他们常对我叙礼问安，请客送礼，尤其是西班牙人和利马奥顿，他们以为到了墨西哥就有我给他们作庇护了。于是我在海岛上和以后回国的船上都过得十分自在。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真正的头衔叫癞皮鹦鹉的话，我准保不能这样舒适走运。但世人往往只看重人们表面的头衔，而不注重实际的人品。

这种弄虚作假尽管能一时奏效，却并非正道事情，吹牛骗人也能混水摸鱼，但这是非法的举动。我的孩子们，你们听了这事会明白：狡猾的人往往会装成贵族、学者、富人和勇士来欺骗人们，要是轻信了他们或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迷惑住了，人们就会上当受骗，就会悔之莫及。我的孩子们，你们任何时候观察和了解人都该看他的真实品性，该注重实际言行，不要被他们的外表、头衔和俸禄所迷惑。要是你们碰到了喜欢实事求是，不象铁屑依附磁石那样贪图钱财的人，你们就可以大胆地相信他，就能说这是个正直人，他不会欺骗我，更不会让我遭受危害。但寻找这样的好人必须借助迪奥盖内斯① 的智慧才成。

现在书归正传。话说那位海岛人把我当成贵族后，不仅总是陪着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还常常和我一起游玩散步，观赏城里的美妙风光。

我同他第一次散步时，碰见一个人拿着张纸在细心地描字，

① 希腊哲学家，他认为智慧的人必须按自然法则生存，不贪图钱财。

那些字是刻在街角一块固定的大理石上的。

这时我问他那人在干什么，他说那人在抄写一条他感兴趣的法律。

我马上又问："你们国家的法律都刻在路旁的石头上吗?"

他答道："对，城里到处都有这种刻在石头上的法律，这样百姓就能人人皆知。所以你那会儿谈起你们国家的律师时，我兄弟就感到十分费解了。"

我说道："您的话确实有理。我们大伙儿都应该懂得法律，这样才能在法官面前申辩自己的权利，不必再去找任何第三者来参与这事了。有了这种方式，被告就能更加明了案情，或据理争辩，或干脆不用请代言人、代理人、律师和陈述人。你们国家的这种习惯并不使我感到惊异，在世上别的地方，这种方式也不难推广。普拉乌托① 在谈到无能的人或至少是谈到某些国家的法律无人遵守、秩序遭到破坏时说道：

……Eoe miseroe etiam

Ad parietem sunt fixoe clayis ferreis, ubi Malos

mores adfigi nimis fuerat oeqius.②"

利马奥顿听了这话皱皱眉头，对我说道：

"伯爵先生，我不太懂西班牙语，英语就懂得更少了。您刚才那几句话我不甚理解，或几乎全没听懂。"

我说道："哦，我的朋友！这是大学者的语言，叫拉丁文。你听到的话意思是说：'当墙上该刻恶习之时，再去用铁钉钉上法律，那已十分可悲矣。'这就证明早在罗马时期，人们就象你们一样把法律公开钉在墙上了。"

---

① 拉丁文喜剧诗人。

② 拉丁文。

利马奥顿说道："这就是说，你刚才是用拉丁文对我说话喽？"

"对，正是这样。"

"你既然能用别的语言加以解释，为何还要说那种我不明白的拉丁文呢？"

我答道："我不是说过这是大学者的语言吗？你之所以知道我懂得拉丁文，记性又好，不就因为我刚才给你引用了普拉乌托的拉丁文原话，才使你觉得我学识渊博的吗？在我们国家，谁要是想显示自己的学问，只要经常胡乱引用些拉丁文就成了。"

海岛人说道："这在大学者之间兴许可以互相引用，拉丁文既然是大学者的语言，那他们一定能够明白，但在不懂得这一语言的人中间就不必这样念念有词了。"

我说道："利马奥顿先生，你还不太明白，在不懂拉丁文的人面前大肆引用拉丁文就会表明那人学问高深，而在懂得拉丁文的人那儿胡说八道就不行了；那时人家会说你语无伦次，引文虚伪，卖弄学问，或装腔作势等等，所以有些人往往找这种窍门，专在不懂拉丁文的人面前谈论拉丁文，这样人家就以为他们是学识渊博的拉丁通了。在我国，我在博雅的大堂里听过许多人谈论宪法、罗马大典、普托洛梅奥①体系、卡尔泰西奥②或雷纳托·德卡尔特③，谈论牛顿以及电流、原料、旋转、引力、推力、气象、燐火、地光等无穷无尽的这一类问题，他们都用拉丁文来大段地引用作家的原话，于是那些对拉丁文一窍不通的可怜姑娘们便都张着嘴不胜惊讶地说道：瞧，他们多么博学！"

---

① 希腊天文学家，中世纪著名学者。

② 意大利物理学家。

③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

海岛人说道："我刚才听你说拉丁文时就莫名其妙，不过我并不因为听不懂你的话就以为碰上大学者了，相反，我觉得你想成为大学者还相差甚远，因为大学者说话总是深入浅出，使所有听者都明白易晓。要是我到了你们国家，碰到了你说的那种场合，我宁愿趁早离开现场，因为不仅说话人大都是浮夸自大的傻子，而且听话人也可算不开心窍的笨汉了，他们都在开这种假意玩笑，并且装作惊叹不已。"

我发现利马奥顿不喜欢别人卖弄学问，便竭力掩饰自己的恶习，决计用吹捧他们国家的习俗来讨好他，于是我对他说道：

"不管怎样，你们在城里许多热闹的地方刻上法律这一高明的识见使我十分钦佩。这样，大伙儿对哪些法律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言行就全都清楚了。年轻人会从小熟记国家的法律，从而避免了我们国家那种把法律当成神秘的东西，只有法学家才能问津的现象了。更重要的是假如百姓对法律一无所知，就常会使糟糕的律师故意搅乱、纠缠和利用案子，以便从中获取利益，使可怜的被告含冤受屈。

"你别以为百姓不懂得法律责任全在于立法者身上，而还在于人们的懒惰、村镇的偏远和那些解释法律的人过于不尽职的缘故。有些法律本身冗长罗嗦，使人觉得概念不清。比如离婚这条就写了十几页，所以，朋友，只要一拿起那本厚厚的法典，就会使人感到意兴索然。"

利马奥顿说道："这么说，那些先生恐怕也想凭着这种冗长繁复的词句来炫耀他们的博学喽？"

我答道："大概是的，反正任何学问都离不开饶舌的人。你要是听了我那位在马尼拉当过上校、不久前刚去世的朋友说的话，那才叫有趣味呢。"

“是吗？他说什么啦？”

“他说了些什么呢，他曾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杜绝一切学者的空话》。在那本书里，他把所有饶舌的语言学家、哲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大夫都骂了个狗血淋头，反正他把所有企图用饶舌来显示学问的人都包括了进去，其中谈到那些没有多少学问、光靠夸夸其谈混世的律师或讼棍时他这样写道：‘律师中间所有那些喜欢胡乱引证、卖弄学问的人都是些品性低贱的人，尽管各门学问都爱咬文嚼字，但不知法律这门学问倒了什么邪霉，竟使这种炫学癖尤其为甚；他们提看法，作表决，反复磋商，旁征博引，补充修改，以为从无数作家著作中抄袭而来的零碎片断越多，他们就越能得到巨额的奖赏似的……’

“现在我们也来评说几句那种夸夸其谈的律师吧。亚里士多德把这叫做说谎的艺术。这些人瞧见自己骑虎难下时，就是说他们缺乏真理时，为了在无知的人那里骗取名誉，他们便大耍手腕，诡辩欺骗，假造训谕，放肆演说，以及其它一些饶舌有害、最能迷惑人的办法。要是他们的险恶诡计得逞时，就会一会儿这个论点，一会儿又另一种解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会从法律条文中引伸出另外许多条款，从旧的案子中推论出新的案子，这样就拖长了审案时间，妨碍了法官对案情的了解，搅乱审判的头绪，阉割和改变了事实真相，并以他们推论的事实取而代之。这一切都是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恶果，有时也由于他们的固执和癖好，这就是说……”

利马奥顿说道：“罢了，这就讲得够多的了，这些饶舌的诋毁简直使我听得有点受不住了。”

我说道：“先生，这不是饶舌的诋毁，而是公正的批评。诋毁者或诽谤者应该受到处罚，因为他们专门揭人短处，毁人名誉，

所以这种人常受到指控。批评就不同了，不管是说理的或讽刺的批评都不是具体地指某个人，而是谴责或抨击那些普遍的恶习，其目的是为了让人抛弃恶习。胡安·布尔查德[①]这位作家的话您恐怕念过吧，他说我们并不是全盘否认律师，而是指责他们中间许多人身上的恶习，所以真正的学者和正直人全不会受到牵连。"

海岛人问道："这么说，难道还有博学正直的律师吗？"

我对他说道："有，优秀的律师不仅人品正直，而且学识也十分渊博。索隆[②]就是司法的魁首，德摩斯梯尼[③]就是辩才的豪英，他们当然不会受到抨击和谴责，反而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尊敬。"

海岛人说道："要是你和一位作家碰到了这种糟糕的律师，这案子就一定十分难办了。"

我说道："要是律师仅仅想报复，那就未免太愚蠢了，因为我和作家都不是他可以随便摆弄的佩德罗、桑丘和马丁[④]，他想在我们身上找碴发泄私愤，那才叫缺乏理智呢。因为我们这番批评全是一片好意，恐怕连他自己都会感到问心有愧，得罪了我们的正直良心了。"

利马奥顿说道："不管怎样，我对我国的这种习俗还是十分赞赏，因为我们用不着律师，必要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律师，至少普通的案情可以这样。于是谁也不会去妄自解释法律，也不会推说不懂法律而违法乱纪。要是国王废除了或改革了哪

---

① 墨西哥思想家，政论家。

② 古希腊著名立法家，生于公元前六世纪。

③ 古雅典著名雄辩家，演说家。

④ 随意提到的人名。

些法律条文，原来那些被废除了的条文就会立即被拿掉，换上新的有效的条文。人们为了防止犯罪，也会立即让自己的孩子熟读熟记，有的孩子甚至不到十岁就被推荐到地方法官那儿当助手了。所以，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会说他不懂自己国家的法律。"

我说道："这种办法十分高明，它不但有益，而且容易推行。这种立法制度在欧洲一定会引起轰动，它会给百姓带来许多好处，它不仅可以废除许多不必要的诉讼，还可以避免代理人、律师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员捣鬼，但现在他们那套立法制度却无法除去这一弊端。

"但我已说过，无论在我国还是欧洲，百姓对法律都一无所知或不甚理解，这并非全在于国王的责任；因为国王既喜欢百姓服从他，又愿意让百姓幸福，他不仅指望人人都懂得法律，还想把它们公之于世，钉在大街旁，让人人皆知。但实际却往往不这样，那些法律没有象你们一样刻在大理石碑上，而是停留在纸上，于是天长日久，就成了一堆废纸。

"士兵应常学习战斗条例或军事惩处法，这样他们就纪律严明，这在西班牙法典中就能找见国王的这种意图。那些法律条文中曾有这样的话：'国王的所有百姓应懂得法律'，'法律应成为公开的宣言，使人人都明白理解，谁也不会上当受骗。'

"这一切都表明：要是各国的百姓对自己国家的法律都一窍不通，他们只得求助于专门从事法律的人代劳，而这种情形不是国王的意图，而是因为人们的懒惰，对律师的依赖，更主要是由于各国本身的陈规陋习所造成的时候，人们再想去完全改变这种状况该多么不易啊！"

海岛人说道："伯爵先生，你真叫我佩服。说实话，你真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有时你十分轻率粗鲁，有时又象现在这样见识

高明，我实在对你捉摸不透。”

说话间我们回到了宫殿，于是这次谈话便结束了。

第 十 六 章

鹦鹉在城里瞧见了几个死刑犯人，他对刑场的描述，以及海岛人和西班牙人对刑法的一场激烈争论。

第二天，我们照常出去散步，并走到最热闹的大街上。我不断向利马奥顿赞叹说整个城市竟见不到一个乞丐。这时他对我说：

“这里尽管有穷人，但没有乞丐，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职业；即使没有，国家也要强迫他们学习手艺。”

我问道：“国家怎么知道哪些人有职业，哪些人没有职业呢？”

他说道：“这很容易，难道你没觉察所有遇见的人他们头上的帽子或头巾上都有一块标记吗？”

我听了这话迟疑了片刻说道：

“是啊，那不是补钉，但这些标记究竟有什么用呢？”

他对我说：“我跟你细细讲吧。”

这时，不知怎么有许多人拥向广场，我们走到那些人跟前，我朋友便对我说：

“你瞧，那头上有一条珍珠质宽丝带或丝条的人是法官，那个有黄丝带的是大夫，白的是牧师，蓝的是算命先生，绿的是商

人，紫的是星学家，黑的是乐师。这样，用了这些宽丝带就能标明许多职业，要是再嵌上些金属标记，就能区别更多的作学问和从事手艺的人了。

“大官也分成几种，有的在宫廷任职（包括文武官员），有的在教会供职，他们头上都有一块宝石，并按那些宝石的颜色和形状大小来表明官职。

“我兄弟是副王，就是说，除了国王，他是第二位最高长官，你瞧见他帽子顶上或最高的地方有一颗闪亮的钻石了吧。我是他特命的总检察官，所以帽子上也有这种钻石，但比他的小些，放的地方也比较靠后。带红宝石的人是国王，带翡翠玉的是大主教，带黄玉的是驻外公使，这样，就能区别许多人。

“贵族穿长袍或丝绸长衫，在战场上立过战功的人长袍上还绣着金字，百姓穿绒布或棉布衣服。

“手艺人也有各种颜色的标记，但较为简单，是用毛织品装饰的。你瞧见那些带着白色图案的是织棉布和麻布的织工，带蓝色图案的是丝绸工，带绿色图案的是刺绣工，带红色图案的是裁缝，带黄色图案的是鞋匠，带黑色图案的是木匠，等等。屠夫没有任何丝带和帽子，他的头发剃得很短，腰间系一根绳子，上面挂一把刀。

“除了这些标记之外，你还看到有些人袖子上有一条白色带子，这表明他是单身汉或没有成婚的人；红带表明已婚或有了老婆，黑带表明鳏寡。

“当然你还能看到一些不同于所有这些的特殊标记，这里有其它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标记，也有我国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标记。比如婚礼、葬礼、节日等等。但不管怎样，你也会觉得国家要知道哪些人有了职业，哪些人没有职业，这是件多么容易的事，

情了，因为它只要看看标记就能明白。这种办法不会有任何人来弄虚作假，因为地方各级法官都有职权检查那些谎报自己职业的人。要是法官觉得那人可疑，就可差人让他当场干那件手艺。若是被传唤来干活的人手艺较熟练，就证明他有这个本事，并付给他报酬；若是他对那手艺一窍不通，就一定要被下在监里了。那人受了严厉的惩罚，还得在监里学习手艺，待到师傅证明那人确实学到了手艺，才让他出狱。

“不仅法官可以检查，各个行业的师傅都有权检查那些行迹可疑、乱戴职业标记的人。这样，我国就很难找到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了。”

我说道：“你们国家的制度真令人赞赏。确实，要是这里施行的所有政策都象你跟我所说的那么美妙完善，你们国家真是最幸福的乐园了；因为这里已实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其他一些政治家们幻想实行的秩序井然的共和政府了。”

海岛人说道：“我国是不是最幸福的国家，我不敢断言，因为我没到过别的国家。要是以为我们这里就没有犯罪行为和罪犯了，这就大错特错了。犯罪和罪犯是世界各国到处都有的事情，这里的百姓也毫不例外，问题是怎样用法律来避免犯罪，以及如何对罪犯严厉惩罚。明天恰恰是正法的日子，你瞧见了那个场面就会知道对罪犯的惩罚是多么严厉了。”

说话间，我们回了家。那天就这样安闲地度过了。第二天清早，我被震耳的炮声惊醒，那炮弹落到了不远处的城墙顶上。

我吓得赶紧起床，在窗口探头观望，只见外边人流不息，十分喧闹。我问仆人是否百姓骚乱或遭到了外敌的入侵。仆人告诉我不用害怕，因为那是执行死刑的日子，所以有许多人汇集到这里。这种现象不常发生，于是许多人从远处赶来观看，这样大

街上就拥挤不堪了。执行死刑的那几天城门关闭，谁也不准进入，也不准营业，所有人都停止工作，等到过后再恢复正常秩序。我听了这话有点惊讶，很想亲眼瞧瞧这一离奇的场面。

果然，没多久又响了三炮，这表明法官到场了。这时利马奥顿找见了我，我对他问过安，就和他一同向广场中央走去。

所有的法官都到了台上，旁边还留了块地方给那些体面的外国使节观看。那时又响完三炮，七十个囚犯在刽子手和司法人员的押送下来到广场。

这时法官们开始复查案子，以免有什么过错，随后，他们便下令执行死刑。那时整个广场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所有的外国人都为这严厉的惩罚感到震惊。对罪犯的死刑有几种，有的被钉在木桩上，有的上了绞架，有的被湿藤条活活打死。

但最使人惊愕的是拿烧红的铁器烫罪犯的脸，然后再砍下他们的右手。

那些罪犯受了这番折磨，叫喊连天，而法官们则在台上抽烟、聊天、喝茶、下棋，竭力不去理会那些可怜人的狂叫乱吼。

下午三点，那个惨不忍睹的场景结束了。于是我们回去用餐。

席间，大伙儿对这种刑法各抒己见，大家几乎所见略同，尤其是那位西班牙人，他说道：

“先生们，当了法官就该执法如山。但硬要法官去亲眼瞧罪犯如何被处死，听罪犯呻吟悲叹，这时那些法官慈善的灵魂该受到多大的折磨。人类见到自己的同类被推入凶残的刽子手那里，由着他们惨无人道地拷打，折磨，最后被夺去生命，这该多么痛苦难受。

“假如有个可怜人被判作绞刑，忍受了耻辱和严厉的鞭打，

或马上被判作苦役，远离祖国，这对于人类的慈善灵魂来说是多么伤心痛苦。它不仅惋惜那人肉体上遭受的痛苦，而且对那人精神上遭受的耻辱和绝望念头感到忧伤。这就是所谓人类共通的情感。

“这些想法要是光让一个人的灵魂去思索，那就一定会痛苦万分，但所有慈善的灵魂都不会停止思索，它们的怜悯和同情早已超出了世上那些常人感受的范围。

“它会暗地里对朋友说，那可怜的罪犯多悲伤！当一个人看到死刑把自己从可爱的妻子怀里夺走，不仅从此将永远不能亲吻自己娇美的孩子，不能和亲友说笑聊天，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将一下子抛弃自己，他也只得被迫放弃这些，这时他该多么丧魂落魄！他是怎样留下那一切的呢？啊！他那成了寡妇、可怜人、单身女和苦命人的妻子，他那不幸的孤儿和没人瞧得起的孩子们，以及他那蒙受了耻辱，也许还会反悔当初友情的朋友们，此刻他们会有什么感受呢？只有无穷的痛苦！

“人类慈善灵魂的怜悯到此就为止了吗？不，它还要去同情那些不幸的家庭。它该到处打听他们，千方百计找到他们；它该从墙缝钻进屋里，要是瞧见了那些人在遭受痛苦、屈辱和无依无靠，它准会寄予无限的同情，并立刻想办法把他们救出魔掌，直到它们完全不遭受危险为止，才算做了一件慈善的大好事。

“但是，要是这种糟糕的慈善念头钻到了国王们的脑子或笔端，那人们该多么倒霉！那样就会对任何罪恶都不加惩罚，法律就会失去效用，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百姓会毫无人身保障，成为别人狂妄、暴力和无耻的牺牲品。

“这时任何宗教都没法制止人们变坏，建立国家的念头也都成了空想；那时司法无人承认，理性蒙受耻辱，神明也完全没人

遵奉了。那时人人都想当霸王，父亲管不了儿子，儿子不尊重父亲，丈夫不爱妻子，妻子对丈夫不忠；在这些恶习的影响下，世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温存和感恩全都遭到破灭。于是凶残的人凭着武力，弱肉强食，只顾了却自己的邪念，便会夺走人家的财产、妻子、孩子、自由和生命。

“要是世上没有严厉的司法，或者正不压邪，没有法律的约束，从而保证人们品行正直、规矩做人的话，就准会出现那种惨绝人寰的图景。

“作了这些推论，我就能完全断言：心肠慈善的人即使看到了这种被处死的人罪大恶极，他们也会产生怜悯同情之心。有的法官拿起笔准备签署罪犯死刑时甚至会掉眼泪，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举动使他们实在难以忍受。他们好比在温顺环境里长大的人，同这些东西格格不入。但他们终究没有违背法律，他们还是签字批准了；尽管他们慈善的灵魂如何痛苦，他们还是没有放纵罪犯，让司法落空，他们顺应天意了。所以，在我国法官们都不愿亲临这种悲惨的刑场。

“难道这种可怕的情景会折磨我们的感情，使理智否认对犯罪的百姓处以正当和必要的刑法吗？绝对不会。确实，有的人总是心慈意善，他们看到罪犯在断头台上遭受痛苦时，并没把那人当成罪犯来看待，而是当作了自己的同类，当作一个完好的人来看待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想到司法的正义，只想到了那人在遭受痛苦，这叫做不懂得把感情纳入理智的轨道。

“我就经历过这种事。一次我瞧见有个可怜的罪犯被押上刑场，我不仅没去想想他犯了什么罪恶，反而为他洒下了同情的泪水。事后我细细回想才明白那种人多半犯了杀人或盗窃的大罪，也许他偷了许多东西，又凶狠地杀了一位慷慨布施的好人，

所以才被推上无情的绞架。或许那被无辜杀死的好人死时连灵魂都没赦免(先生们,我指基督教),这样我就完全赞同把罪犯判处死刑了。这肯定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好比大夫把病人的烂手割掉后,他的整个身体也得救了。

“这样,所有聪明理智的人都会懂得刑法虽然给人带来痛苦,但它却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宁。

“要是人人遵守公正的法律,大伙儿都按正当的理智行事,刑法就会渐渐被人遗忘。但不幸的是许多人往往恣情任性,缺乏理智,并总爱随心所欲地损害别人。为了遏制这种疯狂的邪念,就必须采用强制手段,使他们承受丢失财产、名誉、自由或生命的惩罚。

“现在大伙儿对刑法,对正当、必要和神圣的法律是怎么会产生的已经明白了吧。要是让人们为所欲为,没任何约束,那他们就会比野兽还要凶猛。确实,人失去了理智,就连任何牲畜也不能和他相比了。因为狗懂得感激主人,马知道顺从笼头,鸡会让人饲养并庇护小鸡,人却没任何东西可以管束他。

“末了,难道人们瞧见过食肉的凶猛野兽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吃掉自己的同类而毫不惊恐吗?然而,人类却不知多少回背信弃义,不念恩情,丢掉了赤子之爱和所有的精神美德,聚集在一起绞尽脑汁地杀戮自己的同类了呢?

“马屈服于马刺,驴子在棍棒下驮着重物,人要是失去了理性,就会比马和驴子还要难以顺从。那时就该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去制服他们,即用人类最宝贵的生命来同他们要挟。

“司法或法官应该不徇私情,他们剥夺罪犯的自由或生命并不是因为报复,而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胡安被判处死刑不仅由于他杀了佩德罗,还在于补偿罪过,声张正义,使百姓觉得国家

在保障他们的安宁。它不仅惩办那一个罪犯，而且对所有犯罪的人都会依罪惩处，同时又以罪犯的死刑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各国采用的刑法都依照这些准则并博采了世上最古老的法律。上帝创造人类时就知道人类会违背他的旨意，于是索性又创造了征服人类的惩罚。他对人类说：‘你不可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你吃了必定死’①。人类因为惧怕惩罚，就只好遵守法律了。

“但是，要使惩罚恰到好处，产生好的效果，就该摆脱报复的天性，处罚犯人时应该得当、公开、及时、严格和必要；应该尽量查清犯罪的背景，少出差错。最后一点，应该经法律本身核对证实才成。

“我们刚才瞧见的惩罚除了不够节制，其它各项都顾及到了。说实话，这种惩罚实在太残忍了，尤其是用烧红的铁器去烫可怜的罪犯，然后再砍下右手这一场面。

“这种惩罚之所以过于凶残，因为罪犯不仅忍受了无穷的痛苦，永远丢失了名誉，还让人砍掉了右手，这使他在社会上只能永远变成可怜人或无用的人了。

“这种严厉的刑罚并不新奇，从前波斯人对高利贷罪犯的处罚就曾用锤子打掉他的牙齿，对粮食投机商则把他们扔到火光熊熊的炉灶里；土耳其人对投机犯的惩罚是先用棍子痛打，或初次、二次犯罪时罚款，第三次就把罪犯绞死在他家门前，并陈尸三天。俄罗斯人对贪污烟草税的人就痛加鞭打，直到打得露出骨头才肯罢休。就是在我国的法典上也有这样的法律：对营私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第二章十七、十八节。

舞弊犯和内部的贼人，凡窃得五十比索以上者均判死刑。还有的法律规定对渎神的人割除其舌头，或痛打一百鞭子；对撒谎的公证人砍掉他一只手，等等。这些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效用的减退已被渐渐淘汰了。

“利马奥顿先生，这些你可以对图坦细述一番，然后再禀报国王，看看是否能对这种刑罚作个更改，使之变得不那么残忍。这并非对罪犯可以不去惩办，而是如何惩罚得更加理智温和一些而已。”

西班牙人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于是海岛人接着话头说道：

“外国人总以为他们最讲究仁慈，他们事事振振有词，但你们记住：既然保障百姓们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是人类首要的事情，那么惩罚的目的正好和它相吻合，所以当然是必要的了。因为国家的安稳就是最高的法律。你们还应该记住：除了这一目的，还有许多从属于它的具体目标，这些也同样是必要的，没有它们就不能体现总的目的。这就是怎样使罪犯悔过自新，不再危害社会；怎样使还未构成犯罪行为的人引以为鉴，不去重蹈覆辙；怎样保障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及怎样挽回或弥补罪犯对社会或他人的损害等等。

“你们作了这番计较之后，就会凭着良心说那些看似过分的惩罚实际上一点也不严厉了。那些被处死的人是因为他们犯了杀人罪，他们死时遭到了巨大的痛苦，那是因为他们罪恶滔天的缘故。要是所有的惩罚都能依罪来定，那么用药毒死别人的人就应该被绞死或用其它残忍的刑罚，他死时应该比仅用刀剑戳死别人的人遭受更加严厉的痛苦，因为用刀剑致人死命的人给对方临死时造成的痛苦相对来说要小些，这叫做杀人者偿命。

“刚才你们瞧见的那些挨鞭子的小偷是初次或二次犯罪时

的惩罚，那些被烧红的铁器烫脸和砍掉右手的人是屡教不改的惯偷。对这些人的惩罚丝毫没有过分，就算把他们双手都砍掉了，也不过是为了让他们从此不再行盗，因为他们已完全成了社会的渣滓。但愿所有的小偷都能在没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时落入法网，然后用火给他们作标记，砍掉他们的右手，这样他们就会引人注目，危害也就大大减少了。

"听说欧洲对屡教不改的惯偷就送上绞架，我们这里则用火烫和砍掉一只手，这种刑法似乎更加节制些，罪犯虽然受了严厉的惩罚，但还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们保住了人类最贵重的财富——生命，百姓见了他们也能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在伦敦、巴黎和其它一些地方绞死这类小偷的事不禁会使人发问：难道那儿的百姓都了解这种处罚吗？他们都亲眼见过吗？他们明白为何要绞死那些人吗？我想大概他们都不明白。即使为数很少的人瞧见了那个场面，但了解真情的人一定更少，人们对那些案情一定全然不知。

"这里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那些受到惩罚的小偷没有办法，只好挨家挨户沿街乞讨（他们是唯一允许要饭的人），这就正好帮助法庭声张了正义，使百姓看到他们如何屡教不改，最后落得这种可悲的下场。

"在欧洲，把小偷放在绞架上吊死只能短时期给人受到教益和感到恐惧，一旦这种惨痛的场面在那些放荡汉眼前逝去后，他们害怕惩罚的念头就会消失，于是又毫无顾忌地作恶犯罪了。

"欧洲许多地方刑场同城市相距很远，这就不易为百姓亲眼领受教训。再说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最好是看的和听的相一致，这样才能印象深刻；要是他们光听人们如何痛恨小偷，而自己却从未见过小偷怎样被最后处死，就至多只能使他们产生惧

怕小偷的心理，这好比孩子都惧怕疯狗一样，而想象中的惧怕则绝不会使孩子免除这一恶习。这儿却迥然不同，罪犯就在日常的好人和坏人中间，他们可以经常使人引为借鉴，并且不仅刑场没有远离城市或村镇，相反还把这些罪犯的教训传到了四面八方，使孩子们既不敢偷窃，又惧怕惩罚，因为他们都亲眼领受了这活生生的教训。

“现在你们可以作个比较：到底把小偷绞死好呢，还是对他们烫脸、砍去一只右手好。即使你们听了这些话还是觉得该把小偷绞死，那我也不想强求，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特有的风俗，它们既不能随便废除，也不能任意添加；所以我们还是指望立法家能按照时代的演进，不断修改那些不太完善的法律，使大伙儿都能在法律的保障下心情舒畅，免遭惩罚。”

这时，大伙儿都为海岛人这番精彩的演说鼓掌喝彩，接着便起身离席，各自回家了。

第十七章

鹦鹉赢得了海岛人的信任；他俩抵达墨西哥城，以及在他身边象伯爵那样享受的好日子。

我在这位新朋友身边感到十分愉快，同时又令我非常惊奇；我愉快的是他待我热情友好，惊奇的是他对许多问题都识见高明，整天在我耳边议论滔滔。说实话，他那种神态和语气我无法在这里模仿，反正那是一种高尚伟大、措辞讲究并十分扣人心弦的演说风格；他的表达力很强，这给他的演说增添了一层新奇的

光彩。

那时我一边过着舒适的日子，一边又靠利马奥顿的庇护拉关系。我到处许愿暗示，让人家送礼请客，这样，没多久我便积攒了满满一箱子贵重礼品。

所有这些都是顶着我恩人的名头获取的。他十分正直廉洁，要是我的捣鬼被揭穿，那就出不了城，并会被他抓来做苦役。但正如一个长官难以辨别他的部下到底是在赞扬他还是欺骗他，这尤其在部下正处处替他打算时更难识别。于是坏心眼人就会毫无畏惧地暗中捣鬼，使他们的长官完全蒙在鼓里。

我找到了这个窍门，总是当着利马奥顿的面说话谨慎，表明我坚决赞成司法，又富有人情，不爱偏心。我还装得特别关心百姓的疾苦，赞同他的一切想法，简直把他趋奉得无微不至。

利马奥顿是个博学、理智、品行端正的人，我却总爱利用人家的好心肠去行骗，这对利马奥顿也不例外。我摸透了他的脾性，觉得他是个公道、仁慈和慷慨的人，于是见机行事，几乎总是马到成功。

这样我混得很顺当，便又想起了当总督的念头。许多回我感到这个编造的伯爵头衔太不过瘾了，尽管大伙儿叫我这个头衔时我也感到洋洋得意。那两位外国人几乎天天来海岛人这儿玩，他们不停地在我耳旁说道：伯爵先生，您听；伯爵先生，您看；伯爵先生，您拿住；给您，伯爵先生；您过来，伯爵先生；甚至那可怜的海岛人也跟着他们总称呼我伯爵先生了。我瞧见他们对我如此尊敬热忱，就自然会以为伯爵如同他们国家的图坦或土耳其王国的副王那样了不起了。那时我思前想后，越来越觉得我的主意没错，便想牢牢依靠主人的庇护，尽量赢得他的信任，以便将来扶摇直上。两位外国人因为有求于海岛人，他们见海岛

人对我十分尊重，便对我吹捧迎合，于是他们一呼一应，不知不觉把我当成了大人物。这样，他们整天称呼我伯爵，对我恭恭敬敬，顺从殷勤，以至于使我觉得我真的生来就是伯爵，不过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那时我暗自怨恨道：多倒霉，你是伯爵，可你自己却不知道，真是活该！确实，那时我给自己授了头衔，我觉得当个伯爵由我自己或由国王来授予头衔有什么要紧呢？既然封号已得到，就什么都别去管它。现在我要当世上最伟大的伯爵还缺什么呢？贵族头衔？我不缺这个。是年龄吗？我也早就够了。难道是学问吗？不，我的学问已足够了，我一点也不需要它。

我唯一短缺的是钱和功绩，但这并不难办。难道所有的伯爵都是富翁和有功绩的人吗？许多没有这两条的人不是也当上了伯爵吗？鼓起勇气，鹦鹉，"锅里不会因为多放了一粒豆子而胀裂"。不管怎样，我既然生来就是伯爵，就必定现在是伯爵，将来也永远是伯爵，我可以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装得象个伯爵，反正懒汉骗子装成伯爵的事我也不是头一个。

我常常一个人这么胡思乱想着，甚至自己关在屋里想得神魂颠倒，总要等利马奥顿差人来叫我用餐时，我才神志恍惚地说道：

"神明的上帝啊！你别让这些荒唐的念头在我脑子里生根，使我越变越疯。"

果然，上帝垂念，我总算没有在圣伊波利托岛上断送前程。那时我尽管消除了当总督的念头，但又有多少象我这样的傻子还在朝思暮想，拼命争抢呢。

几天后，两个外国人说海船已经修好，只等图坦准许，就能重新启航了。于是图坦很快赞同了。这时利马奥顿已作好了同

我们一起航行的准备，他告诉大家，他已得到国王的恩准，可以去美洲旅行，这真是个特大喜讯。

旅客们都在用餐时为利马奥顿喝彩祝贺，表示愿意为他效力。那些人都有一定的修养，所以这点报恩的心念总是有的。

启程的日子到了，大伙儿站在船上等着利马奥顿运送行李。他带了一张床，一只箱子和一个小皮包，另外还有一个仆人，这使大伙儿十分诧异。

利马奥顿上船后，西班牙商人便问他那只箱子里是否装满了金币。

海岛人答道："不是，我只带了二百金币。"

商人说道："这点钱用来旅行真太少了。"

海岛人笑着说："到墨西哥和欧洲去旅行还用发愁没钱花呀。"

西班牙人说道："你要自己心里有底，我再说一遍，这点钱实在太少了。"

海岛人说："这就相当足够了，我有你们在一起，又有你们的同胞陪伴，还有你们国家许多有钱人箱子里存放的钱财作后盾呢。我会处处花钱便利，我什么都不缺了。"

西班牙人说："请允许我提个问题，要是出于友谊，你一定会得到我和我的同胞的资助，但是只出于礼貌呢，我不知你找谁去要一个比索。"

海岛人说道："这不必多虑，你也先别问了，到了墨西哥你就会明白。"

大伙儿听了这话还是迷惑不解。这时海船起锚了，我们航行在海上，都指望上帝让我们一路平安，三个月就把我们吹到大洋彼岸，踏上阿卡普尔科这座简陋的港城。那时尽管路途遥远，

我好象已吻到了那座港城海边的沙地，看到了它那比墨西哥城还要美丽的风光。这是饱经风霜的游子将重新见到祖国的山峦和村舍时必然会流露的欣喜之情。

我们一连八天在船上感到十分愉快，大伙儿都在打算到了墨西哥怎样旅行。

旅途中我总想把海岛人和另外两个朋友甩掉，使他们真的以为我是伯爵，免得到时露了马脚，让他们说我胆大包天，忘恩负义。但我费尽了心机，还是没法解脱窘境。

这样，海船在海上日夜兼程，一帆风顺，直到我们踏上了那座港城时，我也没想出什么法子来。于是我们一起上了岸，住到了一家叫埃拉杜拉的客店。

海岛人对我国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他每见到一件事都觉得惊奇，并对我问个不停。他恳求我别把他甩掉，教他学点我国的语言，我应允了。这样我们相处得十分和睦，但两位外国人总是用伯爵的头衔来找我麻烦，特别是那个西班牙人，他常对我这样说道：

"伯爵先生，我们到墨西哥已两天了，怎么不见您的仆人和车子来接您回家呀。得了，反正您是伯爵……因为……这您不会生气吧。也许您是宫廷的贵族吧，还得有宫廷侍臣来迎接您呢。"

我听了这话十分恼恨，便对他说：

"您信不信我是伯爵全没关系，我的家在瓜达拉哈拉①，他们从那里来这儿接我得走一阵子呢，反正我现在没法一下子让您相信，但'谁是什么人，到时候就全明白了'②。"

---

① 墨西哥中部一城市。

② 西班牙谚语。

这样，他不再用伯爵的头衔来刺激我了。海岛人这时为了践诺他在船上对西班牙人说的话，便取出一只装满精美钻石的针盒和一只象粉合一样装满各种珠宝的小盒说道：

“西班牙人，这种针盒我带了十五只，那种小盒我带了四十只。您说说，我有了这些东西还会缺钱花吗？”

商人一下子看见那么多贵重珠宝简直惊呆了，他不停地夸说钻石如何珍贵，珠宝如何精美，并将信将疑地说道：

“要是这些钻石和珠宝都是真的，那就足足能值二百万比索。啊，多么巨大的财富！多么精美迷人！”

海岛人说道：“人们喜欢用这些石头来作交易，用那些牡蛎分泌的液汁，也许是有病才分泌的浓汁来作交易。这种浓汁形成的石块也许就象人们尿道或肾脏的结石一样，却被当成了珠宝，这是多么痴傻、疯癫和蠢笨啊！朋友，人们往往看重稀少的物品，而不注重真正美丽的东西；这种钻石确实比燧石美丽坚硬，但许多东西和钻石一样精美，它们同样能放射出象钻石一样的虹色光彩，如此而已。玻璃有这种光彩，一串串念珠甚至比珠宝还要美丽闪亮，但因为钻石是稀有物品，珍珠也只是在海底才有，所以才被人们看重。要是人们仔细思考一番，就会觉得许多东西并不那么贵重。我在旅途中念了一本你们借给我的小说，那里写了这样一段奇闻：有个叫克莱奥帕特拉的女皇① 送给她爱慕的马尔科·安东尼奥② 一件珍宝，即葡萄酒中一颗被醋溶化了的珍珠，据说这颗珍珠又大又精美，足足抵得上一座城池。

“谁听了这事都会说克莱奥帕特拉太疯癫了，这简直是一种

① 古埃及女皇，以美貌著称。

② 恺撒的侄子，曾得埃及女皇克莱奥帕特拉的支持，对屋大维作战，后在亚历山大城战死。

愚蠢的高傲。但我并不责怪这位女皇。确实，这是一位狂热爱慕着自己情人的女人所固有的荒唐行动，她以为把那颗贵重的珠宝送给了她的情人就是把自己最心爱值钱的东西给了人家，这对一位热恋的女人来说无可非议。但我却认为女人的名誉、自由和玉体是远远比克莱奥帕特拉那颗珍珠值钱的东西，尽管这样，每天还有许多人牺牲了爱情，用礼品换来了男人，也许那些男人根本不是在爱她们的身体、自由和名誉呢。

“我从不为克莱奥帕特拉的慷慨感到惊奇，倒是对那颗珍珠的价值有点怀疑。同时也可见人们是多么看重那些稀少的物品。所以，眼下我没别的办法，只好也利用这一偏见来把它们权当钱财了。”

西班牙人说道：“您一定会走运的，谁都喜欢钻石珠宝，他们准会出个好价码来购买的。女人们尤其会让自己的丈夫争先恐后来购买您的珠宝，下午我就去找个珠宝商来，我可以让他把每颗珠宝的价格抬到一万或一万二千比索。”

饭后，那位商人上了街，不久便带着珠宝商回来了。他们挑了几块钻石和几串带着美丽璎珞的珍珠，当即付了现钱。

西班牙商人离去后三天，海岛人便和他的仆人、我以及我招来当差的那位墨西哥仆人住在了一起。

那时我朋友利马奥顿还一直以为我是伯爵，他总问我道：

“伯爵先生，你在国内来接你的人什么时候到呀？”

于是我又对他胡编一通，使他觉得不漏破绽。但我那位墨西哥的仆人却沉不住气了，他尽管瞧我十分体面，可总觉得我不象伯爵那样讲究奢侈，终于他忍不住问道：

“先生，对不起，请您告诉我您真的是伯爵呢还是名字这么称呼？”

我答道："我的名字就这么称呼。"这样，我就把那好奇的讨厌鬼打发掉了。

于是我既是伯爵，又不是伯爵，同海岛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越来越使他感到顺心了。那时我简直掌管了他的全部钱财，甚至连我自己都有点担心，别出什么漏洞。这样我决定把那只箱子和小盒的钥匙还给他，让他去保管，并让他给我一定数量的零花钱就够了，但他却不肯接收钥匙。有一回我又执意想把钥匙还给他，他却对我发起火来，他用一种向来的真挚劲头对我说道：

"伯爵先生，你连着几天总想让我自己保管钱财，你要是愿意，就放心保管吧。你是贵族，我应该相信你，对贵族谁都该相信他们；他们既是贵族，就一定言行一致，名副其实，这是每个贵族的本份。即使贫穷的贵族也该如此，难道社会上那种名正言顺的贵族还能不尽到自己的本份吗？所以，你把钥匙收起来吧，你觉得该为我的体面和舒适花钱，就自己拿主意吧，我只是提醒你，我现在住的这间客房又脏又小，饭桌也不好，简直糟糕透了，你想法给我租个好点的房间吧。要是你们国家的所有客店都这样，就趁早告诉我，我可以另作打算。"

我谢过了他对我的信任，便说：

"我想您应该过得象个贵族，您有钱，您委托我办的这些事我先前考虑欠周，现在我保证八天内把一切都准备齐全。"

这时我的仆人带着一位理发师走进屋，那人一见到我便张开胳膊向我扑来，他紧紧抱住了我的脖子说道：

"托上帝的福，我的主人先生，我终于又见到了您，您真有气派！您上哪儿去啦？自从图拉镇那些该死的印第安人把您赶走后，我一直没打听到您的下落。我只听您的一位朋友说，不知您

在蒂克斯特拉镇干了什么事，后来就被充军去做苦役，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您的消息。现在您告诉我，先生，您的日子过得怎样？”

说完他便放开了我，这时我才认出使我如此窘迫难堪的人原来就是我过去的小伙伴安德烈斯先生；他帮过我许多倒忙，他和我一起给狗刮脸，把印第安人的脸皮刮破，以及给一位老妇人敲碎过颌骨。我见到他确实十分惊喜，他人虽穷，但是个好人，不过另一方面又使我不知怎么感到对他特别讨厌，因为他使我不胜羞愤，在海岛人面前仅仅几句简单的问话就把我伯爵的头衔一扫而光了。这时海岛人一下子明白了我的头衔和吹嘘的财产都是谎话，但他仍然装得不露声色，让这位理发师刮脸。随后，他付给安德烈斯一个比索的工钱，表示他为人非常慷慨。

于是安德烈斯又来和我拥抱，并说他们理发店就在梅塞德大街的普埃夫洛商店旁边，让我去那儿串门，他还有许多话要告诉我。说完他就走了，这时我主人利马奥顿十分慎重地对我说道：

“我才明白你原来不是什么富人，也不是伯爵，你只是想凭着这种办法到我身边来过过好日子。

“这没什么，我绝不会因为你无辜说了谎而嫌弃你，你更不必以为从此就没脸见我了。你是个穷人，又没有伯爵的头衔，是我把你当成了正直人才喜欢你的，你要永远做个正直人，真正名副其实。世上的伯爵不管是谁，都该首先是个正直人，流氓一样的人尽管是真的伯爵，我也不承认他是贵族。所以你不必再羞愧了，你还应该象以前那样陪伴我，你说说你的工资该拿多少，我不明白你们国家象你这样的仆人该挣多少钱。”

我从主人脑子里的伯爵一下子变成了他的仆人，这尽管使

我非常害臊，但我还是被他的热忱话语感动了。他不仅让我自己定工资，还由我自己取钱。于是我把这件不快活的事当作噩梦一样马上忘却掉，准备重新赢得主人的欢心，过个舒适的好日子。

这样，我带着这种念头去寻找住房，很快便找到了一家豪华宽敞的住宅，它不仅租钱合理，而且在堂胡安·曼努埃尔大街①上，这是最称心不过了。

于是我立即请了一位家具商来把屋子布置一新，又雇了一位高明的厨师，一个看门人，最后又买了一辆漂亮的双骡坐车，找了一个车夫和一个仆人，并让他们按我的旨意打扮得十分体面；等一切都齐备后，我便去迎接主人迁入新居了。

我准备这些事情时全没告诉主人，等他到了新居，也没直接告诉他这房子就是他的，而是这样问道："您觉得这房子、家具、车子和所有这一切都满意吗？"他说这回才象个样子，简直不能和先前住的小矮房子相比了。这时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他的，他听了十分惊喜，连忙对我表示感谢，然后开始打听这套住宅花了多少钱，每天的开销是多少，我一一作了回答，这使他更加高兴了。

那时我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你们瞧，我又碰上了好运气，难道还会闷闷不乐？我有豪华的住宅、精美的家具、体面的礼服、充足的钱财，我可以坐着车子东游西逛，又不用干什么活，即使干活的话，也只是吩咐仆人和掌管开销之类的事情。

终于，我又完全赢得了主人的信任，他不仅慷慨富有，品性正直，还对我特别喜爱。我完全懂得该怎样使他心情舒畅，我在

---

① 墨西哥城的主要街道之一。

他跟前显得非常谨慎节俭；有时为一点蜡头就把仆人斥责一顿，有时为扔在院里的一点麦秆而责骂仆人，这样我主人就更相信我了，以为我是一心为他理财的好管家呢。但他却不知道每回他一人外出时，我就兜里装满了钱，出去和我的朋友及其他们的女伴一起大肆挥霍享受了。

我那些朋友都羡慕我的好运道，他们如蝇附蜜一样围着我转，那些女人们更象饿狗争骨头一样总想博取我的欢心，甚至连我自己也被这种好运气弄得忘乎所以了。

一天，我坐着车去哈迈卡赴宴，一道儿心里总在思忖：从前我父亲总让我学门手艺，或干点有用的职业，准备将来自行谋生，因为他说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多么可笑的错觉啊！这些事只是在很远古的时代才会发生，那时人人都有职业，谁懒惰就会感到羞耻；那时不仅富人干活，就是国王和皇后有时也亲自动手穿衣打扮，反正那时人们还都穿肥裤子，几乎不用为吃喝发愁。唉，这只是铁器时代的事情！那是个蒙昧愚蠢的时代！

后来靠上帝的保佑，人类进入了黄金时代，继而又到了我们当今的文明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是截然不同的！那些职业、手艺、本领、种地和贫穷等都是平民和穷人才操心的事情，而我们这些富人只需用车子、服饰和仆人来给城市增光添彩就成了。

要是农民种田养活了我们，可我们也给他们付了报酬，他们应该用双手给社会增添财富，使我们能赌博、跳舞、游玩和挥霍。

象我这样大肆挥霍钱财的人到底有什么本事和学问才如此阔气的呢？难道不是光凭着会说谎和有点运气就成了吗？我虽说不是伯爵，但我的日子过得比侯爵还要阔气，也许有许多伯爵

和侯爵都没我花钱大方，他们攒钱时也一定费尽心机，所以懂得该怎样存钱。

无疑，天生的富人或命中注定的富人尽管他不干活，是个懒汉，或是个蛮人，他也终归是个富人。所以老话说："上帝看中的人猫洞也钻得过去"①。生来的穷人即使是所罗门，是仁人君子和日夜勤劳干活的人，也绝不会挣到一个比索；他即使得了钱也不会发财，终归要受穷；他临死时尽管有烛火，但也会在黑暗中死去。

这就是我走了大运时的痴狂念头。我没想到我既不是富人，又不是在拿自己的钱财挥霍；即使我是富人，我的钱也不是上帝用来专供奢侈挥霍、凌辱他人而预备的。我的财富不是给我去赌博和作恶的，而是应该更加理智地为穷苦同胞布施行善才成。

可我当时全没这样想，相反，我以为有了钱就好比有了护符，可以任意横行，不管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都能逍遥法外；更别说打算如何为百姓做好事了。这一邪恶的念头不仅是由于我的恶习引起的，而且受到了我那些放荡、缺德和无耻朋友的怂恿；他们使我先前固有的惰性无限膨胀，变得特别凶残，尽管我内心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同情感。

那时我为自己能随意挥霍钱财而感到得意，为自己的华丽衣著、舒适住宅和享用的车子感到自豪，为别人对我的无穷吹捧和赞颂感到陶醉；我那些朋友几乎时时都夸耀我聪明高贵、体面大方，这使我受害非浅，竟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富人，总督，或至少也该是个伯爵。那时我轻视和我同样的人，看不起比我低下的人，厌恶有病、贫穷和不幸的人，甚至觉得遭人痛恨的罪恶全是

① 西班牙谚语。

穷人干出来的。

我从未救济过一个可怜人（这话恐怕多余），也不愿跟他们说一句话，即使有时非要跟他们说话不可时，也只是勉强说道："好吧"，"得了"，"再会"，"够了"，"是呀"，"行"，"不行"，等等，这些是我迫不得已才跟他们说的。要是碰上我有兴致，就干脆把他们痛骂一顿，甚至还威胁说要用棍子把他们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

那时我的痴狂劲儿不仅是对那些求施的人发泄，这些可怜人没法走进大门来同我这疯子说话，而且还同家里的仆人、裁缝、理发师、鞋匠、洗衣妇及另一些做活的可怜匠人和仆役发泄。这样，我主人竟在他们身上花去两千多比索的医药费，我却还是照样在外边游玩、吃喝、看戏、过节、无休无止地浪费钱财。

当时无论过圣蒂亚哥节、圣安娜节、伊克斯塔卡尔科节、伊克斯塔帕拉潘节① 和其它一些节日，我都同朋友和女伴们去尽情享受，那儿没有一家酒馆我没去吃过，也没有任何一次婚礼、纪念日、唱诗或其它热闹的场面我没有到场，而每次的花费总比预想的更多。

反正我见到好事一次不拉，我把那可怜的海岛人骗得晕头转向；对所有奉承我的人我喜笑颜开，对那些讨厌的穷人我百般刁难。一次，我下车时瞧见一位衣衫破烂的穷人走近跟前，看样子那人出身不贱，是后来受了穷。这时那可怜人对我说他如何得了病，没有职业，又找不到庇护，他说他还有三个幼小孩子和一个也害了病卧床不起的老婆。眼下已是下午两点，可他一家人还没吃上一顿饭呢。

---

① 这些均为当地人的传统节日，分别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各个古老小镇举行。

我用冰冷的口气说道:“上帝会救济您。”

这时他一下子跪倒到台阶上,噙着泪水对我说道:

“堂彼得罗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您给我一个小钱吧,我全家快饿死了。我向来不愿挨门挨户去乞讨,我之所以会找到您头上来,是因为我觉得您一定会救济我;即使看在我已故的兄弟堂曼努埃尔·萨尼恩托先生的亡灵上,您也该救济我一下。这人您应该记得,要是您忘了,我告诉您,我说的这人就是您的父亲,堂娜伊内斯·德塔格莱的丈夫;他在他的出身地阿吉拉大街住了很久,他当过皇家法庭的陈述人,后来死在蒂武西奥大街……”

我说道:“住嘴!这不过表明您认识我的父亲,但并不是我的亲戚,我根本没您这样的倒霉亲戚,您找上帝去吧。”

说完,我转身上了台阶,使那可怜人不但没得到救济,反而受了污辱。我这样没有人性,就只能遭到一片斥责和咒骂,使那穷人把我当作残忍、无情、高傲和可憎的人。仆人们听到那穷人在骂我,他们为了讨好我,便用棍子去揍他,这时我在过道里观战,并且幸灾乐祸地大笑。

事后我吃了饭,休息了一阵,晚上又去酒馆花了一通钱。深夜回来时,我已没任何不愉快的念头,但我对那可怜的大叔却一个子儿也没救济。据说现在还有许多富人象我过去那样六亲不认,要是真有这事,那简直不可思议。

这样,我又放荡任性地过了两三个月,终于上帝要制裁我了。

第十八章

鹦鹉怎样从海岛人家里狼狈出逃，及其另外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读了自有领会。

人无论多坏，总归有可取之处，我尽管挥霍放荡得很厉害，但多少有点恻隐之心，因为我对宗教还有点尊重和崇拜，这样我就想让我主人成个基督徒。我把他带到教堂参加最隆重的仪式，这使我主人十分惊异。我瞧见许多人非常虔诚地做礼拜，教士那副样子不仅使信徒不敢乱动，而且使平时不守教规的人都肃然起敬。当时大伙儿都跪着祈祷，没一个人抬眼，回头说话，做基督徒在这种场合不该做的动作，因为那是玷污圣地和亵渎神明。

那时海岛人也在微动着嘴唇，好象是在祈祷。他既然连我们的祈祷都不理解，怎么能懂得我们的宗教呢。一天，我忍不住问他："您在教堂对上帝说了些什么？"

他对我答道："我不知你们的上帝是否在你说的那块圣地上，但你和所有那些基督徒都认为这是确有之事，那就算找到了可靠的理由和确凿的证据了。再说，既然这是确有之事，你崇拜的上帝也应该是众神的统领或上帝，众神都该在他的庇护下赖以生存。这样，你们崇拜的上帝就一定是拉翁·伊萨乌特伊①了；他是天国的统领，所以我在教堂便这样对他说道：'伟大的上

① 印第安人崇拜的神。

帝，我在教堂膜拜你，愿你顾念我，把一切幸福赐予我。’这就是我当时反复念叨的词句。”

海岛人的话使我大为惊叹，从此，他越来越喜爱我们的宗教，并受益不浅。但我并不以此满足，我觉得按他的身份地位来说，专门在家里请个小教堂的牧师，把我们的宗教教给他是最合适的事情了。那时他对我问道：

“什么是牧师？”

我说道：“牧师就是基督教使徒，他们和显贵人物住在一起，教这些人做弥撒、忏悔、掌管圣器，他们都得到教长和神父的赏识。”

海岛人说道：“这事对你们这些基督徒最合适了，你们懂得自己的宗教，就该准确领会教义。我这个异邦人就没必要了，我不懂得你们的宗教，更别说对它尽到责任了。”

我说道：“不，先生，并不是所有的牧师都对宗教教义完全遵奉的。有些牧师表面十分尽职，但也许他们十年都没给人做过一次忏悔，也从没见他们做弥撒。”

海岛人说道：“那么，他们究竟干些什么呢？”

我答道：“他们在别人家里教仆人做弥撒，让仆人尽到本份，不上大街乱跑；他们还可以在富人家里点缀门面，表明阔气；他们在太太小姐上车下车时上前搀扶，也可在桌前陪人聊天；有时还帮着送钱，取钱，干点接洽牵线的事情。”

海岛人说道：“这么说，你们国家富人们在家里请了私人牧师并不是为了虔诚祈祷，而是为了满足奢侈和虚妄的念头；这些牧师也根本不是去消除他们主人或家主的恶习，而是去更加讨好和奉承他们了。”

我说道：“不，这并不全对，因为各家的牧师并不全都一样。

有些人家的牧师顾不上自己的体面，堕落为谄媚主人和太太的卑贱仆人，他们只能在太太小姐面前做个听差跑腿的侍从。另一些人请了牧师就不光是为了装潢门面，而是真心为了虔诚祈祷。他们对牧师特别尊重，可见这些牧师并不比一般冒牌的牧师了吧；他们不是那些穿着丝绸或黑呢袍子的傻子，没道德的白痴和遭人唾骂、没有骨气的伪善者。他们不象有些牧师那样，加速主人进地府的步伐。因为有些牧师同主人在忏悔室里狼狈为奸，有时则让他们亵渎神明；有时为主人放高利贷开脱罪责，有时用荒唐无耻的理由赞美他们的良心，有时支持他们那些最可憎的放荡行为；有时甚至还证实他们的错误是正确的。这些牧师不仅嘴上头头是道，而且还倒行逆施；这样，既然牧师作为上帝的使者、教堂的传教士、疾恶如仇的正人、基督徒言行的典范、法律的大师、天使、向导、明亮的光、家族的神以及许多这类高尚光彩名字的伟人，然而他们却在那些主人家里头一个破坏教规；他们衣着华丽，经常在舞会和赌场进进出出，在女人面前花言巧语，丑态百出，完全象个花花公子的样儿，这对那些起初把牧师当作圣人看待的人会产生什么印象呢？他们不仅在牧师身上学不到好东西，反而表明了牧师对他们的恶习大加赞赏，并把他们也当作圣人了吗？

“先生，也许您会说根本没有这种品行不端的牧师，那种把牧师请到家里来胡作非为的愚蠢主人恐怕也不存在；但我可以告诉您，我也但愿这并非真事！甚至这事究竟怎么产生的我也闹不清楚。不过我敢断言：那种真正虔诚的人家，那些博学正直的牧师确实也能找见；这些牧师不仅对仆人和下属得体、谦虚和慎重，而且对主人，甚至对伯爵和侯爵也是这样。他们品行端正，对上帝虔诚敬重；他们对主人的恶习毫不掩饰，总是痛加责

备，同时又用自己的正确言行去引导别人培养美德。要是主人不肯顺从理性，他们宁愿弃之而去，也不愿落入浊流。”

海岛人说道：“这种牧师我当然佩服，你可以马上去找一个这样的牧师来家里同住，但那人应该博学正直，而不是装潢门面的牧师。要是你能找到年岁大的老牧师就更好了，头上的白发虽说并不等于学问，但至少能表明有点经验。”

我领了这个吩咐，十分得意地去寻找牧师。那时我至少是做了点好事，便在心里嘀咕：上帝保佑！我总算对主人说了点真情话！无疑，说不定在要紧时我也能当个教士，我可以在上帝赐给的土地上讲经布道，甚至能象桑丘对堂吉诃德那样走到哪儿都念念有词。

但即使我有这个本事，能说会道，就象我理智清醒时也能抨击恶习，赞扬美德，可这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今生真的宣扬过什么学说了吗？

我既然象阿耳戈斯①那样专会找出人家的恶习，又象基克洛佩②那样看不见自己的短处，结果会怎样呢？为什么我能看到别人身上有草，却不见自己肩上的梁木呢③？我既然立志改变世道，为什么不把自己身上的恶习先除掉呢？再说，我喜欢对别人好心规劝，自己为何听不进别人的忠告呢？罢了，我着实不配传教士这个头衔。

但是，有时当我言简意赅，一下子道着了真理，并赞颂美德，斥责恶习，甚至使在场的人都受到教益，这时我往往不知道这并

---

①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百眼巨人。

②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独眼魔王。

③ 据《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三节记载：“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非我的本心，而是受了上帝的驱策，是他要我普行善事，可我却总以为这是自己的美德并感到非常惊奇呢？大概上帝真的想作成我给海岛人找个好牧师，也许还想让我真心信奉基督教，既然如此，难道上帝还会不顾念我吗？谁还会不相信这是真事呢？

上帝的安排既然对大伙儿都十分妥当，那么就绝不会出现那种侥幸的事情。这样，难道是上帝已为我安排了一切，不仅想对海岛人施行洗礼，而且还想让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吗？

事情准是这样，我应该趁着这个机会，立即改邪归正。但我终究是个恶鬼，我没见到那些哥儿们和女伴时总是想得十分正经，但是到了他们中间，我那些好念头顿时烟消云散，又象以前那样放荡了。

这种情形我已不是头一次经历，我不知发了多少誓言，但我还是从前的鹦鹉。这就好比巴蘭的驴子①，对不公道的事情作完一通警告，便又回复到先前那个样子了。

难道我永远是个不知悔改的人吗？难道我一次也没有顺从过良心的忠告，一天也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过吗？为什么没有呢？唉！鹦鹉先生，新的生命临近了。大伙儿都该明白，我们既然是人，身后就有使人担心的十字架、地狱、永生和死亡，这些都会象小偷一样趁人不备时突然降临，使人措手不及，于是只好随魔鬼去摆布了。

但这可不行，鹦鹉先生，你应该知罪悔过，重新做人。今生的事情就该今生了结，绝不要拖到来世。我一定得找个好牧师，找个有学问，又聪明能干的人，那时就能同他一起忏悔，把所有的恶习全都除掉。我该从今起做个圣人，再会吧，所有那些晚会、

---

① 参见《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

游玩、大街、剧场和串访；再会吧，南纳·洛沙的小酒馆；再会吧，台球和狩猎；再会吧，我的哥儿们；再会吧，小甜瓜、小白鹭和小鹦鹉①；再会吧，漂亮的打扮；再会吧，奢侈和挥霍；再会吧，整个尘世，从今后我决心当个圣人。

但我这样改邪归正，那些无耻哥儿们和女伴会怎样嘲笑我呢？难道他们不说我是死心眼、伪君子，没钱花就只好规矩做人以及另一些我料想不到的难听话吗？但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反正再也别想把我往地狱里拖了。

这些念头尽管还不牢靠，但我既然定了主意，就该马上行动，于是到了我朋友堂普鲁登西奥的家。这位朋友是个正派人，我常去他家聚会小坐。我说明来意，他便对我说道：

“这儿恰有一个您要寻找的人，我大叔堂欧亨尼奥大夫是个老教士，他人品正直，学问又好，这是人所共知的。眼下他没事可做，略显贫穷；他向来耿直心正，不合道儿的事他宁愿受穷也不去纠缠，他说心绪安宁比什么都强，甚至抵得过世上所有的黄金。我向他提出这事他一定十分乐意，我现在就去把他找来，因为‘眼泪该掉在死者身上才对’②。”

说着，堂普鲁登西奥便出了门。我端起巧克力茶，一边喝，一边听着旁人说话，这时那些调皮鬼都来了。

于是屋里顿时热闹起来，那群男男女女弹着琴，移动着脚步，舞会开始了。

晚上七点，舞会已进入高潮。我总想着自己先前的打算，简直没一点要跳舞的架势。这时大伙儿十分诧异，因为尽管他们邀请我，我还是没同他们一起跳舞。

---

① 这些名字为女伴的绰号。

② 西班牙谚语，喻办事要办在点子上。

其实当时我也很想跳舞，尤其在那种场合更使我心痒。我的双脚简直在底下不由自主地移动，但越是在这种场合就越得下决心顶住，于是不管他们怎么叫我，我都没动摇，我自言自语道：

“不能去，鹦鹉，你得留神，可别失去勇气，要是你这回又半途而废，那就永远不配当教士了。加把劲顶住，要有始有终、不屈不挠才成。”

我这样心里喃喃自语了一阵，觉得原来的念头仍然十分坚定，不免产生了一股喜悦感。那时我决心两小时不跳舞，不管朋友们怎样劝说恳求，小姐们怎样执意邀请，我都没去理会。她们有的看中了我的舞技，有的看中了我的钱财，这是我在那些女人中间赢得好感的最大诱惑力，但这回却全让她们吃了闭门羹。

那时我为了践诺自己的誓言，别说对所有轻佻女人的引诱置之不理，就是胡安长老①我也敢对他视而不见。

七点半光景，娇小姐阿尼塔来到了舞会，她是个十分漂亮的姑娘，也是我最喜欢的女伴。她一进门就引起了大伙儿的瞩目，以前我总跟她逗趣儿，她同我跳对舞是最得劲的事儿。有时我兴致横生，便故意当着大伙儿的面送她回家，顺便请她去饭馆喝酒用餐，然后再给她几个比索，同她亲热一番，但这一切都从未出格，因为她姨妈总在她身边陪着，那也是个好心肠的妇人。

那天晚上，阿尼塔进屋时穿一件丝绸蓝白长裙，底下还镶一层白色的花边；她披着一条带白点的肩巾，脚上穿着白色的绣花鞋，头也梳得特别好看。我当时衣著并不讲究，但谁都愿意和我亲近。那晚我觉得阿尼塔简直象个天使，她通身洁白，两颊微

---

① 中世纪传说里的君王，也是教会里的长老。

红，嘴唇有点绛紫，胸脯洁净迷人。

她走进大厅就把我吸引住了，但我装作若无其事，没去盯着她，继续同一个朋友说话。可她却看出我在故意拿架子，她听说我不愿跳舞，以为是她怠慢了我，惹我生气了，便走到我跟前，娇声娇气地对我说道：

“彼得罗先生，你没瞧见我吗？听说你不愿跳舞，大概心境不好吧，你有什么苦恼事呀？”

我立即对她说道：“没什么苦恼事，小姐。”

“那么，你是得病啦？”

我说道：“对，我有点疼痛。”

她问道：“疼痛？不，亲爱的，我不让你痛苦。你到里屋去，堂普鲁登西奥先生不会说什么，我马上给你端一碗热甘菊或茴香汤来，你喝了就会好的，这大概是忧伤病。”

我说道：“这不是一般的疼痛，而是疼得很厉害，是一种有益的疼痛。您只管去跳舞吧。”

我说疼痛是对我的过失感到内疚，可阿尼塔却以为我真的身体不适，于是对我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她瞧我一个劲推托，便生气地干脆不管我了。这时她身旁出现了一个男人，那是我向来的情敌，他早在暗中窥伺，等待时机了。

阿尼塔生气后，他坐到了她身旁，开始对她甜言蜜语，殷勤献媚。这就又轮到我倒霉了。我情敌模样长得比我俊俏，要不是他在我身边争风吃醋，我才不会痴癫发狂呢。

那时我瞧见阿尼塔对我那股轻蔑的神情，以及我情敌那种急切热烈的殷勤劲儿，顿时醋劲大发，于是我把所有的顾虑抛到一旁，先前的打算也早叫魔鬼赶跑了。

我甩掉了那些良好愿望，便立即跳舞，喝酒，同阿尼塔调情，

这使我确实放肆痛快了一阵。阿尼塔一个劲地求我说，千万不能决斗，那会惹出大祸来的。

当我正欢闹得十分起劲时，堂普鲁登西奥进屋说，他大叔已经来了，让我去另一间屋子同他面谈。

那时我根本没心思谈这些，便满不情愿地走过去同他大叔说了几句话，就告诉他明天早上八点我来找他。

那可怜牧师直想打听全部实情，但我却不理会，只说详情回头再谈，便告退了。不用多说，那好牧师准会把我当成不懂礼貌的糊涂人。

我走出那房间，立即找到阿尼塔，同她一直玩到九点。这已很晚了，每次我玩到这么晚回家总要找许多谎话来搪塞，于是我立即象从前那样先把阿尼塔送走，然后自己回家。

进了门，我见海岛人已睡了，我马上足吃了一顿晚餐，然后上床休息。

次日，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便去接牧师先生，那时他已在堂普鲁登西奥家等候我了。我请他坐上车，把他领到了主人跟前。

这位可敬的牧师是个白人，他又高又瘦，十分体面。他的眼睛乌黑有神，脸相显得既严肃又和蔼，头发雪白。他进了正厅，我便对主人说：

“先生，这就是我按您的吩咐请来的牧师。”

海岛人一见牧师，便从椅子上起身，他张开胳膊迎了上去，十分热情敬重地说：

“先生，你来这儿我很高兴，你给这里带来了荣耀。你的心灵既然能使你品行端正，智慧博学，我也一定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彼得罗说你们国家的贵人总爱在家里请个牧师，所以我就让他把你请到我家来。我离开自己祖国时就深知应该尊重居住国

人民的生活习俗，尤其是没危害的习俗更应当尊重。所以你从现在起就留在这儿吧，你可以为我的长寿祈祷你们的上帝，也可以使仆人们信奉宗教，规矩做人，因为那些仆人似乎都有点放荡。你还可以教我学你们的宗教和教义，尽管这对我来说十分陌生，但我还是想了解它们；反正你既然是我的老师，就把你认为该让我懂得的东西都教给我吧，这样也可以使我真正了解你们的国家。至于你该得到的报酬，就按你自己的需要来取吧。”

牧师细心地听完我主人的话，立刻回答说：他来这儿只是为了严肃家规，他很乐意教我主人，不仅愿意教基督教方面的知识，而且只要我主人愿意，他还可以教本国的所有其它知识。至于报酬的事，因为他有吃有穿，就只需领取极为少量的钱数以便急用就行了。但既然让他来严肃家规，就该授予他应有的权力，使他能指点迷津，必要时驱逐屡教不改的邪恶者；只有这样才能使别人尊敬他，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主人听了十分赞同，他当即授了权，委托他把家里的一切邪气统统驱除。于是牧师搬来了自己的床、箱子和所有的书，然后又请求为他布置一个小礼拜堂。

事情有了良好的开端，以下的步骤也较容易了。这样半个月过后，牧师已经能在家里做弥撒了。

这时我主人对牧师越来越信任和喜爱了。那时好几个象我这样放荡的仆人，都受到了约束，甚至很快就被牧师赶出家门。接着，他又招了另外几个听话的仆人，使整个家几乎成了个僧院。那时白天总是做弥撒，晚上拿着念珠做祈祷，每个月授一次圣餐；这样，谁也不敢随便出门，更不敢晚上溜出去鬼混，我也只得跟大伙儿一样遵守这些严厉的家规。

那时我的日子多么难熬啊，我简直有点绝望了。那牧师似乎

是我招来的乌鸦，结果反挖掉了我的眼睛。① 但我还是拼命掩饰和忍受着这种日子，甚至企图挽回那种随意花钱，能在大街上神气活现地坐着车子兜风的日子。

我总想找牧师的碴儿，把他一下子整倒，但始终未能如愿，因为我主人已十分信任他了。那时牧师常和我主人一起散步，他们有时坐车，有时行走。他不但象我一样陪着主人去教堂，而且上大街、戏院、参加晚会、拜访友人等等。这样没多久我主人结识了其他一些墨西哥朋友，这些人时常来我家串门，同我主人愈益亲密，于是我被完全忽视了，几乎连个顶事的管家都算不上。

他们散步游玩回来后，便各抒己见，牧师很快教会了我主人阅读和书写卡斯提亚语。我主人学得十分刻苦，他天天要写许多东西，尽管我不知写些什么。他还阅读了牧师向他推荐的许多书，这样他了解了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因为他生来就脑子聪明。

我主人得到了这些指点和教益，一天，他便找我十分仔细地查点了他的财产。那时他已非常精明，能识别每件东西到底能值多少墨西哥钱币了。我向他一五一十地吹嘘了一通，便告诉他几个月共花去八千比索。海岛人把车子、衣物、家具、日常开销、请客和仆人的工资等费用统统加在一起，最后断定我至少挥霍了三千比索。

但他并未责备我，而是让我明白事理，然后要我交出钥匙，并把保管钱财和料理家务的事统统委托给牧师先生。

这对我着实是个致命的打击，它不仅使我感到丢脸，还让人觉得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

① 参见《旧约》《箴言》第三十章十八节。

牧师初次见我时就觉得我不正经，这回更是找到了依据。那时主人不但收回了钥匙，还整天对我板着脸，或露出一种轻蔑的神情，甚至有把我从家里赶走的兆头。

我这么担惊受怕地总想讨好主人，一次，牧师不在家，我瞧见主人正一个人闷闷不乐，便上前问他为何这般忧愁，他立即对我说道：

“难道在你们国家异邦人的家里不能有女人吗？”

我答道：“可以，先生，想要女人的人就能得到女人。”

“那么，你去找两三个漂亮的女人来侍候我，给我开心，我会付给她们优厚的报酬。要是没什么麻烦，我还可以把她们娶过来呢。”

这回我找到了损害牧师的好法子，尽管这并不合法；于是我立刻说牧师恐怕不准女人留在家里，这可叫我难办了；要说墨西哥城漂亮娇美、价钱又不太贵的女人，那真可谓多的是。

海岛人说：“你尽管去找吧，牧师并没权力剥夺我的天性和我们宗教允许我的享受。”

我说道：“先生，事情虽是这个理儿，但牧师却十分霸道，他瞧见大街上的女人都感到不顺眼，再说他受了您的恩宠，又那么狂傲，他准会把我找来的女人统统赶走，甚至您特别喜欢的娇美女人他也会用棍子把她们打出家门。”

海岛人听了这话以为牧师在阻碍他的享受，便大发雷霆道：

“难道他还要用棍子把我最喜爱的女人从家里轰走吗？要是他敢这样胆大妄为，我先把他赶走。你只管去把你遇见的最漂亮的女人带回来吧。”

于是我非常得意地去寻找漂亮的女人，心想我事先有了这番安排，那牧师总该吃到我的苦头，被撵出家门，我也可以重新

赢得主人的信任和恩宠了。

说实话，这种拉皮条生意我并不喜欢，更别说我有这方面的本事了。那时我岁数不算大，穿得也不寒碜，要我去干这种事确实有点为难；我甚至还担心那些女人以后会捣鬼，说不定最终把我也挤掉，使我自作自受。但不管怎样，眼下最要紧的是获得钱财和摆脱牧师的束缚，于是我顾不上任何体面，决心孤注一掷了。“我来了，我看到了，我战胜了”①；我似乎比恺撒大帝还要狂傲精明。我到处寻找女人，果然给我找到了，我便哄骗她们，让她们跟我一起去侍候海岛人，并说这是难得的机会。

我带着三个女人得意洋洋地走进海岛人的客厅，不料却碰见牧师一人坐在那儿。他见到那些姑娘，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皱着眉头询问事情的因由。

她们听了牧师的问话大吃一惊，以为那牧师把她们当作淫荡的女子了，便都结结巴巴地说是我把她们带到这儿来的，究竟要干什么连她们自己也不明白。

这时牧师对她们说道：“那么好吧，孩子们，上帝保佑你们，这里并没有你们要干的事情。”

那些姑娘咒骂着我匆匆离去，牧师便正脸对着我说道：

“你立即拿着床、箱子滚出去！你这造谣中伤的无耻贱人，你堕落为流氓，难道还想做卑鄙的拉皮条人吗？你长期坑骗这位可怜的海岛人，难道这回还想彻底毁了他？你不仅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难道还想让别人也跟你一样吗？啊！愿上帝别让你遭逮捕，被送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吧。”

你们瞧瞧我是多么狼狈地从我主人家离去。正巧那时门口

---

① 这是恺撒大帝的名言。

有两个挑夫，于是我让他们挑起箱子和床，立即不辞而别了。

我拿着礼服和一根小棍走在挑夫后面，心里还在恼恨羞愧，那牧师对我的斥责完全在理，这都是我邪恶品行的必然结果。

拐过了街角，我打算先找个朋友家落脚。正在这时，却冤家路窄，我偏巧碰上了那三个从我主人家跑出来的姑娘，她们一见我，便一齐朝我扑来。她们一个抓住我头发，另外两个抓住我衣襟，发疯似的对我乱抓乱打。顿时我被弄得头发蓬乱，脸被抓破，衣服也被撕成了碎条。她们一边对我抓挠，一边还拼命地咒骂我，说我是最不要脸的拉皮条人。

这时有几个好心的过路人见我受到如此严厉的凌辱，便十分费劲地止住了这场风波，然后问我事情的经过，我一一作了回答。但那时最糟糕的是两个挑夫见我被那些女人围在中间痛打，便趁机挑着我的东西溜之大吉，甚至我连他们往哪儿跑都没看清。

我挨了这顿痛打，衣服被撕得粉碎，兜里没一文钱。临近傍晚，我只得来到博拉多尔广场，使所有的人瞧见了我都感到特别惊奇。

那时我坐在沿街的一家门口，八点光景，我直起身子，突然脑子里浮起了自杀的念头。

第十九章

鹦鹉为何打算自杀，后来怎样打消了这个念头；他遇到了一位忘恩负义的朋友；他在灵堂经受的奇险，最后离开都城，以及其它事情。

确实，上帝常使他的子民饱受痛苦的煎熬，但更常见的是那些不敬天信教的人自己愿意尝受这种痛苦。若是那些受到痛苦折磨的人不知这是他们自己品行放荡的恶果时，他们是多么可悲可叹！那晚我经受了不幸的欺凌，直想横下一条心立即了结自己的性命。于是我走到一家商店，变卖了随身带着的那块旧表，然后准备买点烧酒壮胆，或使自己丧失理智，这样待到魔鬼把我带走时也不会遭受多大的痛苦。啊，烧酒真能为人壮胆！

我肚子里灌满了烧酒，又花了半个雷亚尔买了一根绳子，然后掖在胳膊下去寻找僻静的树丛，准备在那儿了却我的恶念。

约摸晚上十点，我醉醺醺地一个人来到河旁的一片树林跟前；那时周围漆黑阴森，加上我的绝望念头和酒劲的折磨，我终于决定立即动手了。

我系好了活结，又在腰间费劲地绑了一块石头，好上吊时加重我的份量。然后我依着一棵矮树够着了另一棵较高的树干，我想把绳子系在高一点的树干上，这样能死的痛快些。我做好了这些准备，便在树上扎紧绳子，但这时我发觉那棵树干不太粗，恐怕经不住我的重压。于是我又费劲地想把绳子移到另一根较粗的树干上，但怎么也没法实现。因为那时酒劲使我发晕，简直让我身不由己，手脚都不听使唤了。我站在地上吃力地系着绳子，嘴里骂骂咧咧，绝望地向整个地狱发出了狂叫，以为这样就能帮我了却心愿。

那时我身上绑着石头，又有挨打的伤痕，我整整忙乎了两个小时，已经感到精疲力尽了。我虽然还能在地上直立起来，但这已相当困难了。我害怕天亮后有人发现我在自寻短见，使我的心愿落空，便立即卸掉石头，把绳子扔进小河，然后找了个舒适的

地方藏了起来。这时我感到胃里一阵剧烈的疼痛，便索性倒在了光秃秃的地上，象躺在舒适的床上一样酣睡起来。

醉酒后的噩梦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我躺在地上根本没听到从身旁不远处走过的马车，也没觉察到过路人怎样给我换去破碎的衣服，以及人们怎样在窃窃私议。

当我酒劲消除，开始苏醒时，我发现我已换了件衬衣，并不象先前那样可怜了。那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七点了。

我瞧见自己落得这步田地，又是在大白天，并在陌生地方，不免心里十分生气，我一遍遍地悔恨自己错过了自杀的机会。那时许多印第安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瞧着我微微发笑，但这种无辜的微笑对我似乎是最可怕的嘲弄。

正在这悲哀的时候，一位贫苦的印第安妇女走到我跟前，她十分同情地问起我的遭遇。我撒谎说昨晚遭了匪徒的抢劫，那可怜老人听了我的话非常同情我，她把我带到一间破旧的茅屋，然后给我喝水，吃热气腾腾的玉米饼，还让我穿上没有裤里的皮裤，破旧的罩衣，戴上草帽和穿上了凉鞋。这都是她儿子的衣物，也就是说，她让我按一个穷苦印第安人的模样穿戴起来。我穿上这些衣服，遮住了裸露的躯体，并在这位老人的庇护下受到了她的救济，领受了她对我的怜悯之情。每回我想起这位善良的印第安老人，我的心便起伏波荡，总把她当作穷人中最仁慈厚道的伟人。她对我全力施舍，关怀备至，却从不指望我有任何报恩的念头。直到今天，我还惦记着找她，以便报答她的一片厚爱之心。仁爱的灵魂任何地方都能找见，它不是靠钱财而是靠良心培育的，这是多么千真万确啊！

我被那位穷苦印第安人深深感动后，便亲切地抱住了她，吻着她那皱纹如网的脸颊，对她连连致谢，然后和她依依道

别。

我信步朝城里走去，当我想起昨天还坐着车子兜风，穿得笔挺笔直，今天竟变成这副可笑模样，便走走停停，似乎每走一步，就有一座其重无比的高塔在向我压来。

那时我沿着圣保罗广场和附近的小路徘徊了两个小时，还是未决定进城。我来到马尼托街的一家住宅门前坐下来，象放哨人那样呆到下午一点。这时我感到饥饿难忍，不知上哪儿找食物。我正没办法的当儿，发现有位熟人想走进那个宅子。他恰恰是我前天邀请的朋友，那天他和老婆及内兄都参加了我置办的午宴。

他见到我先是吃一惊，然后仔细打量着我，待到确实认清我时，他便装着若无其事，想不理睬我就进大门。但我总觉得他能帮我忙，便没顾上细想，穿着那套印第安人的衣裤，硬着头皮上前拉住他一只手说道：

"是我呀，安塞尔莫先生，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彼得罗·萨尼恩托，是你的朋友。我有钱时曾为你带来过好处，这身衣服是我遭了不幸才穿上的。你不要扭着脸假装不认识我，我已告诉了你我是谁，昨天我们还一起玩过，你说永远是我的朋友，还一个劲地夸耀我们的友谊，并说要找机会报答我。安塞尔莫先生，现在机会来了，你家门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遭了大难、无依无靠的可怜朋友萨尼恩托，他没人同情，无家可归；他吃不上饭，穿的是印第安人的难看的衣裤，并且这也是一位贫苦老人对他的慷慨施舍。这些衣物虽能遮体御寒，却不能穿着它们去墨西哥城求熟人给予救济。你是我的朋友，你平时总觉得做我的朋友感到自豪，你现在就真的担当起朋友的职责吧，你只要给我一些旧的衣裤和少量的食物就成了。"

那狠心的朋友对我说道："怎么，你这流氓！你以为我同你一样愚蠢，说几句谎话就把我骗住了吗？堂彼得罗·萨尼恩托是我的朋友，但你却不是他，他是个正派人、好人和富人，可你却是个无赖、浪荡汉和连衣服都穿不上的人。上帝保佑。"

说着，他便走进了院子，一下子把我关在门外。

我遭了这通蔑视，伤心得简直难以形容，这情形读者恐怕也会想象到，因为世界之大，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发生。当时我的难受心情与其加以描绘，倒不如沉默不语好了。

我这样既发狂又绝望，既悲伤又悔恨地站在门口，反复思考着刚才发生的情景。当时我真想立即离开那块可憎的地方，但想起他先前怎样吹捧我，现在却翻脸不认人，这使我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等安塞尔莫出来时亲手把他痛打一顿。

那时我自言自语道：毫无疑问，他就是我的朋友，他肯定没忘记我，只是我这身衣服和昨晚那场遭遇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使他认不出我来了。我还应该在这儿等他，要是他最后真的认出了我就是彼得罗·萨尼恩托时还想不承认我，那我再象躲避恶魔一样离开他，并咒骂他那种忘恩负义的举动，厌恶他的名字也不晚，这样我就可以随着上帝的安排远走高飞了。

我这样反复思索了许久，直到将近傍晚，安塞尔莫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马刀走到我跟前说道：

"您好象要赖在我家门口了，您快滚吧，我要锁门了。"

我说道："我刚才跟您说话时就觉得您该认识我，您是我的朋友，正因为这样，我才敢求您给予帮助。现在我什么也不用您帮忙，只是告诉您，我并不是您说的那种流氓，也不是冒名顶替的假堂彼得罗·萨尼恩托，而是他真正的本人。要是您还不信，您总记得昨天您和您的夫人曼努埃利塔以及她的两个兄弟和一

个女仆都到奥利亚大街的饭馆参加过我招待的午宴了吧，在那儿我们一起吃过玉米面馅饼、炒鸡块、腊肉、无花果酒和松果酒呢。

“您一定记得那顿午宴共花去八个比索，当时我付钱是多么爽快吧。您一定记得我洗手时把一只钻石戒子摘了下来，您夫人见了赞不绝口，并把它戴到了手指上，于是我干脆把戒子送给了她，为这事您还着实恩谢了我一番，赞颂我慷慨大方呢。您一定也记得我同您一起散步走到一间小棚子跟前时，您对我说您的太太有点风流韵事(这是您的原话)，所以您同她常有龃龉，您打算休掉她，把她送到克雷塔罗城①去自行谋生；您一定还记得我跟您说这种传闻未必是真的，您太太也许受了人家的中伤，想使她身败名裂；所以您不仅不必疑心她，而且应该更加爱她；您万事需多用脑子，因为她终究是您的妻子，又是您孩子的母亲。最后，您也总该记得当我们分手时，我让曼努埃利塔坐到我的车子里来，而她却在上车时踩着了自己的裙子，甚至还撕了个裂口呢。

“我对您说了那么多真实的事例您总不会怀疑我是假彼得罗了吧。要是我的脸相变丑了，衣着也和原来不一样了，那是因为我走了背运，经受了人生的辛酸痛苦，这类事您也难以幸免，说不定明天您就会遭受比我还要凄惨的灾难。要是您听了我举的这么多例子还想矢口否认的话，那就太卑鄙无耻了。假如我的面目已难以辨认，但您听我说了长时间的话，我的声音总没变吧，因为人们在一起时间久了，只要一听声音就知是谁了。”

安塞尔莫说道：“您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只能证明您是天

---

① 墨西哥城北部一小城。

下最大的流氓。您为了骗我上当，就到处跟踪我，收集我的私人传闻。也许是怀着阴谋，您就到我朋友萨尼恩托那儿去打听我的底细，但您的算盘全打错了。您别想从我手里骗走一个小钱，相反，您在我眼里永远是个狡诈的流氓……”

我立即对他咆哮道：“你用马刀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省得你对我如此欺凌辱骂，弄脏了你的舌头，须知这是来自朋友的凌辱啊！安塞尔莫，难道这是你的仁爱吗？这是你对我的报答吗？这就是你的真心言语吗？你自诩为贵族，却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你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还瞪着眼装作不认识你真正的恩人。你这些举动除了让人更加认清你是个无耻的贱人，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吗？安塞尔莫朋友，你既然不把我当作你的朋友来看待，至少也该把我当作找上门的可怜人来怜悯吧。你该明白，我们的宗教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对人施行仁慈，无论是友人还是敌人，本国人还是异邦人，所以你既然不愿把我当作朋友，那就把我当可怜虫来怜悯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那凶残的野兽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快滚蛋！时候不早了，你还这样贫嘴饶舌赖在这里，这就更叫人怀疑你了。你一定是个窃贼，想在这儿等齐了同伙一起来抢劫我家。你还是趁早走开，别让我叫警察来逮住你。”

我怒火冲天地说道：“我这副样子就是窃贼吗？你才是窃贼、流氓、无耻之徒！你这没人性的畜生，忘恩负义的家伙，还不快快闭嘴！”

这时安塞尔莫并不敢用马刀砍我，他只是扯直嗓门大声喊道：“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他这喊声使我觉得比马刀还要可怕，要是人们闻声赶来，我准会被冤屈地送进监狱。于是我赶紧逃离了他家，断然弃绝了他这种友情，同时也憎恨世上所

有那种象无耻的安塞尔莫这类朋友的虚假友谊。

晚上八点时分，城郊已一片漆黑，我饿得实在忍不住，又被我那虚伪奸诈的假朋友气得快要发疯了，于是打算进城。

这时我心里思量着：啊！要是我昨天没把那只钻石戒子送给那畜生的老婆，我能换回多少钱啊，就绝不会这样挨饿，可现在我除了身上穿的衬衣，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变卖呢？脱去了衬衣能行吗？现在已只有这一着了，这样我准备卖掉衬衣。

我一边这么合计，一边脱下了衬衣。那衬衣挺干净，又几乎是新的，所以很快卖了八个雷亚尔。我饱餐一顿晚饭，又买了些烟卷。

我忙了一阵，没觉察时间飞逝而过，当我走出饭馆时，时钟已敲过十点了，我却还没找到栖身之处。

那时我决计不去找过去住过的棚子，便在大街上不停地游荡，并时时提心吊胆地生怕遇上巡逻队。这时我走过圣安娜街区发现一间小房开着门，原来那里正在守灵。

我悄悄地走了进去，发觉屋里放着死者的尸体，四周插着蜡烛，有七八个男人在一旁守灵，还有一位老妇人手里拿着火叉在火盆旁打瞌睡。

我恭敬地对守灵人打过招呼，便拿出了半个雷亚尔作为我对死者葬礼的资助。

这一仁慈的举动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对我谢完恩，便同我十分热情了。

刚才我进屋时他们正在讲故事，到了深夜十二点，他们又打着呵欠作念珠祈祷，哼哼呀呀地唱着赞词，每个人还喝了一杯可口的饮料，我当然不会让人忽略。

凌晨一点，那位老妇人也躺下睡觉了，她很快就睡得象狗一

样打着呼噜。那时还有几个人没睡，于是他们拿出纸牌，大伙儿聚一边为死者的亡灵开赌了。

头儿盘我输了些钱，因为手气极不顺当，所以总是输牌。我正准备做庄家，想看看到底能否走运，这时蜡烛已烧成了一小截，只得把蜡头放到尸体跟前。

当时，小屋的门已锁上，也许是害怕巡逻队发觉我们在赌博吧。但门不知是谁锁的，钥匙也不知在谁手里。那屋子十分窄小，有一个小窗对着外边肮脏的街角，小屋的房梁已剥蚀腐烂，死者被放到了用椽木垫起的铺板上，但有根椽木一头并未垫实。这时一位守灵的可怜人还想去拿那段蜡头来玩牌，结果恰巧踩着了那头落空的椽木，他便一下子朝前倒去，那根椽木被他全身的重量一踩，便翘了起来，同时也把尸体直立起来了。这下子可把大伙儿吓得落了魂儿，以为那死者一定是想起来惩罚我们了。于是大伙儿不顾一切地争先逃命，嘴里又发出奇怪的喊叫。

你们自然会想到那时我们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甚至还会同死者和那位倒在死者铺板上的人撞鼻子碰脸呢，这样大伙儿不停地喊着，生怕让魔鬼夺去性命。那位可怜的老妇人也绝不会交上好运，每回相撞她总被压在最底下，大伙儿每次碰在一起，总以为撞到了死尸，因为当时谁也找不到钥匙，这就更恐惧难熬了。突然有人打开了那扇小窗，然后又从那儿钻了出去，这可救了大伙儿，于是我们一个个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根本没顾上窗外地上的污泥浊水。我们钻到窗外，才发现身上脸上沾满了烂泥，但谁也没想到那位可怜的老妇人还在一个人守着尸体呢。大伙儿各自回家后，我感到比他们更显得狼狈。

这些人一回家，便叫醒了自己的老婆，然后把遭受的恐怖细述给她们听，又说那具死尸怎样站立起来，把大伙儿吓得乱作一

团等等。她们听了当然不信，但昨晚那场惊人的奇险到底是真是假，待到天明时她们看到自己丈夫那惊恐万状的脸相就有点信了。于是她们又去看那扇逃命的小窗和泥塘，这就更确信无疑了，因为那些人都变得没个人样了。虽说那小屋没一点光亮，大伙儿却涂抹得比化了妆还要厉害。

终于，老妇人给她死去的丈夫重新洗过身子；我也在一个水池旁洗了一阵，然后同那具死尸一起盖上一条旧毯子，等着衣服晾干。

那时我的所有衣物只有两件：一件汗衫，一条裤子；我的草帽和凉鞋早已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于是我只得盖着毯子坐等衣裤晒干。过了许久，别人都换上衣服来看我了，可我还是寸步难行。

这时可怜的老妇人给我端来了一碗稀饭和两块小饼，我狼吞虎咽地吃下这些食物，然后便趁兴拿起一块木炭，把它磨尖后在一张扔在地上的肖像背后写下了下面几首十言诗①：

瞧吧，全人类的弟兄，
我的命运多么倏忽无常；
昨天我是伯爵副王，
今天却已运蹇命穷。

你们切勿为愚昧缠身
相信什么走运发财，
即使走运，也总要作成

① 也称逐句铺张诗。是把原诗四行的每一行铺张成十行，第十行叠用原句，这是西班牙十六、七世纪盛行的诗体。

包蕴苦怨凄怅的祸根。
你们凡事要周详谨慎，
各人都仔细自己的吉凶，
因为运道总是轻薄难容，
它会时刻变幻更始：
我就是漂泊的证人，
瞧吧，全人类的弟兄。

我十分清楚地明白
神奇的财运全是虚妄，
尽管也有“黄金的时代”，
且让别人去这样呼唤。
若是我善于见机利用
那个时代，我的下场
就决不会如此悲凉忧伤；
但我放过了大好时运，
竟变得这般苦命，
我的命运多么倏忽无常！

昨天我是一位颇有
高贵气度的老爷；
今天却瘪缩得只留下
一条破旧的皮裤衣。
昨天我钱财尽有；
今天却一文不名，
我泣诉：苦命的我哟！

惋惜我的妄自痴狂，
哪怕是虚构和幻想，
昨天我是伯爵副王。

在这恶浊易变的尘世
我曾经是士兵，大夫，
理发师，镇长，圣器
看管人和药店的学徒。
我还当过修士，助手，
虽说我如今遭受贫穷，
却曾是商人拥有侍从，
又是大学生和学士。
但可怜的我！这都是昨天，
今天却已运蹇命穷。

我写完这些拙劣的诗句，就想竭力把它们记住，然后用稀粥把纸贴到了门上。

这时我的汗衫干了，但长裤还很湿，我已没耐心等太阳把它晒干，急于想重新去外头流浪了。于是我把那条湿裤子拿下来，放到老妇人烤饼的特莱奎尔① 或小炉子旁烘烤，因为我使劲拧了一遍，所以很快烘干了，甚至有点烤焦了。

我瞧见自己唯一那条裤子也没法穿了，心里难受得无处诉说。这时有位朋友得知了我的苦痛，便给了我一点牛油，让我用牛油轻轻擦揉皮裤，这样兴许会慢慢变软。

---

① 印第安人语，意为用石块叠起的土灶。

我按着他的办法去做，果然，皮裤渐渐柔软些了，但总没先前那么自然，因为叫火烤焦的地方再揉也不管用了，反而露出一个个窟窿，简直比原来裂口更多。这使我极为恼火，因为皮裤已变得斑斑点点了。这时我把它穿在身上，但它到处是小窟窿，简直能直接看到皮肉，我看着身上黑一块白一块的斑纹，觉得象老虎的模样。

事情尽管这样可笑，我还是想找办法弥补。我用炉灰和牛油拌在一起，调成一种颜料，然后涂抹在露出的皮肉上，这样颜色才稍微和谐了些。

那小屋里的守灵人都很同情我，但见了我这种痴疯的做法都捧腹大笑。他们得知我要去墨西哥城寻找生路，便劝我还是先去普韦布拉城，那里也许能找到职业。这时，他们又给了我一些当作午饭的菜豆，那老妇人还给我几块玉米面饼，一小块烤肉，两三只辣椒。他们把所有这些食物都包在一块很脏的破布里，然后又让我把它系在腰间。

这样，我吃了点东西，对大伙儿谢完恩，便找了根棍子当拐杖，又在垃圾堆里捡了顶破草帽戴在头上，然后同各位朋友告别，朝着圣拉萨罗城门① 走去。

我走到阿约特拉镇② 时，天色已黑，于是我吃完带着的食物，便在那儿平安地过了一夜。

翌日，我起了个大早，又继续朝普韦布拉城赶路，并沿途乞讨，这样一直走到里约弗里奥镇③，在那儿的遭遇究竟如何，请看下章。

---

① 普韦布拉城的一个城门。

② 普韦布拉城附近一小镇。

③ 普韦布拉城北部一小镇。

第二十章

鹦鹉碰到一伙强盗；这伙人究竟是谁，他得到的礼物，以及在那伙强盗中间经历的奇险。

我的爱子们，你们念到的这部信史并不神奇，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自然和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其中的许多事很多象我一样放荡的人都曾经受过，或正在经受，或将来会经受到的。这些人都想在世上靠别人为生，他们不想干活，也没有职业，更不愿为他人效劳。

要是人们都有勇气和胆量把自己经受的精神痛苦加以描述，真诚地把自己的品行公之于世，无疑，你们就会看到许许多多因为害羞或虚伪而至今还隐瞒和掩饰自己的言行的鹦鹉们，你们就会对我的话理解得更深，即邪恶、懒惰和放荡的人必然比规矩正直的人要经受更多的痛苦。既然在这悲哀的一生中谁都会经受痛苦，但品行不端的人无论在哪儿，不管是出于自然之理或遭到了上帝的惩罚，他们总会经历到无穷的灾难，即使他们命运再苦，也总逃不脱这种公正的处罚。

我就是这种苦命的流浪汉，我常为自己的不幸遭遇痛哭流涕，但我既然一味放荡，就必然厄运缠身，最后自食其果。

话说那天我往普韦布拉城赶路，一道儿光着上身，又饿又累。那些知道我品行的人瞧不起我，而我的哥儿们却反来污辱我，这使我简直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厌弃了。

这样，我满心忧愁，十分内疚地痛悔自己的恶行。一天，将

近傍晚时分，我来到里约弗里奥镇附近的一家客店，准备托上帝的福让我在那儿过夜。我在客店住下后，上帝却开始惩罚我了，但不管他的子民多么忘恩负义，他总不会阻止他们谋求生存。我在客店吃过晚饭，在一堆麦秆垛上准备睡觉。这真算走了好运，能躺在松软的草垛上休息，因为前几个晚上我都是在坚硬的土地上度过的。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客店主人知道我要去哪儿，便告诉我一路多加小心，因为这儿常有抢劫行凶的强盗。我对他那番好意表示感谢，但还是满不在乎，心想自己一无所有，象玉外纳说的那样，即使遇到了匪徒也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因为我实在没什么东西可让他们抢的。

我一道儿低着头，手里拿着棍子，心绪烦乱地走了一阵。这时突然听见一阵马蹄的嘈杂声，我抬起头，立刻见到四个骑马人，那全副武装的骑手直向我扑来，他们以为我是印第安人，便对我问道：

“你打哪儿跑出来，从哪儿来的？”

我答道：“先生们，我刚从附近那个客店出来，我是从墨西哥城来为你们效劳的。”

这时他们才知我不是印第安人，其中有一人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他盯着我打量了一番，然后突然欣喜地抱住了我说道：

“你这位老哥叫鹦鹉吧？难道你就是鹦鹉先生吗？对，一点没错，你还是原来那副模样，我的朋友向来都不会变样。你不记得我了吗？我们一起蹲监狱时，你的老朋友猫头鹰受过你不少恩惠，你都忘记了吗？”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于是干脆抓住这一难得的巧遇，也十分亲热地抱紧了他。那可怜的猫头鹰憋着嗓子对我说道：

"好啦，鹦鹉哥儿们，行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把我勒死。"

我不胜惊喜地说："这才好呢，这才够劲儿呢，这样我的忧愁就会顿时全消了。我能遇到你这样的好朋友多高兴啊，我给过你许多恩惠，现在我遭了难，在盼着你来给我解除痛苦呢。"

他问我道："我的宝贝，你的日子过得怎样？你的运气如何？我瞧你形容憔悴，衣衫破烂，大概遭了什么不幸的灾难了吧？"

我答道："这还用说，我真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最不幸的人儿呀！自从我和我那好朋友长脚胡安分手后，我就经历了许多走运和背运的风险。我不是瞧不起你，我那好朋友长脚胡安可是个大好人，他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好朋友。说实话，我经受的那些风险中，不知怎么，背运总是领先居上。"

那穆拉托人插嘴说道："这话说来很长，你先上马，坐在我身后，等我们到了那个山丘上，回头再好好细谈，因为在这官道上狩猎总是提心吊胆的。"

我说道："什么叫在官道上狩猎提心吊胆呀，我从未听说过在官道上狩猎，这都是在森林里和没人行走的地方才有的事情呀。"

猫头鹰对我说道："你真蠢笨，你该明白我们绝不是想捕获兔子或老虎，而是想抢劫人。你别再问个没完了，快快上马，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呢。"

我听从了他的命令，上了马，于是四匹坐骑一同朝不远处的一座小山跑去。

到了山岗，我们下了马，接着他们把马藏到了山腰后边，然后大伙儿在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上坐了下来，从那儿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道上的行人，但却不会被人发觉。

这时猫头鹰从斗篷口袋里掏出一大块干酪，两只面包和一瓶烧酒。

接着他又从靴子里拔出一把短刀，切开了面包和干酪，然后大伙儿开始吃饭。

吃罢饭，他又让大伙儿喝了点酒，但只是很少一小口，我似乎还未让它润湿小舌就消失了。这时我双眼不时地瞧着那只酒瓶，另外几个同伴也十分馋酒，但猫头鹰却把着酒瓶说道：

“世上最疯癫的人就数喝醉了酒的醉汉了，所以你们谁都不能喝醉，干我们这行当的人尤其不能醉酒，因为那会招致许多危险。”

我不胜惊讶地问道：“你的行当是什么呢？”

他笑着对我说道：“猎人，你总该明白，猎人要是喝醉了酒就怎么也没有好枪法了。”

我说道：“这就是说，你们的行当是抢劫商队或过路的行人，但到了这里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吗？”

他说道：“怎么没有，我们无时不在遭受追捕，那些镣铐就是我们死了也不会轻饶。”

我说道：“你别拿这个来吓唬我，你给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道：“这你以后自会明白的，现在还是讲讲你的遭遇吧。”

我说道：“你知道我到了监狱才有幸结识了你，在那以前我挨了许多拳打脚踢，因为我那好哥儿们长脚胡安把我引到了一个寡妇的家里，在那里我就被巡警和更夫抓捕了。但长脚胡安却在一个哥儿们的陪伴下趁机溜了，那哥儿们叫库拉斯·皮皮洛，他是个十分机灵、胆大又讲义气的人，听哈努亚里奥说，他还

会伪造证书行窃呢……”

这时一位高个儿、扁鼻子、有一双机灵小眼睛的人笑着对我说道：

“您的经历真有趣，我就是那个皮皮洛，尽管这并没什么了不起。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看见您和更夫在一起，后来您又怎样了呢？您怎么会因为我们而吃苦受罪了呢？”

于是我向他十分详尽地叙述了我的所有遭遇，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末了还告诉我哈努亚里奥怎样成了他们这伙猎人的总头目，他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狩猎，并且身边也有三个前些日子刚收留的伙伴。他们还告诉我，猫头鹰是他们这几个人的头目，他们带了许多猎物，正想去哈努亚里奥那里汇集。并说干这个行当最容易得钱，只是常会遭受危险，但反正得过且过，只要暂时过得去就成了。最后皮皮洛对我说：

“哥儿们，您要是入了我们的伙，过上了猎人的日子，消除了原先的忧愁，再加上您同我们大头目那么够交情，就准能干得很出色。您当过兵，经历过战争的艰难，这就无论什么袭击、进攻和撤退都难不住您了，您永远别离开我们吧。”

我说道：“朋友，谢谢您的盛情挽留和那番使我得利的美意，但您完全误会了，我根会不会干这个行当，也没本事到外边去抢劫，我只会摇唇鼓舌，耍耍嘴皮子而已。但这都无济于事，我向来怕挨别人的棍棒，所以总是对这类事情躲得远远的，反正我完全干不了这个行当。我曾被一位女人用鞋底打过嘴巴，又被人用棍子打得皮开肉绽，还被人拳打脚踢送进过监狱，于是就认识了你们的头目猫头鹰先生，这总不是编造的吧。我还让人扎过一刀，差点送掉性命，在图拉镇我被印第安人用石块打得浑身是伤。又有一回，我被一位野蛮的印第安人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我

又遭到几个疯女人的大肆污辱围攻。最后一回，我在一位死者的灵堂挨了一顿痛打，所以你们瞧瞧我多么不幸，难道我还不该事事小心谨慎么。”

猫头鹰说道：“够了够了，你太胆怯了，男子汉决不能胆小怕事，更不能耍孩子脾气。胆小鬼鹦鹉，你遭受了这些奇险，难道打掉了你的肠子了吗？你脑壳上开了多少窟窿了吗？你身上少了多少肋骨？你不是全身一条胳膊一条腿都没有短缺吗？你根本没有遭受什么大的灾难，你还是完整无缺的汉子，就连一点伤痕和大疤都找不到。所以这不过是你可耻胆小或只想安逸，不想出力的借口，我看你既是胆小鬼，更是贪图安逸的精灵鬼，你光想舒服享受，却不想冒任何风险。但是，朋友，这太天真了，因为‘不经受风险就过不去大海’①，男子汉就应该什么都经得住。”

我对他说道：“哥儿们，我并不是只图安逸，而是害怕得连自己都失去了控制。当然我不是生来就该挨人家棍棒的人，我经受了许多不幸的遭遇，尽管没有把我打出肠子，砍掉胳膊或腿，但我总归挨了不少棍棒，甚至连任何人都没招惹也会平白挨打。这就使我变得更胆小谨慎了，我既没冒充好汉，又没招惹是非，结果还这样倒霉；要是我真的充当好汉、勇士和能耐人，我的下场不知该多悲惨呢；那就一定会被人送进监狱，把我立即剁成肉泥。所以，哥儿们，我绝没本事当这种猎人，要是你们愿意，我可以给你们抄抄写写，当个帮手或厨师、管家、看守、库房保管人、马棚里的饲养员、内科大夫和外科大夫，这些我还稍稍懂些；我还可以当出点子的谋士、理发师等等，但让我去大道上抢劫行

① 西班牙谚语。

人，这事我连想都没想过。要是那些过路人都是被绑的人或睡着的人，兴许我还能胜任，只要有你们在身边就成；但是要我带着绳子，拿着马刀、手枪或猎枪去同人家搏斗，我的耶稣啊！这我根本没想过。哥儿们，我真的从没想过。我已经说过我十分胆小，你们该明白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胆小鬼，那该作出了多大的忍让，那一定是无可奈何时才说出的真心话。因为你们想想，人们可以不用人家把自己吹捧为好人、聪明人、富人等等，也可以让人家说自己没有他人英俊、有才、富裕或能干，但一提到胆量时就不那么随便了。啊，基督保佑！那时就没一个人会说自己是胆小鬼了，人人都变成了斯奇皮奥内斯①和汉尼巴②了，那时就谁也不甘示弱，谁都以为自己是菲耶拉布拉斯③了。

“这就证明，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勇敢胆大，但至少许多人都想尽量表明自己是这种人，更别说让他们去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了。所以，最胆小的人在跟前没有敌人的时候，往往会显得最勇敢胆大。但我的情形有点例外，我承认自己胆小是表明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从不会撒谎，这种事情在一般常人中是罕见的，所以特别值得赞颂。”

猫头鹰对我说道：“哥儿们，瞧你说的，你真不愧为叫鹦鹉；但你告诉我，哥儿们，你既然这么胆小，那怎么又去当兵了呢？因为这行当和胆小懦弱是毫不相容的，这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一样，是互相对立的。”

我答道：“这你不必细究，第一，我当的是老爷兵，我不过是

① 古罗马名将，后遭诬陷惨死。

② 古代迦太基名将，曾越过西班牙等地打败罗马人。

③ 骑士小说中的巨人，他有一种医治重伤的妙药。

个散漫得宠的勤务兵，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打仗，也没经受过战争的艰苦。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勇敢胆大，许多人被迫到了战场，要是敌人进攻时，那些将领们能象基甸①那样宣布说，谁要是胆小害怕，就可以回家的话，那些士兵不是全都会落荒而去，各奔东西了吗？我敢断言，即使在最精锐强大的部队里，要是不用优厚的军饷或发财的许诺去刺激士兵，勇敢的士兵肯定不会超过三百。第三，并不是所有那些自诩为勇敢胆大的人都真正懂得它的含义。

"罗谢福科尔先生②说过：'普通士兵身上的勇敢不过是他们用来保全性命的一种危险的信仰。'他对各种勇敢作了分析之后又说：'真正的勇敢就在于毫不隐讳地在众人面前干一切自己能干的事情。'这回你该明白当过士兵并不证明他就是勇敢的人了吧。"

猫头鹰带着讽刺的口吻对我说道："真见鬼，鹦鹉先生，你说得太棒了！但这全都白搭，我们比你更明白这些道理。反正等牵来了马，你就到我们的驻地去看看，要是觉得不错，你就同我们一起留下，但你别光想白吃饭，你该尽量想法干点事情才成。"

这时他们牵来了马，备好鞍子，我还是坐在猫头鹰那匹好马上，于是大伙儿并驾而行。

一道上，我心里直为自己骗住了那伙强盗而感到沾沾自喜，我把自己说得特别胆小，其实并不如此，但我确实不想冒着生命危险去拦路抢劫。

那时我暗自想道：要是他们行盗的方式不那么危险的话，我准会赶快去跟他们合伙呢；那样我就什么条件都已具备，但要让

① 《圣经》中以色列人的首领，详情参见《旧约》《士师纪》第七章三至九节。

② 法国著作家。

我冒着逮捕或枪毙的风险去行事，我就真的死也不会去入伙了。那些能在屋子里贪污盗窃，不用去冒生命危险的盗贼真叫幸运！谁要是能当上这种盗贼该多舒服！

我这样胡思乱想地过了山岗，又下了斜坡，经过了许多道弯，终于走进了一个很深的沟谷。

我们很快看到了几幢木头房子，走近跟前，大伙儿都十分高兴地下了马。这时有三个猎人走上前来迎接，他们显得比我们还要高兴，他们就是猫头鹰对我说的刚收留不久的新伙伴。

这几位新猎人一见到猫头鹰立即拥抱住他，但他却对猎人们十分正经。大伙儿走进了一个山洞后，新猎人指给猫头鹰看了两盒子钱币、一箱子好衣物和一包稍微普通的衣服，然后又牵出一头驮运货物的骡子和两匹上等好马。

这时一位猎人说道："这就是你不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星期里我们猎获得所有物品。"

猫头鹰说道："我真没看错了你们的本事，好吧，大伙儿就客客气气地把这些东西分了吧。"

说着，他们开始分那箱子里的衣物和钱财，这时他们的头目先生说道：

"你们大伙儿都明白钱币这东西没法分，所以大伙儿就干脆自己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

他又指着我说道："这位可怜的小伙子你们都该对他救济点东西，他是我的老朋友，想靠我们帮点忙。他虽然有点胆小，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只要不是缺心眼人就总好办些。"

那些热情的猎人听了这话，立即送给我了许多东西；他们有的送我优质细麻布衬衣，有的送我带金丝线的上等蓝呢外套，有的送我带银扣的黑条绒长裤，唯一不足之处是里面沾了点血迹；

有的送我袜子、短裤和腰带，有的送我靴子、鞋和绑人的绳子，有的送我带着金边的咖啡色的水獭皮绒礼帽，最后还有一位送我一件带黑绒帽、镶着银丝带和花边的细呢料斗篷。

大伙儿对我送完礼物，猫头鹰便把他自己那匹最好的花马连同它的鞍子和所有马具都一起送给了我。接着他又给了我几副很好的马刺和许多钱，然后让人尽快给我换上好衣服。

这些事办完后，他们吹了一下口哨，于是出现了四个长相并不难看、穿得也很好的姑娘，她们对我亲切地叙过礼，便给我们端来了丰盛的酒菜，这使我不胜惊讶。那沟谷既偏僻闭塞，又几乎同外界隔绝，却竟能备齐如此豪华的筵席。

饭毕，他们给我讲述姑娘们如何象他们那样勤奋为大伙儿和她们自己效劳，在那块幸福的乐土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象兄弟一样和睦，谁也不用对谁卑躬屈膝，也完全忘记了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痛苦忧愁。

他们随意说完这些话，便给猫头鹰和皮皮洛的马套上鞍子，然后一同去狩猎了。他们吩咐我同那些姑娘一起留在家里，并让我只要擦擦猎枪，随便玩玩就成了。

我从没擦过枪，于是那些姑娘开始教我擦枪。我干着活，她们便问起了我的身世和遭遇，我对她们胡编了一通，使她们听得简直入了迷。接着她们也给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并说明她们是怎样走上了邪道，才到这儿来同这帮没人性的家伙鬼混。她们一个是同自己的母亲闹翻了，另一个的丈夫是醋坛子，还有一个是因为上了皮皮洛的当，最后一位是着了魔，连她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就走上了邪道。

这样，她们都把自己说成不太放荡，简直是朴实的良家女一样了；但我可不是只会吃食的笨狗，我对女人的心理摸得一清二

楚，她们多半是不愿受父母、丈夫、主人或监护人的管束而失足的。

然而，我故意显得既天真又高兴，渐渐探听到了所有那伙人的秘密。她们告诉我那伙强盗如何抢劫财富，如何勇敢胆大，几乎总是满载而归，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富人了。

说着，她们领我看了一间装满衣物、珠宝、钱柜、马鞍、笼头、马刺等各种物品的屋子，这才使我感到他们确是一伙大贼。我瞧着那些丰富的物品心里想道：怪不得他们不愿舍弃这种日子呢，原来他们什么都齐全，也不用伤心发愁，至少用不着担心落入法网，又不会遭到别人的偷盗，这真叫过上了舒适稳妥的好日子了。这时她们对我说，这伙强盗绝不会放弃这种生活，第一，他们既然去抢劫，就一定会被人知道；第二，抢劫虽然和酗酒、赌博、抽烟等都是恶习，但是，他们扮作强盗去抢劫那些过路的商人老爷，这就好比夺走赌徒手里的纸牌和醉鬼手里的酒杯一样了。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那伙勇士陆续回来后，便开始赌牌，欢闹了一阵，接着大伙儿十分愉快地用了晚餐。当时他们又送了我许多衣物和一张鞣制过的野牛皮。过了一会儿，我们便上床休息了。

那时我发觉他们在沟谷入口处还留了四个人，就象士兵站岗那样守护着大伙儿，于是我象身边有了保镖一样，十分安心地进入了梦乡。但第二天凌晨三点，一阵慌乱的喊叫声把我惊醒，我看见他们有的拿起马枪，有的骑上马，简直乱作一团。

这时女人的哭喊声，沟谷附近的枪弹声和大伙儿那种惊慌失措的神情把我吓得六神无主，我只是坐在床上，象木头人一样傻愣着，等着那场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那时一个女人

匆忙从我跟前跑过，她和我撞了一下，便认出了我，她瞧我还在发愣，便立即怒气冲天，她照准我脖子狠狠地打了一下，立刻把我推到了地上。

她对我说道："出来，你这胆小鬼、懦夫、流氓、不要脸的家伙！法庭来抓我们了，大伙儿都在抵抗，你却还睡得象猪一样，真不要脸！快出去，狡猾的狐狸，赶紧拿着门后的马刀，要不然我先毙了你。"

这都是在漆黑的屋里发生的事，但我清楚地听到了她在扳动枪机，于是我立即闪电般地跑出屋子，因为我确实害怕这种玩笑。

我穿着衬衣，拿着马刀走到屋外，那帮伙计便以为我是法警，就对我一阵猛砍，差点把我劈死。要是由着他们乱来，我准得送了性命，因为一个家伙喊道："给他一刀，杀死他，杀死他！"但靠上帝庇护，恰巧这时有个女人拿着火把走来，借着光亮，他们才认出了我，便对刚才那番暴行后悔不已，接着他们把我送到了床上。

不一会儿，骚乱停止了，大伙儿一声不响，女人们在不停地哭泣。我听到哭声，觉得身上的伤疼也减轻了。我怕再碰上刚才那样的狠毒女人来吓唬我，便赶紧穿上衣服，跑到另一间大屋，这时才发现所有的男人女人都在那儿围着一具尸体默哀。

这一悲痛可怕的情景使我十分惊异，直到他们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向我述说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几个站岗的伙计看到有一伙强盗朝他们的沟谷袭来，便以为那是法警，于是开了枪。这样就惊动了沟谷里的伙伴，他们立即跑到山丘上，又把那两个跑回来报信的哨兵当成了法警，立刻打了两枪，恰好一枪打在一个伙伴的腿上，另一枪当场叫另一个哨兵丧了命。

我听了这些惨事，觉得我仅仅挨了几刀，这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甚至似乎疼痛也消失了。由此可见，人要是总往上比，就总觉得自己命苦，要是经常往下比，就会得到安慰，兴许还不去抱怨自己命苦了。遗憾的是人们总喜欢同那些幸运的人相比，而不愿去注意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们，所以就总爱愁眉苦脸，闷闷不乐。

终于，天大亮了，大伙儿结束了守灵，埋葬了死者，这时猫头鹰对我说道：

“你说过你会治病，就瞧瞧这位伙计的伤势，然后把需要的药物告诉我，我让人到普韦布拉城去买。那儿的商人老板都是我的朋友和哥儿们，他们一定会帮这个忙。”

这使我不觉一怔，我无论对医治和抓药都不甚明了，不知该从哪儿下手，于是我心里合计道：要是我说我不是外科大夫，而是内科大夫，所以就治不了这种枪伤，这也未免太鲁莽；假如我说自己什么都懂，要是治坏了病人，把他送进了地狱，那就会下场比在图拉镇还要糟糕，因为这些该死的强盗决不会轻饶我，他们定会把我杀死才肯罢休。啊，圣母玛利亚！我该怎么办呢？求您给我指点……神明的圣人啊，愿你们给我帮助……圣胡安·内波穆塞诺①，我的神像，请你听听我的呼唤……

所有这些央告我都一边装着查看伤情，一边在肚子里默默念叨。猫头鹰瞧我这副怠慢的神情，便生气地对我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动手治病呀？该让人带些什么药呢？”

我不能再掩饰了，便说：

“这腿已无法接合了，因为骨头已经成了碎块，所以该从胫

---

① 基督教圣人，波希米亚四世教皇。

骨处截掉一段，可是这些工具这里全都没有。”

猫头鹰问道：“需要什么工具呢？”

我说道：“一把弯刀，一把锯骨头的英国锯子。”

猫头鹰说道：“好吧。”

说完他们就散去了。

晚上他们拿来一把鞋匠的切刀和一把家用的大锯，于是我们马上开始动手术。上帝啊！那可怜的伤员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真不愿回想这一场景。那时我就象切割羊肉那样割着他的大腿，把那可怜人疼得乱哭乱喊，但他还是没挣脱掉，因为大伙儿把他牢牢按住了。我把他的碎骨锯掉时，他已疼得死去活来，终于昏了过去。这时血流如注，怎么也没法止住，直到他们找来了一根龙舌兰绳子，我便扎住了他的血管。这时我趁着他昏迷的时候，赶紧用烧红的烙铁在他的伤口处烧灼。谁知他竟突然惊醒过来，喊叫得更加疯狂了，但血总算止住了。

最后，我对他用了花蒂油、糖、迷迭香粉、马粪等药，但这些全不能减轻他的疼痛。相反，他的绷带总被挣开，血还是不断地流。这样，那十分虚脱的伤员很快就伤口腐烂，不到两天竟一命归天了。

这时大伙儿都说是我治死了那位伤员，这当然毋庸置疑。但我自有脱身之计，我推说身边如何没有助手，缺乏配合，等等，终于使他们信了我的话，埋了同伴，又同我和好了。若是人们自作聪明，喜欢逞能妄为的话，那将招致多少惨痛的灾难啊！

从此，连着两个月我过得十分安闲，我给他们记帐、剃头和看家。一天晚上，有五个伙计去抢劫，却只有四人逃了回来，原来他们抢劫未成，反被打死一人；不过他们并不甘心，准备第二天进行报复。

他们说道："那帮家伙不过三个人，三个毛小子，不顶大用，看老子收拾他们，把他们老祖宗的骨头都挖出来。明天他们要经过里约弗里奥镇，到时候瞧着吧。"

他们这样发泄了一通怨气，用了餐，然后就睡了。

我躺下后心里老在寻思：这些强盗要闹事了，我得眼尖手快，见机行事，因为很快就要碰上大决战了。

那时我真想偷偷溜走，但还是未敢动身，我不知道该怎样走出那段曲曲折折的沟谷。我也没法把这事告诉那些姑娘，生怕她们泄漏出去。

我这样盘算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催我穿衣起床，随后又给我备好鞍马，让我在身上挂了两支短枪，带上子弹盒和马刀，并在靴子里插了一把短刀，手里拿着一支马枪。

当时我十分惊恐地问道："为何让我带这么多武器？"

猫头鹰说道："畜生！这还不明白吗？让你去进攻和防守。"

我说道："这两件事我全都不行，因为进攻我没有胆量，防守我缺乏本领。危急关头，我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溜之大吉，我跑得简直比兔子还快，这就比什么都顶用。"

猫头鹰见我如此胆怯，便举起马刀对我威胁道：

"胆小鬼！苍天在上，你要是不上马跟着我们，就叫你立刻去见阎王！"

我瞧见他大发雷霆，便立即壮起胆子，推说我刚才那些话全是玩笑，请他全不必当真。要是过路的行人带着钱财，我完全有胆量冲杀上去。这样，他们的气才算消了，于是我们一同出发，准备去抢劫和残杀那些过往的行人，但结果偏偏事与愿违。

第二十一章

我们这位作者同那伙强盗经历的遭遇；他目睹了
一具死刑犯人的尸体，以及怎样打算改邪归正。

尽管上帝往往不去阻止歹徒的恶念，但为了不使正义蒙垢，或为使恶徒受罚，却不会让他们的恶念得逞。上帝总在暗中保护着他的子民，他千方百计阻止和驱散那些邪恶的念头，使野蛮和邪恶不至于到处泛滥。

那天清早，我们去抢劫行人时，这一情形就在猫头鹰和他的伙伴身上得到了应验。

大约清晨六点，我们在一个山丘上看到大道上走来了一队行人。他们有三人手里拿着猎枪在前边打头阵，后面是四匹坐骑，但马鞍上只有布包，不见骑手，接着是四头驮着箱子、帆布床和大布袋的骡子。看得出他们是远道而来，尽管他们在货物上都蒙着蓝布罩。最后压阵的是三位年轻小伙子。

猫头鹰一见到商队，便以为报仇的时机到了，这回肯定又能满载而归。于是他让大伙儿躲到山丘旁的陡坡后面，说道：

“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大伙儿千万别错过机会，他们一定是去韦腊克鲁斯经商的人，那儿准是装满了钱财衣物。眼下最重要的是别慌张，要鼓足勇气。我们现在占优势，我们有五个人，他们才三人，那三个雇来的小伙肯定胆小，所以全不必害怕。大伙儿听见我开枪就冲上去，你，鹦鹉，皮皮洛和我待他们走近时正面冲上去，这叫顶着枪弹强攻，苏尔多和查托从后面冲

去牵制他们。要是他们乖乖举起了手，就赶紧解除他们的武器，把他们绑起来送到这座山岗，待到晚上再处置。要是他们开火抵抗，就同他们拼个死活，直至同归于尽。”

这时敌人越来越近了，我一想到即将面临的危险，就吓得心里发慌，竟难以抑制，结果被人发觉了。那时我的腿抖得简直使脚蹬和马刺的链子直碰出声响，猫头鹰看到我如此害怕，便气势汹汹地对我说道：

“胆小鬼，不要脸的家伙，你发抖了吗？你以为让你去同一群狮子厮杀吗？混帐东西！你没瞧见他们都是象你一样的人，而且还是三个人对付我们五个人吗？难道你不明白你不只是一个人出击，还有四个弟兄在你身边，他们都是好样的汉子，他们也同样遭受着危险，并且还会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保护你吗？你就那么容易死，别人就没危险吗？你以为他们会一枪就把你打死，这多稀罕可笑呢？混帐家伙！你想找个好死的法子呢还是想赖在世上，瞧瞧敌基督的是怎样跑来的呢①？难道你想要钱，要吃得好穿得好，要最精良的马，并且关在屋子里不遭受任何风险吗？但是，老弟，这只是做梦，即使在房子里也会遭受危险。要是你对我说有的窃贼能既偷东西又不遭任何危险，我可以承认这确有其事，但并不是所有的小偷都能用一种方式去行盗的；有的人明火执仗，这就是说在光天化日下抢劫行盗，另一些人则暗地里偷窃行盗；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城里随便游玩，但谁也看不出他们就是窃贼，也不会丧掉性命。这种行盗的方式尽管许多人向往，但并不是大伙儿都能得到的。所以你该留神别前怕狼后怕虎的，你要是到时候想掉转马头溜走，我就先

---

① 参见《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至二十二节。

把你干掉。”

我听了这番严厉的斥责和可怕的威胁十分恐慌，便对他说我毫无畏惧感，我的腿发抖是因为天气太冷，等进攻开始后就一定会瞧见我英勇无比了。

猫头鹰说道：“尽管这话我不太相信，但愿上帝给你勇气。”

这时商队走进了猫头鹰说的那个距离，于是查托和苏尔多便同我们分开，向他们后边包抄，同时皮皮洛、我和猫头鹰端着猎枪正面冲了上去，一边嘴里喊道：

“站住，不想死的站住！”

这喊声刚落，立刻从四匹坐骑的布包里跳出四个全副武装的汉子，他们直朝苏尔多和查托扑去。苏尔多和查托立刻开枪射击，但只打死一人，于是这两个强盗吓得象兔子一样连忙逃跑了。

这时那三个压阵的小伙子跑来对付我们，他们一枪就把皮皮洛毙了命。我故意拿着枪乱打，结果只使一匹马中弹倒地。

猫头鹰瞧我根本不顶用，只剩他一个人在同对手抵抗了，便对我说：

“现在不行了，一个伙计死了，两个跑了，而敌人还有九个，我们快跑吧。”

说着，他便想掉转马头，但马受了惊怎么也拉不动。这样，尽管我们不停地开枪，但都没打着敌人，而自己身边却嗖嗖地飞过子弹。这时那三个小伙子冒着枪弹硬逼近了我们，直吓得我生怕被活活捉去。

这时猫头鹰跳到地上，用枪托对着马脑门打去，一下子把它打死后便跳上我的马，但很快又被一颗子弹击中脑袋，倒地而死。

这时又有一颗子弹差点穿透我的胸膛，因为它把我的皮上衣打掉了一大块。当时猫头鹰那可怜虫的鲜血溅了我一身，我吓得只好连连祷告："耶稣保佑！"

我瞧见只剩下我一人，而这么多敌人却一起向我扑来，便使劲催动坐骑，象箭一般在大道上飞驰。幸好我骑的是匹骏马，它跑得正合我的心意，这样一刻钟过后，我已把那些追赶者抛得无影无踪了。

我拐到了小路上，想回去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那些姑娘，但还是没去；一方面我不熟悉小路，另一方面即使我认识路，也不愿再回到那可怕的山洞里去。

约摸中午十二点，我感到人困马乏，独自惊恐地来到了一片舒适的小树林里。

这时我卸下马鞍，给马松开肚带，去掉嚼子，牵着它去小溪旁喝水，然后让它啃青草。那时我坐到一棵十分阴凉的大树下，开始了深刻的反省。

我对自己说道：无疑，懒惰、放荡和堕落绝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诚实正直、不走邪道的人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除此之外，别的手段都不能达到这一目的。行凶抢劫尽管能暂时满足欲望，但终究不能长久。那种一时的放肆享乐往往会带来长久的痛苦和无穷的烦恼，这种也许用许多罪恶、恐惧和风险换来的可怜幸福真不知要让人付出多少痛苦巨大的代价！

这是我经过了一番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结论，这些道理从小父亲就对我讲过，上校也对我反复嘱告，甚至在书里或也许在道台上我也领教过许多回，但结果怎样了呢？啊，整个世道、我的朋友和我的经历都在不断告诫我应记取教训，可我却总是视而

不见，听而不闻。

那时确实是整个世界以及我那些糟糕朋友和我一生经受的痛苦遭遇都在使我震惊，都在用各种方式使我改邪归正，可我总是一意孤行。有时虚伪变幻的世道、邪恶迎逢的朋友、我们自己的放荡言行所招致的恶果以及一生中所有的坏事都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借鉴，它们能使我们弃恶从善，重新改变生活，这就是常说的坏事有时能引出好的教训。朋友的背信弃义，女人的不贞，奸诈的人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吃了亏的人对我们的痛打，我们犯了罪落入法网，恣情放纵得了疾病等等，这些东西虽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使我们十分难受，但它们却能让我们从痛苦的事件中吸取甜美的甘露。

那么什么是从痛苦的事件中引出的甜美甘露并能得到前车之鉴的教训呢？那就是使我们识别真假朋友，懂得如何对待女人，怎样躲避奸诈、狡猾、象野兽一样可憎的卑鄙小人，怎样不伤害任何人也不遭人家的报复毒打，怎样品行端正而不致被人送进监狱，怎样起居有节，免遭疾病，最后又怎样遵从神明和人世的法则，去掉所有的忧伤，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是人类美好良心必然得到的好结果。

只要我们善于记取教训，就一定能大有益处，但遗憾的是尽管这些教训如雷灌耳，我们却总是无动于衷。

我不禁扪心自问：难道我什么忧伤、蔑视、羞耻、打击、痛苦、恐惧、哀愁、灾祸和忘恩负义没有经受过？难道我什么生死奇险没有遭到过？什么凄惨悲凉的困境没有体验过？我经历过老师的鞭打和斥责，牛犊的顶撞和骑马的跌摔，鞋掌的抽打和开水的浇烫，婆娘们的污辱和威胁，混帐哥儿们的奸诈、蔑视和恶作剧，蛮人的棍棒和贵人的厌弃，亲戚的无情无义和外邦人的咒骂，主

人的驱逐和恶徒的残害，司法的监禁和印第安人的蹂躏，吃过我的苦头的人对我的报复，在医院遭受的疼痛，风骚女人对我的抓挠，死尸和守灵的恐吓，无赖对我的偷盗，以及许许多多不幸倒霉的遭遇，但我却根本没有记取教训，而是更加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那么，我还有什么好东西留在了身上呢？我放荡的耻辱使出身的荣耀蒙受污垢，肆意的折磨使身体遭到毁坏，毫无节制的挥霍使家财耗费一空；真心的朋友我没有结识，邪恶的哥儿们却对我憎恨嫌弃；我的良心始终在受到我的罪孽的折磨，它一刻也不能平静松快。我觉得似乎头上有一个幽灵在盘旋，当我想把它捉住时，却好象到了手又不见踪影。

所以，我把一切都葬送掉了，只剩下一条性命和一个灵魂，这是我最后的东西，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托上帝的福，我总算没离开人世，但多少回我在别人手底下，在蛮子的威胁下，在大海里，甚至在我自己的放肆举止下险些送命啊！那天我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你瞧，皮皮洛先在我身旁死去，接着又是猫头鹰丧命，那时子弹在我身边不停地呼啸而过，对我逼迫得那么紧，似乎死亡是顷刻即至的事情了。

但是，为何那些人都死了，而我却没有死呢？子弹为什么对他们打得那么准，对我却那么容情？难道我品性端正、人又聪明才摆脱了子弹的袭击吗？当然不是，或是有一只肉眼看不见的万能的手在庇护我，它把子弹从我身边拨开，真诚地挽留我不要一命呜呼。难道我立过什么盖世功绩，值得蒙受如此浩大的洪恩吗？上帝啊！每当我想起自己一生的深重罪孽，我就羞得无地自容。我从小到大都象个疯子，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到了成年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作恶犯罪了。

我三十多年的经历是罪孽深重的，尽管如此，我还能彻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并不为时太晚。家主是十分仁慈慷慨的，他对进葡萄园做工的人，不管是上午去的还是下午去的，都付给一样的报酬①。要是我为自己长期的放荡感到担忧的话，那么，这个例子总可以对我有点宽慰，所以我该快快清醒。

我独自懊悔痛惜了一阵，便备了马，朝着附近的村庄或圣马丁客店走去。

晚上七点，我走进了一家客店，然后装成过路的侠客白吃了一顿晚饭，又吩咐店主给我的马卸鞍喂草。

饭后我到客店门口乘凉，这时有位旅客也在纳凉。

我们互相恭敬地叙过礼，便开始东拉西扯地长谈起来，话题自然是有关当天强盗抢劫的事情。

他说他从普韦布拉城出发，准备去卡尔普拉潘镇，中途在阿潘镇作暂短停留。

我说我打算到了前面那个村镇就直接去墨西哥城，这样我们就能一道儿作个伴了，因为我特别害怕碰上强盗。

那位旅客对我说："也许不会碰到强盗了，从上次发生的事来看，强盗没那么快再来这儿抢劫，因为几天内就消灭了六个强盗，一个被绞死，四个被打死在野地里。这样，总共十一个强盗，这回剩下没几个了，所以大伙儿能清静几天。"

我从未看到任何强盗被抓捕，并且知道死的人数也只有两名。这一带总共我们五个强盗，于是我装作疑惑不解地说道：

"这也许是真的，不过我怕你听错了话，因为不要命的强盗有许多呢。"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五节。

他说道："不，没错，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是治安团的上尉，我有各种名册，甚至连他们的名字，在什么地方抢劫，结果怎样，多少人落了网等都知道得十分详细，这回您总该相信了吧。"

我一听他是上尉，顿时觉得慌张起来，不过我想我只参加过一次抢劫，所以谁也不会认出我也是强盗的。

那时我对他十分相信，便问他其他强盗的去向，他说朝奥顿巴和特奥蒂华坎① 方向逃跑了。

接着我们又说了些别的事情，最后我告诉他我之所以特别害怕强盗，因为他们在追杀我。

我对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您瞧，不光是那些强盗在追杀我，昨晚一位仆人还把我一头驮着箱子的骡子偷走了，使我身无分文，因为我带的二百个比索全放在箱子里了。"

上尉十分同情地说道："那个无赖！他也许就是同强盗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征？"

我对他瞎说了一通，他便认真地记在小本子上，这事结束后我们准备睡觉了。

他邀我和他同住一个屋子，我欣然同意了，于是我俩一起上床。这时他看到了我的两把短枪，就十分喜爱，打算向我买下来。我害怕惹出乱子，便以二十五个比索的价钱把两把枪卖给他，换了些零用钱。

第二天清早，我们上了路，一道儿十分顺当。到了阿潘镇，我假装去找一个朋友，便同他分了手，直奔墨西哥城。那天晚上我住在特奥蒂华坎镇，又听到人们在谈论前几天打死一伙强盗的事情，并说还把那个强盗头子吊在村镇的道口上了。

---

① 两处均为墨西哥城南边的小镇。

我听了这些十分害怕，便早早就休息了。次日清晨六点，我备上马鞍，念着“上帝保佑”的祷告，又继续赶路了。

约摸走了一里路程，我远远看见一棵树上绑着一具死刑犯的尸体，旁边还用一根木桩支着身体。那死尸穿着白背心，额头上压着一顶帽子，帽子前边有一个红呢小十字架，他的双手被反剪着。

我走近几步，准备仔细瞧瞧，但是，当我认出那具已被毁坏的尸体就是我那可怜的老朋友哈努亚里奥时，我立即吓得似乎全身的汗毛骤然直立，血液变凉，心在剧烈地跳动，舌头也在喉咙里堵着。那时我的额头上汗如雨下，浑身的神经失去了控制，简直惊恐得要从马上栽下来。

但上帝给了我勇气，于是我壮着胆子，终于渐渐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了。

那时我立刻想起了哈努亚里奥的放荡言行，对我的唆使怂恿，以及那些极其邪恶的坏样儿。但我还是为他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甚至流了眼泪，他终归是我的朋友，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可我也得感谢上帝使我摆脱了他的诱引，因为同他在一起，再加上我的坏心眼，我准会象他那样变成强盗，或许会同样被绑到那棵树上去。

于是我更加坚定了重新做人的决心，打算从那时起吸取世上所有的经验教训，从别人的坏事和恶果中引为借鉴。我主意已定，便拔出短刀，在哈努亚里奥被绑的那棵树上刻下了这样一首诗：

十四行诗

既然罪孽终将受惩，

恶行岂能永久逍遥？
那丧命的哈努亚里奥
已在这棵树前公正受审。
啊，短命的朋友！你竟变成
这个区域的杀人犯和强盗；
你的死罪有应得无法脱逃
它斩断了肆意妄为的毒根。
你违拗天理的堕落
多少回使我盲从不违；
但今天我总算彻底挣脱
你的锁链。你的尸骨凄悲
使我翻然醒悟，你的殒殁
才给了我真正的教诲。

我作完诗，又真心对上帝祷告了一遍，然后继续赶路。

傍晚我进了墨西哥城，住在圣多马客店。饭后，我在过道里听见一间屋里有女人的哭声，一种好奇同情之感使我挨近了那扇房门，并仔细倾听，这时我听见一个老人说：

“走吧，亲爱的，别哭了，事情既然已无法挽回，还能怎么办呢？法庭总得尽到责任。这孩子从小就一直学坏，不管我对他怎么劝告，威吓，责罚，他都不知悔改，总想往邪道上跑，结果终于铸成大罪。”

这时一位可怜的老妇人说道：“不管怎样，他总是我的侄子，我为他感到痛心。”

那老人说：“我也感到难受，我为保释他费尽了心思，花了多少钱财！但还是未能奏效。上帝保佑不幸的哈努亚里奥！哦，

亲爱的，收泪吧，你瞧，谁也不会知道他是我们的侄子，大伙儿都以为他是孤儿，可怜的庞西亚尼塔知道了这事该多羞愧！不过她已经当了修女，即使人家知道了她亲戚这桩丑事，她还是可以照样当修女，上帝保佑她。我们快睡吧，明早还得赶路。”

这话说完，我就立即断定那是堂马丁和他的妻子。这时我也回屋休息了。第二天清早，我找到了他们，我同他们说话时装成了陌生人，竟没被认出。这时我得知他们从庄园来，准备去内地定居。最后，我同两位老人一一告别，同时也和那些我已遗忘的人告别。我想人总归难免一死，因为疾病、痛苦和多年的岁月都会使人衰亡。

接着我很早就去做了弥撒，回来后吃完早点，便一整天仔细地回想着自己的经历，更觉得应该悔过自新。

我想这回绝不能象前几回那样光下决心，不见行动，于是打算把马、斗篷、礼帽、马刀和马刺统统卖掉。那些东西都很新，又比较值钱，但我还是没拿去变卖，这不仅因为我担心东西会叫别人认出来，象上回拿泻药大夫的斗篷去变卖叫人家发觉了一样，而且更主要的是那些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更不该这样做了。

这样，我想把那些东西交给忏悔牧师，甚至我还想让上帝帮我找到卖掉的那两支枪，并把它们也一起交给牧师。

于是我在黄昏时上街闲走，我看到做忏悔的教堂敞着门，便打算进去做一会儿祈祷。

这时里面正在传教，我赶紧祷告了上帝，然后听那位博学的牧师说教。当时他正讲到轻视最终拯救的人将遭到的不幸，以及什么是最终的拯救。末了他说道：拯救无所不在，我们要珍惜拯救，而不要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事情来轻视它；要么让上帝给

我们去掉罪恶，要么心肠冷酷，至死不悟。

那位牧师的演说多么超凡脱俗，深刻精辟！

他十分虔诚地继续说道："人类今生最大的不幸和灾难就是至死不悟。这时天府或地狱对他们敞开着冷漠的大门，他们心肠坚硬，不仅感受不到上帝的仁爱，而且也不畏惧永久的地狱，于是就产生了永久的惩罚和报应，使任何恶徒都难以逃脱。

"法老和埃及人都遭受到巨大的灾难①，那种惩罚是无休无止的。法老执迷不悟，他的心已变得十分冷漠，就象《圣经》上说的那样：法老的心已变得冰冷了。所以，我的孩子们，你们今天听了上帝的福音总不能使自己的心变冷。若是你们真的渴望拯救，就不该轻视和怠慢它，把它放在来世去做；因为机不可失，你们错过了这次拯救，就不知下次何时再来，也保不定你们的心不会变冷。智慧的先知告诉我们：'若是你们听了上帝的福音，你们的心就不会变冷'②，所以现在大家都敞开心怀，领受上帝的恩赐吧。要是上帝今天召唤我们，我们就今天对他回答，绝不能拖到明天，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生命。我们不仅在祈求上帝的怜悯，而且也指望他不要把我们当作笨人抛在一旁。要是待到上帝用可怕的咒语指责那些执迷不悟的恶人时，再作忏悔就晚了。那时他会对罪人说：我把福音传给了你们，可你们却听不进，我摸到了你们的心，可你们却不对我说真心话，所以对于你们死时的恳求我也只能一笑置之。"

我听了这番说教，心里一阵恐惧。那位牧师刚走下道台，我便跟在他后面，请求他听听我的忏悔。

---

① 法老是《圣经》里的埃及王，详情参见《旧约》《创世记》第十二章、第四十一章。

② 原文拉丁文。

这位牧师十分仁慈和气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简略地听完我的经历，高兴地说我的念头是真心实意的，让我第二天清早五点半做完晨祷在圣器室的小屋里等他。事情约定后，我心情舒畅地回到客店。

翌日我起了个大早，听完教士做弥撒，便在小屋里等他。那时他没让我立即忏悔，而是对我说应该先苦修赎罪，然后择个好时辰再做忏悔。他让我当天下午就开始苦修，苦修的文本他可以提供；要是我乐意，还可以在教堂苦修。

我说道："这太好了，我正想作个深刻的忏悔。"

他说道："那么好吧，您收拾收拾东西，下午就来教堂，您只要对看门人通个姓名就能进来了。"

说完我同他告别，我觉得心里简直比昨晚还要高兴，甚至忏悔牧师不问我的名字，只让我进教堂时告诉看门人一下就行了这事也没使我生气。

于是我立即返回客店，吃完饭付了账，又请人照看我的马。待到下午三点，我便向教堂走去。

第二十二章

鹦鹉如何在教堂苦修赎罪，他同罗克的相遇；他的忏悔牧师是谁；这位牧师对他的赦免，以及他怎样去经营一家客店。

我很快到了教堂门口，声称是牧师让我来苦修的。那看门人问了我的名字，又看了一张字条，然后对我说道：

“好吧，您把床也搬进来吧。”

我说道：“床在那儿，我随身带来了。”

“那么，您请进。”

我同他一起进了门，他把我带到一间小房，说道：

“这就是您的屋子，这位先生是您的同伴。”

说完他离去了。我还未和那位同伴说话，就认出他是我的老同学、朋友和可怜的仆人罗克先生。这时他也认出了我，我们紧紧拥抱了一阵，然后便互道情由，各诉遭遇了。

罗克听了我的遭遇不胜惊讶，我却对他的经历并不感到吃惊。他没我这么放荡，所以少吃了许多苦头，他那些遭遇充其量不过是一般的风险而已。

这时我对他说：“我很高兴能在这个神圣的教堂里与你相遇，过去我们一同放荡，今天却在这里会面，一起苦修赎罪。”

罗克说道：“我也十分高兴，不过我还得求你原谅我过去对你出的那些坏点子。我不应该求着你的时候就只顾巴结讨好你，而应该诚心相待，即使失去了你的庇护和友情也应该良言相劝，使你不至于在邪道上越滑越远。”

我说道：“这就不必了，你不用为这多虑，即使没有你的主意，我也照样会学坏的。”

罗克问我道：“现在你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吗？”

我答道：“正是这样，我来这儿苦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罗克说：“这太使我高兴了，朋友，事情的好坏并不全在于圣母。我们都已成人，你现在不是孩子，而是个领略到人生全部奥秘的成人了，所以事事要三思而行。”

我说道：“你这股热情劲儿我真喜欢，你当个修士十分合适，也许还能为你安排个传教士的位置呢。”

他说道:“我并不想当传教士，我既没学问，又心念不纯，远不能胜任这一教职，我当个修士倒可以，所以我也来这儿苦修了。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已接收了我，靠上帝保佑，这一定也是他的意愿，我从这儿离开后就准备去那儿供职了。”

“这太好了，罗克先生，我为你感到高兴。你这才想到了正道上，所以老话说:‘狼吃腻了肉就会去当修士’①。”

罗克说道:“这种庸俗愚蠢的谚语俯拾皆是。也许你会觉得我年轻力壮时不走正道，现在眼看要老了才去修道院苦修赎罪，但这也不是坏事。难道我们小时候放荡，年轻时邪恶，老了还应该执迷不悟吗？不，鹦鹉先生，人总会有清醒的时候，只要改邪归正，无论何时都不能算晚，所以老话又说:‘晚做总比不做强’②。”

我说道:“罗克先生，你别生气，你说得太对了，我只是跟你随便打个比方。你知道我的脾气，我向来爱开玩笑，我对你真心相信，就象你对我够朋友一样。你现在的打算太好了，我也该从中得到教益。”

罗克说:“别说这种话了，我知道你说话直率，反正事情我全对你明说了。”

这时教堂的钟响了，我们一同去苦修。随后，看门人走到我的屋子说，忏悔牧师已定于明早做完晨祷在圣器室等我。于是我和罗克一起念了一会儿书，吃过晚饭，我们就上床了，罗克还把他的毯子和枕头给了我。

第二天一早，我听完晨祷，等到忏悔牧师来了，便开始作深刻的忏悔。这时忏悔牧师的智慧与和蔼的品性深深感染着

---

①② 西班牙谚语。

我。

七点左右，忏悔结束了，牧师对我的忏悔十分满意，我也如释重负，心情感到少有的舒畅。忏悔牧师对我说明天是圣餐日，我用不着在自己屋里吃早点，可以去他那儿用餐，他的房间就在教堂右边第七号。我答应后同他分手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安宁香甜，没体验过这种情景的人绝对想不出它的快活滋味。我似乎卸掉了一个偌大的包袱，驱散了压在心头的所有乌云，变得彻底舒畅愉快了。

第二天起床后我修整了一番，便上教堂虔诚地祈祷苦修，然后高兴地从教堂长老手里接过了圣餐。

弥撒结束后，大伙儿谢了恩，便喝巧克力茶。我十分和气地告辞了罗克先生，朝着忏悔牧师的房间走去，他一定正在等我呢。

但是，当我认出这位八天前刚结识的忏悔牧师就是我的老朋友、过去常给我出馊主意的马丁·佩拉约时，我是多么惊愕意外呀！

那时我发觉他已不是原来的马丁·佩拉约了，更不是那种舞姿翩翩、卤莽轻率的毛小子了，而是一个智慧博学、得体稳重的牧师先生，这使我不胜羞愧，至少当面认出他是牧师也会使我十分难堪。那时他对我问道：

“怎么，小彼得罗，你不记得我啦？你不愿拥抱我吗？来吧，拥抱吧，紧紧地拥抱吧。我多么渴望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的遭遇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和经验的可怜孩子的不幸遭遇呀。”

这时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然后他让我坐下来喝巧克力茶，一边对我说道：

“你忏悔时对我说的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全被赦免了。你也许明白，我曾经比你还要放荡，我唆使你犯罪，比你还要邪恶。我那些缺德的馊主意使你吃了不少苦头，但上帝又作成我做了你的忏悔牧师，使我能补偿和赎回我以前对你的纵容和放肆言行。

“我并不因此而感到羞怯，我总想找机会对你述说这事，所以当我把你赦免后，我就承认了你这个朋友。这事一点不奇怪，我过去犯的罪孽比你还大，我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我之所以摆脱了许多苦恼，就是因为我较早地改邪归正，受了上帝的怜悯的缘故。所以，你在我跟前千万别感到丢脸，在忏悔室里我是你的忏悔牧师，但又是你的兄弟；在其它场合我也许还会象个法官，但我总归是你的朋友，所以你无论在哪儿见了我都应该亲如弟兄，不分彼此。”

我听了这番和气近情的话多么心潮起伏，于是我的羞怯之情一下子全消散了，并且也不称呼他为“您”，而是象以前那样称为“你”了。

这时我对他说道：

“朋友，我真不知该怎样感激你才好，我的马、斗篷、马刀和所有不义之财都应该物归原主，我早就这么打算了。但因为我过去的丑行，我怕遇上比泻药大夫那次事件更倒霉的玩笑，尽管这些东西不是我亲手偷来的，但起码是抢来的不义之财，我绝不能把它们再留在手上了。

“我想尽快把它们处置掉，交到你这里，然后再通知治安团，或用报纸通告失主，使东西归还原主。反正我想彻底解脱这个负担，要是不这样，那会更加苦恼。”

佩拉约对我说道：“这太好了，可是你有自己的衣服吗？”

我答道："就这一身衣服，还有卖枪剩下的六个比索。"

他说道："你先把衣服留着，总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送走，弄得衣不遮体呀，尽管这东西是偷来的。咱们再想想办法，你先告诉我，眼下准备去哪儿？干什么活？或你想靠什么谋生？因为活着就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干活，你也不能例外。要是我把你供养起来，你又会渐渐忘掉现在的好念头，回到先前的寄生虫路上去了。"

我十分感伤地对他说道："这是上帝不容的事。我的朋友，要是城里没人瞧得起我，也没人敢为我找个职业餬口，即使是看守教堂也信不过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受了穷，我的亲戚嫌弃我，我的朋友也对我不屑一顾，他们都把我当成痴傻的穷光蛋；可我有钱财时他们都争着来作我的亲友，他们象着了魔一样，会从各地聚到我身边，他们是慕钱而来的，而不是出于情意。他们可以从我这儿随便揩油，而不会遭受任何麻烦。反正他们只要能骗取钱财，即使比撒太纳①、基斯太②和犹大还要卑鄙也全不在乎。那时尽管我犯的罪过十分惊人，但谄媚的逢迎小人还是对我吹捧赞扬，甚至无耻地把我的所有恶习都当成美德而赞不绝口。

"朋友，这些事使我十分痛心。后来我才明白这些无耻家伙不知坑害了世上多少善良人。他们善于颠倒黑白，于是恶习成了美德，挥霍成了慷慨，赌博成了娱乐（尽管这种娱乐会输掉钱财），淫荡成了热情，醉酒成了消遣，狂傲成了威武，虚荣成了自信，粗野成了直爽，促狭成了机灵，蠢笨成了慎重，伪善成了真挚，挑衅成了勇敢，胆小成了谦恭，饶舌成了善辩，痴傻成了温

① 神学书中提到的魔王。

② 神学书中被判处死刑的大贼。

顺，糊涂成了纯朴……唉，你既然对世道洞若观火，深知这类朋友的可笑把戏，还用我来如此枉费唇舌吗？所以，我真不知自己该干什么，也不知谁来可怜我。”

佩拉约牧师对我说道：“你别着急，我愿为你出力。你应该相信神明，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因为我们这痛苦的一生必须永远祈祷上帝，永远自警自戒才成。”

我说道：“上帝给了你安慰和告诫，可是，朋友，我希望你能为你的朋友作点打算，使我也有个职业。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你总没有坏处吧。”

他对我说道：“好吧，我有办法了，你在这里等着。”

说完他上了街。我在屋里看书，直到中午十二点，他回来了，一进门便说：

“太好了，彼得罗，职业找到了，今天下午我就带你去见你的主人。我在他跟前把你详细介绍了一番，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教子，所以我对他特别了解。好了，你就对上帝快快谢恩吧，你在新主人身边应该正直行事，要时时多用脑筋。你须永远记住自己的不幸遭遇，想想这个世道和那些邪恶的朋友使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我对他道过谢，便入席用膳。饭后，我们一起为可怜人哈努亚里奥的亡灵作了祈祷，然后午休。下午四点，我和佩拉约牧师一同坐车去我新主人的家。

新主人是个鳏夫，没有儿子，比较富裕，又大方稳重。果然，他是一位好主人。

我的职业是经营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上的一家客店。这家客店离都城四里远，镇上还有个商店，它也是我主人的财产，我主人同意用客店挣来的钱分我一半作为报酬。

我当然同意这个职业，于是又对佩拉约厚谢一番，然后说好了上任的日子，我和马丁牧师便一同回到教堂。

晚上我们又谈论了许多事，佩拉约总是告诫我在新主人那里应该诚实正直，别使他难堪丢脸。我一一作了保证，然后上了床。

第二天我朋友让我到他的房间，不一会儿，他拿出衣料，并请来了裁缝，给我量过衣服，付了钱就让他退去了。

当时我简直对佩拉约牧师的这番慷慨举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这时他对我说：

“我为你花点钱，办点好事，这有三个原因：第一，你可以从此脱去这件不属于你的衣服了；第二，你脱去了这件衣服，也就不会再碰上什么懊恼受辱的事情了；第三，你主人也可以把你当成忠实可靠的人来看待，不会把你当作粗俗的村夫了。在这个世上，衣着的好坏十分重要，尽管我们不必穿得十分显眼，但至少应该得体整洁，同身份职业相称。”

三天后裁缝送来了衣服，我穿上制服，茄克，俨然一副墨西哥城里人的打扮。接着佩拉约和我一起去教堂把所有的东西写了一张清单，准备由他第二天把马和其它东西交给治安团头目，然后寻找失主。

这些事完毕后，我任职的日子到了。于是我和佩拉约一起到了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我的新主人对我作了一番交代，便和佩拉约牧师一起回到墨西哥城。我十分高兴地留在那儿热心经营客店，这真是老天作成我有了发财和幸福的日子了。

第二十三章

鹦鹉在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的规矩品行,安塞尔莫朋友的遭遇,以及其它一些并不乏味的事情。

既然机灵人能走运,那么,不管运气如何不佳,品行正直的人就更能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那时我就有这种体验,甚至并不十分真心的时候,我也有所感受。因为我稍微犹豫动摇,恶习就会死灰复燃,我就又会遭受痛苦。

我有了长久惨痛的教训,觉得我既然是三十七岁的人,就该办事合情入理,我无论如何得诚实公道,不给镇上的人留下话柄。

那时我每星期去墨西哥城一次,先找佩拉约作忏悔,然后和他一起去我主人家作客。我主人对我很热情,每次一过中午,我们总要去大街或其它地方散步。

当时佩拉约总这样对我说:

"你去玩玩,作个远游,美德并不拒绝欢乐和正当的娱乐,乡村美丽的景色能使人心旷神怡,人们之间的游玩交谈又能使人心胸宽阔,这都是上帝赞赏的事情。所以他创造了植物、花卉和果实,产生了美丽、香气、味道、类别和色彩,这就好比人的智力有活泼、敏捷、深邃、杰出等区分一样。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人类享用的,假如我们的脑子和感觉不去享用,不去观赏大

自然的美丽风景，也不去感受它们的滋味，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处呢？就会变成多余的废物，就会反而有损于上帝，因为这等于扼杀了人类的欲望，使大伙儿都感到失去了欢乐。对于象坦塔罗斯①这样的凶残者和贪婪的人，人们应当对他们实行严厉的惩罚，这位凶残贪婪的人后来终于得到了一些果子和水，但远远不能解除饥渴。

“这种事尽管听来近似荒谬，但并没害处，所以那些排斥正当的娱乐和游玩的心念同上帝的意图是多么背道而驰啊。

“娱乐过分和完全废除娱乐都该得到制止，这在许多书中有论述。所以我敢肯定对你说：你不应该废除娱乐，也不应该娱乐过分。上帝指望我们成为圣人，而不是成为愚蠢、可笑、隐秘和悲伤的人；只有伪善的人才会这样去做，而按照神明意志行事的人则应该在上帝面前欢乐高兴，他们应当在箫、竖琴和弦琴的伴奏下用舞蹈来报答上帝的恩典。

“神圣的国王也说上帝不喜欢忧愁悲伤，上帝的轭是软的，他的担子是轻的②。无论哪个基督徒都可以欢快娱乐，这没有任何罪孽和危险。要是谁的心变坏了，或遭到了腐蚀，就无论他去教堂多少回也没法变好。若是正当地去参加舞会和婚礼，并且不违背义务，就永远不会变坏。倘若次数多了，就得警惕误入歧途。所以只要真正有个分寸，你还是娱乐高兴才对。”

我依据这些准则，时常外出散步，这样遇到了许多以前的懒汉朋友，但我总设法避开他们。即使劈面相迎，我也总是推说我

---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因为他泄漏了神的秘密，罚他永远解不得渴，身子浸在地狱的河里但喝不到水，各种鲜果直垂到他头顶上但吃不到嘴。

② 引自《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三十节："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在城外的客店供职，当晚要赶回去，这样他们就没法诱引和哄骗我了。

一次，我正在散步，一位穿得很破但脸蛋漂亮的孩子来同我说话，他让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他的母亲，因为他母亲病在床上，又饿着肚子。

他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他不过六岁，是那股纯真的感情打动了我，使我对他十分同情，于是跟着他到了他家。

我一进门便证实了孩子的话全是真情。那间窄小的屋子里放着用几只凳子拼起来的小床，上面没有褥子、被子和枕头，只有一条席子和毯子；床上躺着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母亲，她头上扎块布，身边有个一岁左右的瘦弱婴儿，她时常把嘴伸到虚脱的母亲那干瘪的乳头上去吸取一点乳汁。

那肮脏的地上还蹲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长得十分可爱，却显得有气无力；她苍白的脸色表明饿得消失了两颊的红润。

火盆里没一点火星，简直连点支烟都不行，她家所有家具就是这些。

我瞧见这种可怜的场面心里非常难受，便坐到了病人的床边说道：

“小姐，您的孩子对我讲了您家的困境，这引起了我的同情，就想来您家瞧瞧孩子的话是否真实，结果比他讲的还要凄惨。

“现在我既然亲眼见到了，就不会白来看您一趟。您告诉我您是谁，遭了什么灾难，怎么会变得这般倒霉。即使说了这些能暂时解除您心中的愁闷也成，因为真正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就会减轻痛苦。”

那位可怜病人哀声叹气地说道：“先生，说了痛苦不仅不会使我得到安慰，反而会使我旧病复发，更加痛苦；但要是我怕自

己遭受痛苦而拒绝您提出的要求，那我就是个粗鄙失礼的人了……”

我说道：“不，小姐，上帝不容您再作任何牺牲了，我刚才以为您讲了不幸遭遇便会减轻痛苦，所以才提了这个要求，现在既然不是这样，就再别折磨自己了。您瞧吧，我会尽量设法使您精神得到安慰和帮助的。您应该低垂双眼，向上帝祈祷恳求；您应该相信他无限的智慧，他绝不会舍弃您，他对我们关怀体贴，是最慈善的父亲。他惩罚我们时也十分温和，即使惩罚，他的手也总是难受得直发抖。

“所以我现在就去找我的好朋友牧师先生来瞧您，他一定会给您带来精神安慰和帮助的，再见吧。”

说着，我给了她四个比索，准备立即告退。但那小姐却不准我走，她使劲直起身子，噙着泪水对我说道：

“您别走得这么匆忙，您的话给了我一线希望，您再呆一会儿吧，我想对您讲述自己的遭遇。您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对我的不幸命运如此关切，我对您吐露了心中的郁闷就一定能减轻痛苦。

“我叫玛丽亚·瓜达卢佩·罗莎娜，我的父母都是正直的贵人，他们尽管不太富裕，但总能供养我吃穿，培育我规矩做人。我在家并无奢望，因为是独生女，只受到些宠爱。我长到十五岁，父亲便去侍奉上帝了，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没过两个月也钻进了坟墓。

“那时我成了孤儿，经受了无穷的痛苦和灾祸，这些事简直难以诉说。我只得这儿住几天，那儿混一些日子，受尽了蔑视和诱引，还是没找到一个可靠的栖身地，更别说得到正当的庇护了。

“我这样走东闯西地过了三年，尝到了许多人间的辛酸滋味。那时我怕这样会走上邪道，为了保住贞洁和继续活命，我抵不住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对我的诱引，终于坠入了情网。婚后的头五年并不懊悔，我丈夫使我十分高兴。但再过一段时间，他便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同另一位漂亮女人勾搭上了。那女人年轻美貌，我丈夫被她弄得神魂颠倒，成了个糟糕的丈夫和父亲了。那时他对我十分苛刻，使我挨饿，受穷，穿不上衣服，得了许多疾病。这些无穷的苦恼对于我的过失来说也许不算多呢，这样，我丈夫的放荡必然给全家带来您瞧见的这种恶果。

“我丈夫规矩正直时，是个持家理财的能手。他有个自己经营的商店，那儿有各种商品货物，这都是他勤劳节俭挣来的财产。后来他在一些坏朋友的怂恿下走上了邪路，又结识了另一位小姐，于是这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店铺由于他的懒惰而不景气，店员见他放荡，也胡作非为，因为我丈夫只是取钱时才去店铺转一趟，家里的事就更不愿照料了。这样，店员渎职，仆人偷懒，一切都变得杂乱无章了。

“那时他每月只给我十个比索的家用开销，最后我的衣服只剩下两件，零花钱只有六个雷亚尔了。可他却每月给情妇二十个比索，并且雇两个仆人，买许多衣服，挥霍了许多钱财。

“他这样花费越来越大，收入却日益减少，没多久商店就倒闭了。于是那位小姐瞧我丈夫受了穷，便另找新欢，把他一脚踢开了。这时我丈夫只好靠卖家里的少量衣服和家具度日。房主瞧我们交不出房钱，便把我们仅有的褥子、箱子等物品作抵押，然后就把我们赶上大街。从此，我们只好住到这个又湿又脏的破棚子里。

“但人遭了难往往祸不单行，我丈夫的仇人见他遭了不幸，

便对他在赌博中挥霍的钱财幸灾乐祸，他们合起来告发我丈夫，于是我丈夫被送进监狱，并要担保人出六千比索才能保释。这真是异想天开的事，眼下连愿意出六个比索替他担保的人都找不到，他尽管有许多朋友，有些人还十分富裕，但这些人一听说我丈夫倒了霉，便纷纷退避了。

“我在这又湿又脏的家里辛苦操劳，加上受了精神折磨，就一下子卧床不起了。我不知自己作了什么孽，受了罪还不知其原因，反正我是命在旦夕的人了；这可怜的女孩总是饿得哇哇直哭，我没奶汁供养她了。那两个稍大些的孩子也要当孤儿了，我丈夫一遭到仇人的毒手，我们全家都跟着受苦了。

“先生，这就是我的经历，您瞧瞧我的灾难是否讲了会更加痛苦。啊，我的丈夫呀！啊，安塞尔莫，你放荡妄为给我们带来了多凄惨的下场！……”

我说道：“请问，小姐，您怨恨的这位安塞尔莫是谁呢？”

“那还有谁，就是我那可怜的丈夫，尽管他有时对我无情无义，但我能不爱他吗？”

我说道：“这种品性太了不起了。”

接着她对我述说了全部细节，原来他丈夫就是我的朋友安塞尔莫，他曾在我最背运困厄的时候根本不愿承认我，或对我的恳求置之不理。但我并没多想他的不义，而是想到了他遭受的不幸，以及他家的惨景，于是我决心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时我又一次安慰了可怜的病人，并请一位邻近的老人来照料她，中午喂她吃饭。我给了这位老人一些报酬，她便欣然从命了。

我回去见到主人，对他讲了我遇到的情形，并让他资助我一笔钱。这时我主人立即坐上马车同我一起到病人家，亲眼见了

那种贫困的惨状。

我主人向来仁慈厚道，他瞧见这些场景，便立即倾力相助。

他先让人去请大夫和切切华①来照看病人和孩子，然后当晚差人送来了褥子、被子、枕头、及其病人急需的物品。

那时他没让我回圣阿古斯丁镇。第二天我遵照嘱咐租了一套房间，马上让小姐的全家迁到了新居。

我用主人的钱给孩子添置了衣服，待一切安顿妥当后，我准备告辞。这时那小姐对我千恩万谢，不断祝福我，并总想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我没告诉她，这全没必要，我对她说这一切恩典都是我主人给的，是他救济了您，我不过是上帝设置的微不足道的中间人罢了。

那可怜人十分感激地说："那位先生尽管救济我们时花得钱比您多，但您是这一切善行的根本。啊，是您告诉了他，把他带到这儿，然后又使我们受了这么多恩惠。那位先生是仁慈厚道的善人，这毫无疑问，他对我们的恩德我永远也偿还不清。但您不仅仁慈厚道，还宽宏豪侠，您尽管只是个店员，却竭力扶危济困……"

我说道："罢了，小姐，您多保重吧，这都是应尽的义务，再会吧，星期天我再来看您。"

"您星期天还来看我和我的孩子吗？"

"对，小姐，我到时再来。"

那时我给孩子买了点水果，然后亲吻那些可怜孩子。这时他们不知对我怎样感激才好，便用小胳膊抱着我的膝盖，哭着连声叫我"爸爸"，并恳求我不要离去。我听了哭喊声伤心得落下

---

① 切切华，墨西哥土语，即保姆。

了泪，怎么也舍不得离开那些知恩感念的孩子。终于我把他们委托给我主人和佩拉约关照，自己回到了客店。

星期天到了，我及时回到城里。当时主人不在家，于是我下了马，直接去看望病人和孩子。我一进门，就看出她已痊愈，她正在同孩子玩耍，我心里多高兴！当时她们玩得入迷，几乎没觉察我进屋，这时我对她说道：

"我太高兴了，小姐，太好了！"

她仰着脸看了我一下就认出来了，于是赶紧直起身子，用一种难以言表的热情和高兴劲儿喊道：

"安塞尔莫，安塞尔莫，快来见见这位你恩念的人，快呀，我们的恩人和父亲来了。"

孩子们立刻围住了我，把我拉到屋子中央，这时安塞尔莫从里屋走了出来。

他一见我吃了一惊，然后盯着我看了一阵，他发觉我就是那位遭他蔑视的彼得罗，他曾污辱我为窃贼。当时他又感恩又羞愧，既想对我说话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只是一个劲地拥抱我，然后把我领到了里屋。

他感慨万千地看着我说道：

"先生……我感激……"

说了这些他便低下双眼，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我完全理解他那颗可怜心灵遭受的难言苦衷，便竭力开导他。我拉过他一只手，紧紧握住了它说道：

"这是哪儿的先生呀！安塞尔莫，你不认识我啦？你不记得我就是你的老朋友彼得罗·萨尼恩托了吗？你为何要对我这位始终爱你的人惊讶羞怯呢？得了，你不用羞愧了，也不必掉泪，你只要承认我是你的朋友就成了。"

安塞尔莫一直把头靠在了我的左肩上，他听了这些话激动得立即抬起头，对妻子说道：

“亲爱的，你知道我们这位救命恩人是谁吗？”

他妻子说道：“不知道，我不想打听，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的生命、衣食、名誉和一切都是他给的。”

“亲爱的，你还应该知道，这位先生就是我的老朋友堂彼得罗·萨尼恩托先生，我受了他无以数计的恩惠，可他在需要我救济的最困厄的时刻却遭到了我最粗鄙的蔑视。”

说着他跪倒在我跟前，伤感地抱住了我说道：

“原谅我吧，亲爱的彼得罗，我是个忘恩负义的恶徒，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好人。你称得起真正的朋友，从今后你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恩人以及我妻子和孩子的庇护人。他们因为我放荡而吃了不少苦头，你不用宽恕我的不义，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我们全家都愿意做你的奴隶……我们能为你效劳就是无上的幸福……”

我赶紧扶起了他，把他拥抱在跟前说：

“罢了，安塞尔莫，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快别这样。我是你的朋友，我向来笃于友情，并为此感到自豪。你先静静心吧，咱们这会儿谈谈别的事情。你瞧，你快劝慰孩子们吧，她们见到了你的伤心模样也都哭了，你妻子既惊异又痛心，你也该快去安慰她。我只是尽了点良心上极其平凡的义务，我之所以能对你家做点善事，是因为我见到了悲惨的景象十分同情，并且又得知那位可怜女人就是你的妻子，这就更促使我去尽到友爱的本份了，所以我尽了点微力。但不管怎样，还是上帝挽救了你，你应该感谢上帝。为了孩子们的性命，你千万别象过去那样放荡了。”

我说完便想告辞，但小姐怎么也不答应，她已备好了饭菜，

非要留我吃午餐不可。

我十分高兴地入了席；这时他们告诉我佩拉约和我主人怎样仁慈厚道，一点没辜负我的嘱托，他们不仅救济病人和关照全家，而且找到了安塞尔莫的债权人。尽管这些人心狠手毒，但还是商定放宽债期，等安塞尔莫经济有了好转，并能维持家小时再偿还债务。他们还告诉我安塞尔莫已被我主人安排在他的一个庄园任管家了，待到他妻子完全康复后即可上任。

我听了这些十分愉快，心想是上帝给了我力量，才使这个凄惨的人家得到了幸福。我对他们全家恭贺了一番，便拥抱、洒泪、亲切话别了。

回去后我对主人和佩拉约捎带了谢意，下午便返回小镇。那时我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蜜滋味，我总算亲手为那个可怜人家积了点善德。

仅仅八天，他们一家起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原先几乎濒临毁灭：父亲受了残害，既丢了名誉，又束手无策，被投进黑牢；母亲遭到严重的精神摧残，饥寒交迫，缩在一间破烂的棚子里；那些消瘦的孩子则光着身子，时刻在经受死亡的威胁。但是，现在一切都变样了，安塞尔莫获得了释放，他妻子恢复了健康，并重新得到了丈夫，孩子们则有了父亲，全家都变得欢快幸福了。上帝如此顾念他的子民，荣耀真该归于他的无限智慧！我主人和佩拉约把那个不幸的家庭从贫困的深渊里解救出来，又使他们幸福美满，这是多么仁慈的善举！万能的上帝应该时刻铭记这一善举，以便等到他们去世时特别加以报偿！这两位大恩人的种种豪侠仁爱之举和功绩即使没记载在书中也有口皆碑，难以磨灭！要是富人们都这么正当花钱，而不是爱财如命，把它们放到了钱袋里去让虫子蛀蚀，那他们该多么荣耀幸福！

那些不懂得为人类排难解忧的人多么心胸狭窄、缺少真正的欢乐啊！因为只有在行了好事，救济了穷人，或消除了别人哀伤的眼泪时人的心才会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欢乐和欣喜之情。这种心情只有亲身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会感受到，这虽然称不上多么高尚伟大，但至少是件十分光彩的事情。

无疑，只有那种行了善事之后心灵感受到的欢乐之情才值得大力赞颂，因为这能使人们变得越发仁爱慈善，甚至还能不计任何报酬。我不明白那些钱财满箱、贪婪残忍的守财奴瞧见了他们的同类遭到不幸竟会如此冷漠无情，熟视无睹，他们瞪着双眼瞧着那些可怜人挨饿得病，面黄肌瘦；他们把那些寡妇和孤儿的痛苦呻吟和哭泣当作绝妙的音乐，他们的双手即使沾湿了孤苦孩子和受难穷人的泪水也从不会抖动……反正他们的心和感情跟石头一般坚硬，无论什么人的痛苦和悲伤，即使是大自然里最感伤的事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触动。

确实，有些人故意装扮成乞丐和可怜人，这不乏其人，这种人不该得到救济。但真正遭灾受难的人也确实不少，特别是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遇到了灾难从不声张，只是暗地里痛苦呻吟，忍受着悲惨的逆境。对于这些人该尽量设法救济，因为他们常常不为人觉察而被忽略了。

那天我在回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的道上认真思索了许久。

回到镇上，我竭力行善，为所有的人广泛积德，这样才能成为真正仁爱厚道的人。

我执意行善并未忘掉过去的遭遇，我尽力找到了原来的房东和当律师的大叔，付清了欠下的钱款。尽管我不想同这些贪利自私、无情无义的人拉关系。

那时主人对我的一切善举都十分赏识，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宽慰。我亲眼瞧见了安塞尔莫和他全家的变化与幸福，因为安塞尔莫已在庄园尽心供职了。

那个破衣汉子我怎么也没找着，他曾热情留我住宿，我应该好好补报他，可我唯一的结果是打听到他叫塔德奥。

费莉帕保姆我也没找到，她是母亲的忠实女仆。还有其他一些曾救济过我的人也不知去向了，听说有的已死了，有的搬了住处，但我还是想尽量找到这些恩人。

我一直在那个僻静的小镇替主人经营客店，我身边有位忠实的店员，这使我很高兴。那店员是鳏夫，人品极好，他有个十四岁的女儿，眼下正在女子中学念书。

这位店员的好品性使我十分钦佩，我渐渐对他产生了好奇感，便想探明他的身世。他叫堂伊拉里奥，我总觉得他有点象那位破衣汉子，并几次把他当作我要寻找的那位恩人。一次我忍不住对他细细询问了一番，他却含糊其词，或者干脆否定了。这样我总得不到明确的结果，直到有一次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我才弄清这位店员到底是谁了。

第二十四章

厌世者的奇险和他的故事，以及破衣汉子之谜的结局，值得一叙。

正如我说的，店员是个品性诚实的好人，他总是克尽职守，很少出去游玩。有时休假日我没进城，便下午关闭店门，同他一

起拿着猎枪去附近的树林里出猎游玩。

连着几次我的友善举动使这位好店员十分赞赏，他不仅应当散心娱乐，而且逐渐了解了我。他觉得一则主人的邀请，再说也应该看重友情，这样干起活来就更心情舒畅。那时我同他的友谊不断加深，渐渐超出了所有其他店员，因为双方都懂得对待正直人应该热情信赖，以心换心。

一天下午，我们一同去打野兔，这时瞧见有匹受了惊的马迎面飞奔而来，那发毛的马不仅拦不住，相反，要是不赶快躲到一旁，准会把我们撞倒在地。

可怜的骑手坐在马上使劲勒着缰绳，但还是没用，那骑手肯定要在这匹狂怒的牲口背上送命了。当时马偏离了正道，跑上另一条小路，渐渐挨近了印第安人菜园附近的一堵矮石墙。那匹马想一越而过，却未能如愿，便连人带马一起摔倒在地，骑手的一条腿被压在马身子底下。

马摔得十分厉害，我们以为它和骑手一定都丧了命，因为无论那匹马还是骑手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这场灾祸使我们十分难受，于是，赶紧跑去看望骑手。但骑手一见我们挨近他，便挣扎着拔出一支手枪，然后对准我们，用一种嘶哑而狂怒的声音说道：

“人类的冤家死敌，快来杀死我吧，快来了结我这垂死的性命！……恶鬼们，你们来干什么？吃人的生番，你们干嘛站着不动呀？这畜生没断送我这可憎的性命，就什么野兽也伤害不了我了。你们这些凶恶的野兽，你们尽想残害别人。”

那位骑手对我们这样辱骂了一通，不觉使我更加凝神而恐惧地盯着他了。当时他的样子十分可怕，他穿一身撕破的黑衣裤，好几处露出白色的皮肉。他一脸络腮胡子，面无人色；他的

双眼深深凹陷进去，忧愁而又喷射出怒火；他的头发蓬乱，声音嘶哑，神情非常绝望，一切都表明他的命运和精神遭受了最严酷的摧残。

这时店员对我说：

“咱们快走，别去惹这无情的家伙！要是招了这种魔鬼，说不定还要赔掉性命呢。”

我说道：“不，朋友，上帝明白我们的善良心愿，他一定会保佑我们。这位可怜人并不是你说的那种无情无义的人，也许是他瞧见我们背着猎枪才把我们当作强盗的。他一定丧失了理智，或是遭了什么巨大的打击准备寻死，但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人性和宗教要我们去拯救他，赶紧动手吧。”

说着，我们装着没去理会他，准备撤走。他骂了一阵，见我们没有伤害他！反而转身要走，便用鞭子抽打着马，想抽出腿站起来。但未能成功，这时他想一下子了结烦恼，便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却并未打响。他马上查看枪膛，发现里面已没子弹，便又想装子弹。在这短暂的时刻，我们迅速冲到他跟前，按住他的双手，这时店员夺下他的手枪，我拉住马的尾巴移动了一下地方，把可怜骑手从马肚子底下拖了出来。这时他更加狂怒了，他不仅不感激我们的救命之恩，反而无理辱骂我们，他说道：

“别白费心思了，无耻卑鄙的强盗，你们从我身上什么也得不到！你们想抢走我的马和这些破烂东西，就尽管抢吧，你们杀死我吧，杀死了我才算积了恩德呢。”

我说道：“先生，我们不是强盗，而是好人，我们路过这儿瞧见您遭了不幸，出于人性和宗教的道义，才来搭救您，可您对我们这种真诚的情意却反而肆意辱骂。”

那人直起身来答道："蛮子！野人！你们还有脸用污秽的语言来辱没神圣的荣誉、友情和宗教吗？残忍的畜生！你们这些上帝和人类的仇人真不配谈论这种事情！"

这时店员对我说："这位可怜人一定象您料想的那样是个疯子。"

那衣衫褴褛的人冲着他说道：

"混帐东西！我才不是疯子呢，对你们这些畜生根本不需要理智，这才会使上帝高兴呢。"

店员十分惊讶地问道：

"你指的是我们吗？"

"就是你们，没人性的家伙！"

"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那可怜人说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恶徒、人猿、强盗、贱货、刽子手、罪犯、迎逢小人、阴谋家、吝啬鬼、骗子、无赖、流氓，世上什么邪恶的东西都叫你们占全了，你们这些不顾廉耻的混蛋，我总算把你们看透了。你们只配充当卑鄙的角色，你们所有的人全是一丘之貉，你们都是无耻的东西，我对你们只有憎恨和厌恶，你们快快滚开，要么赶紧杀了我，你们在我眼前站着简直比要我死还难受。但你们应该明白我并不是疯子，我只是一见到人就会想起他们的罪恶阴谋、无耻言行、伪善不公以及许许多多我遭受的不幸灾难。你们快点滚开，滚开！"

我听了那位可怜人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同情他了。我想他即使不是疯子，起码近似于疯子了，尤其当我从他的话中发觉他是个十分正直的人，并且很有学问时，我就更加怜悯他了。他之所以厌恶人类，并不是他本身存心不良，而是他一想起自己在世上经受了许多卑鄙小人的蹂躏，就会从心里产生一股

强烈的愤恨。

想到这里，我觉得要安慰疯子就不能总跟他戗着说话，而是不管他的话多么荒谬，都得先顺着他说，于是我对店员说道：

“这位先生说得太对了，人类都是些堕落、可憎和邪恶的人，堂伊拉里奥先生，前几天我还跟您这么说呢，可您却说我的话不对，这回靠着上帝帮忙，我总算找到了一位同我的想法一致的知音了。”

那位厌世者说道：“我就是这么认为，可那些恶徒却叫我大吃了苦头。”

我说道：“要是咱俩把各自的不幸遭遇数一数，然后再去憎恨使我们遭灾的人类的话，就谁也比不上我对人类的愤恨了，因为谁也没有象我这样遭受到那么巨大的不幸。”

厌世者说道：“这不可能，任何人都没有您眼前这位可怜人遭受到卑鄙的人类强加给他的惨重的伤害和暴虐了，您要是知道了我的遭遇就好了！……”

我说道：“您听了我的遭遇，您一定会更加厌恨丑恶的人类，您就会说天下没有人比我更凄惨了。”

他说道：“好吧，您先讲讲您为什么憎恨和厌恶人类，然后我再说自己的遭遇，这样就能看出到底谁是最不幸的人了。”

这正合了我的心意，于是我对他说道：

“您的主意我完全赞同，但这得去屋里叙谈，您请吧，到了屋里再谈。”

厌世者说：“愿老天保佑，走吧。”

他刚跨出一步，又跌倒在地，因为他的一条腿已受了重伤。我们赶紧扶起他，搀着他回到镇上。

一进镇子，他那副奇怪的样子就招来了不少人，那可怜人穿

着破烂的衣服，在我们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镇子。当时我们背着猎枪，又牵着一匹受了重伤、也是跛脚的马。

这情景当然很快会引起人们的好奇，那时镇上在过节，所以马上有许多人把我们围住了。

厌世者瞧见周围聚集了许多人有点懊恼，这时偏巧有个看热闹人高声说道：

"这家伙一定是个大贼，叫两位先生逮住了，他准被送进监狱。"

这时厌世者恶声恶气地对我说：

"您瞧见这都是些什么人了吗？您瞧，他们不是总爱用最恶毒的方式来诬陷他们的同类吗？他们一见我就诬蔑我是大贼，怎么没想想你们可能在救护我，相反却把你们的仁慈当作了对我的法办和严惩了呢？啊！邪恶的人类！"

我说道："您要是只把他们当作长着人头的魔鬼，只有一点理性或根本没有理性的人来看待，那还有谁能理会这些凡夫俗子的昏话呢？凡夫俗子是镇上最遭人厌恶的人，这种人没脑子，他们想问题总是从坏处着眼，他们不懂得分析问题，总爱把事物的假象当成真实，他们的议论总是不合情理，谬误百出，简直跟疯子一般愚蠢。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听信这些疯子的谩骂污蔑，因为他们往往不知所云。这样，难道还用把这位凡夫俗子的侮辱挑衅当成真事吗？不，他是疯子，他连自己说的想的都不明白。"

这时我们进了屋子，我卸下马鞍，让人请来了兽医，给那匹马精心治疗伤口，然后又洗刷它的身子，喂玉米，大麦，并让一位仆人单独饲养它。厌世者目睹了这一切，他对我如此爱护他的马感到十分惊讶，便对我说：

“您对马太关心了。”

我说道:“对人更是如此。”

他说道:“这是怎么回事?您刚才不是说厌恶人类吗?”

我答道:“是啊,我厌恶的是坏人,或更确切些,我厌弃人类的恶习,但对您这样的好人我就特别敬爱,我愿尽力为好人效劳。对遭了大难的可怜人我尤其对他们爱得深,我愿竭尽全力为他们解除痛苦。”

厌世者听了这话,开始露出欣喜之情,不知为什么我见到他脸上泛起了笑容,就立即把他带到我的客厅,请他喝巧克力茶和饮料。

我们呷了一点巧克力茶,他便问起我的遭遇,我说愿意先听听他的遭遇,于是他十分得体地准备对我述说。这时一位仆人禀告有人来找堂伊拉里奥,伊拉里奥走后,厌世者便对我说道:

“我的故事说来话长,这会儿作个简述吧。您一定比我明白,我遭了许多灾难,这些事说出来对人类没什么好处。有些人总爱对自己父母的养育之恩称颂不绝,把他们当作最大的恩人,因为这是十分正当的爱,可是我呢,啊,可怜的我呀!我却不能象大伙儿一样赞颂这种骨肉恩情,我根本不认识残忍的父亲,也不知道卑鄙的母亲是谁。您听了这些狠心的话切勿动怒,您慢慢就会明白真相了。”

这时店员十分高兴地走了进来,尽管我很想知道他为何这么高兴,他却没告诉我,他说待到听完厌世者的话再告诉我一个定能让我高兴的消息。

这样我便同时有了两个兴趣,一方面想尽快知道厌世者的遭遇,另一方面又想听到店员的好消息。但店员却想让厌世者继续说下去,便对他恳求一番,这时厌世者继续说道:

“先生，我说过我首先厌恨的是我的父母。他们对我多么无情冷酷，缺乏怜爱啊！我父亲是巴尔蒂莫雷侯爵，他的名声和财富都十分出众，他和一位葡萄牙出身的克利斯特娜·卡莫恩斯女人生下了我。这位女人的父亲是贵族，后来受了穷，但人品非常正直。放荡的侯爵同克利斯特娜相爱完全出于肉欲，他根本不想同她结婚，只想逢场作戏，而这位女人却遂顺了他的心愿，因为只要有钱有头衔，干这种勾当是十分得心应手的。可是大伙儿都明白富人很少愿意同穷人结合，尤其是那些有了头衔的富人更是如此。富人们为了满足情欲，总是通过贸易关系在别国的领事馆举行所谓的婚礼，而不愿在自己的教区施行圣礼。他们爱计较财富，而不注重人品道德，这样就不免为财产争执不休，完全丢掉了真正的爱情。因为侯爵本来就不是真心爱克利斯特娜，而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情感或肉欲，于是待他一旦享用了她，使她受了孕，便找了个借口，象玩弄女人的男人那样十分轻率地抛弃了她，更别说去惦记她肚子里揣着的那个孩子了。这种残忍的家伙难道还用我去爱他，难道他还当得起父亲这个亲切的名字吗？克利斯特娜怀了孕，便竭力加以掩饰，她靠着一位大夫和另一名了解底细的女佣帮衬，度过了妊娠期的种种不便和性病的烦恼。那时她千方百计寻求流产，但老天却没让她的邪念得逞。终于，我降世的时辰到了。克利斯特娜生我时并未遭受多大痛苦，但很快我遭到了虐待，因为她怕被人指责为淫妇，便马上用布把我包起，然后写了张字条，说我是一对善良父母的儿子，还未受过洗礼，现在托一位亲密的女佣从家里抱走。这种狠心的女人难道还配得上母亲这一温存的名字吗？难道她还值得我去爱她并对她感恩戴德吗？啊，无耻的女人！你无可奈何生下了我，又把我从家里一脚踢开，这简直比野兽还要狠

毒，为世上最惊人的奇闻。你以为当了母亲就会遭受奇耻大辱，趁早收起这种伪善的羞愧吧！你淫荡堕落，暗地里孕上了我，这就早已把你的名誉剥得精光，你生下我时多么迫不得已！难道还能让我来喝你的奶汁吗？真是异想天开！罪恶的女人，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感念之情，我活着一天，就会对你憎恨厌恶一天，我多少回想用毒酒了结自己的生命！……但不幸的是世上有多少这类狠心的女人！暂且我们先撇下这位妖怪吧。

"那位淫荡的女佣简直和她主人一样残忍，她当晚十点把我从家里抱走之后，就放到了别人的一个棚子里。

"这样，我时刻都有冻死或被饿狗吃掉的危险。那时不知是我想吃奶还是凛冽的寒气冻着了我，我便哇哇大哭起来，这就吵醒了那家的主人。他们听见哭声就知是个婴儿，于是起床开了门，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起来。那时我父亲(我向来称那位男主人为父亲)连连亲了我几下，然后放到了我养母的怀里，接着去寻找奶妈。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奶妈，带她回了家。第二天他们准备给我洗礼，这样他们既把我当儿子看待，又是我的教父教母。两位老人虽然贫穷，却善良、仁慈和虔诚。

"他们收留了我，便只好负债、借钱、变卖家当来抚养我，供我上学成人。我长大后找到了职业，便开始供养两位老人。我把他们当生身父母来敬重，并给他们治病抓药，直到最后替他们永远合上了眼睛，这段时期我一直尽到了一个孝子的真正义务。

"他们生前给我讲述了残忍的侯爵和无耻的克利斯特娜及所有那些我给你们叙述的事情，这都是他们事后从那淫荡的女佣嘴里得知的。而克利斯特娜却对那位女佣如此信任，甚至把我的生命交给了她。他们给我讲述这些事时，就把我紧紧抱在

怀里。每当见我高兴愉快时，他们感到宽慰，要是发觉我忧愁苦闷，他们就悔恨自责，并竭力开导我。要是我得了病，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对我视同己出，把我当亲生儿子对待，而我也向来把他们当作生身父母，对他们报之以爱……啊，先生们！难道我不该这样敬重他们吗？他们仁慈博爱，担当起了应该属于我真正父母的职责。我父亲不仅在侯爵的头衔上，而且在人品的正直方面，都超过了那位可憎的巴尔蒂莫雷侯爵；而我母亲则替代了克利斯特娜，她远远胜过那位狠心的女人不知多少倍，我永远也不会对那位狠心女人有分毫爱的感情，也永远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

"我失去了敬爱的教父教母的庇护和关怀，心里感到十分悲痛，他们着实值得我千恩万谢，永远敬仰。从那时起，我很久没遇上象他们这样真诚、善良、仁慈和值得热爱的人了。那时我觉得世人都是忘恩负义、邪恶可憎的人。后来我遇上一位姑娘，对她产生了感情，渐渐地把我的所有爱情都倾注在她身上了。

"但这位姑娘也是个貌美心诈的女人。她是富家闺女，我同她订婚后，她总说真心相爱，并立下海誓山盟。可她刚发完誓没多久就进了修道院，无耻地背弃了誓约，把那颗该属于我的心用去侍奉了上帝。后来她给我写了封信，满纸荒唐的责备，说我配不上她的爱情。她挑动他父亲给我罗织罪名，说我是她的永世冤家。她对我忘恩负义，背弃了婚约还不死心，并扬言要让我遭受灾难，大吃苦头。她有个兄弟叫堂塔德奥，此人十分同情我，他曾对我说，他很愿意做我的内兄。啊，狠心无耻的家伙！"

厌世者讲述遭遇时，店员听得很仔细，当说到他的爱情遭到了破灭时，店员的脸色十分难堪，终于他忍不住打断了那人的话说道：

“请原谅，先生，您怨恨的这位小姐叫什么名字呢？”

“伊莎贝尔。”

“那么您呢？”

“我叫哈科沃。”

这时店员站起来抱住了他，对他无限感伤地说道：

“哈科沃朋友，你受苦了，我就是你的朋友塔德奥，是的，我是可怜的伊莎贝尔的兄弟，也是你说的那位同情者。你对我和她都不要有任何怨恨，她至死还十分爱你，或说得更确切些，她是因为十分爱你才惨死的。我现在把她的命运、怎样惨死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事情全告诉你吧，但我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你说的话。

“你受了爱情的打击，我妹妹和我也同样受到了父亲的摧残。他为了让我大哥达米安行使长子继承权，就千方百计阻挠伊莎贝尔的婚事。他强迫安东尼奥去当教士，又让我整天侍候可怜的母亲，这真是老天的惩罚啊。所以，你就不该再去怨恨可怜的伊莎贝尔了，也不该责怪你的好朋友塔德奥。也许上帝又作成这次巧遇，让我来跟你说明真相，减轻你的痛苦，补偿你的名誉。”

厌世者听了这番话一时不知所措，我也又想起了那个破衣汉子的事情，他既然亲口说自己不叫伊拉里奥，而叫塔德奥，这就同我先前要找的人完全相一致了，于是我对他说道：

“堂伊拉里奥先生，或堂塔德奥先生，您给我讲讲您的真实经历，您过去曾被人诬蔑为盗贼吗？您在一个小草棚里住过吗？您过去或现在除了您对我说过的那个女儿，还有别的儿子吗？反正您告诉我，您到底叫塔德奥还是伊拉里奥？”

他对我说道：“先生，我过去确实被人诬蔑为盗贼，也在草棚

子里住过；除了我的女儿罗萨利亚，我曾有两个儿子，但都早已死了。最后，我确实叫塔德奥，而不是伊拉里奥。”

“那么您告诉我您是怎么叫人诬陷的呢？”

他说道：“从前有个下午，我坐在一家小店附近的门洞前，样子显得十分寒酸。这时一个小伙子被警察押着跑到我跟前，他一口咬定我让他去卖掉了一件斗篷，并说那件斗篷是我偷来的，而且还证实我偷过书、假发和其它物品。这样，警察便把我押送到法官那里。碰巧那法官认识我和我的全家，他了解我的品行，觉得我一定受了冤枉，于是当即宣布我无罪，并且要把诬陷我的人找来对证。但这已不可能了，因为警察已放了那个小伙子，这样我就得到了释放。”

我问道：“后来呢，堂塔德奥先生，您又碰见过那位诬陷者吗？您知道他是谁吗？您要是碰见了他，您准备怎样对他报仇雪恨呢？您一定想把他送进监狱吧。”

他说道：“不，先生，那件事发生的当天下午，他又从我家门前路过，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我把他叫到家里，待到我发觉他也是个好人时，我就让他当晚留在家里过夜。我母亲还给他包扎了头上的轻微伤口，并让他第二天高兴地离开了我家。”

我问道：“这诬陷您的家伙叫什么名字？”

堂塔德奥先生说他根本不知道，也从没问过。这时我不胜惊喜地抱住了堂塔德奥先生，厌世者对他朋友的善行十分高兴，又觉得我也是个好人，便干脆拥抱了我们两人。这样，我们三人抱成了一团，显得特别亲切信任。我们互相挽着胳膊，眼泪不觉夺眶而出，大伙儿都为互相之间的和好情意感到兴奋。这时一种强力的沉默笼罩着全屋，然而它庄严宣告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高尚友谊。

我先打破了这种神秘的狂喜状态，对堂塔德奥说：

"高贵的朋友，我曾经失足堕落过，我就是那个血口喷人、诬陷您为盗贼的人，也是后来受到了您仁慈厚爱的人。我是您那次遭受不幸事件的目睹者，也是把您留在身边当我亲近仆人的人，最后，我又是从今后决心在朋友之间永远笃信友情的人。"

我这番真挚的表白使他们更相信我是个诚实正直的人了。于是大伙儿又各自述说了经受的遭遇，愈益珍惜友谊，并发誓永不背弃。

这时厌世者完全变了神态，他高兴地说：

"先生们，我真该感谢我那匹马的功劳，它把我带到了我不愿去的镇子里……这样，我还说什么呢？我该感谢天公、神明和上帝的恩宠，是他们让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厚爱。这种神明的意图大伙儿称为意外事，于是我的马发了毛，你们见到后便执意要把我带回镇子，这样我的悲剧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可喜结局。我的意中人和我的好朋友塔德奥能对我如此情深义重，尽管稍晚了一步，但这也够使我幸福的了。所以我觉得因为一些人忘恩负义而厌恶整个人类是件十分蠢笨的事情，尽管有的人确实怙恶不悛，但仁慈、感恩、善良、忠诚、同情、贞洁和规矩的正直人总归存在。恶人坏事再多，也得区分好人，你们就是这样的好人，所以我恳求你们原谅我先前说的那些昏话。"

塔德奥说道："快快作罢，只要我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你的朋友。你聪明、直爽、同情和诚挚的美德一定使你觉得所有的人都该理智行事，但结果你却碰了一鼻子灰，遭了大难，于是就想自寻短见，以为世上一个好人也不存在了，或至少这种好人是寥寥无几的，这样你自然会厌恶整个人类了。但现在事情并不象你先前想的那样，你误以为我和伊莎贝尔是情薄

义轻的人，可她却恰恰为了爱你才含恨死去，我也总在打听你的下落，想同你恢复昔日的友谊。

“过去我以为堕落的人永远也不会改变本性，他们放荡的恶习很难顺从理性，最终变为好人。但今天我十分欣喜地看到了我主人和朋友堂彼得罗的端正品行，这使我得到了醒悟，我在他身边着实受了不少教益……”

我说道：“堂塔德奥先生，您快作罢。过去的放荡使我感到痛悔，今天的善举则是我应尽的义务。您别把我当主人来侍候，而该当朋友来看待，这个称呼我才感到愉快。我把您留在身边那么长时间竟没察觉您是谁，您陪伴了我这么久，我真该好好感激您。这段时期我什么都感到满意，尤其是同不幸的堂哈科沃先生相会，这更使我兴奋不已。”

这时店员对我说：“这还不算您碰见的最高兴的事呢，你们两位要是听我念了刚才收到的这封信，会更加惊喜若狂。那封信这样写道：

> 我的朋友堂塔德奥·马约利先生：您的兄弟堂达米安已离开人世，他没有后裔承袭遗产，所以继承权便落到了您的身上。皇家法院已宣布了您为合法继承人。因此，我除了向您表示应有的祝贺，还希望您尽快回城接受遗产，完成您兄弟的遗嘱，同时也帮我履行了上级委托我的职责。听候您的吩咐，吻您的手。
>
> 您的知心朋友和仆人——费尔明·古铁雷斯。十月十日，于墨西哥城。

“这位先生是执行遗嘱的公证人，这样，我得尽快返回墨西哥城。堂彼得罗先生，您是我的朋友、主人和恩人，我对您在这儿给我的一切厚爱和关怀都表示感激，我希望您无论何时都别忘了我是您的朋友。亲爱的哈科沃先生，你也同样应当受到厚

爱，我应该帮你解除痛苦，挽回我父亲嫌你贫穷而拒绝我妹妹同你的婚事。你要是乐意，你可以用那笔遗产同我女儿订婚。你爱她的话你就去向她求婚，她虽说不叫伊莎贝尔，而叫罗萨利亚，可是我告诉你，她同伊莎贝尔是嫡亲血统。”

厌世者或叫堂哈科沃听了这话，一时激动得真不知怎样感谢塔德奥好了，但他为自己一贫如洗的处境和不知能否赢得那姑娘的爱情感到茫然，这时塔德奥又开导他说：

“品性高尚的穷人我向来不会嫌弃，再说你还年轻，只要我对女儿说明了你的品性，她一定会爱你的。”

大伙儿这么亲热地叙说了一番，我们便给哈科沃整装打扮。第二天，塔德奥雇来了一辆马车，他们便一同向墨西哥城进发了。我身边少了两位知心的朋友，一时感到无限的惋惜。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来信说哈科沃和罗萨利亚已举行了婚礼，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

不久，安塞尔莫所在的那个庄园总管逝世了，我主人便写信让我去接管庄园。

这样，我到了庄园，欢快地见到了我朋友安塞尔莫和他的全家，他们都热情高兴地迎接了我。

从那时起安塞尔莫任我的副手，我亲身感受到他确实成了个品行端正的人。有教养和理智的人只要真心行善，就准能顶得起这个当之无愧的美名。

后来我又回到了圣阿古斯丁镇，并在那儿住了许久。

第二十五章

鹦鹉再次举行婚礼，以及深刻理解这部信史所不可缺少的有趣事件。

我身边少了堂塔德奥感到十分难过，这引起我每日对他的思念，因为我确实很久没遇上他这样的好帮手了。尽管我跟前也有些朋友，但没一个及得上他，这些人不是喜欢喝酒，就是喜欢赌博，要么就是好色、懒散或无能，即使有点本事的人，又对店里的事情不闻不问。

那时我才感到要寻找一位真正尽职的店员是多么不易啊。要是找到了这样的店员，我真该对他尊重爱惜。

尽管我一个人有点寂寞，但常去墨西哥城办理事务。我常去看望我的主人，并且日益得到他的信任和友情。我也常去看望佩拉约先生，他有时在教堂，有时在家，我总是把他当作父亲和真正的朋友。

一天，我在佩拉约家偶尔碰见了我原来主人海岛人的牧师先生。他记性很好，过去的事几乎全记在脑子里，我替他找到了职业使他感到高兴，可是结果我反被主人赶出了家门。他对我的神情模样都记得十分清楚，所以一见面就认出了我。他瞧见佩拉约先生对我非常尊重，便也十分恭敬地同我说话。这时他发现我已完全抛弃了恶习，加之他又听了佩拉约先生对我的赞扬，感到又惊又喜，于是立即亲热地称赞我改邪归正，并对我真心勉励了一番。接着他又感谢我为他找到了职业，同我恢复了

先前的友谊，并执意把我带去见海岛人，这使我感到十分羞怯。

我们一进门，牧师便对海岛人说：

“您的老朋友堂彼得罗管家来看望您了，我们对他多么想念啊。他已不象过去那样放荡了，而是一位理智、诚实、遵纪守法的正派人，他真不愧为您的朋友了。”

这时我主人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紧紧抱住我说道：

“我能再次同你相会，并知道你已改邪归正，用老天给你的智慧取得了成就，这使我多么高兴！你快请坐，今天你同我一起进餐，你成了正派人，我应当好好招待你。我初次认识你就喜欢你，你走后我也总在打听你的下落，今天终于碰见了，所以我感到特别愉快。”

我对他恩谢了一番，便和他一同入席。这时我把现在的处境，在哪儿任职等都告诉了他，并请求他赏脸，能经常光临我家。我在他家受到了盛情款待后，便回到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尽管那时我和海岛人以及牧师之间的友情已变得难舍难分了。后来我常去城里看望他们，他们也受到了我的热情款待，我们互赠礼品，简直相处得亲密无间了。

那时我进城次数多了，就又碰上了可怜的小安德烈斯，他还是那样穷困潦倒。他十分惊喜敬重地同我说了几句话，就勉强把我带到他家。于是他那善良的妻子忙着给我做饭，他简直不知该怎样感激我过去对他的帮助了。

我对他的困境十分同情，便问他家景为何这般清寒，是因为职业收入微薄，还是因为他去赌博或老婆放荡。

安德烈斯对我说道：“先生，全不是这些原因。我不会赌博，又不是干活蠢笨的人，我老婆也十分能干，她懂得勤俭持家。可是，先生，在墨西哥城却不景气，因为理发师比比皆是。您知道

在大城市里什么都过剩，所以我觉得在墨西哥城理发师简直比理发的人还多，只有在星期天或节假日我才能一天剃上十五至二十个头，而每剃一次只能挣半个雷亚尔，一星期至多不过赚六个雷亚尔。至于放血，治小病或发烧之类的事就更少了。再加上在城里花费多，进账少，所以就很难持家了。我挣来的钱仅够餬口，这样穿衣就没法贴补了，更别说还要支付房钱。”

我听了安德烈斯这番朴实的诉说深表同情，便对他说，要是他愿意，可去我家当店员，有个谋生的出路。

那可怜人听了这话觉得这是老天赏脸，便立即表示赞同，这样他就收拾了东西，准备当天跟我一同前往。

安德烈斯尽管比较平庸，但并不笨拙，他很快学会了客店的业务，并且办事认真诚实，忠心耿耿，这样我就不象先前那样总惋惜堂塔德奥的离去了。但我还是常去看望他和他的女婿堂哈科沃先生，我瞧见哈科沃先生和堂罗萨利亚小姐婚后感情融洽，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喜悦，因为在堂塔德奥当破衣汉子时我就认识这位小女孩了。

我同他们的友谊多年后还记得十分清楚，我从没反悔过这种友谊，这就证明真正的深厚友谊在日常生活中也并不少见。但这只在正派人之间才存在，而在流氓、贱人和恶徒那里是从来找不到的。

那时我在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一个人过了四年的鳏夫生活，积下了八千比索的钱款。我常常高兴地去看望我的主人、海岛人、罗克、佩拉约、哈科沃和塔德奥，那时我心情舒畅，再也没受到良心责备一类的事情。

一天下午，我正在客店门前散步，看见一个可怜的女孩牵着驴子从一边走来。那头驴子驮着一位贫苦老人，它慢慢走到客

店门前便站住了。当时尽管女孩用竿子在它屁股上使劲驱赶，它只是勉强移动了几步。

于是女孩跑到了我跟前，她约十四岁，是个白人。她衣着破旧，光着脚，显得苦恼忧伤，但她的模样儿却十分俊俏。这时她辛酸地落着泪，结结巴巴地对我说道：

“先生，我知道您是客店的主人，我的父母现在生命垂危，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让我们住这儿吧。我们没东西偿付您，因为在路上叫强盗抢光了。”

我说过我的心肠向来比较仁慈，即使我放荡和癫狂时见到别人遭了难也会感到同情，这也许是上帝的赏赐吧。这样，我自然很快对那些可怜人同情怜悯了，因为事实上我让他们住在客店并没多大麻烦，于是我对那位姑娘说道：

“小姐，你且收泪，赶紧去把你父母叫到我家来吧，你让他们不必忧伤了。”

姑娘听了这话十分高兴地跑了回去，不一会儿，她带着两位老人来到客店门前。我让他们进屋后，便差人给他们安置在一个整洁的房间里，并热心照料他们。

这样，安德烈斯放好了床铺，又请他们吃了顿好饭，为他们减轻了不少痛苦忧伤。

我看到安德烈斯如此仗义疏财感到非常喜悦，晚上十点，我便想打听这些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于是走进了他们的房间。这时那位可怜老人正躺在草褥子上，他老伴约四十岁模样，坐在他的床头，那姑娘坐在床尾。

我一进屋，老妇人和姑娘便站了起来，那老人也想直起身，但马上被我制止了。我让她们母女坐下后，又去安慰那位老人。

这时我开始问他们从何处来，受了什么苦，何时或怎么碰上

了强盗。

那位伤心的老人叹着气，悲愁地对我说道：

“先生，我一生的大部分遭遇都是凄惨不幸的。您看样子就十分仁慈厚道，所以对好心肠人就不要总是诉苦哀叹。”

我说道：“朋友，对于十分同情别人的人诉说自己如何受苦确实过于鹵莽，但当那些人解除了别人的某些痛苦和忧伤时，他们的内心也会得到一种欢乐和宽慰。

“我就曾经有过这种体验。所以我想听听您的不幸遭遇，这并非出于好奇，而是设法替您出力帮忙。”

这时那位可怜老人说道：“好吧，先生，既然您的心意如此真诚，您就请听我的遭遇吧。

“我父母本是富贵人家，要是我的遗嘱执行人是个正人君子的话，我就该继承他们的遗产了。可这位遗嘱执行人却把属于我的遗产挥霍一空，使我落入了贫困的深渊。于是我只得给一位富人当佣人，但这位富人待我情如父子，他临死前把所有的财产都让我继承了。这样我便开始经商，不料一次走私竟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搭上了。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总算又有了点积蓄，这时我打算结婚，同这位可怜女人结为夫妻。我真使她吃够了苦头，那时她年轻貌美，我把她带到墨西哥城，结果叫一个侯爵碰上了，于是对她百般纠缠。但我妻子却坚决回绝了他，这样他就卑鄙地对我们实行报复了。他给我强加罪名，把我送进了监狱。终于，上帝让死亡落到了他的头上，我被他诬告的罪名得到了昭雪，损失得以挽回。我出了狱……”

这时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叫什么？”

“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对，先生。"

"您在监狱的后期，是否曾救济过一个朋友？"

他对我说道："是的，那是个可怜的小伙子，人们叫他癞皮鹦鹉。他出身很好，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学问，心肠也好。他完全能成为好人，却交了些坏朋友，使他变得堕落了，以至被送进监狱。我知道他心地善良，所以就喜欢他，总给他帮点忙。甚至让他给我往奥里萨巴①写信，我又给了一位叫昌法伊纳公证人一百比索，求他去保释这位小伙子，并且往监里送点吃的东西，但是他们谁也没给我回过信。那位公证人不给我回信我毫不惋惜，也许他用了我的钱款，可是对鹦鹉先生的忘恩负义我始终感到遗憾。"

我说道："您说的对，先生，那人真是忘恩负义的家伙，他受了您这样的好人如此慷慨的厚爱应该感恩戴德，真不知那人是怎么想的。但您要是现在见到了他，您还会象过去那样爱他吗？"

他说道："我还是爱他，朋友，我永远会爱他的。"

"要是他成了无耻的小人呢？"

"即使这样，人们也应当憎恨恶习，而不应厌弃本人。自从我认识了这位年轻人，就认为他的恶习只是受了坏朋友的诱引才染上的，而不是天生的坏人。但既然美德有多有少，恶习也一定有深浅之分。善举引来甘果，恶行导致灾祸，这都要依据一定的时间和环境才成。施舍向来是件善举，但在一定的场合和一定的人身上就不一样，一贫如洗的穷人去施舍别人就比富人于

---

① 墨西哥南方一城市。

这种事更光彩高尚，因为这穷人的心肠更加慈善，他把自己仅有的东西都施舍给别人了，所以他的美德就比别人更多。

"恶行也是这样，偷盗是件恶行，但穷人迫于生计去偷盗就比富人阔佬营私舞弊或偷税诈钱的罪名轻些或小些，尤其是对穷人偷盗或诈钱就更可憎了。所以我们论功或判罪时无论如何得依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去判断，鹦鹉这小伙子就是受了坏朋友的诱引才走上邪路的。他天性并不邪恶，只要摆脱了坏小子的诱引，就会改邪归正，增长美德。"

我说道："可是，朋友，您要是现在瞧见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您还会爱他吗？"

他答道："您这就小看人了，难道您以为我这辈子爱别人是为了让他们来报答我吗？这显然不对。爱别人要注重品性，而不要看重钱财。好人尽管身上没一文钱，但也值得去爱。心肠善良的人即使罪过很大也应该得到怜悯同情，因此他犯罪是由于走投无路或愚昧无知造成的。我觉得鹦鹉就是如此，要是现在能见到他，我马上会去拥抱他。"

我立即扑过去抱住他说："好朋友，您的心愿实现了，我叫彼得罗·萨尼恩托，就是那个在监狱受了您不少关照的鹦鹉。我也是那个放荡的小伙子，从没给您写过信的无情人或傻子，但我又是彻底醒悟、浪子回头、能十分欣喜地和你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朋友啊！"

那位心肠慈善的老人听了这话感动得老泪横流。这时我又去拥抱和安慰了他的妻子，她见到丈夫如此激动也落了泪。那位天真的姑娘恐怕还莫名其妙，可是她也早已哭成个泪人儿了。我马上又去拥抱了她，并对她安慰了几句。这样大伙儿欢天喜地热闹了一番，堂安东尼奥便给我叙述了他们一道儿的遭遇。原

来他们想去墨西哥城定居，并把女儿送进修道院，于是在阿卡普尔科城卖掉了所有的家产。不料道上碰到一伙强盗，把他们全部钱财抢劫一空，还杀了他多年来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多明戈。他们遭了这场大难，只好把女儿保存着的或唯一从强盗那里幸存的一只小金盒卖掉，然后买了一头驴子，驮着得了重病的堂安东尼奥来到客店。他们一连三天身边没半文钱，走了约三十里的路程，一家人靠讨饭活命。

我朋友堂安东尼奥刚讲完他的遭遇，我就对他说道：

“您不必伤心，这个家和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您和您全家的，您是我真正敬慕的人，从今后您就是这儿的主人。”

这时我把他们请到我的屋里，给他们准备了舒适的被褥。晚上我们一起用了餐，便上床休息。

第二天，我从商店买了些布，让人给他们做新衣，然后又从墨西哥城请来一名大夫，给堂安东尼奥和他的妻子治病。这样，没过多久他们便健康痊愈了。

他们完全康复后，都穿上了新衣服。这时堂安东尼奥对我说道：

“好朋友，我们麻烦了您这么久，我真感到过意不去，对您的恩情我感激不尽，您对我们的善举我怎么也报答不完。要是我们再这样呆下去就问心有愧了，所以我准备象先前那样骑着驴子离开这儿。要是上帝让我碰上好运道，您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事那样高兴。”

我说道：“您快别说了，先生，您怎么能离开这儿，去担受风险呢？我曾受过您的恩惠，过去我是您的可怜人，今天又是您的朋友，要是您乐意，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们本是一家人呀。我觉得玛格丽塔这姑娘人品善良，相貌又美，她正当妙龄年华，我真

心地爱他，这是一种纯朴感恩的心愿。要是我这真诚的愿望能得到你们两位大人的赞同，那我太幸福了。我就一定会真心诚意去爱她，并且也敬重你们。”

那位好心的老人听了这话不觉一怔，但很快便释然了，他对我说道：

“堂彼得罗先生，我们完全赞同这桩婚事。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可怜处境能碰上这种好事真叫喜从天降。我女儿快年满十五岁了，相貌也还算讨人喜欢。我年老有病，在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她可怜的母亲也十分虚弱，我死后她就没有任何依托了。所以，要是我生前没把姑娘许配人家，她就一定会被坏人糟蹋，吃尽苦头。我为这事常常夜不成眠。朋友，这就是说，我希望我女儿尽快完婚，但作为生身父亲来说，我不愿让她嫁给富人或伯爵，而应当让他找个诚实正直、懂得世故的人。这人同她结婚应当不是光看重她的美貌，而是爱慕她那颗纯洁善良的心。您的所有品性和美德都使我感到钦佩，您完全可以找个比玛格丽塔更完美的妻子。但您也得考虑到您已是将近四十的人了，就算您只有三十六七岁，这个年龄也足够使您当她的父亲了。这就有可能使她打消对您的爱情，但我想有两点应当考虑：第一，男人和女人应在年龄上有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没有坏处，而且是婚配时应该注意的一点。要是男女年龄十分相近，就容易产生悲剧，因为女性比男性脆弱，这尤其体现在夫妻方面，女人生育过两三胎就会变丑。比方说吧，男人结婚时往往只注重女人的外表，以为只要把那个美丽的女人弄到手就成，这样女人的姿色一旦消失，男人的爱情也就结束。因为当男人三十五六岁时，他的妻子会老得象五十岁的人，这就当然会遭到她丈夫的蔑视和厌弃。这些道理都说明男人不必过早成婚，女人也不要和那些年岁同自己相

仿的年轻小伙子结婚。但真正让人们在男女性爱方面依照年龄的自然规律去行事，这却是件十分艰巨的事情。老人们赞赏的婚姻有时确实可笑，但年轻人自己作成的喜事往往演成悲剧。这就是说，我完全赞同您和我女儿成婚，但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爱您，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了。她确实十分听话，懂事，敬重我，我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从没让她干过违心的事情，更不会在婚姻大事上让她同一位她不喜爱的人结婚。可见您到底是否能同她成婚关键并不在我，而在她身上，我完全不会强迫她，而是让她自己拿主意。要是她真的爱您，我就没有比这更欢喜的事情了。”

堂安东尼奥刚停止这番冗长的表白，我便对他说道：

“先生，要是您的难处就是这些的话，那就一切都顺心了。现在既然你们两位大人都已赞同，我的幸福就一定能实现。因为我对你们提这事之前已了解了您女儿的脾性，她尽管年岁很小，但非常懂事，人品也好。

“这就使我对她十分钟爱，甚至爱得远远超出了她的美貌。因为美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无情的疾病和妊娠会渐渐消失。于是我对您女儿吐露了衷情，她对我的回答我永远记得清楚。她说：‘先生，我父亲说您是一位好人，还说他想给我找个好人，即使不是富人也行。我向来相信父亲的话，他从不骗我。自从您救了他，我就十分爱您，我觉得同您结婚能使父母的心愿得到了却，使他们不再为我操心。我还爱您为我父母做了许多好事，您正象我父亲说的那样是个好人，我真心愿意同您结婚，不知父母大人的意愿如何，我对这事羞于口出。’

“这就是您女儿的坦率回答，那言语既动人，又十分明确，使我看到了她那颗真诚、善良、感恩、爱慕和尊重父母的赤子之心。

我正想把这事告诉你们，可您却打算要离开这儿，这就使我只得同您直言相告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我只等你们两位大人最后的准许。”

堂安东尼奥仔细听完我的话，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道：

“啊，朋友，你们既然早有定约，何必多此一举。好吧，姑娘们向来有眼力，我完全赞同她的选择。现在一切就绪了，您既然决心已定，就赶紧准备吧，真心相爱的人会白头到老，永不分离。”

我完全理解岳父的这番真挚心意，便委托他照管客店和另一家商店，自己立刻备了马向城里进发。

到了墨西哥城，我向主人说明来意，并把一切经过向他作了回报，他立即表示赞成，并自愿当了我的教父。然后我又把消息告诉了我的忏悔牧师和朋友佩拉约，他觉得一切都十分合适，这样仅仅八天，我便办完了结婚的一切手续。

这时我拜访了我主人、海岛人和那位家庭牧师、堂特奥多罗和堂哈科沃，邀请他们来参加婚礼。我也邀请了安塞尔莫全家，并买了婚礼上送给新娘的彩礼。那时我有些积蓄，便让人从城里买了些婚礼必需品。

举行婚礼的那天，一清早我便跟着送行车队朝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进发。当时安塞尔莫一家已先到了，我事先请他妻子作新娘的教母，于是她把玛格丽塔打扮得光彩照人，但并不奢侈，因为她懂得是在乡村举行婚礼，而且我向来主张婚礼应该热闹丰盛，而不是讲究排场。这样，安塞尔莫按照我的旨意把婚礼布置得既热闹欢乐，又不奢侈挥霍。早晨六点半我到了圣阿古斯丁镇，这时新娘穿上了长裙，戴着黑纱巾，身旁站着她父母，还有安塞尔莫一家，安德烈斯一家，以及仆人们，他们都

已在大厅里迎候我了。

大伙儿贺喜祝愿了一番，安塞尔莫就差人去请神父。不久，神父带着几个牧师及助手到了大厅，他对我们宣读了结婚预告书，并同意我们结婚，这样，欢快的仪式便结束了。

接着，我们去教堂举行结婚典礼，在祭坛跟前发誓永远相爱。那庄重的典礼结束后，我们便回去等着神父和牧师。这时教母帮我妻子脱掉礼服，我便去厨房看安塞尔莫如何准备饭菜。但当时我吃了一惊，安塞尔莫的奇怪做法真要使我大出洋相了，因为我在灶膛里连一点火星都没找着，于是我十分羞愤地找到了安塞尔莫，对他说道：

"朋友，老天在上，你做了些什么呢？这么多人前来为我贺喜，可是到了吃饭的钟点，你竟一点饭都没有准备！我不是告诉你该花钱的地方绝不要舍不得吗？真见鬼！安塞尔莫，这叫我多么难堪！要是我知道你这样，真不该对你那么相信。"

安塞尔莫从容不迫地对我说道："宝贝，怎么回事！你不用性急，我们去镇上我的一个好朋友家吃午饭，等神父和牧师一到，就立即一起出发。"

我说道："这就更愚蠢失礼了，难道我们二十多人一下子全跑到一个也许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家去吃饭吗？即使能去，那也没事先通知他们。"

安塞尔莫说道："世上这种事情多的是，当迫不得已时，为了不使事情变得更糟，就总得受点委屈。"

这时神父和牧师到了，于是我更怨恨安塞尔莫的做法和那种不慌不忙的神态了。

我无精打采地出去迎接他们，这时我妻子简直跟极乐世界里的牧羊女一般，因为教母给她穿上了一件绣着精细金边的长

裙，一双金边呢绒鞋，系一条金缨天蓝色腰带。她的头发披在后肩，顶上打了个花结，并戴着一个镶白花的蓝绸缎小帽。

她这种打扮使我有点惊奇，便忍着没对安塞尔莫发火。我妻子本来就年轻漂亮，再穿上那身衣服就真象诗人描绘的美丽少女了。这时大伙儿也觉得我妻子的打扮十分动人，就不断地赞美她。

安塞尔莫瞧我消了点气，便说：

“先生们，咱们去用餐吧，时候已不早了。”

这时大伙儿一起出了门，我和妻子走在一起，心里还在不断打鼓，安塞尔莫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可是，当我们走进一个富裕伯爵宽敞的乡间别墅，看到了难以想象的情景时我是多么高兴啊！

此时安塞尔莫不仅叫大伙儿欣赏那幢别墅，而且还领着大伙儿去参观旁边一个十分美丽富饶的果园。

那时一群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十分得体地从屋里跑出来欢迎大伙儿，她们穿得优雅齐整，手里拿着一束束鲜花，按照事先练好的吹奏和弹拨乐节奏跳起了娴熟欢快的对舞。

接着欢快的孩子陪我们走进果园，那里整齐地放了许多椅子，中央大道洒满了花草。

果园里空气清新，一点没感到太阳的照晒。几座粉色、黄色和白色的亭阁在树丛中显得特别精巧雅致。

不一会儿，一些穿得非常整洁的男女仆人在那条铺满花草的大道上摆好了露天筵席，我们入座后，一顿清爽丰盛、美味可口的午餐便开始了。这时乐师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姑娘们唱起了赞颂我妻子的甜蜜的颂歌。

饭后大伙儿在果园里散步闲游，晚饭时辰，大伙儿又在那儿

聚餐。

晚上七点，喝过了可口的饮料，舞会开始了。直到深夜十二点，大伙儿吃过点心，便愉快地休息了。

第二天客人们对我和妻子深深感谢了一番，便各自回家了。我教父同时也是我的主人，他瞧见安塞尔莫筹备婚礼耗去了许多钱，便让他算个细账，准备再送点礼物。照这样丰盛热闹的婚礼，大伙儿都以为起码要花去六百多比索，可是账目一公布却使人异常惊讶，原来所有的费用只耗去不到二百比索。

这使我主人难以相信，但安塞尔莫断言说这不必怀疑，他说道：

“先生，丰盛热闹的婚礼并不见得费用就多，只要花钱得当就成。精打细算同花钱节俭并不矛盾，隆重的婚礼也完全可以杜绝挥霍浪费。那种过分的铺张奢侈往往花钱很多，却并不光彩。”

我主人说道：“这话说得一点不错，既然花钱不多，我的教子就自己能偿付了，我再等个好时辰给新娘送点礼物吧。”

说完，我主人回墨西哥城去了。安塞尔莫继续干他的职业，我也高兴地留在了客店。

我在妻子和她父母的陪伴下日子过得十分幸福，我们互敬互爱，其乐融融。

我的爱子们，你们就是我俩缱绻柔情的结晶，我从你们身上找到了欢乐，同时又倾注了我的关怀。小胡安娜，你已两岁了，卡洛斯你也满了周岁，你们的外祖父外祖母终于陪伴着你们享尽天年，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两位老人安详离世后，我们给他们举行了葬礼。你们的母亲失去了亲人大为悲伤，于是只得整天祈祷，求基督保佑，让善良人免除痛苦和悲伤。

哀愁的日子过后，我们就心绪安宁了。你们的母亲、我和你们都十分安稳愉快地过了一段小康人家的日子。那时手头并不阔绰，所以从来没想把日子过得象富人和阔佬先生那样舒适。

我主人和教父活着时对你们十分照顾，他临死前还对你们念念不忘，给你们办了一件极不平凡的大好事。欲知后事，请看下章。

第二十六章

鹦鹉叙述他主人去世，海岛人回国，他如何得病，以及笔者继续讲述的事情，直至我们这位英雄逝世。

闲话少说，正文开场。我衷心热爱的主人、教父、朋友和庇护人离开人世时，既没有儿子，也没争夺财产的亲友，于是他为我们干了最后一件慈爱亲切的善举。他把我当作他所有财产的唯一继承人，这包括我和安塞尔莫一同经管的庄园。他立下了遗嘱，称我是他的密友、宠儿和正人君子，这真是令人自豪的美名。

这位好人的去世使我感到不胜痛惜，他确实值得人们对他敬重，惋惜。

那份赞颂我的遗嘱上写道：他对我正直诚实的品行十分满意，鉴于我对他的帮助效劳，以及我实践了对他的教女即我的妻子赠送礼品的诺言，他决定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赠送给我，由我来继承遗产等等。当时我看了遗嘱简直对他感激得泪如雨下，难

以抑制。

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并让全家穿上孝服。这不仅出于礼节，而是表达了我的真诚心情。我十分认真地履行了遗嘱上的嘱告，接收了庄园，靠着上帝和我主人的恩赐，开始经营庄园。

那时我并没因为有了钱财就象以前那样瞧不起别人，我对所有亲友都真心相待，尽力帮助。尤其是那些在我受穷时救济过我的人，我对他们就更感恩戴德了。

我过去的主人海岛人曾对我作过许多救济，我住在他家时挥霍了不少钱财，于是我拿出三千多比索作为对他的报偿。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他来信说他在本国有许多财产，即使在这儿也什么都不缺，并说他根本不会计较那些钱财，反而让我把这笔钱留给儿子。最后他在信上说他不准备去美洲其它国家和城市了，而打算立即回国。因为，第一，他身体欠佳；第二，据他的观察，世上无论哪儿都大同小异，人类终究都是共通的；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他认为战争就是民众的暴动，而这种暴动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更加扩散和剧烈了。

我感谢了他再次对我的慷慨恩赏。不久，他坐着马车、带着仆人和驮运行李的骡子突然来到客店门口，原来他是向我辞行了。我执意挽留他，让他进了屋，卸了骡子上驮着的行囊。我把仆人和车夫都请到客店歇息，又让妻子给我主人盛情饯行。

那天我们谈了许多事情，随后我对他说道：

“记得我在您家的时候，您不是还不太会运用我国的文字吗？”

他对我说道：“要是你看见了我写的东西，你大概会生气呢，我把在你们国家观察到的弊端都作了记录。时间一长，就积累了好几个本子，写错的地方我都让牧师作过修改了。”

"先生，这些本子在哪儿呢？您带来了吗？"

他说道："没有，两年前我就把它们随同你们国家的其它物品寄给了我的兄弟图坦先生了。"

"先生，您本子里记的事绝不会使我感到生气，反而使我为您的长进感到高兴，那些底稿都留在谁那儿了？"

他答道："在牧师那儿，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藏着不愿借给任何人。"

于是我暗下决心设法弄到底稿。这时用餐时间到了，我们全家陪着那位善良的好人入了席。

下午，我们背着猎枪去山里游玩，路过厌世者和那匹马摔倒的地方时，我对他讲起了这位厌世者的遭遇，这使海岛人颇感兴趣。

傍晚回家后我们又谈了一阵，这时神父和其他几位朋友也来串门，大伙儿用了晚饭，便各自歇息。

第二天一早，我把尊敬的主人送到奎尔纳瓦尔镇①，便同他依依道别了。

回到家我就想起海岛人的那几本底稿，便想通过我的好友和忏悔牧师马丁·佩拉约先生去索取，因为堂欧亨尼奥先生和他交往很深。这样，我原来主人海岛人、这些本子的评论者或半个作者所写的东西就能从那牧师手中借到了。

我的请求并未遭到拒绝，但也没有立即如愿。因为那牧师说他眼下正在重新誊写，待到全部抄写完毕他一定借给我阅读。这位牧师是个正直人，我想他一定能兑现诺言。

这样，我又在镇子里安稳地过了三年，我时常走访亲友，接

① 墨西哥城南部一小镇。

待客人，并克尽职守，这是我唯一的心愿。好几回人们劝我出任镇上的法官，我却不愿接受。我觉得自己既无本事，就不能担当要职，无能的人占据了高位，往往会玩忽职守，自大骄傲，甚至连他们平时最牢固的好品性也会丢掉。

我这话只为告诫你们，使你们诚实做人，别去损害任何人，同时也是对我过去胡作非为、害人误己的一个反省。后来，我的喜怒哀乐都是善良真诚的，我对妻子、儿子和所有正直的好友没有任何欺心，而是全力在爱他们。末了，我要无限感激上帝的恩宠，因为至少我没有堕落一世，潦倒终生。我的悔过虽然为时已晚，但我总算知错改错，没有执迷不悟，最终被彻底毁灭。

实际上，悔过可以不分先后，但既然活着时时可以悔改，我们就不该有任何延误怠慢。因为往往待到顽固不化、难以逃脱最终的惩罚时，人们渴望悔改的机会就少了。

我直率真诚地给你们写下了这部信史，我对自己的过失和病根毫不掩饰，这样你们就能从我身上得到真实的启发，懂得人活着顺从理智，听从明智的教诲会多么受益无穷。

我去世后你们别去放荡和学你们父亲的坏样，不要自作聪明，以为象你们父亲那样过了半生也能改邪归正，这上帝不容。你们暗地里都不要打这个主意，要是你们走上了邪路，将来想悔过自新恐怕也难以如愿。我的孩子们，你们应该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上帝，这样你们就会很快获得美德的硕果，就会光宗耀祖，免遭不幸的罪过，就能对国家和自己大有益处，并永远快活幸福。

我这部信史到此已告终结，剩下的闲话也许并没多大用处。

海岛人走后，我在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镇生活了两年多。我之所以长期在那儿定居做事，一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的水肿病或全身浮肿愈益严重，需要在那儿恢复疗养；再则一八一〇年国内爆发了战争①，对新西班牙来说，那真是个动乱和灾难的年代！也是恐怖、罪恶、血腥和毁灭的年代！

战争的起因、进程和将招致的后果真该使你们深思猛醒！也许我能很快把美洲的历史作个概述，使你们认清敌对抗争的双方到底谁是谁非，即正义是在西班牙政府一边呢，还是在渴望摆脱西班牙桎梏的美洲人一边。但一八一三年在墨西哥议论这类问题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就不想连累你们了，免得让你们卷入这种不甚理解的政治漩涡中去。眼下你们只要明白战争无论对于任何国家或王国都是遭人痛恨的万恶之源就成了。要是这种血腥的战乱场面都集中在一个国家那就更灾难深重了，因为战争就意味着愤怒、复仇和残杀，那时人们会互相厮杀，共同毁灭了。

罗马人经过了长期的内战深知这一真理，这里还是引用一段贺拉斯和卢卡诺②的话吧，他们是最先对狂暴的民众予以责备的人。贺拉斯说道："混帐的歹徒，你们往哪儿跑？你们拿着武器去干什么？难道不是你们使罗马人的鲜血染红了大片国土和海洋的吗？即使凶猛的狮子和狼也绝没象你们这样残杀自己的同类，它们只去吞食和伤害异类。即使它们在伤害异类时，那股凶猛劲儿难道超过了你们吗？它们的狂暴比你们厉害了吗？它们的罪孽比你们还深重吗？请一一作答。可是你们能回答什么呢？你们只得沉默不语，你们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可怕的阴影，你们的灵魂由于自身的罪恶而充满恐怖。"

贺拉斯作了这番痛心的斥责，卢卡诺又用诗句对内战引起

---

① 指墨西哥独立战争。

② 卢卡诺是古罗马诗人。

的灾难作了生动的描绘。我现在给你们直译成卡斯提亚语，在谈到百姓的暴乱时这位诗人写道：

> 贵族和平民之间彼此难分，
> 到处是一片剑戟森森；
> 剑刃斫杀下无人逃遁。
> 那时殷红的鲜血已污损
> 神圣教堂的石阶；无论年龄
> 老幼都难自保其身：白发老人
> 会末日骤临，一出世
> 的婴儿便会夭折身亡。
> 但可怜的老翁有何罪过要去
> 屈死，无辜的儿童为何遭此泯灭？
> 啊，只因活在那个时代就有
> 滔天大罪，是的，这万确千真！

埃拉斯莫① 更为大胆地描述了战争的恐怖景象，在谈到内战时他写道："互相厮杀早已司空见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诸侯之间，贵族之间，平民之间都成了世代冤家，甚至连最安分守己的诚实人都被当成恶徒。那时亲友之间、兄弟之间和父子之间都变得不共戴天，就连基督徒也会去厮杀搏斗，这真是残暴至极！要是基督徒残杀基督徒(这是最残酷的暴行)，结果会怎样呢？啊，你们的理智早已昏聩！遭人痛恨咒骂的事你们喝彩赞扬，世上最邪恶卑鄙的东西你们视如神圣，你们煽动仇恨，甚至把战火烧到了天界！"

维吉尔也认为战争没有任何好处，大伙儿都应该祈祷上帝

① 荷兰文学家，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文主义者。

给予持久和平，所以他写道："战争拯救不了任何东西，我们都祈祷你恩赐和平。①"

这回你们该明白战争的恶果是多么严重，人类多么需要呼吁避免战争了吧。正直的公民只有在捍卫祖国利益的时候才能拿起利剑和盾牌，而别的时候不管受了多大的诱引和煽动都不该动用刀剑。因为这不仅使人历尽坎坷，而且还会带来尸骸狼藉、惨不忍睹的下场……好吧，我们暂且不去描绘那种本性最为邪恶的事情了，免得让美洲那个血腥的时代沾污了我这部信史。

我接受了那些遗产，便在墨西哥城定居了一阵，那时许多大夫都说我的病已医治无望了。这样我打算替自己找个神父，因为大伙儿也觉得我不中用了，于是一位博学的腐儒便给我下了衰老的定义，他说衰老就是不治之症，他还用拉丁文证实了这句格言：Senectus ipsa est morbus。②

我知道自己久病缠身，难免一死，便对他的话十分相信。不管怎样，大夫也都对我作出了论断。顺从上帝的意志有时尽管显得伪善，但它总会在我们身上得到应验，于是我干脆只盼能暂时免除痛苦，而根本不指望大病痊愈了。

那时候我的朋友常来看望我，不料我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人叫利萨尔迪，是给卡洛斯施坚信礼的教父，也是你们国家讨厌的作家。据说他因为忧国伤时，在悲痛的时代著书立说，所以被人称为"墨西哥思想家"。

我同这位朋友交往后发觉他才疏学浅，毫无高明之处(恕我如此直言)，但他尽管庸碌不才，我还是觉得他并不说谎、造谣、谄媚和虚伪。他不是博学的智者，也不是高超的名家，他看出了自己的过失，敢于警觉、忏悔和憎恨它们，他懂得人总不免有这

① 原文拉丁文。

② 拉丁文，意即：衰老就是绝症。

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他知道自己十分任性无知，可往往还要妄自尊大，对自己的短处视而不见。后来有些学者在我面前和其它场合不断对他的著作大加赞扬，于是我总听他这样说："先生们，切勿以假乱真，我不是智者，更称不上博学卓著的人。我远远够不上这些头衔，我的著作乍看起来眼花缭乱，但全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就连我自己都对写书时的笔误感到羞愧。我尽管能写书，但这并不意味写得成功。我写书时常被家人和朋友打断思路，但这又怎能为我的劣作辩解呢。因为既要写书，就应该全神贯注，反复修改，象维吉尔或贺拉斯那样务求精深，要么就干脆不写。我的天性就不爱念大本的厚书，不爱动手去写、去擦、去修改、去细心琢磨书中的内容。所以我尽管写了一部书，但我还是没有尽到职责。我向来笔端轻率，这个过失只能归结于我的头脑发热，所以我想智慧的高明人一定会对我宽恕原谅。聪明人的指教我向来赞同，笨伯们的非议就无须理会了。"

我听完那位思想家这番意味深长的话立即把他当作我的朋友。他是个仁人君子，有时会犯错误，但那是一时理智的混乱，而不是心念的堕落。他是我真心诚意的朋友，他赢得了我的爱戴，我同他无所不谈，心心相印，甚至我敢说我同这位思想家简直成为一体了。

终于有一天，我病得难以支撑，不能再继续写这部信史了。于是那位思想家来到我身旁，那时我妻子坐在床沿上，你们两个孩子也站到了母亲身边。我感到自己羸弱不堪，根本无法再动笔了，便对他说：

"请收下这些本子吧，我死后也许它们对孩子有些用处。"

说完这些，我便把本子交给了我的朋友思想家，请他帮我修改注释，因为我已病入膏肓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４７　癞皮鹦鹉（上下册）　［墨西哥］利萨尔迪　周末　怡友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７２３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ｇｄｐ／ｇｄｐ１７／０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目录

猫头鹰经历的一场奇险。
第二十三章　　鹦鹉在监里失盗；他和堂安东尼奥别后经受的痛苦，以及其它一些使读者不会扫兴的事情。
第二十四章　鹦鹉如何出狱；他对无耻公证人的猛烈抨击，以及最后怎样从昌法伊纳家狼狈出逃。
第二十五章　鹦鹉叙述他被一位理发师收留，后来怎样从他身边出走；他又到药店当差，以及最后离去等有趣的遭遇。
目次序言